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叄拾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

陸輯・叁拾册目録

月鹿堂文集八卷〔明〕張師繹撰 一
逆旅集二十卷奏議四卷〔明〕焦源溥撰 一三七
雙崖文集四卷首一卷末一卷附録一卷〔明〕周忱撰 二四七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二十卷〔明〕酈琥輯 三九九
詩法醒言十卷〔清〕張潛等輯 六五一

月鹿堂文集八卷

〔明〕張師繹撰

清道光六年蝶花樓刻本

道光丙戌春鐫

月鹿堂文集

蝶花樓藏板

序

大尹春槎張公蒞清之五載政成
民聽理甚無事乃出其先世明江
西按察　夢澤先生所譔月鹿堂
文集屬邑貢士黄試之選而刻之
以行世而問序於光光受而讀之
而知　先生之學之粹也夫文以
載道也而非以道市也　先生貫
通六籍博極羣書無論闡揚經義
一洗訓詁語錄之舊即纂言紀事

其善足以勸惡足以懲者皆使人
油然自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而不
必為正襟危坐之談所謂不下帶
而道存者也甞綜有明一代之文
始則宋王號稱臺閣終則袁譚標

舉性靈中閒弇州歷下追秦漢之
黽力荊川鹿門守唐宋之規模莫
不轉移風氣各自名家究之臺閣
傷縟性靈傷佻摹秦漢者或譏其
贗法唐宋者或病其弱其於立言

之旨蓋均不免後人之議爾惟正
學震川經術湛深胎息醇厚為能
不詭於道然正學泥古往往執中
無權震川晚達多應俗之作求如
先生之上維國步下樹民坊不

必皆言政治而無不關於政治不
必皆言義理而無不衷諸義理者
雖二子猶難言之觀集中導甲以
下十篇可以想 先生之自命已
信乎為載道之文而非徒以道市

也乃當時旣未風行易代之後芸
香世守至　大尹而始刻之何歷
久不彰之如是也盖文與世運為
盛衰萬泰天崇晦盲否塞本不足
傳　先生之文故必待

重熙累洽
觀文成化之日而後出在宋天聖廬陵
得昌黎文於敗簏中實始尊信而
韓學大顯然則今日　先生之文
之行其亦有如歐蘇曾王更互演
繹以鳴我
國家之盛者之繼續而起乎是久而
後彰正天所以寶貴　先生載道
之文使不限於有明一代而已也
豈偶然哉昔　先生造福江西尸

祝未沫其歷官本末具試之撰傳
而良法美意亦時時散見文集中
令　大尹宰清六年修廢舉墜造
士誠民卓有成績而入夏不雨其
禁暴勸分俾旱不為害者尤得

先生論徐耕之遺宜其敬明乃訓汲汲乎以刻之也光被大尹之德而進念先生之休蔽芾甘棠固有不容已於言者矧此集之行其有功於世道人心為甚大哉爰不揣固陋而為之序以俟夫知言者質焉時

大清道光六年歲次柔兆閹茂壯月初吉

賜進士出身刑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清江後學楊學光謹譔

楊學光 曉阁

序

六经皆載道之書不僅以文見也而道即因文而顯自左國公穀莊列管韓史漢唐宋八家之文出以文名道者固多而以道市文者亦

復不少至於有明李夢陽何景明之徒創為謬論文遂悖道而馳有擬馬遷班固者有擬莊列管韓者有擬左國公穀者且有擬石鼓文穆天子傳者而反薄唐宋八家之文為不足觀夢陽景明其文自以為本於馬遷而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貌似之夢陽則支蔓蕪穢無足觀矣尤而效之如弇州白雪諸人則所謂效顰於東施而為無鹽

氏之所竊哄者論者遂謂有明三百年無古文詞也過矣明江卤康訪使　張夢澤先生余姻春槎大令之太高祖也所著月鹿堂集一洗梦陽景明之習胎息六经而衷

諸道居然左國史漢八家之遺得其潔而無明之冗得其精而無明之膚得其樸而無明之媚而鈎棘者可謂自成一家矣惜其文晚出從前選家均未之見然其寶氣精

光究自不可磨滅韓昌黎之文非歐陽文忠公不能表而出之　先生之文非春槎不能梓而傳之文傳而道著有數存焉如必薄唐宋八家而摹石鼓文穆天子傳則蕪

蔓無章是猶舍正路而不由轉問道於盲也宜乎　先生之文蘊而不彰以俟
文教覃敷之日始發其光華豈僅弁冕有明一代之文已哉

道光十有二年歲次壬辰孟冬月吉日　姻家子王泉之頓首拜譔

明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夢澤張公傳

明江西按察使張公諱師繹字克儁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祖贈按察訥齋公當嘉靖間倭寇吳會嘗鳩集鄉兵保衛郡城考贈按察養訥公用居積致富富而好行其德舉丈夫子二次爲公公之及月辰也生母劉太淑人夢吞雲夢於腹而生故後號曰夢澤甫就外傅卽能爲詩古文辭鄉先達唐凝菴太常孫覺斯宗伯皆深器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十九饟高才二十三舉萬歷丁酉應天鄉試明年成進士令江西之新喻喻士瘠民

椎吏因緣爲奸逋賦至十餘年公案籍歎曰積逋逾十載無可鈎稽急之徒飽猾蠹民重困而賦終不可得也爲列上郡守請先徵當年餘以次及由是民始不病於乾沒時礦奄四出所在驛騷喻有告産白金者奄且至公不預庤供張不走使迎候書一法字授奄前驅奄知不可犯遂由虔署清江而下喻省費以千百計俄以父憂解歸喻人思公不能自已爲專祠以祀更走臨川乞湯若士祠部紀其德政而碑諸祠服既釋起官北直東明令東明隸大名守守故貪縱與公意氣不相中會有

詔減繫囚釋城旦舂以下公一日遍示城廂村落比郡檄下與公言殊左謂宜爲府征贖鍰而後釋公毅然上書曰公卽不爲邑令身名計其若絲綸何守爲氣奪而銜之益深公度終不能得諸守以行其意乃奏記兩臺引疾自劾時涓南孫公鎮撫畿輔雅敬公爲疏請改教得所京武學教授庚戌遷國子學正公既釋民社以教學爲官益肆力蒐討於書無不讀四方執經問字者戶外屨常滿其所成就如楚闕七琦越陳爾輝同邑張瑋卜象乾輩咸發名成業有聲於時壬子擢刑部主事甲

寅轉郎中會少司寇可泉宋公儀公久凡事涉矜疑輒虛懷咨訪公推誠致告多所平反刑以無濫丙辰出知湖廣常德府正己率屬愛民如子俸入所餘月三課士於庭而資給之詰姦捕盜不畏强禦郡遂大治庚申備兵台紹値驕卒索餉聚譁辱郡守凌材官橫行城市亂已有狀公至佯不詧省陰廉得其煽亂者擒置諸法餘黨惕服歸伍一無所問以靖亂功加參政仍留鎭台紹先是天台山僧久困礦稅將燔寺以逃公力爲奏罷勸石山顚太史陳明卿記其事乙丑晉江西按察使實憲

宗天啟五年也魏瑺羅織正人大興詔獄其所鉤捕半
出豫章公委曲調護多所保全而直指爲璫私人嗛公
甚飛箋達瑺將中以禍公知事不可爲遂決意解組歸
歸而產無中人杜門養母不預外事有司或過而就教
多謝遣之惟督課諸子刺經問業雖祁寒溽暑手不釋
卷其學滙萃諸家身體力行以求聖賢真際故於漢宋
兩無所主其文章汪洋古奥自成一家牢籠萬有窮極
變態而卒歸於醇正所著有學圃舄几蝶菴偶書後統
名爲月鹿堂文集所編有毛詩一讀二讀三讀而歷代
史纂二書尤自信爲古人復起不易者以母喪致疾逾
二載卒爲崇禎五年壬申距生於萬歷三年乙亥壽五
十八

黃嘉譽曰公之仕不逋奄豎而亦不附東林公之文不
染鍾譚而亦不襲王李在明季中可謂卓然特立者矣
公以縣令起家以廉訪致仕始終皆在江西其噢咻彫
敝保全善類造德於江西也大矣積累既厚世有達人
道光元年我春槎邑侯來宰清江公六世來孫也凡絜
已愛民興利立教一稟公爲法既政通人和乃出所謂

月鹿堂集者屬勳編校將付剞劂更取家狀命爲作傳
以冠諸首嘉譽何人曷足傳公顧今日身被侯德者即
高曾而上身被公德者也用敢忘其固陋僭加詮次俾
讀者曉然於善作善述以競生其勸焉則公德所及不
愈廣耶

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孟夏初吉清江後學黃嘉譽謹譔

月鹿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四書信心說序
玩易管窺序
詩經傳意序
詩經㬵注序
說詩自序
春秋經傳畧序
左雋序
百子類函序
合刻元白長慶集序
于喁集序
陳木叔越吟草序
李宗文海會草序
文純子序
松廬篇序

卷之二 序

蕭齋詩序
錢矩從詩序
元對齋集序
錢若木詩序
垂綸館集序
千仞齋初集序
太傅于忠肅全集序
闇然全書序
黃貞父寓林集序
重刻南溪集序
疏議摘畧後序
掖垣疏草序
大明律分類便覽序
南京兵部武舉題名錄前序
少司馬角山詹公年譜序
三司獄傳序
鍼灸密語序

卷之三 序

奉賀胡遠志先生擢國師序

賀侍御謹吾朱公八十壽序
敬陽諸先生壽序
旌節董母姚太孺人紀事序
永嘉劉元受先生四書狐嶼草序
汝南方如心如如草序
桃源闞褐公合稿序
王子雲西悲樓未刻稿序
素業五編序
周廷吹嘉魚軒稿序

陳大士四書藝序
蕭江蕭孺華雞鳴山草序
雄風社序
賀石獻近稿序
姚元卿遺稿序
常武季考卷序
常武課餘序
治生春秋義序

卷之四　傳

補隋史王通傳
宋徐耕傳
王素先生傳
張惟孝傳
吳國才傳
杜環傳
謝龜巢傳
張行婆傳
趙端肅傳
周光祿傳

陶方伯節菴傳
劉忠愍傳
陳恭介傳
太師劉文靖公小傳
贈尚寶卿工部主事何孟循傳
都督姜大容傳
海忠介傳

卷之五　傳

汪太史子宿公傳

藏方伯子良公傳
沈都督虞臣公傳
俞總兵大猷公傳
少保戚繼光公傳
伍司馬文定公傳
謝太守傳
蘇宣列傳
繆布衣傳
青公傳

張風列傳
白阿二傳
漆工楊塤傳
黃烈婦傳
卷之六　傳　銘　議
得中公傳
雪梅公傳
萬言公傳
養訥翁傳
養訥翁續傳
子剛公傳
萬太恭人暨劉太恭人合傳
兄弟傳
舊明角梳銘
破鑪銘
復岳州加稅議
復吳兵道屯田議
建文帝祀典議

卷之七　書冊　勘語　封事　記
批荅龍陽縣六事書冊
江西六宦總勘語
熊徐二丞鄒銓部緣語
上少司寇宋可泉堂翁
法天封事
蘇老人祠堂記
梟圃異香記
游德山記

學圃記
義舫記
記錢屯田郎事
卷之八 書後 題詞 墓誌銘 祭文
書東坡志林
題謝皋羽晞髮集
集導甲
集導乙
集導丙

集導丁
集導戊
集導己
集導庚
集導辛
集導壬
集導癸
明太學生張君不揚墓誌銘
野政朱公墓誌銘
明故桃源縣儒學教諭姚元卿先生墓誌銘
見吾闕公墓誌銘
祭故祠部郎臨川湯若士先生文
祭侍御起莘錢公文

月鹿堂文集卷之一

晉陵張御繹克雋甫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四書信心說序

古之經傳皆孤行大學聖經一篇曾子倒爲之傳傳者傳其意云耳讀之政使人恍然而摽之曰釋非也既釋矣勢不容獨缺格物致知二則於是强起而補亡傳自不亡補之尤非也旣補矣勢不容不爲之章句於是訓其故而條其凡一覽使人明白洞達不復有憤悱愧悔之意尤非也嗟乎學者自七八歲受之無業俛仰從人

笑啼非我信南渡諸君子不信洙泗大聖賢信耳目之官不信自心之靈妙矣中州符元兹屈首受書剝落諸家義疏久之未有得也又久之考證字學劃然天開渙然霧解作而嘆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子同文字君子訓行之形立而文成聲滋而字廣者吾象遇之而上下旁偏十不失一吾聲諧之而齒咢喉舌抑揚清濁百不失一吾且爲指事爲會意不煩假借而四子精神了然心手間又何暇下一轉注乎哉乃北走燕質成玉繩周太史菩夫太史氏之言訓詁家知尊紫陽不知尊孔孟其禍尤憭于不尊紫陽夫尊紫陽之不可況徙而之他離經畔道入室操戈如夢人囈聲象胥重譯若今新說者哉符子以本文還本文以箋注還箋注以字還字斂其奓侈一返本原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望不睹北方惟無所㒳則無所不通符子之信心信孔孟也政所以信紫陽也尊則可大信則可久人疑雖甚久之自安請堅定以俟之予聞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今世不識書多繇於不識字宋侍書王著模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字亦有雅俗俗字最盛行山

谷少時作書初不師古稍推類爲之事急便以意成或不自認爲問元兹君說具在將無有一二俗字相承者乎將無小以意成有不自認者乎夫去俗彌遠則其取疑倍多好古太堅則其深文必甚符子生程夫子之鄉伊洛淵源至今如在吾於此書見其心決定爲聖人之徒無疑矣

玩易管窺序

予友錢子之學子程子之學也夫何以定爲程子之學以學易知之也錢子不治易易之行世者不下數百家

其學官所夲爲功令第子朱子之本義程子卽有傳肄
業者不及之錢子獨奮然曰易必傳傳必程蓋漢主釋
宋主適至子朱子祖晉王輔嗣主卜筮不得窺其樊而
況下焉者乎朱子之以卜筮顓易也泰皇之所以留易
也程子獨推原於理理亦不必盡易也以理測易不較
勝乎哉左氏之引詩書也斷章而取其義曰借夫子之
於易稱繫詞繫以懸乎空中使人先見之繫之云耳非
定詞也此萬古讀易之準也義之而使人不敢議傳之
而使人必可傳豈夫子讀易法乎故曰玩其辭玩其占

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惟不盡所以可玩盡則一
成而不易矣其何以變而通之故凡言理者本以域庸
人而其弊不免於礙君子非理之礙君子而君子先設
一理以求勝不免於礙也礙之久則窮窮則變變則通
故讀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
之意者我也逆而反得不特可讀詩讀易亦然易逆數
也錢子不以易讀易以我讀易斯得之矣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錢子讀易時實肩龍陽大圖堤干掫之役夫羲
之圖洛之書或本乎河或出乎水八卦相雜水澤居其

二爲坎與兌實當之險不失信民忘其勞錢子所得於
易者深矣名之管窺蓋取諸謙

詩經傳意序

湘潭之有周猶楚屈景洛陽諸姬齊諸田江左王謝諸
弟子也其所治經不賓賓學一先生之言而詩與易最
著其所治詩自箋傳義疏大全近日名家之說流覽無
所不備而要之以經還經以緯還註以櫛積妃豨還紙
上之字而以俯仰嘘吁還作者之神善乎逢泰氏之說
詩也腕汩汩其欲來口津津其欲吐目眈眈其欲視若

見其所爲詩也者要之此非逢泰之詩而逢泰先王父
之詩也方伯公鶴皐用詩登己未榜云逢泰舞象之年
受過庭之訓雖然此亦非方伯之詩也當方伯仕優而
學我吳瞿文懿公擅匡鼎解頤之妙譽其從如雨而維
楚有材氣求聲應獨啟不傳之篇詒厥子孫後五十餘
年得逢泰而筆如手手如口口加心詩教表章於南國
雖然此亦豈瞿文懿公之詩也歟嘗讀孟子序趙氏謂
其通五經長於詩書然于書不盡信其讀詩之法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意芒忽耳

紀于大學居身心知之先載於曾論列必固我之四去
順効逆何以稱詩夫詩不首關雎乎夫婦之倫正言之
者何襛鷄鳴之外可數而盡也婉之而樸遫急之而摽
梅譎之而樹檀亂之而芍藥反之而桑之隕落今不逆
其文外之辭辭外之意彼夫太史采風而貢何渠不借
口誨淫而且也夫子刪三百篇綜其凡何直曰思無邪
也詩存而思著思在而意傳詩亡而竊取其義以作春
秋春秋之義明而善善惡惡躍然可思竦然可懼詩之
能事畢而說詩之大畧櫽而括矣逢泰氏傳意本原於

此姑遜爲羹墻王父衣鉢文懿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亦詩教也斲輪氏之語齊桓也
君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耳意已不傳夫能得其意糟粕
可化神奇又何膏肓之可發而廢疾之可起哉燕人韓
嬰作詩內外傳兼推易意敎授燕趙閒然其易微至孝
宣時其孫始顯曰傳之先太傅逢泰尊公實讀易而逢
泰獨善言詩著成一家言畫然能有其意嗟乎南風不
錄于春秋而屈之騷司馬長卿之賦宋景唐枚之擬托
皆楚產也風雅家爭推之壇坫之上不敢講均禮至于

今韻均著而草木若華高唐夢而雲物若麗子虛獻而
山水若谿奇詩意傳而風雅頌各得其所即吾鄉文懿
稿手不朽蓋不佞家世受詩稍能管中窺豹而門人周
仁父翹材楚望亦欲潤飾其槪傳信而存疑夫然非楚
之人善張楚而楚之人善張吳也吾終以逢泰仁父爲
詩之木鐸矣

詩經翼注序

說詩難也非說詩之難而以我說詩難也又非以我說
詩之難而以詩說詩難也以我說詩則我與古人二我

之精神與口耳二以詩說詩則當年與今日異身領之
與旁觀異於是文辭交出以害其志志未可遽逆而遡
流窮源之法不得不借航于集傳問津於紫陽夫紫陽
之治詩主於擿小叙斥毛鄭不盡厭於呂成公之口其
爲蟲魚草木之疏風土方物之通未盡是也而諷暢於
舌咢之間抑揚於節奏之外優而柔之使自思之食而
饇之使自遇之未盡失也其辨溱洧桑中卽爲鄭衛序
房中朝廟之樂使各得所未盡是也獨宋人好議論而
紫陽於詩掃除議論卽紫陽好理學而於詩不一談理

學未盡失也世之波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新聲作
而詩日離其又波也索之若存若亡孔壁之古文秦餘
之奇字而詩學日蝕安所得表章明白之經傳如盱江
羅述甫者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
雖其折衷之見鮮斷斷有出前人思路所未及而謙遜
退說凛朱注於蓍蔡未敢有輕易詆諆之心蓋上以信
高皇帝之功令而下闢鶯序之榛蕪前以接先正之典
刑而後端承學之趨向如此聞之訓傳莫漢爲盛皆與
經別行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兼載本文後世始

就經爲注至於爲之訓故而傳注犂然具存述甫故有
所本之是亦義起之一例也古人治經不第重專門皆
原本於性命或父子相承或師弟取口授常傳之數十
年不輕出述甫爲明德先生孫注易甫就復爲此翼告
往知來豈直可與言詩也哉晉陵於詩如魚之相忘於
水不佞少亦負過情之譽嘗與兒子欲於朱注之外取
諸家義疏補其所未備而述甫能於集注之內節其所
有餘天下之事愈煩則病痛愈多愈儉則精神愈足乎
終以此愧述甫矣

說詩自序

五經惟人所習然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艮毘陵舊稱詩
藪天下莫敢鴈行焉先輩十之九治詩多高第也二百
年來風聲所鼓動習俗所薰蒸兎園塵冊奉若準繩幾
不知六義矣紫陽有言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却不曾說
得詩中本意惟上蔡說須先識六義之體諷詠以得之
乎未知上蔡所諷詠謂何所得中何等詩童而習紫陽
訓詁也會通者故如繭絲牛毛格礙亦復不少何言精
義哉且夫宋人自治經耳非爲青紫媒今并贅以應世

夫詩與文絶不相蒙之器也說詩與作文又大相觿之
械也他經無論詩與比賦不猶之易大象耶易卦爻彖
可言而象不可言故今之業易與業詩者精乎經則駭
乎俗矣通乎俗則背乎經矣皆處必窮之勢知其窮而
不可久恃有變以通之自乎所見詩教屢遷有分章截
句之學得詩之體節矣乎厭其支而不貫也有句箋字
故之學得詩之緒末矣乎惜其瑣而不宏也有屬詞比
事之學得詩之郛郭矣乎鄙其膚而不實也其在于今
學臣不以科試士子不復刿心春秋兩闈竄取二目固

陋衰颯不可復陽者上呈御覽下式四方經書皆然於詩尤甚恐再涉數年因陋就舛日陵月夷無人不可習詩無文不可程世昔人謂詩亡於宋非宋之人能亡詩宋人之理學實能蝕詩而使之亡也幸而有理學之所不能蝕者一綫尚存至我明辱之以舉業困之以箋疏理不理詩不詩而詩眞亡矣予爲此懼間與諸弟子抽一義送一難反復甚苦幾同困衡間有管窺輒筆記帳中自候學問消息奔走王塗有端未竟丙寅謝章江臬事歸遯迹小齋悉發舊篋再加料理本卑也不抗之使

高本淺也不鑿之使深本近也不推之使遠本明也不鈎棘之使晦務使作詩者之精神色相儼對一堂以晤言即解詩者之摯性深情忽開千古之生面先賢得此可弛於負擔後賢遵此不疲於津梁假我十年會大小序之異同補名物制度禮樂昆蟲之殘缺取箋疏而乙其煩冗鳩讀詩記諸家而判其牴牾竊有志焉不敢不勉晉甫濡毫定名說詩說詩者詩應如是說亦師之所說明乎非予所得私也何師乎孔門通六藝者三千人可與言詩商與賜裁得其二孟子之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夫南軒意中說非紫陽所許而以意逆志孟謂得之後之說詩者將從孔孟乎改而從紫陽乎若夫幻矣幻的幻面幻描意外之意非意中之意予所未安非詩所有姑無使滋蔓眩惑文心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春秋經傳畧叙

建武鄧潛谷先生隱居不仕含經咀史其爲人也勇於自信能堅持其說而不變故所至輒有成書江藩刻行其五經三禮繹及國朝名臣記予皆及見而不能讀也

門人朱爾玉告予曰先生帳中鴻寶是尚未發二十之一爾玉貧力不能舉其羸乃刻最小者于茲爲春秋經傳畧云予嘗上下先生之意若以春秋爲經以左爲緯以公穀國胡爲輔然服虔題左氏傳解誼不題春秋右經書公羊無經文也至杜預始取傳與經分年相附其書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多牽合附會之病而經傳別行不能復其舊物矣且夫春秋者孔氏之書也集解釋例以春秋爲此書大名遂冠於其上公羊高穀梁赤專本釋經附麗此名莫之能易三傳列十三經已久國

諳名爲外傳外傳者外之也一檠揖而躋之堂廡間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左氏汪司馬有節文許司馬有詳節孫司馬有長四傳雲杜李太史有童習內外傳有異同此編洮取四氏獨成一家無大官賣餅之嫌有調人和鼎之意日月麗天縈星環衞晉師一出將佐畢陳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教則然耶閩之先輩易象彖繫辭本不系經晉王弼始合之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具載本文先生將無倣此意而然耶古書無無序者正使人人喻著書之本意耳先生序旣無徵而

予佔畢小儒耳目若封若蔀爾玉騄以刻本見示委以弁言若涉大川茫不覩崖涘竊意夫傳可畧也經出聖裁不可畧也公穀國胡可畧也左主記事不可畧也家治生治春秋有聲幸以予言質之爲此書發微主臣幸甚

左雋序

天下諸書不可節而經之左子之老莊楚之騷史之馬班尤甚非不可節不能節也彼其之子有節綱目節通鑑者節其字句矣能節其事蹟乎節其游行點綴不相

關屬之空言矣能節其起伏乘除照應承接之筋脈乎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耳目口鼻有一不備將得謂之人乎不得謂之人乎人之五官附麗於面部者各有司存惟眉爲可省假令生而有無眉之人人必爭詫以爲不祥擯且棄之矣陽翟賈之治其春秋也懸諸市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今夫陽翟賈之精心計也於千金勢必無輕舍擅秦之強焉奔走諸侯王游閼士其才具度頡頏呂覽者不啻過之而卒無有應令能增損者不第劫於秦之威彼所謂一字者非駢枝贅疣之一字而

攝其精魄換其位置之一字也不韋業成一家言庖人雖雅善奏刀當其羹定安所復須鹽梅哉予生平有杜武庫癖家有許汪孫三司馬所治左或節之或芟之或詳節之嘅然不領其義癸亥備兵霞城疲於津梁舟車所至不能多將經史挾杜注左自隨倦以寄夢醉以解醒勞以和役夫之歌山間濕淖夏秋驕陽往來登頓以當杲杲之出而演靈雨之濛也信手所拈丹鉛所受暑爲起止外甥治卿委蛇自公退食多暇精錄以成題之曰雋雋予賤字也若曰此吾家之左氏云耳明其本無

意公以示國門私以存家塾也者賈逵張昭月讀一過則予無其通敏表微咨問諸疑皆有師說則予無其稟承李則與蔡邕一聚三反則予無其意智劉兆作爲左氏全綜公穀訓故皆納經傳則予無其精閎且也幼不知學長而善忘錄此以正義例以志闕疑以存故實以便檢閱小儒自營活升斗之計也彼云劉瓛講畫隱公便云義例已了如其見此不喟然太息又多乎哉

百子類函序

吾師福唐先生類諸子成取裁於臨汝湯祠部懸之國門訓戒多士而授其門下生師繹讀之令綴之序夫夫子作春秋游夏之文學不能贊筆削一辭吾師撮綱鉤要食寶披華繹詛能窺區囿哉雖然請言其意其刻子書者何也自晁公武讀書錄分經史子集爲四大部而天地文章燦然臚列亦井然條分矣六經懸於日月諸史剮在石渠天下之駁亂淩雜莫子與集若也而集不過詩文爲耳詩文之名目雖煩不過作者一時之往還酬應千古之揚扢品題云耳至于子其精者可翼經而行而其粗亦可佐史集之不及集之多者兼載而泅

而子之簡者或可數幅而尋行集嘗借子以著而子不能附集而存所以刻也其刻百家者何也大易有言天下一致而百慮吾道一而已矣一而十事畢至于一而萬又有不能畢不可畢者矣萬盈數也盈不可居十成數也成不可恃合十與萬而折其衡其百乎昔人有謂觀諸子百家如游羣玉之府琮璜圭璧瓊瑤寶珞光明焜燿莫敢注視者此物此志也然則何以名類宋鄭夾漈校讐略曰欲博羣書先明類例類例既明道術可覩子之有系也猶主伯亞旅雲仍元耳各歸於鼻祖而周齊隴洛燕趙閩粵各占其方言不相射也不相借也夫水火不相能之物也使有一物焉鬲之則火得施其薪爍之烈而水得利其潤澤之能薦之君子以平其心以和其氣故分百子而類之也者合百子而統同之者也然則何以名函函字說文象舌取義有容律歷志太極函三爲一禮樂志人函陰陽之氣以生或言藏權或言緘劍總莫著于文選函之如海而又莫妙于孟子之函人惟恐傷人夫集經驗方者豈不欲少割刀圭沉痾蠲體然而烏頭鉤喙反用之取一日之効而參耆苓朮

延齡之劑或至殺人吾師乎吾師乎若曰惟恐傷人術不可不愼也已且也類不虞麗乎哉備者如精金美玉一蘗一猶十年其尚有臭純粹者入矩踏駁者出規吾烏乎一之日者國是之旁午也蜩螗沸羹公車之牘日積近於縱橫引繩批根斷斷不少假借近於名法片語戈矛滿胷鱗甲近於護痕養癰托之清淨無爲無動爲大近於苦縣鄭圃諸子吾師方蒿目抱薪而救火乃推波而助之瀾耶昔者竊聞之師處天下事寧過而廢之也無過而存之牛宏請開獻書之路指陳五厄今亡論

胡非隨巢公孫尼秦菁諸子目不經見卽沈約庾子容子鈔孟儀薛克建子畧虛藏用要畧亦有其名耳湮沒無傳矣夫人才亦猶是也存則人亡則書埋光剷采於窮厓絕壁身隱而并晦其文言者寧可勝計哉糟粕煨燼且上勤黃扉之留意而況身親見其人者乎是類也行匪直異刻秘書集上林宏文之館而遺老之蒲輪相屬已開平津閣以竢之矣

合刻元白長慶集序

文士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自古爲然而風雅之道倡予和友如澤之麗如山之兼如水火之旣濟而不相射杜之於李王之於孟伯仲之間不啻引塤篪於坫壇之上其相尊獎吐納風流而小者成名大者移頹風而回否俗近者使鷄林之金賤洛陽之紙貴而遠者至以匹夫之片楮隻字傳致一代帝王歷數之號綿邈無窮豈非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不若文章眞能不朽乎唐開元大歷以來宸游所幸天子親自搦管排當羣臣屬而和之嬪嬙點定至廢苑荒卬離宮別館觸而成韻託以永言或懷人天末執手灞橋無

不嚮答于喁徵歌嗣續詩學極盛矣太傅舍人生乎極盛之後一變而爲約耿紆徐寬柔中正之音其爲體也主於風巽而易入其命詞也居於雅質有其文其爲教也讀之者可思言之者無罪而諆詆媒蘖之者不可文飾之以快其戮辱蓋猶想見三百篇之遺焉惜乎吾夫子之不及見使夫子之及見之而譜次于刪定之篇固二南武庫之選鋒而列國珪璋之特達也後元白而稱詩莫最眉山蘇子蘇子於詩可謂別開戶牖其於元白可謂亦步亦趨間且奔逸絕塵矣然而以議論爲詩詩

不背也以詩行議論議論亦不違也則亦猶之乎宋氏之詩而已後眉山而表章二氏莫甚于近十餘年之宗匠竟爲輕俗之功臣不作李王之奴隷口角之唐音未脫而衣冠之宋套已成夫與其竝耳目而中晚之也毋亦迴中晚而初盛之也能無擇夫且元白所宗師非少陵哉少陵之窮工極態亡論要以其事則詩其文則史贊歌而當律令排偶而接春秋田農紅女所共以爲當然而亦游夏及門一辭莫贊也今觀二氏之詩以年爲經以事爲緯上傳宮禁下逮倡謳所至好事賈胡不惜

傾貲遠購被諸纂組而能誦太傅詩數十章及讀連昌宮詞之婢問直便可數百千此又子美流落劍南拾橡栗時不能幾有此一日也而白也邅迴仕路究竟乞身元也躁於求容憤懥以殉以元方白猶有愧色又安敢抗顏杜陵野老之堂吮筆而爭勝塲哉天之生才大不易矣始之造物忌完而佐之宰臣嫉勝起於文人急欲見能不自愛護其醜而終之以君子互堅其黨龍戰而野血元黃如元之締奧援登揆席排晉國盛毀河北之成功不三月亦復報罷事竟有權道而堪久長濟世者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巽文語予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我自用我法予亦曰唐穆宗改元甫四年耳但金丹不能享無疆之歷而牛李相繼朝有朋黨諫有諫黨文亦有文黨禍與唐室相終始乃摧挫困頓之臣放浪遺文冠之長慶越千年而藉手海上好奇之巽父渠本以傳至今如在古人者愼無輕文士哉

于喁集序

詩以聲爲教者也人有志形于言則爲詩詩有短長之節則爲歌歌有清濁高下則爲聲比聲而被之管絃則

爲樂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還相爲宮而詩三百篇大抵房中郊廟之樂章也夫子業已删詩矣其自衛反魯樂正而後作而曰雅頌各得其所漢魏來樂失其傳樂府猶存其意至宋而肄在學官博士弟子者惟理聲依非予言之詩也彼且不能分頭裔聲按指顧誤切切焉研無聲之樂而烏知有聲之詩哉予讀兩李公于喁集而信詩在民間未果亡也善論詩者竟爲不工必不可使有不諧之調竟爲土鼓木鐘之樸陋必不可使爲雕蟲刻楮之穠華假令妖浮艷膩換羽移商一奏可

動人之觀聽兩公有深恥痛斥之不俟其亂矣予於是益信聲音之與政治通也二公一衛宜陽一同知保德徑意而行衝口而發仕無中人早遂初服其所著作亦復如是夫穿知數十年以往文孫修業而息之麥秀棠甘維馴獸舞出蠡魚之餘緒鼓吹民風暢律呂之性情緣飾吏治一至於斯也予不識兩公頃來視郡義陵與令習廉平不苛周聽遠近三年有成輿誦若出金石乃表章先世之軼事雜之弦歌夫人生畢命馳逐與身後子孫所寶持先人之遺業畧可以覘者好焉如文南李

氏三代仕宦相守僅僅此詩耳東不盈笥載不兼兩亦足傳矣廉吏安可爲也其斯優孟爲失言我明詞壇獻吉于鱗實稱龍象仙李蟠根保世滋大吹其嗃呋嗣響夏聲噫孰謂秦無人哉

陳木叔越吟草序

章安陳木叔之上公車也海內識與不識口誦其文而耳食其名者羣然皆以爲取高第猶掇之也然而木叔竟放落駿骨未收蛾眉誨妬從古然耶木叔自黄金臺來予叩之木叔蓋稱病云病而伏邸舍可三旬得國工朱君量藥稱水霍然汗病良已始附舟南病中無所事事歷歷若見所爲病者乃日哦一詩數之正得三十首名曰越吟操土風也木叔故長于詞賦落筆如風雨頃刻可數千萬言涵首事聲律之學擊鉢刻燭得數十韻其俯而稱詩稱詩而櫽括之七言律七言律而日課其一蓋病中借以自娛且束其紛飛馳驟之想與夫栗薪瓜苦之思旅館寒燈之感以病哦詩以詩發藥以藥治病浣濯性靈節宣結滯平亭音響光華內輔治天下不越斯路而矧區區溫熱寒涼之傳襲者乎予行部章安

峰嶺插天谷王環繞其士磊砢英多敦本實重節義其居民性情純篤言不麗語不襍外物不見而遷是爲詩原木叔朝夕浸灌滋培見其端緒故燕游而系之越吟焉明天子在上糾虔羣工大法小廉以喜以起藹濟歟年來蒙霧晦冥之日月有竅必鳴無蟄不起是爲詩候長安新貴人未免東塗西抹擎拳傴僂出沒塵盎木叔端居一榻經卷藥爐鼠跡印床蛛絲罥戶是爲詩材三資者具而木叔之稱詩猶勺水于河取火于燧也彼謂詩能窮人詩必窮而後工者其可與言詩乎哉

李宗文海會草序

猶龍氏之言天之道猶張弓乎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以予觀京山李右史公益信右史從哲父察兄之後第五之名不滅驃騎材高而無貫仕藏器而不逢年積餘貪膂篤生宗文宗文舞象時操觚奪纛如秦武陽十步之內無有衡敵蹈藉市人莫敢迕視旣已少年坐進此道傲然爲諸生祭酒放而爲古文辭古文辭斐然也約而爲諸體詩諸體詩無不若然也所行齋漪信美杜曲移情諸刻業標置千秋不可一世而此則其往還上

海諸詩故系之海會云張子曰予猶及記木元虛海賦崩雲屑雨包乾括坤長波洪瀾萬里無際幾于何奇不有何恠不儲要其至極長卿之靡耳寧從神化至耶宗文言事傳情而止披文以相質不鉤棘以爲奇取物以輔姿不多文以爲富與觀怨羣各有賓限鳥獸草木悉入鍾鑪假令本寧先生使車游奬噴壘吮毫不把臂入林當攢眉結社安所得磙磙餘子方幅平進乎哉宗文震夙帘卿沐浴閩閾天能所縱加人琢磨夕惕朝思進求可量乃既作五義以答山靈復束一編以投俗吏久矣夫予之不可與言詩也生於吳宦於楚天若假兩洞庭發皇其耳目而究竟不能下一語客有以素業問無以文其固陋竊願以山還山以水還水以筆格丹鉛纖之杯酒以言語文字領之空明今日讀宗文詩而霍然悟竦然驚慄然悔願學之遲也雖然傳不云乎觀于海者難爲水從流而上泝湖而西爲問宗文夫何以故豈非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耶岷嶓之去海不知其幾千里而遙也疑其不能合乃山不能至而岷嶓之水能至之豈非山不遷而水能遷耶夫冲而善下安而能遷是

爲谷王具大海德有德者必有言此編僅僅且同洒彼朝宗滔滔南紀聲施不朽他日者徐夫人之匕首益淬紀淯子之養鷄益全游道益廣文心益元予才日益退筆日益纖濉又安能闚測其崖涘而劾劍首之一吷乎

文純子序

所建謝勳衛歸觴詠邗溝之上有子農長愿而敏秀而文以厲家治生教之治生讀亦讀治生文亦文治生歸亦鼓篋從之歸治生急海內士甚無問識不識于委巷乎停驂結駟或啜茗或呼酒漿或夜以續日農長獨晏

坐斗室理經史自若如不聞也者治生或緕極少休農長勿休也自是其結搆益工心益小胆益定志益決銳得一嘗欲有所用于天下乎過之而定交見其玉氣內韞而寒芒燭天此是國寶異日中原相遇不奉鞭弭兩相周旋卽厚集其陣以待之耳自是農長歸妻試輒高等郡守平陽郭公拔置第一亡何農長中霜露溘先矣所建悲而出橐中書鱗次其稍可識別者分爲內外雜三篇蓋農長堅忍負遠志不欲自示其朴一不可意輒付丙丁㶿餘者又多與魚蟲共不自愛惜故所存僅如

此予受而論之其人風流韶令西晉之人其文典雅謹嚴與東漢同法畧倣中壘說苑新序韓嬰詩外傳其析理中微足拄南渡耆宿之口而息異同之鬪其整以暇和以平端以上下比之博以古今衷之北方之學者未之或能先也令天假農長以長年決不肯婉婉姝姝學一先生藩籬其耳目又令農長立金馬石渠發舒其志意引繩墨切事情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藥石之必可伐病而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天欲老人之才以待用而比其老也或不盡才及其才也不能盡老早慧者傂于短折早達者躓于奇窮覩天夢夢如斯而已乎治生所然曰農長而在也聞斯言也將無絶倒夫人之精神旣散則不能無所聚也而常聚于所嗜好刻文純予也弁此言以招之

松廬篇序

董子恃何之失母夫人也栖棬之痛羹墻之思幾幾乎廢蓼莪之章句甚有日矣愈痛不欲生計無復之乃從墓門隙地賦土誅茅恃何戢影廬中悲來塡胸時孺子泣與老梟號月寒烏悲風互相響答地宜松松可材也

暇則手種松數十百本濤從山落晷濕人衣恃何一不知其爲廬也松也誰爲廬中人也知有母夫人而已二三同調陳無英吳子行及余兄治生輩憐其志傳其事謂可以風乃倣古太史貢謠俗之義託之聲詩夫詩言志也張子曰嗟夫詩亡而眞詩乃在民間豈惟詩唱而不勝其嘆也喁而不禁其于也蓋別見孝弟之性焉風之盛也詩之首也後有作者絺章繪句瑞草祥禽涉于假詭其勿可及也夫是二三君子之聲教也夫使人讀而愧愧而悔悔而其顙有泚恨風木之不寧思欲養而

不逮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恃何之錫類也遠矣獨憐予高堂尚有垂白之親而游子偏繞開山之夢祈父方抱尸饔之嘆而翩雖空懷來諗之音夫非人之子歟序之以志予過且表松廬夫賢者之居過則必式是其在主持風教者矣

月鹿堂文集卷之二

晉陵張師繹克儁甫著　裔孫　湄校刊

蕭齋詩序

詩以道性情天下豈有無性情之人乎夫既有之矣則人不勝詩詩不勝采田夫紅女可躋廊廟之歌孽子孤臣可配郊禋之什夫子何刪焉如曰刪其不正者以歸于正鄭衛諸詩夫何以存且其鍾情特甚太史輶軒采風貢俗不能遽廢也予聞之先正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惜乎今獨不得其不修春秋

讀之耳誠得不修春秋而讀之也義例皦然何煩諸家聚訟射覆若三家市耶故說詩者獨不得夫子所未刪之詩與其所已刪者讀之誠得見其未刪之詩與已刪之詩不爲萬古言詩律令耶詩道盛于唐勁于宋織于勝國再振于我明宏正嘉隆之際北地信陽奪纛而舞濟南婁江祖臂大呼能使窮途之寠子側弁而襲號山人紈袴之武臣踞冰而雄談聲病天下之鴻才不勝其坌涌而詩壇之壘氣日致其掀騫雖葵卯齊盟間有反唇相稽者彼一時也眞者靈贗者亦靈比其反也贗者

祢貞者亦朽而西江湯義仍儀部獨自以其詩鳴啟佑
後生寂寞草元修沉湛之學南豐鄧恧名其一人也恧
名名家子生曾文定公之鄉不好裘馬粉黛學問有本
原依据所撰結新詩庀材不貴多擷采不上麗浣濯性
靈條暢本末不傍門戶不習雕鎪其媚友朱爾玉愛而
傳之并說其生平癖嗜山水吞吐烟霞公卿干旌子孑
式廬或杜門塞竇或汎然海鷗不假借貴游姓字聲勢
點澤其眞境故能超然泊然焉所自得彼其胸中不貯
李何王李一字而況近時爾汝之交乎被褐懷玉不以

詩名而眞詩自不可掩嗟乎讀恧生詩者高山流水想
見其人進而商之删後之詩曠然其有懸解也夫

錢矩從詩序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卽韻也五帝之學名曰成均均
作韻音書命汝典樂教冑子周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
名以美其事東序西瞽宗北上庠南成均學言語者宜
南其處由此言之均之爲韻不較然哉子不云乎興于
詩立于禮成于樂夫禮樂之合也班椽能知之詩之卽
爲樂也亂關雎而始師摯則盈耳洋洋自反魯而正樂

章則雅頌得所非夫子不能知之非夫子不能正之也
雖然轍環業老于行五經垂就其緒而後調八方之風
氣訂萬古之宮懸卽夫子難言之矣故詩亡而後春秋
作以春秋續詩之絶而不以詩補詩之亡此難言之一
證也有删有逸有有聲無詞如白華之六題終其身退
然安于逃而不作此又難言之一證也然則遂廢詩乎
曰何可廢也古卿大夫會盟聘享皆稱詩言志而武夫
游女狂且田老任其天籟之所至不知其所以皆能永
言依律和聲其不知所至而至偶然如蘋末之衝發此

眞詩也惟不知所至而至偶然一吷不幾于唱渭城乎
哉故聖明以爲與聽其自然而偶合之不如聚天下之
精神才智切磋琢劘之與聽其散處而各習之不如聚
天下口辨心計學贍資穎之士朝夕燕閑熏修而坐進
之合則可以肄之太師奏之天子其有不合者亦聽其
如蔓草之露東門之雲而世之好苛摘人以自鳴其詩
者初則沿之于宋元繼則進之于漢魏再則雕繪之選
體又再則櫽括之三唐至于初盛中晚遞爲其政刻畫
模彷各是其師江瀆於濫觴火傳于薪盡率天下之人

無不斐然聲詩而詩之神髓膚澤幾剝削無餘臺閣之後復有李何北地之後復有王李弇州之後復有徐袁今公安幾成退院僧支折脚鐺炊糙米飯矣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說詩者執其一而詩之用自萬信然哉予少好詩學詩不成去學宦今詩與宦兩墮也虎林門人錢矩從從予游可十五年于文無所不精而沉篤于舉子業無闌入無旁出以專恩自命于經濟無所不研練而討論國憲朝章講究兵情邊務幾于沒石之矢自數家珍且南游矣出其詩可數十章予讀之典而

則清而和逸而莊怨而適俯仰三唐之格調而綺不近時醞釀古選之精華而樸不礙俗予向者備官璧水閱國士多渢渢者矩從試操陽春白雪以往屬而和之寡止數人耶予聞之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和之矩從此篇可名詩竽爲國工唱且夫過此以往新新不已有不可盡矩從之詩云耳而矩從更自不可盡

元對齋集序

萬閣夫熼以水部論大璫甏杖下予心憐其樸忠然未嘗不退而喋其越俎也君子思不出其位位云乎哉乙丑臬江右江右南昌爲附郭邑邑萬最著姓科第蟬聯爾時極欲存問其孤并攷其家世會其子堦埠執其奴予負義赴予予稍爲鋤跋扈正紀綱然不知閣夫故能詩詩故有元對齋集集故有刻一日從書賈廢簏得之集凡四一醯雞二燕游三白下四清話而以司圜錄終焉詩言志錄言事也計癸亥而後應別有笥存劾璫一疏必有副本而噂喋闕諍篋藏未行今亡矣夫雖然此數集者可以不死閣夫日榮勿翦屋烏猶憐況心力之所寄乎後之君子讀其詩者莫作詩觀其視之爲縣

崖之積雪乎峭壁之清霜乎怒虬之松籟乎飾雲之筠影乎閣夫自有其長存存其詩是亦所以存閣夫也此非予所任也或曰子識閣夫否予笑而應之曰龍逢比干千載上人至今猶有生氣予久識之簡編況閣夫並世交臂者耶見閣夫不得忽見其詩予所沈瀾不能已已也

錢若木詩序

常無詩非無詩也大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能爲詩而胡以無詩精之而以理學爲詩勿詩也恢之而以經濟爲

詩勿詩也俗之而以簿書幹辦纖之而以筐篋錢刀爲詩勿詩也亡論縫掖亡論縉紳亡論窮鄉亡論通市有誦詩三百以媒羔雉者矣有侈談騷選而下由初盛中晩洎宋元者乎有饑字績句以質佔畢者矣有韻叶宫商聲出金石與詩壇一爭雄長者乎蓋詩有詩之祖禰焉性情是也詩有詩之才質焉典墳邱索是也思以窮之學以廣之識以裁之胆以決之博觀閎覽以浸潤渟涵之則取諸柯錯取諸石以磨礲之雖欲無詩不可得矣予自垂髫好言聲病爲舉業所篏候蟲之吟時作時

輟輒同棄核不敢護前而予友錢若木出其無師之智發爲平中幼妙之音匠心而成稱物而賦過此以往閲古人之堂奥未之或知而卽景以記當年之閲歷卽事以存今昔之朋情浦雲欲駐梁月可親可謂洗俗耳之浮娃譜蘭陵之鼓吹矣若木工臨池方丈擘窠鸞翔鳳舞門板堂楣所在珍惜賈其餘勇復精繆篆篆法刀法章法窮致絶倫周鼎商彝爛然復古游藝而闇然進道博學而不嗷成名予與若木相覗而笑幾無以定若木又安能測其詩之所至哉常無詩卽謂以若木始有詩亦一快事也

垂綸館集序

垂綸館集者予友呂伯明集其詩鋟之問世者也伯明楚人荆楚歲時風俗學士晝矻矻治本業夜則課聲詩遠取諸物自娯樂其志意近取諸自然之聲氣解散其牢騷抑鬱之感調伏其性情郢故歌風和雪之鄉而蕭皇帝湯沐邑也日月所照罔不率俾雲漢昭回追琢其章凡壽考所薪槱者其人美而文秀而野伯明詩所謂越鎛燕函得之土著者也呂氏自國子先生以及孝廉

公子公姓振振望于江漢所稱輿比賦如屈景昭才士推之爲鋒行人鄭重之以充筐篚伯明詩所謂弓冶箕裘得之家學者也當伯明爲孝秀高等居恒鍵戶不豫外事間取開元大歷詩比擬之積苦奇病不一廢詩詩成體中惡亦良已有典籤之幽憂而合其綦組有草元之湛癖而叶之宫商忽然睡渙然興時復錯綜古今控引天地今其詩具在所謂不從人間來得之天授者也且夫論人亦有本末說詩不以文辭以伯明平抗中消幾與慨會白日放歌破孤憤而出金石上可取裁小雅

次不失離騷乃讀其詩和平不怒悽緊不傷方幅而不連類濃纖中度而不泰侈乃知湘纍之汨而沉洛陽之泣而天其甚焉者也游籍之日煩也東道之往還至不給于屏屩跡伯明舟車所至橫木黃蓬几案間物他不過攬勝天柱峯頭問津夏口從黃鶴仙人于縹渺耳不以猪肝累安邑不以琴心累臨邛所居落落穆穆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人以詩傳詩因人重是編也豈不威鳳九苞吉光片羽也哉蓋伯明先世有垂綸磻磎者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年七十二始號鷹揚之輔所著

六韜論律管音聲甚備伯明蕭然儒服懷璞不遇誅茅視草用以自名有晚合之思焉而予猶賓賓焉討章句以辨楚風其有蓬之心也夫

千仞齋初集序

文章之道莫之予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巧者時收其半至爲中行之外護而拙者時乘其過甚爲寄狂之旁門悎乎蹈井之鼃之不覩于百谷王也俯仰昭代先民緒業可得而言北地具體而微信陽非有韻之文烏能聲施後世哉後李何而爲諸子歷下用擬議勝新安用捃拾勝婁江富有日新用薈蕞諸家勝兵車玉帛之會無不奉三子登壇蓋至于今戈操同室風妒高林章甫縫掖之儒降而行辭命之任喝棒鉗椎之倡竄而逃文字之禪而修辭之譜系日失其序矣善哉乎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此非歷下自言之而歷下爲明立言之也異時明立篤古嗜學顏其齋二酉胡莫發秘冊誦讀自娛不願隸諸生籍勉應都試拔置冠軍者婁江王敬美奉常也試卽得雋雋且高等刻其先賚之論矜式多方者檇李黃懋忠學士也兩先生負人

倫鑒得明立驩然恨定交之晚君家少宗伯不敢滓溟弟之明立亦自愛其鼎嶽嶽不相下第斥衣食之美輦四方之圖史結蒯緱之裝賚千里之賓從每一興至荒祠古蹟無所不尋月夕花朝無所不賞子卿辭客無所不游郵亭旅次無不帶經而鋤精舍僧寮無不側弁而哦也噴之而珠屑之而玉墨之而暈筆之而花卽令李王三子復起定當把臂入林北地信陽生得與明立犄角中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矣從來學古文奇字者厭薄舉子業爲三家村餖飣稍染指輒相戒引去毋溷乃

公事明立酷嗜如葛芰樊進寒畯以身後先之雖復榮華不棄傾頽吾以覘其材文人相輕自古實然明立接引聲氣常如不及于同郡得何儀郎稺孝于同年得李解元衷一于三泖得陳徵君仲醇于同宗得文學堯衢甚或屈秦岱溟渤之尊下而讓纖塵細流之士吾以覘其量上宇下宙方内外之書丹鉛不去手而一逢結搆寧抽秦漢厖閒之裔不拾唐宋口中之珠寧與貞觀開元二帝結緣不向廬陵眉山諸賢投贄吾以覘其守蓋明立蚤年而業就中歲而書成過此未之或知而畧約

編摩居然作者矣家世仕宦而不欲以資格顯生小山叢桂之間爲紫陽甄陶之地而無講學之名王道思其鄉先輩也文章㫺擅聲價而不借其派及婁江檇李之門稱高足而不守其耳輪月廓傚羣弟子媛媛姝姝蓋予嘗讀二酉集兩涘渚涯不覩牛馬妄意美盡矣及流覽其大全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望洋向若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而標千仞之集曰初明立之所志遠矣大矣難究度矣

太傅于忠肅全集序

正統己巳天子自將六師待邊出沙漠不毛之地說者慟羣華北狩委罪奄振而要之時當龍戰其血元黄乾坤且不能違況于人乎又況于人主乎彼一時也朝野震驚莫知所爲計徐珵倡南遷之邪說幾割燕雲以飽蹂躪而錢塘于公獨排衆論手扶景皇負扆御極雖穹廬直于郊關弦鏑張于禁近曾不少動公時僅僅貳卿耳此一奇也景皇既立乜先擁裕陵爲市宣索金繒無厭公毅然引宋自夷之義社稷爲重不外求君又時時出勁卒重兵創之敵嗬舌引遁去此一奇也無意迎太

上皇太上皇不迎自至敵虎狼也豈眞悔禍六龍南轅金甌寧晏天命之矣此又一奇也人皆知南宮之錮廢后易儲爲公之罪而不知撥亂反正扶危復安爲公之功人皆知奪門羣小菲萋組織爲附麗公之罪案而不知位定之對登陴之謝與奉迎之不早不力爲公種毒之遠伏機之深嗟乎其所爲罪者曹石借公之軀命博己之勛名故不足責其所謂功而卽以爲罪罪而不可泯滅其功者舉天下後世習而未必知知而未必言言而未必信信而未必不疑卽公自矢一腔熱血不知灑

于何地有痛哭流涕長太息言之而不任其哽塞者矣嗟乎使己巳而無公則景皇不得正其始使丁丑而無公則裕陵不得正其終使司馬而無公則孰與簡師徒程工作淬器械豫僤餽絅繆其牖戶以逆折强敵之內侵使都城之經畧密勿之贊襄而無公則孰倡勤王之大義嚴固守之遠圖運掉悍弁猾帥石亨楊洪輩于股掌俾乜先囘心面內受我戎索而國家恬然席泰山于四維蓋鞠子之于毁室義不兩存主戰之與媾遷勢不兩立維是黃玹議起公禁不一折猶可解曰造膝密陳

與夫維持調護乃張秋治河之命已唯阿于更名成均造士之推幸燭照于明主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公其未之思耶後之治國家者以公爲鑑知有小人而善處之無輕炫其才無密移內地無俾易種滋蔓庶幾明哲保身者矣公沒未幾茂陵悉其寃宥其家祭其墓泰陵贈其官至特進光祿柱國太傅予其謚肅愍勅其祠旌功春秋享祀定陵復立其廟都城之陘易其名忠肅以美其報三朝榮遇貢于蒿萊公得死所矣曹蜍李志奄奄泉下今安在哉公生平言論詳國史所著奏疏咄嗟立辦直寫胸臆要于明白可見條達易行上可悟楓宸下可播告窮鄉絕徼荒落之老穉久流通中外而予門人鍾瑞先公之鄉後進也篤古嗜學猶惜其未廣合刻公詩文雜著必求其全無少闕漏嗟乎公之不朽豈在區區文字間與文人墨士鬬鉛槧耶獨公挺生武林聦懷南渡有偉丈夫焉氣擣黃龍金牌賫恨非夫少保氏耶襄世子之取繼也武穆之更忠武也何其酷似也岳墳于祠相望湖山之烟水更得是編壯人忠義之氣善讀者一字一句如親見公并見武穆卽謂之一字一句見

忠臣義士之天性可也

闇然全書序

潘去華先生選授西臺可一月草愼保聖躬疏密以示尚璽唐公公故識上違和又諱言其寢饍事萬一觸以甚其怒大非臣子忠愛之意疏止不果上于是戊子之五月二十二日矣夜大雷雨火焚四倉敝詔百官修省先生條修身親賢方畧其言引据經傳溫厚和平可著廟廊久之上有所入嚴旨切責下所司落職謫幕粵東舉朝爭之强不能囘天聽一鳴輒斥天下有識者讀封

事汯然流溺蓋傷爲臣之不易云而先生襆被出都僑宿野寺講當下歸根之學自如若忘其逢天癉怒也者又久之敘遷南考功晉貳符卿其志日堅其行日修其名日重附友籍往返者日繁有徒學日益精進其講論日益發舒方將剖異歸同以一函蔣而先生卒矣槩先生生平以朋友爲精神朋友亦依之爲性命以聖賢爲託宿聖賢亦倚之爲郵傳至于今雖不能目擊其所爲怒者平欲者釋狹者廣孤者宏弱者植蔽者開勃然之生氣而在則八亡則書一展對其遺編如羣飲于河各

隨所量以入甚矣吉水鄒先生之善言德行也先生雖用言左官絶不以能言爲事至于講學則卓然自信旣以自度坦然明白以告人若飢可忘寒可忍官可擲生可捐而此事不可已者不特去其躁競并去其怨尤不特恥爲干榮嗜進之階梯亦不嘗爲倹德避難之窟穴矣蓋嘗妄而論之講學之有時而建言也瀝肝鬲以折盈庭而非賈氣節以摽門戶建言之不可不講學也借德性以鎔圭角而非騰口說以衒聲名夫擬之而後言有所爲而後勸此其事不可以告君父對友朋而況建

諸天地質諸鬼神乎先生自言遇畸人于此一段秘毫不宣劉光祿亦惜人未窺君獨得處蓋先生晩而述易也大旨周流六虛變易從道至于方外緇黄田庚輿隸無不參研無不折節殆庶乎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者矣公子學卿縮衣食費刻遺集再刻全書下而委序顓侗無識之末學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蘭陵故君子之鄉而唐公于實其門下士于先生氣分不薄借得導之以糠粃書之全者内外凡〇卷自東嘉雜記皆新增

黃貞父寓林集序

欲觀世道之盛衰當驗人才之虛實欲觀學人之深淺當驗立言之醇疵天下所不足者非才也其所最有餘者皆言也才也而陶鎔之無學力則入必不固而蒐瑣佻達之症雜見而不能究其所從來言也而按抑之不醇深則出必不眞而唯阿標榜之病日展轉而不能隄其所欲往故正人心者息邪淫而已回天意者謹夸毗而已聖賢于言如此乎斷斷也言至于文其技已細文至今日抑何其幽似鬼其黮暗如漆燈其屈詰如度索懸橦其閃爍憭凄如墟墓之鳴蛍熠燿之宵行也唐之

文衰以颺積衰而起之得韓柳焉宋之文酸以腐積腐而變之得歐蘇焉四君子者䌷繹六經服膺道術全其質而彪炳其羽儀方皁其章光而甲坼其苞𥝠問數世而得一人得一人而慱移數世如此乎其難也予持此品題天下士冃佪心漁不得不推貞父觀其所著作有一不經緯元黄闡揚性命者乎有一不平康正直直吐胸臆者乎有一不祟雅黜浮隳括倫脊者乎有一不稱古昔則先民匪色欲鳴披華啟秀者乎如絲竹肉漸近自然如綦組綬不過其物蓋以身任在玆者可數十年

始發名山之副而猶題之寓林若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矣彼直寄焉自愉適志明非所好云耳夫寓言十九蒙莊氏所託也予味其書意念深矣必逍遙游也後可齊物必養生主也後可傚倪人間必德充符也後可爲大宗師應帝王其視大道不啻駢拇馬蹄覗刻意繕性無以易其歌秋水而行山木之至樂也貞父寓林爽籟清音洸洋微妙亦若是則已矣夫惟寓意于文而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斯稱天下之至文眉山蘇子妙于莊而鬼神于文者也其言曰力生于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于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困予兄事貞父久媿不能贊一詞竊取眉山氏語說莊并弁寓林之集

重刻南溪集序

善爲守令者篤誠悃愊悃然無復可奇之績故其樸心𦂳洽于來禩其文𥝠多不表見于當時兩漢之循良至與儒林文苑分傳若農之各循其畔蚤夜以思何哉又有所謂作賦可爲大夫經術潤飾吏事也者說在子夏氏之論仕學也其優同其則同先之博綜以進卓異繼之康濟以試明經夏也故文學中人嫺政事矣不寧夏

游之宰武城愛人易使可絃可歌庶幾休明之理及徵其所與惟是澹臺子羽實作素心之侶仕能學道宰急得人夫子聞之而喜可知也有貧我者曰南溪公之治祁也實然祁苦供億公不能悉受裁謹餱糧蒲候館時芻牧平勞逸而已祁苦田賦公不能任受蠲清飛詭嚴影射蘇貧弱平子戶而已月日之朔延見鄉三老與之言民間所疾困季則進諸生試之品隲下上斥俸買學田爲畝二百今其所賞拔蔚爲名臣爲霖爲雨爲楫爲舟七年識豫章之材汎然不以爲德地方宇席垂雲之

蔭退然不以爲名尸也公性好聲律所至閒有應酬淙瀯性靈不假雕繪雖倥傯簿領瑣尾鈎稽退食委蛇一觴一詠歸田佚老左圖右書壁絶阿堵囊無長物其所可見者此集永其存焉耳古人云文章僅足潤身政事方能及物以覯于公不有茲文謳吟思慕含郁人俎豆外其孰能知之即公亦豈自意去沒可三十許年有人爲尚論而編摩之與鄉先生相映帶如此賤華而貴實畧近而追遠文治之盛也其兆已見此亦其一班矣王郎簡冊得自外家甯有魏舒遂成宅相爲爾玉者世篤渭陽循環手澤襲而藏之刻而傳之是可序也夫

疏議摘畧後序

平原宋公綰南司寇篆可一年穆穆明明威富用訖敬忌罔擇一時司属蠲蒸簡核明啟刑書中正審克而後乃今豪有力者不敢憮法吏不敢舞文民以不冤梧卬之鬼不夜哭也彼都人士莫不舉手加額以華封之頌頌公而公退然不自居也第謂諸司勉之爲天子守三尺法使天下必信而已先是公官柱下史初按蜀再按吳已撫左輔已晉大廷尉十之九爲法官其風采肅然其膏雨油然其程量流品進賢退不肖鑿鑿然至其條上方畧興利除害如粟帛之可治飢寒如藥石之可伐疾病諸爲挈令副在石渠或從邸報沾被其緒餘而後乃今得窺崖畧也大抵槩公之生平讀公之封事所重在精氣之觀摹不在口舌之搏擊所急在切中其肯綮不在藻飾其浮華所取衷在萬世之公評不在一時之谿徑所執之關鍵在事求可功求成彼我求其必濟而不在德任受怨任避築舍任于行言今天下疏稿之刻不少矣功令備于司存官府修其方物職業無廢文獻

著明夫誰逆隲公而上哉繹晉服膺太史氏之論晁胡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隆以往練而裁至今日而華與實何如也蓋言之醇醨世風學術關焉此亦皇上四十年章奏失得之林也公之愼密其傳今始播諸海內意在斯乎後漢楊賜自以代非法家豔三后之成功不致美皐陶之遡種然而協中祗德從欲風動本于祥刑此何說也上念狴犴淹枉特重讞決起公今官而吾夫子以司寇攝行相事夫非公之鄉人歟上趨裝相公矣

掖垣疏草序

掖垣疏者夕郎盧公明諏所草也明諏台之黃巖人字君敎萬歷丙戌進士歷太常博士選授刑科給事中公起海濱荷明主拔擢官在日月之際矢竭孤忠孳孳補救如恐不及蓋司諫可半歲一條陳邊事再請減滇南貢金及正株人顛除盜庶罪三請止東封四請用直臣鄒元標等皆民與也而首歸德山陰二元老五論止經略孫鑛并責成總督顧養謙六請寬宥銓部會推王文端選郎顧憲成而公奉嚴旨降雜職用追同官逯中立申救疏入而公再奉旨落職編戶矣明農十年賫志竟

歿會光宗皇帝洎今上登極鋒車元纁賁相望于巖穴一時骨鯁之賢批逆鱗而甘九死持強項而爭國是者不次蒙登等之異數公子諸生應珂應怵等見禮臣推廣德意吹枯澤朽悉下所司大搜遺佚念公應格投牒郡縣冀綸綍翔洽黃壚公家故貧無金錢通奧府一時同志或前死或強半爲大官黃海非舟車輻輳地力不能自致郡復鄭重大典又故聊蕭不以上聞卽省會如隔九閽不復省錄予竊竊心傷之無何恤典一不逮遺贈公光祿寺少卿應珂等始相顧蘇蘇隕涕譽命自天

先臣不朽先臣之孤得稱爲人子死且不朽乃奉其遺草付之梓而乞予一言之導也語曰勝觀數定觀理當其勝則匹夫之血誠不能抗而悟明主及其定則冰霜之嚴譴不免霽而滲陽和故有半生摧折忽焉受特達之知亦有舉世淵嘿隱然積公輔之望是定故定而勝亦定理故理而數亦理也試追神廟末年王沈兩公經略經綸鄒趙諸君子留爲今上綂均風紀之重公之疏十行其二三公所疏之八十用其六七上用公之言與人而微示夫爲人臣無樹之招而市之德上抑公之身

而嘿示夫爲聖子爲神孫者當通其變而濟其窮于公之心獨無慊乎公之所言裁一卷侃侃皆軍國大計其論經撫互相推委與封貢之誤閱世猶驗至其練朝章通國體不躋沓而靡靡不眠娗而巧核祛詖淫邪遁之害歸平康正直之途卽張爲諫鵠可也嗟乎昔之皂囊患其少今之封事苦其多彼填滿公車而鏵鉚不可辨澠淄不可分葛藤不可了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滿耳而不可止積蘩誨輕積瀆誨厭九原可作也公其能無愀然于時事也歟

大明律分類便覽序

余嘗謂大明律一書其意旨溫厚如詩體裁簡質如書筆法謹嚴如春秋經制曲防纖悉備至如周禮而精深典奧如易非直王制蓋洋洋聖謨著存焉學人敝于章句俛舍置而不覽觀俗吏眩于簿書又行習而不著察甚則宦成名立誠檢數條以問着若面墻民之欲措手足而無如者不知凡幾矣呂刑不云乎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今不閱實爰書所離何等𥙐科不應得爲而爲之事上金矢有差安所得成而孚簡而孚也哉予三載褎

鳩屢讞疑獄內懷哀敬外愧明清嘗從焦弱侯先生請益意欲妄加檃括便于從政先生所然曰修齊治平盡此書矣精心治之爲他日用予自思吾言會出守常武自公退食每有講讀比擬今事凝然以思渙然以解思之不至解亦不微始知君子懷刑懷此而已刑者義之屬而仁之反也造次顛沛者欲惡之極流而刑之屬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矣有造次有顛沛者適然之遭也其必于是者造次顛沛之中亦有是有非焉是則仁不是則刑必于仁猶知有仁而勉焉必于是則一無所

違矣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知不以道得之而不去則知必以其仁而不違之猶非是矣古人之教始于飲食易辭飲酒多屬坎坎危道也敢不懷諸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刑書也以內治外以賢治不肖以君子治小人敢不懷諸子曰某殷人也三代之盛若循環商人先罰而後賞傳世六百以能無敝是惟聖人善用寬其次莫若猛敢不懷諸龍陽王令觀政燕臺校刻類律屬予一言之弁嗟乎律易也易有八卦律分八字易有象有爻有彖律有誥有律例有

大注易言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使人謹所趨爻所避律刑期無刑用主不用雖在凛霜嚴雪之下嘗存和風甘雨之思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易之所以易者象也五刑亦稱象刑焉易之妙在于錯綜律之妙在于以准皆各其及卽若有能以讀易之法讀律而又能以學律之法學易其惟聖人乎其惟聖人乎

南京兵部武舉題名錄前序

留都兵部武舉無題名而有其題名自癸卯始也題名無其錄有其錄而董其役者文之以言以訓定多士亦

自癸卯始也于時歲在己酉司馬萬安張公循累朝令
甲鳩勳胄之曾元幷學官子弟閱雲錦于廡張侯鵠于
場騎試之步試之去留一稟故事已鎖棘而進合論策
坐試之釋其橐鞬籌其方略授卷分校畧如文舉而緫
毖有加焉既拔雋異之尤列爲鄉書且登天府矣先是
泮宮久圮廟貌沒于蓁榛士缺所稟仰公愸然屬庫曹
條其直水衡物其材將作獻其工匝月而寢成孔安材
官弇附之倫駸駸嚮往慕說作人至意幾得一當竊附
飛鴞好音之義適與試會故所舉僅僅充舊額而桓赳

鬱勃鼓舞之氣什伯過之某竊有榮施焉乃揖諸生而
颺之言曰爾諸生亦知武事之重乎曩時雲雷方屯建
侯未寧高皇帝起淮甸手尺劍不介馬而馳之天下爭
戰功矣不由此路無與際日月末光左犄右角拊膺決
脰在在有人橫草奏膚紆朱拖紫者肩相接也爾諸生
鞭弭而來十九皆世胄上世皆所稱豪傑際會至今食
報不衰假令先人蓄朒逗留處不能謹亭障出不能廓
封疆即無論聖主惜綮纓烈士恥無故之賞雖草昧經
綸疎節濶目功疑從重其肯使庸庸惜首領保全妻子

之人食租衣稅長子孫縻費縣官無窮乎詩詠戎功繩
祖武也且諸生沐浴國恩至深且重矣文士屈首受一
經鉥肝劌腎春秋之役或未能幾一日之倖郎倖一獲
矣內外稱王臣而三載黜陟弊吏之法有失入而無輕
出監臨察治歲以爲常假令韜鈐家徒故服習之業闒
墨兵于几席之上郎未必盡出必不然之畫或難取冠
帶如承蜩也且諸生紈綺耳亦何嘗仗鉞受脤類禡祀
師盡亦念斥堠之征人乎國家幸承平無事顧玉門之
楊柳入夏方青塞上之飛霜先秋早白終年勞勩不博

溫飽其自列校而上赴湯火積年貲轉一階半級耳夫
何似奮身豐芑之鄉纍纍若若車馬游閒爲富貴容盍
亦對揚王休乎主司恢八紘以簡鷹揚貲錙無所愛扉
屨供億必以信不減鹿鳴爾諸生試設身其地其于人
也既薪槱之又薰沐之而不得一絲半縷之用其能無
後言乎且爾自待亦太不菲薄矣業食其實又取名焉
夫錄者所以爲名也名之不存實于何考誠如爾諸生
言價名不可匿也實可匿乎善不可匿也惡可匿乎人
不可匿也已可匿乎耳目甚長而馳驅之歲月又短慮

聲甚假而實在之閱歷則眞勇于牟利怯于當機是勇不如怯也捷于營鑽鈍于應變是捷不如鈍也予懼文法吏之交鬬其議論而矯矯者爭弱其志以就樊籠也卽不然者展圖籍而承之羞追世系而滋之垢兢與不鳴不躍藏名無咎之爲賢夫所爲重武士者非文法吏能重之也又非世變能平停調適之爲重也乃武士自爲重也請言其重者武人見事誠遜文吏卽有功未必與文法相應然而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天山瀚海事未可知且夫首虜不實尺籍空虛款則偷渝急則召募邊

塵動而無一矢之加遺捕獲多而或掩亡失之過當是董率者教人嫚教人欺教人不忠教人不復知方有勇此則非武士之過也或者曰使詐之說實誤之自舅犯陣不厭詐之言出而行師者甫當一面之寄旋工三窟之營夫自上視下下或可欺自下視上肺肝之見也諸生亦知詐無益乎詐以爲功功必不立詐以爲名名必不馨詐以爲身身必不固詐以爲子孫子孫必不可久諸生用武身後之念誠輕得無心熱功名之會思一銘鐘鼎乎愚迂儒也誦法大學誠慊章甚習樹基在始敬

本司馬公之意進以藥言曰者烽烟告警疆圉孔棘此亦武重之一時也勉乎哉不第泮水榮光雞山增色作考召公天子萬壽必南國虎臣矣

少司馬角山詹公年譜序

予嘗讀褒功錄而咨嗟涕洟也此一時也肅皇帝馭邊將吏嚴蒲坂楊襄毅老于行間起持銓秉燭邊計如指諸掌錄畀縻之纍臣不可勝數先襄毅之六年而撫甘肅者詹公也公之行事可著挈令習知之矣自甘肅而改大同撫大同之數年而召入理部事公之敭歷勤于

官簿習知之矣夫公故非有生平瑕黠之一二見憎白簡也懷來之勛超品食俸肅皇帝方倚作長城而疲病不任奔走自乞骸骨還里帝賜之玦天奪之年所居非赤縣嗣子單微無左右先容之者不敢具故事請卹要其善始善終完名大烈不特舉朝知之路人習知之矣蓋公之所難者不在于條便宜增要害得君行政而在弄悍藩于股掌之上其勾敵之陰謀如蘊草刊木晏然而神不驚公之所尤難者不在于躡反跡伐邪萌簿責檻徵而在晝叛卒于督餉之時使其必死之黨與如獸

竄鳥飛卒然而圍自潰非直此而已乃裹餱糧不辟金革何其暇也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何其忠也急病讓夷乘疑用間何其智也平調而進成功而退何其恬也公去而雲中孔棘矣公歸而洊登樞府者不能保首領肆于市朝矣假令公不去則烽火不照于甘泉公不歸則敵騎不躪于內地公不歿則勞臣不泯滅于牖下惜哉徒令當事有乏才之嘆功高與不賞之嗟贈官復秩旌之文孫諭葬加邊採之定論而易名鉅典補蔭特恩尚需之異日也豈非熙朝一大缺事哉公勛伐本末見實

錄諸書草莽臣無由持爲左劵其一言一動筆之詩文傳之故老朋舊之口者漸就零落公之孫忠卿悉捃拾而補綴之由生距卒編爲年譜存之家[illegible]副備國史之財擇傳曰先人無美而稱是誣也有善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也顯親揚名爲孝終事譜之不可已也如是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詹公以之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是在忠卿哉是在忠卿哉

三司獄傳序

周禮之司圜土者收教罷民其縱舍有年限其桎梏拲以罪爲差勿使有闌入有失出如是爲能其官斯已耳漢丞相多雜下廷尉治周絳侯從龍故人當其捕逮恐不知置辭以對至行千金始書牘背以示蓋獄吏之貴久矣南都官獄在太平門外故事具官二員日與死囚分飯夜與狰鬼連床求其皭然不滓蓋鮮其人予讀董崇相集得三司獄傳而後知君子之仕也道苟有以自信官何論乎崇界夫惟官卑而道得行赤芾之子不遂其媾鵜梁濡咮媿見之矣彼一時也纍纍若若不知幾何人司獄望之如在天上今安在哉弇州先生文章命

代不能忘情靈山一老吏目祖道祓之聲詩假令佐天官氏得崇相其人稍與激揚必有所表見而悲哉皓首投荒婆娑平調僅寄名文士之筆端夫且不愛官又何暾名之有雖然使好名之人復持其初念鼓舞于修途在此傳也敢告司士各勉旃不佞卽不文請含毫而俟

鍼灸密語序

先曾祖雪梅翁壯而感傷寒病病奄與蔣少宗伯訥庵公對衡而居蔣新從京邸歸輿馬奕舃先曾祖門戶單寒終窶且貧溘焉俟盡而已先曾祖母徐氏妙貞乞一

隣老請決生死于蔣公指下公慨然此吾老隣敢不撫而視諸步而前握雪翁手久之淚承睫而言是不可爲也先曾祖母斂衽拜曰極知病無可迴天顧無奈生者何幸賜刀圭少許公曰無庸非我湯液針砭所及也然不可負饋一囊藥猶之乎不藥云爾公歸而戒綱紀蔣清晨且趨而候張公法當雞鳴絕不則夜中耳清晨而候寂然無恙也質明叩先曾祖母病者有瘥乎奔而告公公匆信復步而握雪梅翁手大叫曰有人剖股昨六脈俱沉今平和且壽考豈予藥能起死人耶質之先曾

祖母徐而信先大夫言及未嘗不淚涔涔如雨也微蔣公而家無種矣今日予兄厚公出公所著鍼灸密語二帙蓋刻者爲穆皇帝戊辰距今恰六十祀首章以上治下以下治上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但依此法無不奇驗其調護慈廟洎周太皇后同郡吳黃門序言之獨未見所刻奇效良方耳予秉臬西江見予鄉胡忠安公易簡方成祖頒行寰宇蔣公身有大美而密語幾託蟲魚鄉之後進多未及見書之行世亦有幸不幸耶先輩名醫吾邑項背與名公卿相望今杳如捕風世之所患患多疾醫之所患患術少有先輩遺書而不能讀讀而不思殷誠致行吾末如之何也已因公與予曾大父有連書其事爲之序

月鹿堂集卷之三

胥陵張師繹克雋甫著

奉賀胡遠志先生擢國師序

金閶胡子灝妙年掇上第一時競推爲終童[illegible]一襆被歸考槃錦帆銷夏間伏讀宛委娜嬛[illegible]丑始奉大廷對所著舒逸詩賦千言操筆立就臨池之業駸駸軼唐而雋晉故事資深著才望者推擇讀書中

秘𥇛郎士如林莫與角而子灝傲然不屑也序當爲銅墨長恢乎刃新發于硎而子灝傲然不屑也奈何以五斗米令長者折腰乃乞廣文氊於是海內士願得子灝爲師海內主盟風雅士大夫願得奉子灝於臯比中國而授之室使諸弟子國人皆有矜式而子灝傲然不屑也凡吾所解樊脫鞅自喻適志奈何被服之以衣冠塗飾以道學仰視時貴鼻息哉計地則風檣五日得泝金陵計名勝則不出城闉而山川如拱如揖地靈招我久矣計職業則材官緱弁之屬莫予雄也計所受成月朔朝于大司馬間與庫大夫小往還莫予蕭聊也乃決策教武學先是稱學博者視官如傳舍來即捧檄去有之

如寄籍予始謀居自後草元之亭未燬厭其羅雀不一歲輒得遷子灝之當遷屢矣一切聽其自至久之乃擢雍而以行而後知子灝之淡然於榮名寵利也天地非草昧之初往往右文而左武士人依日月之際亦皆貴北而賤南雖然南國非能長久無事也誠妙師儒之選摩厲其槎牙之骨力柔弱其亢壯之肝腸委曲示以方略鼓舞作新其惰氣而且也以恬風躁以靜風囂豐水有芑數世之仁喬木世臣不郄車載乎然則何以復煩子灝以大學教之行也師武臣易而後造難養之貴豫

也蹶張緩而冑子急虞廷直寬剛簡之教昪之典樂而詩歌聲律期無相奪倫魯頌頖宮思樂之篇獻馘獻囚不吳不揚恐桓桓狄東南之勇子灝長於詩教成於武其辨此可必也然則何以北兩都辟雍並建而北方之強衽金革便弓馬騎射肄其不嫺董其不率非子灝不可且夫帝堉入學鼓篋上公執經嚮風南非其比也非子灝不可然則何以知子灝之必能辨此予策名時幸與子灝齒相若迴翔中外十計年悔而始就苜蓿是識不如也予於文好古學至今未有成子灝能成其家懸

咸陽市是才不如也予碌碌武庠無少可否而子灝所條上事宜訂正祀冊可垂永久是經濟不如也有子灝能使人重武庠而武庠重能使武庠士畏名檢知自重而武庠益重迂道而赴拾級而升在此行也豈直辦一成均教思哉於是門人汪崇僩等祖道國門之外以予生同鄉仕同舍夙昔同志又與子灝之伯兄同丁酉舉也授簡而命之辭

賀侍御謹吾朱公八十壽序

今上沖年嗣歷服江陵相手執太阿綜覈名實言必期

底績事必期見可功必期有成大要歸於伸主權定國是獎明作汰耎懦尊憲令於高原峭壁之上懸烈日於重幽豐蔀之下一時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不敢不勉於是新淦朱公以崇安令才望最著召拜侍御史理鹺長蘆視學三輔江陵倚辦公如左右手公亦益自發舒時傳古經義關切大計挂當事口折盈庭之議江陵去而凡見推轂者羣詆諆爲黨公始被指名入錮籍保有一邱一壑不復自白見宛狀風雲故人亦無有伸理昭雪之者逾年穆清靜攝久上下如水火閣部不能有所

濟而中涓承其敝時釜鬵以爲格時吹累以爲逼海內益思江陵功比之李贊皇王臨川以上人思一借其轉乾旋坤之手爲補黥息劓之用鎮撫巡方之使藩臬郡邑諸大夫宦游西土者時延見公訪問經國大計及民間利病公進無隱忠退無私覬維是口不言祿祿亦弗及翛然爲德於鄉不挂山公之牘者三十年如一日識者至惜其廢棄之早才猷之未竟而公亦澹然榮進身開八十之觴矣予嘗妄論國家之用人也嚴連坐之法而虧使過之仁堅竊鈇之疑而閉說弧之雨蓋至考功

之令舊以待怙終今以中詿誤舊以射乘墉之隼今以戢垂翼之蜚遂使君子無嘉與浣濯之期小人起攀援報復之路而功令輕上之功令輕而下之人不服人之心不服而獄獄負重名者如塗塗附益又明示之賞而清議益無所薄故觀人者觀之鄉觀其後焉可也如公解組歸非公不至偃室絕口不道臧否已陳之宦蹟媿功而僇之碑陰初試之官方按飾而揚之當路自予所見聞臨屬之邑長吏及其中秩無不善去者他郡固多賢仁簿領外守令或孜孜救過不贍乃知公之造就遠

矣卽令當國者不値江陵江陵不用鶩愎中道敗能禁公之翺翔而以是定罪案哉所去見思所在累行積不試之精神養一方之元氣渭川之齒未也八十烏足壽公蓋詩有南山諸篇而君子不欲以壽諛長者謂其無一日之徵有千秋之覬近於巫祝而簡賤之也予生不悉公立朝言行事而少宦渝去淦耳目竊近讀今上邸報得梗概爲詳故申掇詞置郵以附封人之義夫豈惟公卽江陵功蔽天壤不當十世宥乎哉

敬陽諸先生壽序

今上十三年乙酉起瓊崖海忠介田間佐南太宰稍進殿中丞華門圭竇溫若挾纊官吏凜凜奉繩尺不寒而慄御史房寰詆諆之其年丙戌上臨軒策士士有筮仕不勝其憤懣借尙方劍爲忠介擊登聞鼓者三人玉峯敬陽諸公最著公之勳階一爲南陽文學掌故再敎胄子三陟少儀無所不獄獄而觀政進士最著公之封章一指斥乘輿再條上東事所切劘皆君國大計而救海忠介最著於是普天薄海識與不識莫不讙然稱公想像公衣冠傳說公丰采或百道望賜環之下或九歌悼椒蘭之不芳或不勝其羶附名借於山公或不便其風稜陰尼於煬竈而公蕭然自放由然與偕浩浩然愉適於澤畔山樊時而海虞時而檇李時而金沙時而梁溪時而講學時而授徒時而研賢聖之精微時而繡經生之鞶帨不躬酌而飲羣生不爲龍而雨天下推而公之廊廟則曰直臣親而暱之詞壇則曰文士精而進之講席則曰眞儒私而尸祝於其區支硎間則曰鄉先生綜核其生平差次其出處疑仕疑隱半用半舍陸沉於郎署則曰歲星而公夷然不屑也悲乎哉莫我知也夫匱

可韞卷可懷如有用我執此往矣蓋公所喜孤行所恥依傍所謹者履霜堅冰之漸所自信者白不涅堅不磷之眞故可以任豪傑之作用負君子之疑可以掃鄉愿之根株不屑小人之謗而其究也蒙疑愈重則培養元氣也愈完得謗愈奇則責報造物也愈遠公雖恒言不稱老質有其直不動心毀譽侃侃敢言畧與忠介同方而文采過之祿位榮名子孫壽考第如忠介而已也乃抨忠介者僅一房侍御聖明已鑒其無他日者理學爲聚訟之場吳越爲攢鋒聚鏑之地天之償公又何

如也從古理學之宗多困厄下僚甚則立朝纔數月且不理鄉黨之口然讀其遺書與其諫草至今有生氣夫然則修康齋以頌公公必以爲諛者言仍夷然不屑也請竊附晏子執鞭之義授簡公之子酌春酒以介眉壽

旌節董母姚太孺人紀事序

予聞之先臣聶司馬男子弱喪道在婦人竊疑之以觀董母益信母有子恃何同予補邑博士弟子德相勸業相劘也故母之節予聞其梗概最詳人亦有言簪弁粉黛多爲情死母之歸太學君再月耳琴瑟歡娛憀焉中

絶而栢舟矢誓久遠愈明是節之貞而正也太學君以身代父慷慨就獄市虎不白永閉重泉揆厥始謀實維內助旣自勸夫行義不戀其恩私又復忍死狥夫弁酬其顧復是節之貞而孝也床有瘓姑則維持苦極無幼嬰則形影孤人情有所恃以亡恐乃瀕萬死而不辭者明匹婦之諒已矣母不謂是也擇藐弱而祝之式穀甘之毳之教之誨之太學君忘其亡恃何亦忘其所出是節之貞而慈也董世貴盛雖値中落可十倍素封母當析箸居取其湫隘者田取其瘠下者奴僮取其老而羸者或曰曷不以赴難之勛請旌母不謂是也未亡人惟是視息尚存懼無以砥堅冰之操而饘粥過厚慮有以增孺子之慾死者之謂何敢有其利是節之貞而義也夫女婦感憤一死以報所天非不凜烈也原於不死而或不能保其貲故借死自明必如母而可以死可以無死可以使生同於死可以使生賢於死生賢於死故雖死猶生死也而猶生故天子之制辭可忽下於草茅之屋而霜臺之題請春曹之褒揚可奕曷乎松楸坊斧之間先是鄉之紳衿屢言節母狀於當路幾上之秩宗孝

子不欲言母節恐傷母志故王言渙而母不逮旌者自旌若大關乎風教節者自節第益闕其幽光至於不可得而譽不可得而褒而節始眞節之純始益至此天之所大奉節母以純熙而恃何得以慰其思成者也痛乎恃何之言曰家倚之若楨幹而母則爲勞薪人沾溉之若登觴而母則受銷爍予不知溺之沈瀾也畧爲詮次俟立言君子擇焉

永嘉劉元受先生四書孤嶼草序

元受先生庚戌擢上第操觚士讀闈中卷咸願望見其

人卒業其居不著逃私爲枕中鴻寶則今之孤嶼草是也罔象之元珠獨照而黃金臺之駿影飛馳京兆之螺黛偏妍而雒陽市之紙價翔貴彼一時也去今可十四年矣元受方風雅命世鼓吹六經入而在内爲天子典經制誥戎兵出而在外爲朝廷師教化貞憲紀晉國天下莫強焉人人幸得以爲明師而武林吳趨閩粤光莫及仰沬無從乃有重鋟其故草爲子丑前矛者閒諸先正習舉子之文畧如治生家其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至艮賈則不然每視其極先劑之質故繁極浮則反簡

簡極俏則反繁其正淺深反側虛實無不如是同此題理同此文心生面既開權衡必審要於其當不可使易聖人復起不能違也今天下溺矣文承其敝而先受其必趨之勢幻者畫鬼魅纖者鏤空花岐者未見風而體欲俳幽者舍平康而劫閒道蜀錦疑朴龍淵未銛阿房失工羊腸猶坦鏃羽相屬翩其反而元受之文故導迷途之指南而縣水地之極星也豈直兩浙三晉奉爲準繩曰吾師乎吾師乎予與元受定交於嵩呼之役和歌燕市旁無荆高比甌道懸符攝官視海鴿其山水清嘉土風安雅江中孤嶼突兀與金焦數千里外映掩爭奇恍惚乎鮫室可通箏絃欲引恨不同元受攜驚人句搔首問青天閒與陳太將軍文伯作雄語何無咎山人作雅語無盡禪師作澹語敵之差若意氣而元受兩難弟茂才致厥兄成稿求序所以重刻之意風檣雨燈一讀一新一羡一媿遂援筆疾書其概至於元受文之美好天下喫井水處素有定評予年友項懋德氏且也詳哉其言之矣

汝南方如心如如草序

如如草者汝南方如心氏掄魁兩河彙其居恒所結撰出而邀世人之增減一字者也或問於予曰心可如乎予應之曰可聖人之心愚夫愚婦之心是也東海之心西海南海北海之心是也故木石野人片善一挑江河立決隱揚元聖兩端互執中用其民天下聖人少而愚人多如人心難如己心易聖人於其多處印其同然於其易處印其自然卽經綸天地埏埴陰陽綽乎有餘量而況制舉業乎制舉業者放道德之筌蹄而實神聖之精髓也自傳注訓詁之學與家奉其師說如果羸之祝

似而文之不如其心者十之六矣自餖飣補湊之學興
倚坊刻爲醴泉之瀵隨勺俱給家有其諭癡符如黎邱
丈人之着鬼而文之不如其心者十之八矣自一二尊
宿奪纛而舞勒其部伍自爲國容懸書都門莫之敢郵
轉相傳遞如狙公之賦芧如猩猩之啜醨隨風而靡倚
市而笑提衡者捷近其所喜厚墮其所迷而文之不如
心者十之九矣其九者與文字死死生生相爲終始而
終身不得其面目其一者循塗則別露其穎舍筏則自
躍其靈十之九爲當門之蘭佐按劍之怒一扶搖直上

而腎明膽堅雖喬竦無險其肘足皆足以便善治文者
不啻老農之治稼又慎其種思無越畔擁護有加惟恐
傷之何其孝慈也及其馭題而行振筆直遂追其所見
急起從之躊躇滿志何其猛鷙也然則如心亦易耶曰
此未易言也予嘗冥想題神默研題義益三毛而冀有
益於神明損絲毫而懼不肖其脈理抗之出青霄之上
鈞之極九淵之下困而且衡拂而復亂反而求之不得
于心且夫以心如心心不可如也外心如心心不可如
也天下事之不能如心者多矣敢以輕心言文事於是

聃伯趨而揖予子之此言也信予弟頡拴名場也久甘
酸辛苦備嘗之矣而後乃渙然冰釋砉然游刃也實嘗
爲予道此聃伯者何藝苑所壯嚴且心先生吹壎之伯
氏也而仲氏如心吹篪和之公之子君重輩復張洞庭
雜鈞天合奏之二人斷金六龍下食汝南月旦冠冕中
原方行宇內莫之或先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爲序

桃源闕碣公合稿序

桃源山水明秀甲天下林深谷靜花香鳥幽板扉柴門
胡耇婦孺皆帶烟霞生韻而文章最著闤闠詩書家戶

絃誦奪纛而舞超乘而出實繁有徒闕翩翩競爽饒民
譽而碣公最著碣公貌視之粥粥木彊如處子如老僧
洗心退藏口不一挂臧否及其放而詩歌序記斂而俳
儷箴銘莭爲筆花噴爲墨霧皆命代無輩而制舉業最
著當予守鼎郡未創於鬼方輓輸兵燹之役不相及也
士大夫琴書閑靜敦詩說禮青青子衿雅好修飾民間
無逋賦無鬬訟辰午散衙閉鍵如道院輒發碣公稿伏
讀一讀一擊節狂叫惟恐其盡迫備兵天台講求蘭錡
東西奔命忽忽無暇晷方知鼎之爲洞天福地也甲子

孟冬從直指田公行部東甌出入雁蕩龍湫醉心黃花紅葉自詫不減行桃花源道上馬頭一奚襆被操楚音急扣之爲龍陽衿生擕卷問楚榜發未其人喃喃解元廣濟也予問禍公舉乎第幾袖呈小錄第四人有闕士二字而訛其一不可辨予笑曰闕氏故多瑤環瑜珥帘有先禍公鳴者乎入署未定矣以此語令常武憲副郭公郭公亦笑頃有愧楚賢書者未得遍閱然五經魁某縣識之其名艮是咨或賀予何持鑑之審且定也予謝主臣有先之者矣君不聞羿之射鵠乎吾志其右目而

革貫其左竊負愧焉今年夏五予由豫章過潯陽與石計曹杉餘把手琵琶亭石語予楚場原擬禍公第一久之以一二語刻第四嗟乎即此一二語竟不第一哉門人朱爾玉信服禍公甚合其諸刻求予刪定予復笑而告之曰他人稿可刪禍公稿龐服亂頭皆好不可刪也他人稿予不任刪禍公稿優者龍鳳劣者虎豹予尤不任刪也蓋他人尚詞君獨窮理他人闕采君獨洗粧他人尚氣君獨標韻他人修聲君獨持格他人有金戈氣有市井氣有蔬筍氣有學究氣君獨安以雅和以平整以暇精以潔出之輕按之重細之苦得之甘予有以知其品之甚貴而文之必傳世無疑也有如不信請懸國門去之三年論當自定

王子雲西悲樓未刻稿序

西悲樓稿者齊安王子雲之所作也何悲乎楚人善悲自靈均始而宋玉景差之徒嗎于之曼衍之故曰楚志亦曰楚風云其詞多蟬聯要眇辛酸激烈如孤鴻之叫霜別鶴之唳月子雲尤其悲者也何悲乎子雲家世鼎貴奕葉重光雲夢兩先生垂貂珥筆而下代傳纓組架

擁縹緗子雲童牙時才名已噪都人士亡論古今文磨壘伸紙數千言立就老宿爭目攝之夫夫青紫如俯地拾芥而卞璞再刖郢曲徒高此其可悲者一也楚黃爲江漢之駿四方孝秀市集幅輳希光附景願識王郎不減韓荊子雲尤嗜士若渴假館授粲窮晷繼旦故所不憚而一經四壁崖挫中人有救焚拯溺之血誠無辦裝舉柴之巨力此其可悲二也三世仕宦明於分義意謂早冠進賢乘此日月輸瀝肝胆或諷議禁籞或戎馬疆場建少功業傳諸竹帛而圖麟敍鳳匏繫諸生裂繻未

能褰裳有待此其可悲三也世法有窮濃不如淡道情勘盡有竟歸空子雲夙依佛日妙轉法輪發願三十年以前報知已三十年以後報佛恩而唱導徒勤鉗鍾末了擊竹奚時拈花笑此其可悲四也尊公執之出守蠻陬捐糜許國衡陽之戈僅爲厲鬼易水之送不返衣冠遂使薊露寒烟盡結胥濤杜草而柱史缺贈恤之章太常虛褒嘉之典子雲落落訪求茫茫痛哭病銷俠骨憤斷剛腸此其可悲五也父勤王事毋守空閨燕哺兒而失巢鹿離尋而飲矢凡我同志無不涕零而知者竪

一疑城怨家增其罪詈蜚語滿市取責壇門子雲控訴不能坐視不可飄零澤畔牢落江潯此其可悲者六也其也悲緒子雲自知之而不能言之即予知子雲而不能代子雲言之筆不盡言言不盡意夫人世出世間忠孝而已矣世法佛法忠臣孝子而已矣嗟乎子雲復何悲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三十年前辨爲名士三十年後辨爲名臣烏衣素業青箱錦機天下久耳而目之此戔戔經生家言其與女之鍼絲而商人之首種也昭武朱爾玉與子雲同出予門素相憐惜請予發刻仍名西悲從子雲志也詩文別集卷帙畧如制藝而淒冷倍之詞之尤悲嗟乎安得復有爾玉其人也者合并亟行延津雙龍騰躍干霄玉光劍氣予日遲之牛斗間子雲其可以無悲也已

素業五編序

異時王式教授弟子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古之人學一先生謹守其師說下逮百工之事斷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皆然至於今文日盛日衰先生日多而弟子日少先生日諂而

弟子日驕師道不立而後來修辭之雋習爲詖淫邪遁而不知其究竟此其病在學術與之以無實之名助之以外彊中乾之氣陰血周作張脈僨興此其病在人心予友黃貞父講藝西湖之上卓然以斯文爲己任性好人倫勤於抆拭教所不知誘掖所未至有勞來而其大旨在匡直有長養而其所稱述不過其材予讀其所評定之文卓爾不群斐然狂簡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確確乎如老農之校陰晴良吏之聽訟獄職方氏之辨地圖而程土物也蓋此道之敝也淫聲閏紫之不足淺

假爲敗葉浮花無根而易綴不有大力伊於何底貞父所謂負之而趨者也貞父自學而仕自北而南刻素業編凡五素以履坦誠以居業朝夕以思不離表著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墨子之泣絲也蓋素絲也泣其素之五入而五變也入而不變應而有常位相得而各有合於色爲正於聲爲宮於義備矣坤之元吉豐之有慶不在茲乎貞父才大而心精知沉而膽決以古文命代而喜言鉛槧與學者談文卽不欲爲一切苟簡之法敘寘豪華事事有意予且下崆峒之拜二三子得師哉

周廷吹嘉魚軒稿序

乙卯仲秋臨汝環中子操祿命之術自豫章掠揚子江薄蘭陵而休糧於建業也予隱几而歷叩諸名下士都瞪目不荅第曰廷吹舉矣其爲命也五星聚於井亡何徐侯餘應試至予告之故侯餘曰廷吹舉矣曩昔之夜夢一丈夫伏而監其腦則廷吹也亡何竣試事家冶生過晏黃門黃門曰廷吹舉矣其爲文也麗而則沉而揚雖然以夢兆則不如祿命之的以風簷之一日則又不如寫案之窮年之有據也是何知廷吹之晚也廷吹當其爲諸生聲噪甚家世鐘鼎入有園林出有車舟而無紈綺氣亦飲酒亦讀離騷亦不廢酬應而無名士氣折節好讀古人書禹穴之壞碑孔壁之蠹簡無不表章乙正也而不賦詩不臧否人物不挾六博格五矻矻數束書筦城麋隃茗椀香爐反覆上下不作辛苦倦勤之色并無文人結習氣至其爲文不以佛語和儒書不以駢語傅國事不膠古局不理新聲兎起鶻落鳳質龍章恍忽乎僚之丸旭之草聶隱娘徐夫人之匕首海內心儀其爲國寶而不能名其所以也廷吹不嘗校刻劍俠傳

乎目鐵之入於地也土花蝕繡得土母之神其氣纂完矣其烹之也以猛火其磨礱之也以飛泉其佐助之也以生人之爪髮而又抆拭之華陰之土然後光芒燭天承之者無形入之者無間相廷吹之文亦若是則已矣予與廷吹生同里肄同經游處同學不幸早一日之鳴於文無所見短長之効廷吹仰而思俯而索精心以極其變擬議以化其通其文散見四方之牘者家傳戶誦而自先中翰捐賓客不勝紹庭陟降之慕戢身一青雀舫往來蘆洲荻渚古藤垂柳之間意氣小平輒拈不律

慨不自得呼陽侯宓妃作證明耳久不向世人求津問渡矣今所刻諸篇是也集名嘉魚軒者天中令節鯉躍入舟周姬姓之子孫也丙爲離火辰爲蒼龍象告之矣予始終不敢言讖緯類乎星卜敬誦由庚崇丘之笙詩彷彿廷吹之代雅

陳大士四書藝序

藝游而至則神傳焉神傳者國寶矣六經之文聖賢之郵譯也至於今日因襲者有因襲之窠臼而矯枉者有矯枉之豐蔀未卯者喜於食新而凝冰者篤於泥古予

友陳大士奮跡臨汝起而爭之曰今之學與古之學猶吾埏埴也吾能使章句佔畢進而與古人角亦能使幽崕壞壁之蠶蟲侵灰劫之跡雜而惟我時藝用蓋予三四讀所著四書文上足擬經次不失漢晉義疏博足輔史精而雋者直追諸子之微言大士之長技已較然信於天下矣吾聞凡物不必造極極則不爲造物所忌必爲造物所憐以忌易憐知大士傲然不屑也古豪傑舉事每每乘古人結念之所未至開闢自我至疑者半笑者半握數寸之管徵羣心之信於數十年後不知誰何

氏之人蓋大士自持論如此犍爲之磬汾陽之鼎秦璽漢劍曲阜之履歷代緜邈席爲瓌珍寧需其用哉亦云淳古而已矣

蕭江蕭孺華鷄鳴山草序

金陵古六朝佳麗地萃五方雜遝伎巧無不湊集而成均又裒馬貴富容所自出孝廉碩非其耦而僦居廊廡寬於功令得自行其意最距躍者流連烟雲山水之奇發之歌詠暇日捉松枝豎義或爲之猶賢乎已自予所見吾黨之士無不然而鄉國而天下莫之或改也大江

以西風俗淳朴近古臨又稱小得文明以止之象然其地踞江山之勝棲梧皂閣截在洞天碧嶂花洲雖廢故實可考而知故其縉紳先生立朝著大節屏於野修明諸儒之緒業其君子雍容揖遜折節好誦讀其制義引之繩墨不爲新聲間紫所奪卓然見先民之法焉蓋予備員豐城所善如信豐黃景星弋陽謝淑甫皆能樹江以西千秋之旗鼓而孺華蕭君蕭江著姓早掇巍科一日乘風破浪鼓篋游廱公課餘閉枯坐僧寮亦復符靈楮筆朋儕轉相傳寫楮墨之子告憊謀於予而予請公

之嗟乎孺華君戰襪闒胠三折矣讀君文者君光顯色謂君辭壇夙將而不知君之齒未也假令天無意孺華得時即駕一進賢冠何足榮君天欲使孺華咀嚼知甘酸爬搔知痛癢頓挫困衡知其曲折故旅進之旅退之而孺華氣定不旁撓神凝不少沮動忍增益則又天之所喜者也不佞幼同孺華之嗜而天忌其成十上春官便作下吏簿書鞅掌動觸愲厭所沾沾者地得臨江所為識孺華於諸生此其時也然而假令易地相觀予亦應復不暇予汨汨日出而應酬晏晦始息欲一餔糟書

之糟粕未有寧晷璧水何冗薄宦如冰去諸生何間而猶若是即為諸生暇握管乎先正有言其為人多暇日者其去人不遠每用此自解然此為流連者起狂易之惑耳大治靡莫若求暇求暇莫若務實務實莫若講習講習莫若會文孺華此刻行不特文字示我周行而風俗多所挽回不佞謹辟席矣

雄風社序

風無雌雄而有其雌雄昉於宋玉風賦玉楚之振奇人也其言曰予聞之師云玉師靈均所著離騷飄忽淜滂激揚嫖怒屈氏不遇吾夫子則已屈氏而遇吾夫子將不得比鄭衛邶鄘命之楚風也哉說者張楚引南有喬木之稿為化行江漢而作進楚於王楚之不比於中國也不得稱為子春秋時則然其以高皇帝畿輔之谷饋園陵之式靈湯沐之拱帶財賦之輓輸人才愈逝蔚興今日之金陵龍蟠虎踞實可當王風而予友傳遠度艾千子張文寺輩吹之噓之披之拂之尤能獵蔥草離秦衡擊夫容之精起青蘋之末決盛怒於土囊之口一傾寫之文章而雄風之觀備矣古者陳詩以觀而民風之

美惡始見古之聲詩今舉子業其遺意也古無目之太師能采風謠獻諸天子而今具眼之學士先生不能摻拈括辨妍媸以先駟馬甚且童觀女闚有風而巫而淫而亂不可放物中昏為胗得目為職者矣諸君子之文能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而遠度又順風而呼揚其旗幟奪近代妖淫之城壘黙還正始泱泱表江左有餘勁焉觀國之光利用賓王是其時乎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惟觀我與世之乘除以為進退而後其機始為我所用相生而不

死知雄守雌豈直文事爲然此固子視爲止行爲遲速而未敢深言之者也。

賀石猷近稿序

古今英雄之投分也每每精神相往還而亦時以文詞相慕悅精神者持世之人之所甚闕惜也而退藏之久躍躍欲露不得不耗壯心於科舉之學屈首而習經生言其小有才者明知畫鬼魅之易爲工弔詭振奇適其身於詩賦一切故業荒蕪不治畧如石田不則褎衣博帶匡坐而高談性命空有其容耳救怪之弊莫若反經

補虛之劑必先徵實國家厲士風凜凜正文體意深遠矣語曰覩其細可以知其大子友曲阿石猷標格介上少年登壇稱諸生都講抱璞屢刖鼓氣未衰子每從茗椀策勳壘兵鬬勝時窺其武庫森如也賀爲舊吳四姓之甲家世閥閱祖父奕𠀤散列清華得有暇晷明習朝家掌故石猷一逢掖耳延攬皆海以內高名士具祖父行父戚執欣然得尚石猷爲幸石猷復眷眷以內陰外陽外君子內小人若已推而內之溝中爲恥所刻近作才大而心精任約而主典曲而中隱而肆文中子所稱君子何以加茲昔人有讀鶺鴒賦決其爲王佐者視石猷德言應無愧色矣子嘗戲謂淮陰事業㮣於登壇諸葛功名定于隴畝近世菲薄之夫目秀才時以天下已任爲越俎巧其言自蓋恐妨應世谿徑以視石猷下筆言語妙天下何如也風之移也楚人之好言詩甚于吳越其詩祖靈均云爾務爲纏綿迂晦不可竟而其人之悍疾其時文之糾結稱是石猷使使束其文乘風破浪三千里就質于子且教之曰不可留一毫怨意他日行于天下必有可觀其刻勵切劘如此且讀是刻者以文

重石猷乎石猷重文乎子藉石猷重乎石猷藉子一言重乎子則幸矣

姚元卿遺稿序

元卿歿于桃川之學舍橐無一子錢其二三門下士江中散闕禍公上官法護輩悉心力爲之調棺殮治後事已而悵太山之頹也梁木之壞也典刑之日放失也搜帳中遺墨十三篇鋟之其所最厚善里中執戚朱爾玉偶來常奔謁子而請爲之序序曰元卿深心厚力人也子益得之碣石舒先生先生用三寸㮣翰權衡天下士

士經品題莫不洞堅中微知弟莫如師元卿又相依久也先生授記以天下事甚大乃一登賢書屢遭鎩羽甫試掌故輒復奪之出無貴仕更嗇永年將世之波也言不足以知人乎言不足知人也夫此十三篇者又何卓然有以自信確然可以行遠也予嘗目笑夫贊序之間衰颯如秋葉龍鍾如病鶴叩其學如濕鼓之不能鳴徵其人如芻靈之僅能運動尋俊髦而責之陶鑄埏埴斯已難矣得一元卿欣與捉麈送疑竪拂掃義遠則洗潛發幽近則綜名覈實暇則決怒生之氣一流寫于佔畢

之文極所欲言而止而詎知其以十三篇終也且託此以傳元卿不亦大可涕泣也耶聞古人傳火不傳薪火盡則薪者土而已然火能用薪薪反用火無盡是隨有盡也在則人亡則書中散刻十三篇以永元卿之傳意則勤矣元卿內行淳備堅忍好學新建公當國時延爲賓師有謀則就之又受知臨川湯祠部以別有誌不具論

常武季考卷序

郡邑法當造士顧奪于簿書期會不得如秦人以吏爲師滅之而至于季季猶有試也至常武而此法茀廢不復講矣古之勸百工者日有省月有試以旣廩稱事也而況士也乎額編季考花紅之費所司斥供他用所存者告朔餼羊之名異時惡其害已不去其籍不止君子之至于斯也山水圖經之外訪問人材茫不知所置對師帥之謂何吾恥之乃復季試試甫竣而予奉督學公行部又久之始展其四體之力一意甄別雌黃之危哉予猶憶常武初試童子時也不爭于文而爭于倖不爭于風簷之牘而爭于有力之門力至敢與文爭而文一

再不勝聚族而走旁門回面易心而工奔競必自此始天下無復有讀書者矣此非士之利也與一競而百恬化爲競與一爭而百靜化爲爭其始之與之也固必度其不可不與而比其競也卽欲自止不與而莫可誰何此亦非執政之利也故爲政者止其競而已止競之道止其所不得不與者而恬節生羔裘之素絲一明而退食之委蛇益著父兄無所過望而弟子益得列其艮楛此一時也常武季試之士無一不蒸蒸恬以聽予甄別者余益得愼重其品題嗟夫九方之于駿也再傳而失

卞和氏之于璞也再獻而疑予豈謂能盡人維璧與馬則具是矣郡齋無事士四方走文相質性多可少拒詮刻約有數極一考課二月課三塾課四郵課五雜課此爲考課之一以文少故繼錄考童子卷先行

嘗武課餘序

不佞既刻錄考季考二卷代諸生問世郡務希濶實從綷過官文書之暇是天私我以餘也善惜餘者思有所以用之乃一意討論諸生之文加藻修焉或者曰官先事人與事相隨也天下無無事之人安得有無事之官

謝一切鞅掌佔畢吾唔作老博士邑坐讀書乎哉夫簿領非能俗人有厭怠簿領之心卽俗人也文字非能韻人有攀援文字之心卽非韻人也予日未拂扶桀而坐堂皇延見吏民問疾苦條對當路檄下所司各有緒日可日中而稍憩熙熙如也亭午升散署如初儀日未入虞淵而歸息乎郡齋于于如也此一餘也是予閑適行散之時也以吾閑適行散之時作他山之石攻諸生之玉疏其滯擊其蒙拔其尤商榷其所未至一室之中如進逐拔與聖賢對語無非事者無寍使人謂敎者政之餘也文者行之餘也學者仕之餘也童子者諸生之餘也月試私試者春秋二試之餘也不亦善乎集初欲名之序錄蓋造士之法莫備夏商周詳載孟氏周人養老夏后敎民士猶之未在鍾鑪閒也殷序習射則賓之矣今之歌鹿鳴稱賓與焉決拾佽而弓矢調射夫同而四鏃樹觀者如堵墻中雋者曰無憮無傲此則士之事也射必有志志在于鵠精先鏃往金力赴之荆楚人慓急膽決而氣剛夫急則耳目易變剛則勇往直前讀吾課餘或張之侯矣其必有動也夫

治生春秋義序

毘陵人士於詩十可八九自家治生治其章句疏其疑通其故浣濯其性靈轉相摹效讙然尊之爲張氏學比於魯申齊轅矣乃賈其餘勇兼治春秋治春秋而爲諸弟子議大義試有司而自占一經稱詩自如也異時重專門之業治春秋或以地或以世帳中矜不傳之秘而治生創其無師之智自如也久之乃上奏記學使者徙而眞治春秋云其明年予師新野馬公淸覃於檇李開邸聘治生與時良太史同研席公解贖治生得一意明

習其經獄究其宗旨弟子去詩而從之游者數十人四
方之執雉願著籍者非時而至冾生益自發舒其學以
左爲體爲以胡爲穀然以公穀爲加籩爲雜組厭之飫
之務黜體卑人之意而恥夫因陋就簡與文人爭黃池
一日之長卽科舉之文世所視爲引繩切墨一不得假
仰自如也者獨神其離合變化之妙而曲盡其飛揚宕
漾之奇蓋不特筆削之嚴其贊之爲比屬之辭者於聖
門無愧色且也權衡之審其取之爲袞鉞之義者於後
學爲有功於是不朽成四方急得其副矣會太史以使

事至舟過檇李展卷讀之冷然稱善也强出其一二公
之剞劂而予述其緣起如此使知夫人各有材兄材大
予非其偶也遇之遲速奈何可日論英雄哉工不以宗
杜爲長器不以早成爲貴斯編具在應有泣血相明者
卽予猶惟恨史是恃不至阿私所好矣

月鹿堂文集卷之四

晉陵張師繹克隽甫著　裔孫　湄校刊

補隋史王通傳

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亂東遷河汾世業
儒至六代祖元益顯仕魏終國博著時變論七篇自元
而下仕不絕亦咸有著作曰隆者通父也敎授門生千
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因賜對著興
衰論七篇出令昌樂遷猗氏銅川秩滿不樂仕夫人經
山梁履巨石而娠生通九年江東平隆慨嘆曰王道無

敍泰階何由遍侍側有憂色時裁十齡隆異之遂告以
元經之事十八年隆燕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在三
之義師居其一小子勉旃通於是始受書於東海李育
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
汲考易於叔父仲華六年不解衣仁壽三年通冠西游
長安隋文帝召見奏太平策不見省作東征之歌而歸
再徵不至司徒楊素勸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足庇風
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談道足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
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實拜其貺乃纂述六經九年畢

業通之言曰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焉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代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爲弟子師河南董常泰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十年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啟堯舜之道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曰吾夢顏淵稱夫子命曰歸休乎

夫子其召我矣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卒年僅三十三通講學之暇或負耒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越公饋食曰含糗羹藜安所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息己也其卒也門人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黃裳元吉曰在中也可謚文中子而杜淹復引史遷尊仲尼之義作文中子世家所續經世不傳傳者中說元經子福郊福時柯惟與曰王通蓋荀董之倫也儒林列傳豈宜缺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凝而故抑之然通務自修惡用附青雲乃能聲施後世哉

蜾花逸史曰當通上太平策時少年耳何減洛陽及讀所著中說廣川却步矣蓋王佐才也不幸蚤死宋儒誅其擬經之僭卒無有表章之者然幸而未有表章之者也討門牆僭竊之罪適爲戎首矣予觀通惓惓明王道黜霸功垂翅東歸躬耕不仕庶幾夫子之徒歟長孫太尉銜其弟而并其兄道抑不光唐時勛賞可謂有權獨怪太宗之英明蒐采隋故房杜爲輔通門人多貴仕乃不得傳傳亦命也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殆謂是也耶予悲通之志而慕蒲田柯氏之闡幽故傳焉

宋徐耕傳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餧采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饉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欲糴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緣凡璅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在分飧今以千斛輸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枯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

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可巨萬旱之所弊實鍾單寒溫飽之家各有財貨患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寔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比耕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蝶花外史氏曰此沈約宋書孝義傳之一人也若耕者爲德於鄉可謂立人之義矣嘗笑古人謂救荒無奇策夫奇策者不可爲典要當其時則爲之濟則已焉使平原之議行人各捐其有則無復有無者矣人各恤其私

則無復有公者矣積之朽蠹散之淵泉執訓之理宏汲濟之塗廣仁心爲質不由賞勸義問宣昭實借激揚卜式徐耕可少乎哉予嘗謂官府救荒單寒十不得一田主恤佃恩膏有可及千給其牛種厚其餱糧寬其征輸遲其貰貸時其粥藥莫非策也雖無奇乎政以活人奇耳如此而南畝不開闢報名仍負心未之有也是不特可市義亦可市利義可以風君子利可以動小人世人言勸借而言不及有田者之家使人自爲賑夫勸借以官爲之事安得佳

正素先生傳

張塈字子厚毘陵人也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卽不仕元祐初嘗起潁川教力辭不就爲人清通遠畧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嶄然自夸於俗者大別士大夫月旦既相與推重日款其門公隨上下接之無不滿意賀鑄最有口好雌黃人物於公獨無間言每折節事之稱曰通隱先生湘山鄭景望嘗叩其棄官之由公笑曰吾非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既解親喪則吾

垂老矣仕復何爲因循至是其言大抵如此家藏書數萬卷善琴棋日供玩弄不甚飲酒大觀初卒州里上其行蔡魯公素知其人賜號正素先生官其一子子不久沒諸孫未有聞西北不甚知其人能言之者絕少嗟乎豈徒西北士卽東南今亦罕聞知能言者絕響矣

蝶花外史氏曰予聞之贈巾憲公去予居不數十步則正素先生祖居也以似以續延及於予而譜系散失追討末由曩者楚歐郡公修高士傳唐太常師郡邑志擘節先德欲考其生平史斷斷如也予時以漢史黃叔度

對彼其流風遺韻若希若夷令人興高山仰止之思而又有生不同時之恨正素公之謂歟雖然先人有美而不稱謂之不孝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也夫已約與冶生兄到處排纂霞城秋孟偶讀蒙齋筆談大都具矣其言生而與公有連未冠得拜之稍長益親周旋涉世粗免大過多得之子厚卒而湘山適在翰林與聞榮哀之事而獨惜魏野有閑名以益彰子厚無聞以哲嗣不振故與予所傳聞之先人公有五子皆舉進士坊名森桂者不似更須考究畫一以論先世焉

張惟孝傳宋史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身長六尺通春秋下第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鉅麗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舟達郢兵亂奔沙洋別之桀爲帥盡隘諸湖不洩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寄闕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曰後隊且至守隘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舟衆大集不可涉頃有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弟也令曰敢爭岸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麾衆船登岸無敢亂次斡官鍾蜚英一見異之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生平蜚英好語曰今日正我輩龍驤虎跳之時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尊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從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踰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壘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詰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

難禍易卿爲君侯紓一時急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連捷江上平別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終不可得或曰已趨淮甸不知所終

蠖花外史氏曰余讀廖太史楚紀稱惟孝喜以功名見然始終致慨於朝廷負人如鷹之脫韝一見駿異隨長風颺去豈任氣豪舉如是耶宋法束濕草澤豪雄多不能破常調而恢天綱張元吳昊至資敵國惟孝亦其流輩也東坡先生將薦老泉資用不繼有導之見一豪者

許諸數日無耗坡頗悔及至甓礴器物蕩然無不精良完好再訪致謝終不可得而見矣天生才甚難使之陸沉求其致死不可得事之不濟動稱之才是誰之過歟予讀史見一二奇男子輒流連不能去欲爲立傳與天下後世共尚論其人使爲君相者無使異人生齎同阜約結不伸有負人之愾嘆則善矣

吳國才傳

國才吳姓諱其生當在元至正季初亦不知其何名世居奉化之白岩村其所以稱國才以文皇帝見賞呼之

曰國才世遂稱之若官位者然然國才故不拜終身布衣無官位也國才初貧村有處女久不嫁農樵給衣食國才曰是殆吾婦女聞亦願爲之室偕伉儷焉國才自不問家人業有婦捃拾叕烟常冷家去雪竇二十許里十之九與其僧游歲除國才與妻謀卒歲僧已戒沙彌具辦一切酒米餉會沙彌碌碌不省垂暮憶及之一人負擔子一然炬昏黑度嶺失跌傾其半是日其妻恚曰積日從隣匄貸明發當奈何國才引鏡自照曰無憂行自至已而暮復引鏡咄嗟是當減其半僧雛物來果然

生平絕不以相術售有叩多不應或抱病決死生第漫語百不失一不知其術從何人授也恒欲以其術授人嘗至邑叅可與語者無有或虔請願隸門弟子籍漫勿應久之入郡得弟子一人卽袁奉常珙也子尚璽忠徹年方髫鬌國才又大奇之自喜躁曰夥吾道乃在汝父子汝父子必當英主願勿洩我名洩則爲我累比珙被龍遇歡若家人初猶守戒一日爲文皇帝具言臣有師師吳某某卽下安車徵與語大悅擬授官如袁國才對曰臣命薄頃蒙延見消損已多況可冠蓋趨蹡乎不旬

日乞骸朝紳及門咸謝不見且讓袁不守初誓戒袁不自安代請還山引鏡自照惜遲一日命矣夫不得正首丘也夫舟至西壩卒或問袁公胡洩袁云所以遲遲亦畧爲此居恒念有此異人坐令汝汝沒世無復人知某之罪也第言之要爲不負吳公以其大耳

蝶花外史氏曰世之言相術者多矣識貴人而復能識貴人之識貴主豈止垣一方人耶國才放歸山甚善後唐明宗時趙鳳有言周元豹晉陽之言已驗上無所復詢一置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雲集其門爭問吉凶休

啓自古術士妄人多致人族滅且非所以靜國家也余謂萬事莫不有命國才晉接聖天子侯受消并此言可以澹營營妄干者之神要以召而謁謁而歸交皇帝之善處國才也官而辭辭而即得死國才又所以善自處也其殆有度越於太常尚璽者歟雪賢當亦奇倜惜無可物色之者

杜環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以宦占籍金陵環工翰墨善書法初建太學除學錄以其書式六館士尋入侍春坊官終太常丞生平重然諾拯士之急兵部郎常允恭父執也死九江母張嫗年六十餘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而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汝子友乎盍往依焉嫗如言詣敬先敬先謝不納嫗大困念子嘗仕金陵與一元友復附舟抵金陵道訪之則一元前既死有子環耳嫗且泣且喜倣衣而行至環家環方對客見嫗熟視大驚曰母常太夫人耶何至是曰是也泣告之故環亦泣扶嫗就坐拜之呼妻子出羅拜妻急解衣衣嫗嫗因問子故所親厚及少子伯章安在環慰之曰徐爲母訪環即貧能奉母無憂也會歲飢嫗見環家貧復欲去環令人尾其行無所遇乃返嫗性褊少不嘗意輒詬環戒家人毋視之順所欲勿與較嫗有疾環親煮藥越十年環奉詔祠會稽道逢伯章泣語之曰太夫人在環所日夜念子成疾游子胡不歸伯章曰吾亦知之第苦道遠環尋歸伯章亦至是日値環初度嫗見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環曰此亦人情何傷而伯章忍人也竟紿母以他事去不復顧環奉嫗彌謹嫗念子疾頓加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甃之歲時致祭焉

玉壘主人曰天壤之間多譚守卒不意有伯章夫惟毋子之恩斷而朋友之誼益敦斯爲奇耳南豐先生之言曰人固擇于禽獸也禽獸于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伯章曾是禽獸之不如又何誅焉四大倫之有朋友也如春行花內風雷行元氣內予故表叔循爲友道儀羊重愧負心交之中道棄損者夫其當身之然諾方燠遽寒而況伶仃老婦乎叔循加于人數等矣

謝龜巢傳

謝應芳字子蘭其先河南之開封人宋建炎間六世祖有尉武進者因留著籍安東鄉故鄉稱東西謝莊云公生元季强記博學自所治經外旁及百家子史尤精性理之學遭時不辰隱居白雀溪搆斗室顏曰龜巢素行聞于郡辟教鄉子弟指授斐然至正間舉公爲三衢書院長不就壬辰天下兵起公避地吳中吳人爭致館穀延爲弟子師過吳江游三高祠祠故俎豆范少伯張季鷹陸龜蒙公上書饒參政蠡事越亡吳吳仇也禮不祀

非族法宜去請祀太伯仲雍季子而張陸列其旁饒韙其言會亂中止過長洲見晉顧元公榮墓祠士人厠以淫祀公又抵書邑長令毁而更建迨我明江南底定公始歸來見邑北鄒忠公浩墓鞠爲茂草樵牧不禁言于郡守張公植碑表其阡又復所侵祭田若干畝袁忠公遺事爲錄遺官過郡必先訪其廬公布衣韋帶與抗賓主禮議論豐壐依于古訓而于時弊民隱尤言之侃侃爲文簡縟詩溫雅時有風刺而鋒角不露出經入傳冥會天成無繩削怨怒之態其所自得淵源蓋有本云所著思賢錄五卷辨惑編二卷毘陵先賢續志十卷龜巢稿二十卷

蝶花外史氏曰先生老于逢掖爲吾常國初耆儒著述諸篇訪問經年猝不可得竟子姓式微付之寒烟荒燼矣所可考者加意先賢與其行事正其祀典清其墓田維世教淑人心有功後學匪淺鮮而迄今未有標其遺駿者所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者是耶非耶傳出莊裕徐公問手莊裕善人也信人也歟則吾能徵之矣

張行婆傳

張行婆者濰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士張生七年而繼母潛使儈者鬻之紿其父女自亡失無可蹤跡父哭一目失明遂落軍籍儈者以入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小字菊花范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勤謹爲主家所愛別父廿一年遇於范之門而識之遂辭范以歸父怒將嫁其繼母張曰兒非母不能入貴家母有德于兒父又何怒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殉歸母出兒又何安父乃止父年且八十無他子家[illegible]張鬻衣自活

昌樂有故田園爲人所據張氏女母歸鄉訟于州得之
無幾父卒養繼母有恩母老不能行張身負之出入嫁
爲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又卒鞠諸孤畢婚嫁一
旦謂其子吾素樂浮屠法里右古寺久廢吾嘗命工人
修之魚粥其中不復爲汝曹母矣里爭助財堂殿廚廡
繪像畢具戒其子母得入寺寺集衆財將與佛事吾一
毫不敢有也汝來吾無以自白元豐中徒步自濰之淮
省金氏自淮之泗省金之妹司馬文正公之嫂居諸閭
門旁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與文僕言依于忠謹

詒之錢刀布帛固辭強之辭多受少路見尺薪寸絲不
忍棄手自捃拾文正公語之曰嫗已老幸有子不與共
居終日栖栖胡爲張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欲雖吾子
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其處心行已如此後不知所終
蝶花外史氏曰予家無司馬文正集丁卯處暑有販門
以舊帙求售者文正公集也驚喜閱之集凡八十卷傳
裁四篇耳行婆與人遂與范景仁公同聲施不休其一
則傳爈也此可以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善文正公大
書不一書下及六畜畢登方策當文正時朝士被其華
袞如登闕苑而奏鈞天爲行婆者不亦幸乎行婆孝于
親忠于主行不少概見故足多衣冠士大夫視之能無
媿色嗟乎此詎可令文正見也

趙端肅傳

趙錦字元朴號麟陽宋諸王孫之裔以南渡時定籍餘
姚至公遷越城居曾大父校校生昺昺生廣東參議公
塤考也母諸繼之者曾諸以正德丙子二月十日生公
公少負古人志弱冠學使者張公奇其文取冠諸生并
及其共學者嘉靖癸卯鄉舉明年成進士除江陰令歲

大祲所活民萬數擒巨盜許貴上官有以供需譙讓者
公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朘之錦不忍也請就劾三
年徵爲南臺御史江陰人思公肖貌祀之公巡上江江
有寇寇太倉朝議用嘉靖初故事復設總兵官開府江
淮爲定員公抗言小寇偶聚不足煩大帥頓重兵請不
設爲便從之軍與大司農議遣分道征民間宿逋又令
民得輸貲官錦衣衛公言齊魯燕趙淮徐間人將相食
胡可復加錦衣侍衛王宮設獄之所何可借員錢虜藪
朝廷忘財隱患大司農議非是不稱當罷又言淮徐戶

口流竄宜專選憲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令撫臣建
牙久其任疏大稱旨壬子奉詔清雲南軍政元臣[illegible]有
食之馳疏引春秋誅分宜怙權納賄凡萬餘言發其至
隱分宜父子銜入骨髓緹騎急逮公械行萬里途中墮
車者再偶入坎窖中藉過得不死至則下錦衣削籍歸
當公獄時有巨賈亦在獄視公泣下公即拷訊宜為尊
足計行六十金全矣公笑曰噫吾且不保首領安言足
且吾安所得金明日榜掠備至至足刑有青衣校數去
來公旁若陰護之者則賈已代公居間矣卒得其力辭

既具分宜必欲殺公票杖百賈伺知之又以蚺蛇膽遺
公肅皇帝塗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嘗曰吾得至
今有喘息肅皇帝更生之也公逮時參議公方官西粤
聞而投劾去父子一時罷官家徒四壁飲水飽菽歡如
也居八年參議公歿又七年穆皇帝登極起公河南道
御史進太常少卿領光祿勳奏江陰折子繇及減蘇松
四府白糧至今為挈令明年巡撫貴州土酋安氏握重
兵公宣示威德水西大治轉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
左昭陵之役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恩蔭以讓右其後
陵殿圯議奪恩公亦不及萬歷二年轉南京右都御史
歷刑禮吏三尚書時江陵柄國欲引公為重公挺然時
有所風議聞之江陵江陵嗾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
歿起南冢宰尋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
望愈著公亦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尺徇人時攻楚黨
者氣益甚引繩批根抨擊一切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
當為元輔某當為太宰或有趨賀公者云人望所歸公
默即眞太宰矣公曰大臣廷推取自宸斷奈何小臣竟
私以口舌除官退而草疏乞詔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

體孔廟從祀議起公言陽明白沙二先生當祀甚辨疏
入議始定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駕幸山陵再奉勅居守已又改兵部尚書掌院如故丙
戌大計外吏公方有所激揚而母曾太夫人訃至歸葬
餘姚辛卯詔起公為刑部尚書兼官如故時公子淳卿
官都下公乃為辭疏三并致之曰為我連上必得請乃
已疏再上不允上旨益溫淳卿遂不敢上邸中諸公有
書勸駕公不得已就道則挾其第三疏草自隨期中途
自封上聞庶幾上副簡書下不失初志甫至姑蘇輒病

病數日而公不起天下惜公之一出而不[illegible]公之强出
乃所以善退也訃聞上悼贈公太子太保予[illegible]遣官祭
葬如制公之撫貴竹也道過分宜見纍纍藁厝者嵩也
請於監司為守護江陵之籍沒也天子震怒公曰肅皇
帝籍嵩株連無辜江南至今猶病今日之楚必類是請
上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嗟乎死生之際平生厚善假
手下石公若忘其睚眦者豈非大人休休者哉公所著
有奏疏生平與同志講文成之學予不具論
壄史曰予觀世之建言者不必皆真也其始或激於有

所蓋而其末或傷於有所恃有所蓋則屋漏難欺有所
恃則尤悔愈集皆學者之大禁也方且𢪶徒聚黨揭揭
字號欲以自解于責備之口夫孰從而說之又孰從而
信之夫天下事非氣魄之所能勝齒頰所能盡也故治
虛名者試之於實政辨敢言者驗之以閒修此予所以
論次趙公之意

周光祿傳

周天佐字字弼晉江人也少讀書貧苦并日而食嘉靖
十四年乙未進士年二十二以上命歸畢婚主事戶部
狀貌不逾中人而志尚耿耿不詭于時發於詩多憂世
語會楊爵用直言繫獄楊爵者秦人也為御史居家每
自糞田而妻饁之以清節聞復起為御史是時翊國勛
夏相言俱貴幸而上方崇道教齋符瑞土木數興適正
月微雪蕃臣以瑞賀爵感憤言大臣安危利災不當居
相位勛擅權當罪禱祠營繕皆足以叢禍變失人心當
罷是時嘉靖之二十年疏入上震怒下詔獄杖訊每宮
中時時讀爵疏輒怒擲之地時詗爵無恙輒下中旨所
司杖之凡坐繫逾四月瀕死人無敢訟其冤會京師有

風變九廟災上震懼下詔中外求直言久之未有寔應
天佐乃特疏救爵也先是爵繫之逾月暴風作連二日
都城皆恐呼為楊御史風然終莫能論救及四月一夕
東北熖灼天忽有火從空中下遶奉天門是夜災起成
祖廟延蕘廟俱盡成祖仁宗二主燬焉上乃躬告南北
郊罷諸工作而詔大小臣工疏陳政事務以實無取具
文是時惟給事中戚賢言頗直其他僅取塞旨絕無及
楊爵事已主事李時春疏用人理財進上覽之怒不報
而天佐繼上疏曰求言之道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

陛下令諸司條奏缺失此特言耳御史之直未旌是未
示人政也夫國家設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犯在過
直耳臣聞古之帝王嘗立毁謗之木以來諫矣夫毁謗
非臣事君之義也然而帝王不誅者慮臣下言之不直
不得聞其過失也漢至文帝時已治已安賈誼方極其
一痛哭二流涕六長太息之談彼豈好爲不祥哉天子
之尊非一日也所少者不在唯諾稱頌之滿廷而在憂
治危明之一士夫憂治危明之士求之千百人中不一
得聖主之所懸木建鼓而求也臣竊觀在廷諸臣不負

此義者獨有爵陛下惆然斥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罪
人然則必逢迎容悅乃君子耶必唯諾稱頌之臣乃不
爲罪耶如是而爲君子如是而免罪且有榮名亦何難
之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
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當天意
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萬鈞之所覆壓爵旣遭之矣
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隕毋論諍臣飮恨直
士寒心而反古違天豈所以光昭聖德哉臣願陛下詳
爵之言原爵之心亟從寬釋仍不吝採行旌其忠讜以

勸來者如是而人心悅喜天道降康此求言弭災第一
義也疏聞上怒甚閱二日奏不下而以中旨逮傳詔獄
痛杖之初天佐草疏深念累日妻問之不答及旦捧疏
入乃以語友人間對客猶從容談笑移晷比置傳詔校
束之急痛次骨謂曰疏上時自分死矣所不辭也於是
當杖六十諸校環列供命內臣爲監五杖輒一易校莧
不啻急天佐徐解衣受杖杖將半呼云天乎纍臣何罪
及半復呼云二祖六宗之靈纍臣天佐何罪觀者雨泣
列校私相語是丈夫渺小耳而心雄內臣亦嘆息諸御

史給事中無一人救楊爵而戶部郎救之名爲天佐不
虛也越三日卒於獄將絶目獄吏若有言旣而連呼父
母妻子者三慨然曰吾去矣是時天佐父母尚存妻吳
方娠故事獄死者司官必具死者日期緣故請御史刑
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而出之天佐笞甚重兩臂俱爛
腹上青黑吏高告御史主事曰無故御史主事卽據以
聞未驗屍天清日朗俄而雲靄遠空震雷微雨屍出雷
已楊爵於獄哭之慟民有張弼者祭而哭之或曰周君
子故知乎弼曰非也吾傷公忠諫死耳天佐雖救爵實

不識爵爵於獄中僅手書困卦二字貽之當其爲司農
郎督德州儲已監稅 都門脂膏皆可自潤一無所染沒
至無以爲喪妻復生 女隆慶中追贈光祿寺卿嗣子曰
暹太學曰暹應順天 鄉舉改蔭子一騏同救爵者御史
浦鋐杖六日亦死
史繼偕曰古者諫無常職自庶人以上皆得言後世設
諫官而職始溺於是言者起而奪其職相激之敝至以
名爲詬病是又與於不言之甚者也夫衆國皆不言又
烏得而不言天佐有見於不言者卽不死立意較然不

欺其志引裾借劍名並古人豈妄也哉

陶方伯節菴傳 恩生

陶會起恩蔭爲新會丞年僅弱冠居亡何尹王重至必
器之曰丞嘗學問否公竦然對曰會從先大夫于浙會
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歿而學殖荒落今業爲吏可奈何
言已泣下如雨尹曰無悲我爲丞師公收涕謝曰幸甚
尹乃爲公約晨後授丞經史午後出視事丞無以爲煩
公曰幸甚謹受教背誦覆講日積有得尹曰吾始見公
風儀已得公才識今得公敏學公必顯庸爲名臣他日
富貴無相忘亡何尹卒公執喪一如父師謂尹二子曰
以先公之靈異時得備任使二君如不陟華膴不棄捐
舊好負笈而來久之二子學無成於公乎館穀改衣授
粲有古人風
論曰世徒知崖山祠疏出公手而不知學所自夫仕
優則學學優則仕尤難公之受教也與王尹之教人
也皆異而王之子孫卒食其報公何負于丞學何負于
人哉公用兵如神殄廣寇功最著好謀而成豈不信夫
國家以軍衞民無所謂民壯天順以後乃列郡廂公在

新會擇材武者日討而訓練之迨出師互相爲聲氣人
莫能測又多爲陰謀出敵不意以門族代與祝李贊皇
何多讓焉
公字日與鬱林人父成按察司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
錄公入冑監年二十補丞公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
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蘇峽賊亂
廣西韓公雍討之公隸麾下韓威重二司莫敢仰視一
日顧峒賊最難下者方設策公侍膝漫門丞揣我何意
公曰非某賊耶韓曰然子能辦破此賊否公曰非但能

之直易易也韓怒曰賊銳甚且㨿險左右熟視無留意者某且自行若食粟而已蕞爾邑不理乃言擊賊妄人耳法當笞公曰夫所謂賊難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曾不解擊明公以食粟皮相曾也公不覩龐統蔣琬治績乎韓畏之改容曰若將幾何曰人三百曰不少乎曰兵貴精曾猶以爲多韓曰任爲之公乃標式百有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軍十五萬裁得二百五十請下令復募募數足乃已公乃爲別將日操陣法椎牛酒犒勞甘苦共之士爭願死公乃帥以破賊所得賊宍

貲重三百人共分之已無與焉衆益願死捷聞韓大稱賞擢爲令累功進布政使公在廣賊聞陶家兵至駭汗願無死卒爲良民此三百人耳一其心累用不蹟語有之一夫決萬夫辟況三百人乎公雖才非韓幾不遇士之陸沉下僚不能自表見者獨公哉獨公哉公仕而遇韓中丞學而遇王令尹或者曰副使公死王事當食其報云

論曰公好學得之潘去華破賊事得之李宏甫二事足傳公矣必如公始不負恩蔭彼其之子以官爲市何足道哉

劉學士傳 忠愍

劉球字子樂江西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以儀部主事改翰林院侍讀時公鄉人彭德淸者客閹振所而幸公卿皆身卑下之公不爲禮彭銜之甚會麓川不靖振議征而北信尤急公上疏請罷兵屯田專意西北不報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麓川再叛時也公陳十事其一言政權不可旁落彭遂假以挑怒振編修董璘者自陳願爲太常寺少卿與公疏太常不可用道士語合

振因誣公與璘同謀併捕下詔獄陰嗾錦衣衛使馬順殺公順之殺公也五更攜一小校推獄門入公方與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公頭流血被體僵立不動順舉足踢曰死猶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始知公死二子號哭求屍不得得一臂并血裙爲襯而歸小校者盧氏少年也與刑部侍郎耿九疇密耿訝其久不至[illegible]日來耿惜其羸黃曰得無有他疾乎小校吐實且曰劉公

正人某無故作如此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衣别公且謝謖愛耳慟哭不自已未幾果死羅文恭曰尋讀先行人手書公下獄事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聞知又二日乃發喪當是時親朋無敢吊問者其事秘莫得聞公家諱祭自廿一日後連三舉蓋疑之也蓋愼之也先行人手記晴雨碎瑣莫不備載此何等事又目擊最眞必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公之上封事也㮚與同館鍾公復厚善業約與偕鍾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妻大

訴曰汝自憂時何累及他人爲公愀然嘆曰謀及婦人恥乃趨歸亡何鍾病卒其妻哭之哀每拊膺長號曰早知生死有命恨不同劉侍讀上書其子同稱而聞之甚酸辛也長謙易儲杖死與公同日迎主祀於鄉可謂幹父之蠱矣公二子皆舉進士終振世不仕景泰初贈公翰林學士易名忠愍

論曰劉公言雖切至原其始禍實發於彭德淸甚矣鄉人之爲禍烈也殺一侍講媢一閹寺而舉朝莫之問密勿莫之知可謂有人乎人臣得與龍比游卽九死地下

何憾所惜者明哲之不忍用而誤詒之國事與濟俱溺與焰俱焚因以享激烈之名天之煅鍊善人也如此哉

陳恭介傳 吏部尚書

陳有年字登之别號心穀恭介其謚也餘姚人先居弋陽宋建炎初有左僕射康伯以太學生扈從南渡道餘姚以次子靬家焉餘姚開元鄉之有陳自康伯始也數傳而徙于瀆村今名塌頭塌頭之有陳自寶一始也父克宅右副都御史配淑人唐四舉子而公爲季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都憲有貴州功翌而追叙蔭時仲氏早

世伯叔皆冑監故以蔭讓公俟登第仍歸伯子以公十歲稱孤兒也壬子舉順天試第二壬戌第進士明年爲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戊辰轉考功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調文選萬歷癸酉郎稽勳調驗封會戚朱希忠卒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請成國自世廟來親近用事家金穴也宰輔中貴俊食之希孝掌錦衣寺人保所倚重爲人恭謹相張亦心善之公曰王下帝一等可令干耶按令甲具草凡功臣歿公追封王其子孫非有奇功異能死止原爵忠雖扈從不過人臣分耳何奇有

紀請者非法遂請者非職少宰者江陰人也署部事朱
之賜地在義興與有連又阿邑相君意不欲變泊削疏
數語公不可少宰以原疏上中旨竟王希忠公即日移
疾矣或有諷公者一事不得即去無乃硜硜乎公曰郎
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司封
封外無職矣有王封而不得爭官復何爲乞休不獲繇
以病請楚相忌甚此子噉名當遂成之因放歸終江陵
不賜環甲申起紀勳調考功文選生平廉辨至是書問
都絕乙酉擢副太常丙戌巡撫江西行所無事重懲墨

吏以安氓庶自他所饋者度不能拒則移之庫未幾報
如數後來者復然以前所貯酬之庫常餘一饒曰吾於
施報無可恨不免瀾行李郵傳以此耿耿耳上需餉急
公極諫雖不聽其減十之三丁亥江西半祲公請蠲并
留魚課上允之戊子江南兩浙大祲詔下賑恤無俞過
羅徽人之販易者麇集於江以西霪雨復壞二麥內粟
旋告匱公上疏乞停關入徽客大沮其鄉之御史遂論
罷公庚寅起南操江辛卯遷協院擢刑侍改兵部壬辰
改吏部晉南院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同心人

無間言轉南吏部再轉北至是公始眞爲吏部尚書矣
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首任尤重文
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密參謀謨而已委任蹇忠定猶
在三楊諸公上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增繼蹇者資淺拱
手避顏行得行其請寄王文端忠肅繼之職守雖小振
視忠定時不逮矣分宜久在閣而部權始失江陵自爲
眞相而部屬視之然江陵有術往請者不自言必使請
者曲迎其意有不合姑陽應之或其人大齟齬乃諷鷹
鸇擊焉不則攘爲恩其見擢者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

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品隲在司銓上往請者欲詘之
良難異時掌選者有言隆慶辰巳蓋三相云江陵居揆
席未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豈其勢力張哉此公有斷
且藻鑑明一往破的夫能長百人者材兼百人者也江
陵死而權漸復平湖以强力執之孫餘姚踵之諸司皎
皎自砥礪庶幾嘉靖初不能如宏治也而執政者不察
江陵收權之故謂銓司不事媚已大望公貌相與矣公
視事挾一老蒼頭棲公署以朝房見客大璫人人自失
肅門狀命胥以請公潔清如此仍許情告乎公曰敢爲

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如止水足矣公斂任事而避右
推讓痛抑世所云講搶攘者庫及故稍遲之會所推閣
臣忤上旨盡罷其屬顧憲成等先是閣臣皆會推間一
傳旨自嘉靖末多傳旨矣而會推不廢陸公在部執奏
罷之自是無傳旨者而公所兩推皆留中不下甫下而
次輔某疏謂端揆宜特綸公歷陳始末曰近年臣巍爲
吏部職選郎元輔楊爵即是年會推六臣之一也臣籍
餘姚有二閣臣宏治時選嘉靖時本官階四品皆係廷
推而吏部耿裕聞淵皆尚書列名首牘聖諭先名望不

拘資品臣擬家屏等七人時望所屬也寵丕楊不拘資
琦不拘品臣本愚劣重之昏憒以清朝爰立之大典自
干督過即褫職惶愧有餘皇上姑舍臣而罪司官萬死
義不可辱疏十四上乃予告公在部尤留意推轂廢棄
諸賢每月必推數人其後繼公者懼違上意以爲既知
其必不用奚爲名取之於諸賢罷不推矣於內閣亦深
加調和不半載扞格愈甚謫補者待至終歲假貸無得
行取停數年不下乃知强執無大假借無小尺之枉矣
直不能寸也機決矢飛隄潰川湧巧持曲障寧可得乎

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部閣冰炭故一人而黑白互
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臆斷者曰晉楚爭長
而宋鄭受其敝宜各降意以和衷嗚呼此未引繩於義
也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淆銖兩黨內閣而材品皆得
其官此銓司所禱祀而求者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
寧敢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
缺輒授畀所偏昵已收其實部擁其名有不應則曰權
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如是耶今欲兩降其意夫誰先之
高皇帝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不令相壓也視人眉睫不

特失已且失官矣非獨今茲唐宋有中書省四品以上
降勅除五品下則吏部事耳彼時侍郎四品尚書亦同
三品然則降除者固多如是權不畸重乎部具疏而閣
擬旨成祖相鈐制有深意故莫相憎於膠漆莫相愛於
冰炭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何畸重之虞耶公出都書
一篋衣裳一笥冠紳二事歸寓野寺讀書自娛戊戌二
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八家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殮四
月起南京右都御史先是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
借起必用原官領其署襄惠掌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

部皆仍冢宰銜郎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御史起蒞政府㗖之也公沒邑孫文融具狀吉水鄒爾瞻傳之兩公愼許可皆爲名吏部故予合采之於銓事例爲詳間引伸之議論本狀中語也以比於野則獲金匱石室之賢當有大書特書者矣

論曰公爲郎去國曰大臣當忍小就大乃爲大臣又復不能忍硜硜以終身易有之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貞吉也公中正有諸身見幾明決不俟終日易名以

介不亦宜乎吏部不公不正宰相得請從事若伺候唯諾一執簿吏能之又何擇焉夫惟有眞正閣臣能擇眞正吏部秦誓所爲思一个臣也

太師劉文靖公小傳

劉健字希賢號晦菴天順四年庚辰進士生平學問以伊雒爲師書非正不讀爲文務闡理義羽翼風教刊落浮華悉歸淳厚於舉子業亦然初授編修歷官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師主考兩京鄉試一同考會試四主會試一殿試讀卷六取人皆以是爲準的修撰時有薦爲提學憲者公筮之得咸之九五咸其脢無悔公喟然曰周公教我矣因取爲別號遂不果行纂修國史簡而核無溢無蔓詞晚際孝廟與李文正西崖公謝文正木齋公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所被白金廐馬文綺之賜無虛日會龍馭上賓面受玉几顧命武宗耕藉幸學冊婚赫然正始屬瑾盤踞國事日非公極言再三不顧決意引退遂與謝同歸而忌者媒孽不已奪公官罰粟輸邊將中以奇禍公杜門不出過

客請見一槩謝絕然聞六飛出狩輒憂形顏色世廟改元賜廩及輿隸次年九十復遣巡撫存問并致束帛饌羊上尊公疏謝復蔭一孫公素善調攝無疾病偶小示極卽絕粒屬纊前數日大星隕雒赤氣亘天云壽九十有四劉之先太康人也徙居雒陽父亮舉永樂庚子鄉薦仕三原學正

蝶花外史曰國朝文臣謚文靖者三人尚書蕭山魏公年九十六顧未柄用功業不大顯少師宜興徐公溥亦壽七十有二公位極人臣壽躋大耋功成身退完名令

終歸其鄉而長卬𨯶者二十許年使人主欽其風節而
後進奉爲儀型豈不善始善終負隻今古莫之與京哉
別記康德涵太史使事過雒謁公里第公坐帳中鬚髮
如漆童顏孺色已見之客座頹然老翁也因言向借得
俞僉㮣同契是汝批抹者否我幾爲此書所悞臨行囑
康我眼目瞶瞶頭岑岑也見人莫胡說易簀時夫人戒
從者無哭舉廣柳輕如無人疑尸解去以不語怪故不
傳

余讀石蹤文稿十一冊有劉文靖公墓誌畧節其事爲

小傳劉公我明第一人也功烈炳炳琅琅多載史冊當
以類攙入之此篇倣實錄體故其詞質猶之野記云爾

贈尚寶卿工部主事何孟循傳

何遵字孟循其先吳江人洪武初以閭左徙江寧正德
癸酉薦鄉書甲戌第進士筮仕工部營繕司主事榷木
荊南多惠政無何羨金千左右勸以爲績君怒斥之來
者將安繼耶比去榷行李蕭然武皇帝朝彬瑾相繼用
事縉紳多諫死議者以爲無益於事徒累聖德非人臣
所宜彬方導上南行禱祀名山取道會衛淮徐江漢中
土騷然而逆濠謀以侍子入朝倚彬內應詔下彬幸得
便宜何乃益爲危言撼衆衆相視握手不敢出孰何語
彬氣益盛兵部郎黃鞏翰林修撰舒芬疏入諸曹稍接
武武皇帝怒彬揚言且死鞏君業隨衆力爭且曰萬一
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直中濠肯綮彬大懼語泄不
進御君性謹密人亦未有知之也者至是復偕同官林
大輅蔣山卿疏乞自是罷巡幸勿爲左右奸佞所蒙鞏
等無罪無使後世有殺諫臣名否則臣甘與同死彬益
大懼四出機穽旣下君等詔獄陰主衛卒多方拷掠之

復嗾其黨劾言者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榜示朝堂獄
上被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請自視杖
杖者數視賄上下手君賄不至復密揣彬意視他嚴甚
體復清羸又憤所言不見信瘡潰不可藥二日竟卒正
德乙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一僮奴何安草疏時流
涕止君君曰勿多言歸謝大人萬一死兒子無令廢學
已託鄉人周太僕金陳編修沂治後事語不少亂子世
守方九歲君得年三十四耳君卒而南巡議竟寢相傳
南巡之諫惟戶曹不與工曹三人外聯署以進亦有避

而不署署而不往往而復巽避者視君忼慨以身殉何
如也父鐸嘗君被杖時有事墓田祭歸有鳥悲鳴而前
心異之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長號曰遵死矣夫
已而果然世廟卽位褒死事諸臣贈遵奉議大夫尚寶
司卿遣官諭祭禮部請祠春秋羅文恭洪先誌其墓昔
之逃死者泯泯焉同草木腐朽其視君今日又何如也
蝶花外史曰今上嗣服大璫魏忠賢執國柄副都御史
楊璉論列其二十四罪不報通國爭之强工部郞萬璟
補牘昌言受杖一百亡何糜潰死仗馬一斥寒蟬不鳴

正人君子相繼流竄屛逐抱頭襆被出都門或銀鐺就
逮三木執縛與窮四伍而小人翩翩其來錫之鞶帶蓋
歷凜冬徂春夏有加焰無寖威天猶似未悔禍也江閩
齊楚四省試官策語稍指及皆賜玦其他恠異反常之
事無日蔑有更僕不能數其物嗟乎若萬君者其聞孟
循之亮節而興起者歟予悲而傳何君所以志也夫使
人畏而不敢訟言嘖其甚甚則必復

都督姜大容傳

姜漢字大容先世山東卽墨人以定邊左軍功調榆林
遷其衛指揮使累遷都督同知佩征西將軍印鎭寧夏
寧夏在河外地饒水草帳落蟻聚而塞垣多圮壞不復
修漢急爲營繕疏漢唐二渠導水營田而有寘鐇之難
武宗畋游無度委政閹寺所在思亂寘鐇者故安化王
也妄意爲夏元昊與指揮何錦周昂丁廣謀叛顧獨難
漢乃召與飮觴甫擧鐇微詞諷漢漢艴然曰人臣而懷
二心者有如此酒語未畢錦輩露刃從中出呼兩廡甲
起漢以錦畏提鐇不中目罵賊曰官家何負汝而反賊
揮刃擊漢漢手格之墮二指罵不絕口遂遇害同難者

撫臣安惟學少卿周東貴人李增藍彬都指揮楊忠李
睿百戶張欽也漢夫人孫氏急投環家人慰之曰公死
未可必卽死而後死未晚帥府側有尼菴梯而過垣抵
尼具言其故尼爲祝髮乃免鐇衆圍漢第殺男女無遺
隸人高老走報漢子奭衣之以其衣藏諸其家大甕中
蒙以甑米實之鐇下令有得姜公子者予千金官千戶
跡者至隸家視其甕米也去之旣而隸見百戶韋臣豐
息言姜公死不復生獨公子死生莫審奈何令公爲若
敖之鬼隸佯曰吾固得姜公子者予千金官千戶試

索之爲首功臣入罵絮泣曰若乘危不仁射利不義背
故主不祥隷察其意無他乃蘇蘇泣也曰誠活姜公子
忠臣有後亦惻世臣曰公孫杵臼程嬰何人哉與隷謀
見公子悲不自勝置糞車中蒙覆之質明出之郭外泣
而送之公子迷道走前村村虛無人適遭其僕姜祿相
持泣祿匿公子土坑中而捕者來詰執祿見鐇鐇復
殺之公子奔及河而遇婦翁閻將軍提延綏兵至覓得
之乃與籌討賊公子時年十七耳賊敗見漢緋衣往來
象辟易丁廣乘漢馬馬蹶而逸墮廣溝中俛無死事定

上給孫夫人乘傳護喪歸官爲庇家世宗踐祚寘楡皆
建祠曰忠烈曰閔忠爽佩平羌將軍印鎮寧夏爽子應
熊二十九爲寧夏帥求復高老孫而官以百夫長設隷
夫婦位而祭之佩征西前將軍印鎮雲中晉左都督小
子顯祚佩鎮朔將軍印爲都督同知李先生曰武臣世
職止指揮使其自致大帥祖父子孫四世一品所見獨
姜氏耳公以身殉國流慶後裔故當然後公而死宸濠
者䘏優於公何歟或言仇鉞攘公之擧以不當赴宗人
飲故靳其賞而鸞不良死鬼神實殛之矣韋臣高老姜

祿亢散僕隷能不負公其所愛養漸摩非偶然哉
蝶花外史曰予讀大泌山人姜閔忠傳異哉公孫杵臼
程嬰不可謂明無其人豈惟韋臣高老姜祿脫公子奇
禍忠臣之嗣不絕如髮人力不至於此彼淨尼祝髮閉
戶纓冠能使孫夫人不魚肉刀砧賊子手九死一開耳
天之呵護忠烈每於絕處宛轉逢生超出尋常萬萬矣
寘鐇宸濠灰飛烟滅狗彘不食言之仍汚齒頰然借以
鍛鍊聖賢鎔裁英雄小人之不幸君子之大幸也歟

海忠介傳

海瑞字應麟號剛峰廣東瓊州人嘉靖己酉擧於鄉以
母老家貧就選入爲南屏教諭稍遷知淳安縣愛民如
子惡錢如仇生平不常御肉惟以奉母退食時母偶不
怡輒跪請解頤後已躬履隴畝更定魚鱗欲平賦役法
當道難之不果後隆慶二年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條
鞭法與公意合都御史鄢懋卿總制胡宗憲勢熏灼司
府而下皆頫首喪氣公獨上書言其過兩人遂滅騶從
鄢懋殊甚嗾鹺使袁淳劾調興國去之日百姓如失父
母著其日所行爲挈令在興國一年以軍功進戶部主

事局亡何抗疏言天下事大略言君子危明主憂盛世
上時自比唐堯自署堯齋而公至引漢文爲喩疏入震
怒甚抵之於地已而復取讀之留中一日撻諸宮婢宮
婢故作囈語曰皇帝受侮海瑞而洩忿吾儕耶上不懌
乃詔曰海瑞詈主毀君廷杖六十錦衣收訊并追主使
刑部尚書黃光昇比擬子罵父律獄詞留中亡何下詔
曰疏言良是朕病久不能如甲午前視事此人心恨不
見新政耳復諭曰朕承天眷不自謹卹致病體弱如能
御朝聽政豈至橫遭詬詈耶工部郎中何以尚疏論上

杖之百下詔獄晝夜刑錮不許罔上行私并瑞長繫瑞
在獄幾瀕死刑部主事徐廷綬者瑞令淳安所拔士也
身自調護之得更生莊皇帝卽位凡嘉靖中言事得罪
者悉復官尤注意於瑞超擢通政使司通政罷黃光昇
以謝公論還何以尚工部郎瑞官納言抗直難合改南
京南京卿貳多優游自便瑞至辰入酉出視事一如京
師尋陞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屬官俱聽令補服出
事自挈一老蒼頭荷一破竹籠敝冠壞服革履欲究兼
苦食淡幾同厮養尤惡豪宗强族誅鋤不遺餘力貪墨

吏望風解綬者項背相望內官之監織造上供者斂戢
如白失吳淞江閼塞水利不通百餘年公按部至松銳
意復之値歲歉捐俸及募富出値募飢民濬之不日而
成民以全活時朝有中貴十少年結黨相扇公引瀍唐
季爲戒上是之斥其人久之擬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命未下而側目者言撫臣沽名亂法公遂連章乞休歸
之日家無百金之產茅屋數椽時爲老風淒雨所侮今
上初政屢列薦剡江陵尼之至十三年而起南京少宰
不言而肅日治公文書否則閉門靜坐而已明年陞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一御史宴客用優人召而扑之大
僚相顧駭愕公行其意不顧公又上言天下所以不治
以有貪吏也吏治所以不古以不用重典也官吏聞之
莫不咋舌居凡憲令皆更定之居官二年卒年七十三
囊中亡金無以具殮公卿賻之贈吏部尚書謚忠介當
公巡撫致仕時江陵當國不奔父喪客有僞爲公疏刊
布者鬨於江陵江陵怒授意某直指密偵之故事按粵
者不渡海直指以訪公故直造其廬公居深山中無門
第客至雅不曉供具第剖一鷄炊黍相對食直指故訊

公朝事公皆不知之亦不知江陵有子之喪也直指以是負江陵江陵始解不然幾有洪芳洲之禍

論曰予兒時聞忠介公行部擁箔竊闚之知爲清白大吏不知其爲直臣也浮沉中外始得讀公上世宗皇帝封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其謂是耶公苦行人所不能堪而履坦如素非以衒名閭里小民莫不有口而侍御房嘗實拜之房疏上而覲政三進士劾之具皇明疏抄中

月鹿堂文集卷之五

晉陵張師繹克儁甫著
湄校

汪太史子宿公傳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也正德丁丑進士選[illegible]給事中大學士毛紀宋時譽求一見不可得[illegible]同舒芬等抗疏跪門廷杖瀕死者數矣外補泗州牧泗民情不知業軫爲勸耕仍斥帑鏹貿湖桑募桑婦若干供蠶事郵報武宗駕且至他邑旁午勾攝治具民墐戶逃匿軫凝然不動或問其故駕未有期而先指辦吏胥

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或駕至而費更苦歛是重糜膏血委之逝波也他邑役執炬夫千計伺候彌月軫縛炬榆柳間以一夫統十炬比駕夜歷整辦不譁乃過之時宦奄絡繹牟索無猒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許舟次呼聲震天中使沮喪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業出泗境後至者咸斂戢軫接遇有加駕至南京矯詔令泗貢善歌吹美人數十軫奏泗女荒陋且多流亡無以應詔無已則有桑婦十許令可受蠶事上不問世廟登極復召爲給事中有奏王守仁報捷失實

者軫上疏中辨張桂議大禮雅重軫名欲倚爲助軫與
議不合卽上崇正統疏言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
興獻帝尊崇之禮不當過厚凡三十餘章侃侃諤諤中
外屬目左當路意出爲九江僉事又執法忤巡撫棄官
歸已復起督江西學政一本躬行士應如響諄奉艱歸
遂誓墓不出家居孝友不干人以私陽明諷之講學軫
曰吾許其功也不許其學也南郡守大吉知軫貧偶發
奸民石天祿不法諸狀將論死諭令持軫尺牘可得千
金軫面斥不許晚節陶情詩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內常

醒蓋靖節之流云其卒也里人醵金建清風祠春秋祀
之

蝶花外史曰予經山陰見清風里綽楔樹於閭閭問之
知爲汪公而無由得其故實也已從備志錄補綴率連
傳之所聞見不能得十之五而清風亮節懦立頑廉徂
豆庚桑不其宜哉南守知公貧而不善所以周貧者非
公眞知己也守擬築禹祠山隴延袤一里民皆驚愕公
移書守諭禹平成功郎竭一方財治方中非所以明報
若推其心茅茨土階盡力溝洫豈其忍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事乃寢近一艖使過故宮室發五百鍰鼎遂
周垣而郡邑折毀非泉古亭用充工作予與康憲使侯
楊直指詣陵則瓦礫滿地金錢垂盡黍離麥秀厥功不
成神禹有靈豈不唏噓天上乎仍舊如之何何必改作
公之慮悠遠矣至於蠶性好溫惡濕天下之勢北高南
下書紀桑土既蠶亦在兗州惜未有推廣公意毅然篤
行之者公官僉憲列之太史以廷杖故淸獻私謚不㕘
列於篇其義則不佞竊取之矣

戴方伯子良公傳

戴德儒字子良浙江台州之臨海人也宏治乙丑進士
授刑部主事奄瑾横甚修私憾於故都御史强滿欲籍
其家陰使人風公獄成不次顯擢公正色拒之辨其寃
益力卒從末減瑾不懌公遂引疾歸尋改工部榷蕪關
清風載道擢知臨江府己卯夏宸濠發難逆黨來收郡
符公立斬以徇遣檄郡縣協力勤王會巡撫王守仁自
贛州往閩勘叛軍聞難返駐豐城公極陳大義合謀討
賊濠留宜春王司凭鑰自引精兵南下陷九江南康諸
郡守仁計擣其巢公冒矢石從永和門梯垣首登擒宜

春王及僞將領千餘人城中鼎沸諸軍多取王府金玉貨貝獨公所部肅然秋毫無犯濠聞豫章城破移泊沅子江公選鋒五百分道進擊張兩翼分其勢濠兵鼓噪乘風直前公合勢夾攻四面伏兵悉起濠不知所爲兵遂大潰連舟保樵舍爲方陣公復出其右乘勝擒濠并及其僞軍師李江西平諸將譁鈕爭功公奉功而退靜嘿不出一言篋中圖書筆札而已論功最上奉父諱歸廬服闋補雲南右布政道彭城遭風溺死詔贈光祿寺卿蔭一子入監邑中建名勳祠祀之

蝶花外史氏曰予官赤城蓋傳聞之故老云杜岐山形名勝當篤生偉人公其土著將無山靈篤厚耶宋時謝道淳精形家言斷公祖宅精忠安社稷明德照乾坤戴巨十三世祖省幹公贅杜清憲公孫女因居其里醞釀厚而膏沃光華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其斯之謂夫公首倡勤王奉文成壇坫之上涖歃盟而捍豨突厥功甚偉而不戒於水淪胥以亡未食酬勳之報豈數故無如之何耶公湛於理學視世間榮悴得喪如浮雲落木不絲蒂胸中詳見雙江言行錄至於秀羽白衣道士之讖齒城紫衣使者之言予不語怪稱吾道窮可矣在所不論焉公孫杏芳余門下士負雋異犖

沈都督虞臣公傳

沈希儀字虞臣其先臨淮人世廣西馴象衞指揮使胆勇機警以征永安盜功遷都指揮僉事荔浦八千賊行剽歸部五百人往扼於蛟龍滑石兩灘希儀曰滑石阸隘引繩乃濟雖衆可迫蛟龍澗使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澗而致之阸伐岸竹揭竿上編筏以爲緜亘刻成數

百旗插蛟龍灘令羸卒守以疑賊賊趨滑石半渡伏發擊敗之陞指揮同知世廟初岑猛反督撫姚鏌虞猛婦翁歸順岑璋倚角召儀定計儀曰璋女失寵璋心恨之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也於是分五哨進師儀將其中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詣左哨乞糧請合力并攻左哨以分地解儀笑曰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賫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甫合所遣兵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發其伏粟食我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儀儀使圖猛則遣兵二

千陽助猛精兵千人名曰護女實寄耳目官軍得工堯
則先謍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境斬猛首獻田州
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之外五
里皆賊巢也官府之左右皆賊詗也我稍動色未騰頰
輔賊越溪洞數百里趨知也儀至顧令熟猺夵出入嬉
游城中求與猺通商販者數十輩厚撫之使爲詗於是
我得悉賊動靜聲息卽有所鵰勦如風雨去來卽肘腋
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出某門旗頭
卽引諸軍貿貿如蟻行問旗頭不知也頃之劉營賊羣
至出戰甫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冦他所則
官軍又已先雖絕遠僻村塢聚落度官兵所不習冦之
則官兵未嘗不在於是賊獐皇駭顧以爲神卽問之官
兵亦不知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營繩爲識無妄殺惟
陰助賊者還軍殺無赦於是賊又讋服無一敢妄動嘗
欲勦一巢佯臥病臥內所部入問起居儀曰某病思鳥
獸肉盍田乎乃起行獵去賊一二里止軍中乃知非獵
也最後計禽其悍黠者支解以徇見者股栗甚雨凄風
冥天深夜嘗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炮衣毳衣

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炮火齊發賊皆大驚老沈來
矣挈妻子蒲伏山項兒女叫號往往寃噤或驚凍死或
斸崖石冒樹枝死妻子相怨爾曹作賊何利而爲之明
詗之則寂無一人偵之他巢亦然則益大驚微問老沈
故安然在叅府則驚疑益甚後熟猺益熟恩信詗征他
巢雖懼仇不敢不往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
等能使猺不爲賊耳儀則能使猺攻賊尤奇在柳十三
年名賊宿猾殘盡移溆瀘又遷貴州總兵北方有警詔
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儀大小戰百餘身被槍
矢可數十處如刻畫然天陰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
廣西與南五指山熟黎本馴知州邵濬虐使之黎畔兵
八年不休儀言於都府法家斷獄必分首從諸相煽爲
叛者不問一面綱耳若獨治其首惡則諸異志者先離
是公以生黎賜瓊州也都御史歐陽必進是之黎平進
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尤奇其事秘人不
得知云在柳州時去都督府千里故事發兵必請都督
檄必治官文書必待報踰時機事多不密儀出勦未嘗
禀白既勝則上首功以邂逅遇賊爲解故所至無可跡

為人短小精悍如郭翁伯性亢傲如灌夫目烱烱射人
制府多不堪故不獲令終云

蝶花外史曰予幼時讀唐荆翁敘廣右戰功胸中貯一
沈都督矣公生平妙於用間故雖聲跡爛然終莫能名
其所以然即此足傳不朽荆翁固不習訣且好談兵其
於沈必有合也爲將之道各有勝場用違其才則牛驥
同病任得其道則屐屐咸理沈勛名著廣右他事正得
平平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予深有味乎淮陰氏之言

俞總兵大猷公傳

俞大猷世泉州百戶其先鳳陽人也悟常山蛇勢以爲
兵法數起猶人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合爲一人嘉
靖中中會武格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使者呵辱
之奪其官大猷笑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乃盡鬻其
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翟得書嘆賞
禮之驚一座然終莫能用也奉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
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
來而我專備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
是自取困也乃厚集海舟連擊敗於永安萬寧而安南
函賊首獻倭難作歷南直副總兵戰倭平望王江涇之
金山衛皆捷會提督尚書張經中讒死大猷坐落職奪祖
官已倭難益急起大猷鎮守浙直大猷言防江必先防
海水兵急於陸兵倭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
倭船遇之輒靡是我得志時也善戰者無以短擊長而
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以大勝小以多勝寡知風
候齊號令耳於是戒烝徒舟山積賊皆勦汪直者徽無
賴子也亡命入海勾倭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中
倭皆直故督責督府胡宗憲必得直自效大猷言直在

海島能以繒帛誘倭來在彼國則一夫耳倭之來不來
非關直之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
示後招撫宗憲不聽誘直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
之於是宗憲大恚曰吾慚爲俞帥所笑羣倭聞殺直也
不直中國焚舟殊死戰大創閩宗憲乃奏大猷違節制
不窮追詔逮獄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號陷江閩諸
州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起大猷爲南贛參將宗憲
時兼督江廣閩璉行剽下檄言賊□巢中□自投死其
□擊多失大猷具言璉出劫其妻子財□□在巢若以

大軍迫其巢彼必救救而躄之如拉朽矣引兵萬五千
疾走柏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大猷俘斬千餘潛使璉
黨縛璉已而爲廣帥所奪或請訟言大猷曰賊惡其不
滅烏必自己哉翌日班師陞副總兵璽書勞焉加節鉞
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倭陷興化大猷
馳之駐秀山劉顯駐明山戚繼光提浙兵未至天子怒
失泉責戰急大猷念賊且萬能戰入死地官兵數僅相
當若迫而攻彼實我虛我饑彼飽我勞彼逸必無勝筭
不若列營以困之俟大兵既集犄角以戰之可無子遺

且速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
多我守日固而賊日益疲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
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列栅其上賊挑不出已竟奏功
賜金帛尋倭寇潮與盜吳平合移鎭湖廣賊憚大猷名
競出降平詭殺倭自效大猷請於督府吳桂芳曰北以
出邊爲生路南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
深則益以鬬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以全力
克之無使解散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勞費無餘乃將
漳兵二萬竟破平之二源山千里賊峒如蜂房介三郡
六縣閒雲溪尤固大猷遣王鸞盛騶從充裨將爲死閒
賊得鸞自安大猷日發兵擊旁砦諸巢悉星聚雲溪大
猷揚言誅李明經過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集襲破之
乃酬死閒賞先登東峒平桂芳列大猷功伐最上至云
董五哨十萬之師臣如奕棋着着先手蕩三郡六縣之
妖逆如振落節節剗平以爲百世奇功蓋實錄也大猷
爲人易簡容恐重然諾事必先慮萬全事後必圖經久
陳師鞠旅一準諸理雖干支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
一未嘗過而問焉所推轂湯克寬楊宏舉曾清等後俱

爲名將世稱大猷知人

蝶花外史曰諺云南俞如龍北戚如虎殺賊如土以觀
兩將軍首功豈不較然不欺哉戚將軍對簿浙婺在未
遇之時不遂祇復俞將軍一鐫秩一戍邊皆死妄之災
卒用時危自拔屢至大將士不困阨烏能奮乎澠池獨
恠梅林公號大度憤將軍言效坐逡節制論罪安所稱
展度各得其任也及其戮力東粵胡猶在事而不開領
折旁撓視令人一水火不相射百計投井石胥壞矣予
少曾見盧江集多學士酸腐語讀未竟乃予友董崇相

云將軍平倭平苗平山海膚功此中甚具而最有意于
西北非此不可與千古爭雄所教偏廂制敵法出入武
剛當事其講求無失哉夫何必古之人乎卽世廟時所
著名彊埸者三四將軍今皆不可得而見之矣夫亦猶
之人也不可得而見則亦猶之古人也乎吾不敢謂今
無其人焉夫孰爲其今也者則吾願旦暮遇之矣

少保戚繼光傳

戚繼光字元敬山東東萊人也先世以開國功世登州
衛指揮僉書文景通大寧都司坐神機營光幼而權奇

倜儻英發弱冠襲世職待試武闈會北部大入部列城
守戍九門條上便宜多中肯綮山以東歲遣治兵使者
護六郡良家子入戍光以中軍從能和其衆推擇爲備
倭都司使轉官浙江倭寇內訌上練兵議於都督府胡
公公檄光募三千人念南方走險不利並驅乃鬪長短
軍夾陣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十之犄角
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卒大服習進浙東參將
分部台州倭寇寧海光將兵往 或念倭且睨台其先發
難於寧走我兵耳兵出必乘虛乃留一軍海門未幾倭

果大入海門兵殊死戰大破之寧海賊聞光至亦遁去
已遇賊花街左挾矛右挾刃當我軍壯士朱旺短兵擊
折其矛賊大潰走長沙光引兵薄之以正兵鼓噪進以
奇兵出敵後盡殲其舟賊敗衂爭歸舟無所獲無不膏
斧鑕者其年江西告急督府復檄光西行旣捷露布聞
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光部兵八千往念賊堅壁福
淸與諸將相拒不相下他夷部復據橫嶼互爲聲援吾
第擊橫嶼瑕者瑕則堅者亦瑕矣乃從間道入不旬日
破之再旬而入福淸如吹敗籜大破賊於牛田賊走興

化光尾其後又大破之未幾新倭萬人攻仙遊城圍三
月光引兵馳赴大戰城下賊走同安光追至王倉坪斬
首數百餘衆奔漳浦光入漳浦復斬首數百閩平自此
遂鎭閩穆廟登極敵陷石州薄昌黎召光備邊光言西
北視東南難者略有五島夷航海不過三萬人北部何
邊往往不下十萬邊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
力而趨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裼跳梁鬪在五
步之內北部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風雨士馬辟易
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但北風高烈飛塵蔽天我在

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賊來去有時非時颿不能涉
海去譬如射隼無能脫一發中北部所至無留行去則
鳥獸散終不可蹤跡四難也薊遼自大寧衛京師或在
阨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而守彼疆此界不
啻秦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終莫之濟五難
也抱此五難而欲制敵死命請寬文法假便宜擇裨將
三十人分募邊郡士合三千人將以裨將令爲監兵甲
餱糧各以縣給爲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步合三旅
爲一部將將以偏將執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

之監以都撫視浙兵法分合更番練之三年乃始議戰
以步應敵敵少却以騎馳之俟敵有可乘出討於塞外
方其未集吾可以得志又上書言七原六失四弊并請
浙兵戰手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
總領車騎合練兵部以太阿之劍不假武人遂寢光復
言薊塞周垣二千里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築
版諸戍畫地受工跨墻爲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其
中爲三之可宿百夫械器糗糧畢具敵至當埤以守退
則更番憩力詔未輕議允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強軍

政多不諳請募南中入彀者一軍倡勇敢督府上其議
許之南兵至相要害程功部署物役力藉班軍以南兵
爲之長木取諸塞外其餘以給樵蘇課殿最嚴賞罰不
旬月告成事之經始也軍士受役法不得左右顧顧則
必誅或勸止之光曰軍多顧則恇怯起焉能以死地驅
之其紀律如此是役也縣官發十萬緡經費考成足百
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戶伍成之議立軍營車以
代城郭四面結軺爲方陣步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敵
乘埤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敵馬

排擊之敵奔則縱騎乘勝逐之慮師不宿飽復營輜重
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戰又
者任輸轉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
導次批擣次邀擊次掩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井然於
是東西部得其狀遂款關入貢也課功上上當是時光
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汪道
昆行邊大閱薊門爲諸邊最進左都督太子太保居正
敗言者微聊譎及光移鎮古粵踰年疾作謝事還登再
踰年丁亥卒任子恩皆停僅襲祖官得指揮僉事光起

偏裨屢遷大都督平倭浙閩廣稱一時東南名將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行於世今上登極始有追敘光功請諡下部者

蝶花外史曰戚大將軍奠安浙閩勞績至今人皆嘖嘖能言之獨恠將軍官浙時方碌碌牛馬走分宜子與胡臣爲市胡不倚冰及召起北邊名震天下卽不建竪尺寸庸何傷卒依違江陵至蒙物議郵典不及亦無有發憤昌言之者豈非不得相臣心大將故不可成功將軍將欲用其所未盡不妨枉尺耶倘亦有牛鼎之意乎南

兵素苦脆弱將軍用南則南效用之北則南亦效昔人所謂功名各有其地輔佐各有其人信乎今之台猶昔之台也幸而承平無恙耳爲未雨計猝然用之能如將軍時左右其手否耶浙人林之盛行邊有一老弁語之曰此中大將最苦要人以爲金穴文人以爲壘莊不得不加遺否則孰卵翼之且覆巢攫子去安能懸斗大印而老鹵上信斯言也將軍之介汪司馬而交江陵也其亦不得已也夫其亦不得已也夫

伍司馬文定公傳

伍文定字時泰湖廣松滋人也宏治己未進士筮仕常州府推官生有膂力善騎射知兵性不能下人久之陞成都府同知以官常州承勘魏國申奏爭民田忤劉瑾追逮詔獄爲民瑾誅補官嘉興天下大觚處也江西流賊王浩八等聚衆攻徽衢諸路勢甚披猖制府調都指揮李隆與文定勦捕隆武人也目文定爲文士恇怯巽耎心易之每屯兵輒與險處一日屯半山賊分前後夾攻謂背腹且受敵文定預設伏山頂望見後賊急攻勿失而前賊駭後不應且走文定乘勝追殺畧盡賊平都

御史陶炎以異才薦於朝陞河南知府會吉安多盜取人於萑葦之澤亦白丸日以聞後調吉安擒永豐巨盜賴招壽等四百許人平桶岡賊二千餘獲巨魁謝志山等宸濠據上游久畜吳濞之謀文定策其必反預儲軍實講求方畧及濠之發難也遣李儀賓等犯吉安屬邑其鋒距不可當文定討擒之濠詐稱奉太后密旨移檄遠近人不敢正名爲賊文定曰此賊也慨然張幟以討賊自任奉虔撫王守仁於壇坫之上而號召各鄉義勇圖進攻諸路遡[illegible]文定每出必居前鋒攻破南昌濠還

師自救戰王家渡文定立大石中督戰火燎其鬚不少
動濟計處火攻一夕而具乘風火烈具舉烟焰蔽天賊
衆大潰文定指授知縣王冕擒濠及李士實提問逆黨
察使此一役也內外重臣駐省會京邊兵馬錢穀叢集
如蝟文定上承下應綽有餘閑尋轉廣東右布政世廟
登極論功擢副都御史提督撫江平海冦拜金帛賜上
章乞骸骨其明年雲南有安鳳變復起雲貴楚蜀四省
軍務未入境賊平時芒部不靖文定欲乘兵進勦伸威
百蠻四川巡按力言非是上爲罷兵文定乞歸無何起

拜督專管河疏乞長休遂以兵部尚書致仕踰年卒
蝶花外史曰嘗文定司理蘭陵先大夫及見之虬髯如
戟拳勇自多所至與當路不合悻悻見於面可謂壯於
頄矣然平濠之役微公與藏臨江則文成之志不堅而
羽翼差池大事去矣公擅文武豪宕不羈榮獎義節喜
談兵法自公多暇輕裘緩帶雅歌投壺劃然長嘯隱然
儒者也及鬪警報激發孤忠不介馬馳之矣自恃其才
地遇事敢爲不能與時俯仰功名甚著侘傺以終志士
多惜其鴻猷未竟云嗟乎天有一事必生一人以對之

生伍公以對濠也濠平即口不言功略如大樹角巾還
里笑傲五湖略如鴟夷吾無憾矣而侯長源豈不有所
未盡天下事故非一人所能辦盡天下官又豈一人所
能作盡也

謝太守傳

謝省字世修系出經略鞅鞅康樂公裔也曾祖孝子公
自溫徙黃巖之桃溪桃溪今隸太平則太平人也少穎
詩經誦通領景泰癸酉鄉薦明年甲戌登孫賢榜進士
天順初拜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轄馬快船暨太僕孳

育馬牛往往不利權貴必利於已君處之淡然人莫敢
犯轉武選司員外郎市一蒼頭知其爲百夫長張某子
亟還之仍爲優給得襲祖職遷寶慶府至則首與神誓
戒悉堂食錢推爲公用大書眞西山四事十害爲僚屬
範仍條民隱十四事請上次第罷行之春秋時行阡陌
察民之不足給牛種可千百許計積郡儲略約支五年
選郡縣孝秀自督教之村落皆立社學窶人子得食公
廩又搬文公家禮作十勿詩俾民肄之箴終勿率者一
裁以法黜二墨吏籍其贓伐代民賦賕吏望風不敢不勉

羅殿撰倫比於周茂叔然君猶以不職爲愧乞補教職
不許連乞休又不許旣三年考績請益力於是君年五
十四也決意勇退歸矣官槖榜然田園耶舍無改其昔
日孜孜以祀先爲念旣割田㓚祠堂又率宗人追祭始
祖莅修宗譜築祠亭開義學講鄉約晚年益深於禮大
肆力於詩召南稱爲正始每日深衣幅巾進謁祖考暇
則與諸子弟講德問業方嚴書院中揭孝弟爲本苟有
過必痛責有終其身不敢一見者學士大夫不呼其名
尊爲愚德先生晚更號逸老年七十四卒

蝶花外史曰逸老之卒也其猶子方石公蓋採輿情表
公論私謚之貞肅先生云夫私謚非古也故予之傳從
其官所以明有尊也其諸行事誌銘備矣內言無文公
言無説予從之無大刪削親者無失其爲親所以明有
親也方石公萬世惇史一代龍門也且其所稱述可信
夫其人金匱石室之藏可垂奕禩而況家庭唯諾之必
躬必親厠牏中裠之必蠲必滌者乎所以明有賢也蓋
一傳而質之史法殘無憾貞耶肅耶即不私謚足爲太
守公九鼎矣五馬褒帷進而乞骨葙三載熙績退而即

田功古之人歟古之人歟至夫官至四品也歸裝不辦
百金年纔五十也乞疏至於五上今亡矣夫寳慶楚稱
仙窟實有賦名仕宦得善地如人啖蔗含飴不肯自舍
如君蟬脫何言盜泉哉何言盜泉哉

蘇宣列傳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也以校尉供東廠辦事
役能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跡皆奇楊給事爵下
詔獄東廠使人更迭偵伺爵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
上奏四月一日宣來爵晝夜柙鎖右脛前爲柙木轉磕

成傷瘡宣手自起柙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
許自此瘡愈後宣時時來緒山錢德洪繫獄恐宣以厚
爵遭讒數言於爵使之防慮爵告宣宣曰使公而富誠
如所慮今公赤貧日給不足雖有讒烏得行乙巳春果
有譏宣者下宣獄笞五十奪其役爵即獄中書片紙畀
宣宣答曰公當開廣心胸勿以宣爲念是秋爵放還戶
里送之通州同宿旅店次日各以詩贈別繼宣者楊[illegible]
棟字國用霸州人母病棟割股調羹以進爵與劉[illegible]一
子下獄不能自食棟[illegible]東廠使來覘力言于司官[illegible]

供米物云

蝶花外史氏曰異哉東厰乃有如此義尉乎當世廟天威震叠時士大夫不敢與楊黃門斛山通問饋而宣棟或遺壺飧或料理藥物旁撼之不動豈不凜烈丈夫哉宜旣能字亦復善詩棟旣醲賢亦復孝母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乎于是重有感也斛山下獄力不能具饘粥而神廟時御史劉光復以侶侮言事忤天顔被逮已未春予述職都門與黎憲副鳳盱同省之請室見劉方據一案飲食漿酒臛肉小吏侍旁

叱咤指揮上無至尊密無宮禁貴無政府無臺省皆銜目談論外吏畏其舌鋒者重貲候間或有美缺輒飛書居間日有竿牘月有苞苴詔獄如是莫之敢迕嗟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光復將無有敬之心乎古之君子以囹圄爲福堂今之君子以囹圄爲壟斷無論世鮮蘇楊諸義士卽有之吾知其瞋目而不甘爲之斷養也而貴有勢富有力者俛然甘爲光復之私人惟恐一旦出而洩其毒是今之爲富貴客者乃嚮者兩義士所羞稱也又何言斛山哉

繆布衣傳

宏治初元勵精圖治下詔求直言四方大小臣工爭以言媚於天子然未有韋布單寒之士徒步應詔慷慨論國家大事者臨海繆君之言曰臣少讀書老而不死曝日獻芹負薪塡海鬱而欲言者六事一曰保神器二曰崇正學三曰紹絕屬四曰懷舊勳五曰廣賢路六曰革冗員首尾數千言指斥忌諱聞之者寒毛盡戴白汗四下通政司官大懼得罪拘縶之劾奏上賴上明聖不加督過特勅有司津遣之歸或問之曰萬一叵測奈何思

敬蹙然笑曰吾自分一死豈復圖僥倖耶自此杜門不出環堵蕭然敎授生徒自給相知饋遺必却自號小茅山餓夫見志云繆君名恭號守謙一號青莪自蘭谿歷黃巖凡三遷厥考定居黃之南茅嶨山分屬太平則太平人也君少刻苦學問豪於詩不事家人產學成家計日益落嘗從國錄張先生游與謝昭爲同門友昭以石[illegible]故得官奔走其門者如市君詒書張得無爲先生累已卒如其言性强直自負好論人長短至是[illegible]以布衣詣闕爲賢士大夫所[illegible]可所[illegible]君若茅[illegible]稱芥[illegible]卷其

卒也謝文肅公銘其墓焉

蝶花外史氏曰予官霞城好摭捃先正軼事不得思敬穢稿讀之則亦已矣乃不得一讀其封事捋捋瘖噗如高風之可仰而而不可舉且夫六事所云紹絕屬者爲封建文後表祠方孝孺死事諸臣言之也頃南省臣歐陽調律兩疏請爲建文君編年崇祀奉嚴旨譙呵假令思敬生此時發憤上書其得微浩蕩之皇紘老死牖下否乎則亦幸矣可以見祖宗求言之無方焉可以見祖宗之容言無已焉可以見先達之敢言位卑身賤無所

約結焉或有獻疑者曰子生平不喜曹郎越俎進封事何所嘉尚夫布衣天子所厭薄者有所爲而爲之曹郎而所樂道者無所爲而爲之布衣也中書黃尚賓神宗朝以貲入得官以自言得利謂如陽翟奇貨可居闞智爭時耳趙太宰犄破格昌言培植之不遺餘力如思敬者一吐正論疏水沒齒斷一表章不與草木同朽腐乎哉雖然以尚賓而擬思敬思敬必不受也此思敬所以可貴也作繆布衣傳

青公傳

青文勝字質夫蜀大寧之邑諸生也起家龍陽投粟尉時年二十七龍故澤國田濱洞庭則壞下下沮洳不可治賦爲石三萬七千有奇每當夏潦濁漲與魚鼈共陸而處或惡風嚙岍并其畝畝失之民無貲輸納有司莫以告則必取盈額焉欲稱貸而益之無適爲主者上著半流移幾無龍矣催科日益急會公以公事詣南都具民情土俗疏三上不報遂懷前草自經登聞鼓下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朔也事聞高皇帝馳官覈實得龍之腐禾遺藁以獻上憐之計畝免科二萬四千餘石民始更

生公殁時三十三計在任可七年妻子孤寡零落不能歸蜀葬公於楊家冲占籍於龍今蔚爲著姓當公之殁也士民悲號若失父母乃聚材埏埴立祠肖像祀公右其舉之莫或廢之萬歷十四年巡方任御史請加褒恤事下禮部具題賜額惠烈則今天子之寵靈云

逸史氏曰典史卑官耳邑有令有丞分理民瘼似可無死而公不忍以不死易龍民之命推斯志也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卽已推而納之溝恥何如也宋江景房公以吳越侍御史奉圖籍歸朝稅畝三斗太沉藉于江以遇

風聞太宗遣王方贄廉其事議畝稅一斗制曰可浙東西十三州民莫不誦江王二公之德二公雖蹈不測係首領無慝而靑尉至不有其身嗚呼烈矣乎悲靑尉之志媿夫朘民膏以充橐橐甚則草菅民命以博宦聲者其官覩尉加等又不獨龍爲善也公忍死愛民而忍所愛之遺民爲人魚肉不一陰騭之乎公之目不瞑矣遂傳公而檄有司勒之貞石借公靈爽示吏玆土者之典刑焉

張風列傳

張風者天台農也貌寢善爲優特妙于齒能運鼻成聲生平不欲畜其家視其家若傳舍焉日食于富貴聚羣少日夜謳或讙沸達旦入無一食之儲出有終身之奉故凡邑里爲會席上必有風雖固不召風風固且往出見富人屋廬必止墻下振管箕踞使之聞之小子輩多躧傒也風每日吾且就食未嘗絜其言或以讓風風曰人希同其欲誰不如我我鄙人耳其欲易足且彼明爲士大夫而恣貪婪焉有暮夜所不甘爲者此其人品寧有紀極耶且彼惟閉焉匿焉不見其跡以掛人齒至引神鬼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益吾何爲是也吾持身以食于富貴富貴人有以利敗者矣敗者相屬而禍不及我子食我而得憂我食于子而不與子擁其名我噉其實是子夢而我醒也赤城子曰風蓋處其地而夢其人耶雖風亦夢也然風亦幸而免熹廟七年政在閹尹舉朝爲魏崔廝養上客衣珠躧絲得與聞中堂之絲肉其下者幸得執管協琵琶彈箜篌一沐眄睞之光榮大喜過望吾邑鄭官遂有與魏馬卒結絲蘿者假令操管能韻何惜一奏鬱輪袍也寻觀風台紹得風事實傳以愧世之不如風者

白阿二傳

白阿二者白氏傭也白故郡著姓阿二主人博士弟子也不欲言其名家酷貧或幷日不得食阿二早起負薪貿少錢始爲生營朝具午亦如之薪偶不售計無所出則鵠立府縣前代人受杖榜箠畢歸其直於主主人欣然受之不爲愧也一日杖而代枷於市索酒肉甚慁顧倩之人維頤指是奉阿二曰爲我具食食具呼所知爲致吾主聞且見者義而憐之阿二老無妻煢獨無子瘢

痕滿體刻畫陳碧梧翁與其主相識高其義呼予小子
命筆識之是可以微世高爵厚祿懷二心而賣主者
張先生曰阿二人才甚凡生平無可省錄乃有此一節
至使學士大夫動色相勸爲義假令得尺寸之柄爲臣
盡忠爲子盡孝豈復借潤於良師乞靈於故紙也哉吾
邑家入子半市主爲利至錫山俗尤惡薄其聚如雨其
去如風相習不以爲異敎猱升木罪不在下是寧可使
碧梧翁見也此予傳白阿二意也

漆工楊塤傳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福凡忤之者輒嗾
邏卒傳致其罪使無主名莫可返異其僚袁彬質直不
阿人也門惡之附以重情鍛鍊周内獄成矣內外爲之
蘇蘇隕涕相視以目莫敢言京城衛餘楊塤素不識彬
上封事其畧曰正統十四年駕留塞外莫或朝夕彬特
校尉蹈背出血保護聖躬備嘗辛蓼駕旋授職位不配
㷀聞者稱屈今以陰事告發卒然詔獄五毒備至法司
明知其枉不敢聲冤陷彬死地雖止一夫大傷公論人
人自危乞付彬所司或御前而鞫庶死者無憾生亦得
安臣本一介身無祿秩昧死上言連擊登聞鼓下衛獄
達因間緩塤死使証大學士李賢主使塤陽許之出酒
肉飯塤塤食合肉達據以聞命中貴令三法司對簿午
門前塤出肉爲証此門指揮敎我也彬始得降黜盡毀
居第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謫死南丹復彬原官代達
治衛事授塤以官不受以藝自老塤字景和

論曰塤漆工也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法
塤習之自出已意五色金鈿雜施天眞爛熳倭見咋舌
稱不可及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其妙蓋天性敏

悟人也乃首鋤權奸保全善類塤雖藝人有進乎道者
矣慷慨殉義不受官職曾仲連之流歟今而後遇一藝
成名之士當下氣和顏色請受敎恐有塤其人焉實錄
塤義士予以爲當署之漆工使人觸目而即醒然也

黃烈婦傳

黃烈婦者儒姚金一龍妻一龍業儒娶烈婦司四歲病
沒家食貧後益落且無子也內姻或以再適諷烈婦竊
聞之入厨房斷一指自誓髡彼兩髦實維我特髮之靡
他在汎彼柏舟之兩章矣於是謀禀舅姑詢族三老立

懕爲一龍後者躬勤紡績旁畝小拓滫瀡無匱舅姑忘
亡十五六年間白衣冠以爲常自奉蔬水裁給脯䐹魚
腒不以入口襛鮮綺麗不以文身掃地誦經不減西來
眞佛子矣乙卯春父母入媒妁之言暗受他氏聘紿婦
祭掃舁之至中途始聞鼓吹烈婦披髮碎首痛哭如不
欲生媒力持之至於夫已氏之家淩奪百端終不徙念
會隣婦守護小谻卽奮刀自刎未殊猶望姑永訣也具
母聞之奔而至烈婦怒目正言責之曰奈何誤我以指
抉喉端坐而逝浙姚之士民無萬數皆稱說慕義無窮

粉白黛綠綦縞茹藘道黃烈死時事無不蘇蘇涕洟如
雨也凡爲人婦者不幸有所天之戚其舅姑苟非寡廉
鮮恥之輩無不欲其婦之爲夫完節亭有令名第難之
而不敢言內恕孔悲而不能言也至其父母則稍稍思
爲其女計長久慮始終一計慮及長久始終而擾擾憧
憧朋從四起好名節之心不勝其好嗜慾之心矣而毋
氏尤甚不讀衞風乎此焭然者公家之冢婦而儲貳之
齊體也其何敢奸詩以言志毋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而
旣不諒矣更何地自容乎不得已辦一死以謝良人此
則黃家婦之志所以於今爲烈也或謂烈婦不死於家
而死他人之室所捐縻非其地有舅姑可依而歸寧以
自伊戚所親信非其人備責之辭非以身身嘗者也婦
不死則不烈婦不受欺父母則不死是父母之於烈婦
非徒生之且成之蓋小人之千陶萬鍊以成全君子皃
不然君子之於名當其垂成也恒有物焉巧出以爲之
敗而烈婦之名成於一死一死可以成名則凡可以得
名者宜無不用也而板蕩之秋塗面事仇偷生苟免素
號爲大君子大豪傑爭先爲之矣如烈婦者可多得哉

可多得哉

晉陵張師繹克雋甫著　裔孫　湄校刊

得中公傳

李獻吉曰不知何自乃有貞義公夫崛起者其先世盡人不知何自也迨其後子孫列仕版策要津粉飾其輿從窈冶其宮墻美好其飲食張大其門楣而先人寂寂冷落可笑則未有不返而思思而遁逃逃而有所附麗爲聲援者也詩則不然厥初生民爲配天之樂推本姜嫄第曰履帝武敏歆曰先生如達而已夫周人尚文者

也夫豈不能極言之以爲舍是非我所從出嚴之勿敢也而世敢誣其親世人之名能文章隻手寒燠人者又敢於假詭譎妄誣人之親誣人之親則不仁自誣其親則不孝忍乎哉傷哉我張氏之孤寒也不知何自占籍蘭陵乃有得中公不知何事戍五開衞耕歟牧歟商歟賈歟皆不可知其木彊不習詩書草昧昏黙不與文明之覩則可考而知也或曰元兵屠城匿洗馬橋下得活數姓張其一也或曰孟秋祀先食飫餼不貽鄉里爲邏者所覺掠隸戎籍或曰得中公多髯圓眼類今道家奉祀天師今南門了槎舖祖塋猶呼張天師墳蓋得中公始葬衣冠此地云或曰得中公生二子其一子生一人今長房是其一子生四人則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房是也傷哉予翁生八十二年而莫之知遂無有知之者矣余日侍余翁杖屨而不之聞遂無復有聞之者矣昔人有痛親之貌泯而求善工畫圖之者圖雖工非其翁可奈何且家之乘國之史也史有闕文家有軼譜其勢則然予方慮予之弟若兄子若姪姓日相聚日相周旋猶推而遠之若不知誰何之人敢先冒不知誰何之人

自旌遙遙華胄乎謝之東山也王之烏衣也李之隴西也若是乎賢者之多後也以爲賢而景行之慕法之則可以爲賢而攀其枝條蔭其萼跗郭崇韜之下拜涕泣爲汾陽置守祠戶乃去不幾令狄武襄笑人哉得中公名號生卒配俱缺又數世有孫曰瓚瓚生宗道雪梅翁也宗道生廷策字萬言訥齋翁也廷策生輿字子嚴養訥翁也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爲予父雪梅翁以下各有傳

雪梅公傳

得中公有孫曰墳者生雪梅翁諱宗道于曾祖也翁少有行誼重然諾家甚貧以身急士之窮雖死不負族子某兄弟爭一大衖其弟不直也是時公爲家督弟夜持皮錢數十貫餌之冀得一言爲質翁笑曰吾亦知貧至無以糊口顧吾爲吾子孫計烏能使皮錢貫無朽哉弟愧謝而去壻湯魏負客子錢無以償則跳身竄伏他所客告公公曰奈何以吾壻故使客子流離異鄉不得歸計吾晚每盡酒一壺錢可數文乃悉索酒器懸屋梁節省酒貲一年不濡口始償客負客去而婿還翁不怒也

始呼酒痛飲翁四十餘病不省人事翁不能治藥元配徐孺人日夜徬徨計無所出郡人蔣宗武始以供奉御用局授禮部侍郎歸能立起白骨非貴要不敢造次請與公對門而居曾祖母徐孺人自匍匐跪請御醫幸賜一診萬死無恨蔣仁人也過診公脈久之曰是且不起速治後事其大期以半夜或可遷延至平明徐孺人哭請刀圭少許蔣公曰無益也雖然與乃公比鄰吾何吝留藥去而自囑其門者曰平明以張公狀來次早蔣起門者以告張公服藥汗漐漐不也病似十去八九蔣公

不信不及輿而復診之訖而呼曰豈刀圭之力歟非六脈俱沉已登鬼籙今六脈平和壽勿藥自愈矣有人割股有人割股徐孺人始從屏間蘇蘇絮泣也無何公病愈兩足不良於行強扶媧杖行於市井於是公家嗣訥齋公當戶日夜籲天禮斗請願減身算延父衰年以祈禱之倦假寐於壇公休內寢不聞也夢一黃冠羽士偏擔入門公謁之羽士曰而得無有所苦公以困劣告羽士曰此不須藥吾以而子請而來以兩手按公膝其冷如冰公躍然起呼徐孺人秉燭訥齋翁亦愕然聞人聲

而醒異香繞室白氣貫天而翁步履如飛所苦頓失矣郡人稱爲張氏遇仙云先是歲事不登公夫婦食常不繼一日買麵少許雜瓠噉之訥齋公甫成童索食甚急見而淚落曰奈何使吾食瓠求飽也先君子嘗斷瓠時每舉斯語教予兄弟輒淚落不成聲今子孫秉堅策肥能復念祖宗噉瓠時耶翁與徐孺人相莊白首年皆八十有二而逝人咸謂翁陰行善徐孺人割股活所天故克迓天休並享耆壽子二子祖訥翁字萬言叔祖字孔言諱廷訓

繹曰予不逮事先王父聞之先君子云當雪梅翁奠雁時族共一池久不舉網甚矣翁貧而無以為禮欲網魚為聘家奉三公木主甚謹出入必以祝多蓍靈請卜之曰吉然三日不得一鮮也行休矣忽網亘不可舉得二魚宛然匹配也稱之各得八十二斤翁夫婦壽如其數自後通族竭池而漁仍不得一鮮也異矣哉肇基之迹爰始我翁翁之配合天實相之作家傳第一

萬言公傳

萬言公諱廷策號訥齋配丁氏孺人繹生也晚大父大

母皆不逮事也聞之先君子云郡城之北三十里有鄭陸橋蓋自江陰趨郡之要害路也先是邑人張邦定錄鄉兵禦倭嘉靖乙卯與倭戰鄭陸橋手刃數賊馬蹶被執不屈遇害事載郡誌先大父治生於鄭陸橋是時倡義鳩鄉兵郡守高其義壯其胆使往松陽募兵松陽令萬唯魯先大父故人也靳不應開說大義不聽郡城門晝閉須石為備猝不可得郡守呼大父問計大父曰是無難呼數十壯士遍啟鄉紳廳事之礎應用或艴然不可大父抗顏曰誤矣所以守城非直為天子實保全大家巨姓也吾輩亦身蕃戶無論不愛其死即匿竄邱實倭力豈能大索之哉鄉紳無以應石不匱於供所賫餱糧不俟徵發生平好與方術拳勇人游得擊刺占候法冀得一當事平不言人亦無有明其志者大俠邵樗材李百戶皆其門館也公所交皆賢豪日常授館傳餐偕同好者流連花鳥或游蘭若或留宿野人家或時與徐莊裕公問唐永州公瑤談詩或與邵樗材談兵皆有契合而其天性仁慈一惟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所賴以扶危濟困者甚衆不可枚舉刻有家訓永示子孫郡邑敬

禮之三舉鄉飲大賓公生宏治五年壬子卒於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壽七十二歲奔牛鎮有萬言橋是公捐金造成者里人欲表其義因用其字以名橋至今傳誦不衰

養訥翁傳

府君諱與字子巖王父號訥齋因自署曰養訥所以志也王父食貧居市多告匱生三十六年府君佐之行賈而家計漸裕所居貨視直最賤鬻之收其息過當蓋雖屬有天幸而亦贊佐之有方焉府君生平自食其力以

其餘爲德鄉里詈無表暴於人之迹宗黨賴以舉火者數十人急難歸之如取之寄事前料成敗十中八九人有所負度不能償先焚其劵而邑之橋梁道路無不修治也學宮寺廟無不丹堊也邑苦白糧遠解破産者纍纍府君十肩泛舟之役不辭勞瘁也不肖舉禮部之年邑令桑公曰奈何重煩父老府君逡巡而對豈其以小子車上餙遂敢避役耶必也我始之我終之是以有成勞桑公聞而解頤曰安得此長者之言請畢役以成君義蓋其天性仁厚而氣槩則磊磊然落落然以故暮年

家計日落而好客彌甚清晨早起即釃酒擊鮮治數十人饌坐上常滿絲竹日雜遝卜夜乃休至於古今文詞尤心篤好之讀史書漏夜數刻垂老不倦課諸子甚嚴不肖未第時不識博陸投壺觴奕之樂常召之庭下問日課何書作何藝應答如流水則喜遲則譙讓不已或沉黙不與交一言所延師擇一時名望設幕以待遊學之士其尊師好友如此郡邑道院諸當路無不敬禮之稱爲善人長者舉鄉飲大賓力辭其請不赴已璽額曰吾恥夫世之自媒者皇皇然而後得之也某即不辱功令何修而不媿於心乎其介特如此壽八十有二生於正德十六年辛巳十二月初二日巳時卒於萬歷三十年壬寅三月十七日卯時易簀前數日棺衾衣襚手自料理家人臧獲遍行囑付預告以所去之期及期果從容而瞑郡邑聞之無不咨嗟歎悼稱爲古之賢士何多讓焉

養訥公續傳

雪梅翁旁無姬侍自育與徐夫人相莊大父訥齋翁自丁孺人早世有袁令人生予叔南岵翁未期袁卒叔養

於予母萬太安人晚年予父養訥翁飾一婢進蘇姓翁幸之生一女七姐小字元嫁予母姊姨夫屠教諭華北翁長子屠明宇敘學翁沒蘇適東門一秀才失其名姑隨母往一日有事於東岳廟見數少女郎嬉於廊廡即之則姑也余隕涕曰奈何使吾翁骨血落之不知誰何人之手乎是時萬太安人治家嚴內外事皆稟白然後可施行予急欲迎姑歸又慮太安人知其事輕之弗於厮養乃托爲某秀才高誼自願歸吾翁女太安人喜甚趣輿輿姑歸與予諸姊治萱麻雜纂組成禮而後嫁之

嫁於居太安人志也姑今存予亦及見蘇媪云予父自
萬太安人以下又有四母一予母劉太安人長狄次章
其三薛令人生長兄厚澤狄出二女一嫁邑人劉承翔
無子所謂一姊是也予兄弟養之一嫁章邦奇佳後圩
邦奇子不能自立婿王念祖庚戌進士甥女予姊所自
出所謂三姊是也章出二女一嫁徐起綸好酒與予兄
弟最善今亡矣一嫁太學生蔣應鳳以疾廢所謂行二
行四姊是也母出三妹一行五嫁丹陽蔣學忠一行七
嫁黃灝婿俱卒黃無子蔣亦落魄不治家人生產妹依

予母以居一行八嫁太學生胡士騄予兄之母出一妹
行六嫁邱柯婿久心疾狄以萬太安人卒之年秋九月
卒章卒於予姊荆谿之蔣寓予時南宮葬不成禮念之
心動二母俱葬先塋旁塚予父所手治也松柏鬱然薛
母卒於父沒之次年二月十四日生於八月初一日予
作予兄治含殮淺葬鄭六庄祔養訥翁萬太安人元宮
之次予父年七十八納一婢朱姓行三予上春闈朱生
一子予父憐愛之次年殤於痘予父不幸壬寅棄兩孤
朱事予母加謹身親作苦女使所不堪欣然爲之予母

奉佛朱亦奉佛予母齋朱亦齋一室事猶如形取影不
暫相離也

繹曰我張世有賢母徐孺人之割股丁孺人之持家皆
足表正鄉閭揚芬女史予母萬太安人樛木之慈惠逮
下劉太恭人小星之引命自安蘋藻無違螽斯繼起盛
矣幽谷芳蘭不以國香媚君子偏以孤貞耐歲寒若予
劉母豈不尤難哉世系中有子之妾得與女君同傳女
子非子比也故與無子者類傳於嫡嫁妾亦妾也并綴
之雖然是不爲白也母者卽外之可也外而內之以爲
厚道勿敢絕也然必明言其所往蓋予之譜之愼如此

子剛公傳

伯父子剛公諱侃訥齋翁長子余父養訥翁胞兄也元
配褚氏早世繼娶葉孺人訥齋翁雖親自習商而心好
儒隣人叚知州始鄉舉樹杆於門翁心豔之欲遣二子
就學外傅伯承命如響先大人跪而請曰寧受杖矣讀
書不成且中道棄業吾終不以此易彼翁笑而勿責也
予大人所得蒭餘輒袖與伯以爲讀書資伯問曰顧安
所得是乎大人笑而言曰兄異日致身青雲孰與仲多

矣盖兄弟友愛如此伯親師取友學業垂成矣而得怯症養痾道院會年暮移歸葉孺人握手絮泣至歲除遂瞑越新歲三日始發喪葬端明寺後祖塋之昭穴初褚遺一女名惜訥齋翁命丁孺人自乳之將及笄邑令萬民英試諸童子拔湖西鄉唐訓爲首訓年舞象耳能文章萬奇之試於府院皆前列游邑庠會訥齋翁爲賦長萬邑令呼而謂之曰爾有福相曾抱孫否訥齋翁長跪以止生孤女孫對萬笑曰吾爲女擇得佳偶矣唐生訓貧而才可妻也文定贄雁萬勅主藏吏治之翌日訥齋

翁入謝萬復笑曰惜此子福薄恐不能成大名姊嫁後唐好樗博嫁時裝隨手畧盡湯三官名魏者雪梅翁之壻訥齋翁之妹聟也有憾於余翁訥齋翁没湯嗾唐具詞邑宰大畧謂翁生二子產合均分惜雖女也以嫡以長宜分如子之數時諸城岳松軒尹于邑正直敏達批其詞尾秀才黃卷中有千鍾粟裙帶間能有幾何屑屑乃爾乎姊事于翁于母萬太恭人甚莊歲歸唐與偕來必留款月餘自搆訟後稍疎遠之而姊則無歲不歸寧歸必留款數月于猶及見之訓號起湖困躓終如萬令

公言生一甥名虬唐病瘵姊割股和丸以進病得少蘇呼其子命之曰我受張氏厚恩愧無以報兒識之世世無相忘也言及此其亦悔心之萌乎姊食貧憔悴終無怨言事于父母如父母萬太恭人棄世姊哭之慟淚乾血流目幾失明每歲除遇父母亡忌必設祭奉祀及母褚氏位平時道及未嘗不流涕嘆息而痛恨於悒也有女如是可謂曰孝伯亦稍慰於九京矣

萬太恭人暨劉太恭人合傳

府君元配萬孺人爲不孝繹嫡母贈太恭人循里鄉著

姓仰梅翁女也母秉父教幼端謹不苟言笑終日沉默不見喜愠之色十七來歸布練操作手自漿攡客至供具不聞人聲而静治精好有一甘鮮割而分之母自茹食淡經月不知鹽酪王母見而咨曰奈何使賢新婦之尸饔終日執而不知其味乎以拮据過勞營衛失調而不宜子子自媵出者母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不知其非已出子亦不知其非母出也故雖恩勤閔鬻而督責不少弛有小過面發赤噤不吐一語使人愧汗無容足地愛而能勞養而能教非尋常可望其萬一者比鄰唐太

常不輕許可獨悉母懿行而重之每舉以示人曰吾欲舉此母以風勵天下之爲嫡母者母待昆季公覲外無私潤舅或以爲言姊矻矻窮年誰承受者母咈然曰此兩孺子非我兒耶奈何汝見之不廣也其覩大義如此與先府君白首相莊御諸母嚴而有體教子女無苟言無苟訾無苟笑敎家人不作無益害有盈戶內無諷誦梵唄之音門庭絶師巫尼媼之跡家雖溫無紛香羅綺之侍者客至酒極歡無長夜號呶之失俳優女樂之娛生平懲女禍爲不孝兄弟擇配必再偵其家世徵其令

淑而後委禽焉母生於正德十六年辛巳六月初一日戌時卒於萬歷十五年丁亥十二月初九日巳時享壽六十有七悲哉向平之婚嫁未畢而母已倏然逝也彤管遺嶶莫揚萬一此不孝繹之且戚且懼者也不孝母劉養訥公之副室也今封太恭人矣萬恭人病不宜子卜吉於母謂是合法相宜子子且貴無何舉繹繹養舅氏萬家少羸善病母日以身左右之洟溺在懷地中病則經夜不交睫旬不解帶備極劬勞當萬太恭人操閫政母佐其成上不敢擬於女君而下不敢異於行輩

十年幾無所見其長無何萬太恭人辭世母代理米鹹瑣雜之事其督家衆也日未出而操作日入矣而不休勞者賞之惰者誨之其待子女必嚴不少假顏色猶憶繹童子時見女君而笑見母而啼至今戶內肅然不聞嘻嘻得母教爲多矣繹筮仕江西大人篤老不任跋涉母請一筍輿從到官三日叅謁小畢問繹何以事上官對曰不諂不驕何以治百姓對曰不茹不吐母欣然曰吾今則可以歸告爾父知而辦治騐矣雖然木高風摧名高妬集小子愼之遂放舟而返又二年大人捐館母

遂不食肉名奉西方慈悲教質執未亡人之義不欲身居泰也壬子五月六十初度京山李本寧太史過留國雍取坤之文爲韻語一章系之序以侑朋尊之饗母貽書曰夫壽我者言也非其以筐篚之謂也壽我以言者爾日夕所尊奉雲杜李老先生也非目前木天貴人之言足長久也詩潛然囑曰而非我何以有今日我非萬太恭人何以有當時小子識之及太史之身請爲而父而母勒幕前之石我願畢矣繹謹書諸紳噫母處佐筵之列寵而能下久而能思　謂加於人數等矣壬戌五

月母壽屆七十繹時備兵台紹會行入賀萬壽之命便
道旋里進觴上壽乙丑任江西廉訪遂告歸養承色笑
者五年至崇禎三年庚午正月二十日寢終距生於嘉
靖三十二年癸丑五月廿五日享年七十有八

兄弟傳

繹同父之兄一同祖之兄弟七同曾祖之兄二繹垂髫
時皆與游處飲食衎衎樂也曾幾十年有邈若河山者
洎官常武公餘暇將學眉山公叙譜系先論兄弟之世
次而逝者如是矣先考承德公一弟南岾公予叔父也

懷闕公思里公予從叔父也南岾公七子行二者與予
兄生同時身長偉幹少有膂力是時印如治生讀書負
重名兄獨不讀書亦不問家人生產南岾公家計日落
兄負郭居躬耕稼自活久之復困棄田而掾舟郡之掾
舟者櫛相比也皆嚴憚兄兄意益發舒所得儭幾恒過
當且有家矣丙辰四月卒有子行四者庶孽所出貌寢
作苦早卒五祥光安分守拙行六者爲予弟好飲酒放
縱不檢南岾公愛之不欲人摘其短受其荼毒者以治
生兄故亦不言弟益恣肆其捽侍金石輒碎南岾公沒

弟忽忽若不欲生營葬事畢閉戶雉經以死傷哉其無
血裔也懷闕公子起龍生二子純謹自好思里公一子
起鳳號敬思口吃造次不能以言詞自達家亦貧窭無
烟寒無絮爲小賈賈輒不售予時奉先人諱家食心憐
之而衣食之小振尋卒一子依嫂陳陳故無所得食賣
身爲佛家奴展轉與酒家胡傭保雜作丙辰秋來謁予
魁然丈夫也命之坐絕似思里公予爲之潸然淚落昔
者予聞之蘇氏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
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予不佞張氏甲第實爲先茹宜

有撰述者一今且邀祖宗靈寵被服金紫從大夫之後
宜有譔述者二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詩不言乎莫如兄
弟予不幸止一兄自親而堂自堂而從亦可縷指也夫
非盡吾之兄歟其錯處市井隴畝間又溘先朝露其勢
易至於忘其勢易至於忘而欲其不忘則蘇氏之所謂
譜與余之所謂傳也且夫情見於親親見於服無服則
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之人也
蘇氏之所悲者情窮於服業已若途之人矣而原其初
皆兄弟也予寡兄弟而塗人視之獨何歟況數世以上

則一人之身歟大遠遡高曾近逃昆弟而及昆弟之子亦蘇氏譜例也歐陽公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不可知也天下不可知凡予所叙傳者將修明譜系以復蘇氏之舊而已

舊明角梳銘有序

與其角去其齒全者虧成者毀物尚象應如此俗好論求不止愧於室矜於市人則明已則否某也材其可矣予方作此銘偶憶臨川王介甫先生詩云美玉小瑕疵國工猶珍之大賢小玷缺良朋豈斷絕小缺可以補小

瑕可以磨不補亦不磨人爲奈爾何此眞得周公無求備孔子使人器之遺意所以爲宋名宰相雖然玉之缶也其可磨也人之玷也不可磨也此可爲持已法又有進焉因其缺而缺用之因其瑕而瑕用之因其不可補不可磨而委曲成全之天地間有棄物乎哉此可爲衡材法又有進焉恕之一字不可待小人懼留其種且示其間也惟公則服之矣盡之一字不可待君子恐不可繼且不可久也惟平則得之矣吾旹請紳以代鍼砭

破爐銘并序

先大夫好蘇鼎家有諸多不能名其物自予出命諭先大夫棄養予掇不力恐羽化去伯兄爲家督予不敢問伯兄亦不言憶予初第歸侍先大夫啟櫝楷之中一碎器爐神色如水是親串宦中州所得挈以相贈所云絲文鉄足者秘色器也獨周環左次缺先大夫咍曰子欲之耶以與子嗟乎毀者不可以復全此鼎之廢于天者也缺者不可以復補此鼎之畸于人者也雖然不有是予幾無先世之遺物矣山中之樗以不材匠石故壽𠃊之卯之封以不爭便利故安先大夫之敎子爹若是昔眉

山銘天石硯謂匣雖不工先君子刻其受硯處使工人就成之不可易也予于此亦云乃系之銘銘曰

有鼎之德不足于形一受其成而不可更以知人損甚于天刑于澤在茲壽考且寧酒鎗茶鐺莫之與京我爰其鼎爰錫嘉名以不全全有如斯銘

復岳州加稅議

岳州府併稅事經辰州府酌議移關至府該本府看得岳州一稅不知昉自何年據該府五不可知條陳與客民李秉忠疾首蹙額之赴愬委宜議罷以解倒懸但於

岳議鐲於黃衡常議派于一方未見休息之德意於三郡先受加賦之繹騷於休息者未必脫然頃刻沾恩於加賦者則已紛紛旦莫受病職受事最淺賦性最愚不知衡黃岳視常孰肥孰瘠亦不知衡岳視黃孰饒孰衡孰當分加孰當歸併第職常德守土之官也知有常德而已矣由常入岳爲順水溆浦諸處分之自仲苗震驚之後而雲貴之揚帆至者十不得二三矣由岳入常爲上水華容陸路又分之自洞庭熯涸之時而秋冬之揚帆至者十不得四五矣卽有零星小船魚鹽襍課官方

苦于虧額商已嘆其剝膚官方苦徵解之不前商已哭規避之無路此時止循舊額尚求解一面之皇仁此後再立新規益且開百年之苛政此之不便于商者一也無論商困卽官亦困焉稅有加則商賈裹足不至商賈不至則巧心計之郡佐勢不能無米以作炊又不能神輸而鬼運也額屢不登則政聲不起刻意搜索則官謗易興不得已而謝病不視事則借別事而卸脫與他人者間有之此之不便於官者二也無論官困卽民亦困焉常德一瘠土耳比于十四郡不能如彈丸黑子而上奉一藩王中甚布四三宗室所恃四方客民輻輳民間得稍有營生粧點太平之物色有如商以重稅不來民以空虛轉徙武德之深山密箐洞庭之巨浸洪流多逋淵稀盜賊充斥此時再欲加舊議減則未必報聞再欲如新所增則決難應額呻吟滿耳鞭敲滿前此之不便於民者三也凡此三款瞭於列眉至于岳稅當鐲守土者自爲地方請命併歸一處當事者自應別有平衡非職愚所能臆決也職知有常德之不堪重困而已矣

復吳兵道屯田議

看得屯田之設原以贍軍自兼併行而官軍領種皆不如則矣自兌支行而領票貧軍有名無實矣憲臺加意凋疲嚴禁私相抵兌以徵收之庫鏹給奔命之儲胥德意甚盛惟是常德之與辰沅風土互異卽武陵屯之與益陽屯其事體又殊據生員易宏儀等呈稱屯糧之完納例在秋成非如條編之徵分屬四季也則春夏二季之比追不便一也窮軍嗷嗷待哺明知剜心頭之肉不得不醫眼下之瘡故有買兌之法買者利其應急兌者利有贏餘今必俟庫頒則稱貸無路不便二也旣欲徵

銀則必立徵法在屯官有追比之責在屯職有查筭之煩完納不能如期則鞭笞不勝楚毒出入豈無弊竇則那移益長神奸權在屯官事由屯職窮軍莫必其命而豪强之安坐如故也其不便三也舊例武陵屯在本縣米一石價二錢五分益屯路稍遼絶則定議米一石價三錢調劑無偏遵行已久今一槩擬爲三錢又欲加至三錢五分價日益增則米日益壅米日益壅則徵日益艱金生粟死官困民疲欲補之使有餘而反貽之以不足其不便四也再照本衛屯田大半濱河瘠土連遭渰

沒蔓衍成川耕插莫施畛畔莫辨除本田載糧六石兌操銀七錢二分外包荒等費累不可言若不聽其自兌自支則轉徙逃亡莫能禁止其不便五也凡此五則師言僉同初猶一二告如舊例今則縉紳士民皆頌言之矣初猶民間告如舊例今該衛官軍亦皆頌言之矣欲甦軍困當順軍情合無俯循舊例嚴究包攬閒撥及擡價虧折之弊至於官二軍一近已失其初制矣甚且有洗改屯田暗歸民籍者若不及今履畝清查多占者照籍追沒入官給無田官軍領種日復一日屯政不知所終非本府所敢深言也

建文帝祀典議

君無有不廟而有其不廟殤也廢也失也各居一焉反是而不廟其我建文乎高皇帝嫡長孫也以今遡之猶存九世之內近乎親矣禮儒者惠帝庶無大失蒞五年於天下近乎君矣高皇帝手組綬而冊之文皇帝親北面而事之近乎尊矣一旦聽迂人之左計踵削國之陰謀金川失守避位自焚文皇帝駐蹕龍江發哀中外悲成王之已矣學周公而不終葬其衣冠畧如天子用王

達之諌也而脺骨樽俎缺然到今蓋扼腕議謚議祀歷代勑禮官頌言卒未有公然建一畫者事固未易一二爲流俗人言之也予以爲我國家之有建文猶天時之有閏也歷家不借閏以奸時不授時而廢閏閏而春必將繫夏於前閏而夏必將置之秋冬之尾乎文皇帝雖神聖當其樹藩守北平即一旦下東昌戰滹沱猶堅聖節若猶是臣也其祗承不暇而敢顚躋故謂祀而有碍於文皇與稱宗而不得涵之于祖皆非也而不覩晉事乎惠懷無親甘心重耳亡人得國未聞不祀惠懷也曰

何居乎而知之以謚知之也謚而祀焉必也祀則必在頑耳之上此可逆數也曰此伯國事耳奚法曰諸生頌法孔子孔子作春秋其稱惠公也再再則子其立也子其立焉雖欲不祀惡得而不祀商不祀桀周不祀紂爲失國也而宏農焉而廢而孺子焉而殤無一成君焉無一應祀也且也爲削國乎幸而濟景稱漢宗焉吳楚後平比諸成康矣而周而寧時移功令漢庶人至辱王師未聞汙及宣宗爲死懟乎聖主不畢世怒一臣練子寧若在猶當用之浸假而赤族銜寃同升俎豆豈聞擯爲

僞命終缺血食臣祀君遺恐非通理也仁廟陵碑直書崩曰當其觭角尊曰朝廷生不易名沒無血食恐列祖列宗終當怨恫也歐寧改命奉祀懿文含斂珠襦異于士庶大乖殁不瘞以庶人之禮而萬年竟絕天子之將恐成祖之心終當怨恫也我明所祀三十四君元世祖且稱勝國猶分一臠不殄春秋又況氣體相關類之而類竟令厲同伯有餒比若敖何以聞之路人豈曰施由親始禮立七祀其一大厲惘若無歸今懿文之血裔已枯而陵寢之非時亦久行之羣姓且狹王仁況屬大宗尤傷帝德然則徑祀乎曰何可遝也不祔廟疑于輕已祔又疑于逼時祭疑于仁祖之已祧祫祭又疑于祔之無已抑就臣疑躋僖之失進就君又疑革命之嫌有酌之而已先臣楊廷和欲復革除之史而不果楊循吉欲如景皇帝例請謚而未行今誠得陪京四孟歲暮忌辰加牲焉樂七奏禮三獻享一少牢與懿文上下于一堂收數百年之游散繼千萬祀之蒸嘗庶理行而勢亦從矣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況此可破盈庭議哉

月鹿堂文集卷之七

晉陵張師繹克雋甫著　[illegible]涓校

批答龍陽縣六事書冊

據龍陽縣條陳六事書冊至府本府看得傳[illegible]賓至如歸授餐停驂觀聽宜[illegible]而該縣路當孔道[illegible]不修入其庭而柱蠹桷頹入其門而垣崩牆圮使干歐小吏開罪于皇華之使其何說之辭該縣念及於此務程物鳩工修墜舉廢滌其湫隘致其爽塏蝸涎鳥跡之地一變而爲丹青金碧之場在此一役也本府幸得樂觀

其成勘動經費另文詳議其二曰對支對支之法原以甦窮鄉以省輸納而豪有力者槩以膏腴之業見徵之銀一槩求對施之甚役吏役不敢及門甚之有枵腹應差經年無分毫之潤忍氣吞聲者矣該縣議以低鄉對則吏免追呼之苦以僻遠對則官免帶徵之煩其法甚善設誠致行之無爲豪右所撓其一曰禁私幇私幇之害天下通然而龍邑尤少若多雖苦私幇有割肉醫瘡而不敢出諸口者今幸當事者洞悉民瘼毅與休息加夫五十自此始可明目張膽議革私幇矣誠恐加者自加幇者自幇今日以私爲私他日以私爲公有一番德意又生一番苑剝經一番變動又增一番名色市猾積胥乘間煽惑立法之始尤宜痛絕根株塗塞隙漏本府過省曾對總司言及於此須立石通衢使家喻戶曉垂諸永久使遠習遵安犯者罪無赦疲民其少蘇乎其一曰併糧冊多人則任其影射上下其手而不易知少人則便於清查綜核其詳而不苦擾該縣以歷年冊籍歸之架閣以冊房書手歸之戶房以三十里村書與各年經承責之磨對聽於觀掌臚若列眉龍之田賦清而奸

宄屏迹矣其一曰行保甲保甲之法本以弭盜安民龍地連山亘箐駭浪驚濤夙爲盜藪人非土著倏去倏來尤難盤詰自後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各立一長該縣印發文簿登記丁口於何居住作何生理如有客民願借一廛者問其何所事事使其來也不如飄風其去也不如逝水猝然有警戮力捍衛守望既易捕獲不難盜風其少息矣其一曰建腰站龍潭建驛不特龍陽稱便即益陽亦便之不特益陽稱便即縉紳賢士大夫之過賓於此者亦便之而屢議屢格如築室道旁者

滌雜之未盡剖而議論之未僉同也本府看得道里適均勞逸一體苟便利於夫役何論其爲益陽又何論其爲龍陽苟事出于至公何必議出于長沙又何必議出于常德該縣議馬議夫亦有頭緒議地議糧俱無偏倚若與益陽縣再一參詳畫然成此永賴亦召伯南國甘棠之濃蔭也至于改官一節以河池驛官改管新創之驛而以該縣應付以屬之該縣正官如寧鄉事例尤爲長便凡此六事總在該縣酌之以精心持之以定力不奪于浮議不狃于近功本府拭目新猷引領善政龍之

民自此安枕矣其他臨時規畫經費事宜勘動銀兩仰候道詳示行繳

江西六官總勘語

該本司覆看得汪文言之用事也方揚之虐焰雖不戢自焚而餘波濺人抑何隨風而靡者之實繁有徒也蓋文言之所以籠絡天下者有二一曰富貴二曰功名天下之所以奔走于文言者亦有二一曰先事而預爲希求一曰後事而酬其知遇所見爲富貴者中人以下爭趨趨焉所見爲功名則豪傑不遺餘力矣所見爲貢求也者脂韋之輩爭走集焉所見爲酬知則豪傑不惜頂踵矣揆厥所繇以斯養而主藏以武學而翰非施天德豐滿其羽毛拔拭其瘡痏不能一旦至此所以天德之豢養文言也最渥則文言之報答天德也亦最奇爾時不須三千金餉聽其交關假令天德官不外遷浮沉于部則銓衡握掌應先鄒維璉而坐得之矣假令天德官不養痾拮据參藩則開府建牙又應先鄧渼徐良彥熊明遇而坐得之矣說者謂維璉得以無心正惟其無心也而叢神可借則千金金壺投之有所自來說者謂渼等得之有望正惟有望也而徑竇先容則謝禮餞

儀豈曰無因而致然此猶文言身在鳳池車上僻時事也逮其下詔室稱罪人而晉通楊鎬等之金錢許求生路慫恿黃龍光之越俎疏請停刑名爲宣主德實則固私交名謂覩一面之網以寬罪辜實則利三驅之禽以甘賄賂在文言故無事不驕無人不棼在龍光亦可謂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矣該本司參詳中外之讞折衷六人之平軍興須餉輸輓難前天德比附匪人所不具論論其監守乾沒罪狀最重但始末卷在淮徐庚癸未闘

鼓噪則刎奪追贓此天德之定案也封疆淪陷維碎作
威龍光私通禁囚所不具論論其枉法妄言罪狀最重
但授受俱係文言九原不可復起則刎奪追贓此龍光
之定案也人臣何地不可靖獻何官不可致身內何必
天曹外何必巡撫未得則望望焉以求既得則殷殷焉
以謝天朝之名器俯而聽王小之齒牙清要之簪纓俛
而學市儈之販賣則璉等之罪狀最重然而出財於此
受財彼中則刎奪乃維璉等之定案也內惟徐良彥熊
明遇贓無指証供有主名交情未露其苞苴而黨與莫

辭夫瓜李蓋此一獄也申明功令參酌輿情庶俾鐵案
屹定難翻而亦使罪人血誠輸服故本司不敢一字搏
擊以滋蔓延亦不敢一字縱舍以祈寛政至於原情准
律執法定招非本司所敢任也

熊徐二丞鄒銓部繇語

該本司看得熊明遇徐良彥起自臺省游歷中丞夙負
時名共圖報稱開府建牙本其應得之物占風望氣原
無弓影之疑長安衆正之口自有不易定評卽文言再
訊之餘僅坐黨羽二字維是身司風紀職在糾繩明知

小人不可作合比匪必至有傷既不能批肝而入告聖
明又不能苦口以報荅知己一朝蔓引誰之過歟鄒語
株連宜其及矣鄒維璉自南而北固服闋之常規繇樵
改銓實宰臣之特達據所指于金金壺之餽已不能起
文言九原而再一面質之縱非常之謗於君子固當周
愼其防而破格之知在僉壬未免縱橫其局色而不舉
集而不翔恐難皭然自信其直賜超然求免於評論也
再照文書一案天下之所指名者十五人而江西居其
六江西之所分屬者有四道而南瑞得其三本司之奉

文移道在七月初五日而南兵道約齊會審在七月廿
八日誠欲結南瑞之局先各道以劾臣共并欲結江西
之局率天下而尊功令云耳

是時奄黨借汪文言以陷正人　公適陳臬江西
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者勘中語語似乎附會
實則語語爲之湔洗其曰誠欲結南瑞之局先各
道以劾臣恭并欲結江西之局率天下而遵功令
者蓋陰示天下之治此獄者宜如此之委曲周全
也　公雖因是爲直指所齮拂袖徑歸而天下善

類少受其調護者固已多矣敢識數語用告觀者
裔孫 淵謹箋

上少司寇宋可泉堂翁乙卯十月初十日

伏承台臺俯念囹圄未雨桑土聚各司于一堂虛心體訪下色咨詢某最愚且駑豈能有一得見佐下風竊嘗聞之圖大于其細爲難于其易夫此曹猿子野心原非可馴而擾也飽颺飢附原非可因而結也一法立則一弊生此機生則彼機應其人皆强悍有氣力機警詭猾非可漫語以愚其耳目而玩弄之股掌也所以依依圜

室之中甘與死爲伍而不去者誠不得間耳今應天之事逃者幾人而卒莫之能捕也捕者幾時而卒莫之能得也其心已森森動矣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況形見勢極豈可泄泄聽其自生不一大創之哉所以大創之者其說有二一夜防夫囚之生心莫甚于夜而夜之生心尤甚于冬夫以望合之人而御之以渙散之卒以必死之路而守之以泄泄不相關切之人其數已不勝矣而況雇倩者止需一宵之值飢寒者徒爲一醉之謀出其不意則淒風苦雨皆爲禍端攻其無備則枯木朽株悉爲難府故防囚難防冬夜囚尤難然則如之何而可於牢卒則求正身而責成之其頂替者懲之於刑具則擇精好而檢閱之其朽蠹者時修之雖甚祁寒不使得飲酒雖甚有力不使得免桎其桎梏之也以日入其寬恤之也以平明此一法也其一晝防夫囚之所嬉然於晝者以其夜之莫禁也既禁之於夜思昨夜之苦方去思今夜之苦又來則夜之營度晝將爲之矣而又防守者以晝爲無事則疎出入者以晝爲無妨則密以彼之密乘我之疎其事有不可言者矣且一應禁卒夜而

提鈴擊柝則晝而倦疲者勢也夜而獨處苦寒則晝而歸省者又情也各司之值門去其大半而虎闌之看守不過二三卽有不虞能對敵乎職以爲嚴失出先嚴失入欲防內人先防外人故憲章一門不可不鎖也卽有薪米一轉桶足矣各囚家屬不可不慎也卽有供應以時至可矣舊時賣菜傭直入囹圄而門者莫之問各親知時相笑語而官吏莫之呵可謂尚有法紀乎餘 未也監中例不得存寸鐵今切菜有刀矣斫柴有斧矣此非利器耶監中例不得自火食今炊烟相接矣鐵鍋各具

奐不虞燎原卯朝饔暮飧壯其氣力重衣煖絮養其精神五方雜處多其巢穴世家巨族厚其黨援高山太湖界其險阻疲兵羸卒易其防閑誠有如台臺所慮者所望台臺親加閱視台諭丁寧如日月之忽然照臨則邪魅伏如雷霆之忽然奮擊則陰曀消庶司官之奉行有名吏卒之惰媮一洗蓋刑曹止有此三尺之法原不須博長厚之虛聲而君子止有此先事之圖亦不必避綢繆之蚤計 某 愚且贅竊言如此其他深慮曲防則當事者自有深算台臺自有遠猷職謹拭目以賀長久無事矣謹議

法天封事 代宋少司寇

為直陳法天實政修省要圖以光聖治以綿聖歷事竊惟人君其尊如天人臣之事君亦如天天有化工運而不積君有顯道敬以日躋臣嘗讀周頌敬之詩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監則已嚴言茲則已密而板之篇尤善觀天人之際至曰明曰旦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非在天而申之以儆戒之不易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然則舍敬天孰與回天舍法天又孰為敬天哉易大傳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聖人象之間者禮官以攝提無紀請選方聞術習之士賡羲和之局推測天度臣跧伏久知識短淺無能裨萬分一第以為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其原皆在我皇上之一心其關紐一轉於長至其義深切著明于復卦至日閉關后不省方旅不出塗蓋古之培養微陽者安靜掩身無發蓋藏無起固閉庶幾苞稿天地之房以見天地之心而又親仁以輔之慎獨以從之敦篤以自考之求其無悔雖頻厲而災眚不至于十年戒其終迷則不遠而反

復可期于七日臣愚以為遷善補過莫便于此時發政施仁莫宜于此時臣新從田間來竊見倖門日啟吏治日窳民生之愁苦日甚批鱗之直氣日屈不伸臣舊言官也若不明白為陛下一言徒縻大官之餼祿竊以為孤皇上拔擢遴簪倣履至意且臣法官也誼當操畫一之法為皇上與上天相信相守故不避越俎之嫌列為四事附執藝以諫之議其一則征榷之中使當罷也此曹銜命而出怒飛擇肉寧復有饜飽之時寧復有畏三尺法之時以國課為嘗而實則家圖封殖以自然為利

而實則吸血剝膚上貢之幾何而費之於冷風於逝波
者以十計矣百計矣卽中涓之乾沒誠幾何而沒之於
司房於叅隨者以千計以萬計矣皇上誠思三殿未營
一時專遣爲公乎爲私乎待大工就緒斟酌行止是不
可易之言乎是不得已姑自解之言乎臣愚以爲利輕
莫若捨害重莫若捐夫閭閻方迴于燎原皇上手援之
猶冷財貨其行如水商賈願出其途此扶陽之一大機
也而并織造以歸有司又毋論矣其一則飢地之田賦
宜蠲也粟米之征豈能盡廢而凶荒之歲民不聊生臣

讀邸報中外水旱風蝗十居八九老幼溝壑壯者四方
卽使循良司牧撫綏凋瘵心力尚若不支而況責歲辦
之課程乎此者靑齊倡亂憯不畏死豈盡罷民困窮敺
之功令束之挺而走險不擇音矣臣愚以爲一切年不
順成之鄉顯勅撫綏責成有司定其等差特加浩蕩以
民間還之民間欲損下無寧損上無煩推觧若旨轉移
勞民易與見德汔可亦爲王休此扶陽之一大機也而
斥內帑以業貧民又毋論矣其一則貪墨之惡政當澗
也周官六計弊吏一廉呂刑五疵惟貨而貨夫小民畏
見公府深苦催科而假手征收之人重勘等頭之耗有
一兩加六七者有一兩加三四者有折封先兌羨餘後
兌正項者有羨補不足出票窮追者收頭以此獻媚而
吏利其餘官府以爲固然而自忘其蠹彼此相扇上下
相蒙民之水火於虐政非朝夕之故矣臣愚以爲振揚
淸風當在守令綜覈濁流當在司道自今以往勸耗鎡
銖卽坐贓染雖有他奇政不與蓋懲輕則趨叅重則遐
問或令小民自封投櫃正官稽察以時庶野無橫斂邑
有實政此扶陽之一大機也其一則纍臣之岸獄宜釋

也往者觸瑟之變猝起東朝皇上赫然震怒置罪八手
理特御慈寧召二三大臣惓惓溫諭明良慈孝藹藹一
堂而御史劉光復不識忌諱不勝犬馬顧主之念越次
抗言上命緹騎付之司寇而罪不薮法久未及于寬政
臣始而頌皇上之孝慮纍臣驚聖母在天之靈旣而疑
皇上之心或借言者杜折檻解衣之諫也臣愚以爲光
復計則誠戇爲國家計則誠忠戇可宥也忠可敬也爲
光復㝵日計不如少折之以陶鍊其精神爲皇上今日
計不如卽赦之以光昭我皇度且皇上依戀聖母光復

不有垂白孀慈倚閭愁嘆乎皇上顧復東朝光復不有穉弱青衿流離道路乎及此時而賜環筆固大造之恩波或詔嘉師出之請室亦優容之盛事此扶陽之一大機也以上四事乾畿諸臣皆所習言皇上所習聽覩臣所以反復言之者終始望皇上乘時法天而已先天勿違後天奉若天若安排復扑待皇上轉圜一轉圜而蒸然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矣臣愚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蘇老人祠堂記

桃源故有蘇老人祠老人之祠創於萬歷丙子主其議

者邑令鄭天佐老人名彬邑之人也邑蓋有所謂上蘇村云井田之世聚閭託處出入守望非其父兄卽子弟也陳朱婚嫁世世不絕無滋他族賓偪處此是其村蘇最雄長或蓽路藍縷芟薙草萊大啟爾宇以有此也老人允蘇之望歟頋之渚嚴之灘錢之江皆因人重或者老人有大功德于其鄉其鄉之人如畏壘之于庚桑子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謳吟而思慕之故以名其村歟老人事郡志不載載桃源鄉賢十人老人與焉其亦有蘇武麒麟之意乎別記洪武一十五年老人因民寡田荒額糧難辦具疏赴奏未奉俞音二十八年復懷疏聲登聞鼓死其下上憐其忠欽免邑糧二萬二千石邑原設八十四里今定裁爲五十六里夫此八十四里者誰非桃之人老人獨再三爲之流涕請命繼之以死身死而其說遂行溝壑未骨之窮氓始得不泣哀鴻悲黃鳥沾皇恩之浩蕩而磽瘠不毛之土與魚龍爭陸之國盡洗其一成不變之浮糧官省催科野忘曷喪吏不到門鷄犬得安其所者人所欣然一瞑萬世不祧者也凡古今聰明正直而一者其魂魄無不之也而精神必有所

自結老人求民之莫如我身痌瘝其左右天帝之旁必能疏瀹山川大出雲雨土返其宅水歸其壑年歲順成無逢其菑害人有德于人者不可忘也況神之能捍大災恤大患以死勤民者乎假令采風使者騎驄馬至守令以公請民以私請如萬歷十四年任公條上靑尉封事賜之額祠錫名惠烈載在祠官與天無極胥爵長碧耿耿照耀桃龍間洞酌彼行潦挹注餴饎豈弟君子爲民父母其亦有動乎祀一老人而分畀于老人其事不必以身殉者舉得謁九閽以自言祀一老人而官資之

高于老人其事不必奏聞而可自爲民造福者舉得叩
寸心以自盡是不特陰有謝于元功而亦明有裨於王
化也且吾觀于蜡而知古人之厚也自先農先嗇坊郵
表啜迎猫迎虎昆蟲之屬苟其有功于民天子至皮弁
素衣葛帶榛杖黃冠草服代爲之報夫耕鑿之民烏知
帝力然則蒐討廢墜闡發幽光有司自天子所而來非
其任之而誰爲任耶予旣高老人遺烈下檄所司重新
廟貌而并記其緣起勒諸樂石使後之君子過必式春
秋必祭老人其永無忘桃花源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

梟圃異香記

江右多柑柑之族夥也予于柑蓋有夙緣云楚鼎澧亡
論備兵天台黃巖永嘉乳柑聞天下至貢御宋宮禁尤
珍之予獨不辨柑何地良革蒡何似其與橘名以何同
異乙丑春移江梟退食之署有荒圃以帚聚塵人皆知
榛莽頹不可治春去夏初黃鸝坐可得而始悔恨其亡
堪聽忽風送異香馥郁繽紛逆鼻友光遠與玆同姓世
冒雨披叢薄物色之得一柑樹含蕾瑩潔予從斗室諦視厥葉似桂亦似冬青蕊似素馨
花白色五出中有小白瓣環拱一心金粟垂垂四被香
藹然似梅似茶似蘭而風格韞藉皆過之無不及焉昔
東坡買田陽羨經始未遑先擬種橘作亭卜名楚頌假
令坡公寓此摩娑其下假息其旁捫腹覓句掀髯
當何如也龍陽州上千頭木奴直辦口食身絹倘於中
間作小草庵四受天香亦復何須得食獨悲如許木實
不嘗清泉白石間使士君子憑欄凝眺而依栖間闃無
人之所飽霜風而媚日月其有幽人之操乎予旣不敢

移置善地又不忍埋沒其幽芬志其梗槩顏之庭楣詒
好事者好護持之俾知自予今日始雖然廉憲之有與
援者且晚序遷如取諸寄予秉梟此年餘矣數武之間
卉木之類宜乎如觀諸掌可燭照而計數也乃官不久
則柑不花柑不花則香不發香不發則予不旁求夫然
西江之大郡縣之遙高人吉士甘心山澤之癯扃鐍其
充符而什襲其光怪者予將終莫之知乎彼自懷其國
香耳不知何病予貿貿然至若迷然歸而曾一不之睞
盼不其有蓬之心乎是予之所大懼也予于柑有深悲

焉有深喜焉有深思焉作異香記

游德山記

去常武城東南一十五里曰枉山枉山者德山也一名善德善卷辟堯隱居於此隋刺史樊子盖以名其村道書五十三福地也攷鄜道元水經注水東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得枉人山西帶循溪百餘里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引遠注於沅此山是也渡水南薄岸遶澗西行灌莽蓊薆得小村落茅簷數家夾澗瀰澗時懸釀器忽得一院拾級而上見宣鑑禪師塔棒喝儼然有

塔長三寸吾當再來之記西北基已二寸長矣守院僧喃喃謂榮莊王當是假令再來生帝王家吾不知其作如何懊悔也折而西紺殿入雲曰乾明寺寺內兩古栢如青石一峰備諸瓔珞兩旁作茅荚覆巨木數十章寺僧和南曰榮藩將有事於此寺舊有常住田今不存寺僧用禪誦求食日闋而已殿不甚丹而獲小修謂與渚宮羅含宅相伯仲中郎直辟之阿房舊址然朴而不華竦敞而堅緻佛象端好金碧有神故知非唐以下塑工所能彷彿也殿左供丈六觀音大士右供能仁再進毘盧閣殿之後作大士過海觀中設小香火是唐開山武陵太守薛公廷望夫婦位再進爲樓三楹馮元成移自守道廨後爲平臺榜米顚所書寶藏二字有續貂一閣字者由閣西行登巔皆美箭喬木輔之不見炎日菁葱琤琮如染碧黛如碎哀玉意頗樂之再三折爲桂園古桂數株婆娑下垂顏古多髯槎牙不秃再西十餘折有樓樓曲層居之楚望上設文昌像遠望田疇流水活活菜花作黃金色陽山近在眉睫間雜承雲氣復恍惚失之於是德山觀止矣予自嘉平于役辰沅檀痺牡瘡近

始迄可小休問民間疾苦別駕鄭公踵予武至方銳精圖治二月之望忽以德山勸駕予期十九而十八日晡風雨狎集自分無山水宿緣游不果矣二鼓得月鷄鳴日出扶桑乃始與公決策盪舟丏爽山靈諾而水波不興山嵐欲滴松風時來鈴鐸自語道旁桃李共好鳥爭姸獻媚予與鄭公魚服芒鞋衲子前路一再酌於毘盧時支筇時叩舷不知纓紱之嶔經利名之羈絆也玉麈生曰荆溪吾常之支邑也邑有善卷寺予家去荆溪二舍耳不一至去家至三千里有奇乃躡屐上善卷臺云

豈所謂遥聞聲而相思日當前而不御者耶德山故有兩袁生記多廓落不近情實文士好矜誇所見其習氣則然予乃笑楚人之拙于張楚也予歸當謁善卷先生爲問予不佞廉好爵自奡之楚公入山疑惟恐不深何自到處輒聲施落人踪跡爲避秦人榜樣耶計先生必俶然應曰吾過矣吾且依佛精廬求所爲懺悔吾過者矣於是二十日至廿三日雨篝燈促記答神景既并詒同好當少文臥游焉

學園記

張子好園居自通籍從大夫之後所居湫隘囂雜近市無一弓之地一畝之池又無千金之産可斥治園亭臺榭與賓客共而喜爲園日甚乃自署學園云園之製寧朴無華寧率無曲寧直無紆寧野無史寧爲腹無爲目穿委巷過麥菜畦或傍城基或近廢寺院得小板門焉旁爲園丁兩室僅僅通人跡如甕竇然傴而入始爲平屋三間左右各受之格啟左扉則木桌二留賓從食啟右扉則木榻二木桌一設粗木櫃一置木棉被一單複各如之夏帳一以禦蚊木枕二便睡也燈檠燈籠各一防夜行也啟中屏治除道稍如畝印可半里許架黃白木香五色薔薇月季荼蘼爲屏障又可半里許旁植桃李梅枇杷林禽橙橘香橼楊梅繡毬海棠山茶石榴玉蘭金豆櫻桃牛奶木樨松栢之屬故雜揉之使其開也不以類而吾之玩芳拾翠也亦不拘于時張子之意得在此出除道有池泓然大可數畝深可五七尺有橋翼然如垂虹過橋而臺級肅然爲廳事五間名月鹿草堂欲乞趙凡夫隸書或董元宰書廳中設飲食之案八椅十二承足者如其數羊角燈四承于梁書燈十六前後

俱有牖以堂據池中覩水也池中種紅白蓮花兩岸種雜色桃垂楊各數本芙蓉間之堂後樓三間具體而微望霏微烟雨名之玉塵下樓而拾級爲數十武再下則池之後方爲一小橋可躍可御過橋爲竹逕種竹數萬个中爲茅菴小可容膝名曰君子一名羣玉穿竹林而左則書屋五間名曰蝶花前除署列石畜金魚數缸草花覆砌度木櫃十受十三經廿一史諸家子集道佛經各一藏後軒供大士一幀左右各小有陳設花木輔之穿竹林而右爲平樓五間樓下爲寢室二爲藥室二中

逼樓爲張子晏坐之所字之㛹嬛并其人不延入樓四面皆種樹樹惟土宜不必嘉卉也園事畢而復爲平屋五間視前稍壯中通出入左右各居一童授之筦鑰灌園飼鶴各有司存其左一則具庖廚右一則蓄鹽豉柴炭而已昔范文正居東時不治園亭客問其故范曰東都多名園自司馬公富公而下無一不可行游某卽治園何以加玆某卽不治園而享有園居之樂人得兼數十園而時有之予郡無名園卽有之門施行馬供一人私玩好不能闚其蕩況得而寓目乎予所治園度得數百金可辦而最難者在得地得其地而灌木壽藤烟蘿階蘚閟雲澹月老風凄雨以時取態或亦天之所不吝而人之所不爭也客笑曰子之園未也而記已成後有因子記而徵園事者子其何以應予亦笑曰子不觀予所以名園乎夫予學之也非曰能之也愈學則愈未能愈未能則愈知學凡言學者必有事焉之辭非已于事之辭也吾觀文人之記園者夥矣多文過其質實不中其聲不者未數十年易一主求向之碧堊丹青雲霞綺繡已落夢想近爲權貴之所侵牟遠爲狐兎之所營窟

十園而九至有子孫尚不能舉其凡有疾首蹙頞昏夜而請售券者矣且夫陵谷變遷高卑失位天地不能長久而況乎園乎予所悲者名實之不相應而無與有之相蒙無已時也客退思其言可爲權有力者戒書之屛爲學園記

義舫記

常武雖一郡所治僻遠土風朴畧無所不廢墜楚澤國也四周皆水宜有舟楫烝徒之備貴客自滇雲貴竹來者手足皸瘃恨不得一葦之航而汎濫洞庭有戒心焉自沅子近流達於鼎水面愈狹石梁扼之不敢徑渡故其人出入乘馬水道之不講久矣郡設二青雀舫歲久不治額編每年沅江解二十四金移以供賓祭或化爲烏有不知孰何人變爲二小舟裝輕似葉裁容數人予自丙辰拜命仲夏于役止攜三蒼頭書數十卷茶爐一座幾無著足處頗厭苦之入郡首飭齋諸浮費可七十金別鴛嵊鄭公化鱗斥廣稅奇羨稍佐經營不費民間半錙半粟舟倏告成戊午初冬始載眷屬庚申首夏予觀察越東順流揚帆卿雲朗月遙山近溆聽泉看樹狎

梟觀魚頃刻百態叩舷擊汰俯仰樂之旣抵予舍長年
請問使君此舟割已資營辦非常有也盍留代步予听
然笑曰爾以舟非常有也將以舟爲使君有乎哉若以
世情觀何人非我若以道法論何敎非公自予有此舟
而往來利大川之涉背徒享居食如家我友可印安流
亡恙假令如前者具故事朽腐不堪乘坐假借無門天
險長江龍子之所窟穴而陽侯之所憑陵也不能杯渡
能無行地乎能天飛乎能折葦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也不佞守府維是愼葳蕤之鎻一介無關入有金

卽不如粟其不入懷無愧吾家然明區區舳艫敢爲素
絲點且予方眷焉于鼎切并州之戀身體髮膚矢與父
老子弟共也其有私利以煩盧史鼎之人將無指虛舟
爲簞食豆羹乎哉時苗之令壽春也無他善政史傳留
犢一事聲施到今今郡大夫無所用鈞駟楚有官舫而
無官舫無官舫而有官舫自予始物其工竄時其燥濕
月計不足歲艌修之可數十年力克勝也敷十年而後
非而我所知天軫鼎民其能無孜孜憂國奉公如予才
十倍之者繼起其間耶常武故名義陵扁之義舫予入

舟三日土芝生焉一發五葩如盤如蓋予與幼兒星孕
星嗣酌酒相賀朝正之役家人子婦產一嬰兒先生如
達皆舟中吉祥善事記之以夸示來者合用器皿別有
載籍

記錢屯田郎事

錢治字巨範世居彭城後徙吳與七世祖寶入徙常州
之武進以州進士第一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
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
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郎知蘄州蘄水懷安

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
郎通判宣州未行卒於家年五十二公少貧母織紝以
供學問每夜讀書母爲滅燭公佯臥母睡輒復起讀舉
進士高第長於決獄所至有聲工部侍郎淩策知宣州
尤稱公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
其文未果而卒公曰自此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茶課
歲增在金堂故多盜以伍保籍民稽其出入凡爲盜者
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風以息甘露降其庭明年麥禾大
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人謂錢公三瑞公笑曰吾

知治民耳何言瑞哉縣爲之立生祠如皐民不農賚鹽爲業公悉條其利病而鹽課日增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欲引公爲御史會君卒所著文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娶蔣子五人公卒時子公瑾公輔皆進士及第公輔尤知名錢氏自來徙居與葬皆在縣之遵教鄉孝行里歐陽永叔表其墓錢姓出陸終顓頊之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繆乘亂兼有吳越十三州而武進錢氏累世隱德公始亢宗云

論曰自譜系之法廢人不知有祖宗自志銘之法廢邑不知有文獻武進故天下緊望地也有能數其五世以上者十不得一有能數其十世以上者百不得一驟而語之以千秋名望望然掉臂去之矣錢公幸隸名六一集耳不然卽桑梓甲第無幾何如冷風之吹落葉矣昔人有謂某某陳死人也筆而綴之如以帚聚塵人皆知聚塵之無益顧有時求其塵而不可得而始悔恨其亡徵則何益矣此予竊取之義也予友光遠與公同姓世居東門晦而不達記其事以詒之

月鹿堂文集卷之八

晉陵張師繹克雋甫著　　裔孫　湄校刊

書東坡志林　壬戌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眞人降之曰汝年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隋煬爲晉王時聞其名驛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此其期矣眞人之言信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貽弟子乃去亡何而喪至此以徐生高世之人義不

爲廣所辱則眞人不當云爲王者師如以徐生危行言孫聊以避禍然而謁王後便長逝又安所云得道也得道者茹芝餌朮放於山涯水涘長生久視耳乃富貴不可得而死亡隨之又安取于絕粒養性爲且夫太極眞人不應有響言故是門下士張大其師卽所云死後皆見還山分書弟子當未必實也眉山好奇耳輪所得卽筆之書曾不獄究而後世遂以台召爲口實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不怪不傳不諧不久可以覘世教矣

題謝皐羽晞髮集

謝皐羽爲文丞相客其爲人自有本末不借文字行郎
其文亦不盡騎箋一編而其鬱勃怒號之氣讀者如聽
高離之筑慶卿之羽聲百世之下令人雨泣況身承其
謦欬者乎集五卷刻自儲柴墟歲久而剝蝕過半欽張
二十一徃還張重刻其集而夸大其事夫忠義之魂升
爲應眞列在紫霄碧落下而救人間困苦世多有然近
于怪又其詩復不類故節其附錄而仍寫其原編知先
生雖亡有不亡者在帝左右政不必游戲五濁世下與
山人墨客鬬聲詩博酒貲也

集導甲

集之有文也詩也兩端盡之矣詩之有古有今有選有
律有絶有長篇有歌行有樂府有五七言有雜體而詩
之用不可窮也文之有序有記有說有傳有箴銘表志
贊述諸雜體而文之用不可窮也詩之必不能上擬者
騷其次賦賦之中別其體焉而眉山諸賦直記而已非
賦之體也雖然褒積古文奇字以當賦賦云乎哉志墓
之文諛矣然以傳信也傳信而大亂眞使奸雄蒙聖賢
之號買豎獵文苑之聲不有人非無鬼責乎哉一言以
爲知徵文焉徵獻焉不可茀廢也志而銘又何表也今
之表者不志乎惜其不銘也當有辨矣猶之乎記之于
序也行狀者代孝子慈孫泣血而爲之幾無文矣何以
刻爲其示人以朴也尺牘將命之辭也論心則萬言疑
短達意則一字猶煩彙而刻之以得名甚哉世人之不
學夸者以自見長陋矣芟之可也至道學先生所爲鉥
積寸累千古不朽在是扃縢而守之戈戟而戰勝于舌
者也存之可也不可并爲文士原也其有益於地方之
利弊天下國家之大計存之可也語錄者理學家小言

也不觀聖門四科乎德行之與文學對立者也文矣將
焉用語錄屬辭比事其可也斷珪殘璧拾兩廡之餘光
耳吾竊否旃

集導乙

說者何不倫不次或徵事或紀言或考文聖人所謂博
奕猶賢乎已者也至弇州而暢至雪濤諸集而又近於
沿門託鉢之贊嘆矣用修一集考證居其强半是亦不
可以已乎無已如陸文儼分爲外集何先生之餘事
錄可也昌穀名家也用講藝著胡元瑞不無聲病異曰

或借詩敍以傳烏在其爲集哉惜乎正楊正楊之論亦無已時也念同子盖有八篇云前而宋景濂氏劉伯溫氏各有子各有集不兼載也夫子與集經與史天地間大四部也刻集而亂之子作經而史系之可乎制舉義之有論也表也策也肖貌雖古仍時文也以擬時文有間倜然擬而古文自命不慮生今乎何信陽著十二論初學傳誦以爲常署何子麗之內篇子乎集乎疏草者靖獻之文也先賢有不答溫室中樹者而許君父以市名耶又其甚往來削牘比王言發抄耶故疏必如楊忠

愍後可以死疏必如楊忠愍之死後可以傳刻忠愍集者首二疏次年譜爲內集雜詩文爲外集此亦忠烈諸公之一變例也亦定例也報命之序章私營桃李護身之惡詆竊取冰霜近時之耳目難欺積久之是非易混咄哉眞災木也害在生心矣荆川所云屠沽市兒皆有文集大隼爲架子亦無安頓處須用祖龍手段一番予亦爲縉紳奏疏多三家村健婦人勃谿語異日聚而成集當化爲兵火光耳或曰朽木腐草焚而不燃予笑而并記之

集尊丙

於此有染人焉染象天象地象四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湼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天下之布帛綾綺一也而其色之明暗枯澤美惡不一也卽其美者老嫩淺深不一也夫文何以異此哉亦視其染而已矣染之乎秦漢將秦漢自爲也染之乎六朝將六朝自爲也染之乎唐宋

將唐宋自爲也各有善焉各有敗焉則視乎染之質而已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卽染也不有能入于染能出于染者乎噫難言哉江右理學其天性然吳越之澤于詞調也江左之輕宛也中州之持格也秦晉之氣也楚之才也夫非神者先受之乎舍曰欲之而又行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吾未見其不躍冶也衣狙公以衣冠非不學人跪拜少縱之裂而走矣故予論文曰慈習而其論人曰愼習以此定集之凡中朴而呼璞劍緇以綠縠者不許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難言哉

凡爲古文有的派其出自李獻吉者宗秦漢六朝以下
勿道也繼乎李子而興關中王允寧矣然王獨宗史記
沾沾自喻適志歟不欲變以爲衒服倚市門也何舍人
仲默徐博士昌穀毗李者也古今聲詩皆妙絕文稍膚
立會皆早死天未竟其志耶後李子而大振起于詞壇
者濟南李于鱗婁東王元美二氏最著宗子相徐子與
吳明卿梁公實毗之梁亦早死李覩古修詞鼓鑄劖鑿
如累棊然佹得之佹失之然千古而戛戛一于鱗也忌

于鱗者何我則不能非不爲也元美滔滔乎浩浩乎如
雲出岫如水由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乎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乎故有雄篇不足奇元美也有累句益足見元
美也大家哉與二李鼎峙似爲超乘矣或者曰元美不
欲作宋人厮養其文曲折委至抑何似眉山也宗以下
邾莒之賦吾無譏焉雖然宗才儁失之流易人不可無
年徐吳平善勻貼不堪媵王寧能顏行李然自是一流
也同乎王而顯名爲汪司馬伯玉少時急其集伏而讀
之多本左氏檀弓云不工意而工辭末之難矣其句字
有足多焉小以暾名索米累耳奉常品在吳徐間語故
有致元美映帶爲多東海屠長卿自謂以文得名以名
得謗彼其文具在將安所置齒頰哉而重之以睊睊胥
讒天乎寃矣可爲淚得聲施之鑑嗟嗟七子自李王而
外文集自七子而外吾見亦多矣時無隆準牧豎爭鳴
劉子威心勿是也用鈎棘起其文畧約法濟南以亶爰
爲極則四明余君房贊之蔡邕不以朱穆爲過耳然君
房覩劉稍易入二人者蒼然負鼎卣之色而籬落村墟
間人多相顧而錯愕曰彼且奚爲也乎故比擬今之作

者北地信陽而濟南婁東正派也關中學一先生新安
美言足市流稍殊源則合一派也宗吳輩小弱皆奉盤
血以從一派也子威君房雖忤時趨寶摹古昔好引先
民之程一派也烏覩所謂東海屠生哉而北地最雄最
沉草昧功最偉婁東大矣達矣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
系李以下於篇

王世貞　宗　臣　吳國倫　徐中行　梁有譽
汪道昆　李夢陽　何景明　王維楨　徐禎卿
李攀龍　王世懋　屠　隆　劉　鳳　余　寅

居似擯不與會盟也者收宗以下四子及春嵩劉余
則法寬而恕故得附及嗟乎李何李王外予難言之
矣故復定如左

李夢陽　何景明　王維楨　李攀龍　王世貞

集導戊

自夫子以辭達爲宗唐宋之作者毋論我高皇帝以馬
上得之實爲文字祖開天鴻業效法三代而休明之鼓
吹一屬之金華宋太史烏傷王行人諸君子鼓之舞之
易世而有廬陵創所謂臺閣體相沿不欲變予聞之弇

州先生云爾雅而不詭寬大而不迫窶處而不寒儉歷
亂而無傾危委蛇雍紆儼然盛世大人之象是故英主
出龍蒸雲變以傳功名之會天下翕然歸文豈偶也哉
嘗試與二三子放于兩涯環渚之間驚波駭浪孰與安
瀾之適也天下至無文者莫如水矣水上風行淪漪綺
縠自然而悠觸目可得也不且曰映于日而漾爲金爛
于露而散爲彩其文亦莫之尚乎未也擊於石而鏜鎝
乘于陰霾而噴爲雪山非不奇詭俶儻吾與二三子方
呼號碎易之不暇而暇容與弄柔翰賞嘆之耶古之人
以文徵世記曰治國之音安以舒亦有以文徵人焉者
文中子所云碎者纖誕者夸淫者鄙繁者貪捷者殘虛
者詭急以怨者狷怪以怒者狂總其凡激以治者爲小
人深以典者爲君子君子之與小人不同量也一見審
矣況乎館閣者以文爲事者也今烏覩所謂體哉有是
焉有似焉有似是焉予生也不及讀先民集迨其傳者
洪永質成宏簡能爲不足正嘉腴而贍詳而縟能爲有
餘至於魚目享爲隋珠敝帚珍爲拱璧積漸之勢矯枉
之過橫一枝爲羸黃病瘠之宗發源于眉山病甚于雙

井此恐非世道之福也故予標正脈郎文人所簡斥之
臺閣體不敢棄爲旁門列于其次俟有識者裁焉

宋濂　王禕　楊士奇　陸深　李東陽

集導己

臺閣之體相沿久而忽有訓詁體莫暢於陽明陽明實
雋才顧不盡使其雋藏身於理窟其亞爲涇野爲白沙
爲龍溪爲念菴皆最有名最能奔走一時之豪傑中或
劑之量之平之亭之總其大凡與辭爲仇以理爲的與
風雅爲矛盾以故紙爲精神一入其門若加之縢一出

其黨必墜諸淵噬其甚矣吾師不敢以非聖賢斥之即欲以聖賢許之不敢以文人許之也何也指聖賢爲文人彼必怫然怒爲嘑蹴也雖然業已視爲嘑蹴矣而且爲行道人耶乞人耶夫物亦各有疇物亦各有偶立言一大不朽奈何闇然不慮下色取而居之不疑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今之賢於仲尼者多且遠矣故吾勸世之掛名理學者絕口勿談文不害爲眞理學也夫佛西方聖人也彼於中國文字豈不知之能之一發而爲杳渺綿邈之音再發而闡贊嘆咨嗟之偈卽禪乘梵夾中

一二明白淺易語絕與吾儒不相和合彼其相離不相卽之界微塵耳惟聖人知之亦惟聖人能之易云修辭者立其誠辭故不可廢理理具矣而廢辭辭具矣而廢修可不可也夫子有艱之難原本天之未喪而定在茲以斯文以文持世以世徵文文可易言哉道不同不相爲謀旣道矣烏有不同不害其爲不同也亦不以不同而遂擯之爲非道也同乎我則謂之同德異乎我則謂之異端端異耳非異端便當深惡痛絕之如洪水猛獸也然則何以害攻楊則害墨攻釋則害老不相謀也夫三教同源談何容易世有窮理盡性之儒軒然據文人之席予竊以其所據送一難贜安宅勿居舍正路勿由而競長宇句間乎此之謂不知務然則遂無理學之文人乎吾何幸身親見之

集導庚

八大家者唐韓柳宋歐陽曾王三蘇也世莫言秦漢誰爲韓柳者歐陽今之臺閣所自沿雖然非歐陽也善爲曾王者我得二人焉弇州所謂毘陵晉江也然其文具在質言之以求乎則宋矣貞唐宋之勝躔秦漢也豈待

明智士而決計哉且合諸子而角萩于鱗元美之與毘陵晉江力敵也學敵也異曲同工也不聞奏八音乎一一而吹之一一而比之非夫以水濟水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下雉廣陵嶺南苕溪而在豈能與唐王爭道鬬隆準也且夫于鱗眞摹古恨其摹耳弇州貴其全以示世稍逗而爲眉山眉山故宋人也宋文人弇州不欲自暴其短而不能不自獻其長弇州者長于眉山者也以于鱗之超乘左提右挈輔車夾轂而嚌戩于秦漢之廡于鱗沒而拍張露海內翕然宗爲山斗而本色盡出矣然

則何以不名爲宋派弇州之學最博才最大手最捷如
承蜩如倒峽如披錦有機焉有致焉有韻焉有鋒焉無
不眉山而故亦自有弇州也不特有弇州亦有于鱗不
特有于鱗也前之而北地後之而諸子無不有也時無
眞知弇州者時無眞知眉山者也以目論以皮相以耳
語耳也自弇州諱眉山之名實刈穫之蘇學大顯食其
實而并毀其糟者于今盛矣其最有名而成一家言者
會稽陶周望氏公安袁中郎氏皆以近蘇故收弇州之
偏以不盡似蘇摘弇州之全而并登歐王曾於雜俎原

本于昌黎河東氏極而大駡王李嗚呼不虞口業乎或
者曰天之所以報唐王也不幸陶袁皆死今之傳者宣
城湯嘉賓

集導辛

宋初數子仍是唐餘自嵬坡鬼谷姿負崖峻乃不從善
別作家後進靡然從之假久而不返雖有一二自振河
決千里支派岑注安能迴之其失大抵意置溫柔敦厚
而過矜抑揚辭謝和平麗則而顯爲詰激梗隅生硬矜
持跋扈迴駕王塗並驅霸域正與詩相背戾而彼且自
任宗門斯實一大變也故曰詩忌議論而宋特以議論
爲高以牙駔評較爲儒囂囂訟訐爲典眩曜怒駡爲詠
歌此爲宋態嗚呼此視希哲之罪言也知言哉今之言
詩最有名者不幸類是豈維類之抑又甚焉公安宣城
是也然二公實有矯枉過正之雋才能令人喜能令人
怒而一二吠聲逐臭模擬之漸見異趣入風之弊尚忍
言哉先是溫陵李卓吾倡無生之說夫無生則無生已
耳佛亦有大規矩佛亦有大準繩德山棒臨濟喝羊鹿
之機吾尚疑其爲狂禪也而少年推而尊之拈壇之上

拱手而尊之亦不自知其魔夫所貴李氏諸書非才也
非學也貴其識耳可以驚愚可以抉瞶能開今古未開
之眼能開古今未開之口然而古者修辭立誠不敢加
之以輕心怠氣借令以一二登場演法之說亦步亦趨
可乎善乎能始之言單刀直入一棒打殺不可入諸語
言文字如其入語言文字既作和尚又竄詞宗古之人
當先爲之嗟乎今天下之辭家不汨沒于李氏者吾見
亦罕矣文教陸沉是王袁甫諸人之過也吾有隱憂焉
忽不知何以轉何以漸移摩盪而成此習俗也

集導壬

幽谷蘭蓀不以無人而不芳然而窮崖峭壁猿猱之所宮山鬼之所窟樵蘇者睨眙眩掉而莫之涉也卽有國香誰與媚乎太史公曰人不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吾觀青雲之士之骨未朽淹淹多若泉下人又烏乎附者予好蒐古今人集羅南城圯崔相臺銑高蘇門叔嗣楊新都愼王黃岡廷陳具有之多漶漫不可乙蠹字幾盡矣靡得誦述云以一二比今之作者今之作者不敢雁行進也瞠若乎後塵焉江景昭暉好古多奇字不

耐讀近時余鄞縣寅農丈人集署祖之劉子威其流亞也鄒雲夢觀光及登弇州之門入其室矯矯自負也爲文有氣岸能自持其格自愛其法鄒不卽死充實而有光輝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乎王李而下不多得也詞林之治弇州者文定（愼行）筆譽龍虎文炳丹青巋乎金馬之鴻裁卓犖乎先民之型范也山東文學自天性超乘而出是爲難馮宗伯（琦）劇辭薄金石造響和管絃鎔古鑄今方之文定無慚色矣文不從秦漢入正如字不本鍾王法不由周官釋不系五家宗派兎絲野馬耳業成而名不成天也名成而或起家至大官或用位挫其名或用名賈奇禍亦天也名與位天於文士多吝惜不予何則忌其全也位不下大夫名不越里閈并其故業如斷煙衰草湮沒而不傳又何忌焉太倉王衡竟陵雷思霈其才黼黻廊堂今安在哉夫旣或縱之又或收之謂天道無知吾不信也可謂有知乎于焉皆大顯于宣麻一昔就殞焉不登中壽猶之蹇塞也位高而壽壽而有文名不大在人口方司徒宏靜耳有其實長享其名兼利之不能況無其實乎蛙之部也螢之光也蜉蝣之翼

也不移時而聲銷燿盡徒資口實予悲磬折貴人前竊世說之殘膏踞布衣之席搖曳乎文人之苑之其死而不悔也此之謂大惑也（謂王穉登）

集導癸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其然豈其然乎古今同此天下也同此善士也士必有吞吐千秋之志後可衡量一世之英雄士亦必有羹墻不隔之神後可聚眼前之聲氣故酌古可以準今尚論始能尚友且天下有治統有道統有文統統之不可借也啇

之孫子其祧也不億而震器則承乾叢林叅學如雲白
初祖渡江六傳而衣鉢可數也雖有親暱陰竊之而不
許雖有仇怨巧詆之而不能非特不能也不可也非特
不可也不敢也我于王李汪之後得一人焉即之而深
如按之而栗如探之而淵如京山李本寧太史也其亞
則華亭馮元成富哉言何其爽也稍旁出而得臨川湯
義仍氏組之以六朝襘佩之以理學振奇人也同時有
仁和虞長孺躭好竺乾爲文不可句之可謂牛神蛇鬼
矣無已福唐乎相國有遠體有遠神弇州之嫡系也縱

橫矣排蕩矣江夏郭宗伯犄角之然而猶未竟也焦秣
陵弱侯宗唐王時入用修之室孫餘姚文融折晉楚之
成未必諸侯一一無後言也湯宣城之服膺眉山掇皮
皆眞胔能始其晉之清言歟天下大矣所見其斯而已
矣陳仲醇巧於用短鄒彥吉工于用併又其次也予小
子一何知乃所願則學京山也其才近史其學明經吾
師乎吾師乎華封之祝貨殖之傳諛墓之銘是亦不可
已乎綜其凡臨川近險似伯夷京山近不恭似柳下惠
餘姚學班而大似宣城擬蘇而小嬴秣陵歸儒而近腐
此近日文字之五宗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文不在茲乎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爲之泫然出涕

明太學生張君不揚墓誌銘

廣州張氏之先按狀系出韶曲江文獻公宋末有子頤
公遷南海之龍山景泰中析縣裔鄉爲順德遂著籍爲
順德人高大父善昭兵部司務西川僉憲慷慨饒氣節
粵乘稱焉曾大父珊生伯子潔禮部儀制司主事封如
子官潔議大禮死杖下仲子涇遂棄諸生歸養涇生師
柴娶董桐廬縣令仕貞女生君蓋遺腹云嬛嬛在疚依

董自立雖羸若不勝衣而斬然知所嚮往好讀書所締
結必名勝博雅士尤與溫君覺斯善每一過從銜杯命
句擷屐汎舟西樵崧臺峽山大科白洞玉巖鰲溪諸勝
靡不登眺錦囊幾滿已而喟然士負七尺軀當瀏覽中
原徧交英俊奈何乎鬱邑里閭若醯雞不出甕靜女不
出戺乎遂援例游太學廣南膏腴沃衍君華貫貴仕然
家世清白一經燈傳奇美不中素封之沕其泱計擔簦
著籍成均實欲論交天下士會其秋壬子當貢士士蹋
蹤南游者如雲君精博士家言月課季試裒然屢冠其

曹復以其偏師講聲病之學人人頁張廉舡不減公
超市矣君於名流無所不投契最善者錫山費無學秀
水范鴻超晉安陳荊生黃俞言輩多于門下士或通家
子君遂執贄事予然每奏一義或成一詩示予予未嘗
不宛然左辟稱爲老友不敢以弟子行輩相接待也蓋
秦淮春草社行牛首燕磯悉出其奇傲兀突爭其氣色
一時耆宿如李宗伯本寧焦澹園先生朱元介顧太初
兩少宰皆篤愛君引與上坐至講鈞禮君志日益發抒
朝挾韻士暮呼酒人非詩卽酒無酒不詩悉銳詞壇縈

情觴政幾不問家人生産臺右出母錢索息君隨手卽
盡不復孰何里正督租債家責負喧呶麏集君搖首不
應側弁而哦或問有新詩乎無輒亢壯誦所作一二大
相狂叫絕不令俗物闌敗人意君雖塵垢功名糠粃勳
業然內行淳備孝友絕至四時奇鮮母未嘗不敢入口
伯父爲拏盜擁致深山求贖君立鬻己善田乞歸比伯
逝無子一切經費胥君取辦族人齕君第謹避舍或自
摧謝無狀雖肋不任老拳女僕盈庭不一假言笑覺斯
狀君張士倘不問雀鼠之耗孔文舉惟憂罇酒之空於

君近之眞無愧色矣世俗不詧謂酒生禍甚奇怠廢荒
躭酒多分過遂苛求文字之飮厚坐之以商君之條然
予上下風雅嘉魚魚麗所不具論蓼蕭笑語爲龍光也
湛露厭厭令德儀也彤弓鐘鼓覺報晏也邦憲受祉友
御飮也酒亦何負于人哉詩而侑之以酒則筆花墨霧
四座生香酒而佐之以詩則繡口錦心羣山俱響酒亦
何負于人哉君名烈字不揚別字復惺生穆皇帝壬申
四月十三日其卒也今上天啟辛酉四月十一日春秋
裁五十娶馮處士女男一培所著有薜蘿園詩集序而

布狀者卽覺斯南海之明珠翡翠本難火齊也予觀今
日朋友一倫澌滅殆盡蓮榜巍登翻集逢蒙之矢辟咡
親授半開掇墨之嫌君獨篤念成均九方之一顧時通
話言其子鵠侍父詩善歌者可謂能繼其志矣復因緣
父存日知舊千里扶服乞題墓碣永言孝思是父是子
不大有益于風猷而力迴日下之狂瀾也哉予卽椎不
文不敢越國操賢士大夫權誼不忍負生者又不忍負
死者是可銘也系之以銘
銘曰才利王賓學優帝臣品標逸民得君之眞隱無違

親貞無絕羣善無近名得君之神遺棄世故爛漫天趣
無怨無惡得君之致曠哉達士卓哉高士奇哉傲士得
君之似死無知耶何銛何之如有知也速營糟邱勉爾
遁思葬陶家側酒星覆之百年成土化爲酒卮一咏一
觴斯不朽矣

野政朱公墓誌銘

野政朱公之考終两豐里第之正寢也其子璽爾玉赴
太守金公之聘僑寓苕溪其友人臨汝周仁甫從秣陵
持其家訃至爾玉病甚不知人予不敢以聞然不忍不

以聞也居數日病間童僕絮泣聲聞于爾玉爾玉心動
問其詳一慟幾絕血泪少蘇金公誼至高賃經紀其事
趣舟來蘭陵柴毀尫瘠雞骨支床其友亦不識也頽乎
其順頋乎其至請予志墓門之石焉太史公曰閭巷之
人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哉嗟乎青
雲之士正如秋草時過即腐彼烏能聲施間或標格立
言附閭里砥行士垂諸不朽則有之矣故太史公叙世
家則首太伯爲吳讓王叙列傳則首夷齊爲孤竹讓侯
誠有所重非苟焉而已以予所聞擇地而蹈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發憤幾幾乎難其人近乃得之朱
公公所砥行甚隱密近乃得梗概于其子予觀察西江
一再儆建昌守式其廬楣之高士近乃得論其遺事訓
厲天下介朱氏萬子孫無相忘也予其何辭之與有按
狀公上世多聞人爲南豐著姓宋時名軾者從曾子固
游仕房州司戶子京登進士侍御史彈劾無所回奪彥
刑部侍郎褒屯田員外襄知韶州皆有時名至明原泉
公生五子嫡符舉其四而公居季助箬者復舉其一俱
先亡公生嘉靖辛亥八月之初六日卒於崇禎戊辰十

月之　日其壽七十有八公少奇警異凡兒邑鄧公名
知人與原泉公莫逆交時有琴酒之會見公而目注之
郎君蹀躞昂昂若千里駒家有弱息願奉箕帚百年之
約文定一言無煩媒妁爲也母氏以歸于我公十五六
歲不幸右足爲大木所迮初不甚楚久之不良于行遂
廢舉子業時一汎覽岐黃桐雷家言性卞急不好膏唇
拭舌事喜居人上飲食器用不惜阿堵里塾豪右以氣
凌之務籠蓋後已族子弟姪聞聲遠辟至不敢以面万
服內及外家羣從隣里鄉黨孽拏踸伏纖悉來咨來茹

焉或招武斷之譏毅然不屑也猶子有犯滅倫罪者公
兄不言也公曰我受託孤之寄當正辭以討其人懼間
行暮金公益怒擲之地責令立改行券浹旬其人寃肆
鼠牙邑令廉公無蚊虻之過呼公前細訊其顚末公不
敢頌言而色微動令携公至後堂公蘇蘇隕涕頭搶地
稱令神明也願無禁其考試而已令如言正金矢之狀
公一文不染也里中譚生酷貧公時貽館穀每月文會
輒致鼎肉赴省府試厚加路資譚之二兒富有家而藐
之公復宛詞慰解遂舉辛卯令于衡山厚德卒不報公

頷之而已不語及前事也戶有祭田若干畝子姓有貧
而欲粥者大駔乘以射利公一持之力掾辦于京有所
負于趙少宗伯竭力通融祈完前責公聞之長吁嘆息
曰天乎寧我無田忍其以祖考燕詒付之不知孰何人
乎假令他日因田占山因山占穴地下人其得安寢長
眠無恙否且罾執拼乍不得進退可奈何老年好動見
珍禽異物流連賞玩幾忘飲食治一花墅栽培疏剔不
減橐駝而心計敏決手足堅忍其視天時之陰晴壤土
之豐瘠樹性之燥濕卉事之向背花情之歡鬱不啻如

孫吳之治兵叔夜之治鍜伯倫之治酒日有比月有竿
晝夜無越畔之思故其位置高下溝澮流通雖未及遂
閣曲房露臺月榭而能言之鳥使獻果之山賓建南之
離枝洞庭之盧橘不減木奴時來蒨匭公復好客每得
遐方一奇味輒高會賓客褋列倡優絕少分甘窮日跋
燭所知或以養生節嗇之言進公鼻息咈然我自樂此
不爲疲也公園既名闇遠近夫巳氏心艷而欲自奪之
巧爲之辭奄爲已有公發憤欲上書屬有所閡不果乃
徙居蝸牛廬性既不堪寂寂而鄧孺人又卒內助虛無

人米鹽淩碎手操管鑰不勝紛以至脫然長往不及與
爾玉訣世俗皆言事求其朔人本乎祖樂必操土風言
則稽古昔稱先王西江風土涼薄衣冠萃止內不安其
供億外不免于誅求故其大夫士勤生嗇施好爭恥詘
有伐檀之食力而不無葛屨之履霜有提提象揥之宛
然而遂服纖纖女手之要襋蓋俗之漸民久矣郎有大
力者冶鑄之不能化公混迹齊民之中未湛詩書之鄉
澤而服飾致其精華器具蘄于整潔使當時可以爲法
後世無以復加非有越俗之聰明過人之胆識其不隨

風而㶊與波俱下也哉敎璽紱誦督令遠游于臨汝事
君士儀部于宣州事雹林司成于楚事郡伯軫除石公
郎官思侗大令馬石兩王公于浙事求仲𣪍撰其申椒
蘭之好訂金石之盟者不可枚數所選刻諸書發明理
道鼓吹六經薈萃菁華沉酣子集旁及制舉駢枝稗官
外史燦若者星之拱北卓然者車之司南假公于家庭
父子間少戀不自割爾玉郎雅意游大人以成名欲漱
羣言以嘉惠後學能不陟屺興嗟登山致慨甫稅駕而
履及堂皇也哉故人以爲子者苴麻執杖負土枕凷爲

孝而予以人子交叶羣賢言致千秋爲孝人以爲父者
呴喻濡沫恩斯勤斯爲慈而予以敎子重繭負笈尋師
訪友爲慈嗟乎此寗可與皮相睫論者言也爾玉隸于
庠土娶于其生孫二方曜方興皆業儒有聲食貽厥之
仕孫女長嫁邑庠黃馥能文章次嫁徐詳具璽狀而予
爲之銘
銘曰處一畝宮挾四方志操三寸管窮千古事老眇㦎
間懷瑾瑜器見定則禍眚不辟養充而爵祿不易經年
旻衍陸沉游戲生而花鳥流連沒而經史滿笥夫思媚
而婦有依子式穀兮孫長世銘以永藏引之勿替夷齊
西山齊景千駟一到今稱一死而已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

明故桃源縣儒學教諭姚元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伯燮字元卿世居建昌之南豐父存吾翁爲石
城郡主之儀賓徙家南昌故又爲南昌人云元卿弱不
好弄篤嗜經史所作舉子文字病訊不倦髫游庠睨覷
儕輩聞見羅李公講修身爲本之學悅慕之不問餱糧
千里擔簦就正新建張公延爲其子師己酉舉於鄉闈

中卷稱一時赤幟先是陸開仲司李建昌季試異元卿
卷拔置第一大爲治辦資送腆甚元卿歸上翁媼隨手
畧盡四歲失母馮遇忌輒孺子泣繼母朱朱亡繼宋事
之如一朱舉四弟宋舉其一敎之有成次第補博士弟
子人推其產寒衣飢食之舍傍一弓地并粥爲婚費癸
丑上公車從貲家得金數十行有日矣翁有異色請其
故翁曰子且北上顧安所覰第五歸其婦乎元卿凄然
解橐中裝徑瓢笠襆被出門去是年中乙榜鬱邑不得
志丙辰始就桃源諭初冬抵任入奉兩尊人居子舍出

領多士割俸買餅餌犒俊造中裁籍甚者月有會會必
愼加品題身司旗鼓所竪義精者奪漢儒之席次亦登
宋諸子之堂今所傳十三篇者吉光之餘翎而權奇之
剩骨也是冬予守常武故事守初至屬吏皆展謁予目
成而異其人會旅謁未能吐一語初臘予于役辰沅元
卿逆予於塗晤言於公署大異其學問始定深交郵筒
之質正不絕然大約辨人才之忠佞運氣之隆汚與文
心之新故而已其於地方利病當事者失得予不越俎
而問元卿亦不代庖而談醇如也居恒笑字之曰有子

通才宜置交戟不則讀書石渠金馬而陸沉甕牖粥粥
無所見其長可謂恨甚雖然靑氊得予逾重也邦君得
子逾光也諸大夫國人得子以有矜式也是恨者一而
幸者三也夫學校之設原本於明人倫子惟孝友于兄
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矣夫桃固洞天福地也以予考
其習不患苦而患窳金得無有躍冶者乎水得無有善
嚙者乎火得無有善飛者乎數者翔於國而萌芽於士
颶發於師道之不立而銷落於振鐸之有人夫縫掖食
大倉紅腐可二十許年始受公車之牒而一以名招一
以貨應此中何等選也筦筦嫠婦人饘于是粥于是白
父而子三世矣酒人谿其田而奪之牛虧其直而居其
業無乃太甚乎吳越士好言體面然有色于市者未必
其閧于堂也者有貨躧于堂皇者未必其徵色發聲于
長者之前也者今天假元卿年位濟稽黙奪當令桃士
矍然頓化桑麻雞犬不改避秦人本色而今已矣徒使
予帥之以空文不應第託之空言也悲夫元卿長身于
思偉容止好見客揖之就坐娓娓掀髯劇譚世務所居
落落無長物數稱粵海忠介與鄒南皐之爲人其文特

見重于故祠部湯義仍舊太興令餅碣石而碣石爲之
序三先生者江以西有道方聞之君子而天下奉爲耆
蔡者也可以知元卿矣予嘗謂賢士大夫之有益于人
國也達而在上則愛惜人才窮而在下則甄陶子弟元
卿久困蹭塲屋方攝尺寸之柄毅然以師道自任而長
算屈於短馭遠圖促于小年悲夫生今上癸酉卒丁巳
月　日配令人某子五能懋能恕能忠能惺能恒各
令治一經懋娶吳恕娶楊忠娶胡惺娶夏恒娶吳女適
庠生吳仲友元卿沒而其門人江伯通禹疏輩飯含殮

闕禍公士琦狀其行而其同邑之姻朱爾玉乞予志其
墓蓋未必馬鬣之封也故不言其處昔白樂天序元京
兆集燭下諷讀悽惻恍疑京兆在旁不復知其一死一
生也予序元卿遺稿竟因誌而系之銘
銘曰士風埏埴所重厥師經師易耳人則難之公學有
源達於無疵寬以敷教清不求知才高位卑爲世所窺
讀書誦詩羔羊素絲桃李不言千秋係思曰文在茲曰
某在斯

見吾闕公墓誌銘

廬陵之闕徙爲楚望自高皇帝開天時分土授民始也
維闕之先以龍紀姓閎九世有文遠者澁先其子智海
從母適闕文昌龍之爲闕自智海公始也自智海而下
凡八世而有雲岡公臣臣傳清泉公東曉清泉公之長
子是爲公來賓名見吾其字也八世而上皆安耕鑿有
隱德旁通聲詩畏影循墻不識官府公二十讀儒書三
十佐父持家政會邑有徭役忌者中搆之幾不免乃輟
卷嘆曰有子四人不能免父于辛螫將安事此碌碌毛
錐爲乃焚不律瘞糜愉脫身入邑起家文無害幹家之
蠱躬爲捍蔽而始有寧宇母楊有潔癖性畏雞至足不
下匡床五十外目茫茫不能視公不能具潘岳板輿負
母步庭除下爲樂宋山人登春客于桃擊節曰古之躬
行人也歟繪駈雞負母圖贈之公之爲郡掾也朴謹有
氣局郡公俞見而心器之時叔弟來賀應童子試偶潑
墨如塗鴉不應格公跽而請之俞侯父垂耄矣須弟一
鳴奉一色笑而試牘如是願焚吏引代之來賀得與府
選竟補邑博士弟子員也乃公所遺阡陌數十畝臧獲
數百指繒笶米鹽淩雜數百十種悉推與仲季任其所

取署約公所入土之瘠而磽确之羸而圯僕隸童奴之
駑而病老不任事者而已性通亮好爲人謀戚里昏喪
先往後歸爲助務善其事不令人知或出錢營辦急病
讓夷視人痌瘝如已在湯火族子有輪里役者逋其賦
不能紓官司之急脫簪珥付質庫了之壯艱於嗣年四
十有三始舉子琦又五年舉子璡又八年舉子琳其舉
琦也禱茅山之神有觀吾有三宜子吾其爲若敖氏乎
吾一不食有子物二好助人誦經三不口人過失雖醉
飽詬厲不及人家子姓閨閤事已遂舉琦而得仲季皆

於意外其得子雖晚篤念之而勤義方六歲以上悉授經書約畧上口兒起起兒讀讀唱和達戶外稍長就試甫出風簷而質文字家問其工不然則不食與賢豪長者游歸而述其槪必喜反是則慘然不樂生平於喜怒哀樂未嘗太過有不及而已門以內不聞鞭笞門以外不聞譙讓上交不聞傴僂曲謹平交不聞盛氣遽言御子如朋見必與坐坐必談談必竭暢彼已之懷而後已士琦四與賓興冠軍者十有五有文事於地方及有司之良得一識面爲快公不色喜所喜者子之爲海內賢

豪知也回翔塲屋踽凉寒山不色慍慍其逐行逐隊在人耳目間也嘗欲賫裝遣其子東走吳北走燕援高山大川問陵谷園寢劉覽帝王之宮闕邊塞之險害以大其氣夫夫也豈直窮鄉之善士一國之儀刑三楚之老成人而已哉公之生也長不滿六尺眉長者一寸眼顆而光似其父耳張大似母生于嘉靖乙巳年七月十四日之子卒于萬歷庚申年三月二十八日之申年七十有六配唐子三女子五而鬢髮半蒼燈下能作蠅頭楷生平不佞佛其歿也日誦阿彌陀一聲偃坐長逝嗚呼

彼烏知所謂西方聖人而口無綺語宜見珊瑚舌掌不抵撲宜見兠羅綿手意根寂淸宜化金剛舍利且亦烏能知其去來也乎夫琦不知其去來而子又安能知其去來也乎琦爲子首取士公事不至于偃之室其時文今之震澤毘陵兩先生而古文詞則太史公漆園叟唐宋諸子不足道也其行淑愼柔嘉有如溫玉乍見可親久之有異又如飲醇酒能使人之意也消又如春風之被物不見怒生之痕朋儕皆能知之而毅然百折必東之剛腸䁥然三公不易之介守卓然萬品澄序之定識

熏然萬物得所之曠懷如月印空潭如雪封峭壁惟子能知琦琦亦曰父能生我能知我師能成我能知我要之文王我師周公豈其欺我是父是子是作是承闕黨可謂有人矣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鶴陰子和有開必先信哉憶子守鼎好進諸孝秀陳說風俗切磋文詞琦讀書朱竹山子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相見輒問公安樂亦有話言驗政治之媺惡否琦雖默不輒引對子時時欲借公爲賓筵光侑進之鹿鳴嶲周行之示而逡巡未果比擢浙臬車馬過桃行行式廬一

望衡宇而公已矣古郡大夫得自辟屬吏後世猶能薦拔部下人材然則采汝南之月旦樹湖北之風猷詮次遺徽賁及往哲此亦長吏之責非他人之可奸也琦手勒公狀詳其履歷著其存沒與其子姓匍匐虎林乞舊知之一言文閼宮之元石予之困于蘭錡也久矣夫素業之不理也雖然國有顏子不揭其清芬人之云亡不傳其軼事逝者如斯後其何觀予其猶存于蓬艾之間也夫是宜銘

銘曰楚澤國也而羣山嬋蜷或環而珥或洄而洑載籍

所記莫尚于桃花源公則生焉厥有良田美池桑竹阡陌衡縱鷄犬種作男女衣著如外人然垂髫黃髮怡然自便一推擇爲吏蟬脫名利之韁鎖不膩於羶子姓珪璋金錫楚之學者莫之或先而公沉默不言自葆其天不知有漢無論晉魏又烏知小年之與大年天上之與人間他日桃花翩翩碧草芊芊白雲可枕可席青山可醉可眠旁諸萬家過者必式曰此關公千秋萬祀衣冠發祥之阡

祭故祠部郎臨川湯若士先生文

萬歷丙辰秋季予出守常武道經金陵晤比部張肅之始聞故南祠部湯若士先生卒于臨川之里第不信蓋乙卯譁傳先生有異耗而先生安然無恙也肅之曰是得之黃貞父當不誤然不知其日予益不信謂先生當不死且未可以死也然自此心怦怦動矣乃順塗而訪之月出始抵承恩寺叩南豐朱爾玉之扉而詢之爾玉涕出而對曰信是其病爲瘍發于頭其屬纊之月爲六月其日　日也其彌留之際託致聲宣城湯太史武林黃儀部并予不佞曰好自愛不意遂永不復相見也

嗚呼先生信死矣予自十餘歲操觚讀問棘堂集卽知有先生然非眞能知先生之道德氣節與夫不輕然諾急窮交誘掖後進之概也知其文而已又非眞能知先生騷賦古選有韻之詩無方之文也游戲傳奇之外知其舉子業而已又非眞能知先生制舉之文之用寡用衆用離用合用正用奇闔闢起伏應承之法也知其能另立一宇宙另開一手眼補先賢之未備斷後學之疑根能不爲唐瞿如古文辭之不爲王李而已不十年而予繇仕令新喻始得一通先生先生曰此子也絕可與

言學又十年予迍邅仕路綠南武庠晉國學介門人周仁父黃寓實再通先生先生肅然首肯曰此子也才可與言文自此屢請先生之文布鴿張侯而先生漠然不許也先生之漠然不許也者意予不佞尚未可與深言文予未可與深言文而先生寧忍遽死也耶先生負四海名久第出玉茗堂詩賦應世而不肯賫其全以示人也意先生必歉然有內不足焉而承學莫之窺門生故吏亦莫之請也計先生而天假之年日積月累必有所切劘其所未至使內不足者一無不足而先生遽死也

耶先生爲人綽約自好初爲南太常博士銓部議以其司屬北徵先生移書力止爲祠郎上書攻首相謫尉徐聞升遂昌令入覲還因病乞長假而去之三年中考功令鴻飛冥冥弋人篡之是天不縱先生以一官而縱之千秋也縱先生千秋也不縱先生百年乎而遽死也耶先生長郎冷裴奇慧甚早夭折次郎尊宿予識之南雍三郎叔寧曾郵文相質叔寧舉乙卯而先生病先生病而叔寧衣不脫帶不上春官人稱之孝廉諸郎方競修素業恢廓門風竟先生之未竟而遽死也耶先生故不治生家毀於謫毀於火其半又分給寒士之衣食海內諸名士得先生一言增其榮盼生者以爲榮死者以爲哀藏髑魄者以爲不朽如臨汝之周仁父傅三來南豐之朱爾玉皆感恩次骨而予友竟陵譚友夏予門人齊安王子雲一得先生品題立致青雲之上先生死而名士無與爲質矣而遽死也耶予不佞二十年通籍十載冷曹所得楚郡貲在中下承任子乙科之乏蓋予簡淡疏拙分固應爾而先生獨器重之寄聲曰勿以郡小而勿爲予應之曰郡小精神易周悔吝亦易寡也方相視

而笑知己之言不至河漢而先生不及見予之成遽死也耶嗚呼哀哉神理邈莫光景常新龍蛇之嗟乃如之人不腆絜酒儲比蘩蘋先生不亡麟趾振振先生不朽遺編在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侍御起莘錢公文

起翁錢端公之以疾考終正寢也時維丁巳歲實在蛇月九月也公剸心性命之學尤湛精于易蓋用九乃見天則云其通家眷晚生張師繹守官常武洞庭天末遠不克臨乃遣力致魚菽之奠爲文哭之曰嗚呼公其遂

甘此也耶夫其恐公竟止此也耶常郡雖冠冕奔走天下大江以南稱爲珠淵玉府然自公之游刃巖邑也天下始有眞吏治自公之獄嶽柱下也天下始有眞爭臣自公之觸要人遂初服也天下始有眞人品眞清議自公之測義畫衍箕疇也天下始有眞性道眞文章繹生也晚他不敢知屈指壬辰自公家居其君子謹畏名義有所顧而不爲其小人保守田廬有所恃以亡恐其邦君大夫有所稟承而不迷於嚮往其鼠妖狐鬼有所震慴而潛遁其影形者緊誰之力也公與元臺薛先生之

力也公百身可贖則稱三達尊公九原可作則有三不朽說者謂公之言德世所共欽共信所惜者公未爲雲而雨四海未躬酌以飲羣生繹卽論廉頑立儒清比伯夷鄙寬薄敦和同柳下卽其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奉洙泗伊洛爲淵源汲汲明道覺人如陷溺之必援痌瘝之必撫此故儀封人所親得諸夫子者當時或未之盡知公沒身而不變蹇故已遠矣且夫自仕路飾東林爲羔雉而輩上東講學以厲禁黜者慮餘波及人爭先反噬賢者同貞女不字杜口不言而公與二三子講習經正

待是二堂其事最勞其心最苦其意氣最平其距詖放淫最大此正孟氏所謂守先待後之一人直任爲功而不讓者也蓋至悠悠之口於林中人舌彈箭射不無一少見同異獨嚴事公與涇陽顧先生景素于先生養安石之望重山公之啓者垂三十年闢其歿無不涕洟痛哲人之萎嗟邦家之殄瘁此亦天理人心不容澌滅而公浩然之氣配道義塞天地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決定無疑矣而繹猶不能自已者蓋繹丙午家食無日不侍公之宮墻左提右挈使樗散之木粉飾元黃泛駕

之駒稍閑輿勒方圖施于有政上不負君親下不負幼學外不負知已之恩而公已矣繹無與爲質矣嗚呼惜哉不聞公病忽聞大故謂爲信耶其去何遽謂弔不信胡承此訃我知我生生三事一牙慟期亡管分鮑疾國傷罕逝莊嗔惠卒絮酒哭黃白粥薦呂公來洋洋不遠伊阻尚饗

跋

先按察公月鹿堂文集十六卷自前明萬歷年間藏弆家塾至今二百餘年未及刊刻湄辛巳冬由雩都調任清江竊幸年豐訟簡衙齋清暇乃取文集讀之卷帙浩繁傳鈔多誤謹就有關經術政事者屬黄樟園孝廉約選校正編次八卷付之剞劂以廣流傳我子孫其愼守之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六世孫湄敬跋

道光乙未自閩北歸過江西吳城鎮晤張春槎司馬以此冊贈余藏之書樓茲復展誦謹識卷末咸豐戊午二月十日黄宅中

〔明〕焦源溥撰

逆旅集二十卷奏議四卷

清道光十九年宏道書院刻本

道光己亥鋟

逆旅集

附奏議

宏道書院藏版

明史本傳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滿城二縣考最召爲御史熹宗嗣位移宮議起刑部尚書黃克纘請寬盜寶諸奄源溥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忽傳皇祖封后之命請封不得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惑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卽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李選侍一宮人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於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凌虐聖母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卽爲選侍乞憐第可求曲宥前辜量從優典而移宮始末不可得而抹摋也盜寶諸奄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於忘母乎疏上舉朝寒懼天啓二年憂歸服闋還朝出按宣府例轉鳳陽兵備副使時崔文昇出鎭兩淮欲甘心源溥遂移疾歸崇禎二年起故官分巡河東道遷寧武參政有平寇功就遷

山西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邊事日棘兵缺伍餉又久乏歲荐饑民淘馬糞以食源溥請蠲賑討餉當事不能應踰年白劾求去遂罷歸十六年冬李自成陷關中與從兄源清同被執勸令輸金源溥嗔目大罵賊拔其舌支解之源清字湛一由進士歷官宣府巡撫七年秋坐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釋還年七十至是抗節不食七日死

烈中丞涵一焦先生傳

中丞涵一公源溥其名焦其氏以與仲兄湛一氏皆有顯名故有小焦之目崇禎皇帝之所書屏人也世爲陜之三原人辟而喪考育於母與兄同學於伯兄具遠識大節以尙書舉己酉鄉孝廉爲袁中郎所賞癸丑進士則張侗初之所龥也二公皆有文鑒而公又不僅以文章著其爲令也沙河宜簡而惠公簡而惠濬宜嚴而義公嚴而義當是時臺省之考選猶不易遘以公爲侍御彈劾有風裁亡何神宗賓天光宗御極甫易月復殂落哲廟立朝廷之上眷眷多事公亦以內艱歸里自壬戌至甲子三案聚訟三案

者挺擊移宮紅丸也公憤事每切切於心不能去會服闋入朝則抗剛常之疏以救正之疏入不報當是時專擅之璫爲魏忠賢憚公怒公陰傾公左遷潁川道以崔文昇監視巡潁川公知其不可爲也即歸崇禎即位魏璫伏誅廷議起朔方道後改昌平復守河東道當是時寇氛蠭起蒲東騷動公掆蒲營募死士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擒王家印於曲沃殪紫金梁於萬全斬獲甚衆而撫臣匿不以聞壬申以參政守寧武有張帥應昌卒銳頭畜異謀當是時寇在西郊反側子伺於肘腋公偵其渠魁斬四十八人乃有飛魚蟒衣銀牌之賜甲戌爲司臬夫司臬之視兵備非易

也當是時三晉有三黨者晉藩之强宗無賴及虎翼之胥武斷之豪猾也或曰司臬倚治三窯也三黨云乎下車則驍數十人而晉治亡何晉雲中中丞雲中故神京右臂當是時中丞之責尤重且也代以北民多饑公請賑恤也鑄多彼甲士多空伍選多耎公請濬屯田立錢法募死士教行陣故爲書籌邊之議以上之思宗書名御屏以小焦稱之乃上意急於戡亂於凡中丞雜用中官以監之當是時監於雲者爲魏國徵公知其不可爲也乃郎歸癸未督師孫傳庭師潰闖賊大入遂失關門遂失會城逆闖自成既破秦藩志意溢驕然猶未敢僭僞也賊臣張璘然慫恿之

以收延士類附己者奴之抗節者屠之以爲必如此乃可盡秦中士大夫之忠義有物望者而塡之秦士盡則秦之軍民無敢譁當此時秦紳士或籍其家以助餉爲名或羈其身以僞官汚之其賢有德者或潛出外方或匿影山谷而中丞思晉中以舊部之兵或可響應以有圖不得往也逆闖招之請不爲屈賊以忤己欲兵之或謂小焦故賢者則姑生之公知其不可爲也乃郎訣於室泊子之雅之夏爲詩曰八千子弟今何在百二山河倘可全自成稔知公不爲用則徵公之金命公自書其數公以筆擲擊之中其面則大罵曰瞎賊奴我非若等賊顧安所得金乎且而不闖王家印紫金梁之事乎自成曰爾蒲州焦兵備耶公髯張如戟瞋目而罵曰我在河東爾倘作牧馬厮自成曰今日爲我擒奈何公曰我三十立朝位秉節鉞受國恩者三十餘年惟有死耳我生卽未能剸爾我死必爲厲鬼當令爾齒吾刃也賊大怒竟支解之若公者得死所矣贊曰烈烈小焦國之義臣生不媿官死則成仁董狐之筆猶以識殉太尉之笏賓綰其綸中丞嚴居久易冬春筆如强弩其力千鈞擊寇不死甘殺其身惟公大節剛常以振昔在栢臺偘偘埋輪紅丸移宮建議嶙峋徧司諸路厥聲恒新畏壘晉鄙坊表明人

河濱李楷叔則甫撰

烈中丞涵一焦先生傳

士之遇不遇勿驟言命也人主司天下命若勇略深摯經綸天下之才旣灼見之卽當亟陟大用而信讒嬖易視天下事往往沉滯草澤間夫雄才負氣者使秉鈞軸竟盡負國家哉侯伯子男爵不以收傷傑圖以榮戚畹紈袴垂髫黃口兒貂璫牙齒於中間魏倘不用雲中安知其能范增死穀城何以竟其蘊古今奇材不得獨咎於命矣寻于三原焦公涵一相合交深觀其持身抗言無僞械不蔽上隨俗不黷貨冒功坦直無瑕疵有古烈士風以公可當棟隆之用也又若而年公竟以駡賊不屈死夫秦風固戎車俴

收虎夫戴鶡未有公之激壯慘傷者方欲傳公著史冊而公之子之夏二千餘里以狀來慟矣哉人亡國瘁二陵崎嶇荒烟風雨復何嗟及乎公諱源溥字逢源涵一其號也生萬歷辛巳八日巳酉舉人癸丑進士爲沙河尹調濬不虐有德庚申擢四川道監察御史甲子將巡順承劾大閹崔文昇太醫李可灼及大司寇黃克纘數疏侃侃不顧禍害或沮之公曰事無有大此不大爭吾恨無以自靖有懟報國耳恐它日一旦落職欲有所補牘何由耶其立剛常一疏史編巳載言足泣鬼神當時朝廷之上爲之肅然震動無何魏璫嫉公陰犄之左遷頴川道令文昇監視頴川

折角且甘心公焉公卽挂冠歸思宗皇帝御極魏璫珠廷臣亟推公又有妬者儺昇以副使守河東道流寇內奏秦晉兵劻無抗其鋒者公立蒲營穀胄徵干募敢死士千餘人率之百戰禽賊帥王家印等於曲沃又從盧司馬象昇殪紫金梁於萬全斬首萬餘級賊咋指退晉撫性忮善蝎人以公之功形巳短也隱不以聞將士蒲人皆恨之壬申止以參政守寧武甫蒞任大將軍張應昌健兒陰謀不軌寇氛熾將逼境上而反側在肘腋間鼠伺豕食岌岌變生公一意鎭靜外示備邊旁行反間廉得名姓四十八人立梟于衢而市者不止疏聞天子嘉其丕績賜飛魚一蟒衣

銀牌一蓋異典也特擢雲中中丞雲中頻兵火士不坐甲死傷枕籍戶口減大半至有呑牛馬矢者公曰雨至不蓑笠之求乎請賑請蠲屯田嚴伍教陣飫馬吾給火竈安坫衆志以鎖鑰乎京師之右臂思宗皇帝書公名於屏謂近侍曰此欲立剛常小黑焦也公面黧故云公中丞日中貴魏國徵來監軍徵亦魏璫爪士也多方以誤公其甘心者蝎不滅晉之撫公又挂冠歸葺小塢與兒湛一卽撫宣公也賦詩飲醇酒酣言國家封疆事寢兒不禀果忽慌無人制勝爲敵人笑令天下羞也未嘗不慟哭仰天頓足不能巳巳癸未王師敗績潼關不支李賊乘機破關門西安

失守公憤憤仍欲圖恢復事而賊巳潛伏執公矣公見李自成不屈厲聲相詆自戕問左右曰此誰氏哉一人言曰此所云上立剛常疏負氣不畏權力中丞焦源溥也公暗藏匕首思就前一擊賊而賊擁護林立不得就賊索公輸餉令公書券公目眥裂長鬚盡張奮筆擲賊面中頰遂大駡曰一日賊我抗言侃侃朝堂鼎鑊之害不顧報國云何噬肯屈猰貐予卽裂火燒肢衆讁叢胷不之恤皇天在上不日自有殺汝猰者我殺汝黨王家印時於蒲汝讒在賊部下銼草牧馬逼耳賊曰汝如何爲我擒公曰此大運也我秉節鉞受國恩三十年恨不能生啖汝肉北向拜曰其

速令死九原不快心耶賊令左右磔懸骨於城樓年六十有三後子之雅自死始收父屍王鐸曰嗟嗟奇材雄略何何負於國家歟徒令豪傑半死敵人手假令不信任閹竪以生媒孽不倚紈袴子弟擁丈八蝥弧解二五耦委心腹於貞師丈人何至啓戎心羽熸如荼如火山排川壓成土崩之勢乎當時君急求人書屏賜蟒豈全無意於戡亂哉大臣掣之嫉者瘡痏之卽如涵一中丞公至於死朝野之人始欲歎曰如此深略烈烈不世出之丈夫載升無幾日載沉相繼乃玩公於股掌則何其明於知人而恡爵不大用於端揆地以權衡天下救海寓之喘息歟嗚呼主聽聰不

聰世道之巇杌隉之睚厚棟橈勝任自古記之人人欲嗟不亦晚乎雖然公之不遇不成大功必立廟血食贈秩崇隆與殷秀實顏杲卿張巡許遠同籩豆享鐘鼓世世伏臘祭旗孔揚公之不沉滯也遇更在千秋爵禮矣陰靈壯勵二陵崎嶇華山涇渭公常乘雲據馬而來神必醉止嗚呼君其面上帝詢之知命之有故復何嗟及乎公能詩能書善武騎射能持戟立馬上飛馳妻史氏李氏已封孺人子三郎稚夏振邑人慘傷哭而葬公於三原東八里南天村之峽堰

孟津王鐸覺斯甫撰

逆旅集序

予讀大中丞焦公遺文蓋潸然流涕而弗能自已也他不具論崇禎之初海內多事皆皇皇求賢如不及公之名旣達於上前於時有小焦之目書屏志之矣而徘徊軍都河東寧武偏領一路參藩臬閒遲之又久始自觀察授雲中節旄扼於中官之監而歸嗟夫以烈皇帝之明旣稔知公以公之名位不可謂不遇究之寺人讒忌罔竟厥施而明良一德千載有遺憾焉豈非天哉方公在河東俘盜魁王家印功甚偉撫臣匿不以奏上未之聞也其在寧武葆吹無聲戮叛謀四十八人有賜魚銀牌之賜上已聞之矣遷

長臯擢大中丞寄天下之上游而居於京師之右臂上將有以大用公矣夫何權璫餘孽巧蔽聖聰塡之淵中原窺神器者乃卽部曲豎兒吾意此時在上必思公而羣閹能挫其垂成之緒必更沮其大任之心寇氛日熾所向無堅城全軀保妻子之徒陳情乞命之不暇不得已乃出孫督師傳庭於請室朝野相慶而公獨憂之然則公之自負何如哉是後公迄不復起賊據關中獲公遂支解以殉善哉予伯兄河濱楷推言之也曰逆渠自成初破秦藩志意益驕然猶未敢僭也賊臣從恿之謂必盡取秦士大夫之忠義有物望者抗者屠之而後秦之軍民無敢譁若然賊固

將首及公先帝於是乎有死臣矣楊雄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公慷慨談兵臨難不屈此宜薄辭賦爲枝葉灑然云之而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故公詩雄奇得少陵之險聞孫督師睿誦之曰是在高皇帝佐命諸勳有不逮者而公則曰孫詩平淡不任卽戎斯言不幸中矣文備衆體自爲一家蓋當是時文光祿方主齊盟鄉國之風各從其類未可槩以六藝之法求之也予曩過太原友人傳徵君山稱公爲司臬推折晉之三黨有西京遊蓋之遺嗣客鴈門如寧武至雲中問公治兵之所疆埸之間壁壘尙存雲人曰衞中丞景瑗有殺身之烈然使焦公在賊安得橫行

渡桑乾耶嗟夫人孰無死公之死重於太山予獨悲夫先帝至聖而輔佐非其人有臣如公又用之不盡其才此郭徵君林宗之所繇向野而泣也公仲子於先子爲亞而不肖因篤自垂髫受知最厚因以公集見屬爲論次其大節俾後之采風者有考云

富平李因篤譔

逆旅集自序

計余昔遊東至於海南渡江西望太白北至無棣岳有五登其三覽唐虞之故墟披文武之流風大禹之所經歷漢唐之所分爭盡於此矣慨忠貞之遺烈拾幽逸之餘芬觸眼興懷偶爾得句昨者所遇今已塵隔忽得李供奉天地逆旅之說焉逆旅者傳舍而等之天地毋乃藐視萬物耶人生天地有父母兄弟妻妾子孫娛樂一堂笑語燈前者是攜家而逆旅者也亦有鰥寡零丁孑然獨立上無所依下無所托者是未攜家而逆旅者也窮居陋處稀和鮮鄰異域漂泊親朋斷絕囊空索盡滿目蕭條是逆旅而未遇

主人供應偶缺者也車馬塡門望幸一見賓客滿座稱壽飛觴珍玩列前文繡繞壁笙歌別院燈火樓臺是逆旅而得逢故舊宴會陳設偶爾鮮潔者也所入意得與兒優游是晴日而逆旅者也憂讒畏譏坎壈坷涙動輒顛躓束身如蠖是風雨而逆旅者也朝槿夕蟪短折凶夭是逆旅而過圯者也椿年鶴算爲李爲籛是逆旅而駐宿者也又有著作纂述充棟汗牛刻露雕風膾炙人口談天說性越絕古今亦逆旅得句偶爾題壁間者也余亦知所敷韻不足當壁間萬一但既從逆旅經過亦須以數字題之只恐逆旅主者模糊塗鴉然余已忘之矣將游三山頂上更乞

黄粱一枕又恐蓬萊方丈亦逆旅中假山耳爲之躊躇爲之四顧

旹

崇禎十六年歲癸未孟冬四日涵一道人焦源溥題於郎雪山房

逆旅集總目

卷一
五言古三十三首
卷二
七言古三十七首
卷三
雜言一首
卷四
聯句一首
卷五
五言律七十首
卷六
七言律九十九首
卷七
七言律五十九首　七言排一首
卷八
五言絶三首
卷九
七言絶十三首
卷十

詩餘四首
卷十一
記二首　碑一首
卷十二
序十二首
卷十三
引六首　題辭一首
卷十四
疏十一首
卷十五
書牘五十首
卷十六
傳一首
卷十七
祭文六首
卷十八
墓志銘二首
卷十九
頌一首　贊一首
跋十首

卷二十
雜文三首
附奏議四卷

逆旅集卷之一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臣後學李錫齡校刊

五言古

砥柱篇

洪河龍門來奔崩華山趾誰能繫飛流疾如弦激矢下流
目以深滔滔勢莫已有石一拳多亭亭水中峙冰夷欲東
歸觸之還復止老蛟思鬭爭萬馬風聲起沫塵蔽九天轟
雷吞九地此石屹不驚日夜焉能𩉐黿鼉怯欲逃行成波
臣禮俛首羅石前受約三門啓三門阿那名名之神人鬼
沒人總傷䰟來往稀一葦莫謂架山梁五丁額亦泚蹤有

漢唐人推若紅生米新開寶篆文平陸垂永祉四載大禹
勤元圭端在此躡足望樓頭歷歷見崔嵬一壁四削成的
的芙蓉掛風摧草青青千年絕人履傳聞周老聃曾煉藥
不死人從函谷遊賸有丹竈壘

龍門篇

懸河青霄下湧騰萬里迴奔濤誰能障巉峭釜鑿開坼巖
罌於鐵瘦蛟俛怒頭蜿蜒東如帶石穴出長飈虎牙交象
耳咫尺秦晉限飛魚乘勢上努力風與雷從此多放恣浩
渺欲九垓漠漠陰霧合拍浪捲沙灰昔我亦陟此攜朋良
悠哉慷慨十五載往者不可追今提河東上越棧躍龍媒

登降乞禹靈四睇聊徘徊偉矣縣大夫縣知與勞才樂師
王弟子雅隨擒虎來豪氣凌風舉壯歌酒一杯直窮渺無
際忘倦更登臺貔貅奮髯立甲光鉛鱗鎧大纛飛朱雀閃
閃動崔嵬磨刀濁水赤飲馬長浪堆誓將洗惡波華何澄
霾塵

雲門李

蚪蚪㵎上松蔭彼嵩與蓬而塋既威喜況一氣所通碩哉
白首老元符丹玲瓏伊臧甬徐甲聚骸起僕容北海名清
者李其木本宗延齊魯術士號百餘萬翁諸子祝續命絲
絲飄脩龍墜之雲門口撥鞭聲馮馮雙闕萬餘丈寸颸響

喁喁璧璫鈿蔡瑚玉樹夾菩薩百部發仙樂徽飂珠簾櫳
閶闔共命鳥角徵羽商宮羣仙攢六著大仙笑流虹顧瞻
紿一敂爾來何匆匆長跪乞所賜甌桂醴色濃醉酡不計
年矩目碧曨曨大仙緊誰是云是白首公

廖屢行六首

鄒國孟夫子將欲去其齊殷勤留行者不顧坐言非且莫
隱几卧聊聽賤子辭伊誰爲此謀咳佞成南箕孤女活泉
父子男生娘妻三至市蹲虎章子背曾師大賢亦殺人哲
母亦投機

二

絜寡忍自劓乃云被壁迷販汗赤涓涓云不千里醧試觀斥鷃鳥搶搶蓬蒿飛播閒𨻰足人能不泣妾妻

三

我壁甚巷伯憤欲投豺虎豺虎聲不食臭北多寄𨐌豎髯少咸門雷目牙血齲疎勒狻麑來彤斗大如許一怒豎爾腦冉怒𨯂爾侶

四

柜峰有鵂鳥今在龜蒙橋一叫不肯休斜合羣鴟鴉姬且緊何人維音艮嘵嘵東郊風拔木雷霆劈滕條遵渚有飛鴻爾寧能不飄

五

憑軾覗八荒日月亦遭毀瑩光亘高碧仰唾還自淬尼父蹈東渚伯陽背西軼豈謂淵無人唯病龍斷趾一觸八柱折大宙俯賊圯

六

濁流萬里來九州不肯停滔滔何所歸所歸在滄溟鵬固摶雲翼鶖亦奮海翎退蹤渺難追高丸罷秋螢敢以委固陋圈語莘和鈴遲言促秋雋浮驂沒緬垌偏此兵革日能不痛生靈早早詎足齒採薨古有馨

泰國主圖林八首

昔嘗游五岳眼界窮溟漠有度式如金輕肯出城郭聊撮河山圖置身小邱壑日涉已忘疲淸福諒不薄

二

銀榜亦何爲玉摟徙爾耳有亭鶴鶴來四乳欣至止羣鹿銜菖花羣魚噴綠綺毋寧云太康飛潛有至理

三

復鑿昆明跡西僧辨劫灰不見石鱗甲■有秋風催萬古終如此且盡掌中杯翛爾游鴻濛覽著偏丸■

四

登臨望緬邈烽烟幾處飛代執太阿者何以淬鷫鷞我欲

破巨浪萬里斬鯨鯢歸來宴小山日日太華西

五

有醴亦不薄有客號大儒借問受簡者誰似馬相如不必誇雄文且以啟虞謨何以振長策通路西南隅

六

暇日立沼上鴻鴈從北來欲去不肯去雲中數徘徊寄我胡虜信反覆不可猜誰是漢將軍驅馬白龍堆

七

偉哉任城王膂力稱奇絕而我文弱軀力不勝寸鐵祗以地區區有恥何由雪酒者仍自酒血者應自血

華林滌雨露草木披寵恩永夜望星漢何由小艇翻咫尺
臨閤道微情細細論祗得機下石再理武陵源

貞母

古有斷臂婦皆斷臂猶污況乃殘體支垂名今猶慕不覲
貞氏母毒痛甘自茹胸肉裏層層氷肌誰能覷至死矢不
渝芬香久乃著瑛質珍璞函溫文新不故嗟彼鬚眉子有
身常是露子與有良規此母雅能步繄伊家教然性生有
深悟

天亦篇送秦北溟之陽和

地固有東南天亦有西北曜靈迭纖阿每歲飽蟇食震珉
最貞峰蒸留深鉅渺東渚吸百川沄沄芽黍稷垂穎鬱鋪
棻蟣蚍糾百塍霜威結泫滋搰堇僵鵝爪刧灰銷火風蓋
輿倉可特達人矚九垓八柱垮憑軾縮委兩綏黃心勞舌
齣薏進止角觸藩傾覆跋蹢踣登兵學倒戈越隍痛衷賊
伊誰爲此謀主者弃餅殛蹀血殷星門室殲不受逼欲刃
烈欲雙溟溟乾坤黑且戚隻魄還頻衷諒難測所懷莫與
襄恂惄隱刺惻蒙元晨達昏匍匐訴帝側甲甲應爾爾或
牛敢云纖萬里壯飈沙氷扶水條眞邊月響凍第無愁蔓
亦盡黎裔茶蠶宮傑史優聖域班生八十萬二百卅年式

不朽一立言中景炳翰墨肸公羊虎韋薄劣忝祁則槁詞
拓曠觀愚千企一得九萬摶雲徼彼亦六月息號識兆北
溟終張摩霄翼

李判晉府之轉賦此慰意

有天不可問勳與人事詭何乃松栢枝忍同秋草委翠色
老龍鱗徒以媚幽泚駪駪泥春光王門軒百雉雖可張雀
羅良以無虎兕雄文疾枚乘馳賦弔湘水諒有玉管人朝
夕姓字齒

賢宦詠贈聶敬齋

蜀國有哲人上友唐宋兼唐宋緊何子太白子美曠文光

並日月仕路等滯淹蘇父子兄弟聶復全爲占瀏厥捧檄
心乃躡人倫尖五斗何足道承明在鉤鈐南陽亦可問翼
卵與䵷黔撫字紛種種沁澤滲湛湛視彼龐如贅棄置神
乃恬政事埤益我甚矣祝融炎犧文憶莽野何如嘯揿髯
而東而自熱我自有我嚴劍隴峨眉風千載予所忻四友
軒增一側立良云厤

蓬山竹贈崔生

蓬山有靈幹萬丈入靑冥柴烟覆爲蕃翠葉鬱峥嶸入風
揚砂礫白日何亭亭其實鵷雛食時作老龍鳴誰與同寒
歲松梅弟與兄豈待斧鑿力脩直性所成一自脫籜尾勢

巳凌層雲今當炎五月移植橫中庭崔生游其下詞動金
石聲持爲手中物九垓仰飛騰
雙桐詠贈張生並勉其弟
平江有雙桐亭亭列車蓋蔭覆辟雍西含風發清籟近日
紛葳蕤輕條麗景薈湛水潤蘚陂密葉垂藹藹油油雲氣
生春嫩旌旗旆百尺誰能攀沉瀣鬱霧霈取作寶瑟琴宗
廟八音會王者瑞賢良詎云孫枝最不數鼎足松不數龍
頭檜移植過江來條幹聳未艾其一巳棲鸞其一鳳所翹
贈屈超然其人工漢隸刑章
莫怪天雨粟莫怪鬼夜哭屬意在五雲豈初爲四目所用

既以增文書連高屋誦詩以[redacted]家讀易而奸卜繫有五闔
耳宜步中郎躅雅意在青霄金石舞鴻鵠但一加刻畫姓
字卽不俗誰竊之十襲堪以比璽玉
長河篇壽喬文翁
星宿鬱靈府噴流秉中黃崑岡一萬里輪環半映璜拳石
般積石馮凌向朔方龍門乍驚瀉砥柱訝郎當頭足亘緯
極玉衡印八荒而其精微處詎以棻花桑蘭采與朱文天
老識其祥黃帝夢兩龍綠圖炳章光伏羲文旦孔理數何
洋洋矧其通天漢而露膏下方促彼乘槎者幾見赤元黃
天一嘀盈縮乾坤與共長

長淮王詠壽王質亭
悠哉長淮王槩自胎簪起淼淼萬項濤邁矣蓬萊趾小小
鐵千斤豈爲蛟龍抵當塗暨荊峰左右拱頷沘盪盪和風
吹盪盪和風洗其青青如苦其綠綠染指不見舟成林無
山樹比比周鼎中道潛百怪焉能齒夜夜風雷鳴鈞天張
瀰瀰不以薦撥文聊以畜旁芷人皆苦如荼阿誰甘如醴
蠙毓徑寸珠晶景紛有斐漁人癡相猜乍照新月朏十襲
貢重華終同獻玉璽
螢火芝爲陳我恂父母壽
瑞芝見良常涼光熠燿芾朱噣嚧宵螢頻頻火珠綴丹英

碎崐岑蠙彩合浦沸絳囊眾恩絡流燭金烏翅七點七星
明七竅燭龍吹不是妖膏然春坊照夜字數斛放宮牆枝
燈張槐次縱是散楞人俱有青雲氣步虛散清微願言分
德惠畢銛雲漢堤長虹甘谷綎滑滑咽香籬葉噞青玉戲
馥房仙家餐櫻般西施醉月下不敢嘗掇來當一嚌冷芳
留少年輕身飄霞帔上者八千春下者八百歲年年航高
光質腳倚樹桂
琳國李壽李近翁
琳國有李樹生在丹山岑扶疎幾千里古幹倚青冥靈根
結連理龍盤何深深朱露泣其葉其葉弈璘珣偏偏者其

華一實五千春其實何累若玉衡散珠林忽來安陽道八
枝元雲繞枝枝備五色五色皆僾僾促彼大椿年桃熟亦
何早此種留人間人間亦鮮少摘來與君食食之經年飽
脩然生奇光顏色常嬌好南海與索君應得笑絶倒日月
誠易得乾坤豈易老撒手路傍枝共入蓬瀛島

水心鏡 壽六兄湛一也水以取潔鏡以取明鏡為壽光候照而一人為二有兄弟之意焉

大江渺無際萬派吐內中天明纖翳淨湛波霄崿通中有
一片石乃是丹陽銅羣星亦燦燦月華何溶溶不須孺子
力影光珠重重豈唯壓罔兩更以蘇疲瘵夙面呈相字竹
帛絢勳庸不知何年代出自金華東時當五月五赤帝扇

炎風雷公躍波底鼻紐護老龍市兒不敢近雲霧上穹窿
灑雨潤棗花百郡膏沐克持鏡臺前照百歲顏如童鬢眉
真可鑒手足還與同

壽張勉齋

不見顏洪都九旬尚穀穀疇敢問佞情祖思亦何為傲骨
鐵錚錚不許柔風吹寧甘君子窮豈羨浮雲貴巷有車馬
喧比隣紛囂囂爾乃下寒憚老魚歲月滯六花上皇比龍
馬化奇字耕烟種冰桃鍤月植冷桂萬卷等列城槐棘銜
官位肉食者安居藿食神愈粹先筆兩面畣貽畫方丈勢
泥水飛靈蛇亂髮佩阿綴骨筆與骨人展矣兩相對朱楣

高名坊一波千金貸留跡偶江南南中怪服畏余就請祕
方瘦硬杜老誨古昔稱大年莊椿誕無謂唯有名法書壽
人心目內絹者五百年紙者八百歲

壽雷父

磊磊澗中石鬱鬱松下苓采苓坐盤石徒以娛長生人間
有至樂而乃在家庭惟河有魚觴古酒況如涸琴瑟紛在
御猗笛間鳳笙借問羨者誰長郎氣英英仲叔暨諸季蘭
質玉亭亭扶筇問晨夙點頷戶屨盈頤神日以暢散慮無
他營何必倣熊鳥即此足遐齡

壽張侍元

漢家文景時繡轂媚閭里不肯駕悖牛羞為人不齒盛以
闒豪華豈復念好禮儀昭為我言君名在我耳萬傾注胷
懷東渚納江沚有無而虛實吾友學只此矧乃值奇荒數
千人不死多為人所欣不為人所指優游滋天年誰能窮
厥紀

詠雁

元颷祖陽烏曳羈天際長渺渺見婆娑雲表有霓裳冷響
振八極媧后咽新簧裂帛聲綷縩繫語眞倉皇誰云劇切
怛我意感淸狂願言附脩翰一字伯仲傍輕烟飄前旃兔
藥裊宵香繁星綴乘珠紅霱襯衛霜朝儀駛梁沼夕夢繞

衡陽陽侯捐千金德鄰亮節章招侶燕沙渚晚稍委客棖
江邊饒臺葦弋羅疇能張

逆旅集卷之一終

逆旅集卷之二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七言古

月凹

月中何所有云是丹桂樹此語亦云奇何令考亭怒指以山河影後人不復悟長揖常儀前請問月中故月質非土質桂根何以固月體非梁園何以生玉兔既云山河影東西宜異布如何數萬程形勢同一顧願詳開我胸毋爲萬世誤常儀對我言此皆高明作我體本無光光借日光注中有凹如谿日光難深度所以有黑黝難爲下民訴烏乎

明月高懸兮轉長夜而爲曙日光亦有不到處

祈雨

千里赤雲夂飈起滚滚薇天埋江沚衣塵盈寸不可揮馬汗流血和泥滓天盍罰我災吾民菽麥青青半根死誰封湖海莫敢開欲叩帝閽驅雨使

秋興

烏翅西飛拍海水海水漂星大火死青女摘葉下空林卻匀鉛華塗黑子雲烘輕轂透影微薄陽迎風吹皺起絡緯聲澁蠹蟲忙無數神仙食不已銅盤滴水音差長驚省來郎泣素紙

秋雨嘆

跨山鷰敀闉宮朱鶉咻咮路不通中途借宿中皇城二十五絃都良笙鼓笙搏琴女希迎女希細細叮厥情碧落有孔鍊石補伸手取石漢如吐四十萬里漫瀰瀰銅仙承盤擎難柱雲爲壺龍爲馬秋葉無聲澎湃舞讀書樓頭四面注白波洶湧翻武庫濛濛灑氣流髮梁一望郊原飛魚霧白拾重重呼典衣萬甑蒸炊尋何去

壬午秋雨

雨洗秋山刷眉翠散落凉髮小池匯蝴蝶交鬬夜氣侵粉色卧波搖舫勢耳根洶湧萬馬聲帆帆送我入吳會從來百川學朝宗誰知彳亍東渚內

礜石湯

崦嵫彈竹爰息馬落暉不照驪山下先唐古有善射者十九想墮兩𦅜野見晛光自不假鼓鑄乾坤號大冶蒸雲炊霧橐籥打滾滾幻目赤魚瀉鴈齒鱗甲秦漢死神人暖浪學瀟灑有斗漉入斗亦熱夜夜颶沸幾會歇靈液不許涮尻肉盛去東君咸池浴蕿滴一勺那堪用池底玉女金錢弄謀將煎水上花枝不似海棠欲睡時秋風急雨梧桐委千年李樹玉葉靡驚起上淸佩珠兒手掬天潢注蘭水我亦乘流到淮于泉亦有熱亦有寒其間相去咫尺間熱

者嘗忙寒者閒爲問士人胡爲爾寒熱閒忙繇自已

恭世子祠

縣名仍名古曲沃鬱鬱栢峙城西隅問虒祁宮人不識唯恭世子祠不蕪宰上雙塔二尋楚飛去飛來遶夕烏凄風暮雨人烟雜幽魂千載常不舒褊衣金玦有心蚤勿留當去人人曉爲吳太伯爲文公不須六十二年老世子自有一片心頻頻難爲諸卿道天下無無父之邦還將父精送父傍遺父不慈名雖惡食飽寢安生前樂爭奈此情人先窺不必歸胙毒方作一夜反覆玉鼎移後子權喜前子悲相府不辨六四否宮中放意二五耦地下寧有鬼受饑夢中復作夢中口毒人子兮毒已子奚齊卓子同時死自是齊姜報冥寃假手里兒毒酷此從來毒婦空自毒不朽孝名寳歸子子以名孝子未安阿誰謚恭心愈酸枯骨已掩心未掩改葬想帝益不懽死大國大親更大一死不死人倫賴後來梟獍化作人一箸熊蹯不肯丐君不見逃罪瞽瞍負海濱一國寧如萬國尊

姜女手跡

萬里尋夫心欲折岸頭拍手澮水歇從使惡浪高千常耿耿此情難斷絕風雨不剝古蹟新貞心原重幽鬼擘我生懷古多不平徵役何事築長城一倒長城秦鹿走祖龍先

喪此婦手

觀胡含素畫周魁陽華山草庵圖忽觸山居之興賦此言志

羨君眞是巨靈手劈將華嶽筆底走巉石巉峨不敢停圖中詫見風雷吼懸流直下五千尋迴湍都從礐竅嘔更插茅屋最高峯穿雲鑿霧擬鬼工一壁劒立路不通句欄曲梯盤如虹虎蹲豹伏屹嶙出千載眞人趺石室室中長笛棄不吹依稀谷口有龍垂龍飛石焚凡草絕只許老松護幽穴憶昔屐雲踏山房眞人投我眞口訣青雪紫芝元露餐草團一坐洞天裂

彼彼哉

翠鞍金絡誰家郎一鞭驟裊紫烟香椰色如衣顏如玉青樓深處曾客嚼低低唱滿滿杯一聲櫻破肉骨吹輕紅染雲如意顚三生石上姻緣巧數併緣珠尙云少萬事無如花前好堪憐枯松比花老

朝暮望

射屏李郎誇好手孔雀雙飛天孫偶千年英風飄野原碧苔細覩阿紫茫華樹不肯掣電睛淒寂空鉑田翁口荒澗流花送行去何代衣冠踏沙路南北面各半生豐碑猶勤奉禮牲長眠乾坤呌不醒此歌欲焚嘘草螢

追和歐陽永叔雪中賦詩白戰

有聲㵳㵳上竹葉有被稜稜費誰潵起看萬里一同雲匝沓乾坤無縫洩手持九節敲玻璃訣蕩大器誰所設澧不覺重仙衣明明有花恰盈襭珍重傾來入茶鐺松梢稷稷細風吹數椀縱令肌骨淸破陣還須酒性劣大與寒威戰一場鋒鍔亂點乍明滅咄咄山陰與何闌踏過蔡城恨方雪歸來含笑拭芙蓉凝凝一水失痕血再借袁公舞低昂碎落旄頭紛如屑歷歷榆錢無纖壓平卻不平惡木折郭家獅子更添肥飛上天階影一瞥急傳詞臣撰詞頭照見春坊字幾帖緊伊好手蓋㕓氊礪山豈復愛券鐵

和田出孟闓元宵詠庭鏡

堂上團團帖寒玉堂上堂下兩相縮今年只道雙元宵誰知元宵更一幅拈來元宵恰有三共嘆此景尋常不入攝月下燈重光鑑攝燈月影不獨得無另有一主人同邀合席貯金屋捫來不是蠶滄洲霓裳眞譜廣寒曲脈脈不聞人語聲一入醉鄉不肯醒青海樓閣蜃爲市茫茫萬里塵難似每憶靜江涵高滄今知空鑑樂未央軍裝武妓層層出歌塵霏霏輕霞暈琥珀訶傾玉椀香腮紅學染桃花箠天孫抛梭月不停未知此月常中庭常中庭幾時息徐孺子再一拭莫教妖蟇偷一蝕

田超歌送孫白谷
無端兒跳熊耳崗雨羣蜂甍瀰瀰白翅金足數斛蝗天迷
地窖火牙兒九霄誰舍射很矢三戰入郢孫武子貝裝桃
花旐華駛青春青龍突陣起雄兒霧墮東陵紫秋林蠕蠕
威骨毀厥角血面丐不死塵淨玻璃碧潭水斑欒團暈稹
玉裹香蘭笑語荆蓁委春色醉手實封紙麒麟殿上功宗
禮召康公錫東海履
送邑大夫入王
囊攜政譜朝天去翰銓省臺任所居亦知節鉞還復西此
時相別縈百慮鄙邑傳來鳳爲城翩翩忽覩左翼擎星列

碁布其節短月暗秋風送檥鉦年來山公暴如虎青犢恰
援漢光武蔄雉言雨石下縮頭榆槗疾奔馬飛豆韲香
縣壺前餌寇電掣貝裝先鮮班幾點霜花熱一夜狼星幾
處遁天狼不見奎壁見盈耳絃歌滿花縣鼓瑟吹笙告首
賓七十二人品題徧公車轔轔偕玉京上考兼之上賞燕
前席定不問鬼神三泰蔄苦一一面
送湯參宇公社南歸（時爲甘撫撫劉雨化孤）
羽手雙雙嘗屈指羊舌郈氏吹不起冬冰堅中淚不止紛
紛荆棘生腹裏口頭相結活相詭況是秋風秋草委多君
俠氣緊干紀長虹遠挂海天底吾撫吾兒寧分彼雨化云

死幾曾死犇公軒軒五岳峙半生轗軻孰知已方攻我車
獻虜耳胡張歸旆拂江水
送西安簡別駕
京兆政聲誰堪指我公翩翩蜀國起攜將文翁數卷書霹
靂手植桃與李耳邊久沉菁莪音盈盈滿城摩緑綺琬琰
心下貯冰壺寒齒潺潺響渭水漱將珠霧噀爾枝縹緲野
原香靡靡杜稺李實是何人敢向旅壁識鴟鵂樓頭常伴
庾元規明月移照茅屋裏春風五馬頻矯猾自同青驄行
行止共說使君聯雙璧籍甚聲名馳萬里三峰頂上連峨
眉一氣青靄漫瀰瀰九點豈足及風號玉闕眞人御緑耳

送喬振寰再入蜀
亦曾題帛寄華陽三春雁字竟渺茫今復一曲稱離腸欲
飲不飲立彷徨五月癸燕秦蜀道幾番走馬風塵老不惜
風塵上華巔撐得西南半壁天急豎高牙握玉節高堂衰
眼盼正切聞說羊腸路九折中臣孝子兩奇絕驅馬對衡
一葦越有龍不卧江中窟與來偶擬粱甫吟朝朝坐待林
花發千里何處寄相思林頭亦是峨眉月
送武紫岑兵憲蜀中
李郎曾賦蠶叢路健翩今從空中度人面山峰入畫圖雲
傍馬頭凌仙馭丈夫有劍平不平五丁漫指迴車處蜀中

勳名數武侯君家姓氏恰相措匆匆莫鼓塵外琴八石儼
儼蛇虎怒更擎隻手障狂瀾肯教三峽風雷注邇來石笋
幾欲判還堪扶起住玉關

送秦景寰明府諸城

騰飛龍馬八行紙五彩雲光踏斗止畫堂風靜水晶簾冰
絲星徽響流水染露凝珠嵌花枝香蘭笑語荆棘委婆娑
棠柯扶桑芾初日照徹腹中字新穎含霧到木天七寶座
上詞頭至

寄喬振寰蜀中

一聲離歌輕分手年年想空瘦首龍夔魚鳧浩茫茫夜來
夢繞三江口三江淨練錦為城峨眉岷嶓弟與兄鱗鋏星
鐔血天狗斗大黃金繫在肘邇來搆結小草堂萬里橋邊
送晚香愧無驚語寄子美為我惡詩洗蜀水

答眉菴上人

無著走我雙錦鯉烹之銀鉤銜桂藥田衣遠自雞足來阿
勃參蒼盌靈龍憶昔尋祖二室前山門挂在燈籠裏何處
放御赤稍鱗金紫那似坐糞矢抽簪還期會雙峯一棒棒
入曹溪水

朝祿劉鍊師徧乞海內名筆書道德五千言就石

昔年曾陟三峯頂三峰煙霞道人領道人與山為肉骨我

與道人共形影攜手再步松風下乾坤一氣浩野馬谿女
染綠紫色鮮掐掐一疋函關瀉繫樹青牛間道人金壺蝌
斗倩誰灑倩誰灑盡名公鐵猣是處有行蹤如船不刻十
二滿細聽經聲泥丸宮（西嶽廟有青牛樹至今猶在）

白雪歌為王敬泉傳關睢

白雪萬里颺洞湖打入蜀菈深林棹池底蟄鱗猜裂冰峰
尖凍猿當月叫誰知古漆亦能言龍門死根生天竅為我
再調徵與商我指果似綠蟲跳一夜偶角赴夢來真敲鼉
比翕追嘯

紫雲歌贈涇陽李愧菴明府

淬刀直上割紫雲劃鋪山中一片碧雨曹白日抱書眠起
行冰上冰一迹簾垂永晝蕭風寒手摩金徽語冷絃潺潺
涇流涇不濁意中肯教生捕彈更稱霜氣逐哮虎箭張酒
趙膏秋斧漢家三輔風令宜世人那識能吏譜砥節首公
最為賢偶馬不市馨古篇供奉今用更治者君家自是尺
五天尺五天邊多白玉如圭如璋匀好肉邇來切瞻連城
璧夙昔真媿他山石

砥柱詠贈李和庭年臺時守關西道

有石亭亭河中峙鴻濛已開幾萬紀下流狂瀾不敢狂迴
波直砥松檜趾女皇采石爛補天采石深處龍泉倚貞珉

化作玉芙蓉般雷吼時蝟象兕冷光斜穿隙月明練帶平
鋪風不起東海舊邱訴舅聞那敢提攜鄭龍尾遡來光芒
向空同平御不平海天底

贈熊足菴 足菴子雪堂典陝西試

鳳笙還吹姬家里婣婣千雲金颷起雲中翻飛鴈銜來小
總手承熖竹紙芙蓉粉光赤蚪亥映明識得足庵子八生
百年有常懷一足萬念都止止蕊蟲同逐蚪蟲忙腹汁飽
滴規髮紫遡來誰領東湖雄元雲染谿墨瀰瀰碧文未許
淺人窺滚滚只入蝸龍耳雲卿憐靖節似老洛老顛焉足
齒涇渭學海思東宗九派終歸岱宗趾元氣不住浩茫茫

洙泉一泒匯江泚下掦敢同拭鏡兒門孫恰合七十子

中山詠爲涇陽高柱河父母壽

巑嵥嵯峩旁礴乎中山之幅員不知其幾千萬里與星極
而淩紫烟何茫茫太古前秋風劉郎曳雲貯鼎已經幾千
年龍枝鱗甲紛芊芊俯瞰涇渭如一線之蜿蜒乃有神人
鴐鶴翩翩摩金徽拊冰絃泠泠古調響滴巘泉餘音婣婣
上青天況卑卑塵凡誰不飛骨而吹肉飄飄而欲仙瀧潵
數斗謳潺潺夜來片雲飛過流韻在八寶昂首西望銀河
瀉元氣瀰瀰浩無端思欲登之霄漢間鼎中丹液號九還
聊以獻之駐玉顏

象耳高壽彭太翁

象耳高哉吁不知其幾千萬里跨峨眉而包三江走九畹
以玉趾稱寓公於燕峰續翠徽之爲弟障龍門之正派蕩
拍天於華西臨高旻玉井之暐雲霞空濛縹緲忽近忽遠
意唯神仙乃得至止水精屑雲母餌煮白石粉麋膺八天
赤薤龍胎醴坐聽大濩響下搖日駐雲車郗回玉斧空相
候瓊漿先上夫八壽

壽王母

綺雲館中香風起象口篆靄紛青紫簾晶襁景鋪芳芷一
實九影黃中李萬拂珠塵塵如米王子吹笙鸞管倚姻景

鐘擊西盈趾曳雪雪迴華雲止一弗喉沸秋容洗王母聞
之褎充耳自有三聲響彤史今言徒爾廷鄉里

壽李母

我擬壽詩千千首年年侑母鬱金酒朱衣星官初開函六
十甲子從頭取中皇城中五色明補得高碧完完手五色
不照織女機偏照華胥龍馬字硃花蚤滴露華鮮羞然王
郎夜火熾時御六龍以佐天天宮識得青虹自金壺汁酒
蝌斗玉牒編柱下叟元元之先攀李母

壽王母

王郎投刺意沉沉我敬方知爲母心阿母今年壽六旬幺

言借祝八千春阿母曾矢姜媛節冰心冷冷咽霜雪嚙指
盟天雲染血煉石為補西北缺課讀一夜書聲發札札響
動流黃月三策草就金馬闕阿母貞蹟從頭日緊余有母
辛苦同表閭忝邀三錫封王郎排筵情未已千鍾寄得慈
顏喜翟裳綷縩欣容止

挽溫母

只欠一死暫未死當其難者號女士桂陌蘭畹種文章向
芙蓉城見夫子滿城素奈白花簪雲機聲歇龍梭餒石室
黃蕃褭彤編大地含咽谷汪止

呑蝗歌

老作花蟲蠹粉竹秋山不遺剡香粥曳風流碧烏無足幾
穗下稜爭充腹東隣側耳聱聱曲不化子孫化蟲屬夜牧
雨工踏九皐嚙爾殲殼僵枯蒿何如桃君聞語高

擬閏巳卯六兄書館賞菊

今年節候若不早十月纔見菊花好碎纈細金猶堪餐咽
咽幽香梵客飽籬邊開樽意氣豪醉呼爾汝樂陶陶偷閑
不說身邊事家釀不說酒價高惟愁歲儉秫收少麴蘗之
事恐未了

重陽前三日伯兄爰靜邀賞新雛並訂菊事元恒閣
甫楂公在坐

端癸恰集二三子一段幽情令人死斟酌金杯問根孫三
十五品履霜士商量櫻顆邀彭祖莫教桃口綻隣女羌餐
冷香蝶不知仰首碧天書鴈字嘹嘹數點出林遲故是沖
風和雲醉為寄足下到南陽劉公袁公八行紙諸公病目
非病風空飲甘山數斛水

保安王邸白松

憶我昔踏嵩山道漢栢三株霜雪老經十七代人人誇半
死半生發柯少豈知此栢更有兄垂陰百畝青未了歲排
白雲閱晴飑三冬文史慣經飽聽到然後知後彫知已東
君胡見招紅紫紛紛多彼曹高叫雄風翻怒濤洶洶波浪

兼天起滿城素香穢德已當是玉皇初騎龍分種數子藥
珠宮東漢有弟西漢兄兄每月下醉盟同越女燕姬不敢
狎那肯夔夔作三公笑呂氏兒還成瘝五大夫官會做未
兄兮兄兮胡不邀余與爾奏關雎之曲過澗之聲頗相屬

逆旅集卷之二終

逆旅集卷之三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雜言

狂魄

試問君憂從中來多少三萬六千毛空塡滿了無處安排卻肺魄肝魂僂僂佪佪飛上商山道甪里東園綺季夏黃公偶然相逢不覺笑絕倒憐汝離目震足久沉淪縱立瀨中漆船何繇造左手把山陽月精之芝右手把如葵赤花之草海水而爲桑田旦昏閒唯有山中日月千千萬萬年不老

逆旅集卷之三終

逆旅集卷之四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聯句

燈籠聯句有序

韓昌黎與張孟諸君效六朝謝沈輩聯句亦略相當而武無踵因與王脩吾夜話古人將擅美乎挑燈者伺拈以爲韻

海色冒旭景風虹帶月華溥　羲馭薄糊透吳斧絳帳遮莊
驪珠澄淵龍瓊樹疎林婆溥　宵熒移垣宿龍文動壁梭莊
霜葉環秋柹曉烟羃夏荷溥　駁李滴露菽卵棗垂霧柯莊

妥官雲舌吐雞神離睛眈溥　浣布覆燎猒珊枝穿洞螺莊
心影琥杯墜錦鯉赤水過溥　治爐躍金彩火鼠曳珠波莊
應鱗逭乾象誰放銜照龍溥　靈曜息濛氾孰持迴舍戈莊
詑落雷車霆眞剪台城霞溥　映讀螢囊細偷隣孔光那莊
列錢流繡焰齊英煥瑠縟溥　蒜燦黃屋綴妖膏絲機拖莊
金粟排輕纏玉蟲籠新紗溥　宴遊秉唯首夜閣婢頻呵莊
帘圍上下見雪輝表裏多溥　犀駛燃不滅蚌孕暈相磨莊
紅毬寘亦借霆昏歧不蹉溥　上干斗瑞欵下厲江雯跎莊
棘園炳試筆紫陌晃朝珂溥　賞節燃龕柱寵臣焰金茄莊
豈唯疾狂颸賔以護撲蛾溥　永巷行燦燦左𡙵灼蛾蛾莊

煌煌九枝徹晶晶八表羅溥垂旒重瞳目矚微霧嚴阿莊

逆旅集卷之四終

逆旅集卷之五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五言律

同秦翼風完一北溟觀春東關玉皇閣

百戲催人急登臨莫護蹉疫被逐應盡春從招更多遊士

開新扇佳人試薄羅此時不暢飲孤負遠風和

同馬雲麓薛龍阜元宵

賞燈燕市客今歲故鄉遊野菜供盤饌園梅折酒籌夜喧

知俗狎光逼驗人稠欲去仍留戀笙歌想玉樓

元宵觀戲

入春號元夜開榭會高朋天上雖留月人間自有燈浮名

知似戲尊酒喜如澠一醉傳千載醒者能不能

雨中觀戲

踏歌春節賞何復集焦明自是喉舌吐拋爲細灑生紫雲

鋪夢景鈴雨譜幽情不覺農人喜纏頭合擔盈

前韻

歌聲襍雨聲雨下難分明離合因燈見悲懽從意生響鐵

憐同調行雲故有情唱到動人處和天亦泪盈

七夕

靈匹晚橋過芳魂蚤度河雨雲愁會促瓜果漫庭羅耿耿

宵幃淨纖纖月燭那可知臨照處今夜盡風和

七夕遇雨

雙星今夜合無奈雨霖霖已看橋桂没爀恐鵲翎沉漢水層層淚機絲寸寸心相思誰可訴應是淚沾襟

中元節觀河燈

地府中元節佛燈開遠睥霞飛落日映影晃明珠浮不夜城頭照恒河沙外流眞空本不滅想像西方遊

上弦月下會[redacted]

韋公最愛客張宴新月前半布林中影都開醉裏天兮香徹入盞淸興已登仙謾訝文星聚霓裳此夜翩

晚山興雲

誰放雲囊口霏霏吐暮天茗鐺騰煑雪林襖胖張綿野馬行峰頂羣羊聚壑前老人生眼霧猜作晚炊烟

喜雨

三春多旱魃初夏雨方施石潤山雲合波深海氣滋麥英和露重禾葉帶泥披不借商羊禱責躬端在此

閒史不粘聯體

道路聞鄉語家鄉有旱灾伏末猶無雨荒多並絶荄百口將懸碧多方亦[redacted]內外愁難破迎風泪滿腮

秋興擬蜂腰體

逢秋已自苦而况在邊亭不見寒衣至砧聲獨暮聽蛩催箭促疎樹識風泠明日征鞍上迎人有幾星

苦雨

欲著東山屐舉頭幾度回大道原無楫良朋曷自來藥囊粘未曬書帙膩難開睇望蕭然壁苔茸已長苔

塞上詠雪

結冰經萬年風剪颺空翩緩墮抽歌緒斜飛妬舞筵地腥思砌玉城冷欲裝綿梛絮眞奇咏春期借早還

黃花嶺擬四大對體

鳥聒聲逾寂雲移目益開泠風生六月奇壁壯三關徑瘦

花陰合巒肥草色環宦身甘斗粟仙侶誤荆山

湯泉

誰煬池底竈煎沸迸珠來夜煑高星落晨炊大冶開八風隨浪熱一氣帶春廻桃李應先發何須羯鼓催

牝牡池池在寧武西南志載桑乾源潛出于此

傳道桑乾水源泉脉脉通一龍控地腹雙鏡鑿天躬翠合懸涯樹紋生落照風偶來尋釣叟迎入畫圖中

文筆塔不粘聯體

艮地插靈塔乾天始可梯上下寒温變朝昏日月低倒影淸流見高懷華岳齊何時臨絶頂垂語唔長霓

書肆

四海同文字琅函啟市爐商來寧閣下攜去可盈車白雲牙籤拭墨星玉蹤舒千金莫惜買爲借春明屈

西園

爲國剛一畝卉木儘森羅屋近風霜少谿侵雨露多有時聊散步隨意剪蔬科偶爾隣翁至墻頭濁酒過

蚤行 拗不對格

昏昏扶馬上誰知蚤行人獨有秋風意颼颼繞角巾有雲迎面起埋石轉蹄頻回憶蟠溪口終身隱釣綸

平陸蚤發

揚鑣尋禹蹟披霧逐河流縠帶林邊結珠華草上浮僕夫驅汗馬金策動栖鷗爲問三農苦非專事玩遊

虎牢懷古

武牢天下險襟帶萬山叢石亂雲難散途深馬亦窮界溝思漢業高壘見唐風戰地多秋草誰稱世世雄

平定道中

急行皆崿道空谷雪霜深曲澗重重過寒風面面侵結廬穿陡壁驅犢齧枯岑欲引温風入鄒吹憶古音

宿仁義驛

如帶雪山裏寒更旅夢中頗饒邱壑意還似濁溪東傍野林聲動虛簷夜氣通欲尋雲嶺上飄忽御長風

宿崇聖寺

揷寺羣山裏偷閒一宿經大槐盤石綠茸草染嵐青月巘使禪榻風濤動刹鈴怪來初夢覺身惹雨花馨

登恒岳

躡足青峰塀憑虛渺大千極星從有柱冰窟更開天怪石呵驕馬幽脂畜古仙夕陽亭上醉名並岳靈傳

登釋迦塔 塔在應州永樂四年文皇帝北征題簽功神極四字

昔駐文皇駕雲中帝座翩挂弓開遠地封榜展高天極拄千尋杖風清八面煙一登嘆偉畧僧衲話云傳

避雨金光寺

漫謂天傾珠真看佛雨花露痕漂翠果澌道繞羊車謖謖單衣透昏昏叠嶺遮撥雲愁手短烟起問僧茶

夜遊懸空寺

既入懸空寺還登百尺樓看山不盡興秉燭何妨遊刹倚歸雲掌瓢栽半月浮岳靈知眷戀應使聞更籌

朱僊鎮雨中謁武穆廟

行瞻岳武廟陰雨滿林皐應是千軍泪留爲萬頃濤陣雲迷野樹征騎暗秋旌𠋫到班師日令人刺似刀

覽秦

覽秦叒古意山水帶秋聲水色何年濁山烟幾代橫苹合
昆明石雲開細栁營誰能起九地萬里動長征

觀農

觀農北山下郁語盡愁聲粒粒分豈約汒汒較雨晴秋收
堪釀酒秋罷可言兵撫字心勞者艮懷古吏情

重陽後二日同王艮甫來陽伯梁君旭君晉君士溫

與亭集馬千里仁塢得游字

出郊驚節過追賞喜同遊歲有寒芳在亭辭短髩蕭繡谿
紅葉泛巾巘沒烟收老子乘興誰云月墮樓

有友見訪

清福真難得高襟正可披君知其趣否我今且中之屋上
風聲響墻頭月色遲匆匆莫言別尚爾訂來期

送觧守羅赤沙之任古凉

楚材亭晉用艮守實邊臣買犢心偏苦持籌氣益振隴雲
驅磧遠闗月聽砧頻最是離情切前塗願自珎

送盧居素運長引差便道歸燕

秋前未許別先訂雪中期且盡深杯意應憐入夢思兩都
烟景接三晉露華滋倘有南來雁雲書莫漫遲

送常還一中丞之甘凉

此行寧得已萬里去從戎漸漸親初月淒淒倚朔風壯懷
堪托筑離緒固如蓬護道玉門路還與定遠同

送房儀凡司李晉中

送君三晉路忽憶舊遊時城郭全應是人民半不知客風
生古館邊月入行帷永夜翻丹冊深深動爾思

送秦北溟起用赴都

輕車赴北闕亭復戀長林傾向微臣意包容上帝心栖栖
千里渺靄靄五雲深唯願飛鳧日幸無忘盍簪

送署縣高心印父母之任淮安

小謝曾相識而今見大馮華池留賸雨秦海鼓長風故吏
驚灰動新民念樾同自兹徵異蹟亭數漢三公其弟共事台中高倉

前任淮關

神池次壁間韻

環山護雉堞天外一峰孤曲徑穿蒼翠輕烟定有無馬飛
空磧碎鷹疾野原枯拭劍酬君德鋒應淬五湖

和馬雲麓初夏三將軍破賊有功韻

大將西征日嘉師豈久淹共誇今鄧禹不數舊蒙恬皂纛
凌高月青萍落散鹽羽書馳北極推轂此應占

和温元博韻

阿誰稱傑士搔首嘆心知不意維摩室而瞻小謝姿斗光
搖劍氣春夢繡文思步月三更後徘徊爲爾遲

和從子音贈僧慧菴禱雨有應之作

七八月間旱如焚不可任吹龍者誰子華葢覆桑林禱葉
遊絲繫噴珠毒火沉我來求法術行跡渺難尋

陪閲值雨

謾馳亞父營開令擬雲行雨濕鵰翎重風飄驥足輕氣凉
壇更肅塵飲柳逾清大樹人人倚寧誇百萬兵

同喬秦諸公雨中過龍橋載酒常還一宅中

西風何太急況是雨中過秋堅帶寞色崎路苦滂沱至止
碑亭下有懷故唱歌一歌猶未已四座歎蹉跎

再律

世路莫言險君今儘歷過倘能相聚首何必淚滂沱對酒
須豪飲得朋且放歌人生有幾許漫自歎蹉跎

張五丈過飲兼謝蔡鎮五見惠名書

昨日書齋內得觀夙所藏龍文生紙筆乱幹染風霜更有
邯鄲飲聊同博賽場怪來春路馥爲帶翰墨香

吳中原先生試諸後學門弟子以會文僧舍爲題賦
此

德星咫尺聚而乃在禪家塵尾開塵座龍團沸雨茶磬聲
敲律韻珠彩吐心花執政會留句輕輕籠碧紗

讀王實甫傳奇

院靜秋風候鐘聲夜雨時一燈光四壁翻閱古人辭字字
都如畫沈沈解所思所思天路遠相見渺難期

驢鳴

自是天機動將無發不平雁門逢李鬼靈石際虬生背上
交詩韻橋邊亂水聲今無憐汝者昂首爲誰鳴

擬湊詩牌譜

躋翠懷栖意苔鮮踏處柔遶枝鶯幾囀蹲嶺鶴重謀石態
冰何讓江飛霞倒收幸遲臨晚酌聊許遣閒愁

擬王先民鏡梅送梁君旭之廣陵

不借東風力明明幾點開更添清士骨時襯美人顋比月
堪同調無香自有懷楊州君去夜此景幾徘徊

擬王先民桃花雪分得初字

如絮飄飄起天桃放蕋初風回疑蝶見寒重擬梅餘醉臉
粉全傅輕紅顏半舒天台冰萬樹劉阮漫躊躇

擬朱從事秋夜燕王郎中宅賦得露中菊

坐驚王仲宣晚菊擢秋筵欲試清霜節先凝珠露圓餐來
香氣潤照去傲枝鮮想像陶中濕東籬幾往還

賞花

芳期恐易邁率爾具盤餐沁齒和香嚥澄心帶露捫赴節
如會約催人有幾番朝朝不爛醉豈不傷花魂

梅

東皇首眷注香奩占春臺幾點當先見羣花不敢陪破寒
曾有骨調堪足稱才張幕殷勤意肯遣含烟來

玉蘭

九秋曾有信先帶蚤春來襲苞經雪裹殊蕚待蜂猜筆仰
天爲紙燈然地作臺庭前立玉樹次第和風開

未放海棠

最可牽情者偏多未放時葉舒新翡翠苞點嫩燕脂旭色
增嬌媚春園足態姿杜公應有說難道不題詩

牡丹

百花爲尊從獨自殿春姿豈解便便語能牽耿耿思日濃
鋪縷重風馥過亭遲只不隨催鼓堪芳狄氏姨

繡毬

浣却臙脂態清潔亦自嬌巳包元氣合難倩粉筆描簇影
團朝暈披芬怯晚飈美人呈巧處未許蕊先凋

夾竹桃

崑崙幾萬里誰插此君家是桃名借竹殘蔕更開花夭嬌
含勁節枯淡吐奇葩無情還巧合何醉不生涯

風蓮

忽見紅粧亂誰教碧玉傾尊翻塵不到波縐影將并鼂喧
千年重蜂牽一艇輕搖搖華峰上香氣遍朱明

九日不見菊

竹葉應如酒黃花不泛卮得無遲雨約因老傲霜枝帽落
風空襲臺臨雁待窺殷勤彭澤令爲爾訂芳期

雨竹

葛陂龍巳化行雨滿山川且滴清爲酒聊開碧作天洒淚
知存帝垂頭似憶賢文園有瑩管敲韻石聲傳

月下松

古月照蒼柯幽懷夜如何鬣陰分桂影濤韻瀉金波斫去
爲槎闊坐來到絳河驪龍珠有在稱手一摩挲

同田出孟李欲仙卽席賦松塔

結子餐仙侶開芬遲歲長細級濤生韻枯尖月帶香瓣落
曾敲石蓮披幾受霜此軀何術縮登眺晚烟傍

無常

好惡千千態唯應到死休不知人事苦那受世間憂氣魄
歸元化靈魂散九州暮風和夜月來往閒悠悠

逆旅集卷之五終

逆旅集卷之六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孟熙校刊

七言律

新年

蹉跎老景又新年萬事無如散誕便郊外白衫誰識我踐
中清聖漫呼天頭蒙雪色真難掃眼見風光最可憐林下
頗多同學在放歌依舊月明前

立春日雪二首

漫道三陽凍欲消柔風吹颭滿東皐花添綵枝條條玉色
借神牛寸寸膏魚眼乍開茶竈濕龍鱗驚長酒樓高和歌

郢調呼朋輩郤笑山陰興未豪

二

報來春信到今宵起看長園雪陣驍粉著鈿梅極色蘸鳳
窺窗竹白儀嬌將入晴玉乾坤合取酒驅寒氣力驕庖子
解頤知底事辛盤塩散鼎方調

日蝕元旦

南陸初回物物生春來想見太階平如何萬國剛朝闕
可合三辰怡錯行夾日有龍應貼護挽天無手謾高擎蒼
蒼自比群陰退轉仰晶光滿太清

月蝕元宵

高樓若个笙歌鬧伐鼓同來上碧霄何物怪蝦還恣輿亦
將仙子故相邀三星在戶城仍夜九爛偏輝燈自驕憐汝
頗多照須普玉輪寧惜路迢迢

元宵遇雪

幾翻佳景悶中過即到元宵又若何誰把素裳籠玉鏡故
教紅燭撲銀蛾天難看瘦雲遮眼地欲周飢慘似羅今夜
有人應不寐一杯都望賜宣和

聞喜元宵遇常還一方岳劉鳳夷茂才並家姪音賡

此

征衣暫解過桐城忽聽羣兒笑語聲得無九塞烽烟息散

作千門火樹明金樽倒吸蟾蜍滿玉箭遲催蹀躞輕巧合
詞人拚一醉相將直欲上瑤京

田出孟命賦閏元宵「禁仍再諸字

天宮不歇元宵月人憶追歡似昨時剛道百年方一遇可
能三夜不千巵飄來炬餒風逾軟踏去星橋漏覺差一樣
清光只寒少青陽門內自應知

雨雪交加

懶起春朝纔啟門瀰空雪雨雨渾渾龍宮落甲連珠吐江
上飄梅帶淚噴苞麥蒂滋茵不掩蟄花蕾長露和屯杖藜
故阻尋春興重問柴關問酒尊

晚雲似山容感賦

夏雲漫道多奇峰可是生山長矗容熊耳虎牙端的見麻
皴斧劈料誰供腰閒巳挾千林雨頂上還爭幾顆松唯恐
大風天際起恒衡嵩岱華無踪

詠月

溟海繞從沭頮題總臨星斗按幽鰲浮江靜許黿鼉抱印
莽明開虎豹迷肥瘦皰腈隨體取短長潮勢待規攜生來
帶有負書癖屋角更殘候爾西

壬午中秋 是秋兩兒應試

中原寇盜亂如麻好事登臨有幾家賒酒且來寬蟻盞掃

雲忙倩出冰車書生得取三般桂老我還分五夜華天意
莫愁無轉處風烟坐看淨無涯

守歲溫與亨宅中二首

粱君旭君士馬伯明文宇禎一來常叔佸匡六招子

東風且謾吹冰天霜色寧堪入鬢憐樽開北海梅簷下雪
霽西山栢府前屠蘇試飲偷春醉鬱壘新須傍夜懸歡坐
柝聲渾不覺深杯應送到明年

二

雪茶梅酒沁香來東閣圖書北斗回羹調艷頌椒盤細座
滿詞人玉圍開多君巧占羣儕飲媿我羞誇五斗才人生

如享太牢味准備同登柱史臺

除夕

今宵排酒試偷春逃速光陰惱煞人況值刼灰飛雍土能
存髀肉是余身千巡莫漫推先後兩歲斯須判舊新燈火
歸來休放疾恐驚曇色上庭鈞

戊寅除夕

不必壺觴夕亦除夜深猶把數行書幾番歲事留今在若
个前人住日居豪染碧煙元兕似硯開冰腹雪濤如明朝
有客應文雅共賞新聯興不虛

巳卯除夕

一醉沉沉歲巳移那堪回首歎支離千秋事業勞藏帚半
副精神數把巵高臥洛陽還此日建功襄上付阿時庭前
忽見梅花發若个生涯造化知

南山

南山一望犄雀兒霧靄煙嵐護翠涯藏豹有文聊蔚蔚野
狐匪赤亦綏綏誰家小屋荒茅合是處柔桑細籟吹聞說
滌航今在否肯來搖櫓入江湄

黃河

長河蕩蕩天邊來浩渺烟波遍九垓光漾碧翁扶日月浪
掀高桂吼風雷千年魚火文明盛萬古龍圖混沌開何日

乘槎遊海外雲間摘得女星回

金龍池

貞觀有像凌煙閣猛將當頭識鄂公爲國化家天乍改化龍爲馬氣仍同含珠夜影鱗生暈映日朝霞浪吐虹誰謂夏夷應渾一遺波堪掬洗腥風

谿上

兩岸籠葱幾點青蜿蜒如帶小谿明柔茵茸茸堪垂釣細浪澄澄好濯纓臨書有紙涯邊葉鼓瑟無人竹裏聲漫說一舟風欲如逍遙是處卽蓬瀛

觀魚臺

秋草荒臺没故墟莊生曾此樂徐徐謾言世界人非我須信鴻濛我亦魚蝴蝶夢來寧有異馬牛呼去總憑渠西風落日征途遞且醉金樽待月諸

竹圭亭

葺得谿邊屋數椽柴門低小敞窻妍卽煙髣髴桃源路雪影依稀柳絮天頻爲乘心人下榻滿斟清滑酒如泉蚤知栗里多幽事虛走人間二十年結用陸放翁句

秦國主園林

蘼藻全摛海上霞朱門亦學碎疆家靈池碧引天潢水異苑紅分上苑葩河嶽有神俱護道乘枚無筆不生華何時得接西園盍豈羨當年犯斗槎

蒲坂有懷

萬代薰風指下生于今林麓寫芳聲峥嶸雷首扶雙塚浩蕩洪流拍二京閭邑有靈猶存世王韓無史不書名莫愁北極傳烽火慣戰山南舊是兵雷首有夷齊墓

咸陽古意

世事堪歎似轉蓬咸陽原上覽秋風寧知大訓垂千載只道高邱壓九嵕殘葉尚飄秦氏雨晚蛩如叫漢家宮郎今鼓角猶催戰三捷關心陝以東

同陳兵部登鎮海樓

木落寒飛萬里秋蕭蕭風雨此登樓連山白堞穿雲出拂海青旛鎮日浮松嶺草深人久斷柳河聲急鬼新愁使君膽有終軍索爲繫名王出塞頭

巢縣王宰期遊王喬洞

何處吹笙去不還春深古洞白雲閒苔髮鬱蒙曾幾代潤鱗搓皴出高灣端的雙鷰驚客耳依稀鳴鳳唤仙山後身知是居巢令飛舃佇看入鷺班

遊寶寧寺卽梧宮也漢武帝問乎卑之提更邑名闢嵩去寺西三十里

古寺蕭蕭入草茅野人猶說舊東郊殘碑篆膩青苔蝕穴塔巔容白鶴巢蛾嶺雪侵茶竈冷龍池風動夜鐘敲平巒

捷檄音聲渺誰挽雕弧射大蛟

桃灣遊

乾坤佳氣蹄灣頭兄弟相邀上巳遊桃花取水容兒面柳葉將枝贈女流煙與嫩柳眉生殘月釣淸潭玉有鈎人世幾逢脩禊事觴行須借羽爲舟

近城望

山城晻靄曉生烟柳繞淸溪景物鮮人慣鐵衣寒亦暖馬多山食暑爲天花根滴露開如笑草葉翻風舞似憐渾揷旅愁爭大帝案頭描筆續殘聯

秋日對望

太華西頭谷口東疎林薄暮起秋風行行欲數雲天鴈唧唧還聞草地蟲山銜晚日留初月樹揷寒烟飲片虹浩渺余思千里目何人長劍倚空桐

晚眺黃帝廟

登臨悽慨意如何勝地風餘入望多林隱萬家收晚積霧連千里過星軒衣冠半嶺軒轅蹟簫鼓中流漢武歌爲戀舊人燈火暮欲留高處臥烟波

寧武南樓觀濤

百道鴻泉一壑收白波直閣碧天浮雷聲倒聽蛟龍怒樹影高歛燕雀愁輸餉孔明虛木馬憶鄉王粲怯登樓殷勤付與層層浪遠送顏鱗大海頭

謁堯廟

水帶山環古冀州遠烟濃靄鎖層樓當前老相俱人主最上天公不自浮茅屋百年文物地松風千載翠華流微臣亦際昭明日深媿夔龍答帝休

謁韓淮陰祠二首

韓侯勳業漢乾坤赤草移來嶺霧昏齊土尚輕酬國士黃金寧責報王孫蒯通漫鼓三分舌項羽眞銷九里魂自古功高多不賞區區深媿帝王恩

二

悲風慘淡幾黃昏霜月寒花叫夜猿宇內並傳三傑在嶺頭空賸一祠存往來詩賦留殘碣今古淒凉過晚村荒墓冷然猶足痛未央宮事豈堪論

再謁武穆廟

雲暗朱僊殺氣饒岳王祠下雨瀟瀟聲馳鐵甲連秋冥泪灑金牌帶夜飄誰謂媢金能保宋豈知遺種尚侵遼將軍壯志應如在好洗腥羶布土橋

閱工陽防口

層峰嘶馬渺平蕪說劒裁詩格調殊腸撑僻句山人宦手亦名王猛士儒雲中鑠鑰千谿壯紙上兵戈萬代無當年

五利今誰似遺恨春秋晉大夫

雨後發

夜來豊注漲新河客子衝泥待晚過纔洗綠文添野色盡將清影入池波山含宿雨嵐猶重慢捲西風露尚多已別霜臺經半載寒威誰遣到巖阿

新安遇雨

峭嶇古道雨漫漫敢謂王程憚據鞍倦體沐時人似醉瘦蹄行處路真難迷巖樹隱千峯碎帶濕風飄六月寒一別故園頻悵望片雲西去是長安

河津値雨二首

一雨連宵晝亦冥解鞍旅舍倍清泠欹簷著漏頹將盡積潦盈池漲上庭鼃旌野厨真減竈氣籠空陣足陰丁萌宜得中宵道好斬鯨鯢洗劍腥時有征勦之役

二

驅馬河汾悵雨天而今腹地亦防邊禹門驟疊千尋浪稷嶺橫飛萬里烟龍虎蟄從綪筏裹風雷鳴向莫耶前寄言閨閤愁思婦蕩寇秋深奏凱還

廣武途中喜雨

大幕合雲天欲傾空珠滴滴傘丁丁纔漂血寨狠烟淨盡浣腥砂虎帳清草碧一灣山圖色麥油千頃浪爭聲莫愁

廣陌征衣爲五月來涼走馬輕

迎按君廻晨發陽防口途中有感

堪笑逢迎亦紀遊野情官况兩悠悠溪翻濁浪遥知雨面掃清風預借秋青生五月供芻料碧繞層階是敵樓何計放還開鳥籠朝朝飛舞舊峰頭

途次憶華山二首

風曳鳴轡古陌頭高天野樹悠新秋緒聲底事催行急長線牽人不肯休望際狗雲盈目獄意邊龍遂攪心愁爲傳尺素蓮峰上遲我馮虛渺十州

二

鵬蠋索梯石洞深舡花瑤草歲沉沉灝靈走訊懸幽月巨掌開塗架險岑玉女井邊曾洗耳將軍松下再披襟孝然已譜傳家秘身世渾堪付古心

途次意來陽伯

飛蓬踪跡總堪哀會合天涯有幾回旅思每望江上月相將空寄隴頭梅淮南我去君方至冀北君行我未來同心同宦多分手塞雁風高獨把杯

途中詠雪

一夜長空戰玉龍雲樓烟樹頓生容野狐澗曲穿寒窟歸鶴山尖失遠蹤風侵客舍三杯後氣凜貂裘第幾重回憶

昨年深閣裏袁安高卧輿方濃

途中偶作

征軺千里雨兼風泗水淮河燈火中唯將短日陪雙憶豈有閑情問八公欵乃小舟歌晩棹蕭條殘葉響秋颸故鄉野老久相待莫遣衰遲笑轉蓬

陪李代巡登神池海樓二首

探風高眺鄣陽臺得倚清光近海隈明展鏡函天像入碧圍屏障畫圖開餘波滴滴沾營井皺影環環映酒杯太白自饒黃鶴句敢敲圖語一追陪

二

中停一鑑團崔嵬盡滌塵氛眼界開天借湛光鋪北斗獻蓮寒影傍西臺爲湯巳逐海鯨遠作雨堪同石鷰回莫漫匆匆愁日暮東方還候月船來

陪馮代巡崇善寺道場

秋風吹破化生天清梵聲飛口海懸聞語野狐方解結入場羣從巳登仙如飴湛露盈盈滴散綰輕雲故故翩枯骨惠沾涼月夜謾誇西伯于今傳是日卿雲見

陪馮代巡閱武

蕭蕭驥鬣錦雲屯爍爍旌旗壁壘新填鼓撼雷山合響皎戈揮雪地無塵風前著翅飛原健渴裏投醪氣益振良將見今休拊髀馮唐寧數古時人

懷來尉州馭仲

文人若个盜虛聲塞上行春五馬雄單于莫向羊城月屬吏饒振虎士風喬梓賦句陳王最伯仲稱書大令工君正驥蹄飛業陌我疲將老與誰同

送余石鏡之武城

交結與君蘭不如文旌無奈指新居雪齋擲筆搖寒斗春水揚帆坐碧虛地是絃歌風尚古山連齊魯望應舒異鄉相別同相憶折得梅花爲寄書

臘八日送胡合素之廣陵兼訊來馭仲粱君叅君士

匹馬蕭蕭一劍橫鯫魚臘酒送君行梅開雪嶺三冬白潮落寒洲萬里平點筆海山春正好燒燈明舊話偏清應知甓社賡新詠湖上珠光夜夜明

送常還一兵備河朔

倚玉偎瓊籍正隆胡爲征旆送秋風有待大牙開憲府先將小隊試元戎河朔貔貅原提轡條西豺虎尚彎弓此行蚤奮冲天翼雲閣新圖第一功

送賀見吾兵備邠乾

立馬紫微白雪寒朱公昔劍舊長安亭亭屈軼風中指赫赫狻麑虎作餐撐拄古周稱半壁潤沾西土屬全瀾煙銷

捷奏天顏霽賜出彤弓萬戶看

送竇柏華兵備邠乾首聯不粘聯体

何圖九塞為膠漆近得三秦作父兄嫖姚已自無南幕吉甫還須有北征曾擬纛牙真可借久思顏色夔剛成不知吏靜深衙後尚憶當年話楚荊

送友督學天中

天中文運向誰開赤幟新從北地來衡士每携秦帝鏡覽風先上趙王臺樽前禮樂衝應折筆底鋒芒陣可摧為問後年當此日幾人堪付棟梁材時有流冠

送井文宗虹與

天亭分野原秦地萬丈光焰繳華西羣口豈須誇白馬小窟都許聽金鷄翻翻渭渚開熊兆燁燁門墻看李齊誰昔敢言聲四座一天咳唾尚如霓

送侯功曹

頭巾莫漫誇張郎且喜夷門近更強提綱萬里江風肅佐法三章漢日長醲霖預滴驄雲注浚壘先飄榜蕊香今聖邇來多異數即看黃綬綰銅章

喜捷

貞个賊王生就擒傳來喧動喜難禁倒提如意翩翩舞謾卷書籤細細吟秋老黍禾應盡穫夜深旄宿可全沉一朝

捷奏天顏喜合有侯封萬戶金

陳自昭開府郎鎮

聖人西顧紫麻宣玉節初臨北斗旋飛翅笑來應此日醆酵吞去已多年青冥一劍芙蓉挂浩渺三都門鑰縣看頭女媧山下石蒼蒼補盡幾重天

二

望望泰階誰可平騤騤四牡出咸京應知赤谷曾寒胆為問潢池敢弄兵離別弟兄同有夢顧瞻兒女不勝情圖形閣上尋常事一石中流萬代名

王非熊年兄再入黃閣

幾度黃麻鳳口宣蒲輪重上紫霄邊端知造物為朋友自是扶輿屬轉旋三峽露分新擇還五雲花覆舊陰騈姜生無復鷹揚氣祇合垂綸老渭川

咸陽趙茵隴父母有計部之轉

聲動隣花野老歡報來飛舄入鵷班輸芊漫屬司農計伏雀曾無稚子扳清渭轉流應有意碧翁開霽若相關何時斧鉞仍西指古道咸陽路豈難

喬振寰得麗人竹

漫道無情題竹娘靈心偏自稱蕭郎清吹戛戛龍吟細翠舞翩翩鳳彩香收拾晚天星入照掃除炎暑玉生凉阿誰

悔誤藍橋約短夜難眠漏亦長

甯婿入頖

女婿從來號稱龍繞楣濃靄援芹宮桂根蚤插三秋月桃浪應飛萬里風牙軸錦籤傳業舊殷盤周誥註書同上羅有慶華生筆五色先將寄塞鴻

張元樞至走筆賦此二首

終日思君君果來自今詩酒意悠哉兒儕射策從阿定我輩拈鬚任个裁酩酊街頭風月下逍遥谿上水雲隈勤將小徑時時掃不覺幽懷一旦開

二

傀儡場中莫漫排欲洗胸塊且傾罍君名豈減三張後我興還須五斗催圖得小康猶化國但能無事即蓬萊子真谷口行行是携手逍遥日幾回

來虹橋歸自登府喜而賦此

莫道君家入醉鄉池邊遲汝立傍徨胷中塊磊應徐沃掌上經綸好自藏青海想來都似市白頭贏得不爲郎而今幸遂仙中約媿之高談說建康

華陰李父母枉過

踈簾風靜鳥啼徧問俗遥臨野叟家林下已先沾雨露境中應自蔭桑麻三峰華岳供新韻一氣函關映蚤霞從古

循良多　内詔玉堦飛舄路寗賒

贈李代巡影石二首

節擁雙龍出太阿寒光高逼斗星過驄頭雨滴千秋潤塞上醪流萬頃波閒掠石衙風掃案怒冲狼焰恤[illegible]戈楓宸早晚詢恒岳紫陌塵淸聽玉珂

二

家原柱下兼仙才狩岳題詩亦快哉霜拭斧華山色動管揮簪影壁圖開傳經漫逐青牛去醉墨堪呵力士來胸貯繡文剛欲吐栢陰人靜幾徘徊

贈馮代巡黍生三首

風馳四牡何翩翩氣撼恒峯斧色鮮胡笳已靜三更月鼙鼓全消萬里天江南辭賦蛟龍鬪塞上聲名斗極懸行行莫漫嫌桓典一馬還應百代傳

二

漢代家聲大小馮于今誰繼古人風張綱道上豺狼遁伯樂群中牝牡空梟頭掘盡仍徵粟雀脚羅殘尚執弓知已發棠還欲再更將民隱叩蒼穹

三

逢君猶問舊西臺塞外孤臣意已灰天上故人多白媚路傍疲馬向誰哀幾尋李廣沙中道蚤盡江淹夢裡才知我

有天憐我病癒同儞艾永康哉

贈張大司馬石林收夷拓境

蠢蠢三城久已蕪于今仍倩白雲扶金車轉地山河響玉箸生風虎豹趨龍石勒金三大老笛聲吹徹五單于[illegible]人刻骨追前代奇計曾堪比此無

贈胡大中丞潞陽出塞獲捷

燕趙豪人萬代傳邇來英氣更翩翩光迴數舍猶酣戰驥蹀羣峰尚著鞭銀海水邊誰飲馬寂渾沙外可張筵爲愁片石銘難盡劍御高崕遍大千

擬巨大夫試士賦得春宵一刻値千金二首

溶溶暖月炤花枝莫漫從容坐酒卮行鎮八州停毳處欲淸中夏舞雞時夭桃渾惹乾坤醉嫩柳都將雨露滋只恐明朝春易去東君肯許我佳期

二

惜陰原較寸和分况爾風光九十春莫自蹉跎空月影可將潦倒問花神不寒不暖淸明候無是無非草野人秉燭夜遊良有以尋常酒債莫言頻

擬溫少保贈六兄鄉薦

皇皇天使出西巡特捧賢書索隱淪藏壁奧文知解少周規圓影數各眞雁雲蹴處金風健玉管題時兕額新漫道孝廉誇漢代狀元仍向火中詢（兄擬書二卷中第十二名）

擬白桃花

王母曾經手自栽澆從玉井插瑤臺風飄膩粉渾翻棣雨洗臙脂擬落梅連署索傳人共惜映簾羣看燕應猜九重春色能如許淸白室家亦快哉

雜興

欲倩長歌破寂寥奈如啼笑兩難調愁鎖肚孔鬚傳信喜上眉峰酒放才山迷霧窟應藏豹雨洗天容好射鵰封侯轉怕枯人骨且拾毛君再一摇

感興

露冷霜鋪妬月明碧天高迥萬山淸茁翻綠野旗方展花落紅林陣已成纔向竈烟分濕眼每從星影[illegible]寒泓終宵不寐聊題句又恐詩人感興生

任化

滿盤全局百年期總打榮枯合算之煩惱每穿風景過好懷多被世塵疲溫生豈似拋生處去宦眞強就宦時放浪天公還不管孰將韁鎖苦相縻（溫乃溫故之溫）

勵志

從來詩字頗相跟獨闢乾坤莫浪喧工到熟時還立異力爭全處豈稱尊詩法自期淩八代筆鋒誰與並中原九淵

欲起千年鬼捐點瑕疵再細綸

憂虞樂

何計將愁一掃除且逃詩酒任狂呼品題不覺硃消硯酩酊剛逢月滿壺朝放槿花寧借促歲淹桃實總憐迂從來大隱居朝市落得俳優是勝圖

笑顰

剩柳殘烟古驛傍客行千載此穰穰掠空燕子餃蚊急截道蜣螂轉糞忙懲人喜怒媸爲醜任我悲懽臭亦香年逾五十眞成夢大地原來是戲場

閒居

不惹征車紫陌塵小齋幽寂可藏身窗前課子書千卷座上延賓菜一陳佳景遠呼魂魄去好花多買價寧嗔箋天有祝君知否唯願悠閑到老人

登起

登起梳頭鏡裏悲那教鬚髮白于絲飄塵載道皆如此指日揮戈獨是誰剛值夏秋愁顆粒敢言平準較銖錙休催四老商山駕槃飾番饔尚可爲

清供

日出詩篇誰笑貧堪將七字養閑身風騷雅頌爲前輩王孟高岑是異人當戶綠醅擣筆架隔籬淸湍洗囊塵東君

插有花千樹繡帳橫開景更春

手談

星聚深庭樹影移暫消長晝一枰棊爭塗不覺豪心[illegible]智偏聽下子遲局外笑呼喧于市案頭茶酒瀉成澌渴驚一著分完毀賭賽乾坤盡若斯

蠋屨

東西南北一雙鞵穩稱何須用絆縻愁立夜窗蹤月碎喜沾朝露壓花遲穿雲慣踏三峯側蹈海應夌八柱卑世路更如山路險問君歧處欲何之

躧步

躧步池塘兩袖翩撩人光景最堪憐風搖柳影眉鋪鏡碧湧蓮房子種天百錢不成千日醉三山空令一刀懸嫦娥遲我淸江底急捉應攙李謫仙

午夢

勞勞倦體倩阿扶且閣閒情學漫胡支殼蹴肱藏豹穴縮魂隨意涵蚯墟家園路近寧馳驛故舊人親不用呼渾閙一場猶未了枕前生恨鳥聲麤

簡歷

簡盡歷書餘一葉閒消淸晝又殘年逢迎世態心全懶孫合眞機夌恰仙東嶺折松供茗竈頭冰磊磈結壺天難推

久病情誰訴欲倩長風到帝前

逆旅集卷之六終

逆旅集卷之七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七言律

和陸叔度韻

看君錦字雲中書俠氣軒軒儘有餘朝帚不堪伺客舍夜珠空自照歸車三尖翠筆供吾案幾道明霞伴爾居僵卧邇來非是病相思渴煞老相如

和温與亨韻 與亨齋頭元博在坐

媿無佳句將人驚細與論來酒數更頭上友朋修白玉眼前兄弟掌文衡詞濤合撼東風起俠氣爭凌北斗平世事

不堪搔首處一鈎殘月向人生

和常還一自嘲短鬢

堪歎有髮不勝簪蚤起梳頭雪半緵未許惠文高紫陌祇應竹籜濯清泉憂時每自羞明鏡詢國能無媿古賢誰者此心長似个總虛愁裏嘆三千

和王非熊冒雨夜行

駪駪車馬尙宵征况是長途久未晴應洒昔時沙路色巳敲今夜寳蓮聲三朝立望為霖雨九塞都看洗甲兵宰輔侍中誰第一君家治國舊書名

自和

天賜山中自在身帶來風月不爲貧風吹細竹淸簫幷月
削踈簾碎玉勻盈架古書藏脉望滿地濃霧走靑麟這般
供養眞難盡豈羨勞勞陌上人

二

乾坤浩蕩寄閑身爲道須教徹骨貧溟宿嶺雲猶未定晴
排江浪尚難勻任君只合呼牛馬在我何勞識鳳麟蚤已
冥冥遊八極堪憐衮衮世中人

三

父母勞勞成此身皇天付與不爲貧乾坤待我三才正耳
目同官七竅勻西伯盛時歌彩鳳素王生處見祥麟賢愚

豈在胎中就彼是何人我亦人

和孫白谷白桃八首

聞道詩人詠白華夭桃嫁入野人家春園欲共梨花夢暖
帳忘呼蒨色了銷得漢宮心不分引來漁艇路眞差行行
夾岸觀流水一望澄江淨晚霞

二

灼灼誰家月下歸雲臺初出見靈妃磁園小屋留春住紙
護明窗怕夜飛牙板獨敲推大令玉精偏注向元微層層
包裹眞難覓得似小娥世亦稀

三

此地何來姿淡根素心相對手常捫輕描石影鮫綃幛見
助嬌嬛月夜魂非禁栩栩翻翻夢頗奈澧澧望水痕狐落
更教風掃去擬排雪浪到龍門

四

季春莫惟行秋令濃艷場中淡趣生臘圃千條恰似滴芳
林六出還爭明妖嬌怕惹乾坤醉茶壘能邀日月槃分付
東君須愛惜放牛林野塞常淸

五

分陝以西太華東周王曾此罷衣戎白魚本態流新屋丹
烏移形入舊豐方道草頭無血色寂愁枯骨有春叢惟來

蓮葉眞堪玩太業北征恰與同

六

杏兄蚤已收餘香李弟寧堪鬪晚芳容色儘教風掃蕩腰
肢還共月旁皇核生玉醴千軍腹馬帶雯文百戰場仍握
玉銜朝上界好生笑倒蕊宮傍 孫曾任天官郎

七

公門昔日足生涯不長蒺藜有幾家到手乍驚霜裏骨鬭
心曾記李同葩休題道士元都觀已負劉郞洞口霞魂夢
常飛玉山上柳營回馬夕陽斜

八

多時戎馬滿秦川不道春花也自妍種處豈知天上意寄
來應與玉人憐淚心若捲冰華去霧眼真成露蕊傳難和
自來之白雪正慚瓊報續名篇

和黃代巡重九遇閩賞菊

分花誰使殿秋臺天戀重排令節來從索向籬王武酒再
寬吹帽孟嘉杯恠伊耐露含香立爲爾收霜笑口開物意
欲君澄大地故將正色並佳哉

泗州查家渡步壁間韻

流水斜灣路轉賒荒茅幾把見人家當年有使星臨斗此
地猶傳姓是槎繫艇漁人聯舊呂傍籬邨婦績新麻泗邊

亭長今何在贏得秋風遲晚霞

步常還一韻

一掃中原萬里塵飄飄還旆入三秦清流喜挹空襟淨華
岳尤推大節嶙盟我異蓮肯作社任伊凡眼白爲嗔唯恐
深係蒼生望私第終難傲角巾

初度梁君士見寄步韻奉荅

南來雙鯉向春開不復勞勞上釣臺無酒竹林空憶阮有
人何嶺好探梅那堪甲子從頭數且喜乾坤待爾回聞道
廣陵風尚在可能騎鶴一追陪（君士時在廣陵）

步韻奉答西渠魏太翁年臺

雲間鴈字羨南征萬里長天正放晴雙柏夾陰難覩面六
華敲韻已聞聲風流翰墨王丞相淡薄功名阮步兵莫恠
相親如舊識原來年譜蚤書名（君家先後居署太翁善詩畫及書夔元白序齒列名）

春日漫吟燕呈張元樞

一枕漁竿渾五湖人忘我兮我忘吾春光已轉人難病玉
酒堪攜興不孤活活漫波迎雨漲垂垂柔柳倩風扶鄰家
喜有季鷹在每飭蓴鱸即見呼

寄樊淑魯兵憲雲中

多癖年來不自支麥中醫語與誰知每逢月下懷人處却
憶城頭醉我時何能鴈字通新况贏有鴻章佐晚卮定遠

近聞將出塞侯家笄署想生奇（曾惠[redacted]卷）

寄客生

偶與社中溫季子坐談文物近寥寥傳經兩漢誰家事並
駕三曹爾姓標驅岳華西爭磊落破風江上待扶搖爲駒
老馬吾猶健寄許樂遊一見招

寄淮陽制府馬瑤草

別去升沈不可知愁來魂夢走天涯君今七省承風令我
自雙谿釣霧絲中夏冠清看劍在上方恩渥自茅貤何由
得會重攜手爲話稷山夜半時

問飲

巉塞聊浪百日餘儘將身世付狂醵三杯豈壯驅愁力一
醉堪揮北斗書弓學月彎弦欲滿劍凌霜皎影全舒何時
渾洗腥羶淨再葺吾家舊竹廬

季冬月夜社中諸君招飲二首

梵宮園坐夜生寒皎月盈盈上靜欄香散雪陰墨樹老波
搓冰影酒杯寬誰開凍霧懸高鏡我破長風攬大觀濆倒
竹林休惜醉清光直待隔年看

二

雪白松青夜似年從教酩酊且流連人生幾見三千壽月
影剛逢十二圓多病長卿猶幸健久淹厚詰正逃禪明春

意氣仍還切但恐分飛五鳳邊（明春君旭北上故及之）

濠梁再過來比部五雲飲趙園

雨逢征旆話濠梁並轡名園客興長竹葉慣斟尊裡綠梅
花偏傍盞邊香君還渭北三春樹我尚淮南萬里鄉不共
今宵酩酊醉空令千載笑蒙莊

閏八月望日三司會飲督學試士未至

籬畔黃華欲出頭恰逢明月再中秋平鋪皓魄仍堪賞滿
引香樽好散愁間語斷時還復續豔歌闋後更難休文場
此際朱衣使閣筆還應憶我儔

雪後楊扶寰年兄再宴紫玉園（園係王孫）

爲愛名園暫駐軻況逢知已踏泥過使君掌泛青松影帝
子樓飄白雪歌茅逕曲紆穿露入小山烟靄染衣多冰天
此去難分手再醉他鄉酒一螺

賈艮輔劉若臨冠永脩大參張鼎甫張觧吾都閫招
同鍾孔鑄憲副袁臨侯督學飲西賓園

雨洗園林好縱眸況逢凉颷報新秋松風嫋嫋飄歌扇竹
葉青青泛酒甌拳石半分姑射嶺小池全繫廣寒鈎大夫
自有登高賦佳句應傳帝子樓

孫白谷園中邀飲二首

老大風塵每自嗟忽生幽興辟疆家 冰池對月雙開鏡凍

樹含春五出花情種鳥聽深夜語酒寬香沸滿杯霞鄉園
故舊虛三徑恰有心交結海涯

二

甕頭宴罷高人畢拘束分明相與皮誰襞太元唐代扇特
傳山簡晋家池百年意興歸詩酒萬疊烟霞入鹿麋人鑑
可方雲月斧此中風味醉中知

九日喬振寰邀同武紫岑王相明温與亨及諸茂才
賞菊分得春字（崇禎癸未）

誰知猶有傲霜身不逍濃花鬪艷春州品纈金香欲襲六
旬顏玉性難馴鋒排八陣欺諸葛酒滿千鐘壓太眞能與

西風賭一戰臺前戲馬是何人與紫岑手談與與亨飛單

九月望後雨中邀賈心印武紫岑喬振寰仇虞田溫

與亨六兄雅集

九日已過猶作雨蕭蕭郊野凜寒風還疑露菊開時白更
重霜楓落後紅裘馬五陵生死裡海天三島有無中看來
轍跡仍難據覓句邀同一世雄

同邑士夫祝魏父母因雨未面苟昌明邀飲酒肆

澹臺假室未留跡謀醉堪同阮步兵團坐酒罏排暖陣漫
敲棋子落寒聲溟溟野色紅林暗細細簷流玉片傾此夜
懷人應有思恐驚清枕夢難成

喬振寰招祠土神夜有吉夢走筆以識

怪來昨夜閨中夢遂起出門尋任山秋葉尚留瓠子谷冷
風剛過杜家灣先靈妥貼幽冥地告祝敢勤禮度間古有
牛眠眞不偶我開祥兆頗相關

聞賜百官糉子

遙聞荻黍出蘭林瑪瑙盤籠日影深細彩遂波憐楚茝大
官當午慶朝簪簪衣乍綻香疑滴角觳纔開箸可任五月
邊臣還裹糉希將一粒過山陰

遙慶萬壽聖節癸酉臘月廿四

靄靄和風海上來雲璈聲奏九成臺三千玉李花應發四

萬人皇策正開同瑞岳侯迹華祝先春椒酒泛霞杯天公
準獻丹邱露特命高星轉斗回是年討吏先去聲是日近年

壽張總戎順之時蒞任即值生辰甘澍沾足

威名世胄褕闕傳皂纛高標雁塞翩繞啟戰鼙排烈士當
邀雲馭醉文仙弧懸竹軑開三石雨麗椿枝茂八千烽火
夜來猶未息擒王蚤報聖人前

壽田出孟時備兵雁平

鐃歌吹徹雁門頭月學弧彎上酒樓臺頂欻光戈影射華
池出味玉波流吟成每撼三山動筆落堪迴四目愁个中
有天元不老大椿算數八千秋

步錢絅之韻爲李少司馬以仁壽時以仁家居

領畧煙霞屬至人何勞占氣識金銀爭傳白服曾先代可
是青蓮見後身形涸鹿羣山有主手持芝草旣生壓九龍
浴處天同老算直八千數大椿

壽魏滄岳父母

世在春秋鐘虡傳仙音響振晉雲邊不嘶駑馬長風下有
舞祥鸞皓月前嘗得稼盈三百囷勝歌椿到八千年循良
自古爲公輔佇看雙鳧上九天

壽喬振寰

弧指羲和四日鞭三陽將動亦新年遼城自是金流地

閣曾瞻劍倚天鶩座每聞翻古案解人多管誦今篇千秋
事業文章在况是喬松數大千

人日初度宿梅城寺有懷社中諸友

客逢初度付春光寂寞年華枉斷腸遠天日暮行旌倦野
宿風寒介酒香廣殿錦袍思往事朱門金勝倩誰將梅枝
滿發梅城寺爲憶題詩寄草堂

戊寅初度

迅速光陰五十八人間利害頗經過沙場血戰先馳馬紙
上飛毫後籠鵞迎鬢雪霜直未耐轉頭情景欲如何從來
介壽稱春酒對酒聊聽下里歌

謝祁信夫惠名馬

錦字雲中手自開蹴空飛騕有龍媒衰年豈復橫門出逸
足今從萬里來帘爲我騎慚款段故知君意托呼雷韓公
不戀西湖樂尺日應登上將臺

謝張元樞惠鳳仙子元樞得之赤城城軒轅破蚩尤城也

喜分佳種自君家擬放軒轅舊地花裏裏嫩絲摧瑞鷃織
纖初笋點朝霞常愁子夜敲新韲可奈黃昏走小了補天
自有閨中手紅甲應不上女媧

詠乳鴉試諸生

森陰古木籠蓊菩有鳥含苞五色開毓靈毎自曾參舍學

翼先棲御史臺振振羽動翻晴日軋軋聲調憶遠垓慈母
殷勤應屬意爲憐恩愛幾徘徊

詠羊

叱石金華弟與兄誰家主簿氣盈盈相思日夕能無意點
綴春坡恰有情騎送葛繇留桃實宗存叔向以舌名多歧
世路知何是望眼滄茫淚自生

壁虱

怯寒遠遁三冬盡逐焰羣行六月天桃簟有痕斑染竹猊
爐無韻臭交烟夜來慣覺莊周夢晝裡能驚宰我眠世上
攘攘盡若蠹詞人漫賦蒼蠅篇

保安王邸白松

王第不栽塵垢枝獨留素友結心知參天故遏晴雲住耐
歲應封夜雪遲猿學鳳音當月下颷翻濤韻煑茶時問君
此際情多少不是騷人亦有詩

憶梅

小苑尋春春已回枝頭幾點憶春梅寒香到處曾欺雪凍
蕚開時豈倩雷紗窻紙幛偏生韻皓月清風故作媒行賞
昨年今記取不禁幽逕數徘徊

杏

隱映青帘幾朵遮煙郁片片錦如華三元擬透衡峰賞六

出先翻上苑葩撩亂好風晴自笑爛然曛日裏生霞今春
孰是探花使盱目塵飛紫陌騧

夾竹桃二首

老去看花似霧中秋來卻見春花明雨過仍有貼泥瓣
動恰無敵玉聲想像林中酩酊趣依稀洞口踟躕情衰年
漫道無豪興疊疊筆華逐蕋生

二

三伏忽逢上巳天風來不響碧琅玕光分玉宿牽龍護面
借佳人跨鳳看籠月惹烟疑歲暮弟梅兄李偷霜寒奇花
共賞陶然醉迭出新詩興未闌

癸未孟冬書懷二首

夜氣侵床眞似水這般寧得解衣眠愁生一枕南柯夢
到三垣北極天奔走上軍當此日廓淸中夏是何年幾番
待且推窻看皓月停空恰正圓

二

掃蕩塵氛賴大賢何人不讀古人篇黃巾詭謀欺孟德慕
容奸計中符堅八千子弟今何在百二山河尚可全秦將
且圖恢復事須期破釜凱歌還

詠雪

猶見當年令絮悠這番吟詠淚難收輕飄豈是無望意易
擲眞懷有隱憂鋪地不渝貞潔色承天還作瑩冰瑠誰能
拚命逬同汝白占秦川百二州

七言排

燕子

元鳥飛飛過短墻肯違春信百花傍銜泥毋喜黃梅雨愛
子偏棲玳瑁梁粧閣鬢成鶯尾落舞臺帬繡擬鶯翔玉籠
不繫雙馳去紅縷仍牽隻影將終伴玉京尋古穴遠携王
榭識金鄉吞禖卵墮殷家祖宮主巢停綵疋長排隊掠空
低要撓近入飛院晚何妨金天强仕司分氏勾曲胎升正
一郎爭嬌健翎風繞背幾沾華藻梀生香徙薪有計遲應

蚤愼毋嘻嘻處火堂

逆旅集卷之七終

逆旅集卷之八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五言絶

田出孟開宴闔元宵庭中一鑑兩景對展景奇節奇因命賦此

似愛雙元宵為懽恐未足攝將合座人貯以黃金屋

梅梢月

纖月安花梢淸瑩各相眺天亦愛幽香將鈎試一釣

送友還家

送君歸故鄉跨馬上河梁明白關西路風烟華嶽傍

逆旅集卷之八終

逆旅集卷之九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七言絶

途中冬至

北望燕關路正長東風初動野梅香行人欲覓春消息柳色遲遲下夕陽

之任管平經靈石道中

行行遊子遠離家極目燕雲道路賒最是驚魂旅舍晚邊愁鄉思動悲笳

過猗邑

逶迤曲徑馬行遲風攪雲狂月色微欲訪晉文藏脇地野荆榛處往來稀

榆關夜宿

亭館紆廻入翠微月鋪霜屋落淸暉夜來不合高頭宿萬疊烟霞透客衣

入亳境感蝗

平郊一望忽如癡誰送嚴秋六月時野草逐蝗都捲去不留青色與霜知

張蘭鎭次壁間韻

懷古幾迴過介休松風蕭瑟使人愁行行莫話寒烟節一

曲龍虵月滿樓

太安驛次韓文公韻

忽聞烽火達長安破虜將軍五夜寒笑向月前開玉靶錦
袍應結露花團

訪金洞庭

疎雨濃嵐鍱石斑金庭福地不能攀陰陰古木憑誰問折
得桃花帶露還

和李彩石韻

千里青驄飲海池洗戈先砂黑山夷家傳廣武當年譜寄
用圭璋禮地祇

閒吟

積翠樓頭萬卷開雪茶梅酒意悠哉生平點檢成何事坐
對榴花晚燒來

簡兮

閑步庭除意似癡美人千里係余思鴻鴈不來書不至郤
教魂夢繞天涯

氓意刺饕餮

貿絲抱布何翩翩以爾車來我賄遷已盈恩情中道絶空
將嗟怨付蒼天

賞牡丹

百卉開殘百種香阿誰能復殺春光幾番點檢花名數直
个渠中自有王

逆旅集卷之九終

逆旅集卷之十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詩餘

四時詞醉花陰四首

紅綴枝頭燕聲巧岸柳迎風嫋裊玉壺滿伴兒閒踏遍南皐欲卧恰鋪嫩草

二

翳翠重重山花老乍長青萍池飽小舟躍颶風吹意興牽騷一醉把愁壓倒

三

秋晚凄風遍林掃皓魄平鋪過曉野鴨叫架鷄啼夢斷藍橋宿世咱靈晤蚤

四

揉碎輕瓊下蓬島萬點蒼山埋了捲簾看舞腰斜醉韻飄飄白調御誰讃好

逆旅集卷之十終

逆旅集卷之十一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記

遊西山記

余自往還燕京以來幾廿年矣毎遇西山來者道其諸勝口津津然求一縱目而不可得也丙寅春以例轉外謫客閒坐計三五内可無它事事因思此行已不作長安客而西山未識眞一鈌陷遂訂同韓景珪蕭季馨皆不果而韓公琬散人也又東不至祇與余石鏡偕出西門里許觀西洋利西太塋所其所奉教主暨制作器械精絶巧至不類

中華心神洿岩巳恍遊八荒四極之表矣抵西頂法相莊巖宛然兜率陀天晚宿玉泉觀音寺之巢雲山房與禪陀敲棋子乙夜就枕覺來初暾從櫺穴中放入披衣東望渟泓一灣水氣朝霞氤氳不辨層軒高檻烟霧中相像迥隔塵寰也遲步岩畔循趙公堤水荇日色中金波搖漾即極十日之工或難描畫午至碧雲遍登諸閣紺宇琳宮乘鵾殺也因爲諸上人題額精舍聊作餔報日晡抵香山登來青軒瞻題皇帝御筆包括精嚴眞帝王氣象回視諸寺盡在下界松濤謖謖若自襟期飄颯滌蕩相顧而嘆曰此等幽尋即第一人日在含英沆瀣中猶數數于此矧以下者

麗所携刁酒大觥池上觀金尾出没石鏡謂余曰此去不一舍燕諸郡非子所觀風駐節地耶仍憶之否余曰使乘驄攬轡安得遊此卽遊亦安得瀟洒若此余之有此轉也卽得有此暇也能了數十年未了之願亦一奇也或者山靈冥冥主張于其間以消受此清福耳昔杜工部望太華而未至嶺韓昌黎累遊江右而于滕王閣未一登臨余數十年念西山而今得至此視二公所得不已侈乎景珪秊謦諸人無乃猶有二公之遺憾有一僧在傍曰遊西猶有圓殿卌井諸勝卽此中尚有卧佛諸寺游逩諸圖子子遊未遍胡以自多爲余曰尚留此有餘不盡之意以爲寬夢

中隱隱躍躍之趣必窮極而後返亦索然耳遂回頭謁大佛寺華麗與碧雲等至後假山一派竒石靑松更爲淸遠天地間千態萬狀亦各極其致巳耳因記之

癸酉聲神記

農畯馨社權輿土伐漢末葬新立稷后以人廢不傳社爲獨主井屋因以社布我明初聯黔首之效烏衣民者相友祈穀思深哉東原靈湫傳自宋元覆雲焱焱散鬆雨暘若續祠爲后土祀以季春望八土王用事比于勾龍隆萬間祀典更秩時典者畦唐二里爲雙而畦之十廟周甲一庚我大成十其一而社分三一吳氏一張王諸氏一我焦與段氏分典凡三周甲一庚我焦與段分中又分凡六周甲一庚聽約束于神卽六條是視百禩來無敢越厥緖比山公葦陛梁祀享燹墜歲癸酉當大成典者而張吳二氏遜我段氏復遜我我弟任葷恂恂然重違諸氏意浹三日羅米肥腯供毛炮燖費白黑新棗撰栗汁獻澆于醴酒蕭嘗待犒督各社鄉樂無譽省拔顥玩儁男女三百竒金鐃靈鼓[illegible]旋八變雄竹邃蜀國弦佩蘭躡諸連單情堂上下迭而[illegible]祜織延蹐駁應聲雷熤奪電至踏索切肴木熈猨挂弄丸飛梯奏眩人之技漢庭之角抵方悉焉匝四晝夜雙者盎生戲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反其意而羨

其美聚觀人人嘆歎禩來所未有也遐邇士女縣車縉紳接踵而飽目時邑小守梁山涂公聞之修掃壇儀于望之辰梭諸領藝靈曜餞棠汜織阿團團東坡上無疲緤纏頭出顉嘆以爲寰海諸祠卽分陰古績或可邀乘輿燎奮而纓樂來必最此也矚目于導斧車者蒐積數禩來所未有是時驪棟虹梁元墀釦砌與帳舞相映耀亦數禩來所未有升中之夜若有旌容容而般縱縱而慶陰陰是年麥秋不雨而潛滋大有先是伯兄爰靜摩研友學會與余後先肄業廟舍日冷松風月墮雪窟致躍躍若纓翰烏于會雲鈞游魚于重淵卽于巳酉之夢神以圖印印試卷命朱衣

授予跪而受覺而文理更進方企高縱于兄友而神之予兄友可知亦遂後先先賦甲乙著宦譜而鳩工煥宇者卽張氏兄中與祀亭者卽焦氏弟姪旦人應報冥冥往來不可以思憶及乎姪音謂龍從祓禊來如風吹羅帶形蜿蜒而結搆于此前有峰巒拱抱二溪水交會于洞山為最勝區東五里許神堯帝葬焉李唐王氣有時休歇而此盼蠁月恒日升千百世將無至荒墜哉柰姪不復經營于此柰姪之經營此亭也恐與雙者為嫌而著頭以酒古上人致神不假不啻先甲後甲頭滓滓始歧奔走之役後將不復經營于此矣予曰何哉是言也曰嗣後十年當張王諸

氏二十年當吳氏三十年當段氏四五以次復當張與吳而六十年方當吾焦氏姪再享年六十耶目淚下落予曰予今歲四十纔百歲耳百歲人有之惟予將遊岱宗治鬼或得錄事魂魄隨風飈以觀子領雲仍經營如今日也援命畐花為記張友拍掌謂伯兄曰爾焦不特為重黎氏且為司馬氏

烏衣民烏衣國人以烏衣蔽面見人輒相格鬭東原陜志三原者東原中原西原散鬆漢書五行志有雲如猋風散鬆鬆亂髮也勾龍漢書郊祀志自共工氏伯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神山公賦號羅米肥腯古文苑註曰羅與潦通周禮曰牲必在滌又肥牛註肥養于滌也滌者養牲之官滌米言養之以米所以滌其穢腯豕也麷蕡白黑周禮籩人註麷麥曰麷麻子曰蕡熬稻米曰白熬黍米曰黑新棗撰栗禮記棗曰新之

栗曰撰之汁獻涗于醆酒禮記郊特牲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註醆酒盎齊也涗泲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泲酒而後泲之故云醆酒涗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莤鬯及鬱金之汁也和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涗于醆酒也獻音莎蕭背待精蕭草背腸間脂燒熱也鄉樂儀禮鄉樂唯欲無嘗酋史記不省射也顏玩樂官靈鼓周禮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鄭氏曰靈鼓六面鼓也祀祭祭地祇也韎旄周禮韎師掌鼓鼙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韎讀加韎鞮之韎鄭氏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旄人掌鼓舞散樂舞夷樂凡祭祀賓客舞其散樂八變周禮大司樂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雄竹遂朱王笛賦衛山之陽幹被洞長桀出有艮名高師曠將為陽春比鄙白雪之曲取其雄焉佩蘭獮西京雜記成夫人倚兒賈佩蘭說在官時人靈女祠以脈黍樂神吹笛擊能歌上靈之商侃前袒與連背踏地為節諸連畢情扇都賦祠望帝含違觭豔繙醾纖延方言舊韶之被褸韶之酤郎衣袢也錦駁廢聲蹁音簫駁音厩舞之遷疾與歌聲相應讋熤班回杳賓戲小明也眩人眩讀幻幻人能變幻

為魚龍角抵之戲漢武元旦奏之三輔人聚觀小守郡守曰太守邑令曰小守書爽掃壇汾陰有掃地壇靈臘日也蒙汜日入處纖兩月也無疲頒司馬相如傳病稱疲諕注鋋音極晉人帖中有新沐甚極又體中小極極一作僥倦也纏頭錦也出額出于常額之外也燎蘿焚埋圭玉也猨樂雜聲之樂導斧車後漢服與志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元㞘鉦礀西都賦帳舞帳舞者之衣旌容萃而般縱縱而慶陰陰古樂府華燁燁云神之行旌容容騎杳縱般縱縱秫林伐山鳳曰足足鱗曰般般練時曰云靈之至慶陰陰大有大有年也爰靜六兄字也中庸子思所定而曰仲尼祖述堯舜孫可字祖則弟可字兄矣漢人稱字是文多用漢茲以字字兄稷翰鳥釣遊魚陸機文賦企高蹤古詩豈不企高蹤鱗蹤彬雖追充賦鼂錯傳令臣寓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云如賦調也旦人旦郎神字先甲後甲易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戒勉意頭滓滓漢書許后我頭滓滓痛也遊岱宗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常恐遊偕崇不復見故人治鬼三國管輅傳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錄事列異記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

山五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土孫阿今見
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以自
蔣濟曰憂爲耳爾不足恠也明日暮復憂曰我來迎新
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
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于此侯氣疆難感悟故自訴
于母願重啓侯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
侯蔣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
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于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
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
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
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
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
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
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
轉爲錄事矣雲仍爾雅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
昴孫昴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昌花筆神重
黎氏司馬氏太史公自序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
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
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
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

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
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男之雅譔注

神白龍祠碑

涇渭之北漆沮之西池陽之間東望畦時南望陽陵有白
龍之谷神白龍居之白龍之水出焉南流注于田其浸百
畝爰有膏麥膏菽膏穀膏稷其上多斤其下多鹽其中有
物焉四足而負甲其色正元其狀如龜可以禦旱下塗之
所潛也見則數雨秦國大穰有爲見者有不爲見者神白
龍主之帝崇禎秦數旱始五原塞暨北地暨三輔五年而
歉六年而飢七年而大祲多人食之民多暴橫之戶春麥
腓令侯河朔人曰張縉彥于焉始邑治是假人愛人矜人

編告興雨于山川社稷之司有骨柱之民曰瘠以請祀神
白龍令侯彥能多材藝能事鬼神方埤處禱于隍求仁下
民再以司士君禹都張君憲纘祀于神白龍廼決下塗有
神瀵之水出焉南流注于田其浸千畝五稼乃稱五穎乃
菁五實乃稱五味乃飴廼獲元介三日雨五日又雨夏有
麥可以已飢六月復旱令侯彥遂祀于神白龍祠祀之禮
毛牷用少牢糈稉羽釆其瀍百樽干舞置鼓白菅爲席一
白玉瘞廼下塗有神瀵之水出焉南流注于田其灌千畝
獲元介焉其狀如龜四足而負甲其色正元是夕雨明日
大雨雨三日秋大熟有逾尺之穗有兩穗之莖有十莖之

本爰有抵厥之民曰賊一曰流賊不稼不穡食穀不績不
經衣帛是流于三秦是屠于三秦是攻池陽之埜民丈夫
秸女子鏜收保攻弗克飯食令侯彥之德爰刻厥石以跡
神白龍之所以爲經祀以詔來世以善事神白龍銘曰

山隊自臕神龍白處六地有鹽或比或鹵河之別都介
靈是聚既潛既淳司甘風雨匪伉不鑒式德之輔惟帝
七載盱暘西土旱既大甚胥焚于炬夋母哀矜躬纍埤
宇乃命司士于龍之祜司士僂僂祝册纘咻徹于下泉
浮甲厥武霖之涔涔邀爾其曾六月孔膜燎空灼浦夋
母曰嗟何巳于哲于登原隰而泣龍所元甲告撰淸爾

其吐一日二日十日而五禾之導矣一畝六𦒱起是棄
瘠以潔流侮神龍之澤父母之怙赫赫明明厥臨如覩
靈霆一時靈存無古在後之人式是用取

逆旅集卷之十一終

逆旅集卷之十二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序

讞牘存略序

皐陶以司李佐虞姚墟刑期無刑醜神禹種德遒于契稷歷代爲烈受爲炮烙秦爲鑿顛抽脅笑嚬而死生周穆呂刑贖鍰供馬跡漢高約三章文帝除肉刑以陽代陰即其世猶多酷吏倚深似公而人心不尤元氣銷矣李唐太宗晳不及背讞者三復五復象典哉我明以嚴馭宇鑄爲甲有條有例精微至意比之嘉肺石簪仕者目不一瞥數數

主諸豪吏賄多寡出入郎初造當宥懼以縱因府辜功始人之以待會結未成命而死者十之三高明輩以敢殺博風力而未成命而死者十之五精覈輩憑紙上文奏求一字輕重疑徵文之互異而未成而命死者十之七而犴逐情遷科隨勢往者無論已五宅三居之意澌滅無存質之虞士師當先服無餘刑李固理裔而司理即其官司李于晉陽三晉皆得平反即其地服念要囚弄泣秉丹筆心與囚無恨者若干人爲讞牘存略春秋折獄也即初元之輕死刑三十四事建平之輕死刑四十二事較之猶非弼教意砥柱以北稾連以南人人見蔞蟻理星子詞平砥無

謡不待圜中剖竹節訝應捨句兩行噫司理氏心法亦難言之矣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喜子殺怒子爲戲怒子殺喜子爲賊司理者理求之情情求之心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聽之色審之情察之心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乃可以正刑刑不必世輕世重唯求之理之中執中精微之與得失在毫銖不可以一方行也司理氏心法誠難言之矣而李貞得李氏家傳也人言契主訓稷主穀皆代有天下唯皋陶不傳設使穀之訓之而無刑以弼之亦郎于亂皋之德較元燕巨人更羅其後當盍昌不有李唐氏乎李司理接李氏心傳其昌亦寧有

既尚煩阿黑高騶馬門公一人侯一人廷尉七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二十人侍御史監平者幾百人不得者設郭之仲孫桓鐘余伯兄爰靜與司李之兄中丞公相善每會輙斷小杜微意余與司李復同舟于三晉司李司刑余司兵兵亦刑屬也敢津津口之聞之司李盍哀矜曰郎得持斧辯天下枉無一人有逆血上柱者始爲當意之快無刑而予治我明爲有虞氏

求生録序

天弗吊晉灾兵灾荒裏足者望之如然峰侍御馮公慨然出班心捧天簡摩參筲蝂泰戲代狩恒陽如西前嘉石之坐者五聽噬乾胏于丹書得金矢郎紛絲解錢城破文姦而幽至禪餙殺而下牛値舞文也得無以民生潤不聿廢書嘆曰晉人冤哉死于兵死于荒將復死于刑哉文害他比者宥其審克之以甲代乙者宥其審克之以竊作强者宥其審克之撲風影草草成命者宥其審克之得百十事成帙以傳之不求生而與囚俱恨者不求而不生者忍于心也求生而不得者受于法也縱有意求生而囚之得生者未數數然也囚自有可生而生生者以其天遇可生者之天磁石連鐵有觸郎動生者與生生者不覺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觀之天乎天以生生爲心凝脂懸珠芳蘭紫芝

固純生氣哉至奇股無脊腐草枯腸一段生意無不淖濶代之者體其生生心于拱木溝斷中廻一綫轉矩爲規而十歲而百歲遇吹也洗冤而雨注寧非是天哉庶女叫天天爲雷電下擊試理其叫者而無叫將不反雷電而雨露耶雨耶雷電耶露耶天心可知矣天子遊遠隱匿重襲石室無所不到而代之者不能生生于有生獨雷電之爲快心乎昔有僧宿主人戶外主人夜被盜扶婦人囊衣出僧俱亡去墮智井則婦人巳先見殺井中矣主人執僧詣縣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向斂中以不獲贓爲疑引僧致問得實對容使出訪知其婦通姦隣人擒而按問舉其贓

服其辜僧乃得出出則出矣猶待訪也豈若是不訪以人而訪以天乎諸囚得生歸遇諸塗者仰天速速曰晉人兵死者若而人荒死者若而人而幸不爲刑死者寧非馮公之生之乎我先得値將不脫三木而終斃下敂之則寃死者之元來也抑何得此于人人哉今天理四星搖搖矣將排天閶闔而掃其氛矣翅晉余刑官也門曰好生公毋示其意相與審克茲特拈生生之意云

兩理略序 兩理者王良甫理揚理廣平也

余善忘之野則野之官則官之官則不計之野之野則不計之官王良甫出兩理略讀竟因憶之官時嘗自紬曰天下事應如是則如是竟大事小事有事無事而人人未必如是心不心乃翁事而別心其心下者囮奇貨上者煤赫聲墨方寸之池而攪之顚之衣而倒之裳火燎于原水狂于瀾若而人者乘其睡而竊其珠告于人曰吾手天河而撲薰天之爛腸之汁而啜之而誤乃翁事不知其幾矣操割而傷手刃數于易不牛以解腸之汁而啜之而誤乃翁事更不知其幾矣足其蛇者不得啜猶蛇也非蛇而蛇竟得啜乃翁亦不爲誤而謬更不可言矣此略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人見其無事耳竟亦無事耳曲從哉良甫亦竟浮雲大虛自若也日月可掩乎日月經天者此略經

天之下者也三奉王所期期不奉詔也僞兵恒陽威將軍也平子息亂朱儁撤圍而得韓忠也借寇擒魁岑彭尉朱鮪而就降也備樂崇賢文翁也洩漲開河通利神禹行水也杜兵擒盜劉子羽爲張俊諫而止致范瓊于獄餘跋扈者自懾也恤商休民晉陽保障也結欽案消商患李載義之喻李暢皇甫規之治涼權貴斂跡而不必疏其罪也治水易木治關易關利運機器自行車之類孔明之木牛流馬推用之而無所不宜也至足餉籌邊諸大議尤今之元國而人贊之用也噫此經濟略也兩略逾三略也總以眞心實意用之國之民而膽知自出以之知之胆用之國之民應如是亦還之如是耳噫在古人駭之爲奇恨不旦暮其人今有其人而不以旦暮遇之豈貴耳而賤目乎使古人而在古時人亦不以爲古人至今人而始知及知之而無及矣書曰凡人未見若不克見既見亦不克繇噫果眞有不克見之心乎請試之江以南恒以北

梁氏譜牘序

周官天子立內史外史嘉言行昭于後世子孫奉爲守圭璜八百年毋斁乃休有是哉猶然世遠籍脫割裂瓜潰毋怪乎嚴之不知爲莊連之不知有赫同支而戈盾矣譜在唐宋譜重郎宰相可以門第覬嗣是而人以才賢崛起崔

盧李鄭無問也卒至不識四世祖木本水源之謂何梁君旭氏懼先德之泐而諸季之渙也取其伯大父三河公遺稿而成譜焉譜之序例世系大傳外傳與獻吉譜爭道齊飛而立言之妙人各肖其生平可珉者亦不少諱宛如貌焉梁之人物有貨殖有游俠有循良有儒林日者足以供君旭之筆而本寧陽伯諸篇當不減于洛陽年少是亦君旭之史記也余三四讀而繹繹于君旭之旨也長厚樂與者昌機智使氣者亡梁之樹藝黍稷非其開家垂統者乎其周之稷而公劉乎家脉以厚道靈長而君旭之文渾璺傳大黙寓厚之之意梁之昌其可數乎梁之先出于伯益

夏陽而後上谷須城不可無援將惠王之為梁而伯鸞遂忘其為運耶故斷以積齋公為始周不祖高辛而祖稷之意也相傳梁與余家俱移自晉之洪洞兩姓之乃祖乃父日相比隣余兄爰靜與君肇同鄉書而余復得奉教于君旭兄弟豈有世緣哉噫寰海內外均出一大父母也故不辭不文而妄為之弁一言于首

逆旅吟自序

計余昔遊東至于海南渡江西望太白北至于無棣岳有五登其三覽唐虞之故墟披文武之流風大禹之所經歷漢唐之所分爭盡于此矣慨忠貞之遺烈拾幽逸之餘芬觸眼興懷偶爾得句昨者所遇今已塵隔忽得李供奉天地逆旅之說為逆旅者傳舍而等之天地毋乃藐視萬物耶人生天地有父母兄弟妻妾子孫娛樂一堂吹語燈前者是携家而逆旅者也亦有鰥寡零丁孑然獨立上無所依下無所托者是未携家而逆旅者也窮居陋處稀和鮮憐異域漂泊親朋斷絕囊空索盡滿目蕭條是逆旅而未遇主人供應偶缺者也車馬塡門望幸一見良客滿座稱壽飛觴珍玩列前文繡繞壁笙歌別院燈火樓臺是逆旅而得逢故舊宴會陳設偶爾鮮潔者也所入意得與況優游是晴日而逆旅者也憂讒畏譏坎風坷浪動輒顛躓東

身如蜎是風雨而逆旅者也朝槿夕蟪短折凶夭是逆旅而過站者也椿年鶴筭為李為錢是逆旅而駐宿者也又有著作纂述充棟汗牛刻露雕風膾炙人口談天說性越絕古今亦逆旅得句偶爾題壁間者也余亦知禿啞數韻不足當壁間萬億之一從逆旅經過亦須以數字題之但恐逆旅使者模糊塗鴉然余已忘之矣將遊三山頂上更乞黃粱一枕又恐蓬萊方丈亦逆旅中假山耳為之躊躇為之四顧

邑侯陳我侚轉計部序

今方有事東奴行者齎居者送中外勞苦相奉勦餉所在

截留動以數十萬千里負担饋糧而迎師之壺漿不與焉發上林水衡不足以更之大侵蠲租之半之禮且不遑下大司農目不交睫求所爲不加賦而用足試之邑章章成效者以爲左右手白之天官卿遍諸省課之上等以我公名奏上可其奏早晩趨行色長老薦紳嗥呼遮道若曰我公之顧我復我教我勑無素不推成我飢渴求食食我求飲飲我有冦扞我我等嬰兒忍推諸其懷而置我市化爲糠覈搰臭茈而盡之至以谷量僵仆我公惻惻然并日而食循行勸諭人輸所羨多寡唯稱計口而賦不生而生者十五南山之下尚俟河清素封之家並無握粟我公惻惻然披廋庢粒計口而賦幾生不生而生者十七獲索山公幾天下半熏天之焰邇且墮名城戕藩王公惻惻然時有戒心不遑暇食日中晨盛小于大乘城而拒峙乃糗糧以需水火之救萬不生而生者十九有如彭氏一塢負其固嚢橐不遑聯數十輩彎弓挾矢剽人而奪之金鬨鄉人之雄者伺而執之矯僞飭于戲下三窟于屯籍莫之誰何我公猶尚告飭之冀其革面而若自若我公忍之不形伐人之色而且岌岌矣我公惻惻然曰是不撲將不可鄉邇密請當事率率三都之練士期日洒之農旅人人樂生有如雨趙李之鬨當事者不知何如震怒我公平心而解唯恐有

一傷亦各自赧行成諸如此類有古蒲鞭之風焉春風風我春雨雨我顧我復我忍推諸其懷而置我余亦戚戚然曰有是哉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子産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子賤固魯君子也褚先生辨三不欺而深有味于不忍民之不忍于上必上之不忍于下也推不忍之心以行政推不忍之政以理府庫財誰非其財者將相奉以敵愾東崖無狂夫渭水無飲馬轉輸之功當居第一秉鉞持斧將顧我復我旦暮遇之矣噫以我公之治之才僅得司徒之屬豈弟君子得不若暴挫者之易見與此其中盖難言之矣若夫忍借小民之命博赫聲更剝小民之脂慱美官豈不亦焜耀耳目哉我公終不以彼易此閒要冷煖之間可令人深長思矣秉鉞持斧而西顧我復我以答飢渇之慕且旦暮遇之矣忍推諸其懷而置我

房與伯領賢書序

詔增孝廉方正陝以西數至八冀得如高辛氏之子而愉快焉揭示騎訊穫穫得雋五長公居一在增數人人喜奇遇莫不欣司李之有爲之後之也余誰昔覽試草英氣直冲人避易數里若樓煩之遇西楚目不敢視手不敢發入壁不敢復出敢與之度長絜大哉今果奪幟于壬午比君家司李鄉三物甲子司馬進士辛未來兹癸未君家旺收

功所射甲金馬門充賦第一與司李表裏思孜孜懋襄夏日冬日而主司不有語孟晉耶夫士當射覆時湛思戢志獨注一意真夜行見虎矢發而石自開矣迨至意得與燕趙豪俠爲富貴客從諸佳麗人彈弦跕躧睚眦塵中以相約而後相謾者令谷口人重足傾耳倒宛其囊托遊大人主進數百金裝王故人于善地捫赤仄不忍釋手視獄疑若有當讞而不讞朴擊賣請資說貲數巨萬金术遂所至河决魚爛而猶鳴騶夷閧傳呼甚寵若天人不可嚮邇索射覆時之所謂湛思戢志者渺瞢難追是逐主司者何其摯而逐主上者何其漫也不有致之誰其蹇之長公其孟

晉且無遐稽于高辛氏吾獲不有康鼇氏耶後先以道德功業著不有玉坡氏耶後先以諫諍節義著不有陽伯氏耶後先以德行文學著長公孟晉以無負詔旨爲無譌

李君重領賢書序

榜花初開紫陌飛騎家家倚閭而望睟子不轉盼騎之來吾門也不慳數百金賞卽如大姨夫梁君魏焦南熏無不自以爲得大將而卽西席歌野萍者乃小姨夫李君重也余授老鴈于王門時羡其人冠玉知必顯及讀制義珑琭爲心蓮花爲舌捺心靈之所欲吐于題神之所欲躍層層撥換愈出愈妙題以外不溢一字題以內不虧一字大略有林季冲之致而近之習房刻者反覺食多骨魚也文不出題以內名豈落榜以外哉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作者與閱者呼吸在神氣之浹有欲舍諸而不能舍諸者君魏南熏不免依房刻之過而神遊于主司之目之外也曾記戊申問鄉舉業于徵菴陽陵先我問會試業君家伯氏中施羽王榜果捺何術與是時大座師有言叮門人諸子弟莫走崎嶇一路卽一此復徵菴氏曰卽此會試鄉試訣耳但無要雋可耳余心識之遂售巳酉爲袁中郎之門下士癸丑復見售于張侗初房中侗初中郎葢代文章豈不以崎嶇一路羅非常士但止在正中之奇如韓淮陰圍西楚于

東城前後左右止有先郤一着耳純用正也此時淮陰之神注在西楚其中變化自不可測不然徒襲其雲龍風虎之文而神氣不屬是亦括之不知變耳余先妻與君重君魏南熏之妻兄弟也述君重之人之文如此亦以告夫君魏南熏在心靈凝注時不在紫陌飛騎時

百壽詩序

老萊子着綵衣嬰兒于膝前古今以爲至誕然猶一子之綵也孰若是集衆綵以娛親翩翩然五色絢燿不大愈于一子之學嬰啼乎喬翁文齋壽登耆長公中憲公乃當代之能文者大都小都肉食藿食古體近體韵語散語長短

語有比有與有賦人人各殫其神以爭先以共獻于簡帙有永巖嶸者永太華者長河者永靈椿者永九如者永世德者永大才而隱者其書有玉箸有蔡梁有索王鐘米趙之羅蜀之錦統繯纈發文揚波飛舞而就壽筵紅羅颯纚綺組繢紛居文翁于錦繡叢中矣難之者曰著綵親之也集綵非親之也若是其可以衆寡較乎非也形親者衣綵也筆親者神綵也衆人以其神于萬里而浸潭于一爻不色而養矣必其身之也長生者不精還氣氣還神乎秦大宛中死者橫道有鳥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帝使齎此草問北郭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不死之草

生瓊田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千人夫不死之草而名養神芝養神則不死甚矣神之貴也翙以神養者乎瑤之蘂細核之棗玉李白石之糧丹邱之露猶糟滓也

壽陳方岳自昭序

余與自昭豈惟是射策金馬門偕以尧賦也與哉其升沉合乖大略相似而莫見之處自矢若符者癸丑冬初試宏詞科不利余得百里自昭諭志諸侯車轍靡所不遍以勞望給諫夕廊壁諸逆懟鑄譙務盡中秉衡者痛出藩外司剔歷年所有令無儲淩如也爰古之登名民籍一殺即剝民脂刮地皮宮室妻妾之贏傳之子孫以資誇張及登華要瞻風影容焉詭隨繾綣以爲九卿地今盡反其所爲人情乎而不見顓頊之元孫乎不嘗名譽不飾車服得年七百六十不見中黃丈人之弟子乎煮白石爲糧號白石先生得年三千不見松下老人乎食术實終歲一再食得年五千食元氣者竦身入雲騎蜚廉而從敦圄燭十日而臣雷公役夸父與造物者相終始得于人者愈少得于天者愈多也夭于葦苻之厚無所不通不爲之撣投挺拘而必與人摸尺寸取盈于贖縉寘械其署造次于功名者一跌終身不振寧不爲伯龍之鬼所笑乎當自昭將外時有

欲挽之者默爲請帝曰不外恐此官亦終擯棄想擠之者之毒之深帝固有以悉之矣而小有所俾將大有所期天固難諶乎售禮去儳厚民嘗也郊圻渠答堅民介也峙糗飛芻以屏荆蓁辟民風雨也和萬呼吸雲行體中豈寒溫之能傷傒囊之敢犯穹隆執明之能圉復會靑精先生于大宛山頭矣靑精先生者正終年不食而壽以萬劫計者也余信余目不容珠塵而河山大地俱收睫中睫不加大河山大地不加小見余不見見公不見矣公其藹然曰此子他心通乎公子諸俊片語雙字堪入大治者轉鈞而陶三物西席半入函夾不啻鳶魚之于天淵也豈爲百年計

哉諸俊囿天地英靈之氣之所鍾也卽多取之而不爲多

壽張聚五六十又五序

大泰聚五張公陟朝霞攬地券釐玉案掇金馬碧鷄英觴萬年天子嘉乃丕績晉級昇之巴塹黔人取道閬舍値岳度閼逢困敦周而得五伯仲子若孫幃紫綃裲氷綠扇龍比行腒鱐膴膏腝羞魚石鰌浣霹靂徵焦生言以侑觴謝不敏强而焦生曰前對城居士登上壽我邑溫恭毅公序其事至今上人口余文不恭毅而公長乃先德嬿享年于奕世對城居士可以至今視息舊建濟美者也公乃慨然曰我先公不敢菲厥躬長者于鄉黨待而擧火者若而人

不德色聲葢若不出諸口以靈廸我後人我後人懋繩其武恐隕若盈在捧不敢置足不測淵以有今日之視之息我先公之視之息之也肆念我先公不少延不得朝夕肯怙我天嚴肆不遑起居曰四驛金狄肶吐整居魯口間道行無人股肱阻梗繫我萬里人隨劾嵩祝天顏偶霽上我品但便道抵里執手我妻孥以有今日之視之息今上之視之息之也一行滇南辭病不得請辭致不得請辭塋葬不得請非値萬壽之慶寧能必有今日耶肆念我先公惠鮮鰥寡肆亦不敢脂下民亦不敢詛厥口信朋友以獲無府辜功以有今日之視之息我部民之視之息之也焦生曰愈哉此公之所以享年也天視聽自我民視聽慎乃丹書服念五六日唯審克之使民無折于籥楚薄乃錢省乃饑布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使民無折于口實盛之城比之于盾使民無折于金革塹有師遂有較造士三物使民無折于獸禽是曰也小分龍以禱雨占歲之觴也還以觴所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共武之服軼葦之蹈注君子敵愾不戎馬生郊萬年緜于乃德是月也天子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服赤玉迎夏南郊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而公之覽揆正値其辰之觴也還以觴天子恪供乃事稱三職三載考績褒嘉乃王交

以其官官之成爾先公志貽厥孫謨元孫初服儒衣冠雲仍無替世丕丕基時當有恭毅者出以揚其美是月也于卦爲乾乾爻也之觴也還以觴爾先公公曰噫焦生不爲侯伯仲子若孫志之我將持此以躡劒閣奚當方之我家孟陽之銘

壽王毋張夫人

余舞象時負劒辟于仁宇先生稍通籍于保宇先生從大夫後私心竊念兩宇先生外樸而內玉而仁宇先生更抱其璞不一獻爲珪璋其後當益昌从于晉之太保氏昆季則夫人之陰有以相之也余長男擧三女字于仲郎之阿

囝得稱王母于夫人而長郎之愛亦于伯兄嫂稱爲王父
母疇昔之私心竊念者近且登堂報拜而夫人之嘉言行
不出梱以外者藉藉在余梱內矣夫人之舉伯仲也食之
教之義方和熊丸無夙夜替家有嚴君矣伯仲之各舉有
男也夫人食之教之亦無間于兩伯仲仲先對策金馬門
而長郎之硎日益發行且所向無敵豎幟中原孫熼應教
輙冠軍總角者皆負岐嶷氣當不減于晋之王之裁基會
正一門文明之象熠熠耀耀光動象緯矣古之稱久視者
魏夫人華存住世凡八十三年稱耶女凡之寫素書要訣
依而修之而百歲之如廿許人耶西河少女受其舅山伯

甫珍藥一百三十歲尚朴其子耶覸則久矣近于頑也而
不聞赤文綠圖雙龍夾送于九曲天老指而示之至今爲
四璧章光卽秦政之焰不能使之不壽乎龍文鳥跡垂露
玉箸至今四目經甲子七十餘猶盼盼人間卽和女洛日
等事尚炳炳萬禩乎碧落星漢河英岳靈文章之住世者
闕天闢地之所不得而囿爨殺傖儜之所不得而灾閼逢
困敦之所不得而槩豈必其躬爲女進士女博士哉若而
子而孫而雲而來火傳者寍有盡哉是日在柳火昏中旦
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腐草爲螢是月命婦官染采黼
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揗良毋敢詐

僞以給郊廟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奎主女
令柳宿在午鶉火之次炎丙丁螢皆文明象白與黑謂黼
黑與青謂黻青與赤謂文赤與白謂章是王者所必需者
仁宇先生所抱而未獻夫人一一爲其子若孫珪而璋
之以發異彩以母道成父道也母坤也坤與未同位夫人
初度于未殆天授與自乾王坤其數七夫人適登袠爲七
旬是豈偶然哉伯仲率其孫曾擣蓮花製碧酒進紫龍髯
拂縣戶牖迎風草徵韻人語當入瑱璈以稱觴夫人侑以
焦生言夫人莞爾曰是吾家姻亞也豈諛哉吾子若孫若
曾其勗釗

逆旅集卷之十二終

逌旅集卷之十三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引

温恭毅公論寳鑑鸞刀引

余從馮少墟先生得與鄒南皐諸公會講首善書院計十七年矣歸來行思坐想始悟一以貫之一太極也大莫能載敦化也萬物統具一太極也小莫能破川流也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大小統各未始有分也天命之性二儀以後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而無極也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一也一唯在此心也未質名公以爲何如而恭毅英

年小試時便把定心字立灑數千言倒横直豎無非是者馮鄒兩先生數會中闡發而不足者公立談而有餘讀此不惟兩先生語録可省即一部性理盡在是矣人謂阿衡事業在咸有一德一篇余謂恭毅事業在寳鑑鸞刀一論

集文來二公與温往來文字引

吾代自崑崙以東太岱以西稱道德勳業節義文章得占其全者恭毅爲登峰而太青陽伯兩文宗以文章見重于恭毅者也其題贊大篇往來小劄可以成帙其見重而爲獨契之雅此可知矣吾友與亨總彙合集勤勤一意固以兩公重先人哉實以先人重兩公耳觀其語句如家人父子筆畫情濃藹藹篤摯若不事文字而天下之至文字存焉使兩公得假之年居其位其勳業又豈不能步恭毅之武哉噫得其位者勳業即文章不得其位者文章爲勳業而道德節義則不問位之崇卑者也太青之見擯時局陽伯之不拜魏祠節義固表表哉李北地踬斤劉閹故其文嬌嬌猶龍不可馴擾西北之爲文以骨勝哉崑崙之爲羣山祖以骨勝哉

趙伯雲山房小引

計甲寅謁除春明時趙洪亭先生以治邑第一適徵至年譜誼篤且旅舍相比意寂寞也先生以時忌不得執白簡

言天下事而名重于執白簡言天下事者矣余後以治邑得備員西臺爲先生白忌者而先生詩酒自放無復言天下事矣一段没宕之懷至爲武揚宇先生所歎羨今其梓伯雲繼文章種而豪俠日聞于關中關以東西無不欲識伯雲而伯雲亦時念余不置是余于洪亭先生爲心交而于其梓爲神交余與趙之喬梓誠有天緣亦何幸也伯雲將搆一茅于山中一以靜脩舉子業一以俯視人寰亦猶若翁没宕之懷也余圖春和扶節竹踏青鞭訪伯雲于紫烟蒼栢之下豈不愈于與若翁比舍春明蹙眉天下事哉但不得起揚宇先生于九淵告此一段奇事耳

文倩入𩔖引

眞丹推文伯倩家洪叟兩瑞若檜峯之椒然我嘗用我家法不得而上口觀宙四極踊以考亭道源所出爲豎塵云倩玉樹蘭茁發頴庭前廳閭秀士一揺昌花即及造化品彙豈食銅山之草肝肺中便含雙龍氣哉磨棘染豆天之巧匠至不可思憶文王矣日之轂櫝水之漣漪人之桃君之經緯若以啓之實以身之方以倚劍天外容以舞象半壁哉

刻兩疏草引

古人焚諫草此刻疏草者何焚諫欲君上之專美也刻疏草期君上之濟美也揔之處心積慮不得不形之章奏一是非也有今日不明而後日明一事體也有今日不行而異口行惟期于美之濟耳倘濟其美即臣下之美何一非君上之美者專之可也即共之亦無不可者事同一体何分上下哉此不分之意即焚之之意也共抱赤忠者當以爲何如

龍橋小引

七之夕携有朋躡石梁一鈞玉拭雙堞貝編泓淨星涵微雲河漢天上鵲橋何意落人寰因設徒杠輿梁執政者政執政者不政而無政者代爲政矣木者不壽而石者壽矣恭毅暨梓無知先生之經營于斯也諸執政者餽于家則郤于橋則受頻陽高譽李氏者以千金餽橋以百金餽公及仲並郤而受之橋湿父子兄弟之經營于斯也不以家爲家而橋若家矣橋成而人不病涉今且忘涉矣翅病涉公之于橋也忘家人之于公也將並忘橋德而令人忘也何有于我哉祖龍橋海將觀出日神爲之鞭石以祖龍之烈觀出日之無謂鞭石之誕秦于今二千年猶上人口公之德果終令人忘耶後幾千年有覽于斯者當笑吾輩稱說公豈爲德而人之莫忘之耶亦稍示濟川手耳公嘗元夜偕來陽伯梁君旭輩踏月賦句有如睹鰲山在禁中之句行橋而憶鰲山公之不忘君不忘天下也已自注之矣兩城之攸往八郡之輪蹄云乎天上眞有鵲橋哉精之感也精所感鵲可橋精之至世可濟

趙仲木教子圖題辭

孫仲發見示乃祖所傳趙仲木教子圖余不詳仲木始末亦不識此圖眞膺而喬梓授受儼然一堂令人羨義方之訓養正之功莫不在厥初服中也養不中必使至于中而後已即狂者志大言大不可一世而論之家庭父子之內猶之不中即不可言才也顏子亞聖止可言才則于才可知矣必如閔之不間曾之守身乃所以才也即不然而中

裙厠牏身自浣滌舉筴數馬五足自恐亦不失謹享家聲也故寧爲類鶩無爲晝虎仲木想亦王昶之意耶仲叔玉昆正待書名金籍以中行之才啓之家以光其國以茲並美于萬石君家乃祖以此圖遺之能無深意

逆旅集卷之十三終

逆旅集卷之十四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疏

埋骨募緣文

楊半仙者嘗刀筆于冥府道冥府事歷歷如指主者條規比於官長憲令以如背爲旌別而瘞骨一事爲最上陰德約以十六斤爲一功就裹不可解然即西伯澤枯骨意也幽明豈有二哉吾邑積俗停喪多年不肯舉葬人子大事國坐失之猶云待子孫貴富榮親耳旅中之委陌上之燐千里驚魂五夜嘷月抑誰待乎二三友人見而不忍謀一

壠土具棺數百送諸暴露以土爲安亦不忍獨居其功示其意于含靈負氣者捐貲如意是豈結緣于地下人哉地下人之所不安地上人之所不忍一也昔嵇叔夜請葬伶官伶官報以廣陵散古今稱爲絕調地下人亦豈無心者哉矧其主者自有條規在

澤骨募緣疏

飢災仍連餓殍載塗見之不忍謀所掩之掩之誠是也客有難之者曰既不能養之于未死之前使其得生徒掩之于不生之後使其得死毋乃空襲澤骨之名耶余曰否有生必有死人之恒也養而受生生之日短掩而受死死之

日長與其短于受養何如長於受掩也此惠鮮鰥寡之殷湯人有知有不知而澤及枯骨之周文至今芳流人口名耶非名耶不然涼月之號陰風之嘑當有受其咎無終極者豈曰結緣于地下人哉客以爲何如

清北建温恭毅祠疏

五帝時未城城之自大禹始原治清以北未城城之自恭毅先生始祠禹者僉知乘橇乘檋隨山刊木四海攸同而弗知其爲奠金湯也祠恭毅者僉知其虹石粱蠡筆抗奸相朝野峻德而弗知其爲萬世原奠金湯也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其功與拯昏墊者寧有以異乎程土物議遠邇

者君而八平版榦稱畚築者若而人略基趾具楨檑者若而人量功命日以度有司頤頤甍甍數仞矣而當事者彈疏下矣嗲後鴟張之勢震關以西累碁哉先生意不以介繕爾工如素不日而言言仡仡稱壯闕矣甓堞重樓蟠龍百雉每於徵煙濛雨中望之鬱鬱隆隆渭北一奇觀也四十年而寇禍作騎衝我原思一斬關而甘心時守者堞一夫夫一炬什一總總一燎巷一稽稽五士秉燭五夜星燦月輝皎皎白晝蕩蕩寇不能上城之力也城之守者僉念以爲德高城之創者顧可諉于衰而不以豚蹏盂酒祠而報耶當其創始也小民不可以慮始當事者亦小民見泄

泄目前不敢任嘵嘵之口而先生直見數十年之後若撻策而告使先生不藏救於數十年前而避築怨之非爲容容好好則今日寇騎突至即善守如墨將何所恃是無清以北也無清北即清以南齒無唇車無輔受蹂躪之禍原隊于昔執版榦之勞當此之際念有能致一甓捄一坏者即以高爵爵之神明享之而先生之功固立于豫而圖于蚤矣朱序之母築襄陽西北角城二十餘丈不過一時倉卒以防潰壞至今稱夫人城不貲而先生之功可不德而念之耶如以突之曲薪之徙立于豫而圖于蚤而準于不識不知不以豚蹏盂酒祠而報先生與昔之彈先生者何

以異也即昔之彈先生者知有今日即當時亦尸而祝之而今日之身其賜者顧可不以豚蹏盂酒祠先生而報之亦猶之不可慮始之小民也樂成之謂何而我儕固可出小民下哉先王之治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生符之可不祀耶余嘗登塗山謁禹祠焉躡砥柱又謁禹祠焉兩至龍門再謁禹祠於河津望河西之韓亦有祠祠禹余之遊不能九州之一而謁禹祠者三祠恭毅者豈以清以南有特祠遂已清以北哉清以南之祠朝野峻德也清上之祠虹石粱也清北之祠捍大患也即椎金

捐貲不過千分中之一耳與其以千分齎冦何如以一分奉祠

王店修城疏

城也何以復城祟也祟功半城之人足也何以募曰浮屠氏爲浮屠誕也而猶樂之輸盛數千人而置之金城活數千人活數千人者後必昌誰不欲昌其後者必輸之樂也樂輸于城也何以必浮屠氏曰前此者有事矣大不理人口不知人之好爲口與不知人之果可口與蹈惟以不相涉之人用不相肖之貲今日增一銖則版築巳耳版築之外無與也明日增一銖則睥睨巳耳睥睨之外無與也有

其餘則備守具巳耳備守具之外無與也源源而來不日而成銷其人之疑畏耳也君子曰甚矣疑畏之害厥成也人疑則財不出人畏則才不出信其心以出其才出其才以出其財百年後猶魯之塈齊髙子也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至今以爲美談

華岳㪉修關帝呂祖祠疏

太華東有一穴潛通雷首而雷產有二聖漢之關帝唐之呂祖精英神化至徧滿大千世界世界之所以不朽品彙之所以不腐皆其呵護普度之力而太華實其鍾精也然世界莫不祠二聖而華猶無華莫不祠羣聖而二聖獨無無亦缺典耶今劉仙長同首男相地千尺硤上建一閣以祠二聖想亦待於今耶惟衆檀越共襄之呂祖住此山四十年而關帝一生心事住意在漢華正西漢之屏也其精英神化必獨鍾于此山揚䟽而電必當有以默相之者

五聖廟住持誦經疏

古有道人誦經典而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亦有帝天供食者道人誦經而忘食故帝天爲之食之精之至也帝天爲之食之者豈左手執榼右手挈壺哉茲蓋有說焉道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此一身備陰陽之和者也一動息言而雨暘以若風雷以時百穀以登萬寶以成隨所在地

皆爲供養人之食之卽帝之食之也道人之食衆人耶衆人之食道人耶今住持忘食而誦經有似乎此

黃籙聖像疏

武安君長平一舉爲秦哉而劇於殺觸上帝怒攝入冥府受無餘刑以售四十萬之債武安白之冥宰世人敢于殺者不知冥府果有眞宰及諸苦趣耳如知之敢爲盈城盈野事願復還人間世圖神元仙佛以至山精水族及諸趣而人間世始傳神元仙佛以及山精水族之類之象者自武安始也後數百年西王母以五眞圖六甲靈飛十二事授漢武帝帝承以黃金之几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爲牀紫

錦爲囊著栢梁臺上夫以漢武之英睿武安之偉略豈不知眞宰自有其道而不傳道而傳象者何也瑱簡蕊書其文奥也三疊五氣其術祕也神虎符靈華唱百禩不一値也今夫不忠不孝不義之徒有憲章之所不能禁父母之所不能制師友之所不能勸而一瞻眞宰之象不覺神悚而寬怖者雖一時之善念而一念以及念念一善以及萬善卽予輿氏所謂平旦之氣擴而充之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士默轉潛移令人莫覺其然而然者神道之設教象道之設教也象道之教不分知愚皆能曉也其補益於聖天子六事之論豈淺淺哉矧諸禮越無長平之慘窮兵黷武

之舉捐涓滴以補益六事之論王家之順民卽眞宰之眷屬也其邁于武安之圖象漢武之金几玉函不啻萬倍乎

洪福寺重修殿宇疏

昔余總角時請業龍泉精舍夢諸天與語凡人進退存亡事莫不預示後整飭中都夢昔諸天預示人進退存亡者款洽如故友語及莊嚴卽歡喜受之余卽捐俸莊嚴龍泉佛土諸天與佛果不以莊嚴佛土爲非莊嚴佛土也語進退存亡而於莊嚴爲歡喜則喜施莊嚴而能令衆生有進無退有存無亡則亦佛法之所歡喜者西寗比邇西域當必熟習於飲光之事者茲特以余夢書疏

雲集寺疏

大隱禪師圖爲雲集庵以集夫四方雲遊者夫雲觸泰山之石不崇朝而徧太虛悠悠颺颺何所係戀於三日桑下而爲是一邱一刹之飲之食之也正唯是一邱一刹之飲之食之也得以悠悠颺颺無所係戀必如舍衛城次第乞已而後可亦何所得不崇朝而徧太虛耶集之是令夫雲遊士踏鐵鞵探洞天躡福地金堂玉室間有置足焉常儀之藥方元石之酒方張功甫之香方未經人傳者往往傳於一宿之次一飽之報雲遊士亦何負於集而不爲集之也更嬴氏爲鏁雲囊繳矢而囊雲於千仞之上雲氣如緜

霏霏滿室以爲奇異今不必千仞而咫尺得以集雲也則一褸一絲亦更嬴氏之囊之布施也

三教堂建白衣大士閣疏

李禿翁云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觀音勢至發願非願佛作佛正願衆生盡作阿彌陀佛也勢至願衆生作彌陀而衆生不能以一籠一辮崇勢至而答之能無自量於衆生分中衆生不自量於衆生分中而於以赴勢至之願於何悉知悉見上者施恒河沙等身次者滿大千世界七寶再次隨心是能去

其慳心卽立地可以成彌陀盡能去其慳心卽徧地可以成彌陀而觀音勢至之願可以圓滿矣是豈觀音勢至之自崇其身耶豈衆生之崇觀音勢至之身耶正衆生之自爲也使衆生不卽衆生證觀音勢至等位一片婆心當必更急急者使諸彼衆生稍有慳心於爾分中得過也不

鎭淸堡修白衣大士閣疏

當茹草厭糠覈之際爲莊嚴佛土之舉不惟於衆生爲不情卽大士受之亦必慼然者而必求余一言首疏思之數十日不得其解適五夜披衣兀坐念大飢連省而陜以西更甚至死者十六何以至此極也猛省曰白衣大士能令

衆生有子者也且令有佳子有佳子則必有五鼎之養百里之負能不至茹草厭糠覈者莊嚴大士之報也不然則糈獨無告半菽不飽今之茹草厭糠覈者皆不能莊嚴大士之報也此段因果眞實不虛但告之豐亨豫大之時則漠不動心告之飢餓困苦之時則必思惟必思則脩省脩省則追悔盡改其所爲慳吝者爲喜施賀大寶檀越正食莊嚴大士之報者也不忍獨食其報欲令衆生皆得五鼎之養百里之負茲當困苦之時爲告戒之語稍緩則轉眼而豐亨又復漠然矣婆子心切卽爲此不情之舉亦所不恤者况衆生又未必皆茹草厭糠覈也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戒禪師以爲何如

逆旅集卷之十四終

逆旅集卷之十五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書牘

王姑射

堪笑我家先將軍克明殺人放火事倒做了醜輩伎倆適差人去取庵中棒不棒盡不休爲此一事未暇奉報且無木瓜敢云瓊玖哉與石太僕關者結緑懸黎豈堪一贈偶得芳藥露一小錫瓶乙和七碗生雨腋清風若點以君家李核則爲此公阨也須慎須慎

淩靜

弟姬輩董后士之享畢六十年之舉也恐久而湮重勤我求人姬音過蘽蓮請記記其事實質劑焉弟援筆屬九百餘言曰聲神記殷人祀神先以樂聲周人祀神先以臭神無形求之者以聲臭旁達此舉樂聲爲盛故以聲名也後來說嬰說鬼亦神道設教默結前思深哉意耳文成自故此之居園池記不及其興溢比之東方朔傳頗類其諷宕第人苦不自知文章是自的美耳吾兄爲吾文社司牛耳當以爲何如試商之張學會有不穩處徑塗鴉無遺后學嗤我鄉王渼陂詩文多爲對山涇野所改正對山涇野長一日于渼陂以茲居之不嫌於今傳渼陂而對山涇野如燈傳火光焰自在設使當時康呂二先生棄渼陂以爲孺子不足教令驕其氣以爲游夏不能贊一辭也渼陂於今不傳而二先生不免有獨爲君子之誚矣弟之心比渼陂更虛兄友之眸較康呂二先生更烱先生也友也交兄也怡怡如也侃侃如也道雙行而並美

晏恭明 時爲廣東海道

中都共舟時以膠投漆同年中最有情者而今各淹於藩臬令人氣悒然粵東風和九萬里瞬息可摶今之三晉何如敬言之不忍下筆解幕自晉來繫鴈足以請益於下執事更求粵志郎寄解幕順齋得附遊浮邱靈洲之間方佛風流猶然共舟中都時乎解幕快士也敢效淳于媿不

能七耳

田御宿

年華去復來矣陽春鄰處臘意全消和門歡呼聲可發雷方鎮公喜氣上眉峯矣弟回想家鄉此日着春服拜親情飲屠蘇脫肉新麥麻熬粉餈分口數而食陶陶然不知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何者是客何者是主親翁以紫衣爲斑與兒開笑口于慈顏差强懶之陽乎弟終身不復得此而憶之而言之神踊躍而口津津的

劉青岳 時青岳戍代

孰主張斗勺又轉而回東方矣猶雪窟而執氷乎（氷箭服也）天
乎感風雷啓緑字㸌然歎曰吾左右輔弼烏在値此下界
麗景不得侍坐閶闔端赭耀于星光火燈間耳元二風也
得無彰不燭乎嘗其轂蒲其蚤隱隱而碾鴈門而南載環
乎庶幾之曰望之

爰靜

又是一年春矣昆季各從戎于氷天雪窟而不得序鴈行
飲椒花龍池異人之求而僕僕燃炬量沙也三十六國收
服矣玉門關幾時入耶

孫白谷

冬園別後便拈數語奈婢子不康成家以稿擱凡亡去再
思沙棠不復可得兼之蠨盈于案童化爲盲生疏不律與
世莫矣念與足下一面如三生膠投于漆不可無一言以
爲質剩第恐池中氷開盡其氷不足洗惡詩也

爰靜

從我鄉來者道吾兄每饌食湯臚三栊飲羊羔一石快哉
樂乎如弟日提心于邊報烽煙幾無生趣而數米而炊計
口而爨如氷齋苦行僧安得坤爻六二如呂維仲耶

王炳藜

像宜贊贊宣四言敬也敬蘭其手書絹上甫畢被少女擱

之淬妃李廷珪舞如驅鬼符造化弄人於紙筆間亦復如
是眞小兒哉再書一幅竟不似前不敢比流觴曲水得無
同耶

陳自昭

耳目中原是何光景至此時而方授鉞年臺何暮也以年
臺而秉鉞此時未以爲暮也荊棘而蘭蕙豺鴞而麟鳳當
在此時矣

賀見吾

中流砥柱疾風勁草於今日蓋得兩人焉見吾冠也昔晉
國與袁臨侯語若疏璫吾爲璫所疏吾汗顏若矣上視見

吾又不啻元龍百尺樓也

程雲閣

目送巫雲憶相別眞同零雨一散不復收人生幾許能消
幾箇朝朝暮暮因張學博便鴻上訊餐履高高衡峯當必
不至回鴈字箋原綾聊將未將閑情賦云願在裳而爲帶
束窈窕之纖身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竊欲比于
陶彭澤云耳

張容吾

辟英蕩句方制靑與赤次赤與白次繢綉奪陽爵章而新
於慌提拂其挨如純衣纁袡居景中而纚笄被穎者侍冶

都哉觀察君上庠碧翁下頬地肥矣環龔敷言而𢾾旃色
旃胡蘗胡流鄉三物歙野萍拜洗告旨此輩盡升西席也
胡原平水接重較肴唯所有鄉樂維欲當無箅爵以卿上
賞弟此際操唐大挾鍭恒焉能上口籍之華玉鷺鬱九撑
空首

秦完一

刀峰火坑鐵蟻世界有緣人祓貧頭盧勢至脫航而去僕
以無量阿僧秖刼黒業復墮惡道硨𤦲何日生花望台援
又如賓頭盧勢至也薦來三金剛糾糾然緩急須以降鬼
子母寶玩種種敬壁紺苑幸毋謂僕棄金藍袈淺者

田御宿

掐六華飛八句倪如月下坐嘯松風撲面也韓子云不令
見揮幢斫樹收窮龐恰謂今日詠乎鄙句凡佢敢與雲璈
爭響有命強寫齊紈第恐當秋颯而歛袖矣辟穀方付之
司藥褁者原憲當免七日之餓

張元樞

宋撫鷹畏四於王庭眇能覤者莫不知有楊宏農也矧與
伯兄少同勺長同井見無之升利羽之朋矣如某者侯騷
蝨薺泥土滋味谷陽生亦隨曲直君變化甚爲齷齒冒中
唐幾作洵山之𪃿羊惠來夷耳不數鷄墁兼之夷笋饞口

吸到氷天萬條寒玉豈止渭川百畝郭太尉黃瓊湃錯眼
中頓有兩主人其斯之謂與

爰靜

吾兄爲舊文登使弟騰書於晏恭明粵東脩八行第恐覆
酒甕豈賢於十部從事哉京都鴈杳比來邑邑柰之何

孫白谷

不佞集詬無節出詞令人殻而遇大故股弁豈武侯所稱
僑胖士乃受獎借庬才而爲棟蓮成我者鮑子乎即有堇
菽不能萬中一伻來遣極顏當甲謹嘉玉章以佩君子之
德斯須不敢去身也蘇門非遠何日盈盈于鳳凰聲

來馭仲

剖魚腹白撰合龍馬數而積絲散繭藻衣也胡淦老原牘
呈應龍之書不時騰刎再爲螟蛉于二豪

二

自陽伯先生奥室之後令三弟温四兄又復相繼而歸人
物彫零可勝哀悼弟詩文不前於古人思欲與足下一桮
細論柰宦套縛人不得動搖毋念之不去於懷聊爲八句
醜之扇頭乞大匠繩政幸毋謂流暍哓咽何以足發嚮也
集古賦想已大成讀後漢列傳梁竦有悼騷一賦定在錄
中矣此報

張容吾

坐高帳列生徒桃李煜煜於門墻人世文昌也藜頭火更炳於九枝燭矣弟雖好鼓琴望吹遂生不啻在勾陳豹尾間惠來佳音聆其響趙其相想同之也

龠初度

王逸少五十三而書成高達夫五十三而詩成弟今且長一歲矣詩則闘兩廂書則馬五足方將兩腳蹴其筆三緘封其口司三晉文衡者不以八法十二格爲一偶舉而乃九如三祝八百三千我也即三彭尚媿於太山伍伯蓮九拜以謝使乎

鮑明遠有數目詩從一至十復環一尋常未見數目書耶錯綜九十三字取年兄一笑笑此子猶有化三千七十二氣息也

龠送刻書時學道署臯司篆

課鉛槧復覆鉆鑽古云禮之所棄刑之所取年兄以一手出入臯夔尚兩人也弟曰梧於青犢碧眼輩蠉蠉蟬蟬目望留圭與鄭子眞作鄰以卒業乎子之佳賦

張坦公

硯草臺上宣鳳藻潤龍綈非文章映日則人世間語耳安能得此而愉快矧會戴星而出入也以之近民者以之近君言之自爾親切致其民爲堯舜民者致其君爲堯舜君也天威之下誰不股弁而從容條對議論風生活九齡也坐而論道燮陰陽友造化端在玆矣

馬瑤草

大筆揶來龍虎䫻䫻六華上不啻鳳閣天門也弟恨腕中鬼墨中豬宋翼終見叱於元常哉亦唯大菩薩點化我芍藥露龍井茶戔戔加亦善才童子淸供耳唯此而付司进水者

致音姪

玉玦函來句五合而發續長何讓朱極三哉觀德實不能

象德也

余望之

大盜肆起三晉爲戎馬場不佞日于雪鋒霜刃中作活計安得橫槊賦詩如曹征西看來壽春光景知他是睡裡夢裡文旌指屯留詩逢敵手奚囊當不減於鬼仙雁門太守行牆而南不佞不敢比於斗大亦贖有向日甲光耳蕭東齋寺猶有長老方丈作速過我笑談鶯張短長差來一力代白馬將軍前驅

常還一

辰旆已矣俯睃脊軒翁上陽羹硯夏東薌化而琥珀無笑

也耏款折衝尊俎乎不能最宴而殿踰作古將軍故事以
報主人竹之青從一塊肉出矣

問墜馬

項聞紫騮纆斷有花眼之虞想真人天際應跨白龍小騆
自逸而趣耳爲國行邊神自眷苦還當事事快人如呂定
公豈漫學𠨔醫哉

賀武場

台臺爲國家計長久指不避皴瘃萃𠨔家子讐其藝虎盈
於箕龍騰於幅馬號之雀月支數數也山西固多將詎一
汾陽哉當卧青蓮於百尺樓下矣爲得儁賀爲蕩寇賀更

爲進賢受上賞賀

兒雅

說未成舌尚在耶城南豺虎正亂不可久留急鞭馬來堅
中甚佳

分巡河東時書

接佳公子報書知台臺脂車北上喜壯志將酬而建奇有
地也不佞未能躬致祖餞情殊鬱鬱薄具一芹聊充犒從
伊惟晒而留之馮楮祇餘瞻溯密諭領訖當次第舉之惟
州守多病是爲[redacted]辦翔二字具明乞轉致
昨者一晤足了生平大事倚重已歇一片心思禦賊馬衝

之法尚未盡悉祈示玉屑爲懇至於手定方略二十款並
乞賜教此方一八女干輩更乞密示亦當爲害馬之去不
宣

承命漢夷各兵安插得所喜喜即如計也石樓有守武分
布之兵不知的否面議調來大事可成此時賊信不知所
向乞示一字何如午時欲到演武場操八馬乞知之

破賊易破奸難昨者耳語已承骨肉之愛之教矣臺下何
不以處弟者自處也城守鄉兵之舉原我三人爲宗社計
爲生靈計即一二人羣小雀角鼠牙乃自唾天而毀日亦
何所損而頓忘爲宗社爲生靈之計也且匿名法重伊自

干罪戾談笑而處之罪人斯得彼時本道自有發落此時
倖倖恐墮奸計臺下再三思之弟已央靈邱府踵門跪求
即弟之跪求也惟俞允爲望弟暫至蒲坂整調兵馬不日
握手再領方略先具薄言奉復奉別芻蕘之言萬祈採內

滿擬庭中相晤不謂不佞有北辰廟之行竟爾不得一握
手也撫臺望之極切不佞已云二次敬請矣大駕當急速
行也撫臺之意要得秦晉兩省各得一鄉紳主此撫局晉
中要借臺丈秦中或王夔心最妙大概勸之局易結撫之
局難結必請得旨意再得帑金此撫臺之意我等當慎重
言之前者面晤密語是也撫臺欲動府倉穀石賑濟西山

一帶絳州賑銀不足或亦請穀百石何如臺丈有否自有
妙用不待諄諄矣
權有嗇字許多話當計議非可以筆札通者且小兒胃口
痛甚統乞大駕速臨蒲州差役自備轎馬之費餘煮茗以
俟矣
連日未晤法理極難修城補缺小小舉動聞其內外相持
况欲如太平之磚城乎天下事類多掣肘[redacted]今將南發
矣不識可一面否前者鏡價柴星向來遲遲今奉上乞簡
入關雎譜文乞翻青猶見示大惠也
讀令郎佳卷一段奇異之氣爍入耳目此行定掇大物爲

德門光所諭及晉民以消晉盜誠老成深遠之見捐賑已
移文查申行之别諭再面確定奪此復不一一
此時勦賊已遲三日况待抒子手至更遲之遲也必欲苟
且應乞請宜齋此行行糧從何處給與事須求妥惟臺鑒
裁
承諭俱領悉矣逃兵業已過河無煩再計惟是永和之警
果真自當馳赴偃都共圖勦防尚希再爲偵探確信遣一
健足來告何如此復不一
頃接撫臺手札亦云晤台丈深服大略且讚之爲景略後
身而謂臺丈所畫勦撫兩事洞如指掌令不佞相與商行

奈有中饋之失時尚不便容稍俟聆面教也先此奉復
昨面撫臺道盛德高昂至練鄉兵萬餘撫臺極爲羨服不
日當有書相勞慰也今賊又出矣乞鼎力整兵相機探勦
至於稷山亦當出一旅協助弟有夷兵邊兵刻日即到當
令此輩無遺類也致意靈邱暨諸紳不及另字宻宻
昨與台臺相約防禦事溥慮其賊寇南下今果如前言聞
臺下與令弟親臨行間軍聲大振賊聞風竄指而退紀律
嚴明可知且靈邱與諸紳立輳千金鼓舞將士重賞擒賊
義氣之倡各屬所少一面長城亭寧靜之福者不止絳郡
已也已將尊銜達之撫臺矣俟抵省再爲面陳先此鳴謝

至善後之策仍望留神更致意靈邱暨諸君道我拳拳感
謝之意臨楮懇切
適接台教昨約斷路伏兵極爲妙著但生到太平時已偵
得賊至王野頭矣勢不能及失此機會可惜可惜今欲從
北抄勦不可何如
細讀台教及所列款字字金玉俱中肎要倘能著實遵行
賊豈能猖獗至此耶溥行至太平二十四日賊果從寬水
峪以西尉村而出燒掠甚慘溥亦督兵扎營於常子頭對
壘相持塘馬相接因天晚各自收兵至次日仍督官兵戰
於高史村賊衆兵寡[illegible]弃陣亡各賊亦有被傷者遂入西

山鄉寧地方王野頭今又南來蘇村除移檄該州督兵把截險要凡一切守禦在高明自有孫吳妙計固不待鄙言之畢也致意靈邱殿下暨州中諸君不及另字撫臺巡道兵馬亦將到

承示有事兵務諸生當以台丈所聞爲信權別駕有字言點燈子一夥窮極勢必入晉台丈所聞又是如何不佞急請權別駕到來公當成此大功且萬世陰德也入都之事且緩圖之不宜

爐錦洞在何峪離絳何若遠近此時大兵信在稷山一時何以得到如去絳近台臺所有鄉兵可作此一件陰德也

二三百賊不知從何處縣來之賊乞明示之以作準備

撫臺極拳拳於台下意欲先送出禮生咨以台下高雅不在禮也勞星軺速發立俟相晤撫臺於撫一字最爲注意欲先請一旨以便行事此好消息也撫臺還有數日住猗及相見耳懇懇

撫臺已於三十日到府矣乞台下早發可一面也成就好事在此一舉正不可惜勞頓耳弟食撫臺時嘗爲先道之字奉復先先生侍史

謗言者山鬼伎倆耳如老僧之不見不聞何此亦州人常事尤不必介介者制撫稟帖乃催餉之語只說常餉已盡此兵可散可聚而議餉之文已三次到司矣台臺何以湊處乞示一字不妨商量具字於制撫二臺乃郎乃弟木容兩公可過一談

家脈荷恩活命兼也渥承垂念未審何脩而得此也孟武舉才能果奇自當重用承教搜詰奸細慎安客兵变得聞矣至貴郡馬兵既多矯制果誰屬奸細何丁生事不妨密示加以軍刑使若輩知所儆戒庶不至以衞民者殃民也餘不盡言

與撫臺先發一書以探其意極爲得體此時撫臺已到京安鎮其書甚妙但請撫臺到絳不如請到太平爲近而且

賊此時到太平甚爲便也請易來絳二字爲太平二字何如快手即發矣其間就理惟在老先生斟酌

以賊之真降與否爲撫之可否誠老成之見也不佞豈專恃於撫哉未撫之前也曾連殺九陣豈今日而弛其備哉今當以候撫臺回音爲辭如其不許絕之而已今大兵四集其權在我也惟台下酌之亦不必執勸撫臺也如暇可來署再話

逆旅集卷之十五終

逆旅集卷之十六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傳

龍游宮王布光道人傳

道人祖居宮下爲王氏生而聰敏差長湜然不與俗伍以多病皆跡老子法中一覽金記便欲成誦不忘意矯矯不肯處等儕下閒美笙管若唳空孤鶴靡調繁聲亦然自失鳶青詞揺筆立就戛戛塵言務去抽人意中事層層靈到人人無不快所當偶設及時事劍鋒白差差自可其可舉世若以爲不可者童童罔辨形上賞罔辨聲道人憤憤曰若輩可謂識字耶即深究三十六毋五音與五臟出入而時之翻古紅者北面時青以妍態媚人人亦就其所媚道人復憤憤曰若輩臨池于瘦硬一途若隔兩塵遂立宗姜法穿插救應把筆如刀而時之習爲刀筆者北面喜媿傾家房中術傾身道人嘆曰是輩眞不慮盧生七首九館大夫癡龍初一珠孰其將之定以守一竇三爲主於握固閉嗜欲數致意焉求龍鉛虎不外當身者近是上之可長生次之可去夙疾胥余病目病勞傷以內從兄弟之戚求救於道人道人授以胎息胎食法夙疴勿藥罔覺遂久與周旋當風月凄清松栢蒼寒坐石上與道人緩頰曰三聖人

之後各峻堂奧互爲矛盾道人於德長臘老爲師端章甫交游傳不聿無鞅文無害百川之下耶上天之幬耶道人曰有是哉物與物相戈天則無不宝也徒與徒相豕聖則無不牙也三聖人立教設施之術不一理則一也老之元釋之空儒之太極也元之又元空無所空太極而無極也衆妙而眞空不空太極而兩儀四象也孰是而往即以淸淨無爲致刑措奚不可者譬之水一也爲羹爲酒爲茗不一而謂之非水所成不可儒如羹日用弗可離釋如茗脂膩後不可無此淸涼道如酒各利明白中不可無此混沌聖人亦就其宜羹宜茗宜酒者而立之方而喜酒以病茗喜茗以病羹可不可後之教皆非其本方而遂執昇收而抽箕者爲孔氏坐曲覗木囮阿路巴者爲瞿曇氏假添縮詑黃白者爲李氏質之三聖人三聖人亦摽而不受可不可道人亦嘗以此意語等儕等儕不樂聞此語道人亦竟不與等儕語亦嘗以此意語世俗人世俗人不樂聞此語道人亦竟不與世俗人語等儕不樂聞道人語亦不敢破道人戒道人不與世俗人語世俗人葢嚴憚道人即道人之等儕亦不敢以非禮相加遺亦總不介道人意道人則辣身雲靑而於世俗則粃糠之耳於等儕則蜉蝣之耳而等儕而世俗之人不解率以道人爲傲爲執拘住世者凡

六十八年無疾而蟬脫時稚弟子和頌受法術焉弟子中有不速肖者道人亦往往不與語弟子中亦多颺去柱下史曰宮之先真人爲王氏道人亦王氏豈其先後身與何其合也先真人名闓漢庭至邀孝武皇帝乘輿逢之至矣而道人之道至不行於當身之人豈人不皆武逢與不逢耳今思道人者皆道人所不可與言之人可謂不逢與經營祕字而傒道人者有若而人道人所欲言而不言者可謂在若解若不解之間與

逆旅集卷之十六終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祭文

田母太夫人

夫人其天人之降宙世乎女中而爲丈夫乎蘋尸瀡薦何所不精書史誠編何所不覽相夫子而爲文行士訓諸兒而爲文武臣其懿德隱善夫人視之爲家範而不出梱以外者不能枚舉其可以傳青史照後世者如巳巳之役[redacted]犯神京長公以臺史督城守邸舍諸兒女無不色戒夫人諭臺史曰人臣委身事主以主之社稷之事爲事城存城亡身與之俱母以未亡人爲念倘有不利未亡人有劒而已臺史益以無內顧督守如鐵[redacted]不敢舉轒轀而退甲戌之役[redacted]犯雲中入盤道薄代州是時擁重兵者不敢出代門一步將士蜎卷魂散幾以代委長公爲兵憲誓師董餉不下城者旬日夫人諭兵憲曰邊臣受封疆之寄以封疆之事爲事城存城亡身與之俱無以未亡人爲念倘有不利未亡人有劒而已兵憲益以無內顧勵兵峙糗[redacted]不敢逼鴈門從大水口而退當二大難郎大丈夫素以胆略號於天下者莫不顏餔股弁而夫人神閑氣定辭語慷慨大義自矢竟以克濟是不劍之陵母不土之夫人城也烏乎

今之當大任者盡如夫人亦何外憂虜內憂寇哉

太淑人四伯母

噫當李母之舍我伯兄也伯兄差長暨惠母之舍我仲兄也仲兄方一歲有半姪尚未產耳及產一歲而失父時仲兄有父而王父於諸孫中獨憐仲兄若有重父者焉而苦無母姪有母王母於諸孫中獨憐姪若有重母者焉而苦無父姪得諸伯郎伯郎父而伯母之撫仲兄不曰如之郎已出焉仲兄亦忘乎其非已出也母氏於仲亦時加噓嘔若以二母當一母者仲兄無母而有母矣姪失一父得二伯無父而有父矣一門之中雍雍肅肅米鹽井舊皆躬是

操衣不以帛食均以糲耕者鷄鳴讀者夜半同心同力若恐鞠之不能或育者天幸憫諸母諸父之苦仲兄及姪相繼而起亦各體我諸父諸母心不敢顛越以有今日仲兄以三品階得封伯母為太淑人而姪母僅得太孺人以七旬七終終之日雖少伯母一歲而祿養之日短不得朝夕奉猶幸伯母在以奉吾母者奉伯母朝夕羣諸孫若曾若元而諭之曰昔之鷄鳴夜半以有今日母幸有今日也而罔或不勤昔之衣布食糲以有今日無幸有今日也而謂古之人無聞知昔之同心同力以育此鞠罔或育之不恐也而不有今日雖恐鞠之不能救也以母口代諸父心諸孫若曾若元雖不及見諸父猶之見諸父也而今伯母亦舍姪等及孫若曾若元而去矣家門之訓不聞朝夕矣然九淵之下伯母當見李母曰吾撫若子若孫若曾元振振繩繩方與未艾也見惠母曰吾撫若子贈若並李為淑人貴也見我伯父曰吾撫若子得贈若中大夫也見我王父母曰吾撫翁姑孫得贈翁中大夫姑淑人無負翁當年種愛意也仲兄無負種愛之意于王父而姪獨不得以一命報王母當告王母曰姪之不敢忘王母之種愛不夙夜替幸有靈以廸啓以圖報我王母也乞更告王父種愛我仲兄之意當無間于冥冥使得旦夕育麟以比於伯兄之若

子若孫若曾元也亦猶生前伯母之撫仲兄不啻若已出也

喬夫人

烏乎悲哉夫人相夫子反秦蜀之路勤王程嚴郎夫人身而將兒不遑郵過扶風不及東之十里亭而免免之次日而夫子別別之五日而夫人病散發不起遂終于旅邸悲哉以夫人相夫子踰蠶叢越索度歷盡艱險至于屬纊不及永訣囑兒女子為終身計當其瞑瞑而不瞑氣咽而不咽夫人之飲痛九淵有不可終極者哉夫子敵愾稱飛來軍掃北陰之氛以奏膚功合令支無終信都士女髮不披

而歌薄代之章以誦美夫子而忘私而公忘家而國並深致歎於夫人之忍痛決別也夫人之不永訣於夫子也視永訣於夫子也寧不倍蓰而無筭徃余鎭蒲阪勦寇之役與妻氏王亦病不及聞卒不及含于今恨恨而晉人痛余尤深痛妻氏形之誄辭章章較著此猶其小醜耳所德者祇晉人耳而夫人之忍痛決別所成就在宗社之大華夷之限褒於鳳口番之青史夫人之不永訣於夫子也視妻氏之不永訣於夫子也寧不倍蓰而無筭夫子有三丈夫子而夫人之子季夫子痛夫人之忍痛決別而念玆在夫子之子不迴面者恩逾隆不取肖于海石而取重於弱息夫人之不永決於夫子也視諸夫人之永決於夫子也又寧不倍蓰而無筭若夫尋常永訣於床第之間作哀鳴態喁喁語兒女子爲身後計乞求請託者豈所論于夫人哉夫人者可以不飲痛於九淵矣嗚乎悲哉余悲者也悲者何以爲歔欷嗚乎悲哉

王安人

嗚乎夫人纫與妻氏李室相比情相暱也歸於夫子室復相比情愈相暱也稱異姓姊姒而夫子與余爲同籍兄弟慶吊往來女流輩羨爲王氏鍾郝兩夫人也無何而各隨宦邸別離者數載及夫旋里而李已捐舍矣夫人痛李無以爲憶遂以李之行四女字夫人之行四子將以待女者待婦朝夕撫摩訓廸成家以追昔者室相比情相暱異姓姊姒之誼而夫人復亦捐舍矣妻氏李每對余道夫人溫柔寬裕有樛木之風當必享福享年而夫人又胡以不上壽也耶夫人總內政條條井井一米一鹽躬爲布分即余之荒舍館穀亦常常囑及事煩而食減精神日以消耗一旦暴病卒不復起矣烏乎痛哉妻氏李先夫人捐舍享年不及世而夫人得年四十有七子子孫孫繩繩蟄蟄止於溫柔寬裕一片中得而不及見子女結褵推輪之舉領廟見而享進饋以見在翁姑憶異姓兄姊之誼也局將結未

結心可了未了其含痛於九淵也猶之妻氏李之含痛于九淵也寧有極哉以不結之局未了之心遺夫子與余余與夫子每視子女淚潸潸下致痛於夫人並致痛於妻氏李又寧有極哉徃李捐舍時女之姑喬夫人媳之母田夫人相繼捐舍十年所矣今夫人捐舍時喬夫人與余妾亦復相繼捐舍天胡使我姻婭丁此百六之數耶欲以問天天誠不可問矣烏乎痛哉

王玉鉉

嗚乎親翁不宜至此而至此夢耶眞耶前月哭夫人此月哭親翁傷心之痛如泉之淚尚未及揾而復潸潸下也如

此情景人豈能堪豈親翁不堪於夫人之痛以致殞身而余豈堪於親翁之痛能不相繼而殞耶余性燥親翁性和未嘗有慍怒之意見色嚴厲之語加人自做秀才及游庭自對大庭及閨壼凡有難斷之案不宜謂之欵含笑而談微言而中無不人人歡情紛紛立解者郎如固安之俗舞文吏皆南猾之魁與六部八差表裏爲奸害徃操割者拱手意旨累累傷手而竟無不輸忱於親翁且得其一臂者和以御也督造之司功令嚴密中官自比於阿利卒之弓甲兩緻且不至濫費水衡而中官終爲我用者和之應也棵木之詠從古所難而閨閤之内以雍穆闔和之至也性

和者多享天年而且限於五十有七則燥者又當何如耶聞二月間有兆季爻冢宰公以鄒平之符授臨期果有伍伯執旛導引蔣子文之爲鍾山主寇萊公之爲閻浮提主生貴臣而死貴神理之不足怪者然嗔心者多爲神骨青者多爲神死非命者多爲神親翁無一於此而卒以治鬼奪其治人何也果爾爲鄒平主簿書之繁旌别之察察奏請之覈覆直日直時之差遣人間私語暗室虧心一一雷而電之不亦僕僕勞勞亦何所樂而就之古固有戀人間之樂而不欲仙者豈親翁以治人之道不能大顯將治鬼以攄其囊底之智使地下人無復一有文之害鼠之社也者而幼子弱女將誰之付而成立耶知侍長郎仲郎之賢當必體其心而痛其幼必且爲薛包必且爲姜伯淮父母所愛終身不忘也玆飄飄而去無復蔕蔕如尋常小丈夫帖帖於床第而語刺刺不休者家有長郎郎若翁在也地獄空後魂魄浩渺於九州或過故里而觀長郎仲郎以成立幼子弱女也則未結之局未了之心夫人之所遺之親翁而未就者親翁遺之令嗣而有成也郎余以衰柳之質不宜終之年將相繼而游岱嶽也亦當飄飄然無所繫蔕矣神必有知或鑒於斯

裕菴二兄

先生於弟可謂恩義兼至者矣先生於弟爲從兄弟弟一歲而孤先太孺人稱未亡人者意自有屬先生廉其隱欲玉於成以報先嚴贈侍御公於地下也甫九歲郎領之館齋授以筆法句讀憒然如癡先生責望心切一不解輒朴朴輒百數乍籠之駒鞭之郎逸視學肆爲桎梏矣先生意甚惻惻延一二同輩羣之莊岳講意文式盡出手裁獅騆鶯調不商方術始曲就於規矩中而久且人休不休人卧不卧知可以不糞土也常課之餘家塾之際燕賀喪吊莫不金口而木舌見食糲意甚憐之悍奴爲鼠親爲捕之朝朝暮暮俱屬護持付囑庚子歲先同儕爲諸生得與先生

同庠先是湛一兄領鄉薦守宇兄游類宮人謂其有異聞於家庭先生意不少介課讀課藝如初卽一程途開於樂游原上渭水橋邊皆比櫛稱量於八股中而人不之知如是十年爲鄉試官袁六休先生所舉士先生意猶未了曰取側義刪抹之癸丑歲見收於張侗初先生房中出墨房義質之先生先生頤始解加邑濬川先生親爲之恐以課予分心不能絃歌如武城而子而婿更爲訓啓亦復爲諸生自魏璫爲奸辭要歸里長林之下商確去處禮進義退夫復函丈閒語常人師弟講席執經已耳未有寢食皆教也而況乎身家性命皆屬也俾服青衿已耳未有南宮之

業孜孜督責而況乎綰綬建節也及其身已矣未有若子若婿皆就也而且有以成其母之義報其父於地下也誠恩義兼至之極矣圖於婚嫁之暇風花之夕與先生優游田園川觀嶽視而先生病矣適値悼亡正在小歛走問牀榻猶以妻亡之故憂其憂報有河東信猶喜其喜宛如平昔而此時實永訣矣先生以子孫托弟弟忍不識先生之子曾爲受業而頗顯自能述志然忍不以先生之待弟者待先生之子若孫也音容邈矣楝桯已催朝夕之際誰爲典刑矧在家誰爲領袖堪冐有恨欲叩彼蒼

逆旅集卷之十七終

逆旅集卷之十八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志銘

明處士勉齋張先生墓志銘

誰昔敂八灋於勉齋先生擴徑寸而方丈如端人正色立朝有不可犯之丰卽大江以南莫不得顏頷爲幸問所從來祖曾同簪筆以直聲震宏正之際矣筆於朝補天浴日筆於野龍躍虎蹲諫也筆也後先符節哉高祖以孝行著曾曉官侍御以諫萬貴妃左遷河南臬祖原官諫議武廟時條陳時政十二語侵璫瑾謫新建驛宰著黃華集行世

世廟賜環以諫大禮斃杖下父維熙諫議季子爲從父阜後生二子長儒踣宗炊爲先生諱伋字逸穉勉齋其號晚年復自號雩翁賦性剛毅以孤高自矢不作一進熟語家無擔石淡如也篝燈子夜讀書聲響動四壁遂受知於許敬菴先生拔爲弟子員一時薦紳雜涇坡輩爲之賞識敬菴固理學名公雅固不可一世者移西刹諸舉子業一時研友推執牛耳將拖青紫如拾介而守棘闈者五竟不得一上公車計偕浸尋爲博士函丈矣温無知雅重其生平迓爲季弟傳遂成與亨知名士温恭毅毋促膝詰經異義對以所安不少曲以徇恭毅雅重之以爲乃祖乃曾有龍

逢比干之風若縫掖也有乃祖乃曾之風恭毅固不輕許可人而無知罔非其友不友者遂杜門不出流覽百家即方伎㾓初之書皆求甚解而富有力者之門無復有先生之跡矣間出其不肯自平之氣於筆端直追鍾元常王大令掘地爲池注水爲硯時醮亂髮時刳木皮淋漓渾洒大或竟丈小亦不下二三尺老松瘦虬令人可望而不可近然求之者幾穿閾若曰是僕僕者遂之廣陵游矣廣陵求書者踵接復避之西湖好事者愈盛傳之舜梧禹穴金題暉映矣此時有嗣子某服賈廣陵贏至數千金稍不若訓即弗子有從弟官尚書郎弗決皆白民銷姓亦弗以孫孫

元配王氏端毅曾孫女繼李氏男子一天相李出女子三長適梁氏次適涇陽師氏王出季適孫氏李出天相娶於李氏繼娶端毅元孫女孫男二長璇娶於師氏次琁娶於楊氏孫女二一適孫一幼生於嘉靖戊午十二月初六日終於崇禎辛巳七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四猶作蠅頭細楷終之日召子相及弟子温猶言曰小子毋以善小而不爲無以惡小而爲之吾年八十自恃無貶德死而無憾矣蓋有啓手啓足之風焉以先生之筆得晉之蝸頭筆人所不敢筆之筆續乃祖乃曾爲三誅不亦國瑞哉而乃不得其職以㨿其胸中之所欲吐而徒令其典型於儒林宰平於里閈惜哉即不然持此筆以游於祖年誼卿門子之門以成名爲華膴矣不可者即不然子書史以數千金爲具日進甘脆矣不可者即不然直白民以爲子孫數巨萬計矣不可者而㡳淡泊自如終其身不肯點損以矯龍不可馴之性信之人以塞馬不可執之數信之天以爲忠孝之家後必昌大矣爲是營營者哉銘曰浩然之氣直養無害以塞於天天之全之誰其毀之以享八十有四年壘壘者敬仰先生於青雲之上識其邱曰瘞筆之阡

諸配墓誌銘

元配史氏本邑史國安之室女生於萬歷十一年五月二

十九日卒於萬歷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再贈孺人生一子之雅娶秦氏貢氏一女適臨潼王生親操井舊以事姑晝夜紡績伴余讀助余爲郡諸生締造之基始實培之事於余十一年而歿歿之後有韓氏韓氏本邑韓本潔之室女生於萬歷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於萬歷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卒於沙河官邸贈孺人自紡助余公車裝自諸生而孝廉而南宮而縣令皆其所助焉事余八年而歿歿之後有李氏李氏本邑李爲楨之室女生於萬歷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崇禎三年七月初五日再封孺人生一子之夏娶田氏秦氏女子四長適喬生次適楊

生次適王生次適三水文生孺人迎於濟之官邸婚焉王
之日得靈兩邑人頌之而縣令而四川江西兩御史而巡
按而頹道皆其所贊焉在京邸凡有誦魏璫者日報如未
俱條次第不失時友人在難以百金惠之慨然有俠女之
風焉善蘭菊有卷存事余十五年而殁殁之後有王氏王
氏本邑王治國之室女生於萬歷四十一年於崇禎四年
二月初四日卒於河東官邸時余在絳有征勦之役而孺
人逝合郡哀之自山陰襄垣兩郡王韓太師孟太保以及
亞卿辭林輩皆躬臨致弔以傷孺人不及永訣而爲㕥忘
家於孺人有非常之痛焉事余四閱月而殁後有副室王

氏耀州王淑會之裔也隨母養於連亦稱連氏生於萬歷
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卒於崇禎十二年三月十四日
生一子之振隨余守蒲絳斬獲千餘級守寧武斬叛首四
十餘級晉憲薊三黨百餘人撫雲同魏璫國徵之患焉善
誦詩事余十年而殁後有副室李氏李偉之女生於天啓
二年九月初二日卒於崇禎十四年十月初二日生一女
事余三年而殁後有申氏余神恍惚不及細詳諸壼內之
懿美止録其大者總之史培養家脉以勤苦開創而李則
宏大拓充以襄厥成韓以温王以德各有其長余媿不能
夫也回想李之在天啓時能密爲調停俾余不失身於魏

璫而魏璫輩亦無以中之楊左周李諸正人無不立斃而
余得脫者皆孺人力也即惠元儒方孩亦收矣毛禹門逃
矣祇余一身耳亦岌岌乎今亦岌岌矣又安得孺人者令
余脫然耶徘徊松楸不能無俠女之想焉銘曰槩余一夫
厥配則那衾則屢易穴則無他南望太乙西北嵯峨明堂
水入雒清之波千秋百世碩人之阿

逝旅集卷之十八終

遊旅集卷之十九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頌

温無知先生從祀賢祠頌

緊美碩人在澗之阿執風之翁俾玉之磨滔滔惟世有變江河作砥之柱障瀾迴波而生於華而返於素而俗於澆而返於古惟矩惟規惟聖之路惟孝惟友惟倫之序人曰矯枉而惟性然古然今否人爲覗難惟節於苦惟秉於貞不渝而久中庸之經不矢於古惟躬之先惟遲之訓惟一之傳惟心惟一正以不偏肆俎肆豆釆蘩釆蘋正學郡學

惟德是馨載仰高風勞心沖沖展告多士此理此同

贊

乃玉先生像贊 諱所用字乃玉號瑞庭舊爲仁懷令而歸太史王炳藜太翁也

公服公冠非野非官藹藹者抱怡怡者顏怡怡伊何履石齒泉藹藹伊何蜀瘼未痊惟蜀惟晉江河狂瀾默其啓予候眞候安三雲三巴孰差別間仰瞻公影敬拜手焉

跋

三岳會靈跋

侍御王公以鹽政代狩於華南歷巡抵秘北過岳陽曁衡爵讓總誦法孔子者試尺幅蕪雄雌於吹萬謂晉之文隆峻而秀似霍中土之文包羅綦布似嵩高而插漢之松檜削成泰文也行文水上者不雕楮而繡虎而各樹其心旌熠燿乎三山霧景搖搖驪頭侍御公不居而居之諸士之尺幅拾蓮葉者失金壁游二室者忘三峰而觀地獨上各稱尊也霍主水於人屬腎其音羽華主金於人屬肺其音商嵩土爲脾其音宮宮重而土克商蕭殺煞而獨不觀之性命之始乎孔父之所登而觀若者之無水端乎旭曰初霞芙蓉遠映百色妖露刹那萬態虛而靈之至也雷行雨施遍元圃以東諸點點莫不含膏沐潤神而靈之至也亭是産珠玉穴飛女漢栢秦槐以久覗稱乎士曰岱之東望

之如雲非一刀所能航即航者風輒引去又安得防金銀闕拾不死草耶諸士獨不聞須彌麓下之物乎三千年而覗一窺恰於蕩蕩中不翼不承睟子不運乎奏環天之和者撫節按歌而擊鴻毛之石聽於無聲乎崑邱之遺一索而不得之知再索而不得之離朱三索而不得之喫詬可以已乎竟以不索索之乃罔象也一奇人擁輿雲而告之曰諸士聞是耶諸士覗其光萬丈張而不能窬曰諾亦必不敢居其雌

題梅道人竹卷

往余在陽陵楊元周精舍見梅道人戲竹風晴雨露體無

不備而此中雪竹更多怪幻始知道人胸中龍鳳愈出愈奇而余眼恍惚在陽陵矣猶憶二年前同來氏兄弟鑒賞文與可筼夫人竹甘風和雨又作別論今之馮青方余友也閒與尋討亦能彷彿其萬一

韓雨公十七帖拔

往余於長安陳上舍處出宋搨十七帖遘之百鎰不許他本皆刀刻痕而此紙是筆意色如黃蠟而香無墨臭貴之也嗣是得唐人雙鉤出邢子愿手自不惡井底陜搨蟬翼雁行也昔見墨筆聖教序係當時進御副本豐容靚粧明光漢宮如明妃辭漢元時即宋搨未斷失色矣矧以下耶

又安得右軍透木書即此輩滕行所甘心者

題聶敬齋銘卷

唐之地下人以韓昌黎傳文也尚無書也敬齋銘卷文得蕭太史元圃書得董太史元宰億萬年可以傳矣比唐之地下人所得不葢多乎况敬齋自有不傳而傳者仲子爲潁陽余少也沾其九里仲孫憲三雲余老也資其八面敬齋之爲敬齋已恍然在余眼中矣江出岷漾出嶓冢其源淵淵而其流浩浩其劍之聶氏乎

跋甘霖普潤圖

七八月之閒旱菑則槁矣邑父母齋心致禱若有以身自焚之意焉爾乃油雲沛雨扶槁爲植即戴平仲西華之禱當不是過胡生亦雨滋中人耳欣欣跳躍喜不自持遂作圖以表章之復作四律以歌永之煙雲潤澤之氣宛在筆墨閒邑父母精誠有孚力挽造化而胡生雅能肖像之是兼奪化工之妙者也

溫與亨夏聲賦跋

予聽溫季子賦夏聲之畢也而歎曰賦雖古詩之流其亦不得不鳴者乎自西京而還輕者飄𣪘工者刻楮即宋廣平賦梅一章膾炙人口唐賦耳至赤壁阿房則夷於論記矣夏聲應教之作不假太冲歲月而一準於上林子虛至

末曲終更出精思超議攝唐宋之神魂而一爐於西京體裁冐中羅幾許古人故能驅使古人左右如意不覺有筆穎痕耳季子趨庭於泰毅即後司馬氏不啻其詞翕聚而悠遠天籟也督學使者與延陵相遇在天山頂上其以天聽乎鼓掌而賞也宜

文徵仲胡笳十八拍卷跋

曩在都門遘徵仲卷百不得一因與來陽伯評徵仲書得之趙文敏而稍振其筆不甚作氣魂頗類其爲人周敏仲出赤壁兩賦而圖屬仇十洲筆與此圖稱伯仲瘦梗通神此公一生精神所專注云爾

王雅宜書後

王貢士雅宜書法稱一代逸品邢子愿少許可一世而於雅宜稱爲天際眞霞人閒靑鳳余見行書筆峭氣峻有石經之骨而露其鋒若不可犯者今觀楷法遒媚多態得吳通激之丰神者信可珍也

宋仲溫書後

宋仲溫草聖甚得章法此楷復得鍾元常之神遒勁內斂而含彩有致始信古人胷中幾許森羅若止一家不免措大氣息

來陽伯先生書跋

昔陽伯先生教余書法每字指點以金釵股爲貴而鄙其弟書爲銅片金釵股爲中鋒而銅片爲側鋒也今之重馭仲書者以取勢之工米南宮一流耳至於綿裹鐵則陽伯乃右軍嫡派也此難爲淨心人道具隻眼者當自辨之余意用中鋒筆書米吏部態當爲兩得之

逰旅集卷之十九終

逰旅集卷之二十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雜文

原道

無言言言無言借有言言無言知無言不有言一以貫之一太極也大莫能載敦化也萬物統具一太極也小莫能破川流也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大小揔各未始有分也天命之性二儀以後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太極本無極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一也雖欲從之末繇也已一無一也無一一也

首善書院會講孟子鈞是人章說

字中有兩大曰天與人天原與人以至大之體而人不能不入於至小之局則以不從心而從耳目故耳夫人當稟受於天時耳目雖爲一官而官失其守則耳目亦止一物我之官已溷而爲物則物與我亦可交而奪官不惟淫詖邪曲可以奪耳即令閎廣譽亦屬聲響不惟靚粧美玩可以奪目即行違內荏亦屬色取不思聲色俱泯之心體果如是乎反而思之得其勿視勿聽之心乎心即不見不聞之天心也立其不睹不聞之心乎心即無聲無色之天心也不惟淫聲不可奮耳即震雷亦等於蚊鳴不惟邪色不

可以奮目即熏天亦等於芥子聲色之物固不可以奮官即耳目之司皆爲心用耳目亦心也心亦一天也且並游於無思無慮之天也天與我以大而我卒合於天天一大人亦一大也豈不曰大人

封比干墓

封商之忠臣者同於其忠者也夫比干忠於商者也而武封之武之心亦唯比干知之耳且比干商之忠臣也亦商之宗臣也與商同休戚存亡者也武有封比干之心則不必誅比干之君旣已誅比干之君則不必封比干之墓旣縣其君之首復封其臣之墓衣玉之灰尚爾漂於風雨道

前之壘忽已保之千秋使比干而非仁人也則可比干而誠仁人也必不樂有此封也使武王而非聖人也則可武王而誠聖人也亦知比干之心必不樂有此封也不樂於封而封之知其不樂於封而故封之說者謂一夫雖除餘孽尚在將借此一封以結天下義士之心乎恐非武王之心也說者又謂殷社雖墟宗靈未散將借此一封以慰地下忠臣之魂乎恐又非武王之心也武之心蓋以爲商紂悛心虎賁必不至於牧野予亦以兵諫者也予以兵諫而勝王君以舌諫而殞身予何幸君何不幸也封之者正弔君之不幸也前戈未倒嗣續或可以別圖予亦正爲商者也君之爲商身雖亡而商存予之爲商身雖王而商亡君何幸予何不幸也封之者正哀予之不幸也惟狂從諫猶可作聖六七君之遺烈尚存也唯不能得之於君之諫則助我以鉞之杖予兩人時當其窮者也予生而冒萬世以臣弑君之名君死而猶貽君以殺諫臣之名予兩人事處其難者也皆不幸也封之者正以不幸痛不幸也即以此告之我君紂曰予小臣敢犯不將之罪但恐剖心之慘加於微箕諸臣並商家宗祊而絶之乎將封宋封朝鮮以存商一線之脉乎即以此告之先君成湯曰予一人敢壞爾六百年之基但紂罪浮桀穢德上聞並爾亳土而汚之予

將永清四海以生爾萬世之光乎若夫有利於天下而不難藉口羑里之仇襲西伯餘蔭以奉率八百諸侯則予小子亦何顏見君於地下

逆旅集卷之二十終

逆旅集奏議序

古人焚諫草此刻之者何焚之者欲君上之專美也刻之者期君上之濟美也總之處心積慮不得不形之章奏一是非也有今日不明而後日明一計畫也有今日不舉而異日舉唯期於美之濟耳倘濟其美即臣下之美何一非君上之美者專之可也即共之亦無不可者休戚一體何分上下哉此不焚之意即焚之之意也共抱赤忠者當以爲何如

崇禎癸未孟冬三日焦源溥謹識

逆旅集奏議目錄

卷一

臺疏

綱常　言路

舉賢　理財

揭帖

卷二

臺疏

議選　權宜

修備　城守

甲仗

卷三

撫疏

謝恩　請蠲

請賑　自陳

邊弊

卷四

撫疏

減賦　議併

增餉　邊情

巡邊　　積儲
請告

逆旅集奏議〈目錄〉　二　惜陰軒

逆旅集奏議卷之一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惜陰軒

臺疏

綱常

臣惟乾坤之所以不毀生人之所以不滅何物以維之綱常是也綱常莫大于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此雖夷狄知之而況中國雖物類知之而況生人故意見或有異同而綱常必無二理乃還觀今日何議論之多岐也臣不敢作憤激之談請平心以質之公論可乎光宗先帝神祖之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此理人所易明也孝端孝靖神祖之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此理亦人所易明也孝元孝和先帝之后也爲

逆旅集奏議〈卷一〉　一　惜陰軒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理又人所易明也此今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貴妃果幽閒貞靜則推神祖之愛特加優厚臣宜首疏以請而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一爭册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遜諸臣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諉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梃打入慈慶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若非張問達之爰書確有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神

祖安肯御門召諭若非韓光祜之面奏麗保劉成安能與
張差並決而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先帝後前一嚬肯哉其言之也況當先
帝御極之初奚傳神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洽容進矣
張差之棍不靈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促
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
之寃近見南寺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
豈陛下獨不動念乎今卽欲爲貴妃乞憐止宜求陛下始
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
必不可不奪也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若欲陛下竟置于

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子臣何敢以忘父之
說導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貴妃之定案也至
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失德
于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特加優厚臣亦宜
首疏以請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宮闈之事外
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陛下近諭所云阻陛下于煖閣意
欲何爲挾陛下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有臣子所不忍言
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復思之
謂此事而出于中官之揑造將視陛下爲何如主今卽冲
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豎胆大包天

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諭而出于陛下之本心則選侍之
惡神人共憤卽欲爲選侍乞憐亦止可求陛下曲宥前辜
量加恩禮并寬其老父而移宮之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
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犯意俱叵測罪不在贓必不可
得而寬也若欲陛下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母乎天下
無無母之子臣何敢以忘母之說導陛下以不孝而自陷
于不忠也此選侍之定案也臣因是而更爲陛下危焉人
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國法而刑部尚書
黃克纘一疏再疏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兇豎漏網之門是
何爲者聞之長安謂藝豎皆負貲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

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繇得脫或克纘誤墮其術中而不
察耳如必固執爲是臣請以一言折之失入失出皆非法
之平也克纘身爲九列受先帝恩良不薄使其果能執法
何不推此心于先帝力請尚方誅崔文昇之屬爲先帝一
洗寃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乎豈其心獨與曹珍殊耶倘止
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麗保劉成當追贈而先
帝宜有此一棍之擊一劑之鴆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
陛下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宗社無
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胆俱裂願諸大臣毋以
聖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諫議諸臣共以宗社爲至計而

息其煩囂國家幸甚愚臣幸甚

言路

朝廷設立言官專司叅劾其或浪撲風影殄族良善誠喉舌中之敗蘗若力整綱紀糾彈慝邪正調元和之藥石近日言官有敢犯兇鋒力觸權貴則必稱神祖所夢求光考所任用朝廷自有主持而嚴行罰治藉言繼述之孝大斥仗馬之鳴而言路危言官又有力發奸欺明持左券而憑權變幻或謂長厚可以上原寬和可以自諒公犯清議之嚴敢易金書之案而言路危言官又或數言點破斧鉞難逃而脫卸傍侵或謂一盤脉絡相聯數句機關總一藏頭

巧作過身桃僵且以李代而言路又危言路危而奸人遂敢爲借巧爲借則不論可不可無所不借其一借在事之影響可兩淆人之形跡可互溷理之疑似可互引懸河之長舌四張百喙之攢叢可破好官自我議論從人而借尚在本局之中其二借在望方熾之勢以附餘覷百詆之路以共功狃不敗之地以安身世態炎涼互分一身香臭遞肩轉陳出奇揷科打諢而借已在本局之外其三在本事之是非難逃而援他事以鬆其套本人之功罪難混而引他人以解其彀當身之清濁難抵而引祖引父又引親戚友朋以打其結無因之贅言亂鼓四邊之藤蔓愈多無地

蔵身忽從天下而借且盡常局更局之奇有此三借以厄三危安得黃河再清人鬼別相而望治之有日乎如黃克纘者年來舉動已大不滿于朝紳所以臣一叅之後省臣董承業劾其詭詐孫杰糾其行私毛士龍言其骫法臣同官溫雲翼彈其護奸楊新期論其誤國王允成訐其陰邪今且儘前儘後無端而納之三才之舊窠又如邵輔忠者生平行徑已多見羞于正類雖曾叅論三才原是巧伺當事意向王允成尊榮之二字亦不甚推敲李希孔誤入之摘伏尚真堪掩面近日破綻自知露形恐後來之無傍遂巧埋衆戴之根基亦必譸張轉換牽合而援之三才之舊

窠是三才者固爲清流之陷穽復爲奸慝之塘牌凡有觸奸之胆鋤邪之氣者盡推而納諸陷穽之中凡有難脫之局難掩之醜者盡托而避于塘牌之下臣每讀克纘與輔忠疏揭不平者久之見其杜門乞休遂可亡言今晨朝班內復見此兩臣又不覺有感于衷此兩臣之宜去宜留兩臣應自知臣亦不必過爲求疵索瘢而唯嘆近日之爲言官者亦難矣上則膺明主之責罰下則應被言者之羣纏被彈者至死不僵彈人者拔惡如山豈節義廉耻之風少遜于先朝耶抑陛下近日驅逐省臣有厭薄言官之意此兩臣先有以窺其微耶當此戎馬生疆四郊多壘正拊髀

思傑之日但有鋤邪之法豈可張害正之囮伏祈陛下大闢敢諫之門盡屏晝遊之鼠勑言事與被言諸臣以後就事論事借事者則斥其詐就人論人借人者則誅其奸社稷幸甚世道幸甚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舉賢

陛下臨御以來留心賢路鋭意圖治于廢棄諸臣勤思簡寀以茲銓曹仰體聖衷亦已疇咨博詢駸駸嚮用然而珠仍藏澤玉尚韞山湮鬱之幽光猶覺發舒有待毋乃謂瑕瑜之未判耶而清評蚤已如衡毋乃謂歲月之可延耶而黃髮多半就木此其機若非蚤斷則其志即屬慢賢如爭

冊立而廢者今已三十年所僅有史孟麟數人在獨不可超之原官之上乎而黃正賓者正不可以貲郎擯也如抗稅璫而廢者今已二十年所僅有何棟如數人在獨不可爲不次之擢乎而邸宅者正不可以乙榜拘也如爭張差一案已故者將被恤錄之恩側籍者業有召用之旨矣其中有不憂隱禍寄定刑書如傅梅諸人者一腔赤胆難以白人尤不可不表而出之也至如折檻飄去國之葉者當諒其心分門錮清流之派者當核其品方且繫其膽于四海何所狐疑而不以蚤聯台座之列方且負人望于三朝何所猶虞而不以速忝啟沃之帷黃文炳諸人素裕經濟

即授以節鉞非濫也何必界限于藩伯張春諸人深諳方畧即寄之鎖鑰非驟也何必循次于部曹張舜典諸人元通性學即置之石渠非倖也何必終阨于郡佐葢諸臣藿食之困頓已長草露之時光能幾遲之旦夕便落英華有如王正志雒于仁諸君子者或謚祭或贈表朝廷之上自有追恤之特典以慰九泉然而已無及矣使諸君子而及見今日之光景當必何如以抆英雄之淚圖未竟之業惜哉齎志而沒臣于是增慨于已趑而被詘之諸臣也此非前日之議爲某當起某當先起者乎何以駕之尚俟也此夷彼蹠雎黃餘人毋乃重幽人烟霞之疾與此猶謂懵多

口者耳臣更致恐于已退而未允之省臣也此非後日之議其某因某事廢某因某事不廢而自廢者乎何以環之不賜也朝榮暮瘁升沉非我毋乃厘與居諸之嗟與此猶謂遣春明者耳今之見在中行豈無勞已深望已著者乎或風清紫泥之省或星動皇華之軺彼冷局之廻翔既久則世務之練習必深豈在外者正議行取而來在內者獨不可遇考而續乎何以單之尚稽也引頸思鳴刷羽待摯何不鼓豪上風雲之氣與摠之搜羅不厭廣多一人則多收一人之力徵辟不嫌速蚤一日則蚤效一日之忠古固有一日而見七士舉火而爵上卿者誠恐少一遷延即不

免有馮唐易老之嘆縱拊髀而思亦何益哉矧今邊疆多故庶務久弛其需人又何如其急者伏祈陛下勑部速行廢臣宜竟其用用臣宜急其先非常之才將不至久鬱中興之運可立致隆昌

理財

臣于去冬出殽函過單懷從趙入燕其間道經目擊盡屬蕭條門戶泥封人烟斷絕啼飢號寒之聲已塡周道敲骨吸髓之令尚問荒村即臣舊治之地如大名順德風景與前更爲霄壤矣及問穀價斗粟百錢有五煢煢小民求一飽而不可得細叩其故謂比年以來被災傷也即豐稔郡

縣穀價亦復踊貴煢煢小民亦求一飽而不可得細叩其故謂被災之地販運空虛也臣鄉麥傷于霜禾傷于雨萬姓嗷嗷朝不謀夕以爲猶一隅耳不意他省又復如是況吳越苦水江右苦旱二東之兵荒並至三楚之旱潦交加環海幾許誠無有樂土矣臣方欲繪圖以進邀陛下浩蕩之恩及細詢各處倉廩僅支今歲十月亦岌岌乎室如懸磬之時也且關上海上黔中蜀中動缺餉銀不下數百萬無措乎蘇民困者即解米之地希解折色憂軍儲者即解銀之地議解本色亦于萬不得已耳大司農蒿目而憂與九卿諸臣議所以經國之計自有妙筭以臣愚陋求所以公私兩便者則俵馬宜折也俵馬一匹官價草料費銀三十兩民間每撥一匹身家即罄解馬地方苦此亦已久矣即改折之議亦累經唇舌輒不能易以太僕職掌各有司存謂事急用馬一蹴難具不如蓄養爲便耳不知一馬之歲可以二十年計數十年來寄養不下千百萬匹豈不能供緩急之用耶如馬政不能盡廢何如于俵馬州縣暫改折色八九年以濟邊餉待事平之後仍如舊例前馬之齒亦不盡長後馬之至亦可充廐矣近來事例一欵亦宜精核鬻爵一途甚非良法然得收金錢之用亦猶之可也不意假用假官愈剔愈多銓曹有累選不能盡之官而大內

無幾許入官之金以核之者未有專責耳太倉之庫正官頭緒如麻精神難周何如以陪庫官員專司事例置印信文簿嚴加防範每一人納完即用本官印信鈐蓋至應選日期移文吏曹本官與銓司執簿面會以納之前後爲除授次序年終將納過銀數除過員目逐款明報曉示天下此二事者亦平平無奇耳唯著實體行則積困可以少蘇金錢不至中飽而邊餉亦可少充矣若夫關上之餉本色宜多收成之歲官糴宜預司計者各宜講求良法以備呼庚至于受災地方良亦稱苦或發帑金賑救或勑有司設法是在陛下爲邦本計固也

揭帖

昨見韓華臺鄉丈一揭累累數百言華臺爲當日盜犯之問官故矢口置辯如此其亟然羣豎負百萬之貲甲第連雲金錢坪地長安中誰不知之近日盜寶之獄豈布居閒業已閧動都城華臺縱不目見之獨不耳聞之乎鬻獄之事不久自明暮夜之金獨知何愧華臺欲以三尺之法代掩百萬之貲固見分誇之雅矣其如以一人之手不能盡遮天下之目何也其謂借安選侍爲題目而華臺云盜犯招中原未有安之一字此尤可笑所云借題目者豈必在于一字重下人之罪先恐不樂于先帝之靈此誰之疏此正所謂借題目者而華臺獨不見之乎辯盜犯之事不已而曰平日之惡未彰直欲盡抹移官之案辯選侍之事不已而曰張差之骨已朽似欲勦襲庇奸之說過慮俱焚駕言挑激埋藏時局之深機箝制言官之苦口華臺之措詞甚奇其來脉甚遠恐華臺亦所謂墮人之術中而不察焉者也

逆旅集奏議卷之一終

逆旅集奏議卷之二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臺疏

議遼

邇來大小諸臣連章累牘議保遼一事已無剩語猶謂遼陽未危應援可濟頃聞五營士卒已殘遼陽信息已隔應援兵將逗遛不前廣寧鎭城空虛難恃事勢至此已屬呼吸存亡矣雖然善于救藥尚可維持聞三岔河係全遼隘口昨業已議用王威領三路兵一萬刻期出防宜卽加以元帥之銜委之便宜行事以提挈應援諸將此一將權于遼東之急著也又聞西虜已攻陷長安堡則遼西一帶旦夕難存山海關左右復多旁竇何可恃爲金湯雖有督臣移住宜再設道臣一員簡素有方畧者爲之協力共濟此賛兵機于遼西之急著也更聞三岔子有一小徑可以直通奴穴當密傳本地道臣令勇敢之將息金鼓偃旌旗秘跡潛踪乘其所不疑擊其所必救是閒道出奇之一著也卽不然多設金鼓大張旌旗聲言進兵搗巢是亦用詐疑敵之一著也然又有不敢自恃者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我堂奥之地必且速爲之隄防昨已議練兵守門矣而募兵一著更爲急務宜于台省部寺諸臣中擇其

有謀有猷者能軍三千卽與之三千之餉能軍一萬卽與之一萬之餉衣甲器械亦復稱是卽令自舉能將一員一文一武懸格招募無論都城以內無論隣近郡縣招得奇謀勇敢之士待以不次之賞使或隸京營或自爲營不時練習以備緩急其中操縱設施毋掣其肘毋靳其求使得自盡其方畧庶乎羣力畢舉人心不搖臣更有戒心于大工之匠役也從來都市囂雜原爲匿奸之所況匠作多人尤易涵入急宜清肅宮闈嚴稽出入大工人役暫爲停止有勇力者募充爲兵其庸常者令赴慶陵工作助其速竣葬事待東方底定再興大工是又固根基防奸細之一著

也臣更有深慮于催科之無補也旱魃爲虐飢民方無固志而今畿省並受搜括之害徒使官民兩傷卽各處錢粮誅求有之尚不救燃眉況吮骨吸髓而未必有乎望陛下宜卽發帑金數百萬濟各臣緊急之用毋恃外解外解真不可必況內帑金積如山將作何用臣言無甚高談俱是急緊要著然救遼機已多失圖內勢不容緩惟陛下採擇行之

權宜

自劉保伏誅以後奸細線索不通天獻奴孽撲滅可待台臣方震犒一加鼓舞卽斬獲甲首奪得船隻十有可圖已

見一班但恐我無圖之之具耳前者經臣出都陛下隆以異數將士莫不相聚而言曰陛下重我經臺于諸將賞罰必决我儕有功必得蚤録無復如昔日湮鬱也者此時兵餉尚未奏集士卒便自歡騰亦惟有以鼓其氣耳監軍有台臣且有道臣各營有陸路又有水路聯絡有法掃犁可期此固門庭以復邊圉者也第一著也而兵馬之催儹芻糧之轉輸可不爲之備辨乎不然卽前日之禮數皆空靡也今者樞臣督邊陛下允其所請將士亦莫不相聚而言曰制府復整戎馬諸將勇怯必晰宿將各闖熙然向用無復有久爲淪沒者也此時兵餉尚未應手將士便自踴躍

亦惟有以信其心耳省臣以宴賞上請兵將以題覆見許自是南北營預練車陣步騎互陳外爲山海之鎮內實京師之障是固根本者所以應門庭者也第二著而乃第一著也而推轂之盛典與犒師之金錢可不爲之隆厚乎不然卽前日之允音亦汗食也至于樞貳張經世當遼瀋敗亡之餘自畀糗糧以巡歷三岔數萬之兵次第畢集奴情我勢目擊必真獨不可撤還故物以贊樞密乎今日之用將更有可議也宜多用偏裨不宜多用大帥偏裨之輕身命圖功名急于大帥而且爵祿有可加發縱有必行如脫凡李國柱杜應魁非偏裨之堪用者乎又宜多用步將火

將不宜多用騎將步將火將堅營壘設伏雷嚴于騎將而且逃無其具死有必戰如路延寧黒耀龍石藴玉非步將之堪用者乎張效祖朱騰擢非火將之堪用者乎宜以南將統南兵北將統北兵其號令法度素所習知如尹應聘李王翰非北將之堪用者乎童棨張思忠非南將之堪用者乎今日之刑章更有可定也果係望敵而逃者即正軍法如朱萬良景國佐者非乎果係逗遛不肯出關者即宜削籍並追所費糧餉如倪寵者非乎至于逃吏而冒守備如魏汝孝者何不發回原籍詳爲勘問乎自是各弁之奸賄嚴爲禁絶九邊之空虚急爲揀補百執事之心力共相協和奴酋與叛臣寧不受首而繫頸乎總之內外之機權並重先後之著數宜周敬陳一得伏惟陛下採用

修備

遼東遼西次第失陷者皆因于逃之一字往時之逃猶在武弁而後漸之于文職往時之逃猶在監司而今更先于大臣往時之逃猶待賊臨城下而今且聞風聲先遁大臣逃小臣何恃不逃文官逃武官何恃不逃將領逃士卒何恃不逃士卒逃百姓何恃不逃然瀋陽之逃猶有遼陽遼陽之逃猶有廣寧廣寧之逃猶有山海萬一山海不守逃于何所乎高出胡加棟一逃再逃在所必誅急宜懸首關外以爲待罪立功者之戒熊廷弼不救廣寧王化貞擅棄廣寧罪均莫贖急宜並逮勘明正法以爲不守封疆者之戒高邦佐義不苟生急宜表揚並追及以身殉城之袁應泰以爲死事者之勸羅一貴首挫賊鋒力保孤城急宜優異以爲忠敢者之勸其餘大小文武在逃諸臣急令按臣查明以律定罪若有死難諸臣並令按臣查明以次恤録急推撫臣一員總兵一員住劄關外以圖恢復遼東之計至于山海一帶正今日國家存與俱存危與俱危者也十羊九收能無敗事宜令張鶴鳴專力經理桃林喜峰一片石諸處急宜晝分信地擇將堅守以地面廣狹定士卒多

寡預設方略演習守具如士卒不足責令本將自行招募各曹祗及時峙糗及時備械放入口外一人即以踈虞之罪罪守將法在必行猶可恃以藩屏者也通津昌密諸處切近京都緩急策應盡在于此急宜發帑發餉厚備戰守諸具或築空心敵臺或築鄉兵寨堡急先料理猶恐臨渴是萬不可少待者也京師根本重地二百餘年積多少金錢蓄多少物力德州臨清各處備多少糧米全力在此尚可收拾倘一根脚不定何處是駐蹕之地急宜斬釘截鐵立洗舊套以城一面各擇付一人即令自擇將備器金錢事權一一聽便如回籍南京刑部主事張春同知張舜典

李備董盡倫諸臣卽行馬上取來委以此任原任守備朱
騰擢胡守乾專管火器是萬不可少待者也諸地方撫鎮
道府諸官原設有兵壯屯衛祗因承平日久盡屬縈囊卽
備數者亦非荷戈衽金之輩偶一有警手足失措如蜀之
順慶新裝諸處其殷鑒也今又聞鄖陳嗣叙游陽任謀江
漢蛇山之地浸浸有蠢動之幾萬一揭竿兵馬從何飛來
急行地方官各將原有兵馬清補訓練但一有警卽行撲
滅如或倡獗卽以法論甸宣或不至于擢動州縣佐貳守
領往往以老鈍書生狡猾吏員爲之止于食粟慢不修職
斗大一城亦何用幾許文官宜于主簿典史之中改一武

職大州縣以武進士小州縣以武舉專管教習壯快操練
鄉兵至于鄉村有一二百人家者速行築堡收斂小戶人
家盡入其內卽令本鄉德望素服于人者主之派編守具
是自大至小自遠至近恭布星列無一散落有急亦可以
堅壁清野也至于勳戚堪用如吳汝允薛廡何不委以兵
權里居大將如柴國柱李懷信何不起之東門在外偏裨
如馬龍李承先脫凡李日新路延寧何不改入京營夙懷
壯志而未受一職如韓兆元李時中王應紘何妨用之執
戟素負勇藝而尚困行伍如雷以誥王梅莊蘇紅臉何妨
授以百夫武場選舉更宜先期召集以備緩急以上諸款

或諸臣所已言亦或諸臣所未言皆係今日第一急著萬
不可緩況封疆削無可削罪臣逃無可逃諸務待無可待
伏乞陛下亟時舉行毋得仍狗體面拘泥常格將見山海
金湯宇中磐石三韓之地不久歸我版圖矣

城守

臣受命巡視阜城門已同諸臣分別職掌得旨矣卽凡申
飭門禁嚴稽細作以單問兵曹以壕塹器械問工曹以敵
樓垛口官軍問京營務期纖悉畢具臨時無驚旬餘之間
可以有備而廢者尚未盡興興者尚未盡完臣且奉有山
西募兵之命矣一切防守情形既經親見敢不疏陳與民

効死守城必有守城之人也查得戎政事宜本門軍五百
名臣以原額稽之職方司而本司回稱四十六年吳郎中
清查占役止留二百九十五名今本門見在止有軍二百
二十五名內有欽定軍件三十九名而三十名者竟成烏
有也無論羸弱者尚多並原額亦且不足矣是宜盡數查
出卽軍件亦許供役仍令該部撥補務滿五百之數揀擇
精壯如法行操若夫指揮諸官亦須勇藝堪用者以爲門
軍倡率無復仍前鶉衣鵠面之人徒充數目是門守官軍
之宜速飭者也大城每一敵臺軍十名每一垛口軍一名
阜城信地共臺十六座垛一千四百四口應用軍一千五

百六十四名臣以原額稽之戎政府而太宰侯回稱本月
十六日該營分赴信地聽候各衙門臨閱臣亦與隨諸臣
查得敵臺全無一軍至于架口一連三處有派名而無實
軍問之則曰太宰侯與諸營之供役逃伍數年之未補至
于佐擊諸官全然不識甲冑國家何等時猶沿昔日腔調
是宜嚴督補伍急先揀將者也鑿池修塹守城必有可守
之險也本門城壕南北八百八十餘丈宜濬寬深如各門
規則臣移文都水司而本司楊主事設法淘浚可必成功
是亦宜急催蚤完者也有備無患守城必有可守之具也
以本門計之宜用夜叉櫑五百絞車稱之大弩五百張箭

稱之大砲如虎蹲二百位架稱之三眼鎗鳥銃一千杆叉
竿五百鹿角三千地澁三千鐵蒺藜五百火藥鉛子依砲
銃足用臣移文工曹親詣工廠鎗銃充棟堪用實無前列
諸器十無二三是宜責令該司急緊製辦即舊器不妨改
造以備目前不然新鐵煅煉又須日時一旦有警何以措
手也臣與兵部石主事每當坐門遂同見本門石久低陷
竇可容人已面與楊主事相議待壕工完日再舉是亦宜
催完以防竊入者也至夫五營之署九擊之節居中之指
縱四面之援兵信砲暗號臨變機權非謀勇超人久經戰
陣者不能堪此大任近來人心搖動實由守具久弛臣將

索援兵于外漸違都門不能同諸臣登城受矢伏乞陛下
嚴加督責刻期報成則根本有恃人心少安矣

甲仗

臣竊見武要曰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夫甲不堅兵不利且不可以應敵矧無甲無兵乎我國家
原設有軍器兵仗諸局盔甲王恭兩廠僅僅備京營各衛
之用即臣前疏所陳城守器械已奉旨勒限至今尚未報
完困思工作之難兩廠恐猶不足也近聞援遼兵馬至廣
寧者僅一萬五千遼撫王化貞操練士兵儘可驅戰無奈
甲仗不能凑手此將取之內庫與恐查發不繼將取之兩

廠與恐倉卒難辦宜再設一廠專管遼東盔甲兵器所費
諸料即用工曹所議分之節金所司之官即以工司之有
才望者主之以遼將之經戰者式之臺省中一員巡視之
取臨近善工厚以餼廩期以日程甲必堅緻刃必鋒利嚴
絕積書冒破之蠹立廠之地或公所或廢觀務在數日之
內急急興工備應東征如支費不足臨時再請待[redacted]滅之
日然後停止廣寧應用甚急新廠製造不及准暫借近邊
待造完補給是亦應急一著也議設局廠事出于創見而
存亡呼吸之秋即惜費不得者邇來樞貳之設爲遼也職
司之增爲遼也近議三部之總理爲遼也甲仗之局獨不

可爲遊而開乎

逆旅集奏議卷之二終

逆旅集奏議卷之三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撫䟽

謝恩

崇禎七年十月初六日准吏部咨大同缺巡撫公推奉旨焦源溥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寫勑與他欽此備咨到臣臣恭設香案望闕謝恩大同極邊衝塞復當奴賊擾攘之後正屬多事之時不敢延遲于十月十二日赴任行次大同山陰前廵撫右僉都御史胡沾恩咨送符驗一道令旗令牌六面副關防一顆差渾源知州管押前來臣卽祗領二十一日抵大同視事伏念臣中人以下之才自陛下起用以來而河東而寧武支持兵戈之際目不暇給再移臬司自謂可以藏拙不意陛下愼重邊臣拔臣于二推之末聖衷特簡誠千載之奇遇也臣惟有委致此身以圖報効而已然今之大同非昔之大同也經奴賊蹂躪之餘閭閻凋殘則招撫之難士馬單弱則鼓訓之難粟貴餉缺則飽騰之難矧驕虜狂逞又未嘗一日而忘內窺也此臣之所飲氷而嘗胆者倘自此之後使陛下德威得以展布四體使萬姓復蘇三軍用命胡兒不敢南向而牧馬以抒九重西顧之憂此又臣區區之企勉

于將來者也

請蠲

臣自入境見村落邱墟人烟幾絶即有寥寥野人皆淘牛馬遺糞問之何以淘牛馬糞也曰食也何以食也曰虜之牛馬食民間禾穗糞而粟在淘之數四可以充食也臣聞其言涕泣俱下嗚呼我民而至食牛馬遺糞尚忍言哉慘沒情景前撫臣曾繪圖以進被時欲速上聞以城堡之有破者有不破者分輕重然而破者災固重也即未破者虜亦未始不蹂其四鄉也尚何分輕重哉陛下業允蠲遼餉萬金然此萬金固于虜未入口先完六七以此示惠是蠲

猶未蠲也今見徵民糧屯糧草束牛具恐應盡蠲不必再行分別勘驗以免紛擾者也陛下俞發侵借諸銀伍千兩以賑災民然地廣人衆能濟幾何應炤秦晉賑例大發帑金數十萬半補蠲過之數以佐邊餉半救被難之民以延朝夕庶活殘喘于涸轍且爲百姓作牛種爲來歲計況雲中之地一歲一穫比之秦晉百無所産矧民爲守邊疆之民民中更宜軫念者發帑之不可不蚤不可不多也不然則有轉之溝壑耳尚敢曰催科哉不蠲民則亦自蠲耳是蠲之不可不急不可不盡也臣非敢爲此疾呼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上古根本之言也臣職任在躬不避冒昧

伏乞陛下軫念危疆民窮已極祈發金賑濟衝地轉危爲安絶塞大有藉賴地方幸甚

請賑

塞地傷殘已甚雲民窮苦已極朝夕難延再請蠲賑查得渾源中前二所許庄聚落天城鎮虜諸衛鎮門守口靖虜平遠威平雲陽諸堡應州大同懷仁靈邱諸縣俱殘破十分大同前後陽和高山諸衛永嘉李塞二堡朔州安東二衛山陰懷仁二所朔州馬邑縣俱九分山陰縣八分大同右玉林威遠三衛馬邑井坪二所平虜一衛蔚渾源二州廣靈縣俱七分左雲林二衛俱六分其被傷之分數即應

蠲應賑之分數也雲塞遭奴賊屠擄焚掠之慘已列諸臣疏中詳哉其言之矣所可異者胡馬飽欲死仍殘我民之口食我民饑欲死反淘胡馬之糞遺雲民何罪而罹斯殃耶業感聖心惻然允請部議招流移蠲錢糧舉賑濟掩骼四條倍切痌瘝然猶查勘災傷亦慮祿屯缺額無以抵補不得已而分別輕重耳竊意殘破之災傷甚于水旱之災傷水旱止傷禾稼未必盡破身家至虜患非常被攻破者妻子宅廬鞠燐相望未破者村疃窨窖搜掘靡遺論傷有重無輕豈尋常分數可槩拘也今城堡雖存蓋藏已盡未破者急緩在蠲已破者尤亟在賑也去秋禾苗盡殘議

蠲已屬空擲今春牛種無資議綏終成畫餅若念雲中乃
神京右臂[redacted]方殷民不歸耕兵食何賴必大須補助重
立身家不獨救目前之瘡痍正欲養後來之敵愾不然斗
粟半千逃亡日甚折色踖消于遠糴金死而粟不得生軍
民重困矣一曰蠲之不容不寬也雲土强半沙漠且苦霜
蚤春遲三月種而七月收歲功未及其半又經殘破之地
何稅可徵就中縱有三二傷輕之處非故容其倖免也正
留之以救隣里鄉黨使就近得依養活譬如村中存一二
少有之家尚可周給比舍免其逃亡盖必通闔鎮爲灌輸
不致若西江之汲是寓賑于蠲之法也凡有災必蠲蠲分

輕重此可施于尋常之災異未可槩于大虜蹂躪人烟幾
絶之日何也旱乾水溢容有不徧之區而往日之收藏素
封之存貯猶可轉移以輸國稅今則田禾蕩掃牲畜一空
廬舍煨燼村落邱墟甚而殺者殺擄者擄即有一二驚魂
甫定之氓救死不贍豈復有餘力以供租賦乎是則不可
不急蠲之情也其些須斷穗遺粒少存民間者未爲不可
何必析及錙銖令鋒刃遺民呼天搶地彷徨而失朝夕之
謀壯者幸生于梁上弱者枕藉乎溝中于時雖欲不蠲不
可得矣各有司惕于功令之嚴雖踏勘報有分數但追催
之念一下而顛沛流離之民徼倖圖存何所不至臣竊以

謂不惟無益于徵收且恐愈傷乎元氣所損不旣多乎無
如大破常格不分軍民本折草租凡係實欠在下者盡數
全免以惠窮簷而大同一縣原係隔年徵收亦欲見年計
數全免又當稍爲變通者也然稅蠲矣賑之亦不容不厚
也半菽不飽之殘黎責其受廛耕種牛具之力籽種之本
糊口之資于何取給雖蒙我陛下大賚五千金而雲塞幅
環六百里生齒殆百萬除殺擄逃亡見在者不下五十萬
此五十萬强半無家牛種莫措若計一金賑一人五十萬
金尚不足半牛之費無巳姑擇其最困乏之處賑之二十
萬斷不可少斷不可遲半給牛種半供資糧庶幾可以示

招徠而實塞下今以五千金賑貧宗賑災民此時每銀一
兩得粟二斗五千金僅粟千石止可供萬口貧宗之十日
十萬窮民之一日數百里之寒塞七十餘城之待哺恩未
舉手而巳盡矣涓滴雨露以示皇恩則可耳謂之賑則未
也且零星發賑點水沃焦終與俱盡車薪杯水必不能濟
非頓得二十萬以養活無告若散而爲盜不但賦稅無出
國計終虧將來收拾之難更不止二十萬也如流賊在秦
蜀間使得應手金錢五十萬以餉三萬精兵足以制其死
命後漸費至百萬竟成逝波及今日慨發百萬巳無及矣
雲塞未雨之圖二十萬實縮而又縮之請也乞再施發帑

之仁救此一方民命而收億兆人心正所以保固危疆也
一曰宣雲之遼餉宜蠲也前此雲中止禦北虜耳今且遼
備奴而近防插防奴者竭天下之力輸之于遼七百萬則
此七百萬之加派或備之于所未必攻而四十萬之京運
能責之于所可必守乎是今之宣雲更急于關寧想廟堂
所熟睹也時有緩急則餉難膠柱議者欲分遼餉以助宣
雲未爲無識即不能當念此殘破之宣雲自救且不暇又
爲能餉遼以刮盡重剜之肉乎然費海內金錢數百萬于
遼晉爲保衛疆域計也近奴合遼薊而侵宣雲仍追雲賦
而餉遼畢不幾畸重失均乎伏乞斷自八年爲始將大同

一鎮原額遼餉永爲蠲免不得再議催徵者也再照既蠲
免矣而民運屯糧有關宗祿軍餉不可缺者必須設處方
免呼庚目今公私告匱發帑之恩未易得請而苦寒荒涼
更難搜索則宣雲之事例宜開也大司農計苦點金將何
項以救目前之急乎計惟有輸納監吏一着耳此例原屬
祖宗舊制陛下禁止恐蠹銓政而賊生民也納粟原以實
邊戶滿五丁必僉一農吏此高皇帝遠慮原與近例殊科
今且就山西一省北直近地暫開以補雲祿餉之欠蓋監
吏考選尚需歲月而邊塞餉糈難緩旦夕況作養于太學
受制于有司未必盡漁下以自償借其樂輸以寬斂朴近

可以濟祿餉之急遠可以通選法之窮不違典制有補衝
邊乃權宜兩便之計除此之外非求發帑別無可以區處
者矣近奉特旨嚴禁不許擅開第事有輕重勢難執一別
例不可開而監吏二例似當開也別處不可開而本鎮似
當開也夫利害半而持之不變可也此二例後未必其害
民今且賴以救時其利也倍于害又何妨于變通乎惟聖
人能與世推移如加派不可再開中州不得已而復請矣
況奴患更劇于流賊而事例尚輕于加派耶惟望時允開
納俟諸餉足裕仍遵成命停止此四議者不過體會部覆
之四條以仰荅催廣窮民亟宜寬恤之明旨蓋爲封疆計

自不暇爲帑藏惜非敢曲爲所部市恩也況地方殘掠之
苦八民荼毒之慘賦稅輸納之艱臣目擊甚悉故又不忍
不爲疾呼也臣身任巖疆保邊固圉關係最重日夜圖維
救此一塊土即煩瑣冒昧不遑恤也

自陳

臣見年三十有五歲陝西西安三原人中萬曆四十一年
進士四十二年除授直隸順德沙河知縣四十四年調直
隸大名濬縣四十八年暫擬兵部主事泰昌元年十月考
選四川道監察御史天啟二年守制四年服闋復除江西
道監察御史巡按順永諸郡六年陞河南按察司副使積

州兵備七年奏病回籍崇禎二年起山西按察司副使朔州兵備因舊道復留改昌平兵備以虜情緊急仍用就近奉旨改用三年改補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守河東五年陞本省布政司右參政寧武兵備七年陞本省按察司按察使九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十月二十一日到任臣賦質昏庸秉氣薄弱心雖兢兢才實謭謭為一道似乎有餘為一鎮則實不足古人三月而報政今臣已踰三月餘矣閭里匱乏小能轉貧而為富也倉庫空耗不能轉虛而為實也士馬疲瘠不能轉弱為强也五夜自思溺職最甚臣之自知亦最審且臣精力頓減

卧病月餘茲功令方嚴內察之典則微臣實應首黜之人也伏乞陛下俯念雲中重地臣愚不才且係多病亟賜罷斥以避賢路無任順越待命之至

邊弊

近日兵馬錢穀將備守操事盡棘手力不從心蓋無米之炊巧婦為難移山之力愚公受困況值奴賊狂逞挿衆潛鏡饑饉相仍搶痍未甦上司有催而不能報下屬有過而不可言即騏驥亦苦于縛足雖賁育俱歎其掣肘兼以奴創之後地方如乘漏舟亟時補罅塞隙尚恐有沉溺之患而收拾整頓豈復容一刻之緩圖也謬陳六條伏乞採擇

一餉之不足也從來養軍方可用軍足兵必先足食此定勢也今雲餉有椿朋之扣有告借之扣計實領入兵手每月不過三四錢而已以歷欠至二十餘月而所領又不得少半誰無父母誰無室家其何以支彼稍有勇力者又安肯枵腹束手向積疲營伍自效死力也是以冬殘春初尚或有可招來至夏秋農作皆掉臂逍去甘為田傭以糊口緣彼之工值數倍于月糧也招之不來且奈若何甚或稍知火器演習弓刀者又募鋒兵任丁糧糈逃此就彼名曰串營故營伍愈空虛糧餉反多隱冒此當議者一也一兵之不能全也有將無兵誰與用命有城無兵誰與列陴今

沿邊各城軍丁稍壯者皆挑入鋒營糧亦隨軍而去僅留一二老弱在營充數一旦有事城守何恃然而存者有墩軍有探軍有役軍一城幾何紛然雜派如右衛一城不能守城之半拒門堡兵止六十餘名地地可知此當議者二也一馬之不能備也本鎮馬匹雖有互市猶未騰飽自萬曆四十六年奴酋發難馬兵調援而戰馬皆僵死于遼所僅存者瘦弱不堪居平尚不任鞭箠臨陣豈復能馳驟更可異者馬草一束價銀二分有奇今所給召買草價不知起自何年止給一分營兵打採青草又每束扣價二分存庫夫給買則一分存庫則二分何不平之甚也如此而不

能糊口之馬軍有何饒裕肯飽喂麤馬也况餉庫所扣之樁朋間或發買路庫所貯之扣銀竟觧之别用唯有日日報斃而已此當議者三也一應付之不能支也裁減夫馬禁止冒濫原自聖明洞鑒宿獘當事軫恤地方議行裁汰意甚善也但差使頗多夫馬甚少站官賠累推之攤頭攤頭賠窮仍歸站官葛藤不了守操無可柰何如左衛原夫一百四十餘名今裁汰止留三十名騾二百四十頭今裁汰止留四十頭又倒斃十頭力不能償實存三十頭夫以左衛當全晉鎮城各州縣并二十八城堡如此衝途夫馬寥寥一遇公差絡繹其何以應左衛若此其他可知稍議

增益則奉旨裁汰未久仍舊支吾則夫馬逃斃日甚嗟嗟邊衆窮軍詎能堪此此當議者四也一哨探之不實也各路設有探丁俱與衆軍一例支糧坐食尚不能充腹遠探何以爲資斧是以遠不過數十里輒爾潛回假稱遠探實不得一毫真信固由各軍之惰亦糧糈之薄致之耳當此多事之時日有真探之役欲得確信必須增糧况糧額有數經制難違此當議者五也一通糧之不能完也夫損下原非所以益上時詘更不可以取盈從古然矣本鎮欠地畝糧草牛具諸銀雖完十分之七今各户逃無踪跡止將各官月月追比邊弁赤貧幾無立錐之地甘就鞭朴粉骨

難償且兵燹之後田里蕭條斗菽不飽徒令追呼不能得其分毫此當議者六也

逆旅集奏議卷之三終

逆旅集奏議卷之四

明三原焦源溥涵一著　　邑後學李錫齡校刊

撫蹟

減賦

前大同監視題稱雲鎮清查出無粮地一萬二百三十餘頃每畝一分起科該銀一萬二百三十餘兩奉旨戶部議覆部議邊屯缺額清理無人一切養兵之費耑需之京民兩運大同一鎮萬歷年間尚有粮料七萬餘石草十九萬餘束銀三萬餘兩今銀雖有三萬粮料止七千草則一束無矣額徵既缺則屯地之隱沒可知年來諸臣爲此一事

時有條奏奉行未力竟托空言今據大同監視清出無粮地至萬餘頃此皆從前勢弁豪民共爲隱占者也一旦水落石出且不必究其已往而按畝徵科豈容太薄屯田一畝納糧一斗八升此舊例也今畝止議一分較之舊制相去懸遠使此地既脫廢棄則當招徠開墾永免徵科若果承種有人覇種有日按舊制而起課彼亦何說之辭恐未可以一畝一分爲定額也又准監視題稱遵旨護查屯粮減縮之故始在國初時開載五十一萬餘石相沿至天順元年已失其額查至萬歷六年魚鱗册清丈數目與今見徵數目徵有不同大約不出十一萬之數其減額之故除府志外別無刻書亦無文案可考委因年遠無憑此情到臣臣復差人訪問年老鄉民俱稱減額之故委因年久不知根由臣看雲中幅幀寥廓舉目盡皆荒田豈非昔日之畝畝乎國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半粒乃屯田之制善也自屯粮失額而京運始增大同一鎮在國初歲入屯粮五十萬有奇今之見存者僅十一萬據監視疏稱歷年久遠無可稽考臣因取會計一書備查增減之數正統五年尚載屯粮五十一萬之額至天順元年遂縮爲十萬餘石或時經土木之變原地拋荒故原粮減額又查正統五年僅載屯田一萬五千餘頃地如是其少粮如是其多恐亦有

不足據者不如以萬歷初年之額而損益之萬曆初年載地四萬四千餘頃徵粮十二萬六千餘石今鎮見在地三萬二百餘頃徵粮十一萬一千餘石缺地一萬三千九百餘頃缺粮一萬五千餘石明係荒隱相沿因而去其籍也其查出地畝及科派銀兩較萬歷初年之額似不甚遠其地惟當督率州縣營路廣示招徠無論軍民不分頃畝但有願開墾者悉與爲業永不徵科雖于屯粮歲無所增加而藏富于民不猶愈于歸之既脫乎再炤屯地每頃徵粮一十八石典制昭然監視一分之額未屬太少况雲田極臨邊徼荒沙滿目立夏佈種秋初降霜見耕徵粮者與沃

壤相隔天淵清出之地非最薄至下孰忍舍為荒蕪今向畝起科已屬籌之至確若再加增恐地闊人稀窮餘棄而弗種則一分之稅反不能矣雖然必有實地而後可以徵科若空懸虛額或地不堪耕異日按數徵租未免復玆紛擾再行嚴查逐一清丈大同府議呈各路有稱相訐採坐數目無憑踏丈者有稱新增地中有納地畝牛具籽粒營田者有稱額地之上加地原無隱占額外田土者其一分起科者邊地荒涼霜旱不時耕三歇五之故也如再議加增逃者將接踵而熟者仍荒矣各道會議清出增地俱在原額屯田之外似非周禮辨土之區難責禹貢則壤之賦

邊臣要務急在實屯如其可耕誰肯忍棄諸因到臣臣謂雲中之屯原非腹裏之屯比今逃亡殘傷之屯又非欵貢習虜之屯比且砂磧隣虜不但責耕之難更虞收穫之難見屯尚累積逋額外豈堪加賦而各路衞官勉強認定一分起科者不過委曲圖結欽件耳獨不思朝廷但求實邊遠利如果不便自應直切剖陳豈可以遷就權宜階之為厲哉即部覆亦慮其隱脫今據各議所稱採數懸坐見納諸租地上加地粮外增粮諸詳皆虛地實粮與加派何殊捻之清查之際威廹勢挾嚴刑酷法何所不至及按阡陌而稽實數皆子虛烏有以此而欲一分起徵且不可況加增乎必欲執定清查之數一一責徵而無變通頓逋無告之孑遺不死則徙已耳尋將額內之地無人耕種逋欠日多安見陞科之為得也當監視初奏之時畝擬一分亦灼知地非實數粮可從輕無奈內中軍以虛數誤監視監視因以入告後雖知其非即欲挽回無由臣祗奉確議速奏之旨非不知增益一分即備軍糈一分之需良以真境真情實實如是苟扶同虛捏以報聖明是自涉于欺冤臣誼之所不出也伏乞將清出地畝俯免徵科徑行豁除以後責令屯將將額內地畝備粮嚴加催追俟時和年豐漸開額外之荒則復萬歷初額易易矣

議併

靈邱一邑介在渾源廣昌之間行旅多出此途亦至要之衝也自天啟六年地震搖撼之後城垣民舍強半頹崩生齒甚稀雖稍有補葺然猶不時震動民無寧居又遭奴賊入犯殺掠更慘邑閭重見蕭條若復膠柱不變所遺孑黎有幾安能供一邑之差徭有邑之名無邑之實不如歸併之為便也今議以廣昌靈邱改為靈昌州設知州一州判一吏目一儒學師生悉如州制土地人民總一版圖惟設一驛于靈邱以供走遞靈邱守備原統兵馬移之王庄堡住劄此一舉也版籍無失民有依蔽諳之民情叅之輿論

誠爲妥便爲此上聞

增餉

陛下注念巖疆戰士單弱新設一萬名曰鋒兵蓋所以先驅貫陳者也臣閱邊試驗見其士馬瘠弱猶不足稱兵之名矧敢當鋒之號乎責問兵何以瘠弱也曰餉不足也一兵月得餉一兩二錢比之别營不爲不厚何以言不足也曰一兩二錢糴米三斗每兵日得一升薪菜在內而八口不與焉日以升米養士能保充腸而超距且使無內顧憂乎馬何以瘠弱也曰馬料月得八錢四分糴豆二斗八升一馬日得九合而芻草不與焉日以九合養馬馬能騰驤

而與虜馬爭强乎此鋒兵之不足衝鋒未戰而可知也應招薊門或新鎮例兵馬各酌量議增先令士馬肥壯方可責其先登古之養士有千金者有數十金者尚不在本餉之中而况本餉猶然不足耶總之國家有大費而不以爲費者養兵是也兵果堪戰旣費亦不爲費兵不堪戰卽此一兩餘金亦屬無益之費此臣之管見也陛下聰明不世出于古兵法無不洞矚當必有以處此者不待臣言之畢也伏乞採納封疆幸甚

邊情

三月二十一日奉旨[redacted]賊拆墻入犯從前乞和狡情可知沿邊悉備豈容怠緩關寧薊密宣大山西一體嚴飭外仍將城垣兵馬器械儲峙有無完缺詳悉馳奏而城垣兵馬器械儲峙臣于巡閱一疏亦畧言其梗而有無完缺尚未一一爲陛下陳之也蓋雲中塞垣東至新平西至右衛皆臣親歷其地而目覩其形勢者也自其大勢言之城堡有衝者有險者有大者小者有堅者有不甚堅者此皆當年之布置雖有一二扼險不出于要遠近不得其宜恐亦非今日大敵臨門從容更張之時也除得勝殘堞修葺而鎮羌議併其餘城垣兵馬器械儲峙臣合一鎮而以九等之則摠考之而有無完缺詳悉立見矣如城有三百堞而全

不堪者爲下下全整者爲上上一百爲上下二百爲中中器械以稱堞儲峙以稱城兵馬則科以原額而覈其虛冒然閱過諸堡有見存砲一二十位滅虜湧珠二三十位者三眼鎗不過百杆而火箭火礶不出二百者計此尚有新造三眼鎗四千杆大砲九百位內取給者也臣悉心筭之點之種種似有恐不足當四面合攻旬日長圍之大寇拒門米豆數至四百餘石臣駭以爲過望而他可知也助馬得勝右衛三處雖各有千石一路之師給空虛猶同于小堡摠而約之城垣猶當在中上中中之間而器械儲俱在下中下下之等此扼于朝廷之物力不敢盡責之一堡之

力之能辨者也而況荒殘已久者乎若夫老家之兵除邊
墩瞭卒而東調西取派之守城者二百以上便為多盛甲
除前請發二千而造完新舊六千尚不足標正之用而安
能使守卒人人被堅乎以上皆用之守者而有無完缺如
此也戰士除標兵三千正兵一萬而尚有三營以經制未
定各為分支火一半而已非堂堂正正邊兵遊兵暫可協
鎮城之守禦亦不敢望之衝鋒破敵矣馬之不足又非一
朝一夕之故闔鎮舊有七千今且倒損過多實存六千有
餘而傳郵馱載之外所餘不滿四千然臣閱之齒毛雖足
供查驗而筋骨已不能移動此名為有而實為無者除此

不過二千而用之戰者有無如此也以前四事皆臣親閱
而盈虛之數各將蹤于防賊寄于防官者又出臣耳目之
表又不妨徐為察而別為核者也謹據實上聞

巡邊

臣于四月初一日接塘報逆賊扒墻射傷軍人臣不勝錯
愕偵哨之令不啻束濕今報賊[redacted]雖未至越墻入境而突
來邊外猶然巨門之景象也臣于初三日以從騎欲出得
勝傍邊而西以邀遮之未及出塞而復報係屬[redacted]窮枝生
事已查解俟梟臣即自鎮羌得勝一帶查看邊墩墻垣烽
號火器軍士馬匹山川險要初六日至殺[redacted]市口撫其恭

順者斬其生事者諸[redacted]無不畏威懷德感激天朝欲以肉
邊自效晚閱右衛次日將西忽接宣薊各塘報明酋勾[redacted]
薊門已震鎮城重地臣西巡不無恐動即日由左衛巡查
暫赴鎮城料理謹將閱歷情形安布着數為陛下陳之雲
邊延袤六百里無尺寸磚石且原建不甚高廣按臣所謂
土邊者職此之故非崇為頹塌圮敗而言也臣每到處登
墻細看然隨壞隨補摠是仍舊之闊狹非另有更張也至
于墩臺雖高墻一倍而頂闊止容數人非另有房屋鍋竈
之安也墩軍窮卒寄命于蕞爾之土無怪乎守之不堅且
每閱一堡每閱一墩未及查點而滿道匍伏盡是哭寒告

饑之聲衣無寸縷面如鬼色聽之傷心視之慘目臣不覺
心欲懸矣如此邊如此軍按之若全備恃之又不敢又不
覺魂欲消矣樞臣堅壁清野之畫亦稔知雲邊非可恃之
長城臣即此以弱為強以守為戰不敢以封疆漫試于輕
擲也臣計賊未至虛聲不可不張也如得勝邊外之高山
助馬之西馬頭山東彌陀山右衛之殺[redacted]西山殘[redacted]破[redacted]
之扼邊近山晝烟夜火各布數處再以總鎮之兵時東時
北時西示以不可知之守設賊入得勝以鎮城之兵扼之
于宏賜助馬之兵潛尾于拒墻左衛奇兵遙張聲勢于滅
[redacted]保安之間賊出助馬鎮城之兵扼之于巨門得勝之兵

潛尾于拒墻新平之旅造張聲勢于鎭川宏賜之間而左衛奇兵陰伏寧[redacted]彼[redacted]之谷賊出秡胡以井坪之兵扼其西左衛之兵躡其東助馬忝將造張聲勢于保安之間再以鎭城之兵合右衛之卒邀擊于前後如此賊若擊東東退以綏之西進以逼之賊若持重拔兵以老之使戰不得進不能旬日之間有可乘矣安頓既定烽火須明沿邊路備各照邊界分地賊臨地界報過三日而賊至墻下者不坐若蚤報賊臨邊界而晩卽至墻下者及賊至墻下而報聞未至者無分路備無待題請俱以軍法從事至于城垣最不堪守者靈邱歸併無容贅矣鎭羌殘破之後人少堞

頽加以守備漫不經心軍民重困萬難固守且去得勝半里之間或暫併得勝事平繕完再爲分防此一時救急之着也萬全石畫須年月整頓事竣再陳圖之

積儲

臣惟禦敵不難而馭軍難馭飽騰之軍不難而馭庚癸夜呼脫巾讙告之軍爲難也此之難在平日猶可料理更有一段預之不得料之不敢臨將倉皇失措卽剜肉無益于醫瘡眞處之不易而爲守禦最難者今日雲塞之光景是也何者當[redacted]殘破之後又被旱魃之虐米珠薪桂卽使犬不吠雞不驚而啼饑號寒人人不保數十萬之呼籲又在披甲荷戈者之筭之外視之若目前之小着按之實臨時之隱憂也今在城之軍二萬八千有奇毎軍兩食一升一日不下二百八十餘石馬騾二千五百有奇日用豆七十五石有餘此常日之費而客兵不與焉至于無升合之窮黎無石担之甆宗可立而視其死歟寧保內心揺而外行堅歟合城計之日費千石此積儲之不可不蚤也臣鰓鰓思之已轉借餉司銀三千兩作和市者仍令中軍不拘黍粟豆麥但可充腹者買貯以備緩急奈此些須之資何以濟其久費乎今歲正月發停賞銀三萬貯之鎭庫第備不虞此陛下軫念雲疆睿哲之明眞見若有今日也者糴之

無容緩矣萠倘臣以米價騰貴恐入之價昂而出之價低設有異議其間任事之心未免爲曲木之驚殊不知謹小慮而忘大憂一旦[redacted]騎壓境堅壁淸野芻粟無所入視去歲秋禾半熟采隙芟剖以糊口萬萬不能也乞三千之外再補二萬七千委官分糴照依市估貯之該倉如[redacted]揷入犯我兵食騰足若否于六月初旬散給軍士照原估扣銀一舉兩利莫此爲便戢居廩五萬之米費郳力而遲日月稍相懸也況盐之不亦多乎陛下急封疆必不以此爲難也

請告

臣于四月十五日接邸報見大同監視魏國徵邊事孔棘
一疏論臣庸猥因循謨稜誤事何察臣甚悉識臣甚真也
當徧地烟絕竈冷之蒼黎不能使之人人果腹飢啼饑號
寒之士卒不能使之一旦騰飽然以煦煦之撫循鼓嗷嗷
之戰士臣久已知其點金無術律軍太懦而國徵果言及
于此臣敢不心服哉但持此以繩臣臣百喙無足以爲封
疆解而必持此以保封疆恐非所以保之之道也軍民凋
敝邊備廢弛臣亦知國徵能言之而或未嘗自折其言也
士不宿飽不可以臨敵而獨堪鞭七貫三之威令乎督臣
所謂嚴之則譁者國徵或未之聞也臣亦何難立威苐恐

逋負待斃之瘡痍不可以三尺之箠楚起也兵馬錢穀自
有典者臣當摠其要而可侵其權乎況標兵三千之外併
入摠鎭豈得以摠鎭之林摠而約束于總撫乎七年發買
八年召買開列具疏此亦遵旨非臣敢于玩忽也且米貴
價輕告減告辭者盈門乎至賑濟一事臣以五千金存乎
見少難以標散前具疏再請必待監視之奏入而後一萬
之詔始下也臣方且求其溺于上敢屯其澤于下乎又曰
祇以邊事艱難爲辭今之邊事果難耶不難耶尺纓擊南
越十萬行匈奴臣亦何難侈口而談恐空言無補臣亦羞
言之也臣智窮才盡恐不足當封疆重寄而今日之封疆

何如之封疆也今日之雲中何如之雲中也兵馬也錢穀
也城垣器械也凋殘光景不言則糾察失于不蚤言之則
先事近于諉卸甚至掣肘之議術寬窺避之論立至臣眞
無術矣臣又有訝然者臣未嘗有一窺避之跡而國徵從
何而知也彼亦曰原其心不過視危疆爲畏途巧圖窺避
欲內監言之而爲後來展辯起用之地愼獨解云人不知
而已獨知之國徵宜從臣所不知之地而察知臣心何其
揣之深而摩之遠也以揣摩而加臣以巧圖窺避之辭臣
初不得其解繼而思之非徒杜臣後日之出實速臣今日
之去耳國徵亦從此封疆起見也亦爲今日之邊事孔棘

起見也令一不才者去得一有才者代封疆幸甚崇禎八
年四月十七日具題

敬讀兩疏跋

此先大人侍御及撫雲奏議也先大人兩任西臺建議
侃侃不避禍害値魏璫竊國柄竟以言見斥撫雲半載
輸心邊事條陳殆遍復値魏監以不朝行其志而歸兩
地所言不下數百餘疏因罵賊遇害家被刼掠文字散
落不肖于故笥敗紙中檢搜補輯僅得十之一二至于
方略二書止存其目而隻字烏有矣嗚呼先大人立朝
三十餘年之苦心忠君愛民之赤胆若故國鐘虡不移

載在天府可以不梓今日者不可以不梓謹付之梓者雖寥寥如曉星然天下後世覩此知先大人不忍欺君之念可昭回雲漢矣庚子之秋八月生明不肖子之夏謹識

逆旅集奏議卷之四終

〔明〕周忱撰

雙崖文集四卷首一卷末一卷附錄一卷

清光緒四年山前崇恩堂刻本

明尚書周文襄公著

雙崖文集

山前崇恩堂藏板

雙崖文集原序

士君子負傑出之才孰不欲立言以華國建勳以垂世而卒有能有不能焉故昔人有劉柳無施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之歎豈非得於天者未厚而時之所遭有殊歟甚矣哉盛美之難兼也洪惟聖朝混一區宇眞元會合光岳氣完奇才偉人間生迭出七八十年來或以文章鳴或以政事著者蔚乎相望求其所謂盛美兼該若今工部右侍郎周公恂如殆亦僅見者乎公登永樂初科進士預二十八人之選讀書中秘年方獨少天分甚高凡所觀覽終身不忘發爲詞章宏深典麗追媲古

作非但越乎今人也已而擢職郎署巵踔兩京明愼刑罰之餘連篇累牘翕肆厥詞時太宗皇帝在位日久思宏治理之功明先聖之道釐正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公與纂脩四方萬國祥禎疊臻有所鋪張公多應制洪熙改元遷秩王官命專輔導宣廟臨御聞公名累欲召置禁近不果久之用薦陞佐冬官巡撫東南總督漕運自輦都北京軍國粮餉悉資其地歲久獘滋民力凋耗而國計日虧公奉勅得便宜從事洞燭奸僞漸次更革未幾庶務畢張公私羨溢歌頌之聲播于遐邇又數年上供之外所在置倉以百萬計於是民之流徙者歸藪粒

者食顛連無告者以生今聖天子嘉之屢降璽書褒諭民至有圖其像而生祀之者非幾於孔子所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者歟於乎士君子欲有所建立以不泯者公已備其二非天降才之厚而得時遭遇之隆亦曷克致之猗歟偉矣公所居在吉水槎灘雙崖之麓因以自號故其平生所作名曰雙崖集間彙編之屬序其端公之子仁俊將復刻梓以傳亦可謂能孝也已歐陽子有曰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公之政事及物多矣其文章之華豈止潤身而已耶余故序公集愛其兼美乎人之所難能者此也嗟乎覯公集者得不有慨然瞻想其不可及者

正統丙寅秋九月望日翰林侍讀承德郎兼脩國史兼經筵官宗人周敘序

雙崖集卷首

明史本傳 參用續名臣言行錄

登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成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少乞預帝嘉其有志許之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忱有經世才浮沈郎署廿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宣德初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遷忱工部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佃民民

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請勅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資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囤局糧長即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設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貼赴囤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取支綱

運聽其愼注剱淺諸實歸以償之支撥羡餘存貯在倉
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初太祖平
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惡富民豪并坐罪沒
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徵之故蘇賦比他府
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
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時宣宗屢下詔減官田租
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屢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
以次減民始少甦七年江南大稔詔令諸府縣以官鈔
平糴備振貸蘇州遂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
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耗

六斗忱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
四十萬石有奇並官鈔所糴共得米七十餘萬石遂置
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羡凡綱運風漂盜
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數還官其脩圩築岸開河濬
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
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
給定爲條約以聞帝嘉獎之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
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時漕運軍民相
半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加以雜耗率三石致一石往
復經年失農業忱與平江伯陳瑄議民運至淮安或瓜
州水次交兌漕軍運抵通州淮安石加五斗瓜州又益
五升其附近并南京軍未過江者即倉交兌加與過江
米二斗襯墊蘆蓆與折米五合兌軍或後期阻風則令
州縣支贏米設廒於瓜州水次遷米貯之量支餘米給
守者由是漕費大省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忱
請每束折銀三分南京則輕齎即地買納京師百官月
俸皆持俸帖赴領南京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
兩忱請檢重額官田極貧民戶兩稅準折納金花銀每
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各郡驛
馬及一切供帳舊皆領於馬頭有耗損則馬頭橫科補

買忱令田畝出米升九合與秋糧俱征驗馬上中下直
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勑忱巡視奏令蘇州諸府
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
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
尋勑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逋課至六十三萬引竈
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爲節竈戶
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倣濟農倉法置贍鹽倉益補
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浙江當造海船五十艘下忱
計度忱召問諸匠言一艘須米千石忱以成大事不宜
惜費第減二十石奏於朝竟得報可既久任江南與吏

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
相對從容問民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
官宂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鍾輩則推心咨
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
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昆山顧浦
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
者不知其爲巡撫也歷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朝廷委任
益專忱以此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嘗言吳淞江
畔有沙塗柴場百五十頃水草茂盛虫蝝多生其中請
召募開墾可以足國課消虫災又言丹徒丹陽二縣田

沒入江者賦尙未除國初綱稅之家其田多併於富室
宜徵其租沒於江者除之則額不虧而貧富均無錫官
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徵粗米悉報可其因災荒請蠲貸
及所陳他利病無算小者用便宜行之無所顧慮久之
見財賦充溢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
道路及崇飾寺觀賂遺中朝官貲餉過客無所吝惜胥
吏漁蠹其中亦不甚督省以故屢召人言再以九載滿
進工部尙書又以人言召還朝言官論之不已景帝素
知其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然當時言理財者
無出其右其治以愛民爲本濟農倉之設也雖與民爲
約期至時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
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賸數今還與百姓用努力種
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其所弛張通變皆可爲後
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景帝
初江北大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
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
遺算嘗陰爲册記陰晴風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風失米
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其人驚服有姦民故亂其舊案嘗
之忱曰汝以某時就我決事我爲女斷理敢相紿耶三
殿重建詔徵牛膠萬斤爲綵繪用忱適至京言庫貯牛

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土木之變當國
者議欲焚通州倉絕寇資忱適議事至言倉米數百萬
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頃
之詔趣造盔甲數百萬忱計明盔浴鐵工多今且沃錫
數日畢辦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勅無輕易忱法然
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飢
道殣相望課逋如故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
景泰四年卒謚文襄

贊曰宋禮陳瑄治河通運道爲國家經久計生民被澤
無窮周忱治財賦民不擾而廩有餘羨此無他故殫公

心以體國而才又足以濟之誠異夫造端興事徼一時之功智能巧取爲科斂之術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成而恍之良法美意未幾而澌滅無餘民用重困豈非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難以繼哉雖然見小利而樂紛更不能不爲當日之嘵嘵者惜也

謹按漕運爲國家本務易海運爲河運舍危就安幾幾乎萬世永賴矣陳平江建績江淮厥功甚偉然非宋公會通河之治運道猶未盡善也所以明世享其利者二百餘年迄于

聖朝因之不改豈非法良者可久政善者可師乎言行錄

祗載平江而宋公闕書事殊未備　本朝明史成以陳宋二公暨周文襄合傳明乎名臣經國遠猷非屑屑言利者可比也大抵陳宋二公之政有全利而無弊周文襄雖有流弊而利賴爲多其經畫周詳也擬唐之劉晏其轉輸利濟也亦同於韓滉而迥非漢室孔僅桑宏羊之比至於以新法病民而削弱其國者又𠎝𠎝乎遠矣因遵合傳載紀而識數語於其後

薛方山云文襄巡撫南都二十二年虛心訪問善采衆長謀畫深遠苟可以利國利民破格爲之處事周而且敏大都以便宜從事一時理財無出其右者矣

勑諭

皇帝勑諭工部左侍郎周忱今命爾往南直隸府州縣總督遞年一應稅糧務在從長設法區畫得宜使人不勞困輸不後期尤在敷宣德意撫恤人民扶直善良其所在衞所屯田爾就提督比較務要正餘糧及數就准作官軍月糧支用不敷之數會計定撥須用處置公當耕種以時水田圩岸爾亦提督務要相度時宜整理俾無旱潦之患並不許生事擾人遇有錢糧詞訟輕則量情責罰重則發與刑部委官究問如律一、許狥私作弊若有包攬侵欺及盜賣官糧者審問是實就牢固枷杻

差人管解赴京敢有沮撓糧事者不問內外官員及權豪勢要具實奏聞但有便民事理亦具奏來爾須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慎詳明夙夜無懈無暴無刻厥副朕委任之重爾或纖毫不謹罰及爾身悔將無及欽哉故諭宣德八年正月二日

勑行在工部左侍郎周忱先因浙江湖州嘉興二府水患當遣勑命爾整理比聞彼處錢糧詞訟浩繁兼且軍民雜處刁詐玩法者多故不免有富吞貧强凌弱眾暴寡之患今特命爾往來巡撫直隸凡總督稅糧撫恤軍民扶善禁惡興利除害等事悉依巡撫直隸勅諭內事

理而遵行之前勑爾兼理兩浙鹽課尤宜用心提督朝
廷以爾練達老成克稱委任故以列郡養民重務付爾
爾須夙夜盡心籌畫措置務使官稱民安政行弊革庶
副簡在之重欽哉故勑正統六年四月初八日

敕諭封緘還識

正統六年六月公題識曰御敕六紙每紙用御寶者
三其前後二紙以封敕諭而中間四紙則封敕書故
題識不同聖朝之制凡勑諭用敕命之寶敕書用廣
運之寶及其外封則均用前寶之制其文曰丹符出
驗四方云忱巡撫東南十餘年前後所奉御敕甚多
其外封之紙皆謹藏于家不敢褻瀆此六紙則自去
年七月至今六月一歲之間所收者敕中所命之事
不一其七月初一者命忱偕舉江南預備之務二十
四者命忱親蹈浙西水患六年三月初七者命忱兼
理兩浙鹽法四月初八日者命忱巡撫嘉湖諸郡扶

善禁惡而行養民之政初十日者則以京畿艱食而
命其賑貸六月初一日所頒者命忱同大監劉寧刑
科都給事郭瑾審理諸司重獄而平反其冤滯凡御
勑別加尊奉而遵行之此外封則用裝潢成軸以便
什襲後有收者又將別裝爲軸云伏惟忱本草茅微
賤素乏才猷愱蒙列聖任使朞月之間璽書之頒至
於六次付託之隆可謂至矣然則朝夕省覽於此可
不悚然敬慎盡犬馬之力以圖報於萬一云

諭祭文　五通　附　穹碑俱在書法精工

皇帝遣進士甘瑛諭祭於工部右侍郎周忱故父秉昂
爾韜迹丘園而有子顯用於朝焯著勞效蓋賢父之
教也今爾既沒特遣人賜祭靈其不昧庶克享之
右宣德七年四月初一日

皇帝遣行人潘洪諭祭於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故繼
母封太淑人胡氏曰爾克成其子爲國顯官兩受恩
封亦榮幸矣茲以壽終特賜以祭爾惟不昧其歆承
之　右正統四年四月三十日

皇帝遣吉安知府張暄賜祭工部尚書致仕周忱曰爾
發身科第績學詞垣爰歷秋曹遂相藩府簡授冬官
之式俾撫南甸之民進列六卿仍親舊政蓋先朝之
夙望而朕心之所嘉方茲引年胡遽捐世追惟往績
良用悼嗟特命有司爲之葬祭爾靈不昧尚其欽承

皇帝遣吉安知府張暄賜祭工部尚書致仕周忱曰惟
爾舊臣忽焉長逝茲臨窀穸可無榮恩追念爾勞遣

人諭祭九原不昧光寵是承　右景泰五年三月

皇帝遣吉安通判張泰賜祭已故尚書周忱妻淑人彭
氏曰惟爾賢淑克相夫君爲國大臣茂著勞績嘗承
錫命伉儷齊榮爾夫今終窀穸已久永宜貺福益享
遐齡胡不憖遺一疾奄逝特茲遣祭用慰重泉咨爾
淑靈歆茲茂渥　右天順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殿試策問禮樂象數之實與學立賢之方

公對策略曰粤自伏羲神農繼天立極黄帝堯舜纘承其統隨時變易以與道合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皆此理具於心爲之主宰也歷象禹貢洪範載於書大衍河圖洛書著於易亘古今而無易者理數之同歷古今而有異者理數之雜是故有作太初歷大衍歷者有論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時有論八卦九疇不相爲謀之說者陛下欲合致一之歸臣以爲理與數名若有異實無不同也至於唐虞三代之學其名義設施雖不同無非所以明人倫育人材也方今國子州縣中外有學教

養之恩雖至矣盡矣然欲副陛下興學之心者莫若擇風憲之能臣責之以重任而不拘以文法生徒貧禀庸下者汰之守令不提調者責之可也方今內而百司庶府外而藩臬郡縣得人可謂盛矣然欲副陛下立賢之願者莫若嚴考課之法人將砥礪名節而求賢之實得矣陛下欲考三禮之文補樂臺之缺宜令儒臣取朱子吳氏之書加考訂而集其大成耳黄鍾之律統夫律呂而必爲尺以度之候氣以定之黄鍾之律既定則可以作樂矣然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尤在得人也皇上必求如周公伯夷后夔其人而後能也無已則求如諸葛孔明亦可也

讀卷官　臣　解縉伏讀聖策詳其所對言簡意足文明理順樞機管攝經緯適均且能達於時務末以得人爲說庶幾識時之彦也　右載年譜二十四歲一簡

前明吉安科目之盛甲天下而永樂元年癸未補行十三藩鄉試江西赴南京應天府試主考吉水胡靖郡中四十五人連捷者三十五人我　公與焉明年會試總裁吉水解縉郡中三十七人庶吉士十一人鼎甲皆全曾棨狀元周述榜眼周孟簡探花楊相會元與前庚辰科狀元胡靖榜眼王艮採花李貫相輝映矣至景泰癸酉科鄉榜中一百三十六人浮於正額何其盛也自是而後黄楊厄閏豈貞盛極難繼乎剝果猶存蒙泉尚濇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況天運循環久蟄思啟無屈不伸吾將拭目俟之

周文襄公遺像

南京禮部尚書臨川王英贊

此余友大司空雙崖周公也太宗皇帝謂其爲有志之士仁宗皇帝謂其能守正持平宣宗皇帝謂其有民安事濟之效今上皇帝加之以老成練達之名噫斯人也博學多才有爲有守觀列聖贊美之辭足以知其平生矣

謚議爲翰林侍讀學士經筵官秀水呂公原所述末云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因事有功曰襄合是二者以稱乎公庶不愧與以稿長未全錄　右議詳年譜

復劉偶三啟

周文襄公一朝名臣功德在民不僅以文章傳世而此集竟爲希世之珍幸芝軒諸君復爲重梓𠰥得附名垂後豈不甚願但原板模糊必有藏書家善本細校且詳考始末方敢參以末議僕衰老容緩爲參考不可冒昧請留案頭以俟復命令親周君之信倉猝未便率復所先轉致

復周善菴啟

三月之望得偶三宗兄寄到惠翰藉慰多年睽別之情並承寄示文襄公集公於前朝名臣中在吾郡爲第一

等人物其爲國爲民均有實政民到於今稱之不比膺寵遇邀令譽者平生最欽仰得附名其後深有幸焉但據來書云文集詩集之外尚有奏議歸田錄平反錄偶中錄當時胥梓以傳年代已久原板全失今惟遺雙崖集刻本數册然已爲家藏珍本敬展誦一過字迹模糊是以欲俟考其詳確再加題跋並無推託今再得來書已集工開刻只得歸趙但於工竣後望先寄惠一部當再詳查始末具復先賢貽澤不可不加慎重也草草手復永豐劉繹頓首四月廿四日

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顏先碑板卽
歐陽文忠文信國二公集本傳年譜歐列簡首文列
後附歐則詩前文後文則前文後詩他體亦多互異
小倉山房文集卷分而各類雜見類同而各卷隨登
茲集原板無本傳敕諭附錄今增之首列本傳著行
實也敕書諭祭文紀卷端欽綸音也殿策次之徵前
朝策程不同也分卷仍先記序餘則間有互易僭妄
之罪知不免矣夫文章天下之公物子孫不得而私
之後人不振將恐隕墜勸助續刊以永其傳猶愈於
亡也忽諸宋胡澹菴集其子獬貧不能刊蔡雷顏三
侯代刊之文信國公集至明後裔式微何張二公重
刊之前歐陽氏之重刻周益國公集王氏之重刻歸
太僕集今芝軒君之獨梓汪子史外晴軒君之助梓
江西文鈔胥異姓也不惟其子孫感戴而閱是書者
莫不歎諸公之義也茲者幸助予於將伯異托鉢以
沿門得集腋而成裘俾沈珠之照乘敢忘所自用示
來茲捐助刊資印費姓名數目具列於左

知府銜加四級劉　梅助錢陸拾千文
運同銜加四級劉恩培助錢五拾千文
知府銜加四級彭佐廷助錢貳拾千文

光祿寺署正加四級劉亦韶助錢拾陸千文
布政司理問加二級劉文敷助錢拾陸千文
布政司理問加二級劉志綱助錢拾陸千文
道銜加四級杜邦浚助錢拾千文
同知銜鄭旂斌助錢拾千文
楊木塘陳鏡亭堂助錢拾千文
長房世義堂助錢拾千文
嗣孫監生繼華助錢拾千文

雙崖文集目錄

卷一 記

重脩至德廟記
應天府學進士題名記
烏程縣學新建明倫記
臨江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鎮江府重脩廟學記
敕賜鳳嶺講寺記
雪菴記　星聚堂記
遺直祠記　慈侍堂記
慈訓堂記　彭氏讀書堂記
藤橋劉氏樂耕亭記　耕樂軒記

孝友堂記　思菴記
思親堂記　資愛堂記
重慶堂記　樂善堂記
履素軒記　心遠堂記
奉萱堂記　怡親堂記
仁厚里記　晚翠亭記
環翠軒記　李氏耕讀記
南坡草堂記　高隱丹房記
雲和丹房記　妙空巖記
寶旭齋記　重建吟溪橋記
遊小西天記　虞山舊隱記
濟生堂記　西園菊隱記
溪山清趣圖記　清溪堂記
漁溪記

卷二 序

高太史鳧藻集序　廬陵胡氏江頭八景序
送羅知州復任廣德序
送葉照磨歸括蒼序　贈張都指揮赴湖廣序

送都御史吳公序　送藤橋劉大尹赴天官序
送陳照磨南歸詩序　送鄭簿君還武進序
餞好德挽詩序　偶中錄序
送孫進士南歸序　送冼大尹序
贈胡經歷序　送大參陳公復任江西序
送周知縣還胙城序　刑部郎中榮公慶壽詩序
送扈大尹歸鄉焚黃序
贈王都指揮任浙江都司序
費處士挽詩序　贈沈維周序
送黃大尹還東陽序　送夏廷謙序

送王僉憲赴湖廣序　送白通判陞職還廣平序
贈戶部主事曾君序　贈道會吳半峯歸禾川序
送沈上舍歸省序　送姜員外歸故鄉序
送劉典史序　贈陳御史序
贈鴻臚靳主簿序　贈刑部郎中厲君序
贈刑部郎中劉君序　送邱主事歸省序
送孫伯任南還序　送王主簿赴海陽序
贈吳從事還新淦序　送葉大尹復任臨桂序
贈儀給事中序　送莫知府序
送王推官序　送行詩序

唐詩正聲序　贈勤司務序
贈周主事滿考序　送張蕭二羽士南歸序
送李道士歸雲山序　送宇上人序
送東匯上人序　孟浩然歸南山圖序引
贈江西按察使張公考績序
卷三　論　書　題跋　書後　行狀　墓志銘　表　傳
論王陵歸漢　論春申君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與魏侍郎書
上少保楊先生書　與止堂大理書
求金得毀書　題王抑菴遊西苑詩卷
題孟母斷機圖　題沈禮清風軒卷
題宋徽宗詩卷　題謝氏雙桂堂卷
題趙吳興畫卷　題陳氏族譜後
題文信國公詩後　題花竹翎毛卷後
題子昂墨蹟　題四無心圖
跋耆英會　跋商參政平黎卷後
跋故人孫中鼎所藏舊畫
跋羅漢卷　書熊孺人墓銘後
書鄒浩傳後　書刑部尚書魏源賜敕後
書太師蹇忠定公訓子文後

書陳氏流慶圖後　書慎獨卷
朋遊書翰序引　處士菊隱吳君行狀
處士胡君環極行狀　盧處士行狀
徵士王君墓志銘　張母金孺人墓志銘
處士耕樂胡公墓志銘
涵齋處士鄧公墓碣銘
聶母太孺人墓碣銘　鄉貢進士高君墓表
處士吳君墓表　陳太守傳
卷四　此卷文皆韻語　賦　辭　誄　哀詞　祭文　操　銘　箴　贊　詞　疏　上梁文　頌
夢菊賦為劉逸人作　橘友軒賦為趙司訓作

松石間意詞　徐時用冠辭有序
徵士陳公誄并序　贈戶部員外郎鄭公哀辭有序
吳員外哀辭有序　溪園周先生哀辭有序
畢母太宜人哀辭有序　李遵彝哀辭有序
劉簿君哀辭有序　蕭處士哀辭有序
孫處士哀辭有序　段處士哀辭有序
王處士哀辭有序　祭謝寺丞文
祭李主事文　祭柯憲使母文
祭吳少師文　祭熊都御史文
祭柱國平江伯恭襄侯陳公文

祭文淵閣大學士胡文穆文
祭樊侍郎父文　祭周職方文
祭周庶子文　祭趙侍郎父文
祭陳精微文　祭外母文
祭亡姪女福小娘文　歸淮操有序
白雲操有序　英溪操有序
一經堂銘　省齋銘
樂志軒銘有序　惜陰齋
尚志齋銘　李氏慈和堂銘有序
煮麟軒銘　敬艮齋銘
積善堂銘　書廚銘
德慶泉銘有序　友恭堂箴
吾侍郎畫像贊　陳員外像贊
陸友誠像贊　吳先生像贊
退菴劉大尹像贊　陳精微致廣畫像贊
宋中書士皋畫像贊　周氏復姓贊
藤橋劉自牧暨配胡孺人像分贊
錫慶堂贊　孝思堂贊
賀冼馬簡公歷秩詞有序
重修忠節祠疏代作　重修忠節祠上梁文

平胡頌補遺

附錄目錄
送恂如赴京師序　春坊大學士國史總裁　解縉
雙崖草屋唱和詩序　侍讀學士賜一品服東吳　錢溥
送周尚書致仕序　吏部尚書　王直
廿八宿宴集圖記　同科狀元　曾棨
周總管公祠堂記　翰林學士經筵官　陳循
崇恩堂記　國子監祭酒　胡儼
世義堂記　國子監祭酒　陳宗敬
敕書閣記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黃淮
山前義倉記　河南布政使　李禎

黃岡一坳記　吉安知府　陳本深
榮恩亭記　禮部尚書　胡濙
山前周文襄公祠堂記　王直
龍安寺文襄公祠堂記　右都御史吉水　羅通撰文　刑部主事同里藤橋人　陳儼題蓋
行人司行人同里陳頭人　陳方丹書
巡撫周公生祠記長洲縣　翰林院脩撰姑蘇　張益
周文襄公生祠畫像記吳縣　中書舍人直文華殿吳郡　李應禎
來鶴樓合祠記吳縣　右副都御史江蘇巡撫　彭韶
蘇州府建夏周二公祠堂記　大學士　劉健
松江府重脩周文襄公祠堂碑記　狀元郡人　錢福

年譜序　山西巡撫七十六翁　朱鑑
思善錄序　刑部郎中福州知府雲間　唐珣
遺愛錄序　按察司僉事吳邑　張習
遺愛錄序　禮部右侍郎常熟　李傑
遊山前後記　吉安府學教授　王克修
友竹軒記　翰林侍讀同郡　劉球
友竹周君行樂圖贊有序　侍講學士　周敘
書棣華周氏文獻錄　狀元瑯琊人　焦竑
棣華周氏文獻錄跋　吏科給事中同里新陂洲　郭如闇
江南賦　國朝西堂　尤侗

補遺
重修江陰青暘鎮周文襄公祠堂記　國朝四部尚書　李振裕

廬陵周文襄公著　山前嗣孫□□晉庵重校

記

重脩至德廟記（江西文鈔選）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牖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

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毁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毁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鬬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啟之也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

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應天府學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有題名始於唐人之鴈塔宋元以來廷試之士既皆碑刻於國監矣而天下郡縣守令與教官之賢者又各以其鄉貢之名紀於學官然非令甲所著故郡縣之學不能以皆有或有之而弗克詳備亦繫乎其人之賢否何如耳應天府乃今之京兆實神都赤縣之地其郡學師儒之員與生徒之額皆異乎外郡之學蓋天下學官之首也自洪武初至今迨將百年其學之髦士登

名科甲而進陟顯要者不為少矣而鄉貢之名獨泯然而無所紀載正統丁卯府尹新安李公好學始興教授西昌任君能鑑謀曰以吾京府之學而題名無刻反有媿於偏州下邑豈非缺典之尤甚者乎乃相與搜訪逸遺得洪武癸酉以來累科貢士名氏備刻於石且虛其左方以俟夫後來者將繼刻之石既具請予為之記夫今之進士科蓋以成周鄉舉里選之法而參酌乎唐宋孝廉明經博學宏詞直言極諫諸科而兼用之其為制也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申之以論斷章表以觀其博策之以古今政務以觀其用必四者

皆備然後足以中有司之選夫唐宋之科目曰孝廉曰明經曰博學曰直言當時賢者據其一已足以名世今朝廷於進士之舉乃欲其兼而有之所以期待於進士者為何如哉蓋必欲得非常之士以共成善政善教於天下也吾黨之士凡登名於此者將何如以求稱哉必當惟日孜孜以盡夫脩己治人之實夫然後上不負朝廷下不負所學而亦無媿於古人焉苟徒冒其名以徼利達而於行己之實不復勉焉則非惟有負於朝廷有負於所學而賢府尹賢師儒表彰獎掖之意亦有所歉矣其勉乎哉

烏程縣學新建明倫堂記

天下郡縣學宮之制必有講堂居禮殿之後皆名之曰明倫蓋以為師弟子講貫授受之所而詩書禮樂之文必於是而肄也苟無其所則非惟師道之尊不足以表見於外而髦俊之士欲周旋進退於詩書禮樂之間者亦無所歸矣其所關繫不既重乎湖之屬邑曰烏程其學在縣治東僅數十武自宋創建有禮殿而無講堂師弟子講習假寓於尊經閣之下地既湫隘而又壓以重屋蔽塞而不舒因陋就簡歷數百年未有能改作之者宣德八年秋教諭盱江嚴君安理始至喟然嘆曰明倫

無堂不足以稱夫高明正大之觀尤拓改創是吾責也於是度地於閣之後得若干尺絜其方廣計可移閣於後易其故址以為堂基而鼎創焉衆皆以工費浩繁為懼嚴君不干於寮寀不取於生徒首捐己槖得白金十兩市材以為倡後二年為聖天子紀元之元年邑之人士王興宗金彥庸率好事者各以貲來助遂筮日於是年正月傭工召匠而經營之閣既遷矣迺築土於故址增其崇三尺而搆堂於其上堂之後復為穿堂以達於閣嚴君躬督其役妻孥執爨以食工匠郡邑長貳及閭巷之人閔其勤且篤咸相佽助越四月六日工以告成

規模壯偉輪奐炳燿來游之士講習於其間者有雲飛川泳之樂知縣張鎡等具顛末丐予爲之記夫學校之修建出於郡縣之官者有之出於豪家右族者亦有之若夫皁比之士以教爲職者力不足以有爲恒坐視學官之頹圮但付之永歎而已甚者或以脩學干有司掩其貲而私於已者有焉其能毅然以興作爲已任者幾何人哉間有之矣亦未必能如嚴君之捐己貲使妻孥同任其責然則嚴君之用心若是其才其德必有大過人者矣況烏程爲先正安定胡先生過化之地士生其間聞先生之教於淑艾之私者踵武相接與教之官非

經義治事兼盡其長者不足以著稱於世嚴君自永樂間以明經舉進士游優胄監積有年歲其經義之優長予固知之矣今於茲堂之創又足以見其治事之才他日之升進蓋未可量故爲記之使凡青衿之士來游來歌者尚各勉進其德業以求無負乎賢師長之心可也

臨江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國朝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夏臨御之初首詔天下正百神祀典凡嶽鎮海瀆悉去前代濫封之號忠臣烈士以當時爵位爲稱獨先師孔子依歷代尊崇之典王爵如故蓋以其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祖述百王垂憲萬世其功用之大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古今而不可易故也由是以來自京師達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而學必有廟以崇祀事列聖相承丕纘成憲勵精圖治恢廣文學作新士類俗化之盛超軼往古臨江府先聖廟學在郡城西南大江之滸始作於宋景定庚申丞相江公萬里爲之記重修於元至正乙酉邵菴虞公爲之記至國朝宣德之初則距創造之始幾二百年棟橈級夷而丹堊漫漶矣今參政朱公得時爲郡守以興修爲己任廟堂門廡齋庖次舍既皆易其朽腐植其偃仆煥然更新而退菴金文靖公復爲文以記之朱公

九載政成當考績於天官屬邑之民無少長咸不忍其去上章乞留者數千人朝廷知其賢特陞公爲江西右參政仍掌府事公既復來自慶以爲得終其惠於臨江之民益以學校之教爲先勸督之暇顧瞻大成殿歷歲既久且昔之材具非良不足以稱大郡之觀欲撤而新之時則同知蘇君適通判鄧君誠知事趙君淳照磨王君儉等力贊其果相與捐俸廪會經費市材木於湖湘間工出於傭力出於傭既成而民不知勞經始於正統八年三月越明年二月訖工高廣率增於舊像設備具輪奐加美赫然改觀公躬率僚掖舍奠告虔乃命教授

王員以書抵京師屬予記其成夫學校之教所以明人倫而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之道亘萬世而不可易非以祀不祀爲有所輕重然必廟焉而歲祀之者欲民知所宗也且有國家者必於是而居其俊秀以教育之蓋欲其成德達材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也朱公以方面大臣兼師帥之任其於從政事以學校之教爲先務可謂知所本矣然則吾黨之士來游來歌於此者仰瞻乎聖人德容之盛俯察乎職分之所當爲可不勉勉循循日進於學以求無負於國家養賢之至意哉是蓋朱公之所望於諸君子而亦諸君子之所當勉者也是爲記

鎭江府重脩廟學記

鎭江古爲潤州當淮浙往來之衝山川秀美舟車衆會民物阜富寔南京扶翊之郡郡故有學在城之東隅宋寶元初范文正公以右司諫言事出守茲郡寔始創建之迨今三百餘年雖屢毀屢復而規制尙如其舊國朝混一區夏列聖相承崇儒重道教養之法大備然茲學以歷歲之久締構之功不能無風雨震凌之患像設之制亦不能無缺遺之典正統八年秋監察御史鄭公按部至郡至之三日以故事脩禮于先聖先師顧瞻禮殿講堂及大小次舍周迴垣墉柱瓦途塈各有頹剝將入于弊且兩廡從祀諸賢惟列主以祭而肖像尙未具公欲脩其廢墜舉其缺典進郡之僚佐而告之曰今明天子在上稽古右文方大興國學于京師以爲四方表率雖蠻夷徼塞之外亦皆觀感興起于同文之化茲學近在畿內顧乃以弊陋告可乎哉幸今未及大壞不早脩葺以補其遺則他日之用力必倍于今矣遂以命知府大梁郭濟使圖之濟曰是守之職也敢不謹于奉承於是倡僚屬各捐己俸且節縮在官浮蠹之費擇日鳩工凡木之朽者易之以新瓦之刓者代之以堅墻壁之剝者墍之缺者完之器什之乏者足之寢者更之聖容暨

配哲之黜昧者增其藻繪兩廡從祀皆立其肖像經始于是年八月望日而以明年三月十一日告成工出于僦募而役者因在官之人故旣成而民不知學之師生感鄭公之惠相率謁予請爲文以紀其事夫茲學之建始于范文正公當是時也天下之學尙未大備後六年文正公參預機政叨天章天賜坐之對仁宗用其言始制詔天下皆立學然則隆學校之教啟宋家極盛之治者安知其不權輿于茲學乎文正公去是邦久矣其光明正大之學先憂後樂之心數百年之下想其風采凜然猶有生氣今鄭公之來持節按部必先教化而後及

于政刑所至以興學育才爲首務觀其所存固常以文正公以自期待矣繼自今凡是邦後才之士來游來歌于此者將何如而加勉乎亦惟曰心文正之心學文正之學出處窮達一以文正公自期待庶幾足以仰副朝廷教育之恩亦無負乎鄭公作興勸勵之盛心也鄭公名顒字士昂錢塘人發身賢科常典教樂安邑庠爲大師楊文貞公所推與其文學政事蔚表在人耳茲特紀其脩學之一事云

勅賜鳳嶺講寺記

宣德元年秋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洽公示寂于南京其

上首弟子心田霆公既奉龕建塔于長干西南鳳嶺之陽復謀于塔前構精廬以居其徒爲香火久遠計殫慮畢力罄衣盂之積且資施於勳戚貴人閱八寒暑而後成曰殿曰堂曰門曰廡曰經樓曰丈室以至于庫庾庖湢莫不畢具像設既嚴綵繪復整儼然爲一巨刹霆公爲僧錄司右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九年夏始具創建始末以聞宣宗皇帝嘉其意特降玉音賜額爲鳳嶺講寺且命禮部給符俾其徒恩隆式寺事于是十方緇衲來居者常以數百計鐘鼓梵唄之音旦暮不絕所以光奉于其先師而祇薦于國家者可謂盛矣霆公懼歲月寖遠後人莫知其作始之自乃礱石屬予書之夫寺爲洽公作也洽公戒行之精才望之高既已詳見少傅楊公所爲塔銘矣今之記似可畧也然予于茲寺之建獨有感焉昔者孔子沒弟子皆家于墓服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廬于墓上又三年而後去蓋師之與弟子所以傳其道授其業有父子之恩焉後世此道不明當其師之生存反其道背之而去者有矣能服乎心喪之禮者幾何人哉心喪之禮且不能服況望其廬墓至于三年六年之久者乎予聞洽公當永樂間嘗爲同列所間太宗皇帝

欲試其戒行幽之于禁衛者十有餘載一時門弟子多雲鳥散去獨霆公焦心苦骨從其師於患難服薪水之勞未嘗一日去左右卒使其師獲全行業蒙被國恩大昌其教于晚節今其師既沒又能惓惓焉以建塔創寺爲己任至于久而不忘觀其盡心所事不以死生窮達而有所改易此蓋士大夫之所難能而霆公能之予於是重有感也是用書以爲記使後之覩於此者或因霆公而有所激勸焉

雪巷記 文鈔選

延陵龔伯容氏寓居金臺之墟作菴爲燕安之所既落

成適季冬之月玄律窮嚴氣升同雲布而密雪下六合同縞于山俱白清肅之氣砭人肌骨伯容顧而樂之遂以雪名其菴越明年春客有聞其名者徑造其菴以求觀乎雪伯容延之以觀于菴之中但見書一架琴一張筆床茶竈以及夫娛客之具而已復與觀于菴之外則見山之駢列水之縈帶園林之幽邃卉木之紛敷求所謂雪皆無有也客抵掌而訝之曰天地之氣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四時之間霧露霜霰各應其候而雪則惟集於冬春夏秋未嘗有也子之名菴專取於雪毋乃誕焉伯容笑曰君知吾目中之雪而不知吾胸中之雪也且

胸中之雪雪之容色也胸中之雪雪之性情也容色有時而無性情則無時而不在也且吾嘗觀于雪矣應時三白閉固初陽有君子出處之道焉抑塵掩壤含垢藏疾有君子含宏之德焉屑瓊糝玉封條綴花有君子文藻之思焉消壓癘氛疫弭災害有君子捍患之功焉平施膏澤呈瑞豐年有君子願治之志焉凡此數者皆雪之性情無時而不在吾之胸中復何計乎春夏秋之無有哉客聞其語不敢復言伯容於是舉酒觴客相與詠黃竹之詩誦梁園之賦盡醉而罷予時與大理寺正耆菴嚴先生俱在坐得聞其語因筆之以爲雪菴記

星聚堂記

廬陵陳君邦達顏其所居之堂曰星聚者何蓋以志夫先世之德也昔漢靈帝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是時太邱長陳仲弓從其二子難載以長文詣朗陵相荀季和第荀使八龍應門供饌而坐文若於膝間蓋陳荀皆家潁川去東京僅三百餘里德星之聚其是之徵矣二姓三世皆一時偉人而聚首于一堂之上千載之下行道之人想其氣象猶將有所歆慕況於其子孫乎此邦達之所以名堂也邦達今爲廬陵世家好學而文樂與賢士大夫游其築斯堂而揭是扁也將欲以

仲弓之所以行己率物者勵于己而以仲弓之所以教子誨孫者朂其子弟其志良可嘉也予與邦達昔爲莫逆交且其弟邦貞常與余同編校於中祕故知邦達爲深今年秋遣其子熙載詣京師徵予文以記之夫仲弓之與季和雖皆仕漢然位不至大乃能以一聚散動星象於上其何以哉蓋仲弓有大過人者焉漢之末年閹豎權恣大夫士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爲樵夫牧豎之所叫呼獨仲弓於斯時進退之際不失其道李膺李固皆師表之而司徒楊賜慙位其上故范曄撰史而贊之曰權豪不能以勢屈公卿不能以貴

驕故德化塞於上而風俗淸於下其於動天象亦豈偶
然之故哉亦曰德而已矣然予嘗歎夫仲弓遭時之不
偶使其得志逢時蕭曹丙魏不啻過也然猶幸其退於
潁川而得荀氏父子之往還可謂居得其所矣今邦達
幸生明盛之時而居於廬陵文獻之邦出而仕也固可
以行道於天下退而休也豈無蓄德抱道之士如荀氏
以往還哉特在夫脩德何如耳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
德邦達勉之

遺直祠記

直道君子之大節何缺致者必善養夫浩然之氣以爲之

本也夫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原於天而備諸人惟君子
爲善養之故當直道之施也貴之以三公九卿不能爲
之移富之以千駟萬鍾不能爲之惑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不能爲之懼其事業所存聲光所被塞天地亘古今
而不泯者豈偶然哉廬陵忠節之邦其間以剛直著聞
靑史傳誦天下後世者炳炳乎琅琅乎不可尙矣其在
永樂中吉水周公岐鳳由國子學正擢前漢王府紀善
王恃恩驕恣所爲多不法公隨事規諫甚切直王雖屢
加怒不顧也王嘗扁所居殿曰寶賢堂賓欲招致䏲人
爲奪嫡計公遂著寶賢堂箴以獻大槩謂君臣之間議

論之際言出諸近而遠者聞焉事雖隱微其理至著故
王者貴乎得正人君子而遠憸邪蓋所寶誠賢則忠言
逆耳安分樂職息心止幾禍履綏吉所寶非賢則巧言
悅耳作我蟊賊遠之不亟投間而入此親而離彼疏乃
戚毫髮不謹追悔曷益反復千餘言深中王之膏肓王
益怒遂誣以他事欲寘之重典時太宗皇帝巡幸北京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監國密遣人廉察得公前後規諫
事幷寶賢堂箴閱之嘉其直止降授長洲敎諭秩滿遷
國子博士入覲文華殿特賜勞問期以大用仁廟卽位
公方丁內艱家居暨服闋而龍御上賓矣未幾公以薦

任兵部職方員外郞積階奉直大夫而王竟以謀逆亡
國嗚呼何公燭事之明之驗若此哉公年甫及稀卽陳
請致事又五年以壽終旣塟里之理塘錦峯原郡太守
陳侯本深雅敬慕公偕推府顏侯隆率廬陵吉水二邑
令佐捐俸建祠墓所陳侯復親扁其額曰遺直之祠公
之子翰林侍讀敘以忱嘗辱交於公乃徵記之公博學
高才性仁而氣剛居常溫然不爲崖岸至論事是是非
非無少假義有當爲勇往恐後自壯逮老雖臨利害遭
顚躓未嘗屈撓觀其事親蒞所立已侃侃如此使當大
任臨大政必不阿順取容與齪齪者伍得非善養夫浩

然之氣之所致耶謂之遺直稱情也已雖然是祠之建也其關係有二美焉公家泥田爲簪纓名宗世以直聲聞迹公之爲不獨丕顯前光實足垂裕後人凡周之嗣克承克繼者由是而益勉郡侯以表勵風教爲心若公直道之行雖不獲大伸其志於當時而遺風餘烈足使追配先正而不泯凡廬陵之士有所觀感興起者由是而益奮一祠建而二美具乎故備書其事使周氏之子孫與鄉之人士來拜公祠瞻仰遺像而想慕其平生者尚有攷於斯

慈侍堂記

衞有共姜漢有陳孝婦魏有夏侯令女皆可謂貞婦慈母矣然而未聞其有子之賢而能孝也晉有王祥唐有崔沔宋有趙槪可謂賢而能孝矣然而其母之慈愛不甚著焉是則母慈子孝具美於一家者蓋千百中不一二所謂絶無而僅有以一家而具斯二美者乎於慈侍之堂見之作堂者誰監察御史四明李君艮璞也艮璞昆季三人方孩提時已喪先府君太夫人守節自誓不二所天辛勤頓復以底於成人然家素儒者無豐貲厚產以自贍伏臘之計或有不給太夫人躬御紡績本之以勤將之以儉而生殖以不匱諸子既長或勸以家貧姑卽由藝以營旦夕之利太夫人不之許務俾諸子從明師讀聖賢書爲儒者以不墜先世箕裘之業艮璞由鄉校弟子員登永樂乙未進士甲科擢拜今官而太夫人酡顏鶴髮康强無恙艮璞迎至京師以就祿養嘉辰吉日子婦滿前觴豆在列綵衣襴褊拜舞獻壽其樂溶溶此慈侍之所以得名也艮璞宦遊兩京與予交莫逆間徵予一言以爲堂之記夫以太夫人之爲母以艮璞昆季之爲子可謂上慈而下孝於斯堂固有光矣復奚待於予言哉然予之望於艮璞昆季者復有大焉何也蓋孟軻賢而孟母之名益顯陶侃貴而陶母之善益彰

艮璞昔爲名進士今爲才御史矣所以孝養於太夫人者豈特旨甘輕煖之奉倘誥封錫之榮而已哉倘當進脩德行以上希乎孟軻建立功業以追企乎陶侃異日使太夫人之名與孟陶二母同媲美於穹壤間然後庶幾乎養志此予之所期望於艮璞而亦太夫人之志也請以是爲記而書於屋壁以俟

慈訓堂記

紫陽朱夫子作小學書著立教之篇始以大任胎教爲言次舉孟母三徙擇鄰之事然後及過庭之訓其意蓋謂人之德性必資於幼成故以母教爲先也顏氏家訓

曰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傅婢且猶若此況於母氏而賢者乎明爭顯諭於長大之日不若潛移默養於幼稺之時然則人子之成才有係於慈母之教者尙矣爲人子者其可忘慈母之訓乎彼有嚴父以教於長成之日者且猶服膺慈訓而不敢忘況乎早失所怙自幼至長咸有賴於慈母之教是安可得而忘之哉此金川毛大儀慈訓堂之所以作也毛氏本吉水望族宋孝子詢神童君卿皆其先之聞人大儀之曾祖自任始徙家新淦之畤陂簪紱詩禮不墜世緒大儀喪其父時與其弟顯泰俱尙幼冲其母袁孺人守共

姜之節辛勤教育今皆底於成立故揭斯堂以示不忘間來北京介其表叔工部右侍郎羅公汝敬求予爲之記夫大儀之母太孺人守節於盛年克篤義方以教其子可謂賢母矣而大儀兄弟善承其母之教克自樹立以無媿乎先德亦豈不謂之賢子哉雖然大儀昆仲未可以此而自足尙當勉其所未至焉經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大儀勉之此予與汝敬之所望也

彭氏讀書堂記

予友彭君志隆嘗一室於所居之旁聚經籍子史百家之書列置架上奉親應務之暇輒端坐其中披閱編簡問聞强記常充充然若有所得因名之曰讀書堂中書舍人永嘉黃君養正爲書三大字以題於楹志隆來北京徵予爲之記夫讀書者蓋以天地事物之理脩齊治平之道與夫聖賢之言語文章古今之治亂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農桑食貨兵刑法制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苟非考諸載籍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曷能眞知灼見以造夫至善精微之極哉故傅說之告高宗必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孔子之教弟子亦嘗曰好古敏以求之古先聖賢之論爲學未嘗不以讀書爲先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讀書者往往剽竊先儒

之緒論特以談仁義於虛譽故卒墮於迂疎罷輭而無所振作其有天資果銳者又不過擷華藻之辭章以誇多鬭靡而徼求於利達故卒入於僥倖奔競而無有厭極求其知窮理脩身之要得明體適用之全者千百中常不一二見廬陵爲江右鄒魯家禮樂而人詩書師友淵源蓋有所自志隆溫厚詳愼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外姻信於朋友讀聖賢書常思身體力行而不從事於記誦辭章之末其亦庶幾乎內無迂疎之蔽而外無奔競之失矣苟能於此而益加勉焉則其德業之造就又詎可得而涯涘哉是爲記

樂耕亭記　藤橋人文鈔選

盧陵劉君仲戩作亭於居旁田間日至其上庬子姓督僮僕治田畝名之曰樂耕貽書其兄仲戩求文爲記仲戩與予皆留中祕以其書示予而笑曰異哉吾弟之名亭也四民之業惟農爲艱耒耜畚鍤之勞形水旱螟螣之嬰憂奚以樂爲雖然耕則吾弟所不免自吾遊鄉校來京師家政不理於吾者十年矣凡四時之祭祀闔室之衣食子姓之婚姻廬舍器用之修族姻閭里之問以及吾旅遊之資糧屝屨皆取給於吾弟蓋不得不耕以給之吾意其將勞倦而有歎息之聲顧乃以樂名亭不

亦異乎仲戩聞而語人曰吾固樂於耕矣今聞吾兄言樂復甚焉夫吾之田畝鱗次畢在目前當春雨沾足之時假載南畝播厥百穀登斯亭也督僮奴於鋤犁見婦子之來饁巳樂矣至於載耘載耔去稂去莠登斯亭也復見夫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葵菽可烹而苴荼可茹又豈不樂哉及夫百穀登場盈庾溢倉於是攜牲與醴以享方社田祖而與賓客醉於斯亭則其樂溶溶矣由是觀之四時之間無日而不樂獨有時而不樂者以吾兄畢遊遠寓有江湖之險有王事之勞而吾獨安於家也今吾兄乃不自恤其險且勞而以吾之樂爲恤是吾兄能安於所遇吾之樂豈不於是而益甚矣乎予聞而歎曰賢哉仲戩賢哉仲戩非是兄無以知其弟之賢非是弟無以成其兄之善劉氏之慶將未有涯也昔蘇文忠公作眉州遠景樓記謂其農夫合偶以相助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至於今想其下漏鳴鼓之樂者且莫不歆慕況仲戩樂耕於此又能篤兄弟之誼拳拳不忘習俗之美又有過於眉州者焉吾知斯亭可與遠景樓齊名於天下無疑矣遂書以爲記

耕樂軒記

耕樂軒者胡君仁極燕休之居也胡氏爲盧陵世家簪

纓詩禮甲於一郡仁極讀書好文與賢士大夫交游行義著於州里其家居有溪山泉石之勝有園林卉木之奇而又有壺觴琴弈之具足以娛悅乎心志仁極於此皆無所取獨以耕樂名軒其意蓋有在焉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詩曰好是稼穡民代食是知稼穡者民之天也天下之樂孰有大於耕稼者乎況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德公耕於鹿門而遺子孫以安諸葛亮耕南陽而不求聞達徐孺子耕南州非其力不食古之賢者曷嘗不以耕稼爲樂哉且人之所患在於不知稼穡之艱難苟知之則不如好之好之又不如樂

之者仁極之於稼穡非但知之又能好之而至於樂之
仁極可謂知務本之道矣予與仁極相知最久契好篤
密觀其耕之所穫不獨給一家伏臘之計推其餘常以
周窮而䘏匱此其志尤可尚也矧仁極之田保祖宗之
世業久而弗墜是其先世積累之厚蓋有在於溝塍阡
陌之外矣其耕穫又豈可以歲月計哉何以言之秉仁
義之耒耜服忠信之耰鋤祖宗種之於數百年之前仁
極穫之於數百年之後仁極於此既能以祖宗之心爲
心矣繼自今爲仁極之子若孫者尙當以仁極之心爲
心脩其仁義守其忠信是穮是蓘則將見後千百年益

收益穫而無窮矣此又其耕樂之大者用書以爲耕樂
軒記

孝友堂記

大學生崇德沈逵方游邑庠時其尊君文進甫與其母
太孺人俱康强無恙逵與伯兄通左右就養得其懽心
而通又能以家政自任內則使其親安豫於家而無冗
雜之擾外則使其弟得盡心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況逵
通經學古制行淳謹凡可以悅其親而順乎兄者無不
竭心力焉一家之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舉無間言士
君子咸高其誼因以孝友名其所居之堂中書舍人永
嘉胡宗蘊爲篆三大字以題於楣今文進甫雖久捐世
逵雖充貢入京師而通之所以孝養於其母友愛於其
弟而致室家之緝睦者無異於曩時噫若通之兄弟豈
非仁厚之君子而克篤倫紀者乎昔曾子養曾晳能以
志而不以口體王珉能成其弟珣之志通於是旣皆有
之矣歐陽詹入京求仕與友而覲悅司馬溫公事其兄
伯康如奉嚴父逵於此又皆有焉然則以孝友名堂孰
曰不宜孔子說詩於兄弟旣翕和樂且耽以謂爲此詩
者父母其順矣乎觀通與逵兄弟之和協則其克盡孝
道也可知矣且爲政之道在於明人倫人之大倫有五

而父子兄弟居其二父子兄弟之倫旣厚則君臣之際
其有不厚者乎逵居大學方進德修業以遠大自期異
日推其所以行於家者以服官政其名位之升進蓋不
可量姑書此於堂之壁以俟

思菴記

刑部員外郎陳君克彬合葬其先大夫與先宜人於石
壁峯之陽作屋數楹於墓近以爲展省休憩之所而以
思菴名之來京師屬予爲之記予因諗之曰墓焉而體
魄安廟焉而神魂聚故孝子之於親魄之所在則謹藏
之而不忍見其亡神之所在則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

謹藏之葬之道也勤求之祭之道也且古人於齋之日然後致其思今石壁之陽乃令先大夫與先宜人卽墓之所在墓有展省之禮而無祭祀之儀子之昆仲爲屋於斯而致思於斯得無欲隆於墓祭而畧於家廟乎克彬曰不然人子之於親無時而不思無處而不然況遺魄所藏之地乎吾於家廟固備禮矣而復爲菴於此者將欲置墓田以安居守之人使展省有所休憩亦欲爲位其中以備時享於禮雖無墓祭之文於義未爲不安故凡吾兄弟陟降於斯則精神之所乎念慮之所及而凡吾親平日居處飲食笑語嗜樂一動一靜一語一默

恍然如在然則以思名菴孰曰不宜乎復諗之曰子之思止於是乎克彬曰不止於是也吾兄弟之身皆父母之遺思曾子之戰戰兢兢思樂正子之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則又豈止於是乎且吾兄弟之子若孫繼今而往者不知其若干人懼其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也又懼其親盡服盡而相視爲塗人也使之造吾之菴思先人之德善則必能謹其身以不辱其先思其初本一人之身則必能興起其孝弟之心而皆至於敦睦不忘焉予聞而嘆曰大哉名菴之義乎君之兄弟其可謂純孝之士矣且克彬官路方亨他日移此心以服官政暢

皇仁廸民性使風俗咸歸於厚予於克彬猶有望焉因書以爲思菴記

思親堂記

堂以思親名者志不忘乎親也作堂者誰金華之彦曰何氏克讓也克讓本金華故家之裔賦性聰敏早承父母之訓讀書好禮克底成立將欲策名委質干祿養於明時而二親棄背有皐魚風木之感矣用是宦游兩京皆以思親二字題於官舍之楣蓋欲常目在之以寓夫終天罔極之思間因餘姚大尹劉君仲戩求予爲之記夫爲人子而不幸早失怙恃不得盡其孝養之誠則其

思慕之心曷有窮已乎然均是思也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小者固不可忘大者尤所當勉何以言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是皆思親之小者也然則孰爲思親之大者乎蓋身者親之遺體能誠乎身則孝乎親矣是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懼虧其體以辱其親也且世之爲父母者孰不欲其子之學學矣莫不欲其賢賢矣猶莫不欲其顯爲人子者當拳拳服膺思所以成其志期爲思親之大者焉苟或爲學不勤操行不謹蒞官而不能敬事君而不能忠壞名失己以墮於小人之域而徒存念於二親之聲音

笑貌而以爲能思其親君子有所不取焉經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克讓今從事於天官行將獨用有民人社稷之寄吾知其必能誠其身以顯其親姑書此於堂之壁以俟

資愛堂記

廬陵胡氏以資愛名堂者何蓋會極甫奉母之堂也胡氏自南唐以來爲著姓迄今五百餘年簪纓詩禮代有其人若殿中侍御史盛顯於乾德之初官教公伯通邵武公伯順顯於崇寧間高安公清臣顯於建炎之初皆以文學政事著稱於時會極甫乃高安公之七世孫讀

書尚文以忠厚淳篤之性爲鄉郡所推服不幸早失所怙與其弟守極拱極奉太孺人劉以居旨甘滫瀡之奉定省溫凊之節舉無違禮既而守極亦已捐世惟兄弟二人致其養今太孺人年耋已近九十酡顏鶴髮康强無恙而會極甫之子若孫又森如蘭玉一門四世藹如也會極甫懼夫色養之或有未至也因取孝經中愛同之語顏其堂曰資愛庶朝夕升堂不忘乎怡愉之意焉閭馳書至京師命予爲之記傳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然則爲人子而得親之壽而且安抑孰不欲致其愛乎以予觀於會極甫於喜懼之外又有所感者焉由其有感故其愛深矣蓋會極甫嘗以非辜謫戍遼左違遠慈顏者十餘載當其遠別之時豈能必今之終養乎此其有感者一也且兄弟三人其中已不能無故矣今致養者僅二人焉此其有感者二也以二感交於中愛安得而不深乎此資愛之所以得名也孔子說詩於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以謂爲此詩者父母其順矣乎予見會極甫之平生待其二季極於友愛雍睦之情而同奉於北堂則太孺人之心其樂也可知矣況今會極甫之諸子又皆和樂而無間其慶豈有窮乎將見太孺人之壽過百齡而長安而會極甫之孫曾益

蕃衍而碩大矣姑書此於堂之壁以俟

重慶堂記

永樂戊子春豫章吳君伯鼎以能書領有司薦入中祕與脩大典與予偕寓館容臺同起居者幾二載交莫逆也間得詢及其家庭知其二親具慶而太父母亦康强無恙且其尊君與世父季父四人同居相友愛而伯鼎與親從兄弟又幾人子若姪又幾人咸彬彬如芝蘭玉樹森列庭堦既而伯鼎喜一門四世享壽康之慶扁其堂曰重慶徵予爲之記辭不獲則復之曰趙孟之貴倚之富皆人力所可致獨人之壽則係於天有非人方

之所能爲故洪範斂五福之嚮以壽爲先蓋以人必有壽然後能享有諸福凡爲人子者孰不欲其親之壽哉然觀於世人求其父母俱存者常不多見况大父母乎大父母之俱存者亦常有矣然或孤子當室以養其晩節求其盡歡於重慶之下者蓋千百中不一二見焉間有之矣又寧得兄弟無故子姓衆多如伯鼎者哉伯鼎之得於天者誠多矣可不知所自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蓋天之報施於人無毫髮僭爽伯鼎之樂此重慶豈偶然哉亦吳氏先世積德數百年攸致爾且聞伯鼎之尊君朝彥甫隱居教授以孝友稱於鄉庶幾能引

之勿替也使伯鼎坐享餘慶可乎伯鼎於是而尚益思所以培植先德而引其慶於無窮則伯鼎之樂尙未有艾且伯鼎從事中祕將躋用於時有祿養之榮其親之愛亦不啻若今日而已姑書此於堂壁以俟

樂善堂記

善之當爲世之人能知之者甚衆然求其能身體而力行之者千百中常不一二見焉誠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矧能以是爲樂哉語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儒釋之以爲譬之五穀知之者知其可食好之者食之而美樂之者則嗜之而飽者也今觀故人羅君文振之以樂善名堂其可謂嗜之而飽者乎羅君本吾廬陵詩禮世家其尊君泰然甫壯遊四方而僑居於淮陰故今爲山陽人予自弱冠時拜泰然甫於南京觀其孜孜好善之誠自夙興至於夜寐未嘗頃刻而或忘文振與其弟文衡皆有父風而克世其家文衡早以明經擢進士拜監察御史今爲湖廣按察使得以盡心所職而著聲稱於時者皆文振友愛篤至而有以助成其弟之賢也文振雖隱居不仕然而兩京搢紳君子以及其郡縣之長貳皆知其名而重其行義四方大夫士之往來山陽者亦慕其爲人而思納交焉且其樂

善之見於行事而易知者亦皆有異於衆人前此數載江淮之間連遭旱潦糴價翔踴文振能發穀數千斛以賑饑殍郡縣上其事朝廷賜璽書褒寵特旌其義今翰林脩譔施槃幼從其父客淮陰文振見其質美而好學文振以子弟育之資遣從師習舉子業遂致擢高科爲天下之大魁此其濟人之急成人之美皆非有所爲而爲之卒致拜恩寵於上而收廣譽於人其樂善之誠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嗟乎羅氏之慶蓄方來而未艾也予故樂爲書之使四方之人聞其風者亦將有所感發而興起焉是爲記

履素軒記

履素軒者大河衛鎮撫班彥華所居之軒也彥華雖職居武弁襲其世祿然能折節好學用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樂與搢紳逢掖之士交游無膏粱紈綺之習故其名軒獨有取於履素焉間來北京徵予爲之記予嘗讀夫易履之初九素履往無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蓋初九以陽剛之德處於卑下之位有可進之地能安其素而行則無凶咎而但行其志願矣彥華之名軒得無取義於此歟夫人惟不能安其素履然後有出位之思名者汲汲於榮升利者孜孜於饒益處貧賤則思去其

貧賤處富貴則思矜其富貴由是貪冒之心生而驕淫之志作矣尙何能有所進君子則不然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思不出位而已矣彥華能安履其素豈不賢於衆人乎或曰彥華以特達之資才兼文武心存忠孝其名位豈止於此蓋將大建功勳以取高爵厚祿也今欲安其素履思不出位無乃非其志乎予曰不然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古者公卿大夫而下各安其位位未稱德則君擧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彥華惟盡其職而已他日懋建功勳則高爵厚祿之來自有不期然而然矣

心遠堂記

盈天地間之物擧莫有大於吾之心也然吾之心常爲物所蔽而不得開明者何哉譬之木焉必自腐然後蠹生之物豈能蔽吾之心由吾之心自蔽於物耳苟能高明其視聽而不溺於凡近則吾之心休休焉無往而不自得矣雖使靡靡之音日接於耳糜嫚之色日交於目吾之心豈復爲之亂哉予常求之往昔陶淵明之爲人觀其心無時無地而不休休自得其所謂不蔽於物者也廬陵胡顯謨氏取其詩中心遠地自偏之句而扁其所居之堂曰心遠間因貢士李君脩己屬予記之予每

讀淵明此篇之什未嘗不反覆數次以玩味之始則愛其高視遠聽而塵雜不足以嬰其心中則喜其景與意會而有悠然自得之趣終則感其欲辯已忘言之句蓋淵明謂山氣之佳飛鳥之還中有眞趣而人莫之察欲與之辨則又有非言語可得而盡者噫在當時知之者鮮矣孰知後千餘歲而顯謨取其意以名堂哉淵明不幸遭典午義熙之運不得行道於天下獨善其身非本心也有志之士常爲惜之今顯謨幸際明時將優學而仕則又非淵明之不幸比矣而尤拳拳慕淵明者特在於高明其心而不累於物也雖然淵明之能若是豈苟

焉而至哉觀其棠木之詩有曰匪道曷依匪善曷敦則其明善之功可知又曰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則其力行以體道未嘗怠也顯謨之慕淵明曷亦於是而求之哉苟不務於明善體道而惟樂休閒以自足則浮屠老氏淸靜寂滅之謂非淵明之所以爲心亦非予與俗已之所望於顯謨者也是爲記

奉萱堂記

奉萱者僧王殿下親灑翰墨以題都水主事鄧君克敬養母之堂也夫萱草類也一名宜男說文謂其能觸人之憂又謂服之令人多男詩曰安得萱草言樹之背蓋

背者北堂主婦所居之地也彝夷中詩曰萱草生庭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門望不見萱草花然則古之以萱草比慈母者尚矣養母之堂而以奉萱名孰曰不宜克敬早失所怙太安人丁氏辛勤教育底於有成發身賢科登名胄監榮擢今職奉命分治河渠於玆有年廉愼剛敏事集而民懷其惠藹然著能聲於搢紳間朝廷嘉其績頒賜勑命進階承德郞而其先考府君及太安人皆得封贈如其品秩於是太安人年踰八十矣見其子之能立身而顯名也酡顏鶴髮無日而不欣喜故賢王之於斯堂嘉其孝而寵以令名焉大學士曾公旣爲之記士君子多爲詩歌以褒美之克敬會稡爲卷復俾予爲之記夫人子之養親非止於愉其耳目適其口腹安其身體而已在於樂其心而忘其憂焉克敬之於仕途有爲有守太安人可以忘其憂矣所以樂其心者尚安在哉彼彩衣之供滫髓之具以及乎斑斕之娛罍爵俎豆之歡皆其小者也樂親之心蓋有大焉何以言之昔之賢母必以孟母爲首稱者由其子之爲大賢也子爲大賢母之心安得而不樂克敬尚當勉焉以企之庶幾大安人之心樂於永久而身名亦將揚顯於無窮焉此予之所期望於克敬亦作詩諸君子之深意克敬勉旃

予日望之

怡親堂記

怡親堂者大學士金王君守正養母之堂也王氏本毗陵詩禮世家守正之先大夫友諒甫當永樂初以才能擢任延平貳守有善政卒於官太安人康强無恙守正與其弟忞懋奉養篤至得其歡心故因以怡親名其堂今守正以明經升胄監遊學兩京將顯用於時聞因山東左參政段君時舉屬予爲之記予嘗與守政相友善且備聞其孝友之行於其請可無一言以復之乎昔者聖門四子之問孝聖人雖因材而篤所答各異大意皆

欲其不踰於禮不忘乎敬使其親無憂而怡順乎顏色也至於鄒孟氏則復探原推本論臻其極以爲能明善誠身則可以悅乎親矣蓋身者親之遺體學至於誠身則無往而不致其極上可以得乎君下可以獲乎民外可以信乎友親安有不悅者乎守正昆仲之所以怡其親者豈止於斑爛滫髓之娛而已亦必在於明善誠身而求所以樂其親之心焉故守正之出也能篤志於立身揚名無所玷缺而大安人不以違離爲憂其二弟之處也又皆能安分循理不干非義而太安人無危辱之慮出處之間各盡其道是則太安人之心無一時而不

樂也此怡親之所以得名乎雖然予於守正復有告焉古之賢母必以孟母爲首稱者以其子之爲大賢也子爲大賢母之心安得而不樂守正尙當勉焉以企慕庶幾太安人之心怡悅於永久而身名亦將揚顯於無窮焉此予與時舉之所期望者守正勉乎哉因書以爲怡親堂記

仁厚里記 代陳參政子晉作

古者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里至漢則以五十家爲里里者止也言五十家所居止之地也然而里必有名名必有義君子取其美而去其惡焉故曾子不遊勝母墨子不入朝歌皆惡其名之不美也若夫鳴珂爲張嘉貞之里孝悌爲趙清獻所居是又因人而得名者焉吾里在吉水西北同水鄉舊名皈宗莫詳所始亦莫名其義玆因休致而歸謀於里之人更其名曰仁厚焉夫所謂仁厚者爲父必率義以齊其家爲母必躬慈以訓其子兄友乎弟弟恭乎兄子必孝於親孫必順乎祖夫婦有別而男女無瀆尊卑有序而交友克信爲學必務乎詩書治生必勤於農圃貧窮患難有相恤之恩婚姻死喪有相周之義衆不暴於寡富不吞乎貧盜賊以息爭訟不興賦役無逋負之徭歲時有往還之樂室家胥慶而

和氣雍容必如是然後足以稱乎仁厚之名苟有一之反乎是則必至於乖爭陵犯而入於澆薄之俗矣吾之所以更斯名者欲與同里之士各相勉焉以成仁厚之風而戒夫澆薄之俗也其或不幸而有輕佻險狠之人出於其間行不義以壞吾里俗使之望玆里門顧名思實庶幾惕然有媿於其心亦將思所以自改而復歸於仁厚焉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凡在同里各宜勉之

晩翠亭記

大司徒東萊黃公作亭於戶部之後圃以爲淸慮滌煩

之所顧其旁有柏四株脩竹百餘竿公賞而樂之以其有歲寒後凋之操也因取晩翠以名其亭每公退之暇則焚香瀹茗燕坐其中或與賓從論古今而商確乎當時之務間命予爲之記夫卉木之在天地間至不一也當春夏發榮滋長之時莫不揚其英舒其翅其於柏與竹固相類也迨夫江空歲晏冰雪凌厲昔之揚英舒翅者皆已改柯易葉苶然憔悴矣獨柏與竹則蔚然如故蒼翠之色貫四時而無或少變世之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固無以異於衆人及夫更窮達臨利害在衆人或移易其所守惟君子則不然大行無所加窮居無所損

得喪禍福舉不足以動其中然後其操節始足以表見唐之詩人嘗以柏詠諸葛孔明之才矣周之詩人亦嘗以竹比衛武公之德矣其託物引喩豈偶然之故哉黃公以老成碩德歷事四朝弼亮之功固無愧於前聞人其取柏與竹以自況良有以也雖然柏與竹固茂矣而封培灌漑之功亦不可忘也由人事言之其齒爵福履之盛者豈非存養省察之力有以致之歟孔明在當時身都將相位已隆矣而克己之心念念不置觀其集衆思廣忠益之言從可知矣衛武公年過五十爲周司徒猶作抑戒以自警故其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相在爾室不愧屋漏此皆黃公之所素有而予猶舉是以瀆者蓋欲其保養乎晩翠之節於悠久使邦家永有所賴而天下之民亦將蒙其福於無窮焉

環翠軒記

環翠軒者予姻友羅君時春所居之軒也羅氏世家廬陵之裴溪裴溪山水之勝甲於廬陵而時春之軒又當裴溪之最勝處予昔謁告歸省嘗與今連江大尹劉君仲戩同詣時春邀至軒中愛其左圖右史觴豆在列焚香瀹茗清雅異常遂相與闢四窗而觀之見夫喬松勁柏幽篁灌木雜然駢植雖嚴冬盛寒霜雪之餘而蒼翠

之色不改且近而桃林聖嶺黃岡石斧諸山環繞於後先遠而天玉芙蓉瑞華金螺諸峯羅列於左右磅礴峭之勢隱隱然效奇獻秀於長林之杪林霏山靄襲人衣袂而浮潤於琴奕書帙之間予時與劉君賞而樂之不覺心曠神怡超出塵襍時春具酒觴予且以軒之記爲屬予時還朝有期未暇執筆別去數年而茲軒之勝常不忘於懷時春於予契好甚篤安得無一言以記之乎夫有淵明之恬淡然後得悠然之趣有子瞻之高懷然後知凌虛之景蓋必恬淡高懷之士然後足以得山林清雅之趣彼胸中膠擾者抑曷能知此哉時春出自故

家大族能慕尙恬曠君此其賢於衆人遠矣時春尙當以淵明子瞻自期待使玆軒之名長垂於不朽顧不美歟姑書此記夫軒以俟

李氏耕讀記

盧陵李君添齡築室距郡城北五里其地曰黃塘家焉林木蓊然而蔽虧池沼湛然而澄澈市諠不聞境物幽逈宜乎隱君子之所居也居旁多沃壤原隰鱗次堵堰高下相屬引泉灌漑時其閉洩而旱澇無虞出其門環數里間連阡亘陌皆其有焉家世業儒其居有堂焉有齋焉有軒窻焉凡陳於几栖於櫝枕藉於床榻皆聖賢

之經籍子史焉添齡出則督僮奴把耒耜從事於畎畝之間春而播之夏而耘之秋而穫之使百穀於是而登倉庾於是而盈入則課子姓對黃卷講讀於淸晝詠歌於閒夜學經以探聖人之心法考史以驗時事之得失故伏臘之計不特外求而禮義之習高出閭里中書舍人雲間朱孔易爲書耕讀二大字揭於其居之楹添齡因以耕讀自號客有疑之者曰世之耕者雞鳴而作日入而息肢體困於荷鋤婦子勤於來饁然後能盡夫穮蓘之功而有秋克穫世之讀者呻吟佔畢無頃刻之間斷聚螢於練囊照雪於淨几或升屋以隨月或鑿壁而引輝夫然後學不至於鹵莽而克盡乎稽古之功是則耕者有不暇於讀讀者必不暇於耕今君旣讀矣而復欲耕耶耕矣而復欲讀耶吾恐其術業不精而兩有所廢也添齡曰不然專務稼穡者多曹乎窮經專挾簡冊者常難於厚生兒寬鋤而帶經未聞其耕而不讀也李密編簡而牧未聞其讀而不耕也耕固可以讀而讀豈不可以耕乎古之人固有旣耕且讀者矣吾將有所則效而使二者不至於偏廢焉問者於是稽首而歎曰君可謂好學之士而躬耕之賢者乎予與添齡家世有連而相知最深故聞之甚熟今年冬其子經綸爲冬官主

事來朝於北京予因書其對客之辭俾歸題於屋壁以爲耕讀之記云

南坡草堂記

新淦之東境有山屹然而奇峭者曰梅仙峯世傳因漢梅子眞而得名子眞昔爲南昌尉玆境近於南昌豈嘗經行遊息後人祠之於此故因以名山乎山之西北有溪從東出泓渟演迤淸澈可鑒是爲寒溪溪山之間有堂翼然而名曰南坡草堂者今兵部郎中鄒君孟爵之所居也孟爵所居有良田沃壤環繞於其左右可以足耕稼而供伏臘有茂林脩竹方池曲澗駢列於其後先

可以咨遊嬉而給漁釣遠而望之則層巒疊巘效奇而
獻秀者皆在於几席之上近而俯之則嘉花異卉攢芳
鬪姸者畢萃於欄檻之外堂之上有詩書圖史足以淑
子姓有觴豆琴奕足以娛賓客孟爵生於兹長於兹學
於兹今而敭歷仕途列爵於朝者將三十年然其心未
嘗一日而忘於兹堂故托繪事者爲圖以寄意間出以
示予予因驗之曰君之草堂與梅子眞之祠相近子眞
嘗仕而隱矣且寄迹仙籍而遨遊於物外焉君年富力
强功名事業方進進而未已豈欲待歸老之日而倣效
梅仙乎孟爵曰是固吾所願也因爲之歌曰梅仙之峯

兮近子之居干雲聳霄兮磅礴扶輿子方宦達兮翺翔
帝都朝夕南望兮懷此舊廬又歌曰寒溪之水兮可濯
可湘涵虛鑑碧兮臨子之堂功成名遂兮有懷故鄕辟
穀延壽兮從梅仙以徜徉歌已孟爵躍然而喜舉酒觴
予請書於圖之上方以俟

高隱丹房記

羽士危得眞自幼學老子法於建昌山中旣而入太常
爲禮生闢丹房於神樂觀之左廂蓄圖史樹花卉日坐
其中潛心淸淨無爲之學而密求夫鉛升汞降之妙因
名之曰高隱丹房間求予記之夫老子之學主於斂守
退藏不爲物先得眞名丹房以高隱固宜也然古之煉
丹者必擇夫幽岩邃室使雞犬之聲不聞風雨之氣不
通僕僕焉伏鼎候火以須其成嘉遯之士韜光晦迹於
深山長谷翳翳然絶滅人事然後謂之隱今得眞之居
密邇於市朝且日從事於宗廟社稷之間退則與文人
碩士相往還有干戚羽籥之榮有琴棋翰墨之樂起居
飮食不離乎君臣朋友之倫煉丹旣非其所而又以隱
名之其誰曰然抑予聞白樂天有大隱小隱之分神仙
家有內丹外丹之異得眞之丹其亦內丹而其隱亦大
隱歟蓋大隱以心而不以迹內丹煉於身故以服氣辟

穀爲功而不以烹金石餌藥物爲事古之人有若東方
朔之仕漢鍾離權之將晉以及夫葉縣之宰旌陽之令
皆含咀淸虛不泥乎九鼎之方且析圭儋爵寄迹於朝
廷州縣之間得眞其亦有所慕歟所以丹不外求而隱
之爲高也得眞兼讀儒書其所呼吸風露凌空御氣之
法則固已學於師講於友不待予言矣然予之望於得
眞者復有待焉宗廟以有事爲榮君子以行道爲貴得
眞幸際明時序舞佾之列以贊祀事不亦榮矣尙益齊
其心博其學以明三禮之典躋容臺任直淸曳裾結綬
大隱於金門顧不高歟何必卬樊岩穴追周顒何尙之

之迹然後爲隱哉是爲記

雲和丹房記

江陵之大𤩹觀有方外之士張其姓應道其名而字曰處機者本石首故家之裔稟性沖澹自幼慕神仙道家之學父母因其所好俾從師學道於邑之脩眞觀洪武間湘獻王受封於江陵選樂舞生居大𤩹觀以供藩國之祀應道在選列遂居於大𤩹乃於觀之東偏闢一室爲脩煉之所永樂初禮部員外郎淮南陸伯瞻奉朝命建碑於王國寓宿於應道之室因以雲和丹房爲之名迄今二十餘載未有爲之記者今年秋應道來北京請

予文以申其義夫雲和者周禮大司樂琴瑟之名也應道乃神仙道家之流其作丹房欲以煉其丹也煉丹之房而以琴瑟之名名之其意果安在哉蓋丹有內外內丹煉於身交梨火棗不假外求非金石藥物之比吐故納新升降水火必性情之不撓琴瑟其或有所助乎歐陽子敘琴謂其湻古澹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思詩之怨刺無以異樂記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有遺音矣漢書又謂琴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然則琴之與瑟皆所以理性情也內丹不煉則已欲煉內丹者必先於理性情理性情之要孰有過於琴瑟乎伯瞻以雲和名應道之丹房其意蓋有在也雖然世俗於琴瑟常厭古調而誇新聲故性情之正未易以得應道之於琴瑟聽之於耳應之於手苟能不失雲和之音使一歸於湻古澹泊則性情於是而可理內丹之訣必將有所得矣是爲記

妙空巖記

金山之東麓有巖焉谽谺洞豁縱廣數丈許居其中可當屋四楹然其上崖嶨疊出有傾側之勢下則叢石隱起作礧磈狀荒茅篁竹叉蓁翳於其前故高人勝士不以爲奇而蹤跡未嘗至前住山敏機聰上人作竹院退

居於其旁已十餘載亦未之顧也宣德五年秋予至京口暇日過金山瞰中冷泉陟妙高臺坐楞伽室進至絕頂倚吞海亭窮極勝覽然後退坐於上人之竹院始覩是巖謂其可以居也因俾上人營而治之後二月予復至焉則向之傾側於上者補以簷楹列窗戶而正矣向之礧磈於下者足以土石加甓甃而平矣其前之蓁翳者亦芟治而爲徑路矣入其中几案床榻薰爐茗碗無不具矣徘徊顧瞻則巖之深與廣迥若有增於昔時因爲名之曰妙空之巖且告於上人曰茲巖空洞之妙出於天造地設自開闢以來然矣何其晦於昔而顯於今

耶蓋有賴乎上人之窻戸㒀㸚也窻戸㒀㸚非嚴之本體而嚴不能無賴之者非此則傾側者無由正磊磈者不得平終於蓁翳而妙空之體不足以表見也嗟乎一嚴空洞之妙尚有賴於營治之力曾謂人之有身而可以頹隳委靡不事修飾乎佛家謂定慧必由戒律而通於此亦可以取譬矣上人曰善請以是爲記使後來者知所警上人名善聰博學而嚴於戒律嘗與予同脩中秘書予是以爲之記云

賓旭齋記

西昌蕭君思敬闢齋於其居之東偏而以賓旭名之以

書抵京師求爲之記予嘗求存心養性之要於一日之間矣當雞鳴而寤此心湛然若明鏡上水無毫髮蔽虧當此之時苟有以存之俾思不亂馳則六時之間心廣體胖而天性之眞隨處呈露無少欠缺苟爲不然則思慮棼亂而利欲交誘皇皇而起汲汲而趨自旦至暮溺於聲色貨賄使耳目身體皆失其所安而不自覺是知進德之功莫先於主敬而主敬之功尤莫先於初旦之際思敬之名齋其亦有見於是故有取於賓旭歟夫旭者初出之日而賓者賓接之謂當初出之時而存賓接之敬則其主一無適嚴威儼恪之像已可想見而其心不外馳體常安泰亦由是而可知矣且日之初出也息者以作潛者以躍伏者以翔山以之而明水以之而秀草木以之而暢達皆陽明之象有君子之道焉於是覩其光景被其照臨則光明正大之志自形於中而邪僻陰險之念皆潛消默奪亦無自而萌臼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則必有德思敬果能於此推賓接之敬於一日一月之間以及年歲之久則德之成就蓋未可涯復因仰衆陽之宗而感葵藿傾向之理一飲食一起居之頃皆不忘其忠君愛國之誠則事之成就者猶未可量思敬勉之毋徒侈其名而遺其實書以爲賓旭堂記

重建吟溪橋記

廬陵城北二十里有吟溪橋陳氏世家其旁郡誌以爲唐詩人杜審言爲吉州司戸時嘗吟詠於此故溪因以得名而橋之建則自元盛時陳氏之長者仲方公始橋有亭則其族侄環溪公所作而翰林滕玉霄爲書其扁歲久漸傾圮洪武初環溪之孫寧國知府子將公葺而理之永樂甲午爲巨浸所決湮滅無遺行旅深以爲患蓋吟溪爲袁臨吉三郡往來之孔道自橋之廢冬寒病涉者固衆然未足爲害春夏水潦交集悍怒衝激兩岸相視者駭膽慄魄不敢涉而北鄉之民以徭役赴官府

期會者有不容於不涉每不得已裸衣憑梗亂流而度不幸而人馬俱溺者歲常有之寧國之子致廣鋭志興復貽書京師與予謀閱十有八載未有成其志者宣德壬子予丁家艱歸蒙恩奪情而起郡守陳侯本深與千戸王君時泰來餞予因以橋事告陳侯蹷然曰橋梁不治有司之責吾何敢辭時郡縣籍編戸之中上者歲輸役錢於官戸有定數侯乃命邑宰張君叔倫蠲旁近二百戸俾如數施於橋而免輸於官旁近戸得蠲役錢而又以橋成亦其所利遂皆樂然來施四方豪傑之願助者又若干人致廣曰橋吾先世所創也專仰於人可乎

乃發廩先捐粟二千斛以給工匠之食屬其族弟彥偉暨外姻子弟晏彝謹彭遜專董其事且曰費有不給皆在於我經始於是年十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下列三洞用石以丈計一千二百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凡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夫匠以工計通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工爲屋十有一楹密築深甃堅緻完好比舊有加致廣復以書來謂予宜記昔益國周文忠公作鄒公橋記有曰世之成橋梁者有三佛者以心巨室以貲官府以力然而力者或失於虐貲者或失於吝心者或失於緩今是役也得陳侯之力而不至於虐得致廣之貲而不至於悋具是二善使予以區區效佛者勸率之心一啟齒之間不假歲月而成此美事豈非幸歟故具載其事使後之人知予三人者用心之勤常嗣而脩之使不至於壞且廢則其利將及於無窮也若夫施財之多寡與夫效勞者之名氏則具列於碑陰云

遊小西天記

永樂己亥中秋前一日余以事至范陽之懷玉鄉友人張君叔豫告予曰此鄉之西北山水秀異以其有石經之洞而爲學佛者所居故名曰小西天盍往遊焉予欣然諾之越明日叔豫弗果行於是予獨從一僕出獨樹

村北行四里許兩山對峙外隘內豁小溪中出石峰參差如犬牙水齧石流潺然有聲㳂溪之側前後十餘里有巨石數十橫布水中躡之以渡登平岡而望四山多離絶之勢峯巒峙立如書空之筆者不可勝數其中一山勢若火燄草樹獨茂問諸牧童知爲白帶山而小西天之境在焉迤邐至山麓壁立似不可登徐望之有磴道循山之偏脊直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憩息始及山之半有石室一間題曰義飯廳碑志云唐乾符五年僧藏貢所建欲俾遊者至此不必齎糧也由廳之前折而東鑿石爲道廣不滿尺横於山腹者一里許將折

而北則條石爲階凡九十九級上至平處行百餘步復
有階如前其級之數差少自其上平折而南有石堂東
向方廣五丈許名曰石經堂堂有几桉鑪瓶之屬以祀
三寶皆石爲之其上天然如帳頂下則甃石以平其地
三向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字體類趙松雪意必元時
人所刻其中有四石柱柱之上各雕佛像數百皆爲小
圓光而飾以金碧堂之前向爲石扉八扇可以啓閉外
有露臺縱僅八尺橫與堂稱三面爲石闌設石几石床
以爲遊人之所凭倚旁有禪房庖湢之所皆因巖爲之
不假人力堂之左有石洞二其右有石洞三復有二洞

在堂之下方石經之版分貯其中蓋隋沙門靜琬始以
石刻未成而奄化唐貞觀以後其徒導公等繼續成之
至遼統和間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
之前後納於洞中者逼千餘卷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
記其目甚悉每洞皆以石爲窗櫺用鐵固之縱廣不可
知而石本之近窗者可以窺見觀其字畫則遼金所刻
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嵌於門上
大意謂未來世佛法有難故刻此藏之以爲經本若世
有經願毋撤開其用心亦可謂勤矣右洞之北有石池
石井池廣七尺有深半之井深淺不可測皆瑩然澄澈

可鑑毛髮井之北十餘步有泉自竇中出涓涓不絕又
有石爲龍王像民禱雨則祀之古木蒼藤樛錯其上然
陰翳慘澹不可以久居由泉竇之南復攀緣小徑盤屈
數十折至山之頂有五石臺臺之上皆有白石小浮圖
其南第一者乃唐金仙公主所建刻字如新餘無題識
不可考頂有巨石後廣而前銳平出於虛空者數尺相
傳謂之曝經臺予至其上回視四山則向之特立若書
空之筆者皆隱然在履舃之下似可垂手撫摩稍臨石
之銳處而俯視之則陡絕萬仞無有底止但見橫雲平
凝在下悚然心悸魄褫急趍還石旁以坐忽有青衣童

子七八人手中各有所執乃民間子弟能念諸佛名稱歌
曲者因望日禮佛亦至其處見予環立歌證圓融之曲
數章復有童子一人綰雙髽髻披鶴氅衣乃青州道童
從其師來遊者因爲予踏青天歌曳長袖而舞羣童乃
爲之擊鼗鼓敲檀板品洞簫以和音響嘹喨上徹層漢
予既賞而樂之不覺心神飄然若憑虛御風而出乎塵
雜之表已而與諸童子俱下復至堂中主僧捧茗盌以
進遂取涼於古柏之陰喘汗既息顧盼左右有碑十餘
通予時志倦體疲不能盡讀特觀其高大者則唐元和
四年幽州節度使大司徒劉濟與其僚佐來遊於此之

所建也主僧指曰有雲居寺亦靜琬所剏由山之西偏下五里許卽可造焉乃如其言至山麓渡小溪有老僧具袈裟出迎叢薄間寺規制甚大然舊毀新復殿堂廊廡比舊基差小墀中有唐時所建石浮圖四皆有碑文勒於其上其一開元十年助教梁高望所書其一開元十五年大原王大悅所書其建於景雲二年者則甯思道所書而大極元年所建者則王利貞之書也然獨不著譔文人姓名豈卽書此者之所爲歟予次第讀之愛其字畫清奇皆彷彿有虞褚法因歎息言此地由唐末五季淪入契丹若使宋有其地則淳化閣本此數者豈

可少哉幸今遭逢聖明四海一家而斯境近在畿內而予始幸一覩此亦希世之遇也老僧復謂予曰後苑中石刻甚多遂歷履榛翳間見殘碑斷碣或立或仆不知其幾而多貞觀開元時所刻欲窮數日之力以盡閱之然心懇茀逸將致曠官之咎乃舍之而歸既至寓館因追憶往歲執事翰林嘗聆館閣諸公言天下山川之勝好之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故往往以此爲恨今玆山之勝予既好之而幸得至焉惜乎言之不文不足以發揚瓌奇之觀幽勝之迹以傳於世特記其大畧將與諸公言之安知不有想像而賦之者焉

虞山舊隱記

虞山舊隱者姑蘇徐君士英所居之地也士英本姑蘇詩禮故家爲人倜儻有奇氣讀書尙文克紹世業所居在虞山之陽峯巒森聳於後先而流水縈帶乎左右田疇鱗次有桑麻耕稼之饒竹樹茂密有園林池沼之勝士英早歲學於斯游於斯釣於斯仰事俯畜取給於恒產之內而伏臘之計不待他求故囂囂然有以自養而無所慕乎外既而縣大夫知其賢辟舉從事勞勣於案牘以政務爲職業者若干年繼以滿考涖事京師授品

秩將有民人社稷之寄士英乃翻然自思曰功名利祿有如甘飴一染指足矣豈可饜飫而不知止乎且吾年及衰憊不任奔走貪榮僥寵非智也遂陳乞於朝得謝事而歸將以虞山舊隱題其所居屬予爲之記夫士君子之於世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固其所當勉然進退之義貴乎知止也故隱顯各有其道焉彼年富力強不能盡心所事而汲汲於肥遁者固非矣若夫筋力疲耗不能引身求退依阿苟容孜孜進取以妨賢路者豈君子之所與哉士英之眷懷舊邦而決意歸隱可謂得其宜矣昔歐陽文忠公當強仕之日而思潁之志甚切故其

詩曰乞身須及强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又曰優游琴
鳥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皆有懷舊隱之意士英之
歸其亦慕歐公而與起者歟何時一造廣山相與論之

濟生堂記

安成王君漢擧以濟生名其所居之堂蓋漢擧本安成
詩禮世家自高曾而下皆以醫名於鄕人有以疾病告
之者輒往診之投以醫藥十無一失人咸德之或欲以
貨賄爲報漢擧悉却而弗居蓋其存心在於濟人利物
而不在於規利也故名其所居之堂曰濟生其仲兄益
魁嘗以閭右徙居北京者數年漢擧克篤友于之義躬

詣北京代其兄俾歸於故鄕至則亦居善藥以濟夫人
之急如在安成時暇日因以其濟生堂介刑部主事黃
君恒修求予爲之記夫先王之憂民也以凡踵行喙息
於天地間者未免淫於六氣而致夭折故制爲醫藥之
具以全其生而躋之壽考若神農氏之族嘗草木虫魚
定爲君臣佐使黃帝岐伯難疑答問著爲經書至於俞
拊秦越人淳于意輩則察五氣五色五聲之劇易九竅
九藏之變動以定盈虛休王又皆羽翼其道然則醫之
爲敎乃上古聖賢以輔相天地造化之所不及爲生民
萬世立命者也奈之何後世以小道觀之哉蓋亦由夫

工醫者之存心惟在於規利而不以濟人利物爲心宜
乎彼得而小視之也蓋醫之治病猶相之治民爲醫者
苟存心於貨賄則視人之疾苦邈然無所相關於其心
惟知持其藥以爲市矣爲相者苟惟利祿之是求則民
生之利病擧無關於其心矣其視漢擧之存心爲何如
哉彼都富貴而享厚祿者苟不以濟人利物存心者寧
不有愧於其中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漢擧尙益
勉焉而勿怠以中止吾知其於人必有所濟矣是爲記

西園菊隱記

廬陵羅君子禮作園於其所居之西植菊數十本開軒

以面之幅巾杖屨徜徉其間或對酒歌吟或披襟偃仰
無車馬簪紱之榮而有休休自得之樂當秋霜夌厲卉
木凋瘁之餘顧高山平原禿然無覩獨其園中之菊則
方吐其英騈立互芬如端人正士之臨大節而不可奪
於斯時也則必合其常所交游日劇飲於園中歲以爲
常而不復知所外慕因以西園菊隱自號介其友人劉
惟高來京師徵予爲之記予昔家居時見鄕閭之長老
有好菊如子禮者矣然豪傑之子弟往往嘗其所尙而
翕翕相彷彿於金谷名園平泉花木之盛是時予方有
四方志雖知長老之所好而未能好其所好自宦游以

來僕僕四方於今二十餘年回顧鄕邑向之所謂彷彿金谷平泉之盛者或丘墟荊蒼矣而長老之所好以遺其子孫者尙無恙於是乃知人心好尙之不同固足以占其盛衰之久近方欲好其所好而縻於官守有弗可得交子禮其必有同予之所見歟何其所好之若尤子禮有田足以供伏臘有屋足以蔽風雨想其隱於是園也惟知藝菊以樂其樂至於出位之思曷嘗有纖芥於其胸次哉彼世之徵名逐利而役役於道途者倏而爲虎倏而爲鼠其不爲子禮之所嗤笑者幾希予與子禮未嘗有一日之雅然耳其名於縉紳間甚熟且其所好有同予者故爲之記而不辭

溪山淸趣圖記

予故人錦衣指揮王公之令子朝玉得米元章平遠山水一幅裝潢成卷而題之曰溪山淸趣間出以示予見其經營措置隨物像形出於天造有類潑墨而成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高平曲折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眞古之名筆也元章少負英聲在宋熙豐間以恩補校書郞遷大學博士出守無爲軍愛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潤州作庵城東號曰海岳喜蓄書畫常載以自隨黃山谷贈詩有曰萬里風帆水拍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夜夜虹貫月盡是米家書畫船東坡先生亦嘗稱其有淸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然未聞有評其畫之優劣者今觀朝玉之殘玆畫當不異夫元章之愛矣且朝玉世家何容與潤州接境桑梓之念不忘於懷倘卽此卷而觀之則溪山之趣盡在目前又何異夫米老之在海岳菴乎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朝玉之謂也

淸溪堂記

豫章之鍾陵鄕有大姓曰葉氏葉氏之彥曰均睡愛淸溪之勝始構其堂於上而以淸溪名之予友吳均伯鼎在京師請予爲之記且曰葉氏本豐城望族由豐城遷鍾陵又十五世矣然族屬益蕃而詩禮益脩均睡孝養其母友于兄弟以仁義稱於鄕里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作斯堂也將以養親訓子於是而日臨淸流以豁其高明爽塏之懷予盍爲文以張之夫豫章爲江右都會郡城三面濱江由城東北行始有連山平壤之勝蓋卽所謂鍾陵鄕而故家大族多於是而在均睡之家於是不求市井之華麗不擇林藪之幽翳獨有取於溪焉其志趣亦大有過人者歟吾嘗觀於溪矣其縈迴百折而必歸於東由古迨今而滔滔不止足以發人自强不息之

志且論漪皺縠之無時菱芡芙蕖之雜出又足以起人
文采之思至於深淵之不測則有含宏之量焉魚龍之
出沒則有變化之態焉此皆均睡之所飫觀而熟識者
是固足以成德然均睡之所取且不徒曰溪而必曰清
溪焉豈不以是溪之出源泉混混非潢汙行潦之比故
澄澈淵渟非激撓可濁可以映天象之芒寒可以窺雲
影之徘徊可以鑑人物之姸媸如人心無所蔽虛靈不
昧洞視古今均睡之有取於是誠有過人之志趣矣孔
子曰知者樂水均睡其知者歟雖然知及之仁不能守
之亦不足論也均睡之居是堂常使是心如止水之明

事至而應不爲物慾所蔽然後名堂之義不爲虛美均
睡勉之乎日望之

漁溪記 藤橋人

廬陵劉君汝弼以漁溪自號客有踵門而詰之曰士農
不同其趣商賈各異其生漁之與樵其器亦不得而相
通曾謂爲士而可以兼漁乎且世之業於漁者有舟楫
涔梁之具有罔罟筌箄之器烟蓑雨笠不以爲勞長江
大澤不以爲險妻孥一其力而衣食於此無所外慕以
專其業然後足以稱乎漁之名今君居飛甍傑棟之居
服章甫縫掖之服族姻婭於簪紱干姓訓乎詩禮入則
有琴弈觴詠之娛出則有輿馬僕從之奉且門外之溪
深不逾尋丈無舟梁筌箄之具間雖命罔罟以取鮮魚
不過爲賓庖一餉之供而已未嘗鬻於人以資利益處
非漁之所業非漁之事顧乃以漁自名不幾於誣者乎
汝弼曰不然古之君子固有寓其名以自適者焉夫寓
名以自適者非過爲矜誇溢美之譽亦止假卑下之事
以寄其幽閑曠達之懷於一時迹之然否有不論也是
以伊尹之賢而寓於耕以嵇康之達而寓於鍛皆託名
以自樂耳非誠留意於耕與鍛也且張志和以烟波釣
叟自命其實則直而不餌陸龜蒙以漁父自名其實則

扁舟五湖惟筆床茶竈而已茲二人者亦豈非託名以
自樂者乎淮南子有云聖人以道德爲竿綸以仁義爲
釣餌投之天地間萬物莫非其有若是者吾雖有志而
力所未能惟徜徉於一溪挹清風明月於湍瀨之間以
寓吾之樂耳以漁自名未爲不可吾于規規於名實之
有無是求迹而忘其心也詰者不復言起立拱手而謝
汝弼因與遊溪上舉罔得魚命酒共酌歌古滄浪之辭
曰色幽幽兮溪水之清樂圉圉兮溪魚之情取[illegible]
兮聊濯我纓優哉游哉兮寵辱不驚歌已客辭而去余
聽其語甚習命筆而記之使來者知漁溪之所[illegible]

雙崖文集卷之二

盧陵周文襄公著

序

高太史凫藻集序 江西文鈔選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發之理明矣而氣或不充則意雖精辭雖達而萎苶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蘇文定公曰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善觀文者觀其氣之所養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而下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賈董班馬劉揚唐之李杜韓柳

宋之歐蘇曾王之數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豈必追琢絺繪學爲如是之言乎其所以寬厚宏博汪洋放肆而不可掩者則其浩然之氣所養可知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鑒近世華靡之弊制誥典册之文一尙渾樸嘗時在兩制居史館者皆極天下之選而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先生名啟姑蘇人少警敏力學弱冠卽以詩文鳴於鄉郡張士誠據有浙右屢以禮招之不就避地居吳淞江上以詩文自娛樂洪武初以廷臣薦與脩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命教授諸王久之拜戶部侍郎以年少不敢驟膺重任辭歸故鄉益肆力於詩文居數載不幸以故人得罪沒於京師年甫三十九其詩有缶鳴集有婁江吟藁有姑蘇襍詠皆已久傳於世四方之人莫不知其詩名而獨未見其文也予來姑蘇訪求於先生之內姪周立得其手抄先生之文曰凫藻集凡五卷因取而讀之愛其意精而深辭達而暢有溫純典則之風而不流於踈畧有謹嚴峻整之度而不涉於險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自呈不追琢而光輝自著蓋由其理明氣昌不求其工而自無不工也讀之不忍釋手自是其集留予所者十有餘載今年春監察御史錢唐鄭公士昂過予公館中

論及先生之詩而亦以未見其文爲慊予因出是編相示鄭公讀之既卷而歎曰古人論文章謂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先生沒已七十年是數篇者幸而尙存豈易得哉是不可以無傳乃屬司訓張素畧加校正命長洲縣丞郤昕以公錢刻置郡學且徵予爲之序嗟乎方張士誠據浙右時士大夫之欲苟且富貴者莫不從仕以就陪臣之列先生獨脫然去之而以詩文自娛樂此其浩然之氣所養爲何如哉觀於是集從可知矣序而傳之使世之讀是集者非惟知先生於詩文有兼至之長抑使知浩然之氣在天地間不以貴賤壽夭而有所

增損也

盧陵胡氏江頭八景序

盧陵胡君紹武取其居傍之景可觀游而適性情者命爲八題時與高人勝士吟咏其間前翰林學士少師文穆胡公首爲之倡詞林諸君子相繼賦之侍讀學士曾公子棨已爲之序矣今年紹武來游北京而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復爲之倡而右春坊大學士王公時彥等又相率各賦一詩紹武屬予一言以爲之序胡氏家盧陵自唐宋迄今數百年簪纓詩禮代不乏人紹武身處華腴之地能慕尙夷曠而不樂城市之喧闐其志良可嘉

也予於胡氏有通家之舊而於紹武又篤契好往來江頭常與紹武登高而縱覽焉見夫盧陵之山多矣高者或峭拔而峻削卑者或延袤而盤折惟金螺一峯渾厚圓秀如端人正士儼雅出羣高不至於峭拔卑不至於延袤而遠近諸山皆有遜避拱翼之勢且西南諸水瀦爲螺湖而盤州金鯉石橋楓渚參錯於其間山徑竹林緜亙於其上此誠最盧陵山水之最勝處每風晨月夕樵唱遠聞漁歌互答可詠之景觸目而在是宜紹武適情於此而不能忘也況又重以名公之篇什足以發其瑰奇之勝乎以予之抗走塵俗羈縻官守於江頭之勝猶往來於懷而不能忘況紹武之家於此乎嗟夫有淵明之沖懷然後知柴桑之境有李愿之遠意然後知盤谷之樂彼汲汲於名利者雖使羅浮天台犄角於其前瀟湘赤壁布列於其後亦將無所見矣況暇於得其樂乎此紹武之所以爲賢也諸名公賦詠多矣紹武寶而藏之江頭之勝必將與柴桑盤谷共傳於無窮矣

送羅知州復任廣德序

羅君坤泰任廣德知州之明年予往江南諸郡轉運謁吏部尙書蹇公於南京一見之頃卽爲予言坤泰之爲政能興廢補弊而令行禁止且謂其留心經史雖公務

糾紛而吟咏不廢觀其所至殆不止於小成者蓋是時公方奉勅命巡行郡縣督察守令賢否而進退之一時守令因公彈擊去官者不可勝數而於坤泰獨稱舉而獎進之必其政大有愜於公之心然後能若是也坤泰與予同邑相厚善自舉進士來京師聽其議論觀其著述固已知其文學之懿矣及聞蹇公言於是又知其長於政事非徒弄筆墨於詞章之末也亟欲一造廣德以觀其設施措置而未遂今年春坤泰以愛護細民之故爲旁郡豪猾所誣部使者不之察卒逮至京始得辨正於內臺將復還其官告別於予求一言之益夫士君子

之視官事當如家事焉彼治家者見豺狼之戕害其赤子而穿窬之攘竊其貨財必將深拒而力救之雖屢遭反噬亦安有懲於其心坤泰之明足以燭理勇足以有為今之歸也將植善鋤惡而益行其所未行豈以一更患難而遂變其初志哉雖然不患其不能為特患其為之過而處之之道有未盡耳蓋郡守之不職非一日矣其政俗之披靡如黃河奔潰未易以障而回也自坤泰之來昔之貪婪黷貨以殘民者則既禁而不敢肆矣昔之橫行州縣而攬結曹務者亦皆屏跡而不敢出矣獨醒於衆醉之中孤雄於羣雌之表固衆人之所深忌而

甚嫉於此時而有所施為苟審之不詳而慮之不密則姦宄得以乘間隙而撓吾之政坤泰於此可不致詳而致密哉審之詳慮之密如千鈞之弩不發則已發則必中其的此出治防姦之道也若夫治源端本使人相率為善則又在於
焉此猶坤泰之所當勉也

送葉照磨歸括蒼序 文鈔選

太宗文皇帝在御之十有一年以西域哈烈釋剌思諸國限於于闐大宛之外險遠未及通使奉職貢乃詔廷臣妙柬老成練達之士有文學治能者往綏徠之廷臣咸以前國子典簿括蒼葉君秉淵薦葉君既受命出玉門關西行數萬里以至其地宣布朝廷恩威遠夷信慕相隨入貢者十餘國而天馬神獅及諸珍異之物交獻於闕廷葉君還朝累受上賞拜戶部照磨重使西域不十餘年倏往倏來如適東西家不以為難蓋由其言行篤實有足以啟遠夷之信服也繼以久勞得謁告待次於家聖天子嗣大歷服下詔求賢有薦葉君宜任牧民之職遂召至天官將擢用而葉君自以年邁力衰乞歸老於故鄉詔許其去交游士作詩送之而襄府伴讀周君原素屬予言以序首簡夫士君子抱才器而必欲用於世者猶賈人蓄寶貨之必求售也然既售矣則當知

止足之義冒榮貪祿非宜也葉君仕雖不大顯其所蘊負亦既售於世矣今之歸也可謂知止足之義矣且古者出使不授以辭許其專對非臨事而敏應變無窮者不與是選葉君能不辱使命於絕域其人豈易得哉向使葉君不以老辭復得一邑而治之亦不過行其政於百里間耳豈復能如昔時成功於數萬里之外乎然則葉君之歸誠可謂合乎宜矣抑予聞之成周鄉黨之間有父師少師朝夕坐於閭塾以教其鄉人子弟說者以為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今葉君久仕而歸即成周所謂父師少師矣尚當以道德文學淑其後進使之效

用於時庶幾報朝廷優待之意於萬一若徒放情邱壑頹然以逸其老則非葉君之心亦非吾黨士之所望於葉君者於其行書以爲贈

贈張都指揮赴湖廣序

古者有方伯連率之任所以鎮撫方域藩屏邦國外威夷狄內安黎元其責爲甚重國朝分置諸道都指揮使司以統攝衛所軍戎之政設都指揮使以爲之長而復有同知僉事以爲之副蓋即古者連率方伯之任也是雖出於勳舊之臣然選用之際常不輕以授人必擇剛明莊重練達將畧名績彰著者以委任之然則勳舊之

臣得膺是任者其榮幸爲何如哉宣德紀元之五年春朝廷以都司缺員督府大臣以京衛指揮使張公之名奏於朝遂蒙恩擢授湖廣都指揮僉事戒行有日交游士求予言以爲之贈張公久在京朝列侍禁衛練習軍政而又樂與賢士大夫游於其行可無言乎夫膺方面之寄者其體必在鎮靜而總軍戎之政者其心必務於公勤蓋鎮靜則無繁瑣之政而大體以明公勤則無苟刻之弊而事功克集蓋湖廣之地內抱湖江外壓溪洞城池軍伍之大且衆四方罕比實天下之巨鎮尤不可以易而治之張公之往也可不盡心盡力以副朝廷委任之意乎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人臣事君之法而張公之所當知也張公勉之異日建勳立名升進封爵予猶有望焉

送都御史吳公序

古者臺諫各分其職故有諫官以司諫諍而復有御史臺以司糾察國朝省諫官之員而以諫諍糾察之任同歸於監察御史設都察院以統之凡政之得失吏之臧否民之休戚有聞無不得言有言無不得行故今之監察御史視古爲尤重然則居臺端爲御史之長其責任之重也從可知矣姑蘇吳公敏德由監察御史蒙恩擢

拜僉都將莅職於南京朝之縉紳自少傅楊公而下皆作詩送行予與吳公交最久相知最深於其行可無言乎夫憲臺之長所以表率屬僚而董正乎百司也譬之器以盛水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前此二載憲臺之風紀將有弛紊之漸聖天子赫然震怒以爲表率者之過出自宸斷更置一二大臣俾肅風紀一反掌間而臺綱遂以復振天下爲之悚然當是時予與吳公俱在朝列方其弛紊也固知其所以弛之之由及其復振也亦知其所以振之之道是則憲臺之長其是非予奪有關於政俗之盛衰可不慎歟吳公年德俱邵所存所養非

一朝一夕之故庶幾韓子所謂山林之日長則學問之功切蘇子所謂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矣今往也其規模矩矱固已素定於胸中特舉而措之耳豈待予言而有所裨益哉雖然雋不疑嘗以大剛大柔爲戒惟剛不至於刻柔不至於縱斯爲中道焉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符此皆吳公之所素有而予猶舉是瀆告者庶幾四方之人知吳公之爲正直之中有忠厚存焉

送劉大尹赴天官序 藤橋人文鈔選

聖天子紀元宣德之二年廬陵劉君仲誠以廷臣薦膺

召命將赴公車姻友陳君致廣相率賦詩華其行謂予宜有言以贈夫贈之爲言增也有所增益於人然後謂之贈老子曰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顧予何人而足以當贈言之委哉雖然予與仲誠俱廬陵人爲同鄉俱游郡庠爲同窗俱學伏生經爲同業氣味相似爲同友同鄉也同窗也同業而友也於其行可無言乎古君子之仕於世必有成學定識以應人之求然後事至物來無有凝滯至於成敗利鈍有不復計惟知盡其在己者而已故其胸中有一定之見雖大行無所加雖窮居無所損仲誠早以明經發胄監選入中祕纂脩大典應求賢詔擢宰越之餘姚縣繼以言事落職優游田里者一十五載當其職司民社也則盡忠於政務及處患難而退休也則無入而不自得進退之間綽有餘裕此其成學定識固已素蘊於胸中今之復起而待用也亦何所往而不稱哉譬之馭車者既歷夫羊腸之坂操舟者既涉夫呂梁之津險阻已嘗於前於是馳康莊泛五湖直易易而無難矣仲誠之歷練有年朝著名公莫不期其顯用倘冀以向之學識益加勉而加慎焉由此而升陟崇班致君澤民著聲猷於天下後世又詎可量哉此予與致廣之所望也因書以爲贈行序

送陳照磨南歸詩序

陳君師蒼莆田故家子質美而行脩早以才能薦爲藩省承差繼從事於吏部當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西域哈烈諸國遣使入朝以神獅天馬來獻朝廷重柔遠之道選吏部郎中廬陵陳公子魯奉詔幣往諭賚於其國而以師蒼爲輔行師蒼能盡心乃事贊佐於帷幄使陳公得以宣上德意而懷服遠人者師蒼之裨益爲多明年使還朝廷嘉其勳特擢爲戶部照磨厚錫金繒楮幣而復遣使焉凡三四往還而無纖毫過舉皇上嗣登寶位紀元洪熙之初念其久勞於絕域特給休假俾歸待

次於鄉里朝之士君子多爲詩文以贈其行而刑部主事黄君某以首簡授予俾爲之序夫哈烈者卽漢大宛之國去京師六萬餘里出玉門關度交河踰葱嶺歷龜兹樓蘭凡數十部落然後至其地漢之貳師將軍定遠侯皆發憤張膽窮黷兵威然後僅得成功於彼師蒼際聖朝聲教廣被之日得以持龍節乘使者車序於諸番名王之上安步往還無有扞格此其快意爲何如哉且復身受上賞名列顯官得以衣晝繡而優游於故鄉此其榮遇又何如也雖然予於師蒼復有告焉司馬相如爲漢中郎將還至蜀郡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

驅當時以爲榮而君子有所不取萬石君居閭里子孫爲顯官來謁入里門必令下車而趨當時服其敦樸後世亦有無窮之稱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蓋言人於父母之邦不敢不致其恭敬也彼或有以富貴矜其親戚而以勢力輘轢其鄉里者豈詩人維桑之意也師蒼於此必有所擇矣倘當以萬石君爲法此予之所勉夫師蒼者若夫道途登覽之勝家山宴游之樂則賦詩者自能言之予可畧也是爲序

送鄭簿君還武進序

晉予爲翰林庶吉士時所居在南京之崇禮街與通事舍人鄭君清源之私第相去不滿百步每暮歸必聞其讀書聲琅然或達旦乃止固已知其爲好學君子而予方從事祕閣寅入酉退雖獲同朝而接款語之時甚少後歲餘始得銜盃酒敘殷勤於友人段君時舉家相與笑談竟日與論文章則炳炳琅琅與論政事則優優綽綽與論天下山川人物風俗則如鏡鑑燭照水之建瓴丸之走坂無停滯當時在坐者莫不期其爲有用之器而謂其非尋常從事於章句之末者所可比儗也未幾鄭君蒙恩改授武進主簿不胥會者十餘年每武進人士之達京師及部使者之往還於武進莫不交口稱羨

鄭君爲政之善於是昔之期待於鄭君者又皆信而有徵矣今年春鄭君以得代謁選天官將改授他職武進之民若赤子之失慈母咸懷其惠而不忍其去耆舊秀民相率詣闕下俯伏上章留鄭君者凡三百餘人朝廷重違其意特命吏部添注俾還治於武進濱行大理寺副秦郵徐君於鄭君有從遊之舊屬予以爲贈予嘗病夫世之淺見薄識者常以儒學吏事二者不能相通以爲倘儒學者不諳乎劇繁治劇之方精吏事者何有於博古通今之術是雖未知夫古人明體適用之學然儒者亦或有迂疎罷輭而有以來當時之歎也設使世之

讀書者皆若吾鄭君之敏於爲政則儒者豈復有見輕於當時者哉且夫居官之要不過曰廉曰能而已廉而不能則失職能而不廉則失已廉者德也能者才也有德有才亦何往而不稱哉今觀鄭君之爲政本之以廉達之以能可謂具美矣然而枳棘鸞鳳豈足以盡吾鄭君之所蘊哉鄭君愼毋安於小成尙益求其所未至異時歷清要登台輔吾知其有不難矣是爲序

錢好德挽詩序

挽詩何所始乎莊子有紼謳春秋左氏傳有虞殯漢高帝徵田橫至尸鄉自剄從者作歌以寄哀音李延年分

爲二曲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士大夫庶人後代相承作者彌衆雖曰寄其哀音亦必因其人之有德有行既沒而人思之者然後能得此於士夫君子焉吉水有厚德之士居南溪之上曰錢公好德以洪武乙亥終於家距今已五十年而中外士大夫作詩以哀挽之者尙聯篇累牘而不止公何以得此於人人哉蓋公之爲人沈厚有大志待物以禮撫三弟極友愛方元之季四方盜起公之先君立志甫與前進士劉震等爲義士集民丁保障桑梓與賊抗者數歲既而力寡度不足支將攜家遠避其渠嘗爲立志甫所困必欲致立志甫而甘心焉公知事急遂委身虎口以緩賊計立志甫得以遠去群賊環立怖公使言父所在公默默不對挺立無懼色賊內刃相顧曰此孝子也遂揖而遣之闔門數百指獲免於患國初還鄉里重葺先廬時郡縣驗戶稅多寡敷科徭公悉力供億不以爲難胥吏或欲舞手任低昂公輒能指摘詰之或詣縣長貳發其姦由是胥吏皆敬憚而不敢欺嘗因造官鈔後期部使者逮問當謫役池河立志甫閔其勞欲遣仲弟代行公曰此兒事也其可推弱弟乎大人幸毋憂兒行當卽還怡然就道未幾果蒙宥免居鄉重信義人有過面斥不少貸豪橫者有

所畏而不敢肆寡弱者常賴以扶植嗚呼公之行義若此宜其卽世久而名不衰此哀挽之詩所以屢作而不已乎公有丈夫子四人其季習禮今爲翰林學士兼經筵官朝廷施恩兩頒誥勅贈公爲翰林侍讀承直郎繼又加贈爲翰林奉直大夫侍讀學士予與習禮同朝交最久知公之行義獨詳故因讀哀挽之什而僭序其篇端云

偶中錄序

洪武壬午予春秋二十有二其年春郡守朱侯仲智以歲當大比取郡庠弟子員之可試秋闈者預達名於藩

府而予忝在其列先祖遺安公聞而戒之曰古之人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伸於久屈之中發於持滿之末然後足以有爲今爾學未充而急於求試雖剽竊師友之緒論或可以僥倖於場屋中然少年從仕無成學定識以致於用它日之悔甯有窮已乎其速辭免益務於學踰此三科而後就試未晚也予雖謹受教而辭然心之急於試者未常已其年夏五月先祖棄世會太宗皇帝入靖内難科舉之令未及行明年爲永樂紀元之初詔下開科天下士以文運大興爭先快覩後郡守蘭侯芳復促予右予不敢再以先祖之訓辭遂偕朋輩郡試

於秋闈明年上春官皆誤爲主司所采明對大廷擢黄甲出身由是塵歷清貫冒榮竊禄於今四十年日用之間揆其寡陋欲措於政事則理暗術踈而不能有所建明欲著於文辭則才蕪思涸而終亦無所發揮惟碌碌苟歲月爲庸眾人之歸矣每思先祖之遺訓未常不自咎其不學早試之過雖欲追悔不可及矣友人查濟海爲禮部郎中於塵牘中得予舊日會試朱卷取以見遺因錄鄉舉公據及登科錄所紀程文通爲一編而題之曰偶中錄蓋欲藏之篋笥以備遺忘耳而從游之士施桀宗銘持去數日遂爲梓刻於姑蘇卒然見之不覺惶汗交集蓋謂其益彰予不敏之醜也然成功不毁是用引於篇端使觀於此者知予之不學早試有終身之悔而凡有志於科名者必將以予爲戒庶幾息躁進之倖心而各務爲晚成之大器焉

送孫進士南歸序

永樂甲辰歲當大比天下貢士合試於京師者二千餘人主司取其文中式者百五十人進之以奉大廷之對既賜進士出身有差而復蒙特恩俾各歸其鄉而積學焉士之與茲選者何其榮且幸哉姚江孫泓孟容始以禮經中兩浙鄉試歌鹿鳴而來蔚然有聲於場屋間既

而果在百五十人之選登名科甲將促裝而歸也其鄉之先進仕於朝者相與設祖帳以餞之且屬予一言以爲贈予惟國朝設科取士著在甲令蓋欲必得眞才以共圖至治士之由進士而發身者豈易言哉其始學於鄉也有經術以敦其德行有策論以益其智謀有書算律以資其治事初試於鄉再試於禮部三試於大廷然後得爲進士自常情觀之其行若無不脩其才若無不備可以布列庶位而措於爲政矣而聖天子之意方且欲其歸而學焉使之益求其所未至而益勉其所未能蓋必欲致其器於大受而不欲其安於小成也是則朝

廷之待進士恩意如此其厚爲進士者當何如而圖其報稱哉亦惟在於學焉而已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孟容以明經取科第其於天道物理之微人倫日用之著公私利善之幾天下國家之務固已得之於記誦而傳之於筆札矣今之歸而學也惟在於身體而力踐焉且古之論爲政者舉近以該遠故必自身修家齊始孟容尙當孝於親友於兄弟敦於宗族篤於外姻信於朋友仁於鄉里使向之所已知者足以爲眞知今之所欲學者必見於實行處則可以有守出則可以有爲然後庶幾名稱其實而不墮於迂疎苟且之學若徒衒辭

章之艷以誇其父兄詫縉紳之榮以矜其鄉里侈然自以爲滿足則非朝廷之所以期望於進士之意而亦非孟容爲學之初心也孟容勉之异日謁選於朝敭歷淸要而見於行事使人皆曰此甲辰之名進士也吾於孟容有望焉

送冼大尹序　文鈔選

冼君勝質由太學生宰廬陵之六年以事逮至京師得直而歸凡廬陵之仕於京師者咸謂予曰冼君之宰吾邑不赫赫以示威不激激以沽譽政尙寬和故去而人思之今復任焉敢求一言以爲之贈予在朝廷與士大夫論治邑之道每以廬陵爲甚易論者必以爲至難予常病焉故不得不爲冼君言之古之治民者庶矣則富之富矣則教之近也考課之法亦必以戶口增田野闢盜賊息爲守令之最蓋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庶富教三者乃其責也今之爲守令者常患於勢有所偏而三者不得兼備焉吳越之人庶矣而難於富之齊晉之民富矣而難於庶之至於教之之難則又天下之公患焉獨廬陵地方百里而民衆數萬五穀布縷之饒足以贍及旁地而衣被乎南北且其民皆能服習於詩書禮樂之訓崇尙乎孝悌忠信之行自天下言之既富且庶又

不難於教者孰有過於廬陵哉爲令於廬陵者戶口不待勞徠而增資產不待勸課而厚禮讓不待教化而後興宜若以爲易而反以爲難其故何歟蓋亦不知所務而務其所不當務也苟能因其富庶而以廉恥風勵其民則其民孰肯舍廉恥而于非義哉其民而皆廉恥以待其上則何令不行何事不集未知冼君以爲易邪以爲難邪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使冼君是行益以廉恥風勵其民則其民不足治矣又何難之云乎哉

贈胡經歷序

漢有期門羽林之制唐有折衝果毅之府皆爲禁近宿

衛類選民間子弟之魁徤材力者以充之儲蓄有時訓練有法其來尚矣國家稽倣古制建立親軍之衛統馭禁兵而於府軍前衛尤加慎選常以勳舊大臣領其衛事而參贊戎幕者亦必遴擇聰明特達魁偉奇傑者以充其職非如是不得與茲選方是衛之初建也太宗文皇帝運神機布天策日與將相大臣規畫措置廣集天下貔貅熊虎之士凡數萬人豐廩餼精教閱以成其果勇之氣者蓋欲以爲聖天子今日之用也然則軍士之得隸是衛者固已榮矣況宣號令明紀律掌參軍司馬之事於幕府乎是其榮幸從可知矣瑞昌胡君思溫性

純而質美才識不凡早以才能歷仕中外得擢爲府軍前衛經歷在職有廉勤之譽自衛所百執事暨於戎行之間莫不頌其賢今年夏以三載秩滿考最於天官衛僚之相善者相率踵門屬言爲之贈夫名高而心愈下者其德必進官成而志不怠者其位必崇胡君名已高矣曰謙曰慎豈非胡君之所當勉者乎苟能勉之則名位之升進猶未已也

送大參陳公復任江西序 文鈔選

宣德四年春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漢陽陳公以六載秩滿考績至京師天官奏於朝蒙恩復職戒行有日交游士屬予文以爲之贈夫今之布政司即古者方岳之任以地言之則數千里之遠皆其疆理以人言之則數百萬之衆皆其赤子國朝設置特以承宣二字名其官署蓋欲其宣朝廷之化於一方也其體大其責重常未易以爲之惟寬厚鎮靜識大體者然後足以稱是任焉彼或瑣瑣於格令文爲之末而不知以宣化爲務者未足與議此也何以言之聖天子宣天地之化以化天下之人方岳大臣則當宣聖天子之化以化一方之人所謂化者何人欲化而天理明血氣化而性情之真見呻吟化而謳歌之聲動如陰陽之氣運行天地間使萬物各

得其所而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方岳大臣之任所以爲難非如百官有司各分其職但一事之善即可以指擬而名之也陳公早以明經升冑監洪武中拜地官主事遷吏部員外郎再轉而爲今官其在江西務以寬厚鎮靜爲心譬如泰山喬嶽鎮乎一方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人者不可以數計今之歸也江西之人又將益蒙其化矣雖然予於陳公復有告焉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爲周司徒猶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陳公慎毋安於小成尚當以武公抑戒自勉異時九載升朝佐聖天子宣化

於廟堂則天下之人又將蒙其化如江西矣此予與交游諸君之所望也陳公勉乎哉

送周知縣還胙城序 文鈔選

往年吾與三衢嚴君崇振同事於秋官而上饒周君進賢適以明經領鄉薦歌鹿鳴而來登進士甲科與嚴君交好篤密故予時得胥會於旅邸觀其貌則恂恂謹飭聽其言則議論英發扣其中則蘊蓄淵懿而未易窺予固已期其爲有用非凡之器矣旣而進賢出宰河南衛輝之胙城別去逾年予見衛輝太守蕭公崇岳於京師問其邑宰之賢則曰宰衛輝之屬邑者六人當以進賢

爲冠又明年見布政使蕭公及憲使陳公於京師問之則又曰宰河南之屬邑者六十有九人當以進賢爲巨擘予於是知進賢之善於爲政且喜夫昔之所期望者信而有徵矣今年秋進賢以三載秩滿述職至京師而嚴君適以非罪逮繫於內臺其素所親厚者或諱與交游或相背而詆訾獨進賢不以炎涼異態眷眷相顧盼而不已予於是又知進賢之善與人交也未幾嚴君蒙恩復職而進賢亦以考最復還治所士君子作歌詩以送其行謂予宜序嗚呼進賢於朋友之誼可謂厚矣舉此一端擴而充之則於從政乎何有何以言之爲政之道無他焉不過曰明人倫正風俗而已蓋人倫明則風俗正風俗正則天下治矣人之大倫有五朋友其一也未有薄其一而能厚其四者亦未有厚其四而薄其一者進賢於朋友之倫如此其厚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豈復有薄而不厚者哉表端則影直源潔則流清舉此而刑之於下則下之人舉將觀感興起各欲厚其倫紀倫紀旣厚則人無有不治而政無有不成矣進賢尙益加勉焉九載秩滿將歛歷華要以大其施豈止於胙城一邑而已哉

刑部郎中榮公慶壽詩序

仁宗昭皇帝卽位之初渙發綸音凡廷臣之久於其職者悉頒賜誥勅且寵及於其親於是宛平榮公敬義甫得以子貴膺受誥命褒封爲刑部郎中階奉議大夫人咸以爲榮後三載當聖天子紀元宣德之二年公之壽已登八十耳聰目明康强無恙十二月初吉爲公初度之旦子婦騈列孫曾滿前佳賓上客舉觴稱壽和氣雍雍歡洽於一堂之上交游士爲詩以相慶賀屬予序其首簡夫趙孟之貴猶頓之富人力皆可以勉而致之惟人之年壽實出乎天而非智力所可得而求者故洪範叙九五福之疇必以壽爲先蓋以人必有壽然後能享

有諸福苟無其壽則雖有富貴康寧安得而享之乎然予觀於世之人得其壽者或有矣求其身家康裕子孫衆多者常鮮榮公身既康寧家益殷盛子孫孫子莫不表表英發此其得於天者既有以異乎人矣且世之人子孫衆多者亦或有矣求其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甚不多見榮公之令子華當太宗文皇帝龍飛之初即參戎幕遷兵馬指揮擢佐京縣拜主事而陞郎中祿養幾三十載此其逢乎時者又獨以異於人焉雖然榮公之得此豈無所自哉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所以得此者皆聖天子之所賜也方今時

和歲豐南極之星頻年疊見天下之人咸躋仁壽之域榮公之壽益將過百歲而無窮吾黨之士猶當歲歲而致賀焉是為序

送扈大尹歸鄉焚黃序

宛平大尹真定扈侯之輝以久任考稱膺受勅命進階承德郎而其考妣皆得封贈如其品秩上章乞陳歸拜先隴而行焚黃之禮詔許其去交遊之士求予一言以為之贈夫京畿乃四方萬國之都會府縣所治當輦轂下近臣貴戚悉在境內人民櫛比而政務棼雜任於斯者入則供億於內庭出則綜理於公署繁劇糾紛日不暇給故國家於順天應天二府俱給銀章位次六卿而宛平諸縣秩在正六與外縣差等其視漢之京兆宋之開封祥符體益重而任不輕矣予自宦游兩京二十餘載見夫尹京縣者凡若干人求其能允稱其職而不受窘迫如吾扈侯者甚少其或稱矣又常因事顛蹶而不得久任於其職稱職而久任矣又常詿誤於法曹不能始終無過舉以全其令名無過舉者又或有矣然其受朝廷勅命之褒嘉寵及二親而復得歸覲於桑梓者蓋千百中不一二見焉扈侯於此具衆美而兼得之矣然則扈侯之歸可不謂之榮矣哉雖然扈侯之所以得此

者皆聖天子仁恩厚德之所賜也可不益自振勵以圖補報於萬一哉此蓋扈侯之所當勉而亦其所自能者於其行書以為贈行序

贈王都指揮任浙江都司序

浙江為東南大藩領吳越富饒之地東連巨海西抱湖山土地人民甲於天下外夷之朝貢番舶之往來又當要衝之會都指揮使司所部若所若衛城池屯營不知其幾而海濱山落烽戍斥堠俱極要害非得聰明剛毅之才識方面之體者又曷足以膺是任哉宣德紀元之五年春朝廷以都司缺人命在廷侯伯暨都府大臣舉

京師列衛揮使之堪任是職者於是合議以彭城衛指揮僉事王公薦於朝遂蒙恩擢掌浙江都指揮僉事之事戒行有日同朝舊友相與屬言爲贈夫王公世祿勳舊之臣久在京朝通習軍政今得膺方面之寄其所以訓練士卒繕濬城池以及禁遏姦宄之方儲蓄軍餉之術皆其講之有素特舉而行之耳有不待予之言也予之所以告王公者蓋有大焉朝廷之制兵所以衛夫民而民則供賦稅以養夫兵兵之與民猶手足之更相毗輔不可以彼此輕重論也居節鎮之任者苟徒徇乎兵而念不及乎民豈大臣之體哉王公是行尙當以兵民

爲一體使浙河東西二千里之地軍安其堵民樂其業夫然後不負朝廷委任之意王公勉之予日望之

費處士挽詩序

近世士大夫倣古者紼謳虞殯薤露蒿里之遺意作爲挽詩者皆因其人有德行文學之足稱見其沒世故謳吟咏歌以寄夫哀傷悼惜之情於無窮非偶然而作也往年文選主事崇德姚君敏學嘗與予論其江鄉人物亟稱處士費君元凱之賢謂其事親克盡孝養交友克篤誠敬賙窮賑饑無悋惜於人是是非非不少徇嘗得穿窬之盜賑而遣之使遷於善又嘗見羈旅之客病僵雪中舁歸調養以全其生其長厚之德大率類此予聞姚君言心切識之永樂甲辰予以刑部員外郎爲會試彌封官見處士之子以明經擢進士甲科聰明文雅有政治才人以爲家庭之訓有足徵矣予亦謂處士樂善好施雖隱而不仕其子方向用於時褒封之命庶將及之嗚呼詎知後此五年處士竟以註誤就辨而道卒於淸縣乎是可哀也已京師士大夫聞其訃作歌詩以挽之敏既彙萃成帙求予爲之序夫古者善養其親有漢之石建善與人交有齊之晏子租奉給貧如梁商信服鄉里如王彦方又若陳大丘能化梁上之盜趙宣孟能

恤翳桑之餓人是數君子者雖後千百年人猶仰慕而不忘蓋以其善之足稱也今觀處士之爲人於數君子之善皆彷彿有其一端焉又安得而不敬慕之乎此哀挽之詩所由作也後之人苟得而讀之豈獨啟哀思於無窮亦將有所感發而興起其爲善之心也詩凡若干首列於左方

贈沈維周序

古先聖賢之論爲治必自脩身齊家始故舉近可以該遠卽始可以知終予所居官舍在京師禁垣之東得與禮部從事吳興沈維周爲比鄰見其門無私謁日與賢

士大夫相往還尤篤於教子有子方成童聰明可愛維周即能以詩書禮樂教之朝出治公事必令挾書帙以從暮歸又張燈助其誦讀唔咿之聲不絕予雅敬重之繼詢於吳興宦游之士知其為梁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休文之裔家於吳興數十世簪纓詩禮相承不絕維周性淳雅而才通敏早以才能辟舉從事於鄉郡歷數歲而蒞於禮部勤慎小心始終無過舉于是又知其為名賢子孫而故家文獻之足徵也今年秋維周以九載滿考謁選於天官蒙恩擢授正八品秩將有民社之寄其素所交游自錦衣衞經歷孫君而次相率屬予言為之贈以予觀維周之居家能以詩書禮樂教其子孜孜而不倦則其他日之居官措於為政從可知矣蓋古先聖賢為政之道具載於詩書則政其有不善者乎且禮樂所以定民志樂所以和人心從事於禮樂則民志可定人心可和民志定人心和治天下可舉而措之矣況於百官有司之職乎維周尚加勉焉異時聞有詩書禮樂為政自八品而進陟顯要者必吾維周也

送黃大尹還東陽序

吳文正公嘗曰有禹稷伊尹之志得一縣而治之亦可以小試矣誠哉是言也蓋縣所治於民為最近而令之惠澤及民為甚速賢者能者苟未達而行之天下得是職而居焉亦庶幾足以行其志矣予每病夫世之居是職者不知所以自重自貴而薄其職以為不足為不流於罷軟迂懦則墮於卑汚苟賤由是臨於上者得以輕視之而下人亦因得而肆侮焉其故何哉由是廉不足以律已也明不足以燭事也亦有廉且明矣而仁不足以愛物則雖不撓於私不蔽於事而深刻嚴酷無慈祥愷悌之意又或其心雖仁而能不足以剸繁則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求稱其官難矣然則廉足以律已明足以燭事仁足以愛物能足以剸繁全此四者下之人無得而輕侮之其惟予友黃君時茂乎時茂為建安故家子既幼遊鄉校已能如龍泉太阿之在地雖沉匣閟藏未見於世而光芒爵發上衝於天不可禁遏識者固奇異之矣永樂乙酉以明經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予時以秋官主事奉詔纂脩性理大全書與時茂同處祕閣者凡三載每觀其或論文藝或論政事咸優優綽綽無所凝滯故凡當時之與遊與居者莫不期其為有用之器既而謁天官與時茂同列者或擢居兩淛或分任六屬而時茂獨出為淛之東陽令眾咸惜其去而時茂怡然畧無不足之意在職三年訟簡役均利興害

除百里一和如春上官有嘉獎之辭下民無侮慢之色今年秋以漕運來京師竣事而歸舊遊之士咸賦詩贈別而大理左寺副牟君秉常以首簡授予屬爲之序夫以時茂之才之美旣以弸中而彪外矣亦且嘗有味夫吳文正公之言而縣令之職足以行其志矣予復何言而有益於時茂哉雖然覘今日之小試足以驗他日之大用陳獻侯之宰內陶士行之運甓是已況夫漢之大傅褒德侯其所受上賞而被遷擢者實由夫密令之政焉時茂愼毋安於小成尙當益勉其所未至使異時名位之崇聲聞之著有所資於今日以爲階梯也詩曰在

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時茂勉之

送夏廷謙序

河南參政夏君廷簡以事就逮之三年蒙恩復還其官於是命其弟廷謙歸薦母夫人壽士之善詩者多賦以送其行且美其能盡友愛之誼廷謙之故人洪益中屬予序之初參政君在理時予始識廷謙於逆旅中見其容色戚戚若有所失者問而知其故予固以知其克念天顯而參政公爲有弟矣今復得誦諸君子美之之辭安得無一言以復之哉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而下文繼之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蓋言患難相恤惟兄弟爲然當此之際雖有良朋亦不過爲之歎息而已矣夫兄弟之與朋友親疏間矣故聖人作詩次第言之欲人知其親其所當親也昔眉山蘇公兄弟以罪謫嶺表士大夫皆諱與之游當時有巢元脩卓契順者皆不遠萬里而往視之此二人者特朋友耳於患難之際且能若是況廷謙之於其兄哉是則廷謙之從其兄非過也宜也雖然世降俗漓鬩牆割戶而同室楚越者多矣俾聞廷謙之風得不有所感慕而興起哉且廷謙之歸兄弟之誼旣盡矣將着褊襴衣以娛其親俾其兄得盡國事而無內顧之憂是其孝行猶可嘉焉孔子說詩於兄弟

旣翕和樂且湛以謂爲此詩者父母其順矣乎予於參政君兄弟亦然

送王僉憲赴湖廣序

予童丱時聞鄉先生長者言王公處敬之賢謂其居大學十有五年苦志勵行不爲詭隨以干進取暨游郡學則公爲御史持風裁聞其所舉所覈凜然有廉貪立懦之風非惟縉紳君子憚其方正雖草萊之士有爲不孝不義者聞其所至爲之膽落予固已知其賢然未識也後又十餘年公自縣令復入朝爲御史因友人劉君仲戩胥會旅邸中握手歡如平生見其囊篋蕭然無擔石

之儲蓋自得祿以來悉以周患難餽賓客不為妻子明日計予於是又深嘆其不可企及後又三年為永樂庚寅秋八月車駕駐北京公在扈從廷臣交薦天子特擢為湖廣按察僉事九月至南京仲戩率大夫士作詩歌以送而屬予序昔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今觀王公之平居與其窮達貧富之間五者可謂具矣此所以膺是任歟聖天子之求賢審官當矣然予於五者之中猶有望於公焉昔之為御史縣令猶未若今日之達由是而益舉其所未舉顧不

韙歟夫民生利病繫於守令賢否風紀之司正所以綜核之也間歲以來賢守令有去官者其民往往詣闕舉留朝廷屢徇其情民獲利安特畿內近地為然幽遠小民其間豈無欲去其病已者而舉其利已者限於道里而情不上達風紀大臣可不念哉將在乎一舉手一啟喙之勞耳王公是行當盡去其所當去而盡舉其所當舉使荊楚一道之間守令俱賢則民樂其生而風紀之任得矣

送白通判陞職還廣平序

朝廷列爵頒祿以寵任庶官者皆以為民焉故為政之道以得民心為先民心既歸則其政之善從可知矣政善而民歸朝廷又安得不頒特恩以寵待之乎廣平府通判白君世家清淵早以明經升胄監永樂間擢居今職專理馬政廉慎而有為號令設施之間務以便民為心由是畜牧蕃息而民不知勞既而以外艱去職屬邑之民相率詣闕乞留朝廷既從其請矣未幾又以內艱守制家居其民又相率舉奏於京師朝廷為之奪情起君於家俾復治郡事今年秋以九載秩滿考最於天官例得遷擢其民又上章乞留復如前日於是蒙恩陞進祿秩俾復任焉交遊士作詩送行屬予為序夫白君之

治廣平當去職者三矣而其民三留之朝廷從其請者又三矣白君果何以得此於廣平哉豈非其政之善而得民之心乎朝廷徇民之請而三復君於廣平者亦惟在於民心而已耳國以民為本得民之心則國本固矣使天下之治郡者皆如吾白君之得民心則天下其有不治者乎於其行書以為贈

贈戶部主事曾君序

永樂間合肥曾君彌高與予俱為秋官之廣西部主事愛其存心公而見理明讞議之際務寬恕而惡深文心甚敬之時予扈從居北京而曾君獨治事於南京繼以

憂去職不相見者數年後予爲員外郎按公事於江淮間而曾君適爲都水主事理河防之務於淮上得胥會於宿遷之公館張燈對酌笑談歎洽盡醉而別不相見者又數載今年夏曾君復以家艱服除謁選於天官擢任爲戶部主事交遊士屬予言爲之贈古之人於僚友之好誼同兄弟至其子孫亦世講之予與曾君嘗同寮采篤交好然自始及今幾二十年而會晤之日不能以數月於其遷擢也安得無一言以告之乎今之六部其屬以清吏名司者凡四十有四其間繁簡劇易各有不同然體大任重而又難於致力者莫有過於戶部郎周

禮地官卿司徒也國朝酌古準今以天下輿地分其屬爲十有四下司民賦上計邦儲自非精湅吏事深知民情者抑曷足以勝其任曾君久於朝著才足以有爲而廉足以有守今之往也克稱其職固無難矣雖然予於曾君復有告焉昔唐之劉晏能籌餽運之方宋之張齊賢能通錢帛之法二者之事於今實爲戶部之先務曾君是行可不盡心盡力而思所以行之乎若徒具簿書赴期會以待敘遷則非吾黨士所期於曾君之意也曾君勉乎哉

贈道會吳牛峯歸禾川序

玄元之教流傳天下幾二千載璇宮琳館彌布中外學其學者動以萬計苟無老成宿德之士爲之領袖則安能齊其不齊使各勵清脩之操以振揚其宗風乎國朝稽倣宋制京師有道錄司郡邑有道紀道會之司皆設官以統領其事然不輕以授人每遇員缺則令所領官觀僉舉老成宿德之士爲衆所推服者徵至京師天官試其學業優異然後奏名於朝始得銓注以領其職然則方外之士得與茲選者豈不榮矣哉禾川爲江右名邑山川奇秀而人物瑰異境內宮觀不知其幾而惟以東華爲首稱蓋東華據禾川之最勝喬林蔽野傑構層

出素多倩修文雅之士寄跡其中晚年予與翰林學士解公縉紳布政使李公昌祺皆常遨遊觀中時李君浩然爲道會而吳君牛峯爲住持二君皆好與賢士大夫遊而賢士大夫亦皆樂與之爲方外交予雖去禾川十餘年而東華之勝概與二君之風采未嘗不往來於懷洪熙改元浩然至京師辭其職將逸老於山中予既爲文以送之今年秋牛峯復膺薦至天官蒙恩擢爲道會繼領浩然之職將歸禾川其方外交遊之士復屬予言以爲之贈予與牛峯交幾二十年契好篤密於其行可無言乎夫朝廷設道紀之官欲其盡職以匡領其衆也

其所謂盡職者豈今稽案牘而申嚴格令之謂乎在於淸脩其行履而精明其道術而已蓋行履不脩則方外冲澹之人有志攝養者無所取法道術不精則水旱疾疫之欲禳禬者無所皈依以持住本觀猶未可尚安足以領一郡宮觀之衆而盡道紀之職哉半峯之行履與其道術予嘗得聞之矣今之歸也尙當求其所未至益勉其所未能求無負朝廷設官之意可也

送沈上舍歸省序

國家重興奬勵賢之典南北二京俱立國學以儲蓄英才公卿大夫至於中外百執事胥此焉出天下士子始學於鄉校學旣成或領鄉薦或偕歲計羣試于禮部然後得登名於此猶未至於遽用又必厚廩餼嚴教條使之陞師親友而益進其學焉三歲一歸省著在令式使凡期及者皆得以展其私情是皆國家勸孝於忠之道也士君子得遊於國學者亦何其幸歟崇德沈君叔達早以俊秀選爲郡庠弟子員偕計升國子監居北京三載朝之縉紳君子皆樂與之遊從且皆期其顯用今年夏以慈親在堂援例歸省戒行有日吏部主事姚君屬予言爲之贈夫士君子之所以榮其親者不過曰學曰行二者而已學非勤則不足以進行非謹則不足以立

既勤且謹則學進而行立學進行立則高爵厚祿相繼而至是豈獨一身之榮哉父母亦因之而光顯矣沈君遊國學有年其學其行固加進而能立矣今之歸也豈徒具斒斕之衣崇滫瀡之奉以怡悅其親之口體哉其所以爲親之喜而貽親之榮者固有在也他日重來顯擢蓋有待焉

送姜員外歸故鄉序

福山姜君士宏擢工部虞衡員外郎之三年以違家歲久上書陳乞歸拜先壠戒行有日同寅諸君子徵予言以爲之贈予往年爲刑部員外時姜君適由胄監擢拜刑部司務忝同寮宷偕出入篤契好見其神采端嚴如喬松勁柏干雲霄而傲霜雪蕭聳然而可敬其性情溫雅如和風甘雨布陽春而煦萬物藹鬱然而可愛與之論事當否辨人之賢不肖則言論英發如傾囊倒珠磊磊而落落至於臨政處事之際則如峻坂之走丸高屋之建瓴水直前而無所凝滯故予在刑部時雅相敬愛旣而姜君得代調於工部繼膺薦舉超拜今職雖與予出處不同而姜君不以炎涼異態每退朝之暇輒相過從殆古所謂莫逆交者焉然則姜君是行可無一言以告之乎夫士君子窮經學古孰不欲希爵祿而行其志

於時哉然而得如吾姜君者蓋甚鮮也姜君以明經發身三仕於朝皆淸望之秩今復得謁告而歸錦衣輝煌照耀桑梓其榮幸爲何如哉姜君之志既得行於時矣而其立身揚名復足以顯其父母而光其祖宗將見故鄉之桑梓皆爲之出色姜君尙當思朝廷優待之恩遄歸於朝恪共乃事以圖補報焉愼毋久戀於桑梓也

送劉典史序

士君子之仕也求其稱而已崇卑非所當較也苟稱矣雖處下僚末秩而德善日彰顯榮之階亦將進進而不已苟不稱焉雖居崇高之位僥倖富貴於目前而素飧

伐檀之譏有所不免孔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言人當隨所居之位而各盡其心不可有出位之思也昔韓魏公常爲監庫之官矣梁莊肅常爲司庾之任矣雖極卑小而二公處之不厭恪共乃事而無分毫苟且其後卒皆踐歷二府位極人臣論者謂觀其小足以覘其大豈不信哉安成劉彌昴早以明經擢進士授山西保德州學官未及上遭家艱今年夏謁選於天官改授廣西之融縣典史交遊士屬予言以爲之贈夫典史雖爲幕職然一縣之政令非經其裁置不得輒行其所關係固爲不輕彌昴得是職而居焉其致君澤

民之志亦庶幾足以小試矣雖然予於彌昴復有告焉古前聖賢之論爲政必有仁義爲言者豈好爲是迂緩闊遠之論哉誠以爲政之本必在於是也蓋當理無私之謂仁處事合宜之謂義心而無私事克合宜以之事上而上無不信以之治民而民無不服彼或不知此徒瑣瑣於事爲之細規規於格令之末者豈復能有美政哉彌昴通經學古其於仁義之說則既講之熟矣今之往也尙當益從事於仁義愼勿以位卑不足爲而變其所學焉苟能勉之則異日名位之升進又詎可量矣

贈陳御史序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以風紀不振無以激揚淸濁而肅正乎四方於是特發宸斷更置一二大臣以爲臺憲之長復勅吏部妙柬中外賢能文學之士試事於內臺期以三月第高下爲二等以聞於朝拔其中之尤者而授以監察御史之任由是豸冠之士皆極天下一時之選臺綱振舉中外肅然百司執事皆知所勸戒而奸暴者不敢復逞朝廷之求治可謂至矣士君子於斯時而得任風紀之職其榮幸爲何如哉雲間陳君文楙早由庠序擢永樂甲辰進士歸榮故鄉益進其學召用至天官適在妙柬之列試事三月考於臺端翹然居最遂蒙恩

擢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其鄉郡故人之仕於京師者咸相慶幸屬予言以爲之贈夫士君子之仕也豈欲希爵祿以富貴於其身哉蓋欲行其志也彼中外百執事固皆可以有爲然爲縣者其治止於百里爲郡者其治僅千里而止雖有善政不得越境以行之自郡縣而上雖尊爲六卿亦且各分其職司錢穀者不得理甲兵掌刑獄者不得詢學校其行亦有所未得行者若夫地無遠近事無大小吏之得失民之利病有聞無不得言有言無不得行者其惟監察御史乎士之欲行其志者必斯職而後可陳君由科第擢任斯職其致君澤民之志可

以於是而行之矣陳君可不勉乎哉當言則言之當行則行之惟盡心於國盡心於民可也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陳君勉乎哉

贈鴻臚靳主簿序

夫爲治之體在於禮樂刑政而已禮樂其本刑政其末明習乎禮樂則刑政能外矣蓋禮所以定民志樂所以和人心民志定人心和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士君子窮經學仕於時苟得久居清秩以明習乎禮樂之事則將由此而進膺大用無所往而不稱矣藁城靳君叔澄聰明而特達早遊黌泮以明經升冑監丞樂間選擢爲鴻臚寺鳴讚在職既久歷事三朝出入殿陛間日侍宸旒左右凡朝覲會同宗廟燕享之事皆得習而行之且其丰姿玉立神采英發非但在朝縉紳之士知其爲人雖四夷朝貢之使亦皆瞻望顏色而加敬焉今年秋以九載秩滿當陞秩天官以其久於鴻臚練習朝儀不宜擢居外任特奏於朝蒙恩進階爲鴻臚主簿不領案牘而仍掌禮文之事人咸以爲榮交游之士屬予文以爲之贈夫人才之於世譬猶材木焉速用者則不過爲榱爲桷而已彼大至千尋而足以棟巖廊而梁大厦者必待歷年歲飽霜雪然後取而用之今觀靳君久任於鴻臚

豈非天意欲成全其才故使之多歷年歲以習朝廷之治體而將大用於他日乎靳君尙當益進其德脩其業以待乎不次之擢可也

贈刑部郎中厲君序

錢唐厲君希哲由國學上舍任禮部主事調營繕歷九載秩滿天官考最蒙恩擢升刑部郎中冬官四屬諸君子篤同寅之誼求予言爲之贈夫治獄之要不過曰法曰情二者而已法有一定情則無窮任法而遁其情其失也酷原情而戾乎法其失也縱縱固不可酷亦甚焉君子於此必使法當乎情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酷惟

其平而已非心公而理明者安能與於此哉豫章羅仲素有曰朝廷立法不得不嚴不嚴則無以禁天下之惡有司用法不得不恕不恕則無以通天下之情誠哉是言也予嘗觀漢之張釋之于定國可謂能以恕求情者也若張湯趙禹則一切用法而已其賢不肖蓋霄壤之不侔矣厲君久任京朝擢陞讞議可不以張釋之于定國爲法而以張湯趙禹爲戒乎勵君勉之異日陞秋官之屬有卓然特異能以恕求情者必吾厲君也

贈刑部郎中劉君序

古先聖人之制治必設憲典以爲民之防者蓋欲使惡

者知懼而善者獲寧焉譬諸禾黍必去稂莠而後苗可得而秀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司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愼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國家聖聖相承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欽恤哀矜之意無異律令一書合六百有六條上稽天理下揆人情集歷代之大成足以爲萬世準則令之任法司者但守而行之則政可以成而名可以立矣三山劉君伯端由永樂乙未進士拜工部主事九年秩滿天官考最蒙恩擢陞刑部郎中同寅諸君子求予言以爲之贈夫典憲之官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上無阿私忠厚則下無怨嗟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忠厚有不足則其流必至於刻一於忠厚而正直有不足則其漸必至於縱縱則法弛而惡者不知懼刻則過情而罪者失其當居之以正直行之以忠厚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也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符劉君其勉之

送邱主事歸省序

西蜀之地外廓靈關內包玉壘帶三江之險由其地抗負之重故自古多瑰奇傑特之士若司馬相如王褒揚

雄陳子昂三蘇父子皆以文章顯孫抃范雍唐庚韓子蒼皆以政事稱范鎭陳堯佐張浚虞允文皆以勳業著他如姜詩李密之孝行張飛之將畧萇宏之忠義皆表表揭名宇宙間故蜀自古以來號爲文獻之邦重慶實蜀之上郡其人物之盛尤非他郡所能及禮部主事邱君用賓以明經領薦擢拜今官勤愼有文能協典禮以贊宗伯由是政績彰聞朝廷推恩頒勅二親及其配皆有封爵今年秋以太安人在堂謁告歸省戒行有日主客郎中程君伯玉率同寅之士屬予言爲之贈予與用賓同朝交甚久於其行可無言乎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司馬相如亦蜀人也當其爲中郎將特持漢節過蜀郡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當時莫不榮之而後世儒者或謂其失詩人維桑之意相如豈故爲是蓋勢位有以致之也用賓職屬春卿京朝淸望之官今得請告而歸錦衣煇煌照耀閭里鄉人之榮用賓固無異於司馬相如矣用賓可不益加敬恭以盡夫維桑與梓之意乎况用賓年壯而志銳名位之進猶未可量異日還朝必將大著勳業蜀之諸賢又豈得專美於前哉是爲序

送孫伯任南還序

德輿孫伯任甫予友禮部主客郎中原貞之叔父也原貞以明經登永樂乙未進士甲科初擢爲儀制主事繼陞今職在禮部十餘年著廉能之譽搢紳間頌原貞之賢者必及於伯任甫謂其德善之成就有所自也蓋原貞早失所怙伯任甫視猶已子鞠育訓誨底於有成於凡治身率家之道撫事酬物之宜務以身先之而一歸於忠厚焉及原貞旣仕有官於朝又能經紀其家政而資給其所需使原貞得以悉心於官政而無復內顧之憂今年夏念原貞之別久自德輿買舟將詣北京以覩之會原貞偵部檄給驛治公務於蘭陵適相値於南京一見歡甚原貞懼其跋履憊以南旋而伯任甫必欲至北京以視其家衆原貞不能止遂踰淮絶泗不遠數千里而至北京居數月治裝將歸在朝諸君子與原貞同寮采者屬予一言以爲之贈夫觀人者於其倫紀之厚薄則足以知其生平矣蓋人之大倫有五兄弟其一也能厚其一則四者必不薄矣世之篤兄弟之義者嘗鮮况於兄弟之子比於兄弟則相疎矣雖以第五倫之賢猶不能免於終夜十起之歎况衆人乎世或有能念者矣然未必皆能敎之能敎者亦有矣而不能必其姪之皆賢故杜牧之於阿宜李義山之於袞師雖甚譽之而

其後二子皆無所聞豈亦敎之未得其道歟惟漢之馬援敎兄子嚴敦拳拳焉以敦厚周愼廉公有威爲言其後嚴敦亦皆知名當世良由援之善敎也今觀伯任甫之善敎原貞之善承可謂世濟其美矣然則伯任甫豈不猶賢乎哉且能不憚道塗之遠以相顧念倫紀之厚足以爲世道勸故書之以爲贈行序

送王主簿赴海陽序

廬陵王君必勤以賢能辟舉從事中外十餘載繼以年勞授九品秩莅政於兵部克著能績今年冬蒙恩擢授廣之海陽主簿戒行有日交遊士作詩送行而工部主

事羅君祖期以首簡屬予爲之序予與必勤有桑梓之好知王氏爲吾郡世家而其宗人子源子韶皆與予相厚善必勤又嘗遊郡庠窮經學古從事於舉子業在京師數相過從於其行可無言乎夫士君子之所貴者曰才曰行二者而已然常難得而兼之謹持廉節者其行可謂立矣而才或不充才不充則不足以有爲練達時務者其才可謂充矣而行或不立行不立則不足以有守有守而短於才猶可勉强而盡其力徒恃其才而行或有虧則譴責加於上侮慢肆於下身辱名毁雖欲有爲其可得乎故君子之所愼者惟在於立其行也行苟

立矣何患乎爵位之不崇而聲名之不著哉必勤從政有年練達時務不患其才不充矣今之往也尚當以廉節自持公其心而平其政使海陽之民翕然稱爲有守有爲之賢貳尹則吾黨交游之士與有榮焉必勤勉乎哉

贈吳從事還新淦序

國家定制天下諸司自藩府臬司達於州縣之長率三歲一朝於京師其來也必偕以幕職及從事各一人凡所部之民兵戶口風俗學校獄訟賦役祠祀之壇壝倉庾之儲偫以及廨宇簿書之類悉皆籍而上之既上則必命六部憲臺考其事之興廢政之治否明黜陟以示勸懲是蓋唐虞成周述職之遺意而朝廷綜核名實之要道也宣德五年春正月適當朝覲之期四方各以其職會於闕廷之下者五千餘人其政績無聞者既皆顯黜而治效彰著者猶有稽違之愆法曹上章絀糾聖天子宏天地之量咸賜蠲免復賜璽書以申戒飭於是僉戴恩德莫不歡欣鼓舞而歸於時金川吳伯璵氏亦以從事偕其邑宰張君在五千人之列亥事戒行而鴻臚序班黃君希璃踵門而告予曰伯璵乃金川故家之裔讀書而好義宣德初以賢能辟舉從事於邑其器識超

邁蓋有志於功名者今之歸也願求一言以贈之予因告之曰士君子之所以成功名者在於器識而已器有宏隘識有遠近一則由於賦稟一則成於問學賦稟原於天問學由於人由於人者既盡則原於天者可變故隘者可至於宏而近者可至於遠矣器宏而識遠以之建事而事無不建以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何患乎功之不成而名之不遂哉伯璵從事鄉邑人既推其器識矣今而得從天下縉紳之流瞻拜天顏聆玉音於殿陛之下而又得覩夫京師之秀麗充然若有得於胸中宜其器益加宏而識益加遠矣歸而復加勉焉則功名豈難

致哉伯瓔勉之

送葉大尹復任臨桂序

永樂壬辰歲太宗文皇帝臨軒策士當時對大廷登名黃甲者僅百人蓋極天下一時之選會朝廷頒恤刑之詔詔讞議之事必通經學古之人然後足以勝任故百人者釋褐不數日卽奉綸音分蒞法司以典刑獄由是盡力以試諸艱進士得人是科爲最盛士之出於其間者文學治能必表表異常豈非琢磨淬礪足以成其才乎永嘉葉君肅英實在百人之列時分蒞於內臺與監察御史同司憲典聽訶折獄明敏而有斷不數月隱然

名動京師後二年遂得擢授廣西之臨桂大尹久於其職有爲有守循良之政播乎遐邇工部郎中莫君子樸臨桂人也在京師常爲予頌其政績且言葉君蒞董餽餉於交南得撫綏之道故事集而民不知勞又嘗因旱暵懇祠誠敬篤至甘澍立應歲賴以豐臨桂之民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比於班固所傳之循吏夫何讓焉今年春以秩滿來朝天官奏最蒙恩復職凡臨桂之仕於京師者屬予言以爲之贈夫士君子之所貴者曰文學曰政事而已然練達時務者常乏稽古之功而通經學古者又或不足於幹濟之能二者之長每難得而兼之漢世取士必以先聖之術與當世之務並言誠以不通世務則不足以有爲不明聖術則不足以有守故君子之所貴必在於有爲而有守焉若葉君者其可謂兼二者之長矣其所以著善政於臨桂豈偶然哉或者曰葉君有爲有守其文學其政事誠足嘉矣然久於百里之寄不得大展所蘊葉君其亦有不足之心歟予應之曰漢之卓茂拜太傅封褒德侯實始於密縣之政葉公惟當益盡乃心九載政成超拜當不遠也於其行書以爲贈云

贈儀給事中序

禮科給事中東萊儀君子新歷職三載將書考於天官其鄉郡之友屬予文以贈之予昔在翰林爲庶吉士見子新之先君少師文簡公當太宗文皇帝朝以耆德碩學自湖廣布政使進擢少宗伯爲今天子舊學之臣是固已期其爲有用非凡之器矣洪熙改元果以薦擢今官供職以來疏駁章奏克殫其心而於獻納論思之際尤非他人所能企及人皆謂文簡公有子而昔之所期望者爲不虛矣是雖文簡公之遺蔭然子新之學問才能亦自足以致之也抑予觀漢桓榮之於顯宗宋晏殊

之於仁宗皆有甘盤之舊當時榮之子郁殊之子承裕皆得用於朝然郁之名位獨貴而且顯非承裕所及論者以爲晏殊之在仁宗朝身爲首相享榮名以終舊學之報隆矣桓榮當顯宗卽位之初年已耋耄未及大用郁之賢又過於承裕其貴而且顯蓋亦宜也今吾聖天子龍飛繼統圖任舊人而文簡公先已捐世猶桓榮之在漢未食其德而子新之賢無媿於郁然則報施之道寧不在於子新乎由此觀之子新之名位蓋未易以涯涘也雖然予於子新重有告焉世臣大家譬猶千尋之木焉根本雖固枝葉雖茂而封培灌漑之功不可忘也

文簡公旣種而植矣封培灌漑豈非子新之所當爲乎詩曰聿脩厥德又曰勿替引之子新其勉旃

送莫知府序

皇上嗣登大寶以來孜孜求賢以圖至治郡守有缺必不輕以授人務得老成端實之士居之庶幾足以成安養斯民之政也乃五年夏五月己未特詔妙柬在朝百職中之堪畀郡寄者惟賢惟能不限資級於是冬官大司空以營繕郎中莫君子樸應詔遂得陞擢爲常州太守於其行同鄉友之在京者求予言以贈夫古者諸侯之國大者不過地方百里而已自秦罷侯置守於是郡之大者往往方千餘里有府吏胥徒以翼戴於左右有縣令丞簿以承奉於部屬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是則郡守之職比於古諸侯其責任爲猶重也子樸本桂林詩禮世家高曾而上多以顯官著稱子樸久於郎署兩京搢紳之士皆知其名今得膺簡拔而領郡寄也豈不宜哉雖然予於子樸復有告焉養民者仁也衞民者法也法不施則仁不得以行仁旣行則法可以止矣常州爲江南大郡戶口衆而賦役般比年以來郡縣不職而豪右吞并之風遂起由是獄訟行而懷保之惠格不得行朝廷知其然常遣一二大臣假以重柄使得發擿其奸

慝而誅鋤之由是稂莠去而嘉禾之苗秀矣子樸是行可無事乎法矣惟盡心盡力行其養民之仁可也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子樸是行可不權寬猛之宜以稱朝廷之任使乎子樸勉之

送王推官序

郡之有推官起於唐而宋元因之張建封狄兼謨呂夷簡孔道輔悉當世偉人皆常爲是職紫陽朱夫子謂其兼牧民之計非他刑官之比其所關繫亦旣重矣誠哉是言也夫以一郡之所治提封千里民堵萬區臨其上者惟守佐與推官四人焉凡民事之有不平而縣官不

能平之者悉至於郡守佐但覗其成而已謹操縱之道
權輕重之宜則惟在於推官一人焉然則今之歸是職
而能稱是職者豈不益難其人哉永豐王君命我早以
明經擢進士甲科授刑部主事居三載改任廣之韶州
推官能以至清肅羣下以至公奉朝廷於聽辭折獄之
際務存心於寬恕而不以深文巧詆爲能故久於其職
而屬邑之民咸懷其惠而相戒以不犯曩因事留北京
今年夏始得白將歸治所鄉友之任於朝者相率賦詩
以華其行而謂予宜序予昔備員大司寇之屬常與王
君同僚案相知最深每見其德性之篤實而行事之周
詳未常不起敬而起慕於其行也其能已於言乎夫爲
政之道無他焉亦不過曰篤實曰周詳而已矣蓋篤實
則心無矯僞之思周詳則身無鹵莽之行心無矯僞行
必周詳則所存所發一出於誠上以誠而待夫下則下
之所以應夫上者又孰肯縱其誕謾欺罔之情哉王君
之歸尙當益守其篤實之心益勉其周詳之行將見九
載政成進歷華要無往而不稱矣此王君之所當勉亦
吾黨之所望於王君者焉若夫道途登覽之勝朋友離
合之懷作詩者已賦之矣予可畧也

送行詩序

永樂十六年冬十二月北京新建大倉成廷議遣予從
副都御史金壇虞公詣江南諸郡轉輸常歲之租五百
萬以實之命既下翰林諸君子以予從游之久而一旦
別去咸依依有不忍意於是侍講鄒公爲倡取唐人書
中二十字爲韻分而賦之以贈其行且擬侍讀學士曾
公爲文以序首簡既而予以事沮弗果行故曾公之序
未及就而詩之成者亦僅得其大半焉然而大篇短章
或清淯或古雅或浩如春江或絢如雲錦而其微辭婉
意則又皆有規焉有戒焉有祝頌焉有期望焉殆不止
於執手傷離之情而已也予既得而誦之因竊自歎曰
詩以道性情之真出於自然之爲貴三百篇尙矣十五
國風閒有田夫閨婦之辭後世老於文者或莫能及由
其出於自然而非有所勉强造作也送行之作列於驪
駒古詩十九首倡和於蘇屬國李少卿東都而下迄於
唐宋往往有焉皆所以詠歌一時之實非有不得已而
爲之者方今治教休明聲與政通士君子出而鳴國家
之盛固已駸駸乎雅頌矣然獨於送行之作每病其大
究蓋由海內人士慕文辭者益衆遇其宦遊行旅所至
持卷而求之無問乎識與不識得則用以詫耀不得則
戚戚而不恱使夫文人才士不得已而勉彊以應之雖

欲雕琢其詞鏗鏘其聲然意態景物未免出於模擬想像而非一時之實故性情之眞不能不爲之病有如諸君子送予之作出於自然而然者誠不多見也嗟夫彼求之而不得此不求而得之顧予何人可不益自砥礪而求無負於諸君子哉或曰分韻者二十人而詩成者僅半盍亦求而補之予對曰蘭亭勝會詩不成有焉未聞其補而賦之者予何爲而踵世俗之弊哉特因其自然使展玩於他日亦足以追惟一時之出處云詩凡十有七首其十三首卽分韻而賦者餘四首亦當時送行之作故附於其次謹序而藏之

唐詩正聲序

前翰林典籍三山高廷禮雅好唐詩嘗合三百家五七言古今詩旁搜妙選得九百二十九首隨其世次類而集之釐爲二十卷名曰唐詩正聲以授學者其用心蓋勤矣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彭曜伯暉欲鋟梓以廣其傳屬予爲之序夫詩之爲義有六出於國人則曰風出於朝廷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則曰頌直陳其事者謂之賦取彼譬此者謂之比托物起意者謂之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古之人緣情而作聲依永而律和聲可以觀世道之升降唐虞三代尙矣吾夫子之所删定具見於經矣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於此哉爰自周衰秦興採詩之官既廢上不以此觀察時政下不以此洩導人情由是大雅之聲不作漢時惟蘇李輩僅存魏晉去古未遠遺風猶在然而宏擴之音渾涵之氣已不逮漢宋齊及梁華靡纖刻又去魏晉遠甚至陳隋而索然萎苶三百篇之遺響無復存矣若乃變六朝之習方駕漢魏追逐風雅成一代之制作者其惟有唐之詩乎然而作者非一人古今選者非一家由其不能皆合乎風雅之音也故廷禮於是而深究其心焉予昔在翰林爲庶吉士與廷禮同編校祕書嘗相與

論近世選唐詩者廷禮獨推襄城楊伯謙之唐音錄爲盡善蓋謂其專以體裁論而不拘拘於時世之升降也今觀廷禮之所選自初唐至晚唐皆隨其世次而類其體裁且於伯謙之所遺者亦增而錄之然則廷禮之所選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關乎世教斯其所以謂之正聲矣乎予不能究其詳讀者當自得之

贈勤司務序

國朝洪武中太祖高皇帝特發宸慮肇置六部司務以參贊乎六卿其秩雖未爲崇高然其職任則所以管轄

庶職而勾稽文移凡一部政務緩急先後之宜悉在其掌握遇有封事得以專用尚書印章而逕自奏御其所關繫蓋甚重而不輕當時又特須勅諭申其職掌謂爲儲材之地而許以不次之擢故自洪武迄今由是職而超拜顯位者往往有焉然則士君子仕而得居是職者其榮幸爲何如哉永嘉勤兼禮早以明經升胄監遊學兩京與賢士大夫交遊其性情溫雅如和風甘雨郁然而可愛其神采俊爽如碧梧翠竹蕭然而可敬其議論英發如春濤之湧簫韶之奏層見疊出有條而不紊凡與之相接見者莫不期其爲有用非凡之器宣德紀元

之初擢拜禮部司務蒞政以來其所設施措置不亟不徐允協乎理以故上官嘉其勤慎同列服其精敏而府史椽屬悉以廉平頌之由是在朝公卿大臣亦皆知其名而期其顯用矣今年夏以三載秩滿當述職於天官同寅馬公屬予言以爲之贈夫士君子之居官任職無問乎於崇之與庳必求乎稱而已苟稱矣則升進必將有望焉況覘人之小試則其遠且大者從而可知陳獻侯之宰肉陶士行之運甓是已勤君之於禮部職雖未崇而英聲偉績已能如此則他日之超遷其可量乎予之所望於勤君者惟在於益勤益愼以得乎不次之用可也

贈周主事滿考序

大微帝座後十五星曰郎位漢唐建官則而象之故有郎官之署六部屬司郎其職也國朝稽古建官罷中書陞六部而郎位益崇今之工部乃周禮冬官卿司空也其屬司有四凡城池之修濬宮室之繕葺百工之程度五材之辨飭與夫舟車器械之事山林川澤之禁江河隄岸之防橋梁溝洫之政悉皆掌之然則今之郎署屬冬官者其職可謂要而不輕矣鄱陽周君思勉早以明經升胄監擢營繕主事營繕素號劇曹周君有廉愼之

德負通敏之才酬應庶務綽有餘力眞若庖丁解牛游刃恢恢無有凝滯在職既久令聞四馳自公卿大夫以及百司縉紳之流莫不交口頌其賢今年秋以九載秩滿將詣選天官其鄉友之居京師者求予言以爲之贈昔倪君水見班景倩被召入京望而歎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蓋古之仕者必以京師爲貴也周君在京師而得居郎位之尊其職可謂清望矣處清望而又得久於其職至於三考績最而擢於銓曹則其榮顯爲何如哉然則周君去此而進歷華階有不難矣周君愼毋怠於官成而益脩其德益勵其操以逕乎方來無窮之慶可

也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周君其勉之

送張蕭二羽士南歸序

國家於二氏之教防範甚嚴凡投業而爲其徒者必至京師重加考驗取其經典諳通而戒律精進者錄司上其名禮部給牒始得簪剃故自洪武至今六十餘年方外多清修之人寺觀無冗雜之弊者職此之由也宣德二年冬吉水玄潭之崇元觀有張蕭二羽士曰雪鈞曰雪蘭不遠數千里以請牒至北京適遇朝廷建延禧集慶齋醮於洪恩靈濟宮二人者遂得從眞人高道祝釐

於聖天子左右珍膳屢頒寵貺駢錫旣竣事中官宣旨命所司卽爲給牒楮墨之費皆出內藏前後僧道之榮無以復加二人旣拜恩貺將南歸玄潭靳予一言以贈夫玄潭爲江右勝境章貢之水南下因山蕩激盤旋起伏瀦爲深潭奇峯疊嶂森聳駢列蒼崖翠壁懸絶而不可躋攀旌陽許眞人常治蛟於此飛符試劍山石間隱然猶有遺跡觀之左有雪浪閣仙人呂岩常登眺賦詩謂其景過於洞天三十六朱之名人如楊誠齋周益公皆有題詠予每登覽於斯必有泠然馭風之想是宜其爲高人勝士棲眞鍊形之所雪鈞雪蘭得優游於此則其於道家之說必洞然於胸中有不待予之言也雖然予於二人復有望焉夫方外之流亦皆聰明特達之士寄迹其間也其所以揭名宇宙者非止於含光葆和而已多因兼學儒亦以爲表襮焉遠者固未暇論姑以近時江右之士言之若閔閑眞人吳全節之遭隆貴顯總領玄教多歷年所而赫然不朽者豈非其文學足以致之歟雪鈞雪蘭愼毋安於小成歸而學焉吾知其進猶未可量也

送李道士歸雲山序

豐城之招雲山靈應觀羽士李一澄氏來遊於北京道錄司試其學律精工上名於禮部遂得牒授本觀住持

將歸山中其同邑友人塗孟剛爲建德貳尹適以公事留京師因相與論及一澄之爲人孟剛乃言曰招雲山在吾邑之東境峯巒秀出而林木暢茂昔浮邱公與其弟子王郭二仙人嘗遊集於此眞仙境也靈應之爲觀創始於西晉相傳至今代有其人一澄生於名家幼有異質因托迹觀中師事吳清隱得其宗旨復參會於白雲熊先生以極其趣凡琅笈之文靡不精究而玄宗之輿靡所不通叱風驅霆旣得其術而飡霞嚥露復葆其眞且嘗北面於撫州儒學司訓白行王先生以受經史

故於儒學尤號博涉若一澄者其亦可謂神仙中之儒者乎予聞其語未及對客有從旁詰之者曰夫山行者不操舟涉水者不蠟履神仙道家與儒者異趣不能相通今一澄旣神仙道家者流其所用心專於金丹黃籙且不足又奚暇從事於經史之學乎予以爲神仙中之儒者不幾於誇乎予聞而解之曰儒者之言載在經史取之無窮用之不竭百家皆有資焉曾謂神仙道家而可外於此乎若魏伯陽之遐舉而所著參同之文則本於易若梅子眞之遁迹而所上朝廷之疏則載於史王長休之得道必藉石室之書葛稚川之解化亦發抱樸子之祕是數人皆古之仙者曷嘗不究心於儒書哉一澄神仙道家之流而能從名師以學經史孟剛誇之雖過亦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語畢一澄適來告別因書對客之辭以爲送行序

送宇上人序

宋南渡時袁州之慈化寺有普菴禪師妙契佛旨而兼得西域靈慧之術能折草爲藥以愈人之疾能削木爲符以祓物之恠遇旱暵則能運雷於掌心而施雲布雨人有造作得其符水咒頌則陰陽家所拘忌者皆爲屏絕當時四衆欽仰凡有禱求悉皆孚感示化之後靈響益著環袁州數千里閭人皆禮之如佛三尺童子皆知其靈而或能形容其揮麈說法之像江西緇流之輩亦往往能傳其法四方之僧蓋未甚省也永樂庚子太宗文皇帝特命通州僧正詣慈化取其遺書凡緇流之能秉其教者皆驛召至京有詔加封爲護國宣教大德菩薩由是普菴之教又盛行於天下矣西昌之龍城寺有宇上人居京師數年專秉其教以濟人利物爲心人有求之者無不響應故京師之人皆知其名今年秋將還西昌來求予言夫佛之道以慈悲爲體方便爲用外此皆非其正上人學普菴之教又豈外於是哉予常見宋大儒艮齋謝公所爲普菴塔銘謂其建橋闢路利濟於人皆方便之小者其大者則在於諄諄然誘人爲[illegible]戒人爲惡且其誘人也能証之以若何爲吉爲福其戒人也能感之以若何爲凶爲禍當時聽者莫不感悟發其善心懲其惡想此其方便之最大者也上人之歸倘亦師普菴誘人爲善而爲方便之最大者乎毋於事其小者上人勉之

送東匯上人序

廬陵郡城西南有多寶寺實名山巨刹寺之僧多秀異俊爽能兼讀儒書或工爲文辭樂與賢士大夫游有源

上人東匯嘗一再至北京相接見愛其冲淡朗悟能遺遠世氛雅敬重之今年秋因其師道忠示寂於北京不遠數千里買舟而來將載龕以歸建塔於故鄉得搢紳君子所爲送行詩若干首持以示予徵言爲序予少時居鄉里見先輩有簡靜者樂與學佛之人遊心竊訝之其人乃以昌黎韓子送文暢序爲據謂墨名而儒行者固可以與之遊且言學佛之人雖與吾儒所趨殊途然其更相贊嘆而無忌嫉之心慕尚恬退而無奔競之習則世之名爲士大夫者或有所不及予時未更世故不以其言爲然及後宦遊四方歷歲既久見同道同列者

類常相毀以爲高而相許以爲直稱揚之意絶少而排沮之風常勝且貪名者每汲汲於榮升而好利者又孜孜於饒益冒進濫求愈至而愈不足是雖峩其冠博其帶堯言舜趨名爲儒者而險心詖行反有媿於學佛之人爲予見若是者多矣始信先輩之言爲不繆欲退歸田野與方外之人遊如陶淵明之於遠法師而勢有所未能然則於東匯之行安得不動予山間林下之思乎況古之論師友者必於死生貧富然後見其眞情東匯之於道忠不以死生異態能跋涉數千里以歸其骨忠厚之風有足嘉尚此又可以爲世道勸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東匯有焉於其行書以爲贈

孟浩然歸南山圖序引

吳興錢舜舉畫孟浩然歸南山圖後有元時諸名公題詠予友環極胡君得而愛之裝潢成卷復求能詩者賦之俾予爲序按唐書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始遊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座嘆服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延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曰卿不求

仕朕未嘗棄卿卿奈何誣朕因放還不仕而卒此圖所畫弊衣破帽羸童瘠蹇淒然窮瘁之態當時未必然畫者蓋因蘇端明皺眉吟詩肩聳山之句而爲是怪狀也昔歐陽公有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然後能工也浩然以詩名於唐氣邁高遠旨趣幽深英辭傑句誠非他人所能及千載之下聞其名者莫不願見蓋亦因其窮而後工耳向使浩然得志極富貴於當時其詩名豈得盛傳於後世哉然則以彼易此孰得而孰失若浩然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千載乎後之觀者固不可以寒酸輕浩然環極之愛斯圖其慕尚蓋有在

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環極於此深有意焉

贈江西按察使張公考績序

昔蘇文忠公嘗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未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享其榮名於不已信哉言乎當永樂改元之初仁宗昭皇帝爲皇太子妙柬賢德以膺輔道宮僚大小皆極天下一時之選時少師吏部尚書重慶蹇公兼詹事府詹事爲宮僚之首乃選江安張公天秩爲詹事府錄事以其小心純厚不事華靡深合東朝膺眷之意當時朝著

百職事見天秩公選任非常莫不翹首望其大用會南交叛命而太師英國公提兵往征天秩公乃以本職參理軍事蓋欲其建功勳以陞大任意蓋厚矣既而天秩公以行軍見勞陞兵部武庫郎中方當進用未遠而遽以疾終仁宗皇帝深嘉悼惜命其子今憲使文昌公充應天府學廩膳生復月給米一石以卹其家人固知天秩公之有後而天下之期待不偶也後文昌公以經明行脩領鄉薦升胄監擢山西行都司斷事時右都御史丹陽沈公仲威以戶部侍郎兼督大同軍餉與予交最厚屢以書問往還亟稱文昌公綜理精密推讞詳明謂其才名之盛誠不在諸公之後屢欲荐拔而不果予方期待而張公果以才德推考於內臺陞授監察御史巡歷京畿諸郡既得代復受命巡按蘇松常鎭皆東南繁劇之郡是時予以非才亦忝巡撫得與公朝夕相處踰越四年深相契好敬服不已既而公復巡按陜西諸郡會關中連年軍務繁急餽餉日迫公臨按屬凡所規畫無不如法先是巡按之在關中者滿歲卽望代去惟恐有一日之稽公既滿歲而關中之民交章乞留遂終二載有餘方始得代人莫不稱其難明年還京師考績陞明陞擢爲江西按察使自下車乞今逾五載撫履愈厲

其莅政也寬猛適宜而勤愼不懈由是奸慝頓息獄訟無滯軍民獲安玆以滿考將獻績於天官戒行有日方伯吳公濶等屬予一言以爲公贈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符予官遊兩京與張公父子閒相知逾五十載知張公德性之美非衆人所及且其爲政歟歷中外皆秉正直而不違於忠厚常慶喜其寬猛之得宜而大用之有待況其先世厚施而未實食其報當享天下太平之福誠如蘇文忠公所云是行也陞進內臺榮遷顯秩有必然矣然予江西之民無貴賤大小方忺仰而未已萬冀還秩重來以終江西之惠特

因方伯諸公之屬故書此以贈

雙崖文集卷三

廬陵周文襄公著　山陰[illegible]重校

論

論王陵歸漢

夫剛直重厚之人才智常不足而氣節則有餘故其見事常不及人而其立心堅確則人常不能及之衆已駸駸有爲己方遲遲未決及其心獲所歸志有定向則死生禍福舉不足以移易之古之人有若是者吾於王陵母子見之矣漢高祖微時兄事陵高祖起沛中陵亦聚其黨數千人於南陽高祖舉兵而西陵於此時當歸高

祖而未歸何也豈獨未知高祖有人君之度歟夫以高祖之大度酈食其一見於里門已知之以陵之久善獨不知之乎且是時項羽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封立侯王陵不歸高祖則當歸羽而亦不歸又何也豈誠知羽之慓悍猾賊不足與有爲也以羽之威靈雖智如韓信猶數以策干之而不知其無成陵於此時何獨知之乎若以爲陵不歸羽而猶有待於高祖則高祖已王漢中燒絶棧道似無復東歸之意矣然則陵徘徊於此果何望哉意其必曰楚懷王尚在劉項之雌雄未決且聞懷王能拔宋義於衆人中以爲卿子冠軍可謂賢主

庶幾其帝業可成則將與劉項偕北面而事之此其知識不足倘未知羽之必弑義帝也及項羽既逐義帝汝南高帝還擊彭城陵於是始知楚漢之雌雄遂翻然以兵屬高祖矣既而雎上之敗諸侯多背漢而去羽雖收其母以招之而陵終不去則眞知高祖之仗義雖一敗於此終非背約弑君者所能勝且非特陵能知之其母亦知之矣故慷慨殺身以一其子之心於此見其母子之識見相似而立心亦相似也或曰陵歸漢之志非素定故高祖封功臣猶謂其無大歸漢志而後封之使其母不死則陵之貳楚必矣夫陵之氣節非肯既臣而復

叛者苟肯既臣復叛則其從高祖不待還擊之時而從羽亦不待招之之日矣且既臣高祖矣其肯以親故而背君事敵乎是則歸漢之計陵母子間籌之熟矣其母又豈肯以身故而使其子背君事敵乎於此見其母子間氣節皆有過人也觀呂后欲王諸呂之時朝臣無言陵獨毅然爭之陳平周勃不能及此固足以驗其平生陵固賢矣而母豈不尤賢歟或者咎其初起不卽奉其母以歸漢故至於此是則非陵逆覩所能及高祖臨崩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高帝以爲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豈不亦以其才智不足而氣節有餘哉

論春申君

爲人臣而能始終盡其節者亦無所爲而爲其所當爲耳田乞之立陽生其心在於亂齊而非爲齊王莽之輔哀平其心在於傾漢而非爲漢使二人者其初皆無所爲而爲之則何以異周公伊尹之事哉惟其有所爲也故始盡其節而終喪其節趙朔既死程嬰艱關以全趙嗣及趙饑既復趙武已立可共保富貴矣而嬰方自殺以報宣孟若嬰者可謂無所爲而爲之矣范蠡爲句踐謀吳吳既滅句踐分國以賜乃扁舟去之既成其功不

居其賞亦無所爲而爲之也凡爲人臣者於患難之際忘身殉主使皆如程嬰范蠡之無所爲則豈有不善其終者哉黃歇與楚太子爲質於秦能委身於秦以歸太子於楚可謂忘身殉主盡人臣之節矣推是以往豈復有不仁不義之舉哉及其後也乃見楚王無子納李園女弟以己子陰賊其嗣苟有仁義之心者豈忍爲哉在秦則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在楚則知有其私而不知有其君一人之身何其忠於前而姦於後哉蓋其心專在於富貴而已方其留秦也知太子之善應侯而應侯必不殺己且知應侯必能歸己於楚富貴可計日而

待故留秦不懼雖若委命於臣節其實留心於富貴苟
留心於富貴則將無所不爲矣故其相楚二十餘年寵
極富貴尙以爲不足而猶陰賊王嗣以希冀毋望之福
由是觀之其忠於前者富貴之心也而姦於後者亦富
貴之心也富貴之心駸駸不已而卒受毋望之禍吾見
其不忠於後是以知其有所爲而效忠於前也或者謂
其失朱英之計不殺李園故及於死而太史公亦以爲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是皆不知天時人事者也歇之賊
君旣獲罪於天天將假手於園豈園之所能爲哉且歇
之陰賊王嗣舉國之人皆知之使雖不死於李園則亦

死於楚國之人矣雖然歇能爲計於秦以歸太子亦可
謂智矣使其不賊王嗣當楚王疎己之時能歸相印如
范蠡之去則亦無大過惡惜乎終身累於慕富貴而不
自知也

書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
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
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
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

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
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爲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之人
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
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
下之民感戴聖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
尙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尙有荒蕪
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旣蒙蠲其稅糧
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
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
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

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扇成
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
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
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
下之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
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
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
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
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
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

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
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
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
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
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
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
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
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
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
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兵馬

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
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
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津涯載舟者莫知蹤跡
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於舟以
買賣擲課爲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
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
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
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
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
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

充軍於中外之所者輙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攙站於
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
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
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衞蘇州充軍者不過數
名今者塡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眞一
驛蘇州攙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
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
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
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衞青村南匯吳淞江
等所綦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

調伍因有所恃特肆豪強遂使避役姦氓轉相依附或
入屯堡而爲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
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
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衞所堅然不答爲
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
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
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撫導無方禁令廢
弛遂使蚩蚩之氓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
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
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

營新居而棄舊居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毋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散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幸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伴而脩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

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幇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隱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寄情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二稅纍纍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大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游不禁耕稼不勸故

姦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駑鈍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與魏侍郎書

別久未嘗奉咫尺書以伸起居之敬疎慢之咎固無以自文近辦事官自京回及蒙惠以珍翰捧讀愈增媿赧

且承與洪大人同賜軫問重以慰勞之言足見斯文愛厚之情知感知感今歲春夏之交東吳大水與永樂二年相類低鄉田圩衝没農不及耕所望者高鄉耳不意五月至今雨澤不降自京口至毘陵二百里運河乾斷舟楫不通高鄉禾豆又皆不登晝夜皇皇無所措力茲因郎中鄧浩部送上供米來便聊此以布情况并作數首奉呈非敢言詩蓋欲吾兄覽此而知其奔走之勞也未暇萬冀自愛以膺方來之慶

上少保楊先生書

拜違顏範倏已二載仰慕之懷無日不在左右邇者人

從京師至者皆蒙軫念詢及江南數郡民隱足見憂國愛民之盛心而忱獨未嘗敢奉咫尺之書以數郡艱苦達於左右者非敢慢也蓋欲鞠躬盡瘁獨當一方之責不欲以此重貽大人先生之憂然今既知大人先生憂念之勤故亦不敢不以告也蓋蘇松諸郡其地最下東連巨海潮汐之所升降西接大湖常震盪而不定古之人築圩岸以種湖田最爲沃壤其得利過於高鄉數倍四方之所取給皆在於此故古語云蘇松熟天下足朝廷之所以給内府供京師廩百姓而餽軍餉亦多出於此然其地多水患故自唐宋至今治水之政未嘗少緩

而胡安定之教湖州遂以水利專爲已任今年自春至五月天雨連綿湖水漲滿衝激坍壞圩岸湖田淹没不得耕種所望者高鄉耳不意六七月間八十餘日雨澤不降又將近山田內禾豆亢旱枯死無收止有通接河港半高不低之處潦可以泄而旱可以豬者此等田地晝夜踏車僅得佈種稻禾朝夕盼望已見苗而秀秀而實矣乃自九月初旬以來陰雨彌月妨悞不得收刈後至本月三十日起至十月初九日大雨如注十晝夜不止水勢復與春夏相等上項半高田內稻禾又被淹倒着泥生芽腐爛至今未得晴霽鄉村小民撩漉穀磨成

糊米又無柴薪每日拆籬壁破器具爨糲而食忱於數日冒雨巡視痛心疾首無可措力詳觀田里小民業雖焦心則安然若無所憂且皆不起流移之念詢其所以蓋謂朝廷知其疾苦屢降勅旨儲糧給濟而又並無供億之擾因有所恃而然也忱切自思念方今朝廷清明四方無事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而此一方獨遭此患者豈無所自而致哉良由忱之無德無才不能奉宣清意撫恤人民以感召和氣有辜朝廷巡撫之寄有負先生長者奬進之心是以夙夜戰兢莫知所措凡各郡民情利病皆以具本奏聞外復嘗考見宋仁宗時浙西

蘇湖諸郡水患乃於荆淮等處載米數十萬以賑之永樂初元諸郡水患大宗皇帝命大子少師姚公於南京載米數萬以賑之水旱不敢望外郡載米來賑但得將本處有徵之糧廣與存留本處實倉以安民心足矣蓋四方仰給於浙西之日多浙西仰給四方之日少廟堂會議之際伏乞留意與該部言之則不勝幸甚

與止堂大理書

昨在京師留連五旬早暮間多頼尊親顧盼欵曲禮意兼至銘感奚忘别來於十月二十二日到南京舊患眼疾復加簿書不能省理公事日至惰懶且又命運迍蹇

動遭謗咎經濟之念已灰歸老之心日切未知明年能遂所願否緬維尊親當鼎盛之年抱有爲之器而居乎清顯之地中外士類雖在疎遠亦莫不瞻望風釆而期待其峻擢况區區托以桑梓之故叨萃之末而又有斯文知己之舊安得不拳拳而祝願焉兹因便風敢貢尺楮以代起居之問未晤凡可以調護處幸希垂念或有可以見教處亦無惜筆示爲禱冬寒自嗇作字不莊惟冀心照不宣

求全得毀書

忱聞毀譽之在天下有不虞而致者有求全而得者求全之毀雖皆由人之所自召然其心之所存則有公私之異焉觀人者因人之受毀而苟能察其用心之公私則謗議有時而可消而嫌疑之際亦可得而辨矣忱自宣德五年以右侍郎巡撫江南總督糧稅見得各府稅糧自洪武永樂以來例多拖欠以待蠲免大戶及巾靴游談之士皆不肯納糧縱納亦非白糧且無加耗不肯遠運况其詐求干謁刁挾營生之計皆得糧而出椎髻秉耒良善小民被其驅迫連年徵擾而糧終不完時有蘇松等道監察御史王憲等刷出蘇松一府宣德元年分拖欠秋糧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一百四十二石自宣

德元年至宣德七年通計欠稅糧米麥七百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石松江常州等府莫不皆然都察院有册可照忱於此時無計可爲詢問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年納欠節被追擾今欲總督稅糧若不稽考民間加耗使大小人戶一例出納則稅糧馬草終不可完蓋納糧之有加耗非但蘇松等府有之别處亦皆有之别處民淳議和出辨不用稽考蘇松等府刁訟繁多若不稽考則豪强奸占貧弱受累遂於宣德八年比照欽奉宣宗章皇帝勅書事理從長設法區畫將蘇州等府稅糧各運加耗并船脚使用等米

一總見數徵收撥運又將其襯倉蘆蓆并作囤稻草取
勘見數以此正耗稅糧起運方有歸著且因知縣郭南
建言奏准戶部勘合許令將加耗餘剩糧米存留賑濟
飢民或與大小人戶包納夏稅馬草農桑絲絹等項自
宣德八年爲始各府縣方得糧完所有餘剩加耗在於
各該府縣鄉村市鎮置立倉場合各倉委官囤戶糧里
各自掌管收支忱因地方廣濶不得週遍有一年一次
巡歷到彼者有二年一次方得到彼者止是稽考數目
不能詳慎出納以致向之不肯納糧不出加耗并無由
干謁無由刁挾此等羣不逞之徒更相謗議騰沸口舌

以爲所收加耗皆是通同下人互相侵盜然小民加耗
比於往日減省多矣莫不懽忻彼羣不逞之徒不念出
納而生議論忱因思正糧送納在官加耗聽民自用無
愧於心聽其浮議自宣德八年爲始至正統十四年止
通計一十七年每年完過正糧四百餘萬皆有通關銷
繳蘇州一府未立法之先每年欠糧一百餘萬皆幸蠲
免既立法之後每年完糧二百餘萬又得餘剩加耗別
用況各年加耗係有司官吏糧里人等各自掌管支銷
何由作弊忱恃以公心完糧謗議雖多不復顧忌正統
十四年六月遇蒙赦宥凡正統十三年以前各處拖欠

稅糧馬草俱得蠲免而蘇松等府升合無欠不霑蠲免
恩例下民方歸咎於忱然忱以公心完糧聽其自然迺
因罷閑官彭守學建言當案者偏信平日謗議之言呈
部差官前來查究因宣德八年至正統十四年正糧皆
完却將一十七年額外用過加耗船錢脚錢及蘆蓆稻
草等項折算一百餘萬着要民間追徵重加罪責切詳
宣德七年以前各處正糧拖欠者得以蠲免彼此皆無
口舌蘇松等府自宣德八年至正統十四年因忱稽考
加耗稅糧俱完全無拖欠不霑蠲免者反蒙於額外查
徵加耗又加之以通同侵欺之名豈非所謂求全而得

毀者乎且赦前額外加耗蘆蓆等項用以造囤收糧襯
船納草修橋造閘盡公辦修學校買紙劄雖有妄支費
用之名然皆官民公用得免科斂累經大赦之後其當
追與不當追必有能辨之者稽考額外加耗完納蘇松
稅糧騰沸口舌有如是之甚忱思之多徵加耗設意侵
欺雖僥倖於一時者尚不能以免禍況於三五年之久
乎僥倖於三五年者尚不能以免禍況於一十七年之
久乎何以言之毀譽出於市靴游談之口而不出於稚
髫秉耒農民之心秉耒之人雖蒙其惠而言不足以動
人游談之人不便於己而其言足以動人故也仰惟閣

下以至公之心至明之見伏望詳察忱之稽考加耗致人之毀果爲完糧乎果爲侵欺乎果爲公乎果爲私乎未考加耗之先蘇州一府每年欠糧一百餘萬稽考加耗之後每年額糧二百餘萬升合俱完一十七年之久小民無怨止是巾靴游談之士騰沸口舌忱雖得謗自信不回今者得罪於當案典守之司禍將及己忱之一身雖死無怨但額外追徵加耗使各府之民受屈抑於屢經大赦之後是忱之不德貽殃於衆誠有不安夫追糧一也若以正稅正糧追之在官在民誰敢得而辭誰敢得而避苟以額外無名追之且經隔年遠中間有死

亡事故者其人之骨已朽而追及於其子孫將見徒加紛擾事終難完而下年稅糧俱被妨悞忱俛然待罪不敢控訴於人以閣下明見萬里故敢以求全之毀達於左右伏乞詳覽少辨別其是非之與公私則忱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豎喘控訴仰祈鑒察甚幸

題跋

題王抑菴游西苑詩卷

右詩一卷乃今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西昌王公往年與在朝諸鉅公奉詔游西苑所作王公皆親錄之且爲序引以紀當時之事閒出以示予予拜而觀之凡聖天子優賢之厚恩與夫諸公千載一時之幸遇皆藹然見於言表王公錄此豈欲時一展誦以追懷天恩而思立功立名以圖報稱於無窮乎此蓋王公之所當勉也若曰藏此以俟他日退休林下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用以誇示於田夫野老固當亦有其時今姑未暇與論觀畢謹題於後

題孟母斷機圖 文鈔選

李龍眠所畫孟母斷機圖太子少保退菴金公出以示予予觀之而重有感於心焉憶爲童子時值家多故家君有行役先大宜人遺之就學有以四書來鬻者索一

布爲價大宜人亟欲爲予市之而貧莫能措會里中商人有持木綿紱人織者以銖兩計之大率織五疋則可以贏其一大宜人遂以十五晝夜爲織其五得所贏一疋用易四書俾予讀之予時見母之勤心不自安太宜人曰勤則不匱敏則有功願汝之學如我之織嗚呼以予之不孝不敏學無所成負慈母之教每聞人言機織之事輒若有物擊惻其心况觀此圖寧不有感於中乎孟軻爲世大賢足以顯揚其母世之爲人子被慈母之教者皆當以孟軻自期待慎毋似予之不肖也觀畢凜然謹題於後

題沈禮清風軒卷

右清風軒詩文一卷詞林諸君子爲予友存讓沈君作也存讓所喜竹往年居北京地不宜竹而存讓獨能得數竿植於軒墀間因以清風名軒蓋清風者夏月之風與竹最宜北京無竹而忽然相値於此軒宛若羈人之遇知己也其名軒之義不爲虛矣且卷中作者皆一時名士而多出於江南意其見竹於北京亦如他鄉遇故知況又重以存讓襟度瀟灑足稱此君之懷故長篇短章皆不斬而爲存讓賦之存讓今居山陽山陽則多竹宜其飫觀於竹矣倘展是卷而讀之瞻望諸君子之各

天一方離於會晤則其景仰之情安知不如往年見竹於北京乎存讓其寶藏之

題宋徽宗詩卷

宋史載南唐李主遣徐鉉入朝極稱其主工詩新月之作傳誦天下宋太祖笑其爲寒士之語因自誦微時詠月之作有未離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萬國明之句徐鉉驚嘆以爲帝王氣象觀徽廟此作欲於黃四娘家東就詩人飲似亦近寒士之語豈未曾觀國史不知有徐鉉問答之事乎抑嘗觀之而不能率乃祖攸行乎蓋帝王之學與寒士不同徽廟詞翰俱工其學可謂博矣豈其所未至者帝王之學也

題謝氏桂堂卷

右新淦之莒州謝氏桂堂記一篇元翰林國史院官滕公玉霄所作也公在當時以文章翰墨名不輕以畀人天下人士得其片文隻字皆寶而藏之其作此記深許桂堂翁父子之肯堂肯構其在當時必有所見不爲虛美也今以年月計之距作記時已六百七十八甲子矣而桂堂之諸孫方且修葺其堂翼然如新而滕公之翰墨尙在非謝氏世積善慶有如是哉後之子孫登斯堂者尙無忘乎先德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謝氏有焉

題趙吳興畫卷

右趙吳興畫東坡先生月夜飲酒圖并書其詩於後予友環極胡君寶而藏之蓋深有慕乎蘇趙二公之風致也按神宗熙寧十年東坡先生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先生蜀人張師厚來過月夜同飲杏花下二王方年少相與吹洞簫樂甚此詩蓋當時所作畫圖則訪詩意而爲之圖中褰裳步月者卽東坡先生捧觴而將飲者爲張師厚拱手而立勸者王子立也童子二人執壺與簫侍於左右花下設四座而會者止三人豈非二王畫其兄而遺其弟歟蓋先生與師厚皆蜀人他鄉遇故

知宜其飲酒之樂也且徐州爲中原勝地先生居徐三年題詠甚富永樂庚子予以刑部員外郎行部過徐泛百步洪上九里山登黃樓坐放鶴亭歷求先生遺跡見郡齋東偏有杏花塢疑卽當時飲酒處瓌極亦以是年自金臺南還道經徐州與予前後相失不得同遊茲地至今各有遺恨今瓌極將畢子平之願爲元龍之遊他日携此卷至徐州月明之夜當相與同飲杏花下以求繼夫東坡先生之樂蓋猶未晚也

題陳氏族譜後

慈谿陳氏爲四明著姓茲譜所載自二十四朝奉而下

歷宋元迄今凡八世人人被服儒業其間通經史工詩文登名仕版者代有其人誠他族之所罕儷然觀其所以綿綿而不替者則惟在於脩德積善以培其本也凡爲陳氏之子若孫者皆將繼此而登名於譜其賢與不肖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議之可不思所以自修而振拔於時哉若徒藉先世文物以矜誇於人而不知所以自勉能不有媿於其先乎示予以茲譜者朝奉之六世孫翰林侍講光世覩其學行之懿庶幾上承先德而下衍餘慶茲譜之傳予知其愈久而愈光

題文信公詩後

昔韋端符得李衛公所遺帶笏觀之自謂胸中若有物孳惻其心者蓋亦念衛公勞烈之大故因其遺物而有所感動於中也文信公之孤忠大節特立天地間可與日月爭光可與嵩華並齊此二帖四詩乃其心聲乃其手跡比於衛公之帶與笏有間矣觀之者寧不有所感動於心乎且相臺許有壬嘗云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耳申齊劉高仲亦云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予嘗讀其文以二公爲善於立論今觀公所與制置書中有曰朝廷養士三百年無一人死節之歎乃知二公之論善蓋出於此也嗚呼苟有忠君愛國

之心者誦其言寧不至於感泣乎公死節後一百四十有八年是爲皇明宣德四年其裔孫紹節持此卷至北京以示予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花竹翎毛卷後

眉山蘇子爲駙馬王晉卿作寶繪堂記以爲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足以爲樂正謂書與畫也此卷水石花竹翎毛各極其妙吾友胡君瓌極寶而愛之豈非蘇子所謂寓意於物而足以爲樂者哉

題子昂墨蹟

題文敏公書姜白石續書評一卷郎中張君伯玉得而藏之出以示予愛其筆勢翩翩而遒勁溫媚各極其妙學之者固未易及也元史稱文敏公長於政事而才名多為書畫所掩然則書之為藝固文敏公之小者耳嗚呼小者猶未易及況其大者乎後學之士觀於此者宜知所勉矣

題四無心圖

宣德二年宣宗章皇帝於萬幾之暇親灑宸翰以豐干寒山拾得三人與一虎同卧作四無心圖以賜宏慈普應禪寺臣淨觀後十又九年臣忱得拜觀於普應禪寺

時淨觀已化去其徒道奇以示臣忱求題夫寒山者李唐時人隱於台州之國清寺與寺僧豐干為友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萊間視之兒孩童十餘歲心異之携歸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拾得既長精敏絕倫甚為豐干寒山所器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歡甚二子皆能詩或時戲村保寫事感懷輙有詩以見意諸皆超邁絕塵其自述詩有云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遲延倚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幾見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其句語皆非塵世中人所及貞元末豐干雲遊長安閭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名醫莫能治豐干命水噀之須臾間所苦頓除甚加敬禮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利普賢示迹二子混於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後也閭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茆宇蕭條虎卧舍側復入寺求謁寒山拾得寺僧引至後厨閭丘拜謁二子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為遽入寒岩不知所終嗟乎三人者固非常人矣然虎非人類而能與之冥然同

卧無所猜忌豈其心之誠實無人我之嫌而有以相感歟抑金仙氏之教别有降伏之術歟不特此也昔人有治郡著異政者亦能使虎相率去九江渡河避宏農者矣誠之所感固如是也先儒謂誠能動物非歟此圖以無心名者非謂無其心也蓋謂其心之所存無邪惡無妄想故也先皇帝之託意示訓可謂深且遠矣臣忱三復諦觀不勝鼎湖烏號之感謹拜手稽首題於卷末

跋

跋耆英國

洛中耆英會司馬公所序凡有十二人而此圖僅九人

予又嘗見趙松雪畫而吳文正公題識一本止有十一
人皆所未解惟韓國潞國二公皆元勳碩望位極人臣
當時同會數人者齒爵皆出其下而二公溫溫欽接畧
無驕倨之態然則世之淺中狹量欲以名位驕人者觀
此寧無媿乎其間齒最少而坐最下者後四年亦秉鈞
軸相業與二公相似當時謙退不敢與會二公用狄兼
謨故事固挽其來豈非好德樂善乎世之忌嫉而不能
獎掖後進者觀於此亦有所悔悟也大參商公持此卷
示予時宣德庚戌上距元豐五年巳三百四十有九年
矣對之猶有生氣商公其亦有所景慕於諸公乎詩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請以是爲商公祝故題其後而歸
之

跋商參政平黎卷後

右詩一卷士君子美廣東參政商公平黎政績而作也
清江章濬序其事甚詳而覈予得而讀之見其運籌決
策出奇取勝之方動中機會固商公之所以爲能矣然
未足以觀商公之心也及其按兵戒殺揭榜諭衆招撫
脅從使渠魁自殲而盜散爲民以仁義爲干戈化虵虺
爲赤子所全活者何啻萬人因撫卷而嘆曰此商公之
所以爲商公也詩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由此觀之商

公名位之進與其子孫之隆盛可知矣

跋故人孫中鼎所藏舊畫 文翁選

商山四皓圖一幅不知何人所畫初藏於吉水富家而
前翰林學士解公爲中書庶吉士題於其上永樂間解
公爲權貴所構逮繫下禁獄姻戚故舊多諱與公往還
富家懼有不測用筆塗抹解公姓字并其圖書故人孫
君中鼎與解公素有斯文之雅相交又最深見公姓字
爲人所抹心不忍焉乃重價與富家購得之以裝潢而
什襲於家公没後二十餘年予得拜而覩之因念解公
在禁獄時惟予在北京新米之奉獨出於予公嘗於獄

中寄詩與余其中有曰當時霜雪被瀟野唯見青青松
樹枝蓋所以嘆夫故舊之相棄也嗟夫當時使中鼎得
與予同在北京解公寧有此歎哉昔翟公大書其門有
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噫觀於此
則中鼎之待故舊忠厚之情藹然見於言表至於畫之
工拙則予之不暇論也

跋羅漢卷

予弱冠時讀范文正公集見其序十六大阿羅漢所作
因果識見頌謂其深陳心性之法具誘悟祛邪之妙且
謂其爲大藏經中遺落之文予心切慕之而不可得見

後數年偶於文淵閣佛書類中得其頌凡一百一十二首披而閱之見第一跋羅駄闍尊者有頌曰孝盡於家忠盡國治家治國法皆通未知性命歸何處須向如來問苦空又見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有頌曰性如秋月照尋方欲是浮雲苦蔽藏憑是猛風吹却後青天自見一輪光又見第三諾迦跋釐駄尊者有頌曰富貴貧窮各有由夙緣分定莫剛求不曾下得春時種空守荒田望有秋又見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有頌曰勿捨小善而不作積之自與福無疆莫將小惡為無事小惡增來作大殃其言皆與吾儒之說無或悖戾因竊自嘆曰十

六大羅漢豈非古之異人歟何其言之造理有如是之妙哉自是愈啟敬慕之想今於太常鄭公雍言所藏行卷內又得諸尊者肖像觀之為之展玩再四焚香端拜非以其有神通願力而冀其福田利益之謂蓋取其立言垂世有足以破昏愚警貪暴為足尚也

書後

書熊孺人墓銘後

右熊母鄒氏孺人墓銘一通大學士臨川王公作孺人乃伯齊甫之配伯齊之先世於王氏有連故王公之文覈而且詳其子宏毅出以示予予讀之而有感焉昔劉向傳古今列女凡婦道母儀之足稱者皆得以表見於世然其得傳於向者固多矣其有不得為向之所傳而泯沒無聞於世者亦不少也然則仁人孝子之欲顯其親者必得名公鉅卿之文可也銘稱孺人能身就縲絏以徇夫之急使其得免於刑辟又能節縮衣食以資其子之遊學使其子得成其令名是其婦道母儀皆有足稱矣況又得王公之文為之表襮安得不流芳於後世乎且予觀於熊氏伯齊甫能不辱於吏可謂介矣孺人能徇夫之難可謂義矣宏毅能拳拳於顯其親可謂孝矣一家而備此三善熊氏之昌蓋未艾也讀畢題其後而歸之

書鄒浩傳後 文鈔選

予嘗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晝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宏獨斂交遊錢為治裝且慰安其母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卽自服曰實曾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凜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

孫今爲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於後使觀者知浩爲忠臣而晝弘在當時爲益友也

書刑部尚書魏源賜勑後

正統二年春皇上以西北邊陲將領中有措置弗合機宜而軍士或受其患者特勑刑部尚書臣魏源巡歷相度以整飭之臣源受命惟謹凡城垣之卑者加而甃之烽堠之缺者增而築之邊將之賢能者明其功而舉之偏裨之貪殘者聲其罪而劾之練甲卒以演乎神銃廣營田以給乎邊餉畢心殫慮小大之事悉給驛以聞而詔書屢賜命允不數月間軍政備脩而邊鄙寧謐操戈

擐甲之士莫不懽欣鼓舞咸謂朝廷委任得當故能宣布恩澤而施其教閱之方非才兼文武者能若是乎此勑乃是年六月初四日所頒其所以褒獎乎臣源者甚至臣忱得拜而覩之伏惟臣源練達精敏廉能夙著誠有如聖諭所云其所以克副委任者良有由也然則將何如而報稱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皆臣源之所當勉將見恩寵之來猶未可量也

書太師蹇忠定公訓子文後

昔范文正公之教子欲其儉韓忠憲公之教子欲其勤司馬文正公之教子欲其誠歐陽文忠公之教子欲其愼是數公者皆宋之賢相名儒其訓子之辭皆足爲世楷法今觀故太師吏部尚書忠定蹇公訓其長子英之辭曰儉曰勤曰誠曰愼無不具備非但蹇氏之子孫當佩服而不忘凡天下後世之人苟得而讀之豈不皆足以消其鄙暴之習而成其溫厚之德乎英今爲尚寶司丞出以示予予不敏素辱公之獎進且與尚寶君相交踰四十年拜觀此卷不能無存歿之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尚寶君其勉之

書陳氏流慶圖後

右廬陵塈溪陳氏流慶圖一編吾致廣公之所脩輯也致廣之意俾其宗族之人觀茲圖者得以考見其所自出庶幾知世德之淵源不敢輕其身以辱其先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然予於此重有感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其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孝則善事父母友則友於兄弟睦則親於九族婣則和於外親任則信於朋友恤則振於憂貧能是六者非但足以行於家而刑於鄉邦致君澤民亦由是而推耳致廣之輯茲圖豈徒以宗族之蕃衍簪纓之貴盛矜耀於人人哉蓋其尊祖敬宗之心有不能已而亦欲示勸戒之道於其族

人也故凡爲陳氏之子若孫使人披是圖見其名而頌之曰是某也能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睦於宗族是某也能婣於外親信於朋友振於憂貧若然則可以無媿於世德名列於此能無榮乎苟或反是則人將指其名而訾之曰是某也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豈但他人得以指其名而媿其行其族人子弟亦將竊笑而譏議之矣若然則有媿於世德名列於此能無辱乎昌黎韓子曰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陳氏之子若孫將登名於此者可不凜然而加畏勉然而進脩乎予於陳氏世忝姻好故題其譜圖不以須而

以規

書慎獨卷

右慎獨齋詩文一卷皆名人鉅公爲彥昇王先生作也今年冬其令子安貞以賢良至京師徵予識之夫自秦漢而降道術分裂學者各以所長爲學或馳騁於術數或專志於功名或沈溺於虛無寂滅其高者則不過用力於訓詁傳會之文而已至於聖賢誠意正心之要蓋昧昧乎莫之知也故以曾子子思之書混列於記禮駁雜之編而莫之尊信況其中知所以慎獨哉士君子生於其時者欲聞大道蓋亦難乎知要矣幸今二書表章於世又數百年矣大儒君子之用力於此者既往往上接孔孟之傳矣學者於此時可謂易知所用力矣顧乃朝諷夕講以爲利祿之階而隱微之際聲色貨利之欲概乎莫知所慎艮可歎夫此彥昇先生之所以必揭以名齋而朝夕省覽焉先生可謂好德君子矣先生爲吉水詩禮簪纓之裔讀書尙文以行義爲鄉邦所推觀此卷者足以知其存養之所自

朋游書翰序引

廬陵謝君鼎才偕其弟艮才持巨帙示予予展而誦之見其中書翰數十通乃洪武永樂中四方達官貴人及

搢紳士子投上其先祖易菴先生之書翰也先生在當時以道德文章爲士林師表歷科考試江廣諸藩必聘先生爲主文四方英俊得受業於先生之門者皆擢高科而登顯仕故書翰之及門者無虛日而先生皆什襲而藏之今先生捐館巳三十餘年而鼎才昆仲又能裝潢成帙寶愛而不遺者足以見先生之道德文章有以致當時人士敬仰之如是也矣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蓋古人於友朋音問尙比於金玉之重況翰墨乎謝氏子孫尙世寶之毋徒以金玉爲貴也

行狀

處士菊隱吳君行狀

君諱昭字道彰先世爲錢唐人宋南渡時有曰琰者仕爲興國知縣卒於官其子某贅廬陵之東固李氏因家焉三傳至君之曾祖元亮始徙家於郡城祖文琦復徙於城北故今爲廬陵城北人父仲和母周氏君生甫三歲而孤鞠於祖母及世父德和自幼端重不凡讀書善記誦未總角已能應門德和公愛之踰己子及長與從兄道淵道弘俱瑰岸倚志節不爲世俗庸碌態以所居狹隘同購地於旁近展拓堂宇爲里中之冠兄弟同居無間言常以不及養親爲悵歲時祭祀追慕悽愴不已

素性謙謹遇人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歡心尤輕財好義有貧士羅子建自負狷介一毫不妄取里中人多鄙之君獨加敬禮及子建卒妻子無以爲葬君遺棺衾舉其喪而賑其家有儒家子叚舜咨爲里胥所困欲俾從吏君憫其好學爲具禮幣資遣入邑庠學舉子業後果擢進士喜賓客四方賢士至其家者無虛日有亭榭苑囿琴奕觴詠之娛未嘗厭倦待族姻交友恩義篤至遇有急難不避艱險以赴之篤於教子延名師買書籍無所恡惜不樂仕進嘗慕陶彭澤之風開軒種菊以菊隱自號好事者多爲賦詩平生無刻薄之行所存所發一主於和平寬厚云君生於洪武壬戌九月十三日宣德丙午七月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五娶金灘劉氏子男八人曰肅今爲邑庠弟子員曰謙曰循曰翮曰泰曰璧曰述曰仁女一人孫男一人曰服女二人以卒之後三日祔於望城岡先塋之次嗚呼古有隱德之士雖不求聞達而其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郡邑之人莫不仰而慕之故雖沒而名不朽焉若君者其殆庶幾乎予自弱冠游郡庠所交惟君與胡君璟極又少君三歲皆以兄禮視予因約爲婚姻君之仲子謙實予之子壻也君未卒之先數月予以謁告歸省別久始一見歡

甚君時方買田營別墅於邑之西原約予以歸休之日同徜徉於此詎知君遽卒耶卒之日親友會葬者千餘人莫不洒泣而予與璟極哭之尤痛後又三年肅來北京泣拜請述公之行因摭其平生之概庶立言君子或有所採焉

處士胡君璟極行狀

君諱璉字璟極姓胡氏其先世居袁州之宜陽白石里宋乾德中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盛始徙廬陵之淳化鄉七傳至王宮教授伯通伯通六子其季百勝崇寧壬午進士知邵武縣百勝生襄爲廬陵學官襄二子其季

清臣爲高安縣丞建炎初徙家於郡城北門清臣生銖銖生文煟文煟生黿黿生昭先卽君之曾祖也祖遂初考子羽字九臯皆隱德弗仕妣張氏九臯三子君其季也君蚤穎悟讀書輙强記了大義稍長儀宇魁梧器識才幹夐出等夷九臯公實鍾愛焉洪武壬午江西按察僉事裴公行部至廬陵選名賢故家之裔十餘人補郡庠弟子員之缺君居首選獨以二親老不欲遠違辭裴公見其舉止不凡命作詩言志君操筆立就辭意懇至裴公深加器賞遂從其志明年九臯公没居喪哀毁骨立事母至孝無故未常去側遇有疾湯藥必躬侍不以

屬童婢伯兄蚤卒撫孤姪恩義兼盡事仲兄仁極如父而仁極友愛亦至同心綜理資産日殷盛永樂甲申郡饑有司申明發粟君嘆曰必俟明降而賑民將殍矣宜先假粟富民俟降以償則富民無費粟飢者獲全生郡縣聞而善之下令勸分君請於仲兄首以穀二千石爲倡且請兌償由是富家相繼出粟民賴以濟居家嚴重有法宗族同居子姓數百指有事必禀於君有不善則督責隨至居常閨其聲欬輙屛息不敢肆性介直人有過面斥不少貸鄉里有不平事必決於君常率族人修葺先祠編校譜牒取先世所得胡忠簡公歐陽巽齋須

溪劉公程文憲公吳文正公遺文刻於家乘以爲敦典勵俗之擧尤篤於教子延名師建義塾於家宗族及親戚之貧者收而教之所居北門外溪水環繞於前作亭爲游息之所名曰環溪因以爲號家有園池花木之勝館宇靜幽觴豆琴奕左右序列四方大夫士過從者無虛日燕來贐往靡或厭倦得美譽湖海間或稱其爲廬陵田文與知己飲酒率過丙夜醉則考鼓吹笛相娛樂復飲雖極醉不亂常與解學士公縉紳布政使李公昌祺輩數人九日登螺山絕頂飲酒賦詩浩歌竟日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蓋其高懷曠度誠非衆人所能及也

而予與胡氏居同郡世有姻盟君少予四歲居常以兄視予而契好尤篤宣德辛亥予在南京君不遠數千里命扁舟來訪旣見歡甚居數日而歸歸至新淦得疾後二日抵家又五日而卒是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其生之年則洪武乙丑六月四日得年四十有七娶鄧氏吉水小陂里故家婦道姆儀爲姻族楷法子男五昂昇舉炅先保女三謝則儀蕭憲錢厶其壻也孫男一人敏女三人君没後三年而昂亦卒諸子將葬本里烏泥坑之原前期數月昇來南京請予叙君之行實將乞銘於大手筆嗚呼若胡君之高懷雅度世豈易得哉雖不樂仕進

無治狀名世然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善譽聞於郡邑
爲可以無述乎是用摭其生平之槩序述於篇庶幾立
言有所採擇焉

盧處士行狀

處士諱勝字紹先姓盧氏世家新淦之殷山石峽爲望族因兵燹譜牒失其傳考諱仁妣蕭氏處士生而岐嶷聰明讀書通大義不事章句辭章之學父母極鍾愛之年甫弱冠值元季繹騷出入兵革間辛勤營甘旨以奉二親未嘗違缺時寇盜四起聞處士父子間世篤忠厚而處士又善於養親皆相戒勿犯先廬免於焚燬隣里

亦賴之以爲安國朝平一海內處士不樂仕進甘於肥遯爲太平之民平居寡言笑見人過失必曲爲之遮護未嘗出口紛爭有不能平者則以溫言慰解之人以非禮犯之者則俛而不答或應以一笑久皆敬服輕財樂施遇人之急必量力以周之有假貸不能償者皆置不問兄弟三人相友愛伯兄以事客死於京奉寡嫂盡禮擇族人子爲之後俾不失祀性勤儉督僮僕治耕稼井井有法喜賓客四方過從者輒具茗飲以相欵洽篤於教子延名師買書籍無所悋惜常訓長子滋曰吾家世積善慶後當有昌者汝其竭身勵行以亢吾宗既而滋以才能爲縣大夫所辟舉從事處士常以廉公勗之人皆謂滋之成立實處士之教也洪武甲戌正月十五日以微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其生之年則元至順甲午十二月初四日諸子以乙亥正月擇地葬於鄉栢林之原娶黎氏賢而有婦行懿淑勤儉爲姻黨所法後處士八年卒子男三人長卽滋字玉潤從事中外十餘年著能名永樂間膺薦授文選主事歷員外郎轉郎中陞湖江杭州府知府有循良之政次曰益曰貞女三人朱文眞曾莚王允安壻也孫男十人處士既沒之三十六年玉潤以考滿至京泣與余曰先人沒且葬墓未有刻此

不肖孤之罪也吾子有交契之好願有述焉嗚呼若處士之平生可謂淳篤嘉遯之君子也是宜刻之墓碣以昭示來者故敢述其梗槩以俟大手筆採擇焉

墓誌銘

徵士王君墓誌銘 文鈔選

徵士王君宜讓既沒之十有二年其子謙奉狀屬予爲銘將鑱之墓石嗚呼處士與予皆龍氏甥其母太孺人予先妣之姑也徵士於先妣爲內兄弟又與予皆妻于彭氏連姻疊婭重以母黨之尊銘其可得而辭乎按狀徵士君諱遜字宜讓世居廬陵之都塘先世與瀘溪先

生同出於安城白茅里始自什鄉徙都塘再徙楓江宋開禧間有竹居翁復還居都塘君之七世祖也曾祖吾晉祖志仁考彥昌皆隱德弗耀世以忠厚長者稱於鄉君自幼莊重穎敏絕人讀書過目輒能成誦作詩綴文必求合古人矩矱世父煥文早喪無子世母郭氏孀居勤儉以植家業君以父命爲之嗣左右就養克盡子道未幾而郭氏卒與伯兄宜濟同養父母皆極其孝敬賦性溫厚而槩度峻整家常燕居衣冠不去體子弟聞其謦欬者即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處家豐儉得宜御僮隸極有恩禮雖甚桀驁者亦皆盡力終身喜交遊四方

賓客至無虛日焚香瀹茗笑談款接各得其歡心處鄉里務持公平寬大遇人急難周恤不少其間鬬爭有不能平者常以溫言慰解之斑白者相遇於道路雖窶者亦與爲禮平生於人無疾言厲色人有以非禮犯之則俛而不言或應以一笑蓋其忠厚長者之風自其先數世皆然故於世俗智籠之術與市塵涼薄之態君誠未嘗習見亦天性所不爲也永樂初元有以君之才名薦於朝詔徵詣京師君以親老及足疾辭歸當時翰林諸君子皆惜其才之未用多爲詩文以相贈遺而學士解公縉紳尤相契好君既歸適意田里博覽羣書陰陽醫

卜算數之學靡不涉獵時彥昌公與大孺人皆龐眉皓首康強無恙嘉辰吉日君昆季率子弟捧觴上壽怡愉盡樂入夜則父母孫曾同聚一堂雍雍笑語每至更餘始休一家倫紀之敦睦誠非他人所能及居喪葬祭盡禮鄉人以至孝稱之此其平生之槩也以永樂丙申六月遘疾當疾革時鄉先生默齋羅君來視君知其善易遂命其子取易圖懸於榻右焚香請解漸卦一過因自誦古人江山避逕雨消磨之句語竟翛然而逝是月初九日也其始生則洪武己酉十二月三十日得年四十有八配盻溪彭氏有賢德先君十六年卒繼森塘楊氏

子男二謙德女六人孫男七人復謙坤泰履熙隨孫女三人諸子以庚子十二月二十日奉柩祔於祖塘山竹居翁塋兆之右禮也銘曰溫恭其德篤實其履自家暨邦有譽無訾豐矣慶源啇哉壽祉未食之報在其孫子

張母金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金氏諱妙安今廣西布政司右參政張昜勉夫之母前河南遂平知縣以常甫之妻也世家姑蘇之吳縣爲簪纓宦族父本鎰母孟氏孺人生有淑質柔惠聰敏女紅之事不習而能張氏故儒家以常甫自幼入郡庠爲弟子員刻志向學孺人來嬪即能勤紡績以佐家

政事舅姑克謹孝養至於奉祭祀饋賓客儀物各有其
度內外姻族莫不稱其賢而取法焉以常甫以明經登
永樂甲申進士擢知遂平孺人皆行倖入雖薄孺人能
甘澹泊持儉勤以足其用以常甫負性介特於人少容
恕臨政或過於嚴急孺人輒從容進諫使不失其平官
居肅然僮隸不敢輕至戶庭故以常甫得以盡心職事
而無內顧之憂者皆孺人之助也以常甫嘗以詿誤謫
居灤陽孺人處之裕如朝夕惟督其子向學夫婦相對
如賓忘其在患難及其子學成而貴以常甫亦復起爲
安吉教諭父子俱有祿食孺人則又相告戒曰愼毋忘

患難之日蓋孺人之賢出於天性故處則爲賢女歸則
爲賢婦克成其子又爲賢母焉宣德中以子貴受勅命
封孺人正統七年春正月七日以微疾卒於家時昜自
臨桂因公事至京便道歸省得盡送終之道焉其生之
年則洪武乙卯春秋六十有八子男一卽昜由鄕貢進
士擢廣東道監察御史陞今官娶洪氏女二人曰妙祥
適趙某曰妙眞適郡庠生沈淸孫男三瓘娶陸氏璟璲
孫女二曰慶女曰福壽曾孫男一以某年月日葬於邑
某山之原予與以常甫有同年之好而復與昜同朝交
最久聞孺人之德甚詳孺人之葬昜以狀來請銘誼不

可辭銘曰質粹美兮性淑而慈相夫君兮祭養孔宜教
子成名兮義方弗違寵勅推恩兮珠翟光輝祿養奄棄
兮馬鬣崔嵬過者必式兮知母儀之在玆

處士耕樂胡公墓誌銘 文鈔選

胡氏居廬陵城北代有聞人在宋之初有諱盛者官至
銀青光祿大夫殿中侍御史檢校國子祭酒處士之遠
祖也曾祖紹先祖遂初父九臯別號鶴臯皆隱居弗仕
母張氏處士諱燾字仁極耕樂其別號也幼而岐嶷爲
父母所鍾愛讀書過目輒成誦稍長卓然自立凡事所
當爲者未嘗在人後洪武中長兄建極以閭右充萬石

長總一鄕之糧稅朝夕在官處士侍鶴臯公理家政凡
待人處己事上撫下之道纖悉各得其宜故年近弱冠
而善譽已著於郡邑闔郡邑守及令每有重難之務多
以委處士處士爲之區畫處置莫不應期而集勞費有
所不恤性孝友養父母得其歡心居喪哀毀幾不能生
葬祭俱合乎禮父嘗欲捐己貲構族祠於所居之左處
士承命不日而成酌古準今定春秋祭祀之儀克合典
禮宗族子姓至今賴有所守伯兄沒撫孤姪無間言女
兄早寡迎歸就養且教育其子如己子歲壬午鄕氓相
扇焚劫巨室官兵追捕玉石莫辨有無辜逮繫於富田

巡司者數十人將騈首就戮處士哀其非罪力言於官
以白之由是皆得釋爲良民有感處士德持金帛踵門
謝者處士卻之一無所受永樂甲申歲大饑白金一兩
僅易米數斗鄰曲間不舉炊者滿目餓莩盈路處士惻
之與季弟環極謀發穀二千石以賑鄉人賴全活者甚
衆郡有忠節祠爲屋數十間以祀宋歐陽文忠公以下
諸賢歲久傾圮鞠爲丘墟宣德丙午僉事高暐知府夏
節課欲募衆重建而難其費請處士爲倡處士首捐金
穀市材僦工躬爲程督不數旬而就上官莫不賢之平
生喜交遊四方名士至吉者無不過從壺觴琴奕相歡

洽未嘗厭倦桃源知縣謝利貞於處士有姻戚之好常
假處士所乘良馬有所適中途馬斃惶迫不自安請以
白金驗價而償處士笑曰有馬者借人乘之財與義孰
重復以他馬送利貞歸以安其心且曰設有不虞亦請
勿償性耿介好義遇人有過失常面折之不少貸鄉人
有貧不能婚嫁者皆賙之以財死無以爲斂者則施之
以衾櫬假貸有不能償者則焚其券爭訟有不能平者
常以溫言譬解之或竭己財以平其所競平生務質直
不尚浮靡所居之堂名曰耕樂賢士大夫多爲詩文以
美之此其平生之大概也處士生於洪武戊午正月二

十三日卒於宣德癸丑十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六
娶安城謝氏繼西昌羅氏俱有賢德子男三人長曰昱
字緒武先公八年卒次晃次杲女三人長適西昌尹資
雅次適谷平李載冲次適安成謝君雲孫男一人曰隆
孫女五人郭敷言鄧光顯陳晃藏武周琬其壻也曾孫
男二人曰登曰員以正統己巳十二月廿四日與其配
謝氏合葬於烏泥山之原銘曰其才孔良兮其德孔碩
行義昭灼兮著於鄉國播之何豐兮穫也侚嗇餘慶方
來兮孫曾奕奕其藏在茲兮過者必式

涵軒處士鄧公墓碣銘

吉水有厚德君子曰涵軒處士鄧公以正統九年六月
二十一日終於正寢是年十二月十六日祔於里洞源
山先塋之次既襄事其孤彥通奉狀來南京屬予銘其
墓予與公同里閈相交最久而季子芳又爲公之孫壻
銘其可得而辭乎謹按鄧氏初由汴遷撫之金溪趙宋
時又自金溪遷吉水中鵠鄉之小陂里世有名德爲鄉
鉅族公之高祖某曾祖貴文俱以長者稱祖克順本金
壁孫氏子以甥繼於舅豪爽有大志當元之盛時遨遊
兩都以才行知名於公卿間嘗辟舉爲三公府椽未及
大用而卒申齋劉先生實銘其墓父子誠隱德弗耀母

鄧氏公諱海字仲深别號涵軒爲人沉厚詳雅自幼博涉羣書而尤究心於史凡古今理亂是非得失皆能貫穿於胸中事親極其孝養居喪哀戚踰禮奉二兄尤盡愛敬方父之歿也伯兄仲明總家政以嚴肅自持公左右承順未嘗失其歡心仲兄蚤世撫孤姪猶己子公之待宗族也情文兼至吉凶赴告歲時會拜事事皆有其規且能賙其窮乏恤其疾病拯其患難必竭其力盡其情而後已至於故舊隣里亦然由是信行大孚於人里人有不平者不詣有司而詣公之門公不動聲色徐出片言曰此也直彼也曲皆帖帖聽受謝去嘗有故入予

困於役賴公扶植周急而甦劃所居室五楹及先世縣漆器爲報公曰吾豈求報者哉卻之一無所取甲申歲大侵有里甿因食指衆不能存活將以四歲兒溺於水中公聞馳往救止之惠以穀十石不告家人且戒其人使勿言蓋恐人謂其要譽也自洪武至永樂中有司屢推舉爲萬石長長鄉之糧稅催科供億務存寬裕而不事苛刻轉輸京倉屬戶有缺乏者貸之帑而不責其息度其不能償者則出券焚之故事必先衆集而人無或怨者朝廷營建北京嘗爲千夫長率丁壯取材木於衡湘間所領千人凡糗糧扉屨醫藥之需公爲營辦纖悉畢具終其役無一人失其所者篤於教子闢西塾延名師無虛歲族姻子弟有來學者資以食飲書籍無厭倦意平生喜交游燕閒之館左琴右書賢士大夫無日不至至則必盡歡盡醉而後已晚節康彊不以家事攖心日與孫君中鼎等數人優游林谷間龐眉皓首儀觀偉然望之者以擬商山老人易簀之日神思不亂遠邇聞聞其訃無少長貴賤咸傷悼之元配黃氏先公三十年卒繼王氏皆有賢德子男三人長曰彦溫次曰彦復俱先卒季即彦通女四人長適翰林庶吉士宋子魁次適黃長通次適楊倘脩次適周廸夫俱士族孫男三人光

昭光茂光化女二人曾孫男三人祥禎祐公生元至正辛丑五月十八日至是享年蓋八十有四云嗚呼觀公之平生豈非厚德之君子乎銘曰鄧氏之先世有碩人爲鄉鉅族喬木連雲維涵軒公德厚且醇志尚嘉遯不榮簪紳信孚郡邑惠浹鄉隣洞原之陽兆此新墳積善之慶延於子孫後千百歲名以永存

聶母太孺人墓碣銘

永樂初元予舉進士至京師見胡文穆公與學士解公亟稱翰林侍書聶公同文之賢惜其早殞而不獲大用於時繼又詢於臨川人知其有子二公復稱其妻胡孺

人之賢且喜侍書公之有後蓋前此一歲太宗文皇帝
入靖內難駐蹕金川門侍書公冒盛暑往朝見遂以暍
死是時胡孺人年纔二十有九歲二女在襁褓遺腹子
未生孺人能間關數千里以歸其夫之喪於故鄉侍書
公與文穆公爲同年而與學士公有寮寀之好由其相
交之深相念之至故二公屢以爲言而予因得竊識於
心而不忘後三十有八年爲正統四年春予以公事至
錢唐訓導聶大年來謁見其言動莊重而同列皆遜其
學行問而知爲侍書公之遺腹子詢其太孺人則康强
納慶且云就養於錢唐予欲往拜而未果是年冬予復

至錢唐而聞孺人以八月二十七日歿矣大年將扶櫬
歸故鄉以襄大事乃奉兵部主事鄭厚所狀孺人行實
哀絰踵門丐予爲之銘按狀孺人姓胡氏諱敏正世爲
撫之臨川人祖復初隱德弗仕父資父仕爲丹陽縣主
簿母劉氏孺人自幼聰慧異常女工不習而能旣歸聶
氏能相其夫養舅姑勤紡績以資其夫之遊學取科第
姻族皆稱其賢侍書公旣沒舅姑在堂老而多疾孺人
躬執爨奉湯藥雖連晝夜未嘗少懈舅姑没塟祭能盡
禮而哀毁尤甚篤於教子延名師購書籍無所悋惜孀
居四十年屛棄膏沐服浣濯之衣攻苦食淡人所不堪

而孺人能安之臨川郡守漳南王公昇以孺人貞節之
行足以表勵末俗具聞於朝旌表之命下而孺人不及
見矣孺人生於洪武癸丑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子男
一人卽大年以明經領薦任仁和縣儒學訓導女二人
祝某陳復先壻也孫男四熊瑋鳳角端孫女四寧老鸞
壽墓在九里岡之原與侍書公同宅兆嗚呼婦人之德
不外見其有聞於世者或早喪所天而能全其節或善
事舅姑而能盡其孝或能成其子而克著其教是三者
皆婦德之至善孺人能兼而有之予往聞胡解二公言
而知侍書公之賢又因侍書公及其子大年而知孺人

之賢銘其可辭乎銘曰全其節盡其孝篤於義方復善
其教表宅里式墓門子有祿仕承國之恩百世之下知
慶澤之有源

墓表

鄉貢進士高君墓表

鄉貢進士高君旣沒之二十二年其子旭領鄉薦會試
於京師持國子助教郤君所狀君之行實求文欲鑱之
墓石按狀君諱相字景陽其先爲光州固始人五世祖
定公因宦遊閩中遂占籍於侯官縣祖天保隱德弗耀
父善夫仕元爲彰州路龍溪縣儒學教諭君自幼失所

怙與其兄景材俱賴母夫人訓育以底於成景材洪武乙丑進士任南康丞以卒君既長卽刻意於舉子業入郡庠爲弟子員學春秋經隆師親友以相講授若陳子美黃谷民馬德華諸先輩皆延致於家事之盡禮同游郡庠者多一時名士如前脩撰王中美檢討王孟揚諭德林尙默僉事洪遵道輩皆與君相厚善取以爲益友故君德器成就大異衆人賦性淳謹不務浮靡奉母至孝甘旨必親謭立祠堂以盡追遠之誠歲時祭奠追慕感愴如將見之常念教諭公沒時兄弟俱幼衣冠或不備而葬地未善乃盡力經營擇地改葬焉輕財好義善

與人交過歲歉獨推所有以周貧乏常留故人飯其人以母尙飢不能下咽卽遣人饋以米先儒吳潮宗之裔孫家貧鬻先世書籍於市君遣以直而歸其書見鄉里間有節義之人未嘗旌表皆列其事以白部使者及舉行以厲風俗嘗營一軒爲燕休之所種松竹其中因以二友名軒葢取其晩節之操能詩者多爲賦之處家嚴整動循矩度祁寒暑雨冠衣不去體遇鄉黨無貧富貴賤咸與爲禮由是人皆敬而愛之永樂乙酉以春秋領福建鄉薦明年上春官登名大學與天下士同脩大典於中秘翰林諸君子雅相器重方將期其顯用而君遽

以疾卒於旅寓時丁亥正月十六日也交游者爲具殯殮於其家以己丑八月二十一日葬於懷安縣與聖坑之原君生於元至正庚子十一月初三日享年四十有八娶李氏賢而有婦行子男二人長曰旭由郡庠生以禮經領庚子鄉貢次曰明女三人某其壻也孫男二人嗚呼若君者其可謂孝友忠信之君子歟且其才識不凡而學力優贍倘假之以年使得居官效職以施於政則其所至詎可量哉君雖不獲一展所蘊然卽其平生而觀之其孝友忠信之行亦足以著稱於人矣況有子能繼其志方將獨用於時以大其家聲乎是用表之於

墓使後之人有所考焉

處士吳君墓表

嗚呼處士吳君道淵既沒之五年學士臨川王公既爲之銘矣其諸孤復徵予爲文以表其墓予家於吳氏者姻好而君與予交最久相知最深於其卒予哭之甚痛然則文其可辭乎謹按吳氏之先世居錢唐代有顯官宋南渡時有諱盡已者仕至興國縣令因家於贛其子新贅居廬陵之東固三傳至君之曾祖元亮始自東固遷於郡城之北郭祖文琥父應和妣劉氏君諱鉉字道淵別號自閑在孩童時已端重不凡讀書警敏務通六

義不爲章句尤習九歲失所怙居喪禮如老成人既長任家政井井有條理凡官府徭役之務直前當之不以煩諸兄與人交重信義而開誠布公不爲斬絶崖岸之態故人皆樂與之游鄉鄰有爭訟不能平者君每以片語從容諭之輒欣然解釋二兄繼没喪葬皆出於已撫諸姪有恩禮故諸姪莫不戴之如父外舅客死於京師子幼喪不能歸君匍匐往還其櫬喜賓客四方過從者無虛日壺觴獻洽無少厭倦延明師教諸子姪皆學而有成輕財好施鄉親舊有貧乏者賙之無少靳惜假貸有不能償者輒焚券不復問所居在城市而戶庭無雜

客惟引流種花以自怡悅暇則幅巾杖履逍遥園圃間望之者儼然如神仙中人蓋其賦性簡重不尚華藻故子姪莫不化之此其平生之大概也君生於洪武丙辰四月三日其卒以宣德丙辰正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配胡氏有賢德婦行母儀爲姻族所法子男四人長曰恪次曰正曰旭曰憲皆克世其家而旭方游縣庠習舉業將顯榮於時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幾人墓在某山之原嗚呼古有隱德之士躬行信義樂於恬曠不求聞達若君者豈非其人歟觀其平生所履無非尊德樂善而皆出於誠恪身雖隱約以終而諸子諸孫方日昌而日盛餘慶之澤蓋將綿綿而未已乎故申其說以表之使後之君子於此有所考焉

傳

陳太守傳

太守陳公名灌字子將世家廬陵城北之吟溪大父以章父大經皆以學行爲鄉閭人公自幼軒豁不凡讀書三行並下日記數千言尤精於兵法早孤事母盡孝居喪無遺禮至正壬辰寇亂江南廬陵城失守賜張狼顧之雄盜滿山谷故家右族鮮不被焚刼者公傾貲倡義招募丁壯復郡城保障鄉井環數十里賴以爲安者凡

七載歲戊戌僞漢陳氏兵陷江西公爲其將熊天瑞所羅致待以賓禮載與俱至九江欲授以官公見天下方亂而陳氏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因辭不就徘徊漢沔間者數載甲辰春天朝兵克武昌公知天命有在遂因宏文館大學士羅復仁詣軍門求見太祖皇帝召與語奇之留止帳下者數日公乃備陳救亂安民之策遂擢授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朝京師改中書左司都事繼陞郎中明年擢大都督府經歷中山武寧王領兵北征特以公贊幕府既克泰州留公增築其城不旬日而具朝廷遣使賞勞仍命公總制眞州軍馬事丙

午春拜寧國府知府階亞中大夫到官卽召父老詢民
利病力罷行之首創廟學聘名儒爲弟子師士風大震
郡中豪右務兼并版籍多欺誕公設法綜核戸給一帖
有賦役則持以爲驗兼并遂無所容洪武初戸部以其
法行天下至今便之公爲人風采凝峻人望而知畏訟
牒至庭洞見情僞片言剖折無不悅服其或誣罔卽自
慙而退宣城田多濱江海化城等十六圩堤岸朘削僅
如綫一遇衝決則道路阻絶禾稼害傷公下令增廣堤
且躬爲規畫作水門甃石竇使得以時蓄洩由是田皆
常稔其惠及於無窮一日宣歙諸水暴漲頃刻間溢岸

數尺居民洶洶以爲神怪各命巫覡置牲酒以禳公曰
若果神之所爲豈巫覡所能已哉悉命屏去躬自徒跣
率父老禱於敬亭山之神水立退旌德等六縣舊有儲
待有司循元末之弊糧不入倉出納皆彌縫文具吏有
持其短以規利不得而發之於府公曰是積習所致驟
加之法不祥乃陽言期以某月某日將覆實焉蓋使之
得以陰自爲以償於官於是吏不得黷貨而司倉者亦
獲免於咎有以強盜坐繫者公採其獄以爲愚民無知
因客舟漂流抵旁近岸而利其穀麥爾非有首事合謀
之驗豈可悉寘之死同列皆難之後卒如公言止戮其

傷人者一人餘四十七人悉從減免朞月之後政教大
行郡以無事乃以其餘力創建廨宇修治遞路郵亭傳
舍一皆新之廨舍後舊有疊嶂樓冠於陵陽峰之頂乃
謝玄暉守郡時故居城西桓山寺乃宋賢梅聖俞葬處
先是皆爲戍卒所侵公至悉經理以復其舊洪武二年
得代民無少長咸惜其去時代公爲守者山東鞠騰霄
素以才名自負不輕許可至郡見公之設施深加歎服
諭寮屬曰陳公之政吾輩當守而勿失可也是年夏奉
命督運餉詣北平事集而民不知勞四年春還朝是時
居臺省爲達官貴人者皆公素所知識爭欲薦以顯用

公一切辭免乃謁告歸省先塋剏田三頃建祠堂興義
塾以敦睦宗族未幾復召至京師卒於寓舘距生之年
元泰定乙丑春秋四十有七生平耿介未嘗計利鄉閭
族姻多所周恤在寧國時友人葛德和調居濠梁貧乏
不能自存卽以白金五十兩賙之繼聞其困復周之不
吝其輕財好義類如此子三人曰廓字居廣曰卓字德
廣曰垣字致廣孫三人曰誠曰謹曰謙咸克世其家而
致廣尤敦厚忠信好義尚文甚肖其父云史官曰大運
之興必有奇偉卓絶之士並生其間以效一時之用豈
獨將相大臣而已若陳公者其智足以參大謀其才足

以建殊績當其歸復之初在行省在中書在督府其所謀猷必有關係於天下而不止於一郡者惜乎事皆遺逸所得聞而紀其畧特守國之政爾然即此而觀亦可以庶幾乎西都循吏之遺風矣

雙崖文集卷之四　此卷皆有韻

廬陵周文襄公著　山陰[illegible]重校

賦

夢菊賦為劉逸人作

槃容齋之苗裔兮儋好爵於明廷志冲澹以踈散兮慕昔賢之幽真雖托迹於鳳沼兮恒適意於林坰曰琳館之偶憇兮寄毫素於仙經因體疲而假寐兮心恍悅而遐征涉彭蠡之浩渺兮陟匡廬之崢嶸得孤村之深邃兮何雞犬之弗驚羌主人之野服兮携童稚以歡迎指三逕以欵客兮見秋花之滿庭或攢金而吐艷兮亦疊

玉而流精雖搖落之屆候兮傲霜雪而敷榮爰掇英以泛酒兮對南山而舉觥拂緑綺以寄調兮歌歸去以怡情訝襟度之超異兮詭境物之攸名粤柴桑之與栗里兮卽晉賢之淵明方得意以笑傲兮劇抵掌於平生胡睽隔之遼邈兮倏驚覺而回醒慨晤言於頃刻兮渺予懷之怦怦爰泚筆以揮灑兮寫東籬之繁英時展玩以寄興兮亦寓目於良朋知同志之相感兮曠千載而合并系之以歌曰我思古人兮柴桑之曲采東籬兮嘉菊夢寐見之兮欲往而復千秋萬歲兮仰芳躅又歌曰我思古人兮彭澤之西掇菊英兮泛酒巵夢寐不忘兮恆

見之千秋萬歲兮同襟期

橘友軒賦爲趙司訓作

予求友於四方兮慨知心之難遇上飄飄而難卽兮下瑣瑣而奚取紛皆附於炎涼兮變交情於朝暮孰特立而不徙兮驕獨惟此嘉樹生南國之沃壤兮托根柢之深固文采煥以適均兮盼綠葉而榮素宛曾枝之剡棘兮葆剛鋭而弗錯圓果實於嚴冱兮不萎茶乎霜露爰精色而內白兮像任道而德富羌寓意以求益兮須盤桓而容與觀本性之不遷兮足以戒夫突梯而回互景後凋之節操兮因將弘且毅而永慕冀由茲以躋成德

兮豈玩焉以爲娛知若鮑之於管兮宜非利之與務厚若王之與貢兮諒無求於薦舉出萬彙而不遷兮爾獨契於予懐委予心於久要兮其亦惟此故也終予生以好脩兮緬翔望乎爾之助也

辭

松石間意辭

木之勁者挺而爲松土之精者凝而爲石二者之於土木猶衆人中之有君子故鄭薰以七松自號而米南宮下石丈之拜皆非好奇取異蓋以其歲寒後凋之操堅確不磷之資足以比德也世榮蕭先生題其隱君之所曰松石間意蓋亦有取於是也蕭氏爲吾廬陵簪纓大族其先世家郡城中至今父老猶能道其門地之盛世榮生長紈綺宜有富貴紛華態而乃被服儒素蕭然寓意於松石間其亦守志勵行之君子歟予未識世榮而其子養高爲冬官主事與予交莫逆以是知世榮操節之詳有可嘉也作辭二章以歌之辭曰松欝欝兮白石爲鄰飽霜雪兮宜秋宜春有美一人兮杖藜幅巾蔭松坐石兮怡我神俯仰宇宙兮晡復昕歲寒一心兮磨不磷石确确兮蔭著松亘今古兮高巃嵸美人坐兮琴松風白鶴下舞兮雲濛濛流泉激兮聲琮琮蘊璞不衒兮

春復冬抱此眞名兮吾誰與同

徐時用冠辭 有序

予友兵部侍郎徐公艮玉之長子自其幼命名曰鎡今年三月吉日始加元服春官少宗伯芊城陳公爲賓而字之曰時用禮賓之日駙馬都尉沐公襄城伯李公少保黃公暨列卿貴人之在南京者莫不畢集而忱忝以執友席於羣公之末僭述祝辭以侑於賓且以致期望之意云辭曰洪範八政食居其先食本於農爲民之天農之所資必備其器不違天時不失地利譬猶人生藏器待需進退出處綽然有餘學古窮經舉之則措發爲

文章黼黻皇度哲才蘊德用之則行發爲政事尊主安氓徐卿令子其名曰鉉字曰時用穮蓘實宜鉉也勉旃勤學勿怠如木方長如水方匯勿云未達達必有時修其天爵人爵隨之勿謂無聞聞有時至德業既隆譽望相繼雲霄萬里期爾翱翔富貴壽考福祿無疆

誄

徵士陳公誄 并序

宣德庚戌六月五日姑蘇陳徵士孟玉以疾卒於家其季子文容爲醫士隷大醫院聞訃俯匐將歸故鄉以襄大事良醫正陳君林南率交游士屬予作文以爲公之

誄予記永樂間公之仲子鎰爲監察御史與予同朝交甚密公時以名醫聞知者薦應召居京師且就其子之祿養予得朝夕相往還見其丰神峻整而襟度洒落賓客過從談笑款洽終日不知倦雅敬愛之後數歲公以老疾請以子代而乞歸故鄉自是不相見者凡九年然公之言論與其儀表常若接於耳目未嘗忘於懷今年春鎰以湖廣憲副丁內艱起復來京師諗知公尚康強無恙私竊歎異以爲朝廷推恩以寵臣工凡治績顯異者皆爵及其親公有子久居風紀克舉所職行當受紫誥之封有簪紱之榮矣其壽福宜未艾也嗚呼孰知不

數月間而竟聞公之訃矣其哀傷悼惜庸有既乎於是贊述誄辭以申景慕之意云誄曰陳本著姓世家汴都廹宋南渡始遷姑蘇代有隱德聞於東吳裕後延慶惟詩惟書公始弱齡失怙失恃夙夜小心孝養祖母二妹二弟克念克撫播遷遘患咸俾得所隣喪不舉孤女煢煢葬之嫁之爰盡乃情售藥救務名並宋清豈伊射利濟人之生文皇在御聞其醫學召至京師數被寵渥公有令子巍科早擢出入朝端聞望昭灼公謝病歸優游故鄉宜享壽福何遽云亡靈巖之原其封若堂仁聲義實永世不忘

哀辭

贈戶部員外郎鄭公哀辭 有序

閩清鄭公士賢既沒二十一年朝廷以其子貴追贈公爲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論者皆以爲積善之報在其身後予雖未及識公而其子源與予同朝交甚久知公平生行義之詳慨其儀刑之不可復覩也作楚歌二章以哀之辭曰瞻閩山兮嵳峩見松月兮烟蘿慨美人兮既往挹風采兮不磨佩荃蘭兮服桂友麋鹿兮山之阿懷寶玉兮不售侶漁唱兮樵歌嗟少微兮早殞酒予泣兮滂沱望平里兮乾之岡封馬鬣兮森白楊美人不見

兮淒以傷二樹秀發兮芝蘭騰芳璽書五色兮回鸞翔
寵褒及兮譽以揚積厥善兮慶彌長後千秋兮安可忘

吳員外哀辭有序

國家制推恩之典以寵任事之臣凡廷臣之久任而克稱其職者悉頒賜誥勅以寵及其親存則褒封沒則追贈蓋所以勸孝於忠而激勵乎臣子也是雖由其子之賢足以榮及於其父母然積善鍾慶非其先有以啓之又安能致是哉予久在京朝見夫因子貴而得封贈者固有矣其間未及五年而兩受封贈者蓋絶無而僅有焉若括蒼吳公彥則是已吳公乃予友禮部員外郎孟

舉之父孟舉由乙未進士拜主事而轉今官洪熙元年既奉勅命贈公爲承德郎禮部主事矣宣德己酉復膺誥命加贈公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論者皆以爲天之報施不在於生前而在其身後也予與孟舉交甚久聞公行義之詳知其孝於親睦於族姻信於鄉黨篤於教子而善與人交且能推其餘以周恤窮貧嗚呼若吳公者其可謂隱德之君子乎惜乎捐世之早不及一覩儀容以覩其長厚之行故惻愴興懷爲辭以哀之詞曰無非無辟兮行之良也簡默不肆兮言之臧也飭食祀親兮期其壽康也睦於族姻兮仁於一鄉也庭訓不怠兮篤義方也芝蘭玉樹兮秀且芳也鳳毛軒翥兮顯而揚也千鍾始逮兮倏云亡也命書絢爛兮迴鸞翔也爵及九泉兮貢寵光也積善有慶兮深且長也儀刑莫覩兮心孔傷也德音遠播兮日以彰也後千百年兮蓋永永而不可忘也

溪園周先生哀辭有序

先生予鄉之先達也其德行之純正足以執世而範俗其議論之英發足以破愚而驚懦其淵深宏博之學清楚俊邁之文英才之衆其教育者旣以沾溉膏馥而皆底於有成四方人士得其詩文者莫不傳播而膾炙於

口況其沖情遠意瀟洒出塵重義踰丘山輕利若鴻毛居官務恬退而不樂於奔競處家從儉約而不爲奢予明日討此予之知先生者其可謂博學醇德之君子乎先生司訓廬陵時予爲弟子員居郡學辱不鄙棄而以忘年納交焉予之從事舉子業得以濫叨科目者先生之指授居多後先生在黃岡在祕閣在姑蘇往來二京未嘗不相見見則傾情倒意談論終日使予鄙吝之心頓除嗚呼今先生已矣九原不可作矣予安得而不哀之乎故因其仲子承天門待詔迪示以墓石之文乃爲辭以寓意辭曰夫何有姬之苗裔兮抱姱節而好脩服

荎莡以爲佩兮剡木蘭兮爲舟夙進步於伊洛兮窺洙泗之源流惟坤儀之與圓象兮恒仰觀而俯搜出遂古以談玄兮志不忘乎伊周絢雲錦以摛辭兮攀韓歐以爲儔典侯類而三仕兮持敎鐸而周遊紛桃李之在門兮咸學充而才優友羣賢於東觀兮啟中祕而校讎羌文衡之屢典兮播芳譽於遐陬胡溘焉而遽殞兮歸旅櫬於荒丘雖鳳毛之軒舉兮衍餘慶之悠悠柰後生之倀倀兮慨儀刑之莫求緊感恩而懷義兮孰知予之心憂誶曰先生之風表茲世兮胡不百齡忽殞棄兮積厚未施昌其裔兮德音不忘流千禩兮銜哀灑泣傷不可旣兮

畢母太宜人哀辭 有序

考功郎中錢唐畢君文殷聞其母太宜人之喪匍將歸予與文殷有交友之誼素知太宜人之賢德故爲辭以哀之辭曰居勤處儉兮婦之職也躬慈體順兮母之則也猗嗟宜人兮全此德也生於名宗兮鍾慶澤也相夫盡禮兮敬不斁也翁姑孝養兮愉而懌也閨門有範兮表姻戚也敎子成名兮登桂籍也祿養千鍾兮誥封錫也齊眉晚節兮報方食也溘焉以逝兮幽明隔也衰麻遶歸兮哀罔極也人皆隕涕兮悼且惜也些招不來兮安所適也母儀婦道兮後世之所式也

李遵彝哀辭 有序

予友李遵彝旣沒之五月其兄遵應來京師而鄉友之仕於京師者咸作詩以挽之予與遵彝所居相距十里許遵彝年二十始與予相識明年爲邑庠弟子員始與予相厚善又明年予在京師聞遵彝挾所學應鄉擧不偶於有司予謂其質美而好學天其或者老其才而用之歟詎知又明年而遵彝死矣嗚呼遵彝之敦厚足以享壽孝友足以勸俗學問足以取祿位而才器足以爲世用何天奪之年使之一無所就哉是宜悲傷而哀悼

之此予哀辭之所以作也辭曰懷舊交之溘亡兮時冉冉而代序尋昔日之良晤兮恨結心之遲暮旣往者之不可追兮神彷彿而如故睠素王之宮墻兮偃厥躬以容與冠切雲之峩峩兮佩昆岡之寶璐服信奇而貌姱好兮益周章乎矩矱誓悃款而樸素兮羞突梯而回互蓀厥脩以颷擧兮望皇居而高翥藝小失於穿揚兮退方勵而不顧謂豐其才以經世兮緊𩆜脩之未負胡天道之莫諶兮命倏先夫朝露羌年歲之未晏兮矧望道而欲晤吾欲階茫茫以諮由兮天無言而奚諭豈賢則壽而顏必夭兮抑幾驪乎冥數亂曰芝蘭蕙茝生不滋

兮材松勁柏拱而瘁兮蔚嵩樗散茂何爲兮伊人夭傷
意若斯兮謂天昧昧曷生之兮謂天昭昭胡使夷兮大
空冥冥意未可得而知兮

劉簿君哀辭 有序

士瞻劉君既没之十有五年予得見其墓銘於京師想
其風采之踈峻愛其文行之淵懿思欲見其人而不可
得且悼其才足有爲而仕不大顯志不在小而年不少
延爲之惻愴興懷故作辭以哀之辭曰緊天道之昭昭
兮謂栽培而覆傾胡壽跖而夭顔兮俾善怠而惡盈伊
達人之順受兮尚不媿乎平生韞琟瓌而不衒兮抱夜

光而不矜處汙卑而不顯兮蔚身後之芳名泛金灘以
玄覽兮森蘭玉之在庭知餘慶之弗竭兮諒雖死而猶
生泝臨汀而東上兮甘棠藹於武平齊民慘以懷惠兮
斯仇覽之政聲嘅枳棘之鸞鳳兮儀朝陽而未鳴慨既
往而不可得見兮徒仰德乎傷情爲之歌曰金灘兮文
水圍桂樹兮白石齒齒臨汀兮蘭溪甘棠蔚蔚兮蔽芾
慘悽奠椒漿兮薦芳杜君不見兮苦復苦魂歸來兮故
土

蕭處士哀辭 有序

萬安有隱德君子曰蕭君舜由其經學受於海桑陳先
生而詞章得於伯祖從可教授其行脩於家而信於州
里其惠洽於宗族而及於鄕里之人然而不沾一命年
纔下壽而遽没矣嗚呼可哀也夫予未識處士而其子
孟常爲名進士與予交莫逆以是知處士之詳故哀其
學行僾懿而不仕且不永也其辭曰若有人兮雲之間
被服美兮荃與蘭理桂棹兮逵逝泝濂洛兮盤桓抱奇
璞兮不售友麋鹿兮青山羌遨遊兮容與森叢桂兮玉
樹胡鶴怨兮猿驚溘孤騫兮遠去令巫陽兮下招君不
來兮我心苦徙山高兮水遠邈清風兮千古

孫處士哀辭 有序

吉水有隱君子曰孫君惟勤其養親以孝聞而字幼以
慈稱其信孚於朋友其義著於州閭使其在世固足以
反刓勵俗而俾後進者有所取法嗚呼今亡矣夫故予
惻愴興懷寓辭以哀之辭曰陟山椒兮盼金城山寂寂
兮雲冥冥庭空兮鶴怨林杳兮猿驚嘅淑人兮溘逝挹
芳譽兮生平衣裳紉兮荃蕙衿佩結兮杜衡心周章兮
遠覽迹韜晦兮巖之扃植小山兮叢桂餘三逕兮菊馨
仰神采兮駿遊徒悒悒兮傷情令巫陽兮歌楚些酹清
醑兮攄我誠望長空兮揮涕顆少微兮光精

段處士哀辭 有序

常州隱君子曰叚君志清亐友時舉之父也時舉與亐同登進士第同受命積學翰林所居官舍又與亐相比故君之就養京師也亐得朝夕見焉君敦厚周慎不爲詭隨處己以謙接人以和居家燕私必具衣冠非禮非義一毫弗爲時舉之所以持心愼行揚譽士林皆處士之訓也處士以永樂四年冬卒於京師今五年矣然亐與時舉偕出入之際或風晨月夕獨坐凝思尋處士之言論懷處士之儀刑儼然猶若見之忘其遺世之久也嗚呼處士逺矣九京不可作矣復欲朝夕見如往日其可得哉亐是以惻愴興懷不能自已作詩二章以歌而

思之辭曰若有人兮冰玉姿蘭爲佩兮荃爲衣泛洙泗兮容與挾顏曾兮游嬉蓀厥美兮弗露芬庭前兮桂枝乘清風兮泉石榮祿養兮京畿紛搢紳兮先後仰令德兮威儀胡蒼天兮弗憖遺靈椿倏兮摧瘁夜鶴怨兮繐帷曉猿驚兮山阿魂惝怳兮奚之望不見兮我心孔悲凝亐睇兮江滸雲模糊兮欲雨少微星兮黯精光旅櫬歸兮淮之浦封馬鬣兮山椒勒堅珉兮山下行人過兮興惻楚采芳杜兮薦清酤艷餘芳兮逴揚覩孤標兮玉樹渼山川兮蘭陵藹高風兮千古

王處士哀辭

璧毁兮含潤蘭萎兮餘芳緊若人兮好脩捐斯世兮譽揚睇城南兮江上圍林蔚兮蒼蒼儼柴桑兮栗里先生之家兮以翱以翔昔年歲兮未晏顧八極兮周章洛之源兮泗之滸心游泳兮昌平紉芳杜兮爲佩服荃茝兮爲裳蓀厥美兮樂不厭溉脂馥兮江鄉矧堦庭兮雙桂枝韡駿發兮秋香收桑榆兮暮景光榮辱兮兩忘奄蛻濁兮長往嚌亐懷兮內傷望少微兮奠椒醑遠孤盼兮西昌武山萃兮嵯峩澄江東逝兮洋洋嗟先生兮不見徒山高兮水長

處士藏春周公哀辭有序

嗚呼藏春公卧病於其族孫編脩功叙之官舍亐往問候公據床延坐笑曰吾自幼慕大都形勝今得至此平生之願足矣又曰術家謂吾今年六十有九以生時所值支干推之數多不利昨吾北來跋涉數千里衝冒風雪略無坎壈今得奉養於此卽歐公所謂飽廩食而安署居顧反有病得非數乎後三日更數醫而藥不奏効亐復往問候公復笑曰往吾居鄉有疾得常醫一投劑卽愈今所診者皆天下之名醫所服者皆極天下之善藥反無効乎誠若有數也凡言數者皆不外乎理理之與數卽所謂命也命吾安得而違之順其自然而已又

明日予復往問而公已卒矣嗚呼予家與泥田周氏世
篤宗盟有契好而先祖妣與公之孺人同出於河源李
氏公視猶姪素仰其德量別僅二十年始獲一見而遽
有生死之隔予安得而不哀之乎且公之行義脩於家
信於州里聞於四方搢紳君子使其在世固足以爲後
進楷式今亡矣夫予又安得而不哀之乎辭曰緊碩人
之特異兮標玉立而量深（下缺八句）矧蘭玉之溫雅兮列堦
庭之森森宜晏樂於晚節兮比脩齡於彭聃胡遽邁而
弗淹兮等朝露之消沈噫後生之倀倀兮旣儀刑之莫
瞻辭曰懿德婞行世不滋兮遐不久視俾人師兮嗟若

我公美丰姿兮操履純正反澆漓兮少微黯慘倏摧萎
兮死而不死名若斯兮高山仰止百世之思兮

夏孺人哀辭 有序

上虞張氏有賢母曰夏氏予友吏科給事中翰英之母
也翰英與其弟翰華俱由科目發身仕歷淸要孺人以
子貴受勑命褒封方享榮養而遽以疾終年僅五十有
八是可哀也且孺人自幼閑於姆訓善事父母及歸張
氏善相其夫養舅姑奉祭祀睦族姻饋賓客御僮婢俱
盡其道尤善於教子嗚呼若孺人者處則爲賢婦承家
啟後又卓然爲賢母使其尚在固足以爲閨闈楷範今

亡矣夫又安得而不哀之乎詞曰
緊姒姓之苗裔兮稟淑善之良資曰姆訓之早閑兮備
四德而無虧相君子而有道兮躬勤儉而孝慈朂義方
於諸子兮咸擢秀於明時矧蘭孫之滿堂兮樂晨昏之
怡怡方龍勅之錫褒兮絢珠翟於慈闈謂齊眉於百歲
兮胡萱草之倏萎雖生榮而死哀兮柰祿養之莫施閨
門曷以承則兮嘅音容之杳而辭曰嗟嗟賢母行孔懿
兮閫儀壼範世所歸兮悠悠彼倉不憖遺兮松風草露
共傷悲兮

祭文

祭謝寺丞文

嗚呼人於世間有生必死如旦而晡理無不至惟賢惟
能與衆殊異生則淸修立身無媿没則全歸令聞不已
惟公之生淑茂淸楚頎然其姿廓爾其宇學問夙勤冲
和蚤著幸際昌辰策名天府典職奉常且贍儀矩在公
惟寅禮樂咸序三十餘載直哉惟淸不懈益勵格於神
明方躋遐壽以候寵榮百祿時至沈疴遽攖孰云彼蒼
降茲促齡某旣同里閈亦忝交游追惟曩日哀腸隱憂
輀車卽路丹旐悠悠泂酌致奠心焉若抽嗚呼逝川無
回去日不再瞻望音塵曷勝悲慨

祭李主事文

嗚呼世之所貴有學有爲展或未竟人胡不悲惟君之生卓絕瑰奇秉心諒直制行坦夷經史傳習駿聲四馳榮登科甲擢典刑司讞議詳允在公忘私明鏡不垢美玉無疵謂宜敭歷台輔是期云何一疾遽止於斯晝夜之理君亦奚疑獨所憾者雙親遠違祿養未終而以喪歸君之未病哭女哭妻及其既病誰與扶持遺孤弱息俱尙幼癡凄然童隸獨守靈帷嗟我賓寀素托心知幽明倏異何痛如之撫棺長號跪奠陳辭靈兮不昧來擧此卮

祭柯憲使母文

人之所難得者在福德之兼全苟二者之具美猶難得乎後嗣之賢惟夫人之資稟早徽柔而靜專相夫而克佐乎蘋藻教子而不忘乎簡編故宜其室家而篤儉勤於中歲既有祿養而備五福於暮年古有陶母之截髮與孟母之三遷其所以成子之賢者眞足以媲美乎後先忱忝交令子仰德實虔望里門而展敬嗟瑤池之已仙束生芻而致奠灑涕淚之潸然知餘慶之有自後千載而綿綿

祭吳少師文

嗚呼公之生世七十一年恩榮始終福壽具全自登胄庠名已超卓高廟簡知擢典戎幕文皇靖難龍飛雲從棘寺柏臺功高位崇陟於冬官復領司寇仁祖宣考眷注益厚聖皇繼統圖任舊人疇勳進爵寵拜師臣方期耆齡享茲福履何意一疾倏焉弗起訃音上聞朝野興嗟贈官賜諡恩寵疊加公有介子鏘鏘濟濟世祿之來方盛未已撰茲吉日靈車戒行陳辭設奠感舊傷情有聲徹天有淚如雨一觴告別永訣千古

祭熊都御史文

嗚呼惟公之生系出名門春秋之學既得於庭訓而聰

敏之性卓絕之見復超出於衆人早擢巍科列職要津正直是履誠剴攸循豈獨比觸邪之獬豸晳將爲瑞世之鳳麟兩持憲使之節莅於南海之濱霜威所至頓息瘴氛拜列卿於棘寺奉璽書而歷巡嘉穀克茂稂莠必耘使浙西千里之地豺狼屛迹而草木回春內臺峻擢增榮縉紳受兩京耳目之寄率朝廷綱紀之臣方當展平生之所蘊大施設於經綸何一疾之不起遽溘焉而沈淪雖生榮死哀之無所憾而士大夫之倚望於公者將不止於此故不能不感慨而悲辛忱旣忝桑梓復托交親迓旅櫬於江浦覩丹旐而傷神追念疇昔涕泣沾

巾舉一觴而永訣重有感於斯文

祭桂國平江恭襄侯陳公文

嗚呼公之器量超出乎衆人之表公之忠義深結乎主上之知受三朝之眷倚提十萬之雄師涉川航海智勇並施內則足倉儲於天府外則耀聲威於遐夷晚居東楚兼任保釐冀兵民之緝睦務鎮靜而撫綏況乎笑談尊俎淹貫書詩當吐辭而發論咸卓絕而瑰奇此又縉紳君子之所同仰豈獨介胄之士愛戴而歸依恍末學無似德菲位卑辱忘年而託契常與進而不遺每轇轕於議論必更僕而移時謂知己之胸臆匪凡人之可窺

轉般有法公欲與我規畫而同為海運有錄公欲屬我編次而序之事未及就言猶在耳別僅兩月而公奄及於大期嗚呼是可哀也已會通之河漕運攸資曰埧曰閘曰堰曰堤後千百世覩公之蹟者雖庸人孺子亦將感慨而懷思矧我同事得失相規一旦永訣安得不泗涕而歔欷公之為國臨絕不衰遺表所奏公爾忘私進爵錫謚天恩疊推公有令子克紹厥箕去歲此月陪公北馳天子有詔同趨丹墀今我復往公不可追艤舟淮浦瞻望靈帷爰感今而念昔致薄奠而陳辭公兮不昧鑒我傷悲

祭文淵閣大學士胡文穆公文

嗚呼士之所貴學而克施學既不易猶難逢時孰際昌辰大展所負千載一時惟公獨步公之先世詩禮簪纓襲芳濟美益馳駿聲上下古今宏肆其力探玄索微釐分毫析體充用達聿奮厥辭川匯泉湧金精玉輝永樂初元聖皇臨御侍從禁林首叨眷顧中心誠劃獻納論思黼黻皇度有猷有為祕閣優崇春坊兼秩屢歷華階久司肯密制誥國史大冊高文當筆裁製景星慶雲法駕時巡再駐北都公在侍從為行祕書天兵如霆兩清沙漠決勝運籌公在帷幄出入承弼有年於茲不懈益

愼素結上知公之接人式弘其度詞氣溫溫於物無忤吾徒小子幸獲游從一十餘載館閣之中昔奉明詔校讎羣經博考訓詁折衷集成公居總裁從容論辨遂俾末學咸輸管見公而百歲人猶少之胡不中壽遽止於斯訃音上聞當宁震惜賻官易名駢蕃寵錫嗚呼儒林木摧人誰不悲寓哀致奠匪哭其私

祭樊侍郎父文

嗚呼盛德之士人所仰望宜富而貴宜壽而康譬彼珠玉於淵於岡深藏自媚蔚乎休光嗟惟我公金玉其相雅懷傑特偉論激昂和氣可掬熙如春陽風裁凝重操

履純良考槃早賦優游徜徉里閭推服大邱彥方賓友
敬慕平原孟嘗義方之訓克篤不忘積善餘慶鍾於賢
郎標名金榜職列嚴廊歲時歸養晝錦在堂山珍海錯
侑於霞觴子孫孫子森列成行晚膺寵錫紫誥煌煌緋
袍金帶照耀江鄉謂宜大耋永綏福祥無何一疾遽爾
云亡訃音遠至輿情共傷道路悠邈執紼未遑緘辭千
里奠此一觴靈其不昧來格來嘗

祭周職方文

嗚呼公之德性不尙奇刻惟長厚之是居公之學問出
入今古務博極於羣書故發爲文章也長篇短章五色

絢爛可以方李杜而追歐蘇發爲政事也憑藉經史剸
劇理繁隨所至而有餘早橫經於侯甸爲後進之楷模
佐琴堂之簿領著聲稱之煒如當文皇臨御之初蒙東
拔於璧水曳王門之長裾奈直道之不容旋振鐸於東
吳文衡屢典大博既除國胄類以授業多士借其吹噓
追宣德之初年起散地而陟要途贊兵政於司馬掌尺
籍於五符雖吏事之旁午而笑談尊俎恒以文字爲娛
於此見公之才智爽朗眞通達而不拘也矧有合于爲
時名儒侍經筵而進講司獻納於亨衢天祿之養侈極
甘腴諒止足之有道乃引年而懸車肆優游於田里樂

晚節於桑榆曾日月之幾何忽訃音之在閭忱既忝同
姓復托葭莩辱公篤世契之好能終始而不渝況與令
子道義相孚兩京游從欣戚與俱雖譜牒異派然氣味
克合人莫辨其親疏公而尙在庚相見之有日冀德業
之是需今公已矣安得不隕涕而欲獻衷緘辭於千里
致薄奠於生芻惟靈爽之不昧尙來格而來餔

祭周庚子文

嗚呼德行文學人罕全之苟二者之兼美誠今世之所
希公之德性忠厚坦夷若良玉之不琢況可得而瑕疵
公之學問造深入微若江河之肆達恒溥博而無涯登

瀛洲於早歲受主上之眷知窺班用之窔奧追韓歐而
並馳校五經於東觀典文衡於京闈擢春坊而兼秩爲
宮僚之表儀三十餘載極儒者之榮寵而慶遭遇乎雍
熙方竣事乎史局知超拜之有期謂賢勞之既久當膺
黃而衣緋胡微恙之不起竟溘然而至斯雖死生夜旦
之理公則安之而無疑然斯之失所毗倚後進亡其依
歸故搢紳之士無問乎識與不識皆感慨而嗟咨況予
忱也忝同年之舊托桑梓之私締深交於髫歲至皓首
而不移惟道義之是勗每過失而相規今而九原不可
作矣故予之痛切心膂又非比乎衆人之傷悲望鄉山

而唄涕致薄奠而陳辭諒耿耿之如在來鑒格乎一卮

祭趙侍郎父文

嗚呼公之家世紹累葉之簪紳公之德性禀忠厚而寬仁樂善之譽旣著聞於郡邑博施之惠復溥洽於鄕鄰篤義方而教子爲天朝之輔臣祿養彌厚誥封再新芝蘭玉樹照耀鏗椿肆優游於暇節樂雍熙之昌辰胡遽焉而遐棄嘅音容之莫親忱忝交令子聞訃酸辛跪陳辭而致奠痛灑泣而沾巾

祭陳精微文

嗚呼公之器宇軒豁瑰奇公之胸次溫厚坦夷早承世

業簪纓書詩雖失所怙卓然有爲孝友旣篤仁義溥施交朋有道教子擇師晚有盛福樂於雍熙孫曾滿前日捧壽卮姻族感仰鄕邑咸推嗟予小子念昔幼時倩於錦里愚爲眾嗤公獨異視獎之進之忘年定交實自於茲四十六載光陰迅馳出處雖異綢繆不違況結姻婭重疊增輝前年鄕里暫得追隨溪橋吟倚其樂怡怡謂將晚節懸車告歸耆英有會詩酒相期何意此日遠在京畿聞公不起令我傷悲公有令子克紹裘箕公歿無感我則懷思南望桑梓寄此哀辭公而不昧來擧我卮

祭外母文 文鈔選

嗚呼外母之德在我夫婦旣厚且深難以言諭歸依貳館爰自髫年視同已子鍾愛拳拳迨遊郡庠違遠左右朝出暮歸愛之愈厚膳廩之費書籍之資不恡不厭麼之靡遲壻之賦性愚而且僻志大謀疎畧於生產外母爲予遮護彌縫冀其成立獲免困窮薄宦以來近三十歲無有一日不相負累或在道路或居京都行李供給有缺必需妻子在室則與供贍妻子遠來則與資遣或遘疾疹或羅官非求神禱斗懇告無時經營田園造作屋室焦思勞心早作暮息收存婢僕孳畜雞豚奉承祭祀饋獻賓親凡百如斯不勝勤苦勤苦爲誰皆我夫婦

惟我夫婦北走南奔始終所仰外母之恩撫諸外孫自幼及長諸外曾孫復賴撫養昔歲癸卯閤母遘殃深懼棄背擧室惶惶乙巳歸寧喜得再見別久年高齒髮俱變方期奉養少盡薄歡値家多故勞碌寡安丁未六月十有五日黎明拜辭心實慘戚出門送我立倚南牆望我就道道過重墻心竊自念恐爲死別口不忍言中情內熱別來京國又閱兩春歸心切切欲見無因訃音忽來驚仆在地哭聲徹天痛裂腑肺病不及侍窆不及壙負德忘義其何忍言嗚呼外母竟至此極欲報之恩萬不及一嗚呼哀哉外母之德實同親生天長地久難忘

於情將求大手刻銘貞石令我子孫世守墳域緘辭千里奠此一觴靈其不昧來格來嘗

公外舅彭長者無嗣公建祠祀之後祠圮寄主家廟仍以公之心爲心中元除夕祭焉

祭亡侄女福小娘文 文鈔選

爾方五歲喪父依母姊妹六人零丁孤苦大伯宦遊不能顧汝惟公惟婆朝夕存撫奈何數歲公婆繼亡汝母孀居艱難備嘗晝紡夜織飢寒是防三姊俱嫁貧無奩妝小弟煢然形單影獨雖有詩書誰其教讀宿無浮貲廪之餘穀維持賙給獨賴四叔公有遺命劉氏古親云

續舊好以爾議姻方期遣爾在冬與春忽聞爾死令我傷神謂爾之病纏綿多時胡爲舉家不報我知豈無藥餌可以奇歸雖死有命盡我心期今我反思是我之責平日之間無恩無德薄棄骨肉素少憐惜病雖不報報又何益嗚呼恤孤念幼實爲我事今既不能吾負吾弟爾之棺衾四叔爲備我在遠方何以致意嗚呼生不能顧死復奚爲矯首南望淚下交頤寄此一奠寫我傷悲爾而有靈尚來享之

操

歸淮操有序

江夏陳德甫仁而有勇國初以軍功獲武職繼謝疾就營田之役于臨淮德義炳炳著稱於人其配趙氏有賢行而其子煥文猶倜儻好義不十年間德甫夫婦皆因調戍相繼卒於昌平煥來而煥文亦卒於臨清三喪皆旅殯於客土後又數年煥文之子士謙自臨淮走北地以三喪歸將葬於淮北蓋淮北之洪塘湖德甫之居在焉予哀其兩世俱有賢德而皆客死於遠方故作歸淮操三章以琴倚之將以托其靈爽俾歸於淮上焉其詞曰淮之水兮其波蕩蕩公之在兮以翱以翔荃蘭芷芬兮維德之芳謝好爵兮享壽而康晚節播徙兮殞於北

方巫陽下招兮奠椒漿魂其歸來兮淮水之陽

其二

淮之山兮蒼蒼其色閨門有範兮維女之則蘋蘩潔脩兮勤儉其德持家有慶兮裕後有澤閫室遷徙兮長城之北溘焉而逝兮人咸悽惻魂其歸來兮淮山之側

其三

淮之墺兮柳色幽幽美人舊居兮以遨以遊制荷芰兮駕輕舟歷湖海兮心優優夫何遠戍兮天山之陬總帳忽空兮悲風颼颼旅櫬欲返兮客路悠悠魂其來歸兮安此首丘

白雲操有序

予友鄭君復言宦遊兩京念二親之遐棄而丘隴之睽隔也以白雲飛處題其官舍葢其心眷眷於雲無頃刻之或忘其親故予爲作白雲操二章援琴寫之庸以寫其哀思之意云白雲飛兮鄮山蒼蒼吾親之舍兮在山之旁靈椿既瘁兮萱草云亡音容日遠兮千鍾莫將嗚呼雲飛有盡兮我心難忘

其二

白雲飛兮浙水之東松楸鬱鬱兮翳彼堂封宦轍遠適兮祭掃未通烏兔迭運兮悠悠蒼空嗚呼雲有聚散兮我心無窮

英溪操有序

處士羅公德寬家於英溪之上以行義著稱今沒已四十年而流風餘韻耿耿猶若一日予不及識處士而處士之孫監察御史守信與予同年相知最深故爲作英溪操以琴寫之用以寫夫懷思之意云英溪之水兮其色幽幽處士之生兮以遨以遊佩荃蕙兮被薜荔木蘭爲楫兮桂以爲舟服既美兮身孔脩友白雲兮狎輕鷗來復去兮於物無求裕後有慶兮其心休休[illegible]兮先隴望不見兮令人愁嗚呼水流不斷兮冬夏悠悠處士之德兮萬歲千秋

銘

一經堂銘

桐江龍君伯澄以一經名堂葢取韋扶陽教子一經之意予雖未識伯澄而其子彥啟與予游是以爲之銘銘曰大貝南金富者攸蓄駟馬高葢貴者所欲我不致富亦不貴榮何以裕後曰惟一經富有時貧貴或可賤獨此一經可久而遠五品之教非經莫宣羣聖之學非經莫傳窮則明之是究是誦達則行之於以致用譬彼布帛可爲身章譬彼菽粟可爲饑糧匪笥是藏惟腹即笥匪口伊習力行是莫勿歆趙孟勿羨陶猗凡百子姓勉旃於茲

省齋銘

吉水蕭君公遜題其所居之齋曰省葢有意於日省其身而且樂夫規箴之言故其友人刑部員外郎同郡周忱爲之銘曰闇室屋漏謂己獨知十目十手何嚴如之前有正路亦有旁蹊趨避之頃異乎安危有美君子戰兢在茲防我志意慎我云爲務履平正絕乎險私晝有所作夜思告神夜有所思晝思語人行有不得必反乎己毫忽弗省繆或千里學焉思博業焉思勤用光世業

益懋官勳視古聖賢思蹈往躅存心欿然勿自滿足我
作銘詩拳拳忠告省之省之永膺多福

樂志軒銘有序

天台洪益中以樂志名其養親之軒蓋欲樂其親之志
而不以口體之養爲先益中其可謂知所以事親矣夫
父母之心天下所同爲人子者當何如而樂其志哉今
有人焉幼而好學長而自立致身超軼於衆人履行不
失爲君子爲之鄉鄰姻戚者且莫不交譽以爲慶幸况
於其父母哉是則欲其子之好學欲其子之顯榮欲其
子之爲君子皆父母之所同志而人子之所當勉也益

中由邑庠弟子員升大學行將有民社之寄其好學其
顯榮固足以樂其父母之志矣然猶未也使益中於是
怠焉而學不加進行不加飭莅官而不恭事君而不忠
則其親之樂有時而不繼益中斂而不懈必將克保其
終而不至於怠以中止觀其名軒之意從可知矣銘曰
顏色之怡口體之奉雖曰事親匪親攸重人或能養虛
羅八珍參也養志其親則欣人或朝夕徒然親側詹也
遑違其親則懌是知子職其責非輕父母有志子奉以
行我學而勤親志斯樂不學而愚親顏斯怍我貴而賢
顯親之休伍於庸衆貽親之羞我卓懿行貽親之福我

保爾名免親於辱既學既顯亦能亦賢父母之志庶其
樂施凡人有親孰無此志我揭於軒念哉在是既善厥
始願保於終惟父惟母其樂洛洛

惜陰齋銘

姻友胡君縉武以惜陰名其進脩之齋國子祭酒四明
陳公爲之記矣縉武復徵予爲之銘銘曰人生在勤勤
則有益墮於晏安其德斯失農勤穡穡厥田乃豐商勤
懋遷厥貨乃崇矧伊士人必進其德可不自勵人一己
百有美君子思企古人分陰是惜勉勉循循維學克修
維行克謹維職克勤維事克敏夙興夜寐寢食弗遑所

其無逸戒於怠荒樂善好施鄉鄰其嘉璽書錫褒義聲
斯敭紹乃世美懋於官勳勉哉無斁尚永有聞

尙志齋銘

君子之學立志爲先務彼遠大勿怠勿遷譬射於圃畢
固以立發矢應弦剨然中的如航於川先定攸之瀚海
雖遠達之有期惟茲士人其志安在脫去凡近高明自
待慕匪宴逸日惕而勤樂匪富貴惟義與仁緊昔孔顏
曰賢曰聖豈伊外求能盡其性爾鑽爾仰立志彌堅勉
也勿易希聖希賢

李氏慈和堂銘有序

慈和堂者吉水李氏兄弟養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愿曰遵懋曰遵愬皆與予游予常愛其兄弟間內無私務外無間言且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之賢益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教養訓飭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高年鶴髮康强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堂之上慈和之氣象於是可以想見遂喜而爲之銘曰古稱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塤仲篪匪伊母慈弟克誨子子之友恭母慈依孜惟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聖善兄弟怡然昔之教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

氣睍彼末俗豆萁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鬩風貧帚誶語我則不然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天錫佑富貴康彊

煮麟軒銘

豐城熊子維以煮麟名軒蓋欲熟春秋經而托物取喻也予嘗愛先儒張敬夫釋論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以爲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好者食而嗜之樂者嗜之而飽者也春秋一經聖人經世垂憲之旨深矣世之人知之者固鮮好之者尤不多見而況於能樂之者哉今觀子維以春秋爲麟而煮之可謂知而能好矣由此而好之不已其至於樂也不難矣譬之食物子維蓋已食而嗜之者矣世豈有嗜食而不至於飽者哉予以是知子維之名軒不虛美也爲之銘曰素王作經麟感而至經以麟名載道行世筆削之旨綱常紫焉淵乎要妙孰則得旃譬彼食物割烹是事孰則薦之乃得其味有美君子取譬若茲是孰是飼庶其飽之

敬畏齋銘

都昌劉彥芳氏以敬畏名其所居之齋予友盧君邦臣爲予爲之銘銘曰我思古人惟冀之缺耨於田間敬不

少歇又思古人惟商之彭係木覩井克畏弗輕彼敬伊何爲德之聚彼畏伊何爲身之慮或奉盤水弗敬則傾心應萬事胡驕以盈或臨深淵弗戒則隮身率百度胡怠而肆人生天地藐焉一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敬忘之分畏忽之異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立身行己誓將何其曰敬曰畏念茲在茲

積善堂銘

金沙戴氏以積善名堂戴氏之彥曰進賢甫邑庠生與脩中祕書介予友徐君長淵求予爲之銘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其時故蘇文忠

公作三槐堂銘以王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子孫謂之爲可必信哉言也吾以是知爲善非難積之爲難也戴氏其庶幾乎噫而爲之銘曰爲善不易積之尤難善而能積厥慶弗慳豈曰朝夕而止一事始乎終身曁於累世應變處己惟善是居報稱不遠厥慶有餘厥慶伊何曰貴曰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古昔聖人著於易辭以詔後人念茲在茲瞻彼戴氏有堂奕奕累世其承善爲斯積積之悠久厥嗣彌昌旣文旣秀亦壽亦康或游泮庠以入中秘百福之來如川始至父母具慶兄弟滿前孰其與之錫自上天我觀世人相時射利孰能爲山不

由一簣益觀戴氏積之積之弗中以止弗忘以察俯乾俯坤無愧無怍凡百君子爲善最樂

書廚銘

天地之道聖賢之言浩浩萬古非書莫傳積書旣難藏書不易旣虞風雨復戒童穉相彼富者藏書有樓我則不爲樸陋是求緊昔鄴侯架插萬軸我則未能卽此而讀惟唐虞盤腹藏於身由此而進庶幾爲鄰展卷則啟得觀古昔掩卷則閉退藏於寂倏閉倏啟顧無定時夙興夜寐念茲在茲

德慶泉銘有序

宣德壬子夏五月惟我先君贈侍郎月岡公始卜吉於仙獅石之南原時浙江憲使柯公敀暉方知州掌吾吉水縣事因先君之葬累來省顧時旱魃爲虐連月告災柯公登山而望焉見仙獅石之西崖有泉出崖石之上潺湲至平地前行十餘武至先君葬兆之西瀦爲一泓澄徹深數尺浸入地脉不見其往柯公躍然喜曰此地素未有泉今出於斯不在他處而在於侍郎公吉兆之右豈非昌黎韓子所謂微於昔而顯於今有竢德之道欲名其泉曰竢德之泉可乎余謝曰地之隱顯非待乎人辭不敢當柯公又曰斯泉出於崖石之上入於地脉

之下豈非昌黎韓子所謂出高而施下欲名其泉曰天澤之泉可乎余又謝曰天道玄遠非人所干復辭不敢柯公又曰斯泉澄於一泓盈縮有時豈非昌黎韓子所謂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有君子之道焉欲名之曰君子之泉可乎余又謝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仍不敢當柯公曰此先太夫侍郎公之美力欲名之而不容辭余再拜而謝曰昔我先君嘗以暮齡遨遊山水間訪郭景純之意覬其地理當時有人託先君欲求善地以希富貴先君嘗告人曰陰地不如心地可遇而不可求彼富貴之人皆因積德行善故遇吉兆豈人力之可求乎自

是惟以積德行善爲心孜孜不倦今我公 以奕德之道天澤之名君子之泉加於先君無乃非先君謙抑自損爲善不足之心乎柯公謝曰公之先大夫平生好德行善仁義禮智根於心處己應物一一純乎天理之公畧無纖毫利己之私此暹等所素知而目睹者今之卜吉於斯而泉出於是豈非所謂人傑因於地靈其慶安得不行及於子孫之無窮乎吾夫子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請名其泉曰德慶之泉余聞柯公之言誠切懇至遂不敢辭然未敢輕以告人轉瞬二十餘年謝仕來歸今年自春及秋亢旱愈甚遠近數百里溪㵎源流俱涸

惟此泉在山中泓澄如舊起先君葬兆之西入於地脉去西南五里許復出田隴之間汪洋浸漬吾弟恂友所耕之田百餘畝資其灌溉皆得全稔而余之兒侄仁顯輩所有升斗菑畬亦免枯槁人咸謂吾弟能賑饑賤糶以繼述先人之德善故餘慶之來當如此泉之汩汩滔滔綿延而不已也遂因往歲柯公之言而爲銘曰昔我先君德善孳孳因此地靈泉出於茲汩汩滔滔施及孫子穮蔉獲登聿脩不已凡我後人各宜勉旃餘慶之來有如斯泉

箴

友恭堂箴

吾兄吾弟吾父母之子分形同氣實惟一體如之何其乃邈然而彼此盡觀幼時衣則傳服食則同几其父母之保攜抑奚有於私己柰何長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分門割戶若秦越人之相視噫仁義之性本乎天畀退則闇而不明秉天倫猶敝屣故棠棣之詩賦於周公布粟之謡書於漢史田家之復合其義可嘉姜氏之同衾其名莫比卓彼名宗有賢後裔弟克恭兄兄克友弟旣翕洽於一堂復貽謀於後世肆予小子仰聆敬只願其力於行愼勿怠於止勉旃勉旃愼終如始

贊

吾侍郎畫像贊

貌瑰然而奇偉心豁然而坦夷其操履之純正足以有守其才識之通敏足以有爲語文章則方駕乎班馬論政事則侔友乎臯夔司讞法曹參佐薇省其名聲常爲士林之景仰兩擢春卿久居司寇其丰采常爲朝著之表儀噫此永樂初科之名士嘗登瀛洲之俊選受文皇之眷知宜其敭歷中外榮遷不已而介景福於耆頤也

陳員外像贊

廸夷寬厚其中之慈祥也瑰梧奇偉其外之剛方也登

黃甲拜紫誥其聲譽之洋洋也典邦賦司讞議其政績之彰彰也噫此故家之翹楚而治世之賢良宜其子孫衆多彌久而彌昌也

陸友誠像贊

望之可敬有廓然之器宇即之可親有瑰然之儀容端莊得君子之度渻樸有古人之風其卒於家者惟孝弟之是務其行於鄉者惟信義之是從由積善之在已致慶澤之日隆是眞所謂篤實之君子宜其享福祿於晚節而齊年壽於赤松也

吳先生像贊

粹然其容温然其氣其學之深也博古而通今其行之正也蹈仁而秉義著書有司馬之才教授有河汾之志壽考令終俯仰無媿噫此當代之名儒爲王門之佳士宜其道德足以淑諸人而文章足以傳乎世也

退菴劉大尹像贊

德門之裔盛世之英瑰然傑特者器宇之廣瑩然澄澈者神氣之清芹宮璧水執經書而肆力石渠天祿操翰墨以馳聲才足以處繁理劇而僅試於一邑智足以論道經邦而未展其平生家庭兼備於孝友族姻克致於純誠人徒羨其恬退於邱壑我則羨其超擢於公卿曰富貴而福壽將有望於晚成

陳精微致廣畫像贊

碧梧翠竹其蕭然之儀容也光風霽月其豁然之心胸也涵養而德性温粹問學而今古博通敦厚之行足鎮壓乎浮俗讜正之言足以警發乎愚蒙不求榮於當世惟積善於厥躬福壽兼備子孫益隆噫此廬陵之長者而有太丘公之遺風焉

宋中書士皐畫像贊

其容偉然如白玉之瑩也其神炯然如寒冰之清也其氣温然如春陽之明也其守恪然如翠竹之貞也承善

慶於累世聞詩禮於過庭虎榜題名耀青年之黃甲鳳池染翰沐侍從之恩榮噫此盛世之俊乂乃故家之翹英仕既優而篤學能不安於小成吾見其名位之與福履將日進而日升

藤橋劉自牧暨配胡孺人像贊

問其世則衣冠之族問其居則忠節之鄉觀其心則春風和氣觀其貌則冰清玉剛其制行也化行於州里其教子也名播於四方噫此所謂隱德君子而韜其光者與　問其德則如芝蘭之馨問其行則如松柏之貞治家而一門雍肅施惠而九族和寧其相夫也而德耀之

敎謹其教子也如孟母之慈明隐此其所以化被閭里而姆儀家庭歟

周氏復姓贊

沂江周君希謨其五世祖幼亨贅于孫氏因冒其姓至其尊君朱武始復周姓可謂知所本矣爲之贊曰十圍之木枝葉扶疎爰揆厥本由根及株千里洪流東注滄海其初混混源泉攸在根而或失源而或湮弗培弗濬非孝其親惟此周氏有賢孫子克愼本源不失廟祀善繼善述美彰於前本支百世福祿綿綿

錫慶堂贊

上蔡武守雲夢程公時進蒙恩致政之明年其子載陽兄弟作堂以奉而顔之曰錫慶其友介特鄒先生徵予爲之贊予聞時進以明經典教職累官至五品年登七十與其夫人皆康強無恙得懸車告老以優游於家而家素豐裕且有諸子以盡孝養是誠天之所錫非人力之所能者也爲之贊曰惟富惟貴人猶可致曰壽而康人力不至惟君父母七袠高年休寵致政江鄉盤旋疾爽弗嬰子孫盈目旨甘滫瀡從容取足茲惟壽康和樂藹然相彼陰騭實命於天雖曰在天亦天子聖欽時五福錫爲爾慶酡顔鶴髮晝錦煌煌蹁躚綵服迭舉壽觴念茲備福厥有攸自曷以保之積善勿替

孝思堂贊

堂以孝思名者監察御史保定王公子明思親之堂也子明生甫七歲而先大夫棄世太孺人劉守制鞠育以底於成既而亦復捐棄賴世父同知公資遣入學明經學古領鄉貢登胄監遂拜今官常恨得祿而親不逮養抱終天之痛故於所居之堂以孝思二字題於楹欲朝夕省覽不忘於懷也子明其可謂純孝之士乎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人子之於親沒則致其思亦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乎然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好樂

此特思親之小者耳若夫思親之大者寧不在於後身乎身也者父母之遺也不辱其身卽所以孝乎親也昔子之戰戰兢兢樂正子之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豈非思親之大者乎經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子明居法從有年賢能之聲剛介之譽播乎遐邇受朝廷勅命之褒高爵顯號推及二親可謂能立乎身能顯乎親矣孝思之義固無媿於茲堂予故喜而爲之贊贊曰瞻彼王氏有堂翼翼孝子攸居思焉罔極其思伊何維父維母罔極之恩欲報無所爰自髫齡庭幃已撤及其成立萱草復萎孑立煢煢陟屺陟岵入學從師賴於

世父擢科躋仕驄馬繡衣千鍾之祿不及庭闈朝斯夕斯念念不置謦欬音容常目在是矧伊顯宦身立名揚天書錫寵媲及泉壤惟川有涸惟山有圮思親一心永永無已

雙桂堂贊

上虞張公士倫承先世詩書之澤篤於教子而二子翰英翰華克成其志俱以明經擢甲科人皆榮之朝大夫及鄉之人士因以雙桂名其所居之堂翰英今之吏科給事中翰華亦仕爲絳縣教職俱與予交愛其清名遠播眞若雙桂之騰芳故喜而爲之贊曰樹中有桂其花

則芳異乎凡卉馥郁飄揚人中之桂其芳在德拔萃超羣介聞輝赫花既足貴尤貴連枝人而並秀從古攸齊瞻彼張氏有賢昆季科甲聯登宛若雙桂或居青瑣或列泮庠文彩駿發德音遠揚靈椿在堂雨露膏沐餘慶所鍾享滋遐福難兄難弟曰顯曰榮芬馨不絕播于千齡

詞

賀洗馬蘭公陞秩詞有序

自古有天下者於儲宮輔弼之任必愼選其人非德義彰聞道術顯著者不得與於此盖欲其以道德訓教太子使起居動靜言語觀聽皆不違乎正也國家遵倣古制任官惟賢東宮大小百職尤不輕以授人故官不必備常以翰苑老成之士兼之君子窮經學古得列職於此則其榮且幸從可知矣河南蘭公從善自洪武癸酉以明經領薦擢陝縣教諭調西充太原二縣歷教授于紹興維揚二郡永樂間超昇翰林院編修聖天子在春宮久侍講讀遂遷左春坊右贊善龍飛之初復入翰林爲侍講預脩兩朝實錄勤於纂述者凡三載今年春書成有白金襲衣文綺之賜復蒙恩進秩爲司經局洗馬交游士屬予言以賀予與蘭公同朝交甚久知其行

義文學足膺輔導之任於其遷擢也亦嘗爲之助喜矣今又重以諸君子之請可無一言以復之乎用賦沁園春古詞一闋以申慶賀之意云詞曰系出相如家臨漳水早富文章自鄉榜登名黌宮典教門墻桃李到處芬芳翰苑編脩經筵侍講烟霄展翮快翱翔風雲會喜從龍變化入侍明光天章再沐汪洋看五品超遷掌桂坊況晉紬石室書成奏御白金文綺寵賚輝煌德卲年尊雍容輔導奮袂從教兩鬢霜待晚節桑榆景好重耀巖廊

疏

重脩忠節祠疏 代作　載府志

廬陵郡城南舊有忠節祠以祀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諸位先達歲久傾圮莽爲丘墟兹當文明盛世觀風至此欲興復以爲士庶瞻仰之所且以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勸然而工費浩繁必資衆助乃克成功郡中賢士俱請題名

伏以忠節名儒貫千古人臣之典則春秋祠廟乃四方君子之瞻依表章有繫於綱常興廢必關於政教惟廬陵之大郡比鄒魯之名邦倡天下以古文素推六一爲江南而死節咸仰忠襄至若澹菴之抗疏朝廷以及平

園之盡心輔相誠齋垂老愛君一飯之不忘信國捐軀繫獄七年而必死固雖一郡之鉅公總是斯文之元氣昔陳蘋藻曾瞻大廈之宏規今作邱墟無乃明時之闕典屬兹按治相與贊襄托郡邑以經營賴賢豪而齎助此棟梁於此日滿期重信義而輕貨財復香火於千秋足以振儒風而勵忠孝便揮一筆莫惜千金

上梁文

重脩忠節祠堂上梁文

伏以與日月爭光忠節素推於前哲爲江山生色祠堂重構於明時吾道方亨人心允協恭惟宋太師楚國歐陽文忠公及列位忠節先賢乾坤正氣今古偉人其學問推韓子孟子以達乎聖人其事業希周公召公以及乎伊尹或總鈞衡或秉鈇鉞文武兼備其才有居史館有列諫垣夷險各致其力黜浮崇雅文起歷代之衰殺身成仁勇奪三軍之氣臣節獨全於建鄴儒風肇振於廬陵封章則屢斥於權姦引拔則必歸於士類臨終猶憤知韓侂胄之擅權黨逐不辭發史彌遠之姦計眞能以社稷爲悅誠知非堯舜不言慟哭以救深州慷慨激烈從容而死燕市俊偉光明功德在民文章傳世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四方萬國爲之同欽竭虔妥靈舊合祠

於鄉郡尋基覓址今頹圮於丘墟聿新鼎盛之宏規重覩太平之氣象兹蓋伏遇湖西道僉憲高相公閣下志存忠諒學有本源以激揚清濁服人心以脩舉廢墜爲己任復惟本郡太守列位公相圭璋令器杞梓良材白簡豸冠昔動搖於山嶽朱旛阜蓋今撫字於惸嫠況別駕得麗統之賢而倅車有孫何之美同寅協恭共贊襄黃之治屬僚奉職亦宜卓魯之能當庶政咸和之時正百廢具興之日觀風使既爲之倡牧民官遂玉於成好義而輕其財雲集故家之豪傑獻巧而利其器駿奔妙手之工師經之營之完矣美矣洋洋在上便瞻廟貌之

麴我藹藹吉人會覩文風之興起請陳六偉助舉雙虹

梁之東千山翠聳玉芙蓉日上扶桑滄海濶恩江文水盡朝宗

梁之西萬家樓閣與雲齊梧桐蓁蓁長岡外端世重看彩鳳棲

梁之南章江一道似拖藍古渡舟橫大阜口玉囷綠野在江南

梁之北黌宮翠聳參天柏鄒衮遺風數百年衿佩詵詵仰標格

梁之上閶闔五雲光蕩蕩袞棠重望制書來正氣夜衝

牛斗上

梁之下燈火書聲徹清夜春秋祭祀永無窮政事文章足聲價

伏願上梁之後日月光華雨暘調順皇圖鞏固亘宇宙以長新廟貌尊嚴歷歲時而共祀天爲星辰地爲河嶽賸膂馥於後人功施社稷德被生民紹聲光於永世江山偉觀鐘鼓清時

補遺　平胡頌

皇天以胡元猾亂中夏遂命我太祖高皇帝統一萬方一洗腥羶醜穢之習大復中原衣冠禮樂之治餘虜遁竄奔遁遠塞太祖高皇帝廓天地包涵之量與以封號使安部落雖堯舜三代之仁無以過也皇上嗣登大寶一遵太祖高皇帝成規仁恩教化浹洽乎中國漸被乎蠻貊海外萬國莫不瞻仰德化悉來朝貢瓦剌殘虜僻處北荒昔嘗與其鄰類自相仇殺摧敗沮喪不能自存皇上即位之初賜以封爵憑依朝廷始得休息十餘年間僅能自立奈何犬羊之類即復驕恣拘殺信使侵擾

邊境覬覦自大皇上於是選將鍊兵大舉六師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虜衆來戰一鼓而敗之追至土剌河虜首率境來拒兵刃纔交即倒戈敗北我師追擊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算餘虜至夜遁去乃詔班師車駕入北京文武群臣上表稱賀中外臣民莫不欣喜臣惟昔黃帝之伐蚩尤大禹之征三苗宣王之伐玁狁皆不遠於中國猶紀於書詠於詩著於史籍照耀千古以爲盛事況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以漢之盛不能或制之而我皇上親率六師深入沙漠殄殲其類使百代之腥穢一旦掃除神功聖德卓絕萬古有非黃帝大禹

宜王所可擬倫也誠宜播之聲詩以傳誦於無窮臣才
智疏劣不能有所紀述敢竭愚衷謹撰平胡頌一首以
進頌曰
聖皇御極德敷惠施中國順治四夷來歸奧惟醜虜恃
其綿力與其鄰類歲相攻擊數至摧敗不能自持促縮
懦怯衆或流離惟我皇上懷來撫育錫以封賞安其部
曲旣閑旣舒卽復驕恣擾我邊疆殺我信使皇帝震怒
如霆如雷陳師鞠旅奉行天威乃秉白旄乃仗黃鉞六
師堂堂不震不烈横行沙漠瀚海之湄輝煌日月繽紛
旌旗虜不量力敢或來禦一鼓敗之是馘是虜奔走竄

伏秉矢投戈追奔逐北土刺之河殺其名王俘厥渠帥
歔獵禽戮殄殲其類皇誓於士虜惟是懲旣殄其渠酋
釋其徒妖氛旣息醜虜斯靖沙漠肅清邊庭無警皇歸
於京論功行封爵公爾侯錫賚斯崇百辟卿士拜舞悅
懌曰清虜塵惟皇之德皇德之隆萬國來同巍巍合天
惟皇之功惟功之崇惟德之厚於斯萬年受天之佑

雙崖集附跋

乾坤定而六子附四方定而四隅附中華定而外國附
諸侯定而近隣附都邑定而衆姓附詩文定而散見附
其附之大小不同而其詳有餘誌不忘一也余嘗讀執
齋集萬安劉玉著進士輝令刑部侍郎言事忤權貴平宸濠文襄逸事謂公巡撫
廬民賦以布折爲苦閭行一邑察之老嫗曰便昔賦併
一時吾食且罄今食吾粟以事吾布至春而輸食旣足
力亦不匱公察其便然後行之各府委曲詳審可爲立
法者法文章本事業事業卽文章余亟欲補入雙崖集
而文襄裔繼承兩茂才適屬跋雙崖集附則附增亦如

原集矣繼之父郡宿學勗唐先生督手鈔思善錄遺愛
錄又用文獻錄題跋已衆甘棠之弗剪與竹之不諼
麟趾螽斯之振韓固已形容推衍之靡遺今詹師又表
彰雙崖集兼後裔克繼其美余復何說之爲跋哉然余
因之有感矣古今大文人操選政往往於
欽定史存外匯議去取爲子孫者尊奉曲從不敢或違
於是有先人不甚著意之筆而其事有可傳者有當時
不甚合意之作而其文有關繫者亦因而汰散不錄古
人所謂得一句如生一子不忍棄之者被偏見拘謙之
習或輕議節删或重爲避忌遂使文人心血思之千古

闕之一旦若勁草之被風若泰山之蒙塵若清流之投濁豈不大可惜哉夫聖人正心傳雖六經亦可節後人留手澤雖一字不敢違闕文闕疑以俟考訂其有關於先集者兼收并蓄以見前後道心之合愼毋以多而減以有而無也同心斯道者或亦以爲附之不爲贅而不失其本乎光緒四年戊寅仲夏邑人劉杰謹跋書於城西宗孔書舍

送恂如赴京師序

恂如吾鄉之世家也自吉州公[illegible]世有顯榮其在武寧尤盛余平生之所慕也恂如距吉州六世而復有俊才自少不凡予甚爲之奇望也及登進士第入翰林學問日有進吾又甚爲之喜也日相切磋吾嘗冀以相長也不幸丁內艱以歸吾又爲之歎息以思也及歸鄉見其居喪有禮進學有加又甚爲之慰且敬也今將還朝吾且南去恨未有以爲助也恂如既能以昔年之所望者爲前日之喜俾予別而歎息以思相見而慰且

敬也繼自今復相見庶幾有以助我乎重有以慰我乎使後之人相慕有加於吉州公乎是予之所以致助於恂如也

送周尚書致仕序 載府志

王直

予友工部尚書周公恂如巡撫南京畿內及浙水諸郡久矣殫心竭力思所以利國利民不知其年之老而身之病也然猶憂勤不少懈天子聞而憫焉俾致其事而去公既得榮歸故鄉士大夫素相厚者皆爲喜徵予言以贈行予嘗究公之心而迹其所爲有以知其甚難者蓋巡撫之職以安民爲本而亦以賦稅爲務此國之大

計公之所履上之所餉任也天下諸道人民之衆賦稅之重蘇爲首松次之他郡又次之其難可知矣爲細民者皆盡力以輸稅而不盡以歸公上蓋有爲之蠹者自昔以來積逋至累百萬惟俟恩霈而免焉俗習旣久以爲當然公至則思所以除其弊糧稅之入必稽其正耗而悉徵之雖大家不少貸於是而通制其宜出納有法輸送以時幾二十年無龠合負者積其奇贏命主守者謹視之凡恤民隱供軍需修公廨學校橋梁諸務應取給於民者皆不取惟於此取爲民知輸稅而已他一無所及嬉然皆得以安其生議者謂蘇松諸郡之民能無

失業亦無負租僅於公巡撫日見之則公之功豈少哉夫天下之事必用天下之才有才足以任事矣然顧計利害重愛惜其身而不肯深任焉卒使功不立而上下或失望則爲天下者何取焉公不爲身謀而專意爲國其所建立表然在人耳目君子論當世巡撫之賢莫踰於公而歎夫繼者之難也然予於公則有難爲別者永樂之初同取進士入翰林今四十八年當時同列惟予二人在予尤老病乞身者屢矣然皆不許而公乃得先往焉則予何能釋然於心哉雖然聖德如天曲成萬物予之朽質豈不在一物之數耶雙崖之下從公游有日矣故書此爲贈使人知公之非苟然者而亦以致予意云

二十八宿燕集圖記　　曾棨

永樂改元之初詔郡國賓興賢能明年甲申禮部會試得士四百七十八人皆極天下之選又明年復命簡拔二十八人者積學祕府不任以政事俾學古爲文期之於班馬之地恩德甚盛也自是蚤暮出入禁近日從事文翰以筆墨自娛値休暇則相與出遊郊外極登臨觴咏之樂於是海內有志之士皆仰而望之以爲曠古之奇遇嗚呼亦榮幸矣哉其後數年各有職任或扈從兩京

或剔歷中外三十餘年升沈存没蓋不能無可感者矣今年秋廣東參政楊君宗昜以所畫宴集圖示予且屬爲記予旣得而觀之則其優游閒逸之態宴嬉酣暢之樂宛其如昨然而没者旣不可以復作存者又皆颯然衰暮須髮白而形容改況乎宦海之迹東西分散雖欲爲昔遊相聚以需一餉之適抑豈能得哉於是感嘆益深不自知其欷歔大息而至於流涕也雖然予輩叨祿於茲其間特達奇偉之士克見於有爲者固亦有之若予之學不足以裨益國家之治道文不足以鋪張朝廷之盛美其爲負德可勝言哉然而後之人有得於斯圖

而閱之猶足以見予輩遭逢之幸而於我朝待賢養士之厚亦因以見焉二十八人者吾郡之西昌楊相湯流王直余學夔吉水周述劉子欽羅汝敬周孟簡周忱安成李時勉彭汝器撫郡王英南康金鼎廬陵王訓熊直會稽柴廣敬章敞海昌沈升四明陳宗敬永嘉王道三衢吾紳吳興楊勉昆陵段民衡山袁添祿閩郡洪順晉江倪維哲其一人永豐曾棨盖郎予也

周總管公祠堂記　陳循

古者之制祭祀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在其列祭祀之典視其所以致之之由施於天下則朝廷修之施於一

方則一方修之修於朝廷者與國同其休戚脩於一方者與人同其盛衰惟修於一家者其子若孫雖有休戚盛衰不一而其久而不忘替而能復興者越百世猶然也況修於一家而有係於一方之人之所觀慕者乎則其久而不忘替而能復興也豈不宜哉元吉州路總管周天驥郡人感其有彌大患之德相與作堂祠其主於城北草場園元季堂燬於兵國朝改築郡城堂之故地并淪為壕雖然懷公之德不能忘者不係於祠之有無也正統二年公七世孫工部侍郎忱命其子仁俊作堂以祠公於所居之東在故祠北半舍黃岡之下通衢之側高而爽朴而堅肖公之像其中瞻仰而修祀者子孫郡人皆可共也當元之興大將李恆敗宋勤王兵於空坑得廬陵之故臣巨室交關文丞相檄以示公欲按誅其人屬邑凡數萬家皆皇皇待死公爭曰郡新附人心未安且勤王者各為其主若按此誅之民無遺類矣李善其言即焚檄民賴以免禍世稱與大患者復有過於此耶公之仁如此祠不祠固無加損而其子孫郡人觀慕之者非祠無以致其極也此堂之祠公所為繼作也公之後裔光顯盛大非仁獲報之徵歟堂成之六年工部求為記循七世祖渙齡府君宋郴州桂陽簿入元改

吉州路儒學教授與公同時循又辱與工部同朝宜為記也公洪之武寧人字德之別號耐軒天驥其名也以明經中宋童子科累官至右正言與權臣賈似道有隙不容於朝德祐乙亥謁告歸省因命江西宣撫權知吉州未及至官而吉州已款附於元時李恆提兵駐吉州素知公才遣使迓於洪承制以為吉州路總管請於朝賜佩金虎符命兼府尹公先世與其平生始終具元翰林侍講學士盧公摯所撰之神道碑此著所以祠公之大槩云

崇恩堂記　胡儼

士君子窮經致用際遇亨嘉之會躬事聖天子爲侍從之臣足以展布其才猷恢宏乎事業朝廷嘉念勞勩隆恩異數日新而月盛裕後而光前斯實千載之奇逢夫豈偶然云乎哉觀於冬官亞卿周公可見矣君名忱字恂如江右吉水望族自爲郡庠生英聲籍甚永樂甲申登龍飛榜進士選入文淵閣居二十八宿之列發中秘書縱其考索俾益進其業善譽日聞擢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兩入書館預纂修仁廟嗣位之初諸皇子受封博詢才德兼優者職輔導忱受命爲越王府右長史進階奉議大夫授誥封贈父母妻室分半祿給於家以養親

宣宗皇帝臨御予告歸省有白金楮幣之賜陞工部右侍郎奉命巡撫總督餽餉於東南列郡父喪遣官賜祭奪情起復授三品誥追贈祖仲德父秉昂如其秩階嘉議大夫贈祖妣李氏黄氏妣龍氏封繼母胡氏妻彭氏皆淑人今上皇帝嗣登大寶遣官賜白金文綺丁繼母憂復遣官賜祭奪情起復轉左侍郎進階勳正議大夫資治尹屢降璽書委以密務季弟怡長子仁俊各出粟濟饑承勑旌義民忱竊念以儒生起家歷事四朝叨膺任使闔室家恩四十餘載猥以涼德菲才莫報涓埃於是大書崇恩揭諸堂中朝夕瞻仰勉圖自效且使子孫不忘仰戴之盛馳書奉幣徵文爲記忱登第淮忝預考文有斯文之義不可辭伏讀易象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蓋晉卦之象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亨嘉之會也康侯逢時遇主有安民之功而受蕃庶之寵錫三接之頻煩君臣相得非偶然也聖人推衍爻象感應之理著之於經以啟發後世其旨微矣忱雖非守土之臣承制巡撫而厥功茂著豈非今之康侯者乎淮頻年入覲道經吳門詢諸父老知其宣力之大略平居温厚詳愼處事閲敏而明達使節戾止淸心靜慮晝爲夜索務造經濟之宜教條頒布郡邑區里翕然信服以故征斂

無擾而國賦足輸運有方而民力紓善政迭施具有明效猶且兢兢業業每懷靡及政聲聞諸四境達於九重信任久而益固寵賚優渥覩康侯爲無忝謂之千載奇逢非歟在昔先正楚國程文憲公名其堂曰晉錫亦以康侯自擬楚公感恩圖報老而彌篤全功名於晚節子孫承休襲慶族屬蕃衍爲江右名家是則是效忱其勉旃

世義堂記

陳宗敬

廬陵大族曰周氏今工部尚書恂如公之家也其爵祿之崇福慶之厚錢穀之富如水湧而山出何其盛哉公

奉勅巡撫江南督運國賦餘二十年而於救荒活民之政尤所勤切其弟恂友其子仁俊先嘗出穀各二千石以助賑濟並承璽書旌爲義民其後又獻良馬一十五疋以助肅清沙漠之功朝廷嘉其効義並賜冠帶以榮其身仁俊又嘗積穀山前貸濟鄉里之貧者而不取其息欲紹先世助平義廩之遺意茲三者無非義心之所發也義者人所同得而惟周氏一家父子兄弟能爭先行之夫豈無所自哉余聞周氏世家武寧有諱世脩者仕宋江西漕運使值歲歉發粟賑饑活者甚衆諱益甫者仕秘書監丞兄弟五世義聚宜宗旌表其門賜以棣

華堂大書并詩有曰皇朝二十四旌表鄉是中興第五家之句諱應合者仕集賢大學士作義倉於里中甘羅坊賑貸親隣諱天驥者仕元爲吉安路總管入爲中書參政封豫章郡公既致仕乃買田九邑收米萬餘石名曰助平義廩以助常平之不給子孫因占籍於郡城之北此其爲吉安之始祖也豫章之孫伯明仕南康路知事致政於家値歲侵民饑斗米白金一兩伯明倒囊易米煮粥以食饑者子遺安先生洪武初以助平義廩之田稅繁役重且念每歲散米孰若給與之田爲尤愈也遂以田悉散與耕者爲恆產而不計其直周氏累世義

事卓卓可書如此然則尚書公父子兄弟相蹈義而見之於事功者蓋亦有所本也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中庸所謂善繼善述尚書公父子兄弟皆有焉昔韓魏公爲體量安撫使時活饑民一百九十萬衆其子中彥等五人有官至拜相者富鄭公知青州時河朔大水設法以活流民六七十萬遂登相位壽八十而終又有視槃施粥而其子爲狀元者今位登六卿壽逾稀有天之報於公者無忝古人而後世之爲狀元吾於恂友仁俊諸子有望焉惜吾老不及見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嗟乎周氏世義之澤其有

窮乎哉是爲記

勅書閣記　黃淮

勅書閣者廬陵周氏虔奉御書之閣也周氏之彥曰仁俊者工部右侍郎恂如之子所居在城北二十里其地曰山前宣德甲寅江右歲大侵明年春夏鄉民乏食饑殍滿野仁俊見之惻然興懷曰濟饑者家君素志况吾先世豫章郡公守吉時嘗積祿入置助平義廩於各鄉以裨常平之不足子孫繼述孰有大於此者乎於是與其弟仁迪發廩穀二千斛以賑之一時饑者多獲其濟明年歲登獲濟之民各賫所貸以償仁俊兄弟曰此特

濟彼一時之急耳若爲經久計莫若倣朱子社倉之法行之則民獲濟者遠矣乃作倉屋十餘間貯其所償之穀擇里之謹厚者四人掌其糴歛散以時出納以公行之數年鄉民賴焉時吏部侍郞趙新膺巡撫之任嘉其事喜曰吾恂如可謂有子矣復命仁俊出穀二千石於廬陵義倉以賑濟旣而郡守陳本深以其事上聞乃遣行人賫勅書勞以牲酒旌爲義民未幾監察御史薛希璉以興水利行勸分之政過其家歎美不已而侍郞之弟恂友亦欣然出穀二千石又作倉於吉水之樣灘貯焉仁俊省謁侍郞於南京請閣記侍郞以書抵仁迪曰

汝兄欲求閣記當詣豫章拜祭酒公求之庶知吾家出處之詳余舊閱郡志至武寧人物及他傳記頗知周氏世德之美唐末有曰劾者爲御史中丞自九江徙武寧至世脩爲江西轉運使値歲歉發廩賑饑奏停征賦江鄉之民瀕死復生陰德廣哉自是子友賢孫汝翼曾孫應合皆仕宋爲顯官若諫議若宣撫若集賢學士俱有聞於時應合之子天驥由神童科至元爲吉州梧饒三路總管因家廬陵佩金符階正議進江西行省參政歿贈左丞追封豫章郡公卽置助平義廩者天驥乃恂如七世祖也恂如祖仲德考秉昂以恂如貴推恩錫誥皆贈侍郞命下之日龍光赫奕賁於丘園被於泉壤榮耀至矣與其巡撫畿甸及淅西郡縣屢膺璽書并義民之勅今皆庋奉於閣一以紹先世一以昭恩命一以貽後昆光前振後者豈徒然也哉閣作於正統五年十月落成於明年正月高明壯觀過者起敬昔漢樊重能賑給宗族恩加鄉閭子宏拜光祿大夫孫儵封燕侯晉种暠亦能以家財賑卹族人及邑里之貧者舉孝廉爲益州刺史官至司徒方之周氏累世通顯而仁厚之積其所由來者不尤遠乎侍郞承歷世之餘休明於治體輔以經術孜孜焉有勤政之績懇懇焉有卹民之心民懷其

惠者誠有沒世不忘之愛謂之循吏孰曰不然而仁俊兄弟又能修舉世業振起其家聲可謂賢子孫矣陸宣公曰仁之所積者厚則澤之所流者深余乃今於周氏見之故雖衰老勉爲閣記不惟著周氏之餘慶於無窮抑且勸其鄉人積善於將來者亦必有無窮之慶也

山前義倉記　李禎

行在工部右侍郞周恂如公廬陵人也其所居鄉曰山前地狹人衆貧民無所於耕與耕而少者十恆七八稍遇歲歉輒乏食甚則流徙顚頓死亡而后已宣德乙卯江西大侵吉爲甚廬陵各鄉又甚侍郞公之子仁俊仁

迪亟發穀千餘斛賑之鄉人得不殍死較諸隣鄉全活
爲獨多巡撫侍郎趙公嘉奬之曰吾友周公可謂有子
矣仁俊從容對曰此特紓一時急耳非久遠計昔者家
君之未仕也常憫鄉人之饑誼不獨飽欲於里中置倉
儲穀爲凶荒備及既仕又有官守之責未遑施其私惠
然心則惓惓猶前日也間以命仁俊兄弟曰昔我祖豫
章郡公耐軒先生守吉時捐私財置助平義廩於各鄉
以裨常平之不足事載郡誌此子孫之所當法也今縱
不能徧及各鄉而吾山前一鄉在所當恤也吾蚤有志
而今不暇焉其以付爾曹乎仁俊兄弟奉訓惟謹卽度

先祠東偏寬衍地構鉅屋數十間實穀一千斛高垣重
門扃鑰嚴固歲仲夏悉發其藏每人以石計大率突無
煬烟者若干石疾病者若干石凶喪疾苦者又加若干
焉輕重高下各有等差列爲條目書諸籍貸期至先事
揭示通衢約某日開倉使遠近咸知而集罔或遺斂既
受穀各附姓名及所貸多寡於籍而去秋穫竟不俟督
促卽如數負詣倉揚去秕細以償抵斗增一分爲息用
防虧耗輸畢取前籍視其入與原貸無升合差則塗勾
其名姓而去凡規模助置委曲纖悉皆推本朱子社倉
與先郡公助平遺意爲之期在經久貽遠可以無弊行

之數年窮困有賴郡縣將具實請於朝援例表顯仁俊
兄弟避名讓弗居趙公曰吾巡撫於茲凡若此者必上
聞旌其義以示勸矧而兄弟容何遺乎則又固辭曰是
役也蓋以成家君之志仁俊兄弟非敢有所希冀也幸
明公察焉趙公不能强乃往視其倉扁之曰山前義倉
無何侍郎公以內艱奪情暫歸祭奠覩而喜曰此吾夙
志而吾子成之其創業之意宜泐諸貞石俾來者知念
前人所爲引而勿替或者垂一鄉永久之利乎其屬筆
於方伯李公可也仁俊致其尊公之意來徵記嗟乎仁
術衆矣而莫大於救荒卹菑侍郎公巡撫畿內曉夜罄

心力以拯濟民藉江淮列郡米麥山積先事預圖民不
告勞其仁術之施亦旣已遠矣而猶追惟曩志身不暇
酬委之二子豈以仁江淮之民爲未足而必欲仁故鄉
之民然後愜其素願歟仁俊仁迪又能僇力顓頊以究
其志是父是子何其賢耶信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
大學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吉之人皆若周氏父子
則比州旁郡其有不興於仁乎比州旁縣之人皆興於
仁則天下之人其有不興於仁乎余故爲記其詳將使
有志於仁術者推其科條而嗣行之則周氏之仁術可
勝計哉余於周氏爲通家於侍郎公爲同年交契篤密

非他人此故不以衰病辭而直書如右仁俊尙質之侍郎公以爲如何也

黄岡一坳記　陳本深

正統己未之春今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旣喪其母太夫人胡氏於家時公奉璽書巡撫東南諸郡訃聞於朝即日命公馳傳還塟因卜兆於里之黄岡岡距廬陵邑治半舍許實爲袁臨吉三郡之通衢岡之遠近諸山連亘不絕起伏蟠踞奇怪萬狀岡則據乎山之麓登山望之而黄岡宛然一坳也去岡之北約二三百武公之居第亦在焉公旣畢事欲作亭於岡之傍俾凡風雨寒暑

之候而行者得以少息於此以蘇其勞適朝廷奪公視事弗果命其家嗣仁俊成之未幾而訖工題其扁曰黄岡一坳識其地也間屬予爲記予奉勅來守是邦每以公務道出黄岡輒得造公之居歷觀其山水之勝而知公父子用心之勤矣始公之未開拓也而黄岡莽然荆棘之區過之者雖日累千萬人率視爲無用之地孰有知其勝者一旦公鑿而用之先靈得妥於此第宅得安於此而溪山之秀豁然呈露爭奇獻美於目前豈山川之靈祕於前而顯於今亦有待乎其人耶抑亦地不自勝必因人而後勝耶苟有公作之於先而無以繼之於後則其勝或有時而息矣今又得賢子有以述之則黄岡之勝美雖欲不彰得乎天下未嘗無佳山水不遇其人而出焉則湮没於莽蒼之間者何限而黄岡之所以得彰其勝夫豈偶然者哉矧公之在東南數百萬之生靈均被其惠將來後嗣之興緜延長世殆與黄岡相爲悠久矣因書爲記以俟

榮恩亭記　胡濙

榮恩亭者故工部尙書周公奉勅葬廬陵墳域之亭也公諱忱字恂如號雙崖自幼秀爽聰敏過人篤志力學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太宗文皇帝勵精圖治尤重賢科

以爲人材乃致治之本遴選學優才贍者二十八人入翰林爲庶吉士豐其飲饌給與燈油欲其晝夜用工得盡讀祕閣書以成大器久之議者以爲書固博覽若措諸用必資法律以明果斷方可致君澤民由是咸令試事刑曹公任主事陞員外郎仁宗昭皇帝登極選陞越王府長史宣宗章皇帝嗣位陞工部侍郎奉勅巡撫東南諸郡兼理兩浙鹽課公施政有方所至惠利軍民革弊除奸抑强扶弱務使國賦充足事妥人安軍民咸便逮今思慕不已於以見公稽古之學措諸行事爲有徵矣今上皇帝知其才力有餘進位六卿景泰二年公年

七十有一因遘風疾上章至再欽蒙俞允賜歸致政踰
二年終於家有司以訃聞上加嗟悼輟視正朝遣官諭
祭仍命工部營治墳域葬於其里所居之東黃岡之原
凡翁仲石獸碑亭栖神之堂悉如禮制工畢復遣官諭
祭文內有榮恩之旨其長子仁俊構亭三楹於墓傍謹
摘榮恩二字揭扁其楣葢以昭上恩而顯其親特以寓
不忘之意也仁俊偕其弟廣子琬姪環詣闕謝恩上追
念其經濟勤勞勳績賜謚文襄生榮死哀諒公瞑目於
九原無遺憾矣仁俊以余與其父有相知之舊詣南宮
求文爲記圖垂不泯夫孝子慈孫之於親墳墓以藏其

體魄亭廟以栖其神魂觸處致思如見其存焉故曰事
亡如思存又曰致愛則存故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道而不徑舟而不游致敬不忘者事親之孝慎行恐
辱者立身之孝仁俊固能兼盡之矣則凡可以顯親者
無所不至今以聖諭榮恩二字名亭又非尋常致愛其
親者之可比也此實彰聖朝之寵渥以顯其親於幽壤
而洋溢令名於無窮者焉遂書以爲記

山前周文襄公祠堂記　王直

公周氏諱忱字恂如其先會稽人唐末黃巢亂有諱劭
者爲御史中丞率兵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後又徙南昌
之武寧由唐迄宋世有宦績爲名家有元盛時天驥爲
吉州路總管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遂家廬
陵郡城之北隅三傳至南康路知事鑑公曾祖也祖遺
安先生仲德始徙今吉水之月岡父秉昂皆不仕而皆
以德誼重於鄉公生而穎敏好學諸書經目輒不忘遺
安先生喜曰是必能大吾門遣從名師受業永樂甲申
取進士太宗皇帝命拔其尤者入翰林俾進學公願與
其間上喜重之許焉公日夜奮勵不少懈當天下太平
四夷賓貢祥瑞迭至文學之士歌頌聖德日新月盛公
之文章㝡爲人所稱道時方修永樂大典一時名儒皆

集館閣亦多讓公爲能書成授刑部主事寬厚明慎獄
無遁情閩有林姓者年二十餘被誣爲逆黨行財獄久
不決公一見問其年曰黨事發時方二歲豈能行財力
釋之及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上知公可用竊意用
之陞刑部員外郎大倉成命公主餽運直隷糧賦不嚴
而事集仁宗即位有薦公爲郡守者不聽及封建親王
擇輔導以公爲越王府右長史宣宗皇帝念畿內之地
國家肇域於此蘇常諸郡賦稅當天下之半宜有以優
養其民而用匱民困吏不稱任故也乃擢公爲行在工
部右侍郎往撫之凡饑寒勞役利害有當興革者小大

之事皆以付公公奉勅惟謹而以養民為先務蘇之賦
重郡豪常巧取以自肥而官賦常不足田里細民困於
暴斂至弃産以逃鬻子女以緩刑罰歲逋常積至百萬
以待恩霈公知其然乃立法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
不入里胥之手計常年過取之羸而積以濟農又發庫
財平糴以待凶歲武臣之祿當輸南京給之則請合受
於蘇而收其運費亦以惠農民其達北京而舟楫失利
或官有科需及民間饑窘無措者皆以所積之羸通給
之不責償於是細民惟知力田輸稅仰事俯育而已他
一不之及官無負租私無横取鼓舞懽樂者二十年而

上之委任益篤雖遇父母喪皆奪情俾任事而寵終之
禮加焉事或嚴重雖非公所履亦以命之若審錄南京
繫囚考察郡縣吏督京衛屯田理松江煮海之利如此
者非一也其寬嚴緩急必以公不以情人皆以為宜而
無間然者松江嘉興地瀕海公受命防寇相土宜築城
堡造戰船訓練士卒常若有警然者寇不敢近凡上所
命無不稱旨列聖在位多降勅獎勵而加錫賚焉今皇
帝臨御嘉其勞勩陞戸部尚書以舊制辭改工部未幾
仍命往撫南服以其民之安之也公益勤焉始終一心
所以興利除害如曩時時邊鄙戒嚴需兵器以命公民

困公令如子趨父事百萬鎧仗皆應期而辦景泰二年
以風疾辭不許章再上乃命戸部侍郎李敏公代還且
戒敏凡其所行良法美意無輕改蓋仍有意周公也及
見上命光祿宴勞之公退而疾作仆廷幾不能起上察
公實病命致仕歸公祗事五朝夙夜匪懈懿德善行與
人誦之至論巡撫之績亦必以公公蓋公於民事知無
不為為之必盡其方郡邑水旱當振給者多不待命下
安其危殆而完其骨肉者不可勝計又推餘力以及其
所當為而皆有成功修應天府學之尊經閣及蘇之吳
縣常之江陰鎮江之丹徒丹陽安慶金山太倉諸學作

闕里之金絲堂若武進孟瀆河閘江陰黄田閘蔡涇閘
蘇之寶帶橋鎮江之鎮西橋所以通往來資宣泄者皆
公所重建而人不知勞先賢故跡而李太白范文正梅
聖俞魏鶴山祠宇皆修葺之一不以煩民初公年六十
卽旁所居之雙崖營草屋若干楹各以其勝名之至是
而歸老焉娱意於山水之間足跡未嘗至城府賓客過
從輙傾倒相懽所為詩文若干卷出入唐宋諸大家蓋
渢渢乎其言也四年十月三日卒年七十三上聞之悼
歎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賜之謚曰文襄諸子仁
俊仁迪仁儉仁廣孫琬瓚環璇璉琦奉葬于其里黄岡

之屋既備諸儀物如制又即墓之右作享堂五間以歲時行禮中祀公像左右三廡以貯祭器凡諸宜有者無不具繚以周垣扃以大門嚴嚴翼翼內外完好又買田五十畝以供歲費而來求予記其事以示久遠予與公同取進士同朝者五十年知公爲最深且周氏之先德厚矣而公又加厚焉子孫相繼足以垂不朽而何待於予言然不可辭也故爲書其行之大者以爲祠堂記其細可略也

右工部尚書周文襄公祠堂記文稾一帙乃前少傅吏部尚書抑菴王先生親筆札也往歲中予與公之子仁

廣同事史館之暇嘗出是稿見示且曰將求善書者書之予曰是先生親手筆不易得也藏之亦自足以垂後仁廣以爲然遂請圖書印證其首尾命工裝潢成卷復以示予求識其後予厠身搢紳大夫間二十餘年歷觀先生製作多矣未有若是文之詳且盡而其末猶曰爲書其行之大者其細可略也自非先生與公相知之雅相好之篤豈能敘述如此其密耶其前餘幅又批云有不愜意莫妨改此又見先生謙德之至欲愛其後人之深也昔王荊公爲錢公輔銘其母太君之墓其文簡而約公輔欲有所增損其間荊公答以書曰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當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以彼較此二王之文高下淺深固不敢辨而其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哉用書以歸仁廣爲周氏之後人尙其寶藏之

安成劉鉞書

龍安寺周文襄公祠堂記　羅通

龍安寺在廬陵城北地名河山唐咸亨二年僧昇公闢玆山建寺曰龍安蓋取其地之勢如龍行也迨今已七百餘年與工部尚書周文襄公所居相近文襄公嘗侍乃翁侍郎月岡府君來遊玆寺與僧恩宜祖夢春眞公交遊甚密及仙逝長孫仁俊塑觀音佛像而於佛殿後

以月岡公像列於其中又以眞公之像配之宣德間文襄公以憂制歸過寺見之儼若生存遂有感焉携恩宜至京禮大報恩寺左闡教霆公爲師住持蘇州北禪講寺七年文襄公恐龍安乏人又薦恩宜於僧錄司領劄付住持玆寺恩宜思公以侍郎巡撫江南二十餘年緇流之衆沾公利澤者皆立生祠祀公公今雖薨而人之崇祀者視前愈加恩宜遂與都綱徵珠副綱善迪師智滿謀曰文襄公所過之寺旣有生祠獨龍安乃公故地可無一祠以祀之乎遂往清流市本固謁侯官貳尹琬琬乃文襄公嫡長孫也復捐俸貲以助得良材以歸擇

佛殿西偏隙地搆屋五楹為祠中塑文襄公像歲時享
祀之是祠經始於天順八年八月落成於是年十月十
五日也恩宜懼歲月久而人莫知建祠之由乃礱石於
寺求予文以記之余曰文襄公之功業多在東吳其神
之有靈如水之在地下無處不有焉但龍安乃公之故
鄉必多在故鄉矣昔蘇公作韓公廟碑曰文起八代之
衰其功在明教如此故當祀之今文襄公之在東吳民
之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督漕運之給京師也比之劉晏
蕭何亦不多讓宜乎東吳之人立生祠以祀之但龍安
則公故鄉比之東吳則又加近焉况又子孫繩繼於此

嘗立相續公之神必又多居於此如水之在地下隨求
而隨得焉因為之詩俾歲時祀公者歌以祀之其詞曰
公昔挾策遊帝鄉長驅筆陣鏖文塲天人三策號無雙
參逐董賈同翱翔秋官冬官名善彰久司漕運忠君王
東吳之人走且僵處處祀公奠椒觴公不少留溯源滂
歸去龍安公故鄉龍安諸僧建祠堂歲時弄鏵陳歌章
河山蒼蒼河水黃思公不見兮不忘

巡撫周公生祠記　　張益

生祠何以立乎下欲報上而然也子受親之德大矣苟
竭其孝庶可報吾親臣受君之恩深矣苟盡其忠庶可
報吾君下承上之仁既不如子之於親為甚親又不如
臣之於君之有職上下之勢君是其懸絶雖欲報之烏
得而報之且上施仁而無德色其下圖報而無諂心上
不知其感下必致其報上相忘而下無所負雖非古禮
然以義起者此冬官亞卿廬陵周公生祠民自不容以
不立也公奉命巡撫南畿蘇松等郡是數郡雖號富庶
而民累重賦多致凋弊公以仁存心所行之政莫非卹
愛之道如減賦稅輕徭役定漕餉與輸貢積羨餘以備
荒章章修舉隨在著明良可快人耳目浹於肌膚而淪
之骨髓者民之感之宜哉吳民耆而彥者曰華嚴氏曰

郭端氏與衆謀畫公像立公祠於名山虎邱寺以虔奉
焉公初弗知義弗能禁巘等仍介鄉進士顧昌來京師
語予以故徵文記之吁公仁矣乎夫天地萬物舉吾一
體仁者之心也居人之上誠以己之心及乎民下俾安
焉而無少觖觖乃為盡吾之志古有處畎畝之中而以
天下自任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非
其志於仁故與公為熙朝大臣望甚隆而任益重力所
加可以回乎天言一出可以全萬命其仁意周洽譪然
在民若是民者君之赤子公之愛夫民乃以布君之仁
恩導君之仁澤浸潤夫列郡旁流乎天下亦何讓於古

之人哉古有唐韋節度皋守西川郤吐蕃之害而蜀人
以銅範其生像悉嚴事之宋范經畧仲淹帥陝之邠慶
克除夏𡙇而陝民圖公像立生祠以伸敬茲公撫三吳
而民有是舉則於韋於范豈非同條而共貫歟尤可見
公遺有以儕乎古賢近可以法乎後政惟冀還廟堂處
密勿匡弼聖天子作股肱以調燮陶斯世於成康不但
吳民之感而已者予日望之予吳人也不能忘情於鄉
土因爲之賀而樂爲之言
尙有太平府民建生祠于采石江濱公自易其扁曰讌仙樓鎮江府民建生祠于甘露寺公又易其扁曰海嶽王直記常州府民建生祠于宜興善權寺公亦易其扁曰待雨亭鄒亮記金山衛民繪威海伏倭圖

于佛寺以祀公沈遇記他如寶林虎邱等處生祠祭文均以卷隘未登

周文襄公生祠畫像記　李應禎

於乎賢才國家之利器傳云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得
賢才則治國而安民也直易易耳我朝賢才盛於洪武
間看倘矣文皇帝入乘豐富潤飾鴻業惟賢才是任若
楊文貞公其一也其次則周文襄公在所儕之英人育
禁林試憲曹擢修五經四書以嘉惠後學之功居多至
章皇帝問及東南財賦而文貞對以賦太重每田一畝
而稅石更有逾四五與倍者聖心惻然憫之即詔減其
所重時敘臣用事方命虐民迺制使文襄錄工部侍郎
出巡南畿蘇松等郡以撫綏焉公首奏仍減其重者三
分之一定賦運之常法立出內之時宜荒歲有賑赤貧
有貸凡民隱無不察利無不興害無不除則侵漁貪墨
者削跡而無所容由是東南數郡號稱大治民咸感公
不啻私親其者而謹者王信許美朱南徐衢輩皆以手
加額曰愛吳民之深如公殆未之見乃相率立公祠於
吳城寶林寺圖公像其中恭奉幾十年而公陞尚書又
二年致政歸三年而卒朝廷錫以今諡又二十一年僕
展省還吳寓是寺纂郡志時衢猶獨在預茲筆札之給
乃相引詣祠拜瞻公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之執鞭而

不可得不勝仰止用敬贊之曰嗚呼休哉天畀聖皇賢
才佐輔代理元元寅亮疏附帝念東南財賦源淵作貢
孔繁民痛盡憐遣公來臨如暴沃旱久寒甫襦恆餒始
饗數州萬命免塡於溝回視隴畝禾黍油油油油黍禾
欣免重科向厄茲楚今來嘯歌公實父母子我黎庶愛
斯勸斯瀾答上意民漸阜康咸公德隆何以祝之爵尊
壽崇公神炘炘公容恂恂委蛇碩膚允矣大臣民事公
像於百千禩鄙夫有泚愛莫可起嗚呼休哉

來鶴樓合祠記　彭韶

姑蘇來鶴樓在鶴山書院內初蜀魏文靖公爲宋名儒

登宰執後家平江元世立書院祠之置學官弟子員肄
業其中國朝例罷生徒而書院猶存文靖公神主在焉
永樂以來凡遣大臣行視水利禁治豪右巡撫地方皆
居院以治事屢加修葺宣德正統間巡撫尚書周文襄
公往來居之最久將稀年時又到到之日適其誕辰有
雙鶴來翔於庭衆咸異之旣去蘇守朱勝爲建來鶴樓
於是院正堂之後遷置神主於上未幾公致仕歸而沒
今三十餘年矣東南人念公功德不置多立私祠閭遇
僧寺獨蘇城無之况公之功於蘇尤大安可無也益公
二十年間總核荒蕪田糧創立水次倉廒囤戶田甲義

役傳禹官俸折徵餘米存積凡賑運加減之則濟農斂
散之宜種種便民者俱自公權輿而於蘇始焉至於清
理范氏義田經畫崇明塗蕩濬吳淞顧浦一帶水利建
寶帶吳江等處橋堤太鎭衛學之肇造吳縣儒宮之改
遷似此之屬又皆於蘇專焉奈之何僅肖像學舍而不
他有也書院雖爲鶴山而設來鶴則爲公建文靖公之
道學可法於後世而文襄公之事功最盛於吳中合祠
於蘇不亦宜乎成化甲辰秋余忝繼巡撫是邦處於書
院瞻拜文靖公神主於樓中環視樓下石刻皆頌美文
襄公事然無其主意前人謂來鶴爲公而樓足以顯名

於無窮惡用主爲噫此非 所以敬賢尙功之禮且無以
慰邦人之思也越明年夏 祠之公功之詳於是令郡守
李廷美造公神主擇日奉 置於樓與文靖公並偶余赴
召未能成禮遂俾守卒事 又繫辭於碑曰惟宋之季功
實有儒道德問學與西山 俱參樞開督萋斐毀譽乃卷
而懷卒家於吳爰暨似續 顯揚是圖元乞立學比迹鶴
湖師生濟濟以景賢模我 明更制冗泛其祛依神之木
尙仍於初鶴山有堂制使 來居文襄戾止視民卒瘏晨
夕在念如切肌膚公資明 敏公性勤劬晝堂晝訪粉盤
夜書待且行之子惠我蘇 荒疇招佃免爾負逋米石加

耗五六平輸石四淮直二十四銖料減賦長無俾侵漁
謹權審量互收調區一孔一目不漏不疏里甲十年差
次運夫環復而均貧富樂趨鱗鱗水次倉積山如京運
漕兌贈加有餘乃置濟農以備不虞驛傳有給義役有
須織造上供歲派軍需得此爲出別無科斂公簡儀衞
徑造閭閻問民疾苦甔石何儲發廩賑之野無飢莩海
縣流沙淤爲蕩塗經畫分授抵補坍租贍族義田先正
之謨載淸傳付俾後畢哺乃遷吳學或掖或邠省元掄
魁接武天衢吳淞顧浦泄彼太湖乃濬乃鑿民免其魚
寶帶湖隄病涉崎嶇乃鳩乃築人走坦途二十餘年恩

布仁舒非無凶歲我有儲胥非無祁寒我有袴襦軍民
給足遠邇歡娛間有煩言久而益孚雙鶴翔庭適公懸
弧僉曰異哉茲其瑞乎眉壽之徵進祿之符鼎建來鶴
樓於北隅公歸在朝首拜司徒餅掌邦土惟帝曰都南
圻再撫敢忘捐軀臣年及矣幸賜懸車胡歸三載弔者
在廬吳人思公至今不渝窮鄉尸祝會城盍無瞻彼鶴
山來鶴相於德業雖異會歸不殊百世之下爾其師諸

蘇州府建夏周二公祠堂記　劉健

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地濱湖海勢最下而其田膏腴
地下則水趨之而患多田腴則所入厚而稅重蓋其民

之通患元以前俱屬浙西我國家建都南京蘇松常鎮
在畿內直隸京師杭嘉湖乃屬浙江然屬雖分至遣巡
撫及治水督稅等官則猶統隸焉永樂初大水爲患朝
廷命戶部尚書湘陰夏公治之首奏罷竈民妨政數十
事民大悅乃進其故老究水之由躬行田陌晝夜經營
至忘寢食目爲之赤或有勸公少休者公曰民患若此
吾敢求安乎爲之益力凡役兵民數萬疏壅滯修堤浦
濬溝洫治橋梁悉導淫水入海先後幾三年而其患始
息民獲奠居然田稅之征輸猶未平宣德正統間工部
尚書廬陵周公始以侍郎奉命巡撫得便宜行事滅官

田之租立儧運之法催征輸納皆有常度而民不擾公
稅既足財力有餘所在建農倉以備飢荒新學校以勵
風化比遷尚書而去蓋二十有餘年民甚安之二公之
功澤及諸府如此雖閭閻小夫女婦皆知其名感之不
已往往肖其像爲祠私享之然公祠未立其士民之有
識者屢以疏上聞下諸府詳勘巡撫左副都御史彭公
禮巡按監察御史劉君丙因其言貳公之遺績請從民
望又言府各爲祠事涉煩瑣蘇州當諸府之會且其胥
門外有隙地焉宜以建祠第工料均之諸府凡致祭之
品守祠之戶悉取給蘇州府每歲以春秋丁後一日將

事宜即委蘇州府官詔俱從之祠凡若干楹正堂中嚴
齋宿庖湢等房次列於外周以崇垣表以坊牌既固且
密式稱祀事建自宏治十二年十一月明年月日成知
蘇州府曹君鳳等實董其役乃以彭公之命來請記惟
古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二公之在諸府也或
治水瀆決之餘民居以奠或平稅繁重之後民生以安
語功語德祀典攸宜而彭劉二公順民之情興廢墜以
崇禮先賢風示方來可謂得爲政之本矣曹君等又克
成此役費出諸府之羨餘力因郡人之書義事集而民
不勞皆不可以無述故敘其始末而爲之書夏公名原

吉謚忠靖周公名忱謚文襄皆一時名臣他善行備錄
茲因記其祠之成特於諸府之治續爲聲焉
尙有松江儒生焦善請建公祠堂上巡撫李公書吏
部尙書錢溥新建公祠堂碑文大理寺卿夏時正大
會州二鄉祠堂記鄉貢進士陳播常熟縣報功祠記
國子監學正吳江龔旦感恩祠記以卷監未登

年譜序　朱鑑

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益
謂岳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之賢實
能爲周家之楨榦藩屛而宣其德澤於天下者也是故
上有聖明之君生下必有名世之臣出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爲君必有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所以輔成

一代雍熙泰和之治者良以此耳若漢若唐若宋莫不
皆然彼元入主中國故其治不古若洪惟聖朝天命眞
主龍飛淮甸當貞元會合之日風雲際會之時四方豪
傑雲從而起不五載而成帝業迨今九十餘稔矣是以
列聖相承賢良輩出善繼善述匡輔翼贊以開萬世
太平之治者必矣夫豈偶然哉此天所以生一代非常
之聖君必生一代非常之賢輔有一代非常之賢輔必
有一代文章政事之盛治有一代文章政事之盛治者
吾於工部尙書周文襄公見之矣公諱忱字恂如雙崖
其別號云贈工部侍郎森之子太師忠武公勍之裔孫

也兒恭而氣和言謹而行篤家世望於廬陵斯文重乎
縉紳永樂初以疏通知遠之學中會粲進士之榜選翰
林庶吉士預二十八宿之列太宗文皇帝知其有志欲
玉成其才以大其用特令讀書中祕博古通今習諳治
體初授刑部主事與脩永樂大典性理大全等書以公
存心平恕處事精詳奉敕同三法司審理疑獄所得全
活者甚衆陞本部員外郎又數扈從聖駕往返京師兼
董漕運以實太倉糧儲仁廟嗣位封建親藩以公守正
持平才堪輔導陞越府長史未幾宣廟嗣登大寶知公
才識明敏練達政務擢陞工部右侍郎欽命巡撫江南

總督諸郡糧稅民安事濟以充軍國之用正統丙辰皇
上繼登宸極因見老成練達仍命巡撫帶管屯田再審
重繫平反疑獄人多德之庚申秩滿轉左侍郎兼理鹽
法賑濟民飢脩築沿海城堡屢宣朝廷德意安民利者
興害者去特陞戶部尙書公上疏乞歸不允命尤改工
部前職階資善大夫巡撫如舊庶務畢張景泰辛未公
年七十有一筋力衰憊情詞切至幸蒙國恩賜歸田里
越明年癸酉以疾終於正寢有司以聞欽蒙諭祭遣官
造墳葬於黃岡之阿乙亥賜謚文襄錄其幼子仁廣於
政好禮重義者令從祀於郡學先賢祠以勵後學其榮

且辛爲何如哉天順紀元之五年公長子二傚紀公生卒年月平生行過事迹倣文公年譜綱目體例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詳其實編次成篇亦曰年譜令其子侯官縣丞名琬者文襄公之嫡孫也徵予序其端鋟梓以傳欲彰父祖之盛德大業以垂裕永久誠可謂賢孝子孫世所罕見者矣予亦慕公之德學文章辭亦難固姑摭其大槩以復至若文學之富事功之盛自有史筆之公當大書於異日於戲觀公斯譜由十五以至曰老而傳由進士以至戶工二部尚書歷官垂五十年巡撫餘二十載幼學壯行之志仁義道德之施上足以光輔聖

君藩屏王室下足以脩政立事足國庇民宜乎官居一品臣事五朝誥封三代慶延子孫列文章政事行於當時載諸翰簡者昭昭然在人耳目間予奚庸贅歷古之名臣碩輔與夫周之申甫又豈能專美獨稱於前代者哉公生平所作詩文凡若干篇雙崖有集所上章疏凡若干道奏議有稿茲年譜不復具

尚有吉安府學教授姑蘇鄭綱序東甌襄武王孫錦衣衛指揮僉事門生湯倫勳與古靈林憲書後未錄

思善錄序

唐珣

洪熙宣德間吾松困於橫斂洶洶然若無所依會廬陵周文襄公奉聖天子明命巡撫南畿大布善政沃焦補漏一舉而更張之松之民始得遂生理仰事俯育免死而樂生故公去今踰三十載吾松人思其善談其美鑿鑿如目前事既請當道立祠以祀之祠有碑復各形諸詩謠而詠頌之猶以爲未足合碑文詩謠祭文狀疏哀爲一帙名曰善思錄家傳人誦冀揚公之善於天下後世以報公也予亦松人嘗閱斯錄景仰之餘欲壽諸梓未遑適公之子仁廣來判郡與予同官間以公務道松獲是錄持歸相示予遂告以初意通判公喜甚乃徵閩庠分教鄭公璀編校釐爲二卷捐俸鋟梓以傳庶不沒吾松人思公之心竊爲善者吾人固有之良心也發諸

口爲善言見諸身爲善行施之以蒞民爲善政政而善則自同乎民之好惡故歿也人猶思之甚至於欲其生政而不善則好惡拂人之性雖生也人猶惡之甚至於欲其死若公之既歿且久吾松人猶思其德感其惠凡欲報公者不一而足是思之而非惡之也或值飢疫猶思起公於九原以拯之呼不輟口是欲其生而非欲其死也嗚呼君子之仕有當其身而善政美名一無聞者豈皆樂人之惡而厭人之思哉蓋其固有之心既不能養之於窮烏能保其達而不溺於勢利也耶惟溺於勢利則邪心入而爲帥爲主善心出而爲卒爲賓是以雖

張闓闢無所不至欲政之善不可得也故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然則思公政之善者又當思其所以善焉予晚生也亦嘗圖公之澤故僭敘其畧以為鄉人倡云

尚有思善謠翰林院編脩松江丁溥按察司僉事曹時中二序燕府教授趙奎書後以卷脇未登

遺愛錄序

張習

景泰癸酉三吳水而歲歉民咸望賑於舊巡撫尚書周公至甲戌春飛雪深丈夏秋復大水而歲仍大歉民以飢羸行乞者踵相接皆曰周大人何不來濟我而使我至於此極也垂孕者亦猶曰周大人何不來活我而使

我至於此極也詎惟吾蘇為然松之民莫不然常嘉湖之民亦莫不然殊不知公於前三年辛未已致政還江西癸酉則疾終於寢矣民迨是猶皆思之願其來蘇以拯己於水火之中者若出一心公雖廟堂大臣抑烏能回天成歲允副億兆黎庶之仰望蓋必有道焉易曰輔相天地之宜釋之者曰天地之道有盈有虧於以輔相之則補其不足俾虧不至甚而民莫知其艱者賴人為之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公皆以之何

則吾蘇等郡為東南財賦之淵自漢唐宋皆以富庶目之而取賦必加厚於天下我朝洪武初有小人之獻諂者曰小民內私租於巨室田每畝石更有過者由是官以租室之賦賦其民民何堪耶吏胥程督稍緩往往罹顯戮民狼狽就死者莫之紀極入永樂來漸覺其制然每郡猶負積逋累百萬鄰郡促迫無寧歲宣德間上念東南賦未理簡公抱兼人之才如古之儁傑繇選府長史拔陞冬官亞卿領璽書巡行以分理之公至首以田賦太重委奏減三分之一凊出逋租被豪强所匿者償之官而小民免其責豐年量戶大小俾出粟另儲謂之

義役遇凶歲輒賑卹之行是三者尤有煩役告急重徭訴枉亡產陪稅之屬悉與區處得所如是二十餘歲民之幼者壯壯者老未嘗蕩析困苦以興無聊不平之嘆此無他誠而已公平素處己待人一本乎誠而又彷之以恕乃克順乎天而施無不達其於廣大眾庶而久遠也何有故去未幾而民之顛躓於飢歉若是其甚則益顯公愛民如子所以鞠育煦嫗昔若置之衽席焉者其民寧弗仰之如父母思而感之圖以報之祠而祀之也哉吾蘇虎邱山寶林寺俱立生祠祀之英廟後松江江陰崑山等郡邑舉各立祠然皆私祭迨今餘五十寒暑

民心不替如一日爰白於其牧闓於闕庭奉旨立祠繼今巡撫都憲同郡彭公爲相攸於蘇城之西運河之上面離位陽穹構聳然壯觀與前治水尚書夏公並祀每歲春秋二仲郡邑官吏士胥凡數百人行禮斯可大慰列郡民庶之心矣都憲公復以廟貌之設必求其眞乃檄公裔孫璉持畫像來令白之人往拜瞻儼如見公又見公有賢後人欣忭之餘貴州按察副使吳人陳粹之首詠詩一律紀之工部正郎新喻傅公銜命治水三吳見而嘉之用韻以和吳之士夫洎能言搢紳或依韻或自爲體爲韻從而屬和若干首併錄建祠顛末諸祠文

記萃成一集釐爲三卷莫非述公之遺愛也璉輯而梓行授習序之習蘇之齊民同一感公者故樂推公之愛民民之感公上下關係人心治道之大有非出乎偶然而已者謹次如左若公鄉郡履歷之詳自載廟記茲得畧云

遺愛錄序

李傑

民心未易感也感而至於易世不忘是必深仁厚澤有以淪浹其肌膚骨髓而至其子孫亦皆蒙被惠利則夫民之感之也世雖異而易有窮已哉惟我宣廟重郵民隱稔楊文貞公之言以吾蘇稅重民困減其額之最重者復簡命少司空廬陵周公恂如巡撫南畿以綏養吾民恩至渥也公仰體上意廣詢博訪精思審計洞察利弊而興革之以民所病莫急於徵輸科率也立官倉以防糧長侵尅之害給田帖以杜里書飛走之奸每田一畝加糧二升以爲餘米充運存留之外若夏麥馬草鹽鈔歲造與夫軍需顧役賑濟之類凡百所需皆此焉出自是田野不聞追呼之擾公府亦無鞭扑之聲東南數郡號稱大治公位遷大司空仍涖舊任任凡二十餘年蓋朝廷以公可屬大事既假以便宜之權又責其久任之效故公得以盡心庶務條約品式纖悉備具征斂有

藝費出有經官吏不得以售其私而民生日益富足廩庾之積陳陳相因國用所資源源不竭理財裕民之方幾無遺憾公既致政而歸數郡之民如赤子之慕慈父母在在多立祠以祀之迄今五十餘年矣而後之爲政者遵其法倣其治無能出其範圍之內蓋公仁澤之在民歷世猶一日也邇者皇上因守臣疏請命立祠於蘇春秋致祭而公之孫必復適來爲常熟主簿適哀聚建祠事實與凡詩文之爲公而作者錄而刻之梓曰遺愛屬予爲之序夫公之政績布在南畿列郡者固不可殫述而其思慮之周密經畫之勤劬於吾蘇爲尤甚故列

鄣之民感之皆深而吾蘇之民感之尤深昔召伯循行南國以布周文王之政嘗舍甘棠之下後人見其樹則思之至不忍翦伐必復來佐嵩孰勤敏而明决思不忝厥祖吾民亦推所以愛厥祖者而愛之官於上者宜獎勵扶持以為司空公之甘棠其可也

遊山前後記

王克修

出郡城北行半舍許有里曰仙桂東南兩山相峙綿亘數百步東臨以溪淸淑扶輿之氣於此焉萃而周文襄公之居在焉公正統間以工部尚書奉命巡撫南畿兼督大江以南蘇松常鎮杭嘉湖列郡漕運時余分教常之武進其謀畫設施與其惠利之及人者余皆見之不能忘也後余承乏吉安教授公之子仁俊仁迪國子生仁廣攜酒肴謁余而公已物故矣於乎惜哉公不見而見公之子則余之感於中者豈他人所能知哉越二年戊子余偕同寅三山陳先生聲丹陽先生觀長常向先生

冕侯官林先生堅曲江陳先生鑑嚴陵張先生英訪仁俊兄弟拜公墓下仁俊聞余至率兄弟子姪肅客以入茶罷謂余曰吾先人墓咫尺耳遂同往展敬畢還延至聚奎堂出名公鉅卿所為詩文示余讀之令人意釋神暢已而陳酒肴飲余衆皆淋漓傾倒迄夕咸醉卧明日辭以歸比仁俊皆其兄弟留之不可得迺曰安得諸公復來顧我哉遂別而去又明年仁俊命其孫海以鄣先達彭公祖期名勗進士永豐人所為記屬余記其後嗟夫山水之美因人而彰盤谷也非得李愿則宅幽勢阻孰知其為美黄岡也非得元之則幽閴遼敻孰知其為

勝山前之爲地本自美也又仁俊兄弟以居則其美愈彰矣蓋吾所見兄弟之俱榮者有之俱富者有之不聞其皆賢也今仁俊兄弟同一儔爽傑特之資高明遠大之識詩書禮樂之有襲祭祀賓客之有用同門而居合爨而食有義倉以賑鄉之貧乏有義學以教鄉之子弟而勅書御書二閣崇恩世義聚奎三堂所以昭皇上之寵錫集合郡之賢俊敦骨肉之至親者又拳拳也則所居可謂得其人矣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卉木之玲瓏蕭條不殖而遂魚鳥之浮沉嘯萃不畜而富清風爲之自生翠烟爲之自留日星之迴環雲霞之掩映勢

之美者益美形之奇者益奇其視李愿王元之之盤谷黃岡蓋不相上下矣宜乎大人君子過之而徘徊瞻眺遲留終日有不能去也而況文襄公之盛德足以起人之敬仰者哉又豈余之淺陋所獨遊者哉欲不記之可得乎於是命筆書之不辭

友竹軒記　劉球

竹爲人所愛好也衆矣愛而友之其工部侍郎周公之嗣子仁俊歟仁俊蒔竹於廬陵之山前積有年歲多至萬竿乃臨以軒而名之曰友竹頃荷國恩表其賑荒之義來京謁謝道過考功主事夏仲昭得其墨竹一帙爲竹又佳或竦或垂或密或疎或老而勁或嫩而舒或擢而未解或與石俱其爲狀也不齊然與軒之所臨者無不類焉仁俊常取以自隨曰吾今而後行藏作息庶乎得與吾友偕矣間出示予且道其托友於竹之故爲甚詳予退而見客爲之誦之客曰廬陵名賢多天下侍郎

公門客皆才良猶未足充仁俊之交歟顧迺友於植物其亦不善擇矣予曰子未聞乎友之道耶友也者友其德也德之所在即友之所在請語子以竹之爲德焉其效瑞於漢宫也小大相附若子之弗違其親然故以孝名是孝之德在竹矣其承護於唐苑也根盤而叢密若兄弟之相親然故以義名是義之德在竹矣其發秀於淇澳也既美且盛若有文貌而又固於節然故詩人以君子擬之是君子之德在竹矣仁俊親具慶而顯貴欲祗順容旨以恭子職取於孝竹必有得焉兄弟競爽而相睦欲隆愛篤敬以極同氣之歡取之義竹必有得焉

其才與志俱超越乎等夷欲講學自修以外交其業而內美其行取諸君子之竹必有得焉則凡森森而立猗猗而盛者莫非仁俊益友也資以輔成其德爲有餘矣何可謂植物不足與友耶客起而謝曰是非愚所及也仁俊聞而請予所言深契其心他日見予爲賦周雅巧言之四章因屬記其言遂悉其本末而記之

友竹周君行樂圖贊有序

周　敘

義官周君仁俊別號友竹前吉安路總管耐軒公之裔孫今尚書雙崖之長嗣尚書公自吉水槎灘徙居廬陵山前君益堂構而大之繞屋種竹萬竿出入起居無往不與之接且其虛心直節清風逸響之高致足以媲德而怡情君甚愛之而不能舍也故鄉人以友竹稱焉君當國家熙洽之運二親具慶兄弟賢才閭門五百餘指雍睦秩然創祠堂以奉先延名師以課子姪脩橋梁平道塗以便行者別築堂以祀彭氏之外祖父母又推其餘置義倉以賑鄉鄰之貧乏於是名聞朝廷賜勑旌爲

義民嗟夫若君者雖不效用以顯於時而其孝友之誠行美之備炳炳可書若此世之人烏可及哉其侍尚書公入京錢塘戴文進爲寫行樂圖以贈徵予題其上乃爲之贊曰名卿之胄官牒煒煌不干簪纓乃友蒼筤其心清虛其節疎直君子與之可以比德卓哉友竹行誼炳如孝友於家惠及鄉閭璽勑之褒義民之錫紹續逾光厥聲孔彰清時暇日行樂閑閑褒嘉巍冠徐步林間綠竹蒼松瑤琴孤鶴高興悠然英風寥邈

書棣華周氏文獻錄　焦竑

文襄公爲撫臣二十有二年惠澤在東南淪浹肌骨家尸而人祝之二百年如一日也曩讀顧文僖公雜記言公行事具在譜中嘗託友人鄒爾瞻求之公冢孫燝應試南來始以公集若譜見遺今歲更得所謂文獻錄者名公家世獲盡覩之爲快何其幸也余少慕稱先名公大夫之業雖其甚盛或一再傳而失之問以科名祿秩相趾美者卽爲不易得矣獨公以安國濟民爲勳業子孫以賑窮周乏爲箕裘爲德於國與爲德於鄉異矣其有及於人一也況得如燝者蒐輯遺文罔有放失俾公

祖孫之澤歷二百年而愈益拓其名歷九世而彌不泯豈不尤難得也哉春秋之賢卿大夫有所表豎於世識者或憂之曰是夫也未老而偷或又曰及身而已以彼已之未暇謀而於後何有至紈袴者流飽坐懜行訛其先世不能前耳目而舉者皆是也觀是錄者固見公後之才而賢而公之貽厥孫謀者大且遠矣輒題數語而歸之

棣華周氏文獻跋　郭如闇

周文襄公之撫吳也如慈母撫嬰兒搔其痛癢調其呼吸又能辨之咄嗟大要酌盈劑虛使國朝家給縱天災流行民無菜色迨公告老去漸不免溝中瘠吳人追而尸祝之宜未有窮期闇結髮獲倩公孫從坳館窺公家乘頗悉每嘆東南力竭安得經綸手代天子惠養元元彷彿公萬一者乎及令雲間瞻公像葺公祠父老因侈談公逸事恨不削牘載之旣備官陪垣見會同數楹之館儼然甘棠過之未嘗不斂容適公孫燝出巾笥藏卷索言則益羨公澤之遠也蓋聞受命者必以其祖故命魯司寇曰宋公弗甫何孫示明德家傳根深葉茂云顧太丘世業而公慙卿卿慙長建履再世孝謹遂衰且以王導之祖而有授璽桓立之譏謝安之祖而有持冊劉

裕之譫房杜門戶敗壞昉沆雲仍寂絕豈先德弗懋亦後裔覆墜燎毛耳公嘉猷入告見之華下交遊餞送諸篇里居倘徉歌咏嗣響洛社其計子孫久長酷類叔敖之辭沃壤蕭何之就僻鄉唐瑾之留墝埆地乃歷奕葉秇林鵲起仕版蟬聯率以賑貧療飢作家常事江南世被公惠螺川鷺渚世被公子孫孫子悳意公身樹之鵠數百年猶一日不區區在無恤袖中簡哉抑朱門乳臭朝博徒暮娼樓胥動白傳之嘅獨公子孫孫子善自樹與夫樹培塿則小草樹高岡則喬木燝砥行礪節工公車業堪接武別駕曩與叔繼榮伯仲並雄長諸生間闇

弱冠曾把鞭弭從引避三舍今刷羽奮鱗可翹足待被服儒術才名似爆指不勝屈撫吳之烈紹述光大秦豈無人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得雅自樹立者益信矣僭題爲公券

江南賦

尤侗

江南賦民獨苦征一石解萬戶周尚書來何暮減官田十之五濟農倉不足補濬六湖成沃土二十餘年歌且舞誰其嗣之赤歷簿尚書不來吏呼怒民獨苦江南賦

重修江陰青暘鎮周文襄公祠堂記

明工部尙書周文襄公嘗以侍郎撫吳吳人愛之如甘棠之思召伯爭爲立生祠歿因祀之公撫吳在宣德中逮宏治己未距公去吳五十年始從有司之請以公與故戶部尙書夏忠靖公原吉並祠於吳蓋詔予特祠者國家尙賢報功之典而共立祠者小民忠愛憯怛之誠也江陰縣西南四十里有青暘鎮舊建周文襄公祠春秋享祀不絕余奉　命督學駐節暨城每行部往來經過其地謁公廟致薄祭焉祠年遠不修榱桷傾頹赤白漫漶余喟然嘆息謀所以新之者乃與陸令次雲各捐

俸爲之倡士民慕義者咸鼓舞樂輸鳩工集事廟貌一新眾以公爲余同邑之先正而余又適蒞是邦不可無文以記之余不獲辭遂援筆而爲之記公諱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由庶常改刑曹出爲長史公開濟明敏負經世之畧時有薦公才宜郡守者夏忠靖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乃命公以侍郎撫吳吳中田賦半天下一遇水潦苦不能供明祖惡其爲張士誠守也乃更取私家佃簿以定粮額畝科至九斗八升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漕運不遠耗輕易舉及建都北平轉輸煩費民不堪命流亡日多當是時蘇郡逋額七百九

十餘萬石松常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公至則詢父老抑豪右均斗斛稍出入創平米之法立總收之人減官田之額覈節民運之道里他如興利除弊亡慮數十端姑舉其大者如此國無逋賦家有羸財吳民獲更生之樂宜其服教畏神迄今二百餘年逾久而不忘也方永樂時吳淞江淤塞浙西多水災朝廷命忠靖往治之忠靖以吳淞故道猝難開浚當疏其兩岸浦港引大湖諸水以入於海朝廷用其策已而農田大利然賦額極重比運民派甚苦非公區畫精詳撫綏篤摯吳民雖有豐年入不償出也嗚呼公之有造於吳豈一手足

之烈哉其始也由忠靖之一言而廷臣交章薦之遂有撫吳之命其終也忠靖水利之遺跡為勢家所侵古溝防盡壞而公力修復之兩公事業相為表裏考宗詔並祠於吳有以也然吳人之祠公所在多有而忠靖自特祠而外不槪見何也蓋忠靖司治水之責水平則去與民不相習公撫吳最久凡可以寬民力惜民財者知無不為為無不盡譬諸養人忠靖猶良醫而公則赤子之慈母也夫人𤸃瘍之疾良醫治之幸而得生則更思嘗粱美食不復憶藥石之功若赤子之於慈母保抱攜持跬步不可失一旦離慈母之側則終日匍匐啼號哀慕不能自止此吳人之思公所以較切也與余之蒞茲土也於公無能為役而幸屬鄉之後進私淑公已久又嘉士民之慕義有甘棠詩人忠厚之遺遂書其事俾刻於石係之以詩曰文江逶迤螺峯前峙實惟吾鄉世有英哲公由帝簡名冠上都隼旟熊軾出牧於吳三江無壅震澤作乂田功康功夏造周繼彌千億年德音不忘而尸而祝報我庚桑古田今田古宅今宅公如可起萬民幸獲有碑在列有器在陳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辰三月上巳

賜進士第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江南學政同邑

後學李振裕拜撰

按公神道碑文淵閣大學士陳循譔文左都御史蕭維楨書丹大常寺卿程南雲篆額文約五千六百字大概不出本傳及王文端公祠堂記中茲以篇長卷隘未附登簡　碑尚阜立墓左

大祖文襄公雙崖文詩二集年代稍遠兵燹屢經刊本
僅存一部眞如餼羊之愛道光壬寅歲從兄邑文庠銘
鼎諱勛從老居祥泰公取回幸也或太祖靈爽式憑之矣
文詩首末皆有振聲公款識凡篇章殘缺處想當時猶
有副本鈔藁故公得以補寫之也其間拾遺補闕淮雨
別風仍復不少魁才識淺陋何能校訂間有玉玷可疑
終恐根銀貽誚未敢輕易姑以傳訛博雅君子如示訂
正則更幸甚是集久欲重刊愧後人力綿無能爲役因
諸藤橋劉芝翁謀梓之承即諾僉且慫恿之魁於是與
兄子 承天頻呼將伯賴樂善仁者解囊贊成俾如豐城

之劍不終沈埋敢忘雷煥掘拂之力哉
按 公年譜及思善錄遺愛錄山前周氏文獻錄當時
皆有刊本年代久遠原刻鈔藁雖存一二而塡補殘缺
因襲舛訛所不免矣先考君郡增生連之先生手鈔思善
遺愛二錄茲又重鈔文獻錄尙俟參校付梓他如奏議
若干卷歸田稿平反錄偶中錄久嘆子虛倘有藏書之
府網羅散失寄示續刻則感荷更靡涯矣光緒四年戊
寅秋月十六世孫繼魁謹識

〔明〕酈琥輯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二十卷

明隆慶元年刻補修本

新彤管遺編敘

會稽玄度山人酈琥撰

敘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外相維咸有一德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禮經內則女典雜著張荀曹惠女誡諸篇程史馬班啓迪後先皆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女者也女教而貞

靜幽閑不貳其操情欲無示宴私寡察獲配君子內美孔昭是以周王得太姒齊治納雜春晉文以狄隗啓霸工考以論射先刑樂羊子以斷機成名女之賢淑歷有可徵發之為文辭蘊之為德行其致一也後世女子有工於文翰者率蹈匿異君子遂

弁棄不錄昔歐陽子敘謝希孟詩歎女子莫能自彰顯於世可寃也已余博閱群書得女之工於文翰者幾四百人編次成帙名曰彤管遺編蓋取詩人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意也諸體稍備分卷二十學行並茂置諸首選文優於行取次列後學富行穢

續為一集別以孽妾文妓終焉先德行而後文藝也君子讀前集後集可以觀善而道心萌讀續集別集可以懲志而人心滅是集也眾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祇之博洽談之奇偉竊欲翼風雅而未能殆有俟於博聞強識之君子也集成試以余

附續別二集識之余應之曰陶元亮賦閒情出督御之辭不害其處士節也楊廉夫賦韓偓續奩作媟艷語不損其鐵石心也余續別二集亦猶詩人不刪溱洧之音劉向作孽嬖傳耳又何以損害吾之心哉或人合十懺悔息讒潛退同志遂校而梓之

時隆慶丁卯二月望日也

叙畢

刻彤管遺編凡例

一后妃閨秀之詩載於毛詩者此六經之文也不復重出

一學行俱優者載諸首簡仍以世次遠近列其先後

一德行不甚顯著而僅優於文者紀於後集世係亦不敢紊焉

一行劣學優以年次續焉雖后妃公主亦不得與民間婦人有德者同一類也

一孽妾文妓別爲一集然中有賢行者陞附於前後集之末以爲後世脩行者勸

一嬌紅懷春雅集鍾情麗集等書婦女詩文雖多然皆作史者之寓言非真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筆併置而不録

一世次考核不精及人品賢否無徵者據已意參附下仍書附字以俟後之博覽君子辨之也

一幽怪之事君子不道中有詩詞俊雅徵諸理可信者少録以附於續集之末云

彤管遺編凡例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前集目録

卷之一

魯

季敬姜

論處女　論勞逸

義姑

尚義論

次室女

處女吟

黔婁妻

論謚法

柳下惠妻

誄外文

陶嬰

黄鵠歌

臧孫母

戒子論

衛

衛宗二順

夫人傳妾議

姚氏

思歸引二章

定姜

論獻公有罪

宋

鮑女宗

論婦道

韓憑妻何氏

烏鵲歌二首　答夫歌

趙

女涓

河激歌

虞

百里奚妻

琴歌三首

晉

趙姬

論迎叔隗

陶答子妻

論敗亡

蓋丘子妻
論外不死議
羊叔姬
論娶
僖負羈妻
論晋從者
弓工妻
論射

卷之二

鄒

孟母
論學問

齊

宿瘤女
論飾
杞梁妻
論郊弔
霊仲子
論廢嫡
鍾離春

論四殆
華孟姬
論立車安車
田稷母
戒子受賄論
逐孤女
見齊襄王議
傷槐女
論刑
虞姬
白宄跣

楚

伯嬴
論節義
樊姬
與楚莊王論賢
老萊子妻
高尚論

吳

白勝公妻貞獻

辭聘論

魏

曲沃負
上魏王書

卷之三

漢

唐山夫人
安世房中歌十七首

淳于緹縈
上孝文皇帝書

陳孝婦
論信義

羅敷
陌上桑三解

班婕妤
紈扇詩　自悼賦
擣素賦

唐姬
抗袖歌

明德馬皇后
不封外戚詔

和熹鄧皇后
賜周馮貴人策　災病赦天下詔

梁夫人嫕
上孝和皇帝書

曹大家
鍼縷賦　東征賦
大雀賦　蟬賦
上孝和皇帝書　上鄧皇后疏
女誡七篇

高行
辭聘

樂羊子妻
戒外篤學

魏

文德郭皇后
讓立皇后表

丁廙妻
寡婦賦

晉

王氏
孤燕詩　題墓析

陸附

石崇妾綠珠
懊儂歌

隋

大義公主
題屏風詩
鄭善果母
訓子議

卷之四

唐

長孫后
遊春曲
徐賢妃
秋風函谷關應詔
賦得北方有佳人
長門怨　粧殿答太宗
諫太宗阜帝疏
宋尚宮

奉和御製麟德殿燕百僚
宋若憲
奉和御製麟德殿燕百僚
催妝詩　暢酬詩
鄭氏
進女孝經表

宋

朱后
怨歌二首

朱氏
結衣帶詩
徐君寶妻
滿庭芳詞
韓希孟
書衣帛古詩　練裙帶中詩
黃淑
咏竹詩
羅愛卿
贈外詩

陸附

冦萊公妾蒨桃
束綾詩二首

元

王氏
題清風嶺詩

萬氏
綉梅詩

何氏
裂帛詩

胡妙端

題壁上詩

蘭氏
題壁間詩

劉宜
賦庭柏

明

鐵氏二女
長女詩　次女詩

宋氏
題郵亭壁歌

虞氏
詠菊詩　井上竹

彤管遺編前集目録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目録

卷之五

周

西王母緱家姈

天子謠

魯

恭伯姬傅母

伯姬引

桼室女

論子皮爲相

宋

麗玉

箜篌引

越

勾踐夫人

烏鳶歌二首

采葛婦

采葛歌

秦

琴女

琴歌

楚

虞姬

和楚王垓下歌

漢

戚夫人

舂歌

秦嘉妻徐淑

答外贈別　答外書

再報外書

華容夫人

起舞歌

蘇伯玉妻

盤中詩

竇玄妻

別竇玄書　古怨歌

周氏

墓銘

王昭君

怨詩

魏

卞夫人

與太尉夫人袁氏書

楊太尉夫人袁氏

答卞氏書

王宋

雜詩二首

卷之六

晉

左貴嬪

啄木　答兄感離

離思賦　涪漚賦

松柏賦　孔雀賦

舜二妃贊　周宣王姜后贊

荊武王夫人鄧曼贊

魯敬姜贊　齊義繼母贊

齊杞梁妻贊　楚狂接輿妻贊

孟軻母贊　班婕妤贊

巢父惠施贊　德剛贊

德柔贊　納楊后贊

納楊后頌　鬱金頌

上元皇后誄表　元皇后誄

魏華存

與衆真吟

卷之七

晉

孫瓊

與從弟孝徵書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答吳國書　公孫夫人序贊

悼艱賦　箜篌賦

賈充妻李夫人

定情聯句

衛夫人

與文法師書

謝道韞

登山　擬嵇中散詩

論語贊

王渾妻鍾夫人

遐思賦　鶯賦

處士劉參妻王氏

劉處士誄

陶融妻陳氏

箏賦

劉和妻王氏

正朔

傅統妻辛氏

元正　燕頌

芍藥花頌　菊花頌

劉柔妻王氏

姜嫄頌　啓母塗山頌

懐思賦　春花賦

靈壽杖銘

徐藻妻陳氏

與劉氏妹書

劉臻妻陳氏

元日獻椒花頌　午時蓋扇頌

答舅母書

楊苕華

與外書　贈外詩

女子子夜

子夜歌二十首

卷之八

秦

蘇蕙

璇璣圖詩 附讀法

宋

鮑令暉

擬青青河畔草　擬客從遠方來

擬自君之出矣　古意贈今人

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二首

寄行人

北齊

崔氏

桃花靧面祝辭

南齊

謝氏

贈王肅詩

魏

長公主

代王肅答謝氏
馮氏
青臺歌
梁
劉令嫺
答唐娘七夕所穿針　　婕妤怨
詠佳人　　聽百舌
春閨怨
夢見故人
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此詩

有期不至　　代陳慶之美人為詠
光宅寺　　題甘蕉葉寄人
祭府君文
沈滿願
挾琴歌　　映水曲
登樓曲　　戲繡娘
晨風行　　昭君怨二首
詠燈　　詠五采竹火籠
詠步搖花　　詠殘燈
劉氏
贈外　　昭君怨
蘇寒
弘夜姝
謝東宮賚合花心釵啓
女子莫愁
莫愁樂二首
陳
沈婺華
答贈后主
新塗李氏

冬至詩
陳少女
寄外詩
隋
杭靜
迷樓夜半歌
卷之九
唐
上官昭容
奉和聖制立春侍宴內殿出翦綵花應

制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春和三會寺應制
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
中宗皇帝誕辰內殿宴群臣聯句一首
駕幸新豐溫泉宮獻詩三首
侍宴大明殿聯句
綵書怨
江采蘋
謝賜珍珠　樓東賦

鮑君徽
奉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寮應制
東亭茶燕　關山月
惜春花
士人妻
離別難
七歲女子
送兄
金德真
織錦作太平詩

宜芬公主
歸蕃題虛池驛中屏風
兵士妻
戰袍詩
天寶宮人
題梧葉詩　杏葉詩
盧渥妻
紅葉詩　感懷詩
馬真妻
鎖袍詩

楊容華
臨鏡曉粧
林氏
送男左貶詩
張夫人
拾得華氏花鈿以詩寄贈
古意　拜新月
詠喜鵲
寇坦母趙氏
擬古意三首

蔣韞
贈鄭女古意　贈故人
鮑參軍妻張文姬
雙檯樹　池上行
沙上鷺　溪口雲
郎大家宋氏
采桑　朝雲引
擬晉女劉妙容宛轉歌三首
牛應貞
反魍魎問影賦
侯氏
繡龜形詩
卷之十
唐
趙氏
雜言寄杜羔二首
聞杜羔登第　代杜羔贈人
孫氏
白牘燭詩贈人　聽琴
謝人送酒
裴柔之
答外
龍城貴主
寄人詩
鄭紹蘭
燕足寄夫
張氏
寄外詩二首
慎氏
留別詩
崔氏
述懷
程長文
獄中書情上使
銅雀臺　春閨怨
魏求己妹
贈外
王韞秀
請階行　寄姨妹
諫外

張窈窕
春思二首　上成都郎事
贈有思
葛鵶兒
懷良人　會仙詩二首
揚德麟
題奉慈寺
長孫佐輔妻
答外
薛瓊
賦荊門
陳玉蘭
寄外征衣
崔公達
獨夜詞
劉元載妻
早梅
張琰
春詞二首　銅雀臺
裴羽仙

邊將詩　寄夫征衣
梁瓊二首
銅雀臺
劉雲
有所思　婕妤怨
劉瑗
長門怨二首
劉瑤
古意曲　暗別離
闔閭城懷古
張琰
望月
姚月華
古怨二首　楚妃怨
有期不至
廉氏
寄征人　峽中即事
懷遠
蔣氏
喜酒

崔萱
古意　敘別
豪家子
薛瑗
寫真寄外
戚逍遥
自歌
李弄玉
哀憤詩
元淳

寄洛中諸妹
京兆女子
題興元明珠亭
湘驛女子
題玉泉溪
光　威　裒
聯句
武陵王蕭妃
夜夢
劉氏婦

明月堂二首
吳二娘
長相思令
木蘭
戍邊詩
附
韋皐婢王簫
別外
張建封妓關盼盼
燕子樓詩三首　答白公

卷之十一
蜀
崇嘏
辭蜀相妻女
任氏
桐葉詩
周仲美
述懷
李舜絃夫人
蜀宫應制　釣魚不得

隨駕出遊青城
宋
王氏
咏懷
宣和士女
竊金盃詞二首
林杜孃
遊碧沼勝居
舒王女
寄父

王氏佳句
吳夫人約諸親遊西苑
長安縣君遊西苑詩
劉天保妻遊西苑詩
太初題沙擦刀
蕉華君
詠雪　題金山寺
贈父
楊氏女
楊謝聯句二首
永安驛女
題驛壁詩
王氏
雪中覩妓
王氏
補仙宮詩
楊璞妻
送行
丘氏
寄外

曹縕
乾明寺集句　綉鴛鴦詩
魏夫人
捲珠簾詞
丁渥妻
寄外
崔球妻
寄外
謝希孟
芍藥

淮南士人妻高氏
慕春感悵
南宮縣君錢氏
有感
毛友龍妻
寄外
賀方回姬
答外
信庵姬
摘青梅

許氏
投鄭毅夫
錢氏
題壁間
韓玉父
題漠口浦
葉桂
題琵琶亭
英州司寇女
題梅關詩

余叔柔
題驛壁
金麗卿
述懷
楊太后
宮詞三十首

卷之十二

宋

朱淑真
書懷二首　春日雜書四首

春夜　月夜
長宵　春日感懷
晚春有感　雨中寫懷
清晝　圓子
春宵二首　有感
早秋　春霽
飛雪滿群山五絕　春詞
秋夜　七夕
中秋聞笛　寄情
元夜遇雨　落花

晴和　書窓即事
問春古律　送春詞
夏日遊湖詞
侯氏
聞鴈
士人妻
寄鞋襪
杜氏婦
題驛亭
靈原夫人

中秋
張氏女
賦蠟炬
劉禹臣妻
贈外
朱希真
閨怨詞　閨怨集句
梅花　詠月
警悟　風情
風情

延安夫人
寄季順妹　寄季玉妹
寄姊妹二首
易少夫人
詠熟水　飲熟水話別
文婉
題白石山
呂氏
醉飲　中秋夜月門夫字
陳彥章妻

贈外
孫夫人
閨情　閨情
閨情　詠雪
花仲胤妻
寄外　客外
易祓妻
寄外
章文虎妻劉氏
寄外詞　寄外詩二首

吳七郡王二愛姬
一梅婚蕭庭芳詞　杏俏滿庭芳詞
阮逸女
春夢
汴梁宮人
宮詞十五首
趙晟母
惜別
陳梅庄
述懷三首

謝氏
送外
鮑氏
題信州杉溪驛
賈蓬萊
閨怨　春曉
秋夜　謝妳惠鞋
詠蝶
梁意娘
述懷
王瓊奴
答外
陞附
蘇子瞻婢春娘
辭謝蘇公口號
張正字愛妓譚意歌
寄外
遼
蕭瑟瑟
詠史

元
王清惠
題驛壁詞
萬侯蕙柔
題鶴沙驛壁
管氏
畫梅
陸蕙奴
舟中漫成

劉氏
製衣寄外
戴石屏後妻
別外
李氏
咏巴家富詩
吳氏
酬鄭生詩二首　病中答鄭生詩二首
孫蕙蘭
綠窗遺稿

徐氏女
途中怨
韓氏
折簡復外
余季女
裁九章招外五首
曹妙清
竹枝詞
張妙淨
竹枝詞

元氏
補天花版詩
高氏
寄外樂府
阿䙐王
愁憤詩
施伯仁妻鄭允端
題山水障歌　擬島衣曲
題耕牧圖　題望夫石
詠鏡　紀夢

詠扇　憶妹
聽琴　題秋胡戲妻卷
吳人嫁女辭　羅敷曲
盧仝小像　題畫
題明皇並轡圖　題畫二絕
琵琶亭　秋窗書懷
念舊　詠橘
種桃　木檻
楮帳
蘇小卿

題金山寺
吳伯固女
寄外
薛氏
竹枝曲十首
鄭奎妻
題燈花　四時詞四首
惜花春起早　愛月夜眠遲
掬水月在手　弄花香滿衣
卷之十四

明
郭愛
哀詞
劉方
和燕巢二首
沈氏
送弟就試春宮
孟叔卿
悼亡　春歸
長信秋詞

朱氏
勉外
茅氏
讀廢宅詩
林氏
晚春遣興
陳氏
春草　舟行
夏日偶成　至淮陰
高郵　春日

秋興二首　秋夜
舊行閩山見居人以竹引泉
別同宙常夫人　睡起
遣興　暮春
和彥臣弟韻　贈五臺尼姑雲秀峰
贈于府尹女張夫人
秋夕
靜菴夫人許來訪竟不見過作此以寄
書懷　雜興
書懷　哭夫

朱靜菴
雨中書懷　惜春
竹枝詞二首　暮春即事
初夏　病中作
客中即事　秋日見蝶
閨怨　春蠶詞二首
染甲　平望舟中即事
客中偶成　春雨
湖曲　夜坐
秋夜　答李都憲

白苧詞　春睡詞
雙鶴賦
鄒賽貞
題菊　見雪
中秋二首　用韻奉木軒
病中和子充韻　官邸寄妹
京邸九日懷木軒
瓊林宴　春日述懷
瑞葵
陳少卿妻

寄外
潘氏
重陽二首　題劉阮圖
月下思　西江
秋月四首　蓮塘
夜坐讀周南　秋詞
月下撫琴　哭夫
王素娥
渡錢塘喜晴　悶懷
黄昏　獨愁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續集目録

卷之十五

漢

蘇武妻

荅外留別

烏孫公主

悲歌

卓文君

白頭吟五解　司馬長卿誄

趙飛燕

歸風送遠操　上歲奏

趙合德

遺飛燕書

蔡文姬

悲憤詩二首　胡笳十八拍

魏

文昭甄皇后

讓長秋宮表　塘上行

孟珠

陽春歌

華山女

華山歌

北齊

馮小憐

感琵琶絃斷代王達

胡后

楊白花

陳

樂昌公主

餞別自解

卷之十六

隋

侯夫人

自傷　粧成

自遣　自感三首

看梅二首

蕭后

述志賦

吳絳仙

謝賜合歡水果

唐

則天皇后武氏

遣使宣詔幸上苑

同太平公主遊九龍潭

如意孃　織錦回文記

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楊貴妃

贈張雲容舞

喬知之妹

咏破簾

李冶

聽蕭叔子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

寄朱放　寄校書十七兄

送韓揆之江西　送閻二十六赴剡縣

留別廣陵故人　明月夜留別

春閨怨　相思怨

偶居　八至

結素魚貽友人　得閻伯鈞書

道意寄崔侍郎

湖上卧病喜陸鴻漸至

田娥

寄遠　携手曲

崔仲容

戲贈　贈所思

贈歌妓

魚玄機

賦得江邊柳　贈鄰女

荒沙廟　賣殘牡丹

閨思　春情寄子安

暮春有感　冬夜寄溫飛卿

酬李郢夏日釣魚回見示

和友人次韻

遊崇真觀南樓覩新及第題名處

愁思二首　江行二首

聞李端公垂釣回寄贈

題任處士刱資福寺

題隱霧寺　重陽阻雨

早秋　感懷寄人

訪趙煉師不遇　遣懷

過鄂州　暮春即事

和人　隔漢江寄子安
寓言　江陵愁望寄子安
送別二首　迎李近仁員外
左名場自澤州至京使人傳話
和人次韻　次光威裒韻
王氏
贈李生
崔鶯鶯
明月三五夜　別微之
絶微之　答微之書

卷之十七
蜀
順聖太后徐氏
謁丈人觀先帝御容
題漢州三山學至夜觀聖燈
禱青城山回
翊聖太妃徐氏
謁丈人觀先帝御容
題金華館
題彭州陽平池

題漢州三山學至夜觀聖燈
禱青城山回
費氏
宮詞　百首
徐氏
途中自解
海印
月夜乘舟
宋
李清照

題八詠樓　曉夢
春殘　夏日絶句
皇帝閣　貴妃閣
感懷詩　分得知字韻
趙德甫金石錄序
打馬圖序　暮春詞
春日閨情　九日
離別　離別
暮春
毘陵女子

題破錢　譚琴
孫氏
答石周累詩
張女郎仲妹
贈沈警 二首
李少雲
春花詩
張瓊英
送汪元亮
建安女
野花詩
于大本妻
得仙詩
羅惜惜
答外詞
陳妙常
拒張于湖　春情
黃氏
感懷詩 二首
華春娘

題壁間
連倩女
寄陳彥臣　題竹蕉詩
何意孃
寄張彥卿
戴伯齡
寄林士登 四首
秦少游女
道中寫懷

元

張氏
寄外兄弟 二首
咏梅花尼
梅花詩
春娘
書壁間

明

鄧氏
寄情人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續集目錄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附集目錄

卷之十八

吴

吴王夫差女紫玉

紫玉歌

漢

崔氏女

贈盧充

晉

劉妙容

宛轉歌二首

韋畹女仙

題慈恩寺

犢車麗女

别青生詩

湘妃

題湘妃廟壁

吴彩鸞

招文簫詩

杜蘭香

贈張碩詩二首

唐

樊夫人

答裴航

孔氏

撫子悲歌

夷陵女子

明月歌二首

常卿妻

雍熙寺詞

張麗華

悲怨詩

苧蘿女

答王軒詩二首

嵩山女

贈任生二首

宋

張雲容

席上贈薛昭

餘塘仙女

贈元揭詩

少寶山女

留贈封陵詩三首

楚小波

邀謝生詩二首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別集目錄

卷之十九

晉

桃葉

團扇歌

翔風

怨詩

謝芳姿

團扇歌三首

齊

蘇小小

西陵歌

梁

王金珠

丁督護歌　子夜四時歌八首

子夜變歌　上聲歌

歡聞歌　歡聞變歌

團扇郎　阿子歌

包明月

前溪歌

吳興妓童
贈謝府君
隋
丁六娘
十索 六首
羅愛愛
閨思　翫月 四首
蘇蟬翼
因故人歸有感
李月素
贈情人
秦玉鸞
憶情人
張碧蘭
寄阮郎
唐
步非煙
酬趙生
寄趙生蟬錦香囊 并詩一首
寄趙生書 并詩一首

贈趙生
鮑四絃
勸韋酒歌　勸鮑生酒歌
曹文姬
送春詩
杜秋娘
金縷詞
鄂州妓
楊柳枝詩
章臺柳
答韓節度使詩
襄陽妓
送武補闕
平康妓
書紅箋詩
劉叔柔
中秋夜泊武昌
劉國容
與郭進士書
戚小叢

突厥三臺
周德華
楊柳枝詞
趙虛舟
贈戲
妓常浩
贈友人　閨情
贈盧夫人
徐月英
送人　敘別

劉采春
囉嗊曲五首
紅綃妓
憶崔生
卓英英
錦城春望　理笙
答玄士　遊福感寺答少年
和錦城春望眉娘
和理笙
趙鸞鸞
雲鬟　柳眉
檀口　酥乳
纖指
薛氏
迴文四絕
卷之二十
唐
薛濤
十離詩　高駢席間邊報
春望詞　送盧員外

送友人　題竹郎廟
送姚員外　送扶鍊師
和禮書記席上見贈
酬支使君　酬吳使君
賦凌雲寺二首　九日遇雨二首
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上王尚書　贈蘇三十中丞
送鄭資州　海棠溪
採蓮舟　菱荇沼
春郊遊眺寄孫處士二首

酬楊供奉法師見招
試新服裁制初成三首
寄張元夫　酬新貟外折花見遺
贈遠二首　挽楊蘊中
秋泉　柳絮

後唐

韓僕射姬
贈別
李節度使姬
書紅綃帕詩二首　會張生述懷

太原妓
寄歐陽詹

蜀

蓮花女
呈陳處士

宋

越媄
春心詞
楚兒
與鄭生詩

楚娘
道春　桂花
題壁間詞
聶勝瓊
寄李之問詞
盼盼
惜春容
趙才卿
送都鈐帥
桂英

贈王魁　賀王魁登第
戲呈　聞瓊林宴寄一絕
蘇小娟
和院判詩
周月仙
舟中自嘆
周氏
贈陳統
周韶
咏白鸚鵡

胡楚

送周韶　寄人

龍靚

送周韶　呈張子野

嚴蘂

賦紅白桃花詞　七夕詞

自陳詞

翁客妓

答翁客

青樓子婦

答同輩

蜀妓

送情人行

元

王氏

寄人

明

淮安妓

送舉子赴京應試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別集目録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前集卷之一

會稽玄厓山人酈琥采輯
吳門少巖山人顧應校正

魯

季敬姜

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文穆伯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教子義方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

論處友

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盻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絑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于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

之畀所與友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論勞逸

公文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勞民則思

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亡善亡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伯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絜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績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

婦不淫矣

義姑

尚義論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抱一兒棄一兒而走於山齊將追問婦人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耳齊將曰子與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反抱兄之子何也姑與論義於是齊將按兵而止

齊兵問婦人棄已子而抱兄子婦人答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爲無義而視魯國

次室女

處女吟

次室女魯處女也常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

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爲鄰人所疑于是褰裳而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嘆息援琴而歌遂自縊而死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卽令冬青樹也亦謂之女貞木歌

菁菁茂木隱歡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脩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幷兮屈身清兮悵忠見疑何貪生兮

黔婁妻

論謚法

黔婁先生魯人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

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與論謚康之意曾子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爲黔婁之妻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以寤言此之謂也

昔先生君嘗授之以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柳下惠妻

誄外文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陶嬰

黃鵠歌

陶嬰者魯陶明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彊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之嬰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更二適也魯人聞之不敢復求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叶踈工反)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叶寒剛反)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爲行(叶寒剛反)

臧孫母

戒子論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爲魯使至齊其母送而戒之於是文仲托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得書與諸大夫議之莫能知之者有言臧孫母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頭亂而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之言軍

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
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母識致見
遠矣
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
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
齊凡奸將作必於動變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
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
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
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
出以求助焉

衛

衛宗二順

夫人傅妾議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傅
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
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
事夫人數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欲出居
外傅妾涕泣不從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
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
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禮
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遂欲自殺其
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
留終年供養不衰

夫人爲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
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
無子於理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
也今又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願出居外以
時相見吾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
氏受三不祥也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
子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

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
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
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夫人又何難乎夫臥無
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
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

姬氏

思歸引二章

姬氏衛侯之女也邵王聞其賢請召之未
至而王薨太子欲留之女不聽拘于深宮
欲歸不得遂援琴而歌曲終遂縊而死

湞湞泉水流及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孰
節不移兮行不隳砕軻何辜兮離厥菑嗟乎何
辜兮離厥菑

其二

湞湞淇水流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
不移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災

定姜

論獻公有罪

定姜者衛定公夫人定公卒立獻公獻公
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

不納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必先害善人也
夫禍衛國也夫欲立鱄之賢而不能後獻
公暴虐侮慢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論其有罪後賴
鱄力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

獻公出亡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
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也且公
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冢卿以
爲師保而蔑之罪二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宋

鮑女宗

論婦道

女宗者鮑蘇之妻養姑甚謹鮑蘇仕衛娶
外妻女宗姒教以去女宗不聽論婦道事
姑愈謹宋君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鮑蘇仕衛三十年娶外妻賂遺甚厚女宗姒謂
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
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
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

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
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以淫意爲心
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
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
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義七去之道
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
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
見棄之行將安所用乎

韓憑妻何氏

烏鵲歌二首

韓憑戰國時爲楚康王舍人妻何氏美好康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之後竟奪何而囚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又作歌以答其夫憑得書遂自殺何卽陰腐其衣與王登臺遽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得遺書於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大怒又得前寄憑歌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適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于塚根交于下枝連于上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棲其樹朝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大夫夫婦之精魂也見者莫不淚下今在開封府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柰何

其二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宋王

答夫歌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趙

筒子夫人女涓

河激歌

女涓者趙河津吏之女也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召欲殺之涓懼持檝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如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遂釋不誅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爲夫人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旣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

虞

百里奚妻

琴歌三首

百里奚去虞將適秦其妻以門關烹雞母餞之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弦而歌問之乃其故妻還爲夫婦也亦謂之扊扅歌字說曰門關

謂之扊扅或作剡移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其二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鷄今日富貴忘我爲

其三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黄黎搤伏鷄西入秦五羊皮今日富貴捐我爲

晉

趙姬

論迎叔隗

趙姬者趙衰之妻也晉文公之女別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國文公復以女妻之生原同屏括樓嬰姬請迎盾與其母趙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族爲公族大夫

趙衰先娶叔隗於狄生盾返國娶趙姬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阨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而忘舊乎又曰燕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若其迎之無以新廢舊焉

陶荅子妻

論敗亡

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其言敗亡之微姑曰何其不祥也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其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

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
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爲遠
識矣
荅子治陶三年而富婦謂姑曰夫子能薄而官
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
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
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
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
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
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

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

蓋丘子妻

論外不死議

偏将丘子妻蓋人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
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不
自殺其妻責以不死丘子曰吾非愛身也
戎令曰自殺者誅其妻子是以不死死又
無益於君其妻論仁義忠賢遂自殺戎君
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将禮葬之
偏将丘子不死君難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
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
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
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
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
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
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
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
能與子蒙耻而生焉

羊叔姬

論娶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
一姓楊氏叔向欲娶夏姬之美女叔姬論娶
婦之道不許平公強使而娶之生楊食我
及長與祁勝爲亂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
是遂滅焉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
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后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是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僖負羈妻

論晉從者

僖負羈曹大夫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舍伺其將浴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論晉公子從者之賢於負羈負羈乃遺之壺飡加璧其上公子受食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命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閭者門外如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識遠矣

晉公子重耳亡過曹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伯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伯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

弓工妻

論射

弓工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工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其妻論射之道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爲弓工妻可與處難矣

晉平公使弓工治弓以爲不善將殺之弓人之妻見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賤葭

草側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肉者反飲之以酒楚莊王援其大人之衣而絕其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為亦勞矣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繆乎妾聞射之道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前集卷之一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前集卷之二

鄒

孟母

論學問

孟母者孟軻之母也三遷教子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機孟子懼而

問其故

孟母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

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脩德不為竊盜則為厮役矣

齊

宿瘤女

論飾

宿瘤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於東郭百姓盡皆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女對曰妾受父

毋教採桑不受教覩大王王曰此奇女也
命後乘載之女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
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禮往聘迎之
女不飾如故隨使者之宮中夫人皆掩口
而笑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
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於是論飾諸夫人聞
之皆大慚閔王大感以瘤女爲后期月化
行諸侯朝之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
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
禮

宿瘤女論飾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
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昔日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
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
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
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奇文造爲高臺深池
后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
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
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杞梁妻

論郊弔

杞梁殖戰而死齊莊王歸遇其妻使使者
弔之於路杞梁妻論郊弔非禮於是莊公
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
子既無所歸乃枕其夫屍哭於城下十日
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而
死

齊莊公使使弔杞梁殖於路杞梁妻曰令殖有
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
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靈仲子

論廢嫡

齊靈仲子者齊靈公之夫人初靈公娶魯
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
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
代光公許之仲子論不可廢嫡公終不聽
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及公
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
禍至於此君子爲仲子明於理也

靈公欲廢嫡立少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間

諸侯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在我而已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

鍾離春

論四殆

鍾離春者齊國無鹽邑之女其為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拂拭短褐自詣宣王於漸臺宣王召而問之鍾離春極論四殆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折漸臺罷女樂拜無鹽氏為后

而齊國大治者醜女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

鍾離春見宣王乃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頗遂問命鍾離春曰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脩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華孟姬

論立車安車

孟姬者華氏長女齊孝公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蓋禮而後行夫婦之道居久公遊於琅琊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傅母應使者論

立車安車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歸

齊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孟姬姬曰妾聞后妃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而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帷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

田稷母

戒子受賄論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責之田稷大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

田稷受金遺母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

官以待子厚祿以養子言行則可報夫爲人臣而事於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

逐孤女

見齊襄王議

逐孤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妾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昔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顔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君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之與之語三日王喜以逐女妻齊相齊因大治

齊襄王見逐女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

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榱橑墮則屋或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旣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逐女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内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婦是外比内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

妾聞明王之用人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叔孫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故不須頊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大治

傷槐女

論刑

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吾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謂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我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婧對以父觸犯槐禁而與之論刑晏子惕然而悟明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恭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

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恭之大者也崇玩好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刑法出傷槐之囚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齊婧父衍犯景公傷槐令當死婧乃見相晏子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谷不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糵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意而害公法不謂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史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槐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

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

虞姬

白宛疏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専權擅勢疾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乃謂齊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閭巷之時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

乃閉虞姬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詆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姬自白其冤於是大王寤出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胡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焉

齊臣周破胡惡虞姬而譖於王王疑而問之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封玉箸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污柳下惠覆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死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纔人卒見覆冒而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嘆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九重之內而衆人莫為毫釐此妾

之罪二也既有污名加之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污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群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

楚

伯嬴

論節義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

勝楚遂入至郢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論節義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

吳王闔閭勝楚入楚宮欲犯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防戒施作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

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諸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乎

樊姬

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前集卷之二終

漢

唐山夫人

安世房中歌十七首

周有房中之樂歌后妃之德秦始皇二十六年改曰壽人蓋婦人禱祠於房中者故唯宮中用之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宋書樂志曰魏文帝讀漢安世詩無有二南風化之言改曰享神歌云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枝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

其二

𩁹𩁹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其三

我定曆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𦯬

其四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𪫧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其五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侯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群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

其六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叶胡隈反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其七

安其所樂終產叶奏東反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叶鐵因反高賢愉樂民人

其八

豐草葽女蘿施善如何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其九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叶一笑反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叶補苟反施德大世曼壽

其十

都荔遂芳宥穴桂華(叶於寡反)孝奏天儀若日月光
乘玄四龍(叶莫江反)回馳北行(叶寒翔反)羽旄殷盛芬哉
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其十一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

其十二

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
磑磑即即師象山則

其十三

嗚呼孝哉按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

是愛終無兵革

其十四

嘉薦芳矣告靈饗(叶虛良反)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
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其十五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
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
孔容翼翼

其十六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叶謨郎反)下民之樂子孫保光

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其十七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
之常承帝之明(叶謨郎反)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淳于緹縈

上孝文皇帝書

史記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
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為人治病決
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
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

中人上書言意以罪當刑傳西之長安意
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
隨父西上書書聞上悲其意遂釋其父此
歲中亦除肉刑法

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
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也

陳孝婦

論信義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適陳無子其夫當行戍夫行時屬孝婦養姑婦應曰諾夫死不還婦奉姑不衰父母哀婦年少早寡將嫁之孝婦以信義自守誓死不嫁養姑二十八年姑終以禮殯葬淮揚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賢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免終身號曰孝婦

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

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以養其母使妾夫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責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

羅敷

陌上桑三解

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案其歌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其二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使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壹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其三

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素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鬚盈盈

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班婕妤

班婕妤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司空掾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初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帝嘗遊後庭欲與同輦載辭之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帝稍隆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為婕妤賜姓衛所謂衛婕妤是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寵冠於後宮因譖婕妤祝詛考問之對曰妾聞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上善其對然自是失寵稀復進見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帝許焉乃作自悼賦又作紈扇詩以自傷

紈扇詩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凉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自悼賦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之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於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叶祖反戚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叶尤瑮反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晻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

高明處民生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擣素賦

古者后夫人親蠶分繭繰絲朱綠之玄黃之以備君之祭服君服之以事天地祖宗敬之至也成帝耽於酒色婕妤貞靜而失職故託擣素以見意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

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頎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

總筑比玉兼金不埧不篪匪瑟匪琴或旋環而紓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飒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飈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群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鐘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停傳（一作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閲紋練之

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薰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懍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訖沿路之遐夐怨芳菲之易泄（絕一作）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唐姬

抗袖歌

唐姬漢廢帝弘農王妃也靈帝崩子辯襲

位董卓廢之置于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王曰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之乃與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為吏民妻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酖死時年十八姬歸潁川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鈔關東得姬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

自名尚書賈詡知之白獻帝帝感愴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

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何煢獨兮心中哀

明德皇后

不封外戚詔

明德馬皇后漢伏波將軍之女明帝之后也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年甫十三選入後宮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后盡心撫育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永平三年始立為后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儉約顯宗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不許帝省詔悲歎

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黃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

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

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命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和熹鄧皇后

賜周馮貴人策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輙下意難問志在典籍年十六選入后宮十四年和帝立爲皇后帝崩殤帝立尊后爲太后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云

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后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

災病赦天下詔

漢殤帝崩鄧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聽政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大赦天下

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元元厄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沉滯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柰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

梁夫人嫕

上孝和皇帝書

梁夫人嫕梁竦之女樊調之妻孝和皇帝

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皇后章帝有寵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閒竇后怒乃誣陷梁氏殺竦家屬移九眞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閒上書自訟天子感悟引見嫕等上甚寵之稱梁夫人擢伊夫樊調爲郎中恭懷后改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棠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門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爲家門

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焉

上孝和皇帝書曰妾同産女弟貴人前充后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常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没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歸還本郡收葬父竦枯骨

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感餘恩也哉

曹大家

曹大家者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固女弟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

賦頌

鍼縷賦

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叶都反）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叶居反）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筭咸勒石而升堂

東征賦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擇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亂曰

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

大雀賦

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懷有德而歸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遊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蟬賦

伊玄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焱厲而化往

上孝和皇帝書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年老思土上疏乞
歸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書
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妾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
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
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
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
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
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

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
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
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
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
地久不見代恐生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
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
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
竭力之用誠爲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
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

十五受兵十六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
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
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
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
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
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得相見
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
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
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

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上鄧太后疏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
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太后
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焉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
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
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
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
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王遜邠

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

女誡七篇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

四十餘載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甎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甎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

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

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
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
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
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
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
如敬避彊莫如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
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
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

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
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
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
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爭訟
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
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
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
有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既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
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
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
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
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
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
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
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
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惟在存心
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
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
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
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
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
可不求其心然所求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
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
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戸此
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
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

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乎雖以婦人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加美聲譽擢于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高行

辭聘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姿色絕美夫死早寡梁貴人多欲娶之而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割鼻力辭乃以報王王高其行尊其號曰高行云

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

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以刑矣其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

樂羊子妻

戒外篤學

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遊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斷機而言羊子感

其言七年不返遂成大儒其妻後因賊刼掠禦姑自刎太守聞以禮葬號曰貞義

樂羊子妻斷機曰此織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廢成功稽失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於斷斯織乎

魏

文德郭皇后

讓立皇后表

皇后安平廣宗人文帝爲太子后爲夫人及即位爲貴嬪黃初三年立爲皇后

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

丁廙妻

寡婦賦

丁廙字敬禮儀之弟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爲皇門侍郎文帝即位以陳思王故誅廙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托津

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叶一均反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屯叶徒均反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顧顏貌之施施對左右而掩涕時翳翳以東陰日噎曀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欷還空牀而下幃拂衾𥚃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叶方味反痛存沒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篤龍轜於門側

設祖祭於前鄰彼生離其尤難別未絶而不傷
自銜恤而在疚館春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
寒凛凛而獨切霜淒淒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
瞻靈守之空虛悲身愧之徒設仰皇天而嘆息
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牖
計先後其幾何亦同歸於幽冥

王氏

孤燕詩

王氏霸陵王整之妹也年十六歸衛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王氏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雄燕爲鷙鳥所傷其雌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王氏之臂如告別然王氏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以詩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覇水之上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題其門曰旌義衛婦之門或曰敬瑜妻名姚玉京武又曰玉京即王氏之乳名

加姚者從母姓也

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題墓柏

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傾城何足奇

陸附

石崇妾綠珠

懊儂歌

古今樂錄曰懊儂歌者晉石崇妾綠珠所作唯絲布澁難縫一曲而已後皆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宋少帝更製新歌曲齊太祖常謂之中朝曲梁天監十一年武帝敕法云改爲相思曲宋書五行志曰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儂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之言恒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師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人皆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絲巾澁難縫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

隋

大義公主

題屏風詩

大義公主者趙王招女千金公主也周主嬪以之妻突厥和親後趙王招惡楊堅專政邀堅酣飲將刺殺之不克反爲堅所誣殺及楊堅篡周公主傷宗祀覆滅言于西面突厥沙鉢畧統兵伐隋後因突厥勢弱講和公主乃請改姓楊氏隋遂封之爲大

義公主及滅陳後以陳叔寶屏風賜公主公主傷感題詩屏上隋主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連結西面突厥隋主慮其爲患遣長孫晟發公主私事詔廢之恐突厥不從遣牛弘將美伎四人啖之適沙鉢畧之姪染干號突厥利可汗求婚隋主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突利乃譖而殺之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自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我非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

鄭善果母

訓子義

善果母姓崔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於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逆理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

理滅慈非敢聞命後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轉魯郡太守母聞善果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教之善果由此克己號爲清吏

崔氏謂善果曰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位至方岳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

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墮爾家風失亡官
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
汝先人於地下乎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前集卷之三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前集卷之四

后

長孫后

遊春曲

長孫氏唐太宗文德皇后也后隋左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歸太宗初以太子妃爲皇后性約素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嘗作遊春曲帝見而誦之嘖嘖稱美后采古婦女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

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年三十六宮司以書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諡文德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

上苑杏花朝日明蘭閨艷妾動春情井上新[illegible]
偷面色簷前嫩柳學身輕花中去來看蝶舞樹
上長短聽流鶯林下何須遠借問出衆風流舊

有名

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令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為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

秋風函谷關應詔

秋風起函谷朔氣動河山偃松千嶺上雜雨二陵間低雲愁廣隰落日慘重關此詩飄紫氣應

念驗作真人還

賦得北方有佳人

由來稱獨立本自號傾城柳葉眉間發桃花臉上生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腰宜寶袜紅衫艷織成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長門怨

舊愛柏梁臺新寵昭陽殿守分辭芳輦含情泣團扇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賤君恩誠已矣覆水難重薦

粧殿答太宗

朝來臨鏡臺粧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諫太宗皇帝疏

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勞役賢妃因上疏力諫云

自貞觀已來二十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

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而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

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幷呑
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
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
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
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
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恩矜弊恤乏減
行役之煩增堪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
於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
營翠微曽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
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功力之費終以茅

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
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
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
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
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珎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
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
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
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国亡
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於奢

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
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年治亂
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衰禍亂之數得失成敗
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闗之內乃宸
衷之久察無假一二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
易愼終如始則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
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宋尚宮

尚宮名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荼能詞
章五女若華若倫若憲若荀皆慧長若華

善屬文若昭其次也文尤高潔不願歸人
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著女論語若昭
申釋之貞元中李抱眞表其才德宗召入
禁中試文章問經史帝每與侍臣賡和五
人者皆預備蒙賞賚又高其風操不以妾
侍命之呼爲學士穆宗立以若昭尤通練
拜尚宮歴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諸
王皆待以師禮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

奉和御製麟德殿燕百僚

垂衣臨八極肅穆四門通自是無爲化非闗輔

相功修文招隱伏尚武殄妖凶德立韶光熾恩
沾雨露濃衣冠陪御燕禮樂盛朝宗萬壽稱觴
日千年信一同

宋若憲

若憲尚宮若昭之妹也若昭卒若憲代司
秘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文辭尤禮焉

奉和御製麟德殿燕百僚

端拱承休命時清荷聖皇四聰闢受諫五服遠
朝王景媚韶初轉春殘日正長御筵多濟濟盛
樂復鏘鏘宴鎬誰能敵橫汾未可方願齊山岳

壽福祉永無疆

催妝詩

按雲安公主下嫁詔吳陸暢作催妝詩宋
氏姊妹代作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以詩嘲
之曰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
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

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
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
方欲曉霞

暢酬詩詩成傳播內外六宮大咍

粉面仙郎選正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
聞王母不禁烏鳶噪鵲橋

鄭氏

進女孝經表

鄭氏朝散郎陳邈妻也博學宏才作女孝
經十八章表獻於朝朝廷納其書以須行
於世

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
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
總而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

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
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
禮標羔鴈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世垂言
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嘆息久之欲緬
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
妃以少長閨闈不閑詩禮至于經誥觸事面牆
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
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
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
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

以曹大家爲王雖不足厎諸巖石亦可以少補
閨庭輙不揆量敢兹開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
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宋

朱后

怨歌 二首

朱后宋欽宗后也與徽欽鄭太后爲契丹所虜赴送燕京時有番官澤利者押發澤利與信安知縣飲酒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

我掌中安得如是后不得已不勝涕泣乃持杯作歌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后再歌悲哀不止澤利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知縣復持杯謂后曰勸將軍酒后曰我不能矣我之不死者有太后在也我豈畏死耶願將軍殺我欲自投井左右救止之後卒于燕年二十歲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王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速死爲強

其二

昔居天下兮珠宮貝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
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絕

朱氏

結衣帶詩

朱氏安康夫人也宋亡夫人與安定夫人陳氏及二三小姬沐浴整衣縊死題詩一篇結于衣帶中篇末云丙子五月吉日朱氏泣血書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于死所

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徐君寶妻

滿庭芳詞

徐君寶岳州人其妻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爲君婦未遲也君奚怒爲主者喜諾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

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書畢投入池中
而死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韓希孟

韓希孟者巴陵女子也魏公九世孫適賈尚書男瓊為妻開慶己未北兵渡江希孟被虜時年十八義不受辱以衣帛書五言古詩自投江而死越三日收其尸復得其詩於練裙帶中

書衣帛古詩

宋未有天下堅正陳禮秉開國百戰功夯陣惟雄整及待開幼主臣心常烱烱帝曰卿北代山戎今有斃死狗莫擘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行盡敵心欲道陳橋忽兵變不得守貞韻禪讓法堯舜氏物頗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誰戒常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雙飛比目原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施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冥憂心長炳炳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麴蘗乞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練裙帶中詩

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

南鈿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黃淑

咏竹詩

黃淑字致柔建寧進士王防妻也防為酒州戶曹卒黃挈柩歸未幾母又卒號痛幾絕服除親戚議攺適廬陵令黃誓不攺節咏竹詩以見志衆議遂寢竟憂鬱而死臨終囑其妾以藁置柩中

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羅愛卿

贈外詞

愛卿不知何許人年十八適趙氏子趙入京求仕作此詞贈別後因亂為劉萬戶所虜誓不就辱遂自縊而死其詞名曰齊天樂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拆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飾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

附

寇萊公妾蒨桃

束綾詩二首

蒨桃寇萊公妾也姿色豔麗靈淑能詩公嘗設宴會集諸妓賞綾綺千數蒨桃獻詩二絕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豔歌萊公尋貶嶺南道經杭州蒨桃有疾

謂萊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公驚哀不已蒨桃曰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今墓在下天竺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其二

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王氏

題清風嶺詩

王氏者臨海大家婦也元兵入浙婦舅姑及夫皆被執而主將見婦美色留之欲納爲妻婦號泣欲自殺挽不得死夜令俘婦堅守之婦乃佯謂主將曰若以我爲妻欲令終身善事君也我之公姑與夫皆死而我不爲衰葬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願請城郭斂葬之然后卜日成親豈不爲偕老也若不聽我有死耳不能爲君妻

也主將許諾乃收其舅姑及夫尸瘞之素服哀哭送葬至剡嶺臨危厓上乃乘間齧指出血書詩於厓南望慟哭即投厓下而死其血漬入石中天陰雨則如始書後爲立祠石傍旌曰貞女其嶺號曰清風嶺云

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還向幾時回兩行怨淚偷頻滴一對愁眉鎖不開遥望家鄉何處是存亡兩字實哀哉

萬氏

繡梅詩

萬氏處州龍泉縣人飛溪李君問妻也李死萬氏守節誓不再適有富室求婚父姑欲奪其志萬氏詠枕上綉梅詩以示其意求者遂寢君子謂此詩爲其顛沛流離之狀語意悲切

灑灑英標別樣奇歲寒心事有誰知妾心正欲同貞白枕上殷勤繡一枝

何氏

裂帛詩

何氏衢州龍游縣儒家婦至正間爲亂兵所掠裂帛題詩投江而死

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奔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江靜從教沉溺質月明誰與弔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

胡妙端

題壁上詩

妙端嵊縣人適同邑祝氏遇亂被苗獠所虜義不受辱乘間齧血題詩壁上赴水而

死豨帥爲立廟曰貞烈時至正庚子三月二十四日也

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揺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蘭氏

題壁間詩

蘭氏曠家婦江西吉安人至正壬辰爲紅巾盜所掠婦有殊色欲妻之婦乃手刃其子題詩於壁擲筆自刎（一云蘭氏爲陳友諒部將鄧平章所擄自刎友諒爲之立祠旌表）

涇渭雖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豈忍更他姓烈婦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

劉宜

賦庭栢

劉氏名宜大同人也至正戊申秋與姑準氏俱爲河南軍帥所掠苦被驅迫準謂劉曰汝芳年柰何劉曰有死耳準曰刎死刀縊無索柰何劉曰當激賊怒以就死耳遂相與大罵遇害劉時年二十一嘗賦庭栢以自況云

群卉枯落時挺節成孤秀既保歲寒心不在遐年壽

明

鐵氏二女

鐵氏色目人父鉉爲山東布政靖難師攻城百計終不能下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爲樂婦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後原問鉉官至教坊二女各獻以詩問官以詩上達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以終老焉

長女詩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

琵琶

次女詩

骨肉相残産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宋氏

題鄱亭壁歌

宋氏金華人宋學士景濂之族也嫁衢州一士子登進士第除閩州守以他累竟死獄中其妻編戍金齒衛途中作歌題於鄱亭壁云

鄱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順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挽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上千戶衆般運粟太都回金牌勑賜雙飛虎兄弟聯蹤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壻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覽志欲出仕魁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遨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匹舫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旁過者咸嗟吁一時徵贓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嗟乎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扎當時指望擢門戶豈期一旦番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慇懃餞行李伶仃

三口到京師奉旨編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倚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整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尺發放來取辦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聽啞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

翻思昔日深閨内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斑髮斜簪金鳳翅翠雲彈髮娥眉嬌綉床新綉雙蝴蝶坐久尚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天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落姑云飢欲可奔姑弃眾山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雲貴夫未經二十日面看重嫁臨商君血色紅甜綉羅襖終日騎驢陟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販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門楚風俗日頹敗廢盡大義含黃金妾心汪汪淚如水寧受飢寒不受耻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路傍過者爲酸心隔嶺孤猿叫何許

虞氏

虞氏海鹽人董湄妻也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湄卒痛絶欲死以殉家衆防之遂不得死父母惜其年少勸女再醮女不應吟菊竹二詩刻不爲夫像而晨昏事之年五十餘而卒人皆稱之爲節婦云

咏菊詩

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爲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羞墜西風逐水流

井上竹

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冰霜藏一天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五

會稽玄厓山人酈琥采撰

吳門少嶽山人顧廡校正

周

西王母緱婉姈

天子謠

西王母名婉姈姓緱氏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周穆王滿十七年西征崑崙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以送之穆王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白雲在天上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宋

恭伯姬傳母

伯姬引

伯姬魯宣公女成公妹也母曰繆姜伯姬宋恭公夫人恭公薨伯姬寡執節守貞魯襄公三十年宋宮災伯姬在焉有司請曰火將至矣伯姬曰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其傳母自傷行遲悼伯姬之遇災也援琴而歌曰

嘉名潔兮行彌彰托節鼓兮令躬喪歛歛何辜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

乘姒女

論子皮爲相

乘姒者乘子皮之姊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問

姒姒止之子皮勿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被誅

魯君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姒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不復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人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掩目而別黑白也掩目而別黑白

猶無忠也不習於禮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
外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

宋

霍里子高妻麗玉

箜篌引

麗玉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也子高晨起
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
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
箜篌而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
高還以語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曲傳鄰女麗
容名曰箜篌引一曰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越

勾踐夫人

烏鳶歌二首

勾踐夫人者越王勾踐之夫人也越爲吳
所敗勾踐去國事吳身爲臣夫人爲妾及
渡浙江夫人見烏鵲啄江渚之鰕飛去復
來因據船慟哭而作歌王聞歌心中自慟
乃爲夫人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遂入
吳共稱臣妾於夫差後卒滅吳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
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
地有何辜兮譴天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
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其二

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
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
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

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
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
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
去我國兮心遙情憤惋兮誰識

採葛婦

採葛歌

采葛婦越人也越王自吳還國勞身苦心
懸膽於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於是使
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之布以獻之
吳王乃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
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

苦乃作歌以道其意

葛不連蔓棼台台我君心苦命采之誉勝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宰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旂几杖菌尊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illegible]

琴女

琴歌

燕丹子曰荊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云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楚

虞姬

和楚王垓下歌

虞氏西楚霸王項羽美人也羽被漢圍垓下夜聞漢軍皆楚歌驚曰漢已得楚乎起飲帳中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美人和歌泣下遂自刎羽不勝傷之上馬潰圍出漢兵追及烏江羽亦自刎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漢

戚夫人

暮春歌

漢高祖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令舂戚夫人舂且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子邪召趙王殺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秦嘉妻徐淑

答外贈別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掾其妻

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嘉作詩贈別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別後嘉寄淑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

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嘉再寄淑書曰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令兮遣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叶胡隈反瞻望兮踊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我去兮日乖叶公回反悵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

答外書

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浩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

高山巖巖而君是越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斯亦難矣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咏萱草之喻以消兩處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再報外書

既惠今音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

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咏詩思心成結𢇁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覽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今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華容夫人

起舞歌

燕剌王旦漢武帝弟四子也昭帝時旦自以為武帝子且長不得立乃與旦姊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交通謀廢帝迎立燕王人知而告之由是發覺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坐飲王自歌云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而續歌坐者皆泣王遂自殺

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閒兮君子將安居

蘇伯玉妻

盤中詩

伯玉被使在蜀久而不歸其妻居長安思念之因作此詩寫之盤中屈曲成文故云盤中詩也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饑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叶[illegible]奚反）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中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名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從中央周四角（叶虞谷反）

竇玄妻

別竇玄書

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宮主妻之舊妻作此書與玄告別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悲哉竇生

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

古怨歌

竇玄妻為夫所棄既寄書以別并附以歌辭旨悲怨悽慘時人憐而傳之亦名曰絕歌

煢煢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周氏

墓銘

周氏漢進士曹禮妻也禮字禮夫洛陽人初第卒於長安周氏為誌其墓于鳳皇山下其銘曰

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其生也休其死也休又何為哉其毋何憂

王昭君

怨詩

王昭君名嬙字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門戶穰以其有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常

怨不出帝以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棄市籍其資財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為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報漢白璧一雙駿馬十匹胡地珍寶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為胡者妻毋為秦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胡地草色皆黃惟昭君墓草獨青又常考諸策府元龜云昭君嫁匈奴呼韓邪王生二子及呼韓邪王死其閼氏子代立欲妻昭君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妻單于閼氏二說不同姑置之後集之末以俟博覽君子辯之也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殘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

高山莪莪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理悠長嗚呼
哀哉憂心惻傷

魏

卞夫人

與大尉夫人袁氏書

卞氏瑯琊開陽人本儒家曹公納之於譙
後丁夫人廢遂爲繼室生子丕彰植丕受
漢禪尊爲皇太后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毋感篤念情在凝
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
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
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
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
知聞之心肝摧地悼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
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
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
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楊大尉夫人袁氏

答卞氏書

夫人袁術姊妹也術字公路漢末僭號本
傳操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
事殺之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岐雖追不展滄久歎想之
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
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
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
惠告見明公與大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
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
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
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劉勳妻王宋

雜詩二首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宋嫁勳二十
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女以宋無子出之
還於道中賦此自傷

翩翩床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
共歸緘藏篋笥裹當復何時披

其二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唶井況乃昔
所奉遠望不爲遥踟躕不得弁

後集卷之五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六

晉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后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三年納悼后芬於坐受詔作

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屢獲恩賜焉答兄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竝行於世

啄木

南山有鳥自鳴啄木飢則啄樹暮則巢宿無干於人唯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答兄感離

自我去膝下倏忽踰載期邈邈清彌遠再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彷彿想容儀欷歔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詩書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離思賦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

氣懰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之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踰月况骨肉之相違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悟號咷心不自聊泣漣灑兮援筆舒情涕淚

增零訴斯詩兮

涪漚賦

覽庶類之肇化何涪漚之獨靈稟明精以運景因落雨以結形不係根於獨立故假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鮮熠以熒熒似融露之將停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

松柏賦

何奇樹之英蔚託峻嶽之嵯峩被玄淵之逶迤臨綠水之素波擢修木之桓桓萃綠葉之芳葩

敷纖茅之蘢蓯布秀葉之葱菁列蹊實之離離馥幽藹而氷馨紛翁集以離披氣肅肅以清冷應長風以鳴條似絲竹之遺聲稟天然之貞勁經嚴冬而不零雖凝霜而挺幹近青春而秀榮擬君子之順時又似乎貴人之抗貞赤松遊其下而得道文賓食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孔雀賦

戴綠碧之秀毛擢翠尾之修莖飲芳桂之凝露食秋菊之落英耀丹紫之倏爍應晨風以悲鳴

舜二妃贊

妙矣二妃體應靈符奉嬪于媯光此有虞沅湘示教靈德來敷惟斯善美諒無泯乎

周宣王姜后贊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荊武王夫人鄧曼贊

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瞭禍幾覩兆嘆亡考德知衰賢哉卓殊邈哉難追

魯敬姜贊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則明垂訓于宗厲發奇聲宣尼三嘆萬代遺馨

齊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制斯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陽郊哭不賓哀崩高城訴情兮旻遂赴淄川託身清洋

楚狂接輿妻讚

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

榮津志淡神迹

孟軻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班婕妤贊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辨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樂文惠施贊

泱泱長流沟沟清波思文樂惠再咏再歌垂綸一磬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綸同其阿

德剛贊

溫溫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襃飾之衆前之謗身惟義自好惟道自尊

德柔贊

邈邈德柔越大之淵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疑遺四字）含經博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渟履行高厲揚乎其平敦與聖道率正不傾冬閒不已載路厥脩

納楊后贊

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其馨玄符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朗清元公執贄肅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受茲戒福垂祚億齡

納楊后頌

峩峩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於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武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哲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自咏我后戾止車服輝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覆幬皇叡哲孔純懿茲扆扃聞惠播仁彌纍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阼悶闐虛陳萬國齊懽六合同欣坤神抃儛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絪縕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曖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有陽而晞嫣婉沾濡柔潤中畿長享

豐年福祿永綏

鬱金頌

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芳香
酷烈悅目怡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
服之褵衿永埀名實曠世弗沈

上元皇后誄表

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令弘光大德潤四海
妾聞之前志甲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
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
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元皇后誄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
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太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
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配亦毗漢主
我我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
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
啣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
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
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
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執此
義方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
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聘乃納聿嬪聖皇正位
閨闈惟德是將鳴佩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
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
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於禮斯勞於敬斯勤
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温
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孥妾惟仰
譬彼良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道
媵姬修成蠶叢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

祗承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
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
異世同矩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
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
中外禔福遐邇咏歌天作貞吉克昌克繁則百
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
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枝晻靄四海
蔭焉微斯王姒孰茲克臻日乾益聽曰聖允誠
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
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

寤寐不康巫咸騁術和鵲奏方祚福無應宵藥
無良形神將離精氣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
哀哀太子南陽縈目攀援不寐躃踴摧傷嗚呼
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
哀慟雷駭流淚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
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閤悼后傷后
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
寔哲通于性命達於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
襚無珍璟唅無明玦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
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幃帳

虛置衣衾人亦有言妙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
豈沈豐飱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
乃議景行景行以謚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
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辰
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
玉箱其駟維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裳
隱隱轜軒弁絰緫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
仡仡旌旗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悵觀者夾塗
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峩峩曾阜
重阿弘高顯敞據洛依河左瞻皇姑右涕皇家

推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
塵輕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群官庶僚
縞蓋無數谷噎逼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
安厝中外俱臨同哀共慕涕如連雨淚如湛露
扃閉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
不樹山阪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
今亦孟秋自我卹卹倏忽一周夜服將變痛心
若抽遏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
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
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

實宣慈焉撫育群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忘永見
思焉懸明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
言思言慕涕泪濡焉

魏華存

與衆真吟

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司徒舒之女也幼
好道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
適劉文生二子乃離室別寢群仙來降與
真吟詩託劒化形而去世稱南岳魏夫人
云

玄感妙像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宸蘭風扇
緑軿上真寔瓊室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
能秀頻翅亂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遵人事則可
預使爾形氣銷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六終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七

孫瓊

孫瓊者晉劉滔母也善詩文教滔成名有
文集二卷行於世

與從弟孝徵書 夫人性好養鶴其從弟孝徵以書戒夫人報之

省爾議我以養鶴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
感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氏無役車之載鶴
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
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于白水素鳥翔

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脩哉夫嘉肴旨
酒非不美也夏禹飯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
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
難可施乎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瓊聞興賢崇德聖王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
伏見族祖吳國亡氏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
服膺道教遵適孫氏脩居婦職宗姻有盛奉禮
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
終抗義明節倘遇私産以供祭送禮服既終前

無以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答吳國書

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公孫夫人序贊

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齠齔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

人天姿特挺行高氷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芬翰有集展彼碩媛令德來紹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悼艱賦

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而何恃哀煢煢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之有歸爰奉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𧟌服以斬衣代羅帷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景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骨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頹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而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箜篌賦

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顧無取乎竽笙爾乃陟九峻之層巖睎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微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暢沉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

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起梁甫頹登華岳路險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冉溺以飄沉或頓剉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攄徵以騁商

賈充妻李夫人

定情聯句

空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充 歎息亦何為但恐大義虧李 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充 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李 我心子所達子心我亦知

亢若能不食言與君同所宜乎

衛夫人

與文法師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能 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晋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謝道韞

道韞安西將軍謝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聰識有辯叔父安石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下公欣然倡韻曰大雪紛紛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世稱謝庭聯句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于世

登山

峩峩東嶽高秀極冲青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擬稽中散詩

遥望山下松隆冬不能彫願想遊下憇瞻彼萬仞條騰躍未能升頓足俟王喬時我命不與大運所飄颻

論語贊

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雍者乖本妙極令中嗟我懷矣興言攸同

王渾妻鍾夫人

遐思賦

惟仲秋之惨悽百草萎悴而變衰鶯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聊嗟我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為其多愁凉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周遊容與逍遥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

鶯賦

嘉京都之鶯鳥冠群類之殊形擢末軀於紫闥

超顯御于天庭惟節運之不停懼龍角之西頹
慕同時之逸豫悠商風之我催

處士劉岑妻王氏

劉處士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
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戒守蟋蟀吟樵

陶融妻陳氏

箏賦

伊夫箏之爲體惟亮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
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

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陳既和且平牙氏
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
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
汎濫浮沉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
秘曲卓爍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劉和妻王氏

正朔

稔爾亥機運迅矣四節經太簇應玄律青陽兆
初正

傅統妻辛氏

元正

元正啓令節嘉慶肇自茲咸奏萬年觴小大同
悅熈

燕頌

翩翩玄鳥載飛載揚頡頏庭宇遂集我堂齧泥
啄草造作室房避彼湫隘處此高涼孕育五子
靡夭靡傷羽翼既就縱心翱翔顧影逸豫其樂
難忘

芍藥花頌

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

踰時荏苒繁茂緑葉青葱應期吐秀細莖攢挺
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艷芙蕖媛人是采以廁
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惜風人抗茲榮華
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菊花頌

英英麗草禀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
高原蔓衍陵阿楊芳吐馥載芬載葩爰采爰拾
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
黃耇文閣賓客乃用不朽

劉柔妻王氏

姜嫄頌

英英姜嫄定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賛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術

啓母塗山頌

塗山靜居玄朗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胤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嗣

懷思賦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閒乎須臾思逍遙而卅傚疾結滯乎膚肌憶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脩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兆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悄寒落葉長布哀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萬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舉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春花賦

千葩粲其昭晰兮自丹倩而同榮蘭囿翹以含芳兮芝蘋振而沉馨翠穎競綠眾條類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奇不可勝計爛若

羅宿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群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托諷良喻美而光德准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

靈壽杖銘

籊籊鮮幹秀彼崇嶸下澤蘭液上瑩芳霄貞勁內固鮮粲外昭耀質靈智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徐藻妻陳氏

與劉氏妹書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隆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斯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嘆交集悲慰交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詞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常祚短時之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也可共詳

之

劉臻妻陳氏

元日獻椒花頌

美哉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午時畫扇頌

奕后飛軌引曜丹逵鷄賓應律龢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埀兑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輝仙章來儀仰憩翠岩俯映蘭池靈柯幽藹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荅舅母書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奄然長往元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既冠昏雙與兄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禍横流艱禍仍遘媛姊輕逝宗模永絶姊方玄華並夭盛年豈慮豈圖彌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宗基殞於一簣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柰何毋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躬悼中發情馳難處

楊若華

與外書

若華姓楊氏沙門竺僧度妻也有才貌父毋併終度父毋亦卒即捨俗出家若華服畢與度書勸歸度答書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立身行道達者知焉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面焉卿之

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也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于今絶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人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綺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若華見度志既堅亦感悟入道

髮膚不可毀宗祀不可廢令其顧世教改遂志

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體祖考之靈近慰
人情之願

贈外詩

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清音可娛耳滋味可
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翦削耽
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女子子夜

子夜歌二十首

子夜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
過哀苦樂府解題云後人更為四時行樂

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子夜變歌子
夜警歌皆曲之變也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
可憐

其二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
成匹

其三

崎嶇相怨慕始獲風雲通玉林語石闕悲思兩
心同

其四

見娘善容媚願得結金蘭空識無經緯求匹理
自難

其五

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絲子已
復生

其六

自從別郎來何日不咨嗟黃蘗鬱成林當奈苦
心多

其七

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誰道腹中陰
憶汝

其八

擘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
幾時

其九

年少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語但看霜
下草

其十

常慮有二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長與清

流乖

其十一

道近不得數遂致甚寒違不見東流水何時放
西歸

其十二

舉酒待相勸酒還林一空願因微觴會心感色
亦同

其十三

儂年不及時共於作乖離素不如浮萍轉動春
風移

其十四

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
松柏

其十五

氣清明月朗夜與君共嬉郎歌妙意曲儂亦吐
芳詞

其十六

驚風急素柯白日漸微濛郎懷幽閨性儂亦持
春容

其十七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
分明

其十八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莫
還西

其十九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
桐子

其二十

寢食不相忘同坐復俱起玉藕金芙蓉無稱我

蓮子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八

秦

蘇蕙

璇璣圖詩

蘇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年十六歸竇滔滔甚敬之符堅寇襄陽以滔爲安南將軍留鎮襄陽滔携寵姬趙陽臺往蘇氏怨之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音問後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回文縱廣八寸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因以寄滔襄陽滔覽之感其意於是迎蘇氏來襄而歸陽臺於關中恩好愈篤焉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傷嗟情家明葩榮志庭闈亂作人棄佞奸凶害我忠貞寮因孽雍恩恭基河
慘歎中無鏡紛為篤明鄭受淵源禍因所恃恣極嬖昭倫頑孝和淑自為隔
懷懷傷君朗光誰終榮苟不義嬖班女婕好辭賢釁成清凌休家貞記孝基
慕所洛房容珠感曜城傾在戒好學受趙氏飛燕寵生畏讒退遠教良敬殊
增離曠幃飾曜思岑姿猶英蘇嬰漸在人代用冊青青昭思曠庶節鄉是山
憂經遐清華姿多容形未在朝深慮微察遠偽在防明西滋家疑容持從梁
心荒淫忘想感所欽岑幽巖峨嵯峨深淵重涯紛網羅林光流電遊推生民
堂妃闈飛木詩追何思情時形殊歲識羽松征居歎如陽移陂施為滅耆士
空后中奮巢為相如感傷在勞貞物知終始舊衛懷何漸西不何誰神無感
惟自節能我容將自孜君想顏光陂華容是為女賊曜日月激乎湧者曠
思興厲不敢念同情無孜側無仁賢別行士念誰賤微賢白無憤拂上采悲
詠風樊歎發觀羽淨龍所容不詩情明顯怨哀情時傾英殊哀殊身節荒路
和周旋長凌華宮蒙虎彫飾綿始璇璣圖義哥勞數奇華年有志節忘誓長
音南鄭歎商流徵成殷華觀雕終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少
藏邵衛詠齊曜情多文離壯顏無平蘇氏理往衰歲異存惟必心華惟下微
摧伯女志興榮傷遊源榮麗名端比作麗辭日思慕世異近孫遲於感體惆
悲窈河遐頎翠感衣嬰是漫丁窮詩風興感懷悲哀誰遊儀無一傷憂作已
聲窕廣路人桀我艱是漫是何容精感無何傷感情者頹然盈體所情者婉
發淑思我其感情惟憂何熱生時盛昭業傾思不收我流若不忠容何成幽
曲姿歸迤頑舞逝若懷思苦我生微恨微玄悼歎成如沙馳若離儀貫辭房
秦王懷土眷舊鄉身加無怒悴以精神凝幽聽遠離麟麟龍昭德隆聖皇人
商遊桑鳩揚就傷禁身我乎集殊從辛何因備嘗苦辛當神飛文遺分歸賤
絃西翳雙豪好仇君深日潤及怨思罪積怨其根難尋所明輝殊孤乖鳳為
激階陰巢水悲容仁均物品齊漸生人地德貴平均勻身通身粲突殊翔文
楚步林燕清思發瀲衛英之宗飄飄離微隔喬木誰陰一感寄飾散聲應有
流東桃飛泉君歎殊心改者感親聞遠離殊我同衾志精浮光離哀傷柔
清廊休翔流長愁方禽伯在誠故遺親廢故君子惟新貞微雲飾群悲春剛
琴芳蘭凋茂熙陽春牆面殊意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按蘇氏迴文形如璇璣理難盡識起宗道人分圖拆類獨得其音附錄左方

圖

仁傷慘懷慕增憂心堂空惟思詠和音藏摧悲聲發曲秦商絃激楚流清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心荒淫忘想感所欽

志篤終誓穹蒼欽

桑榆薄景昭西林

林光流電逝推生民

津河隔塞殊山梁民生感曠悲路長身微憫已處幽房人賤爲女有柔剛親

王殷士春蒼群身

身榮君仁離殊方

麟龍昭德懷聖皇人

當所專一志貞

琴芳蘭凋茂熙陽春墻面殊意感故新霜氷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讀法

自仁字起順讀每首四句句七言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

貞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

貞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

欽所感想忘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志篤終誓穹蒼

貞妙顯華重榮章

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

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生感曠悲路長

民生推逝電流光

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生感曠悲路長身微憫已處幽房

民生推逝電流光林西昭景薄榆桑

津河至剛柔十首

親所至蘭房十首

琴清至慘傷十首

巳上共詩十首

右第一圖共詩四十首 回文括入後前法字

圖二

欽何如潛情緣愛懸多患王艱惟苦身

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

林陽潛曜翳英華沉浮與遊頹流沙麟

身加無愁矜少精神遠愛嘆遂龍鳳麟

自欽字起順讀每首四句句七言

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潛曜翳英華浮沉與遊頹流沙

深淵重涯經網羅 至 英華 流沙 幽遐

林陽至蕭艽

浮沉至患多

麟鳳至如何

神精至嵯峨

身苦至網羅

殷憂至英華

右第二圖共詩八首 回文括入後前法字

圖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傷嗟 志 佞 桑 基河
搽 中 萬 因 稱 自 陽
懷 君 終 女 薄 貞 寒
慕 容 誓 發 景 遠 殊
曾 耀 穹 至 昭 潛 山
憂 多 蒼 微 西 滋 梁
心荒淫亂相感所欽岑幽巖峻嵯我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逝搖生民
堂 何思 讖 如陽 士
空 如 傷 知 懷 潛 感
惟 將 君 改 爲 曜 贖
臣 情 夢 別 念 翳 悲
詠 纏 詩 明 怨 英 路
和 憂 璇璣圖 華 長
音南鄭歌商流徵殷絃繁華觀曜終始心詩興感遠殊字沉時盛衰滅衰真
歲 多 平蘇氏 浮 微
惟 志 端 作 辭 異 惆
悲 生 究 懷 遊 已
聲 報 是 感 戚 顏 處
發 惟 何 邪 戚 流 幽
曲 若懷 恨 知沙 房
春生懷土春舊鄉身加蒸愁悴少精神退幽曠遠離亂離龍邪德懷聖哲人
商 傷榮 辛 當神 賤
絃 君 罪 所 輕 爲
激 好 仁 天 事 桑 女
楚 水 離 一 散 有
流 燕 殊 聞 志 哀 柔
清廊 桃 方 舊 貞 春 剛
琴芳開翔茂熙陽春增向殊意感故新霜冰齊潔志清純望誰思想懷所親

讀法三之一

自初行退一字成句句七言每首四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桑倫薄景昭西林

佞因女發至微深淵重涯經網羅林

讖知改別明璣心

我嗟峻巖幽岑欽

忠篤終誓穹蒼欽岑幽巖峻嵯我深微至發女因佞臣

淵重涯經網羅林

讖知改別明璣心

怨傷君夢詩璇心璣明別改知讖深

勵怨念爲懷如林

詩興感遠殊浮沉

氏辭懷感戚知離

蘇作興感昭恨神

平端究是何懷身
始終曜觀華繁厳
何如將情纒憂厳繁華觀曜終始心
多思生艱惟若身
微流商歌鄭南音
所感想忘淫荒心堂空惟思詠和音
孜斯慕懷慘傷仁
多曜容君中嗟仁傷慘懷慕增憂心
智懷德聖虞唐貞

智懷至湘津　讀法具前
河廣至剛觀　所懷至芳琴　清流至傷仁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二首共八十八首
妙顯至姜氏　士感至孝純　清志至南秦　曲發至唐貞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五首共一百首
微悃至霜新　故感至藏音　和詠至章臣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四首共九十六首
匹離至房人　賤爲至璚春　陽熙至堂心　憂增至皐倫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四首共九十六首

讀法三之二

自上横行退一字成句以後遞退一句成章
傷慘懷慕增憂心堂空惟思詠和音藏摧悲聲發曲秦商絃波楚流清琴
王懷士眷舊鄉身
南鄭歌商流徵厳多思生艱惟苦身
繁華觀曜終始心
憂纒情將如何欽
荒淫忘想感所欽何如將情纒憂厳微流商歌鄭南音
多思生艱惟荒身
繁華觀曜終始心
悲傷君故詩璇心始終曜觀繁華厳
平端究是何懷身

蘇作興感昭恨神
氏詩懷感戚知麟
詩興感遠殊浮沉
園然念爲懷如林
殘明別改知識深
不朝厳峻嗟我原戚知改別明殘心
淵重涯經網羅林
微至嬖女因佞臣
誓奇斯云麻篤志貞妙顯華重榮章臣
虞唐聖德懷至仁
多曜容君中嗟仁智懷德聖虞唐貞
傷慘懷慕增憂心

傷慘至淸琴　讀法具前
芳蘭至所親　剛柔至河津　湘江至智仁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二首共八十八首

堂空至陽春　璚罔至賤人　房幽至匹倫　皇英至憂心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五首共一百首
藏摧至故新　霜水至微身　長路至賢臣　章榮至和音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四首共九十六首
商絃至淸純　望誰至士民　梁山至妙貞　唐虞至曲秦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二十四首共九十六首

讀法三之三

自兩旁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以下俱縱横反覆讀
荒淫至士民　讀法如智懷至湘津
王懷至皇人　志篤至方春　桑榆至貞純
生推至荒心　皇聖至王秦　方殊至忠貞　忠貞至桑倫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六十三首共五百四首
火炎至長身　加抜至剛親　何如至故新　陽潜至所親
羅網至和音　鳳鳴至清琴　苦惟至章臣　沙流至湘津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四十二首共三百三十六首

淵重至房人　遐幽至壁純　多患至清純　浮奧至皆春
戕嗟至曲秦　精少至陽春　憂纏至皇倫　華英至梁民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五十二首共四百十六首
光流至剛親　龍昭至增泰　當所至芳琴　榮君至所親
鄉舊至故新　所感至清琴　蒼穹至湘津　西照至長身
已上八段每段各得詩一十二首共九十六身

讀法三之四
自中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逅退一句成章
南鄰至遺身　嬉媛佞因至舊新　遺哀至南音　舊聞至佞臣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五十九首共二百三十六首
繁華至房人　識知至精純　浮殊至曲秦　恨昭至旨倫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七十四首共二百九十六首
詩興至剛親　蘇作至所親　始終至親琴　璣明至湘津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三十四首共一百三十六首
詩感至望純　辛罪至賤人　微流至陽春　微至至梁民
已上四段每段各得詩一十四首共五十六首

讀法三之五
自角料退一字成句以後逅退一句成章
嗟中君容曜多欽思傷君夢詩璇心氏辭懷感戚知麟神輕琴散哀秦親
龍昭德懷聖皇人
當所專一志貞純
沙流頹遊異浮沉
鳳離遠曠幽遐神
詩興感遠如浮沉時盛意麗衣遺身
華英殊曜滑陽林
浮奧遊頹流沙麟
蘇作興感昭恨神宗罪天離鬪舊新
遐幽曠遠離鳳麟
精少愁悴無加身
閨怨念為懷如林滋謙遠貞自基津

西照景薄榆桑倫
光流當遊推生民
羅網經涯重淵深
陽滑曜驕求華沉
平端宛是何懷身傷好水燕姚廊琴
宗君仁離殊方春
鄉舊春土懷王秦
如無愁悴少精神
苦惟艱生患多殷
殘洲列改知識深微至嬖女因佞臣
淵重涯經網羅林
始終睢觀華繁麼多患生艱惟苦身
微流商歌鄭南音
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生民
滋謙遠貞自基津

傷潛曜明英華沉
西昭景薄榆桑倫
如懷為念怨閨心
徽至嬖女因佞臣章榮華顏妙貞
賢惟聖配英皇倫
識知改別明璣心蘇作興感昭恨神
氏辭懷感戚知麟
平端宛是何懷身
詩興感遠殊浮沉
始終睢觀華繁殷
閨怨念為懷如林
璇詩夢君傷思欽
何如梓情繼憂殷多患生艱惟苦身宗君仁離殊方春
加無愁悴少精神
傷好水燕桃廊琴

懷何是寵端平心
鄉舊聲士懷圭桼
歲桼平觀寵始心詩興感遠殊浮沉
圖怨念為懷如林
氏辭懷感戚知麟
識明別改知識心
蘇作興感招恨神
平端宛是何懷身
儀流商歌鄭南音藏摧悲聲發曲秦
和詠思惟空堂心
春晉賢詠篇志在唐虞聖德懷智仁傷悕懷慕增憂心
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
佞因女孌至微深
所感想志淫荒心堂空惟思詠和音藏摧悲聲發曲秦
南鄭歌商流徵殷
旻增慕懷慘傷仁智懷德聖虞唐真
嗟中君容曜多欽

嗟中至春親讀法具前
桼鄭至桼津　春桼至嗟仁　某自至廊琴
已上四段每段得詩五十九首共二百三十六首
思傷至堂純　懷何至深氏　知感至憂心　如懷至陽春
已上四段每段得詩六十六首共二百六十四首
氏辭至肴新　圖怨至長身　璇詩至和音　平端至故新
已上四段每段得詩二十六首共一百四首
神輕至陰秦　滋熙至房人　多雖至曲秦　傷好自清純
已上四段每段得詩一十二首共四十八首
右第三圖共詩三千五百一十八首

圖四

嗟情家明施榮
歎中無鏡紛為
懷傷君朗光誰
所鑒房容珠感
離臨幃飭曜思
經退清華榮多

幽慈進思恭甚
積孝和淑自為
渼休家貞記予
識退遠敦貞敬
鄂謐危節所是
滋紫疑容符從

遊桼鳩揚仇傷
西騶雙激好摧
階陰巢水悲麥
步林燕清思發
東桃飛泉君歎
廊休翔流長愁

神飛文遺分歸
門輕殊孤乖鳳
道神桀妾殊翔
感激飭散聲應
精浮光離哀傷
微雲輝群悲春

讀法四

自嗟字起至榮字三字成句可反覆讀亦可分讀

嗟歎懷所離經退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幃清華飭容朗鏡明葩紛葩珍
雖美多思感誰為榮

嗟嘆至爲榮讀去具前　榮爲至歎嗟
經離至思多　多思至離經　三言十二句四首
懷歎嗟所離經路曠遐傷中情君無家房幃清客飭華朗鏡明光紛葩榮曜
英感思多誰爲榮
懷歎至爲客讀去具前　誰爲至歎嗟
所離至思多　感思至離經　三言十二句四首
嗟歎懷傷中情家無君朗鏡明葩紛光誰爲榮
嗟歎至爲榮讀去具前　榮爲至歎嗟
經離至思多　多思至離經　三言六句四首
懷歎嗟傷中情君無家朗鏡明光紛葩誰爲榮
懷歎至爲榮讀去具前　誰爲至歎嗟
所離至思多　感思至離經　三言六句四首共一十六首
遐西至摧傷讀去同前
凶頑至爲基同　神明至厲歸同　已上四段每段得詩一十六首
右第四圖共詩六十四首

圖五

庭閭亂作人讒佞奸凶害我忠貞
明顯妄消源禍因所恃忽極驕盈
榮苟不義姬班女婕妤辭帝漢成
城傾在戒后妲趙氏飛燕寔生
熒猶炎感興衛于大伐用昭青首
形未在慎深慮微察遠禍在防萌

妃閨飛不誰追
后中節奢爲相
自飾能我容發
與霧不欲常同
感榮榮發觀將
周楚長興誰官
南鄭歡向流微
邵衛桑蘇羅情
伯女志興榮傷
窈河遐潁翠感
寵廢路人棄我
淑思遠其感惜
妄歸施顧惡悲

穆曖施爲威差
西不何誰神無
日日激與通肴
自無情將上採
殊菜殊身節菲
羊有志飭忘對
時感意麗哀遺
惟必心華惟下
隨佞達榮感體
儀無一俯憂作
然盈體仰情者
苦不忠容何成
顯衛離儀貴辭

身我平集殃怨辜何因備皆苦辛
深日淵殺怨思罪積怨其根難尋
均物品育施生天地德貴平均匀
清漠之水飄飄離微陽秀木誰陰
心故者感矚視開遠離殊我同余
余伯在誠故遺舊廢故君子惟新

自中行各借三字合用分讀四言成句亦可六言左右分讀
邵南周風與自后妃衛鄭楚樊厲節中闈詠歌長歎不能奮飛齊商雙發
歌我衮衣鄭流華觀冶容為誰情徵宮羽同聲相追
邵南至相追讀法具前　情徵至后妃
周南至情悲　宮徵至淑姿　四言十二句四首
周南與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闈長歎不能奮飛雙發歌我衮衣華觀冶容
為誰宮羽同聲相追
周風至相追讀法具前　宮羽至后妃
邵伯至情悲　情傷至淑姿　六言六句四首
周風與自后妃名伯窈窕淑姿楚樊厲節中闈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
奮飛詠志殺路遂逝雙發歌我衮衣辭與傾人其備華
容翠粲感戴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周風至情悲讀法具前　情傷至后妃
邵伯至相追　宮羽至淑姿　六言十二句四首

邵伯窈窕淑姿周南與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闈衛女河廣思歸詠志殺路遂
逝長歎不能奮飛雙發歌我衮衣辭與傾人其備曜容翠粲感戴華觀冶
為誰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邵伯至情悲讀法具前　情傷至淑姿
周風至相追　宮羽至后妃　六言十二句四首
惟時至成辭讀法同前
好仇至防萌同
何辜至惟新同
[illegible]
已上四段各得詩十六首
右第四圖共詩六十四首

寒歲識凋松
貞物知終始
顏衰改華容
仁賢別行士

龍旂香衣
虎賁倚纓
氣爲蘭觀
文雅批顏
深榮麗名

哀情肆傾
年勞歎奇
戚遠殊涯
往憂歲舆
日思暮世

詩風興鹿鳴
桑騎感孟宣
時盛昭業傾
章微根微玄

讀法六

自寒歲五言反覆讀

寒歲識凋松貞物知終始顏衰改華容仁賢別行士

寒歲至行士讀法具前　士行至歲寒

松凋至賢士　仁賢至凋松　五言四句四首

寒歲識凋松始終知物貞顏衰改華容士行別賢仁

寒歲至賢仁讀法具前　仁賢至歲寒

松凋至行士　士行至凋松　五言四句四首

詩風至微玄讀法同前　已上二段每段各得詩八首

龍虎繁文藻華彫旂容飭觀壯麗充顏曜繡衣

龍虎至繡衣讀法具前衣繡至龍虎　五言四句二首

藻文繁虎龍榮曜華彫旂麗壯觀飭容充顏曜繡衣

藻文至繡衣讀法具前　充顏至虎龍　五言四句二首

衰年至旂傾讀法同前　已上二段每段各得詩四首

右第六圖共詩二十四首

圖七

思情時形
感傷在芳
自孜君想
寧孜側夢

詩情明顯怨
始　　義
終　　興
無　　理
端比作麗辭

怨居歎知
舊痛懷何
是爲女賤
念誰賤鄙

嬰漫丁宄
是漫是何
憂何艱生
懷思若我

懷悲哀誰
傷感情者
思永感我
悼歎感知

讀法七

自思感四言反覆讀中段四言亦可作五言

思感自寧孜孜傷情時在君側夢想勞形

思感至勞形讀法具前　形勞至感思　四言四句二首

寧自感思孜孜傷情側君在時夢想勞形

寧自至勞形讀法具前　夢想至感思　四言四句二首

從舊至如何讀法同前

嬰是至何冤同

懷傷至者誰同

詩情明顯怨義興理辭麗作比端無終始

詩情至終始讀法具前　始終至情詩

辭麗至無理　興理至麗辭

情明至始詩　麗作至理辭

無終至比端　義興至顯怨

顯明至義怨　比作至無端　四言四句十首

詩情明顯怨怨義興理辭辭麗作比端端無終始詩

詩情至始詩讀法具前　詩始至情詩

辭麗至理辭　辭理至麗辭

端比至無端　怨顯至義怨

端無至比端　怨義至顯怨　五言四句八首

已上一段得詩十八首

右第七圖共詩三十四首　通共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

玄扈子少讀此文得絕句二百六十首再讀戒后宮文記亦云二伯餘首及得讀家出術坐孔公所藏舊本從至伯四十餘首自為天下之著者無過于今矣後見黃山谷詩云千詩織就回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予撫然自失知山谷必讀至千篇而愧予之自隘也又豈意起宗道人經神之限翻成又得詩三四千六十首豈若二千十伯餘首觀者意如已出如庖丁解牛肯綮無滯方知前此所得者其智用未三十里未足為多也學者其可以自足也耶

宋

鮑令輝

令輝鮑昭之妹也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

古尤勝明遠常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

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擬青青河畔草

褭褭臨窗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泠泠高

臺中明志逸秋霜玉顏掩春紅人生誰不別恨

君早從戎鳴弦慚夜月紺黛羞春風

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

離音終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

商長相尋

擬自君之出矣一作題書後寄行人

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

恒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物枯識節異鴻

來知客寒遊取暮春盡餘思待君還

古意贈今人

寒鄉無異服衣氈代文練月月望君歸年年不

解綖荊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霰北寒妾已知南

心君不見誰爲道辛苦寄情雙飛燕形迫杼前

絲顏落風催電容華一朝改唯余心不變

代葛沙門妻郭小玉作二首

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羅茵若共相思夜知同憂

怨晨芳華豈矜貌霜露不憐人君非青雲逝飄

迹事咸秦妾持一生淚經秋復度春

其二

君子事遠役遺我雙題錦臨當欲去時復留相

思枕題用常著心枕以憶同寢行行日以遠轉

覺思彌甚

寄行人

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

笑妾

北齊

崔氏

桃花靧面祝辭

崔氏盧士琛妻崔林義之女也有才學春

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靧面辭以祝之

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

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

作顏冢

【南齊】

謝氏（尼不懟在後集情可矜而少卑故升魏公主詩並錄於此）

贈王肅詩

王肅字恭懿瑯琊人爲祕書丞脾江南謝氏爲妻太和十八年北歸後魏魏尚祖擢肅爲尚書令以長公主妻之謝氏於是入道爲尼因以詩贈肅肅甚惆悵逐造正覺寺憩焉

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緜時

【魏】

長公主

代王肅答謝氏

陳留長公主者王肅後妻也謝氏贈肅詩公主因以答之

鍼是貫線物目中常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

馮氏

青臺歌

馮氏文明太后也善詩賦登臺見雀啄食作青臺歌

青臺雀青臺雀緣山采花額

【梁】

劉令嫺

令嫺劉孝標之妹徐悱之妻也孝標三妹並有才學而令嫺最幼所稱劉三孃者是也其兄孝綽罷官不出爲詩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仍合聚蘭摘復生有集六卷

答唐孃七夕所穿針

倡人助漢女靚粧臨月華連針學並蔕縈縷作開花孀閨絕綺羅攬贈自傷嗟雖言未相識聞道出良家曾停霍君騎經過柳惠車無由一共語暫看日升霞

詠佳人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還看鏡中色比豔似知非摘詞徒妙好連類頻乖違智夫雖已麗傾城未敢希

婕妤怨（一作沈滿願詩）

日落應門閉愁思百端生況復昭陽近風傳歌
吹聲籠移中不恨繞柱太無情只言爭分理非
獨舞腰輕

春閨怨

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妝開簾對
芳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鶩調琴本要歡心
愁不成趣良會誠非遠佳期今不遇欲知幽怨
多春閨深且暮

聽百舌

庭樹旦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傳過春

鳥聲盡寫山陽笛全作洛濱笙注意留歡聽誤
令妝不成

夢見故人

覺罷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誰能對角枕長夜一
邊空

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此詩

兩葉誰爲贈交情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
關人

有期不至

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闇
中啼

代陳慶之美人爲詠

臨妝欲含涕羞畏家人知還誤粉中絮擁淚不
聽垂

光宅寺

長廊欣送目廣殿悅逢春何當曲房裏幽隱無
人聲

題甘蕉葉寄人

夕泣已非踈夢啼真太數唯當夜枕知過此無
人覺

祭徐府君文

徐悱乃晉安內史勉之弟三子仕爲太子
洗馬及卒令嫺自爲文以祭辭甚悲愴父
勉欲作哀辭見之遂閣筆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
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
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
潘度陸超終邈貫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
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閑幸移蓬性頗
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

促雹砰春紅霜凋夏綠躬奉正衾親覩啓足一
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
一敢遂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
奉齊眉異於今日從君暫別旦思樓中薄遊未
返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
穴方同

沈滿願

滿願范靖妻也長于詩所著甚富僅摘其
尤者以著之于篇

挾琴歌一作當壚曲

逶迤起塵唱宛轉繞梁聲調絃可以進蛾眉畫
不成

映水曲

輕鬟覺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
垂髮

登樓曲

憑高川陸近望遠阡陌多相思隔重嶺相憶隔
長河

戲繡娘一作蕭娘

明珠翠羽帳金薄綠銷幃因風時暫舉想像見
芳姿淸晨插步搖薄晚解羅衣託意風流子佳
情肯自私

晨風行

理楫令舟人停艫息旅薄河津念君劬勞冒風
塵臨路揮袂淚沾巾飈流勁潤逝若飛山高帆
急絕音徽留子句句獨言歸中心煢煢將依誰
風彌葉落永離索神往形反精錯漠循帶易緩
愁難却心之憂矣回銷鑠

昭君怨二首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

蛾眉

其二

今朝猶漢地明旦入胡關情寄南雲返想逐北
風還

詠燈

綺筵日已暮羅幃月未歸開花散鶴采含光出
九微風軒動丹焰水宇淡淸輝不吝輕蛾繞惟
恐曉繩飛

詠五采竹火籠

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管製爲縈

綺文含芳出珠被擢絲接湘裙徐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咏步搖花

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搖纓但令雲鬢插蛾眉本易成

咏殘燈

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

劉氏

劉氏孝標長妹世稱劉大孃王叔英妻也與妹令嫻務名文集竝行于世

贈外

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佩出房櫳看梅復看柳淚滿春衫中

昭君怨

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丹青失舊儀玉匣成秋草想妾辭關淚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還殷勤爲人道

暮寒

梅花自爛熳百舌早迎春愈寒衣愈薄未肯惜腰身

弘夜姝

謝東宮賚合花心釵啓

弘夜姝梁元帝妃也時帝在東宮賜釵故以啓謝云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應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灃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黃金裝兹麗玉修靡夫人本分音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

有志當熊無期投閣

女子莫愁

莫愁樂二首

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古今樂錄曰莫愁樂亦云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與此不同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其二

開歡下揚州相送此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陳 沈婺華

答贈后主

婺華陳后主之后望蔡侯君理之女也以張貴妃權寵經年不得一御陳主暫至后處即還因戲贈后曰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后因以答之

誰道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爲留

新塗李氏

冬至詩

靈象尋數廻四氣乎運散陰律鼓微陽太明啓脩旦感與時來與心隨逝化歎式宴集堂中賓客盈朝館

陳少女

寄外詩

自君上河梁蓬首卧蘭房安得一樽酒慰妾九廻腸

隋 杭靜

迷樓夜半歌

杭靜隋煬帝官人是時唐勢已盛而帝猶淫樂不知為天下計故作江都迷樓夜半歌云

河南楊柳樹江北李花營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九

唐

上官昭容

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女武后時母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耶啞然應既長辯慧能文習吏事武后愛之拜為婕妤秉機政中宗即位婕妤為昭容內掌制命景龍初昭容勸帝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

使昭容第其甲乙蓋悉衙持秤之夢帝每引名儒賜宴賦詩令昭容屬和又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令差第群臣所賜金爵故朝廷翕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昭容力也與韋后之敗斬闕下有集二十卷張說為作敘云

奉和聖制立春侍宴內殿出剪綵花應制

密葉因裁吐新花逐翦舒攀條雖不謬摘蕊詎知虛春至由來發秋還未肯踈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帝里重陽節香園萬乘來却邪茰入佩獻壽菊傳杯塔類承天湧門疑待佛開睿詞懸日月長侍御昭回

春和三會寺應制 景龍二年十月三日

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故臺遺老在殘簡聖君求駐蹕懷千古開襟望九州四山緣塞合三水夾城流宸翰陪瞻仰天杯接獻酬太平詞藻盛長願紀鴻休

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

長寧公主韋庶人所生下嫁楊昚交皇帝制曰門下特進行右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觀國公楊昚交分榮戚里藉寵公門恭肅著於立身協勤效於從政鳳凰樓上宛符琴瑟之歡烏鵲橋邊載協松蘿之契宜覃茆土式廣山河因造第於東都府財幾竭又取西京高士廉弟左金吾衛廢營合為宅作三重樓築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令

昭容賦詩群臣屬和

逐仙賞展幽情踰崑閬訪蓬瀛

其二

遊魯館陟秦臺汚山壁媿瓊瑰

其三

檀欒竹影飈颸松聲不煩歌吹自足怡情

其四

仰循茆宇俯眄喬枝烟霞問訊風月相知

其五

枝條鬱鬱文質彬彬山林作伴松桂爲隣

其六

清波洶湧碧樹冥濛莫怪留步因攀桂叢

其七

莫論圓嶠休說方壺何如魯館即是仙都

其八

攀藤招逸客偃桂協幽情水中看樹影風裏聽松聲

其九

攜琴侍叔夜負局訪安期不應留石壁爲記賞山時

其十

泉石多仙趣巖壑寫奇形欲知堪悅耳唯聽水泠泠

其十一

巖壑恣登臨瑩目復怡心風篁類長笛流水當鳴琴

其十二

懶步天台路惟登地肺山幽巖仙桂滿今日恣情攀

其十三

暫遊仁智所蕭然松桂情寄言棲遁客勿復訪蓬瀛

其十四

瀑溜晴疑雨叢篁晝似昏山中真可翫暫請報王孫

其十五

傍池聊試筆倚石旋題詩預彈山水調終擬從鍾期

其十六

横鋪豹皮褥側岸鹿胎巾借問何爲者山中有

逸人

其十七

沁水田園先自多齊梁樓觀更無過倩語張騫莫辛苦人今從此識天河

其十八

參差碧岫聳蓮花潺湲綠水瑩金沙河須遠訪三山路人今已到九仙家

其十九

憑高瞰險足怡心菌閣桃源不暇尋餘雪依林成玉樹殘霙點岫即瑶岑

其二十

玉環騰遠劍金埒荷殊榮弗玩珠璣飾仍留仁智情鑿山便作室憑樹即爲楹公輸與王爾從此遂韜聲

其二十一

登山一長望正遇九春初結駟塡街術閭閻滿邑居鬬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直愁斜日暮不畀酒尊虛

其二十二

霽曉氣清和披襟賞薜蘿玳瑁凝春色琉璃漾水波鼓石聊長嘯攀松作短歌除非物外者誰就此經過

其二十三

暫此遊山第淹留惜未歸水窗明月滿礀戶白雲飛書引藤爲架人將薜作衣此眞攀翫所臨睨賞光輝

其二十四

放曠出烟雲蕭條自不群漱流清意府隱几避囂紛石畫耕苔色風梭織水文山室何爲貴惟餘蘭桂薰

其二十五

策杖臨霞岫危步下霜蹊志逐深山靜途隨曲澗迷漸覺心神逸俄看雲霧低莫怪人題樹秖爲賞幽棲

中宗皇帝誕辰內殿宴群臣聯句一首

景龍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宗皇帝降誕之辰內殿宴群臣因爲栢梁體聯句帝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朝野多歡欲與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識朕意不須惜醉矣學士李嶠宗楚客等跪奏曰臣等多幸同

遇昌期謬以不才策名文館思劘駑朽庶裨河岳既陪天歡不敢不醉此後每遊別殿幸離宮駐蹕芳苑鳴笳仙禁或戚里宸遊王門丞席無不畢從

潤色王業寄賢才(中宗皇帝)叨居右弼貴鹽梅(李嶠)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職掌圖籍濫蓬萊(劉憲)兩司謬忝謝鐘裴(崔湜)禮樂銓管効涓埃(鄭愔)陳師振旅清九垓(趙彥昭)忻承顧問侍天杯(李適)御恩獻壽柏梁臺(蘇頲)黃縑青簡奉康哉(盧藏用)鯫生侍從忝王枚(李乂)右掖司言實不才(馬懷素)宗伯秩祀天地開(薛稷)帝歌難續仰昭回(宋之問)微臣捧日變寒灰(李義)遠慚班左媿遊陪(上官昭容)

駕幸新豐溫泉宮獻詩三首

景龍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宗皇帝駕幸新豐溫泉宮勑蒲州刺史徐彥伯入仗同學士例因與武平一等獻詩上官昭容亦賦絕句詩三首以獻

三冬季月景龍年萬乘觀風出灞川遙看電躍龍爲馬迴矚霜原玉作田

其二

鸞旂制曳拂空回羽騎驂驔躡景來隱隱驪山雲外聳迢迢御帳日邊開

其三

翠幕珠幃敞月營金罍玉斝泛蘭英歲歲年年常扈蹕長長久久樂昇平

侍宴大明殿聯句

景龍四年正月五日中宗皇帝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柏梁體聯句上官昭容亦預焉

大明御宇臨萬方(中宗皇帝)顧慚內政翊陶唐(韋皇后)鸞鳴鳳舞向平陽(長寧公主)秦樓魯館沐恩光(安樂公主)無心爲子輒求郎(太平公主)雄才七步謝陳王(溫王重茂)當能讓輦愧前芳(上官昭容)再司銓管恩可忘(吏部侍郎崔湜)文江學海思濟航(著作郎鄭愔)萬邦考績臣所詳(考功員外郎武平一)著作不休出中腸(著作郎閻朝隱)權豪屛跡肅巖霜(御史大夫竇從一)鑄鼎開獄造明堂(將作大匠宗晉卿)玉醴由來獻壽觴(吐蕃舍人明悉獵)

絲書怨(一云絲竟怨)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屛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

悵乆離居

江采蘋

謝賜珍珠

江采蘋元宗之妃也妃莆田人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故名采蘋開元中高力士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性喜梅所居悉植梅上因其所好戲名梅妃妃簫蘭梨園梅花鳳笛玻杯翦刀綺窗八賦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

奪竟爲楊氏遷于上陽東宮妃益怨慕帝每念之時在花萼樓有夷使貢珍珠者至命封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蓋始於此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樓東賦

梅妃被遷上陽東宮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以寄意云

玉鑑生塵鳳奩香殄嬾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飄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黄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鳥之信修憶昔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叙綢繆誓山

海而長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嬾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柰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乎樓東

鮑君徽

奉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寮應制

君徽字文姬善詩賦與宋尚宮姊妹齊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留與侍臣庶和賞賚甚厚焉

睿澤光寰海功成揆武韶弋鋋清外舉文物盛中朝聖祚山河固宸章日月昭玉笙鸞鶴集仙管鳳凰調御柳新暎綠宮鶯乍囀嬌願承億兆慶千祀奉神光

東亭茶燕

閑朝向晚出簾櫳茗燕東亭四望通遠眺城池山色裏俯聆絃管水聲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簷欲吐紅坐久此中無限興更憐團扇起清風

關山月

高高秋月明北照遼陽城寒迴光初滿風多暈更生征人望鄉思戰馬聞鼓驚朔風悲邊草胡沙暗虜營霜凝匣中劍雲蔽原上旌早晚謁金闕不聞刁斗聲

惜春花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却鶯歌蝶舞韶光紅爐煮茗松花香粧成吟態恣遊樂獨把花枝歸洞房

士人妻

離別難

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云

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氣新剡川今已遠魂夢暗相親

七歲女子

送兄

如意中有七歲女能詩武后令賦別兄詩應聲而成

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金德真

織錦作太平詩

德真新羅王金真平女也平卒無子女乃嗣立為王永徽元年德真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德真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之

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
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至
德撫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
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宇宙遐邇競呈祥四時
調玉燭十耀巡萬方繼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
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

宜芬公主

歸蕃題虛池馳中屛風

公主本豆盧氏女有才色天寶四載奚霫
無主東平王安禄山請立其質子而以公

主配之上遣中使護送至虛池驛公主悲
愁作詩題屛風至蕃而其國已立君矣質
子見殺公主亦遇害

出嫁辭鄉國由來此別難聖恩愁遠道行路泣
相看沙塞容顏盡邊隅粉黛殘妾心何處斷他
日望長安

兵士妻

戰袍詩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
袍中得詩兵士以詩白帥進呈明皇明皇
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
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閔之遂以作詩
者嫁兵士謂之曰吾謂爾結今生緣也邊
人感泣

沙場戰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
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
結後生緣

天寶宮人

題梧葉詩

天寶末顧況在洛與三詩友遊于苑中坐
流水上得大梧葉葉上有詩一絶況明日
於上流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
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
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
苑中尋春又於杏葉上得詩以示況一說
天寶末宮人憔悴不領備宮掖有落葉題
詩隨御流而出詩曰舊寵悲秋扇新恩寄
早春聊題一紅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見而
和之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
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既

逹宸聰由是遣出禁中者有五使之號焉

二說未知孰是

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
情人

答葉詩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
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盧渥妻

紅葉詩

宣宗朝一宮人題詩紅葉隨御水出禁中

盧渥應舉偶臨御溝得之及放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一任范陽獲其退宮人韓氏覩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君廼得之有感于懷因作詩一絶或曰僖宗朝于祐晩步禁衢得一紅葉上有詩一絶即水流何太急四句祐亦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娶宮人韓氏見葉驚曰此妾所作妾水中亦得一葉驗之相合因感泣曰事皆前定也 按盧于所娶二宮人朝代不同而姓同詩同者或詩之作述異也或二姓之偶同也或盧于之二人流也出于劉斧青瑣又載進士李茵得紅葉詩娶韓氏三說不同不可曉故并紀于此

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
人閒

感懷詩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
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馬真妻

鎖袍詩

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

將軍馬真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馬真貿鎖於市爲人告真主將并得詩奏聞僖宗僖宗令馬真赴闕訪作詩宮人賜真爲妻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玉燭製袍衣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
不開

楊容華 娙娥之女

臨鏡曉粧

林烏驚臥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

為儂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
去復徘徊

林氏

送男左貶詩

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隰城丞薛元暧之
妻也善屬文元暧早喪於官有子彥輔彥
國彥偉彥雲及猶子並早孤悉爲林氏訓
導成名開元天寶間彥輔等七人並舉進
士後彥輔因事左貶其母以詩送之

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隱兵有辭期不罰積意許

相仍謫宦今何在銜冤猶未勝天涯分越徼驟
騎速毗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添江水
遂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
忠報主何懼點青蠅

張夫人戶部侍郎吉中孚妻

拾得韋氏花鈿以詩寄贈

今朝妝閣前拾得舊花鈿粉污痕猶在塵侵色
尚鮮會經纖手裏拈向翠眉邊能助千金笑如
何忍棄捐

古意

轆轤晩轉素絲綆桐聲夜落蒼苔磚涓涓吹溜
若時雨濯濯蓊蔬非用天丈人不解此中意抱
甕當時徒自賢

拜新月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深籠桂虛弓未引弦
拜新月拜月妝樓上鸞鏡未安臺蛾眉已相向
拜新月拜月不勝情庭前風露清月臨人自老
人望月長生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
絕昔年拜月逞容儀如今拜月淚雙垂回看衆
女拜新月却憶閨中年少時

詠喜鵲

疇昔鴛鴦侶朱門賀客多如今無此事好去莫
相過

寇坦母趙氏

擬古意二首

鬱蒸夏將半暑氣扇飛閣驟雨滿空來當軒捲
羅幕度雲開夕霽宇宙何清廓明月流素光輕
風換炎爍孤鸞傷對影琵琶悲別鶴君子去不
還撫心欲何托

其二

金菊延清霜玉壺多美酒良人久不歸芳樽豈
常有不惜芳菲歇但傷離別久合情罷斟酌凝
怨對窗牖

其三

霖雪舒長野寒雲伴秋谷嚴風振枯條帶衣抱
水木所羨遊宦子少小荷天祿前程未云至悽
愴對車僕歲寒成詠歌日暮枝林樸不憚行路
險空悲年運促

蔣韞 蘊一作

贈鄭女古意

蔣韞又名馥蔣彥輔之孫也善詩賦鄭女
與韞中表以詩贈之

昨夜巫山中失卻陽臺女朝來香閣重獨伴楚
王語豔陽灼灼河洛神珠簾繡戶朱樓春能彈
琵琶弄纖指愁殺門外少年子笑開一面紅粉
妝東園幾處桃花死朝理曲暮理曲獨坐窗前
一片玉行也嬌坐也嬌見之令人魂魄銷堂前
錦褥紅地鑪綠沉香植傾居蘇解佩時時歇歌
管笑殺帳東蘭麝清曉起羅衣香不斷滅燭每
嫌秋夜短

贈故人

昔別容如玉今來鬢若絲淚痕應共見腸斷阿
誰知

鮑參軍妻張文姬

雙槿樹

綠葉競扶疎紅姿相照灼不學桃李花亂向春
風落

池上行

此君臨此池枝低水相近碧色綠波中日日流
不盡

沙上鷺

沙頭一水禽鼓翼揚清音只待高風便非無雲
漢心

溪口雲

溶溶溪口雲纔向溪中吐不復歸溪中還作溪
頭雨

郎大家宋氏

采桑

春來南雁歸日去西蠶遠妾思紛何極君遊殊
未返

朝雲引
巴西巫峽指巴東朝雲觸石上朝埊巫山巫峽
高何巳行雨行雲一時起一時起三春暮若言
來且就陽臺路
擬晉女劉妙容宛轉歌二首
風巳清月朗琴復鳴掩抑非千態殷勤是一聲
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爲雙黃鵠比翼共翺翔
其二
日巳暮長簷鳥䔩度望君君不來思君君不顧
歌宛轉宛轉那能與棲宿願爲形與影出入恒

相逐
牛應貞弘農楊源妻
反魍魎問影賦 并序
庚辰歲予嬰沉痼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
精神羸瘁形體燥物救療有加而無瘳感
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
疾焉
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
六藝文兼百氏順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
既處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性以干名
不毀物而成巳伊淑德之如此良形神之足恃
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宽枕席顛頓衣巾
予惟形兮是寄形與予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
德而教之以自新與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
貧豈痼疾而無生纘稍微而欲仁身今節變歲
移臘終春首照清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冰
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蠲憂釋疾怡
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乃勃然
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魍魎之鄉形既
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

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人而見豈言談之
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
還變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
遲暮之心巳見伊美惡兮由巳影何辜而受纏
且予聞至道之精兮杳冥至道之極兮昏默達
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
能纓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
得子乃怒予之不覺兮恭責予之不貴華飾且
吾生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傷然
而驚欻然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遐荒

之境未喻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玄
談之至妙請終身而藏屏

侯氏

繡龜形詩

侯氏邊將張揆妻也揆防戍十餘年侯氏
繡廻文作龜形詣闕進之帝覽詩放揆還
鄉賜侯氏絹三伯疋以彰才美

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鴈幾回
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
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放征客早

還鄉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十

唐

趙氏 劉氏一作

趙氏貞元時人杜羔妻羔性至孝父死河
北母不知所之羔終日憂號趙勸夫求訪
後竟得其母又不知其父墓處復得其墓
於佛相柱下後登貞元進士終工部尚書
贈右僕射

雜言寄杜羔二首

君從淮海遊再過蘭杜秋歸來未須臾又欲向

梁州梁州秦嶺西棧道與雲齊羌蠻萬餘落矛
戟自高低已念寡儔侶復慮勞攀躋丈夫重志
氣兒女空悲啼臨邛滯遊地肯顧濁水泥人生
賦命有厚薄君但遨遊我寂寞

其二

上林園中青青桂折得一枝好夫婿杏花如雪
柳絲垂春風蕩颺不同枝

聞杜羔登第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
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代杜羔贈人（一作張窈窕詩）

澹澹春風花落時不堪秋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孫氏

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妻也昌期不善詩孫氏每代夫作一旦曰才思非婦人之事併焚其集

白臘燭詩贈人（以下三首皆代夫作）

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

聽琴

玉指朱弦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凉風勁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濕庭

謝人送酒

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泉氣味真好是綠窗風月夜一杯搖蕩滿懷春

裴柔之

答外

裴柔之元稹微之之妻也微之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踰月出鎮武昌柔之難之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稹郎贈以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常看野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是家柔之亦以詩答之云

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近親黃鶯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

龍城貴主

寄人詩

羞解鳴璫尋漢渚但憑春夢到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

鄭紹蘭（或云姓郭）

燕足寄夫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音信不達紹蘭自覩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

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死生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荆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遂泊於肩上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遂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序其事而好

事者傳之

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

張氏

寄外詩二首

張氏彭伉妻也伉評事宜陽微君之孫及弟後應伩于公辟入幕歲久未回妻寄詩二絕于伉伉以詩荅之曰莫訝相如獻賦遲錦書誰道淚沾衣不須化作山頭石待我東堂折桂枝

久無音信別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聞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

其二

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爲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

慎氏

留別詩

慎氏毗陵人名三史嚴瓘夫之妻也十年無嗣瓘夫欲出之慎氏因留詩爲別瓘夫有感復聚如初

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掛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崔氏

述懷

崔氏盧校書盧象妻崔有詞翰結褵之後以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一絕大笑爲樂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程長文 鄱陽人

獄中書情上使君

妾家本住鄱陽曲一片堅心比孤竹當年二八盛容儀紅牋草隸恰如飛盡日關窓寫繡幃有時極浦採蓮歸誰道居貧守都邑幽居寂寞無人入海燕朝歸枕席寒山花夜落堦墀濕強暴之男何所爲手持白刃向簾幃一命任從刀下死千金豈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難轉志奪秋霜意不移血濺羅衣終不悔瘡黏鎬袖亦何辭縣僚曾未知情緒即便教人繋囹圄朱唇滴瀝獨銜冤玉筯闌干嘆非所十月寒更堪愁人一

聞擊柝一傷神高髻不梳雲已散蛾眉淡掃月仍新三尺嚴章難可越百年心事向誰說但看洗雪出圖扉始信白圭無玷缺

銅雀臺

君子去後行人絕簫筝不響歌喉咽雄劒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堦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爲今日西陵灰

春閨怨

綺陌香飄柳如線時光瞬息驚流電良人何處事功名十載相思不相見

魏水巳妹

贈外

浮萍依綠水弱蔦寄青松與君結大義移天得所從翰林無雙鳥劒水不分龍諧和類琴瑟堅固同膠漆義重恩欲深戍險貴如一本自身不令積多嬰痛疾朝夕倦床枕形體耻巾櫛遊子倦風塵從官初解巾束裝赴南郢脂駕出西秦比翼終難遂銜悲若未因徒悲楓岸遠空對柳園春男兒不重舊丈夫多好新新人喜新聘朝朝臨妝鏡兩鸞固無比雙蛾誰與競誹憐愁思

人銜啼嗟薄命蕣華不足恃松枝有餘勁所願好九思勿令愆百行

王韞秀

韞秀王忠嗣女也忠嗣鎮北京以女歸元載元載少家貧歲久見輕韞秀勸之遊學元乃遊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韞秀賦詩請偕行元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韞秀

以詩寄姨妹及元甫代两制宰相貴盛眞
客候門而武閽阻翹秀復爲詩以諫之元
貪怯被誅上令王氏入宫嘆曰二十年太
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爲長信
昭陽之事死亦幸矣京兆笞斃

請借行

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濡離別淚携手入
西秦

寄姨妹

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
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

諫外

楚水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
招佳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張窈窕

窈窕居蜀善詩賦殊無脂粉氣當時詩人
雅相推重

春思二首

門前梅柳爛春輝閉妾深閨繡舞衣兩燕不知
腸欲斷銜泥故故傍人飛

其二

井上梧桐是妾移夜來花發最高枝忽然不向
深閨種春過門前爭得知

上成都即事

昨日賣衣裳今日賣衣裳衣裳渾賣盡羞見嫁
時箱有賣愁仍緩無時心轉傷故園有虜隔何
處事蠶桑

贈有思

與君咫尺長離別遣妾容華爲誰說夕望層城
眼欲穿曉臨明鏡腸斷絶

葛亞兒

懷良人 此詩或云朱滔命士子代妻作

蓬鬢荊釵世所希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
無人種正是歸時不見歸

會仙詩二首

彩鳳搖搖下翠微烟花漠漠遍芳枝玉窗仙會
何人見惟有春風仔細知

其二

烟霞迤邐接蓬萊宮殿參差曉月開群玉山前
人別處紫鸞飛起望仙臺

楊德麟

題奉慈寺

德麟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也年十三以
六韻成詩遊奉慈寺題詩一絶自稱關西
夫子二十七代孫

日月金輪動旃幢碧樹秋塔分鴻鴈翅鐘掛鳳
皇樓

長孫佐轉妻

答外

佐轉戍邊不歸寄邊信於妻妻乃作詩以
答之

征人去年戍邊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
裁紅綺結作同心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絶妾
各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不心離離字頻看字
愁滅結成一衣和淚封封書只在懷袖中莫如
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

薛瓊

賦荊門

黃鳥啼紅樹青牛臥綠苔諸宮歌舞地輕霧鎖
樓臺

陳玉蘭

寄外征衣

玉蘭王駕妻吳人也王駕戍邊妻製衣并
詩寄之或云王駕詩誤矣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寄
數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崔公達

獨夜詞

晴天霜落寒風急錦帳羅幃羞更入秦箏不復
續斷絃迴身掩淚挑燈立

劉元載妻

早梅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
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張琰

春詞二首

垂柳鳴黃鸝關關若求友春情不可耐愁殺閨
中婦日暮登高樓誰憐小垂手

其二

昨日桃花飛今朝梨花吐春色能幾時那堪此

愁緒蕩子遊不歸春來淚如雨

銅雀臺 窈窕相似一說作張窈窕詩

君王冥冥不可見銅雀歌舞空徘徊西林寂寂
悲宿鳥空殿亭亭閉青苔青苔無人跡紅粉空
相哀

裴羽仙

邊將詩 二首

羽仙裴悅妻也唐詩皆稱裴羽仙悅征匈
奴不歸愁懷憂鬱思慕悲切賦邊將詩以
寫其意後倚夫征衣并備以詩

風卷平沙日欲曛狼煙遙認犬羊群李陵一戰
無歸日望斷胡天哭塞雲

其二

良人平昔逐蕃渾力戰輕生出塞門從此不歸
成萬古空留賤妾怨黃昏

寄夫征衣 此詩悅妻作品彙附無名氏予考諸書出仙手筆無疑也

深閨乍冷開香匣玉箸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
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如霜雪獨
下寒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
無月時聞寒鴈相呼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

齊紈又懶裁離腸空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刀
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撚銀針信手縫惆悵無
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箋謾有千行字
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

梁瓊

銅雀臺

歌扇向陵開齊行奠玉杯舞時飛燕列夢裏片
雲來月色空遺恨松聲莫更哀誰憐未死妾掩
袂下銅臺

劉雲

有所思 一作張窈窕詩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靄靄浮
雲飛浮雲遮却簫關道掩淚誰知妾懷抱玉井
蒼苔春院深桐花落盡無人掃

倢伃怨

君恩不可見妾豈如秋扇秋扇尚有時妾身永
微賤莫言朝花不復落嬌容幾奪昭陽殿

劉瑗

長門怨 二首

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痕不學

君恩斷拭却千行更萬行

其二

學畫蛾眉獨出群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
君王面花落黄昏空掩門

劉瑶 瑶一作

古意曲

梧桐堦下月團團洞房如水秋夜闌吴刀剪破
機頭錦茱萸花墜相思枕綠窓寂寞背燈時暗
數寒更不成寢

牕別離

槐花結子桐葉焦單飛越鳥啼青霄翠軒輾雲
輕遥遥胭脂淚迸紅線條瑶草歇芳心耿耿玉佩
無聲畫屏冷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
影青鸞脉脉西飛去海濶天高不知處

闔閭城懷古

五湖春水碧連天國破軍亡不計年惟有妖娥
曾舞處古臺寂寞起寒煙

張瑛 瑛一作

望月

天漢涼秋夜沉沉一鏡明山空猿屢嘯林靜鶴

頻驚

姚月華

古怨

春草萋萋春水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
向東風理盡秦箏不成曲

其二

與君形影分吳越玉枕經年對離別登臺北望
煙雨深回身哭向寥天月

楚妃怨

梧桐葉下黄金井横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

天未明手挮銀瓶秋水冷

有期不至

銀燭清尊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月落星稀
竟不來煙柳朧瞳鵲飛去

廉氏

寄征人

凄凄北風吹鴛被娟娟西月生蛾眉誰知獨夜
相思處淚滴寒堦蕙草時

峽中即事

清秋三峽此中去鳴鳥孤猿不可聞一道水聲

多亂石四時天色少晴雲日暮泛舟溪淑卩那
堪夜客思氛氳

懷遠

青林有蟬響赤日無烏飛徘徊東南望雙淚空
沾衣

蔣氏

喜酒

蔣氏蔣凝之女陸濛之妻也善屬文而耽
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恒姊妹憂之勸其節
飲強飡應聲吟詩時有僧知業性高古有

詩名偶訪濛談玄之次蔣氏遽令婢遞一
杯酒與僧僧求免云知業不曾飲蔣氏隔
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
倚闌人是阿誰家覩此風韻得不飲乎業
公慚怍逡巡而退

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飡但得尊中滿時光度
不難

崔萱字伯容

古意

灼灼葉中花夏萎春又芳明明天上月蟾缺圓

復光

敘別

碧池漾漾春水綠中有佳禽暮栖宿願持此意
永相貽祇應君情中反復

豪家子

年少家藏累代金紅樓盡日醉沉沉馬非蹀躞
寧酬價人不嬋娟肯動心

薛瑗

寫真寄外

薛瑗者濛梁南楚材妻也楚材旅遊陳穎

受穎牧之眷欲妻以女無反舊意薛氏乃
對鏡寫真并詩寄之楚材自慚遂還與之
終老時人嘲之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
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守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
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
展畫圖看

戚逍遙

自歌

逍遙姓戚氏冀州南宮人也二十歲父母

以適同邑蒯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昏以齋潔修淨爲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蒯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于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回于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于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爲資絕食靜想自歌蒯潯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

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烟靄燠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軿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道分別語言蒯潯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邑郭之人咸奔覩望無不驚嘆

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重真千載却歸
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

李弄玉

哀憤詩

李弄玉會稽人也從夫入函關夫卒於旅

弄玉扶櫬東歸過三鄉題哀憤詩一絕于壁并敘

余家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紉蘭佩蕙每貪幽閒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于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迥絕囂塵花木叢翠東西隣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閒寂因遊覽焉亦不幸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光景東邐涉滻水歷渭川背終南涉

太華經虢畧抵陜郊挹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讌笑之地銜冤興歎衆目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東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二九子爲父後王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往往有題後二九子六句十八字以筆墨非女子之事名姓後隱而不昔後李舒解之曰一九下八十加八木子了爲文後木下子李字也上無叔夫其點也弁無首存其廾也下廾弁字也荆山石往往有者刪石多盈王當是姓李名弁玉也了普讀李氏家乘果有此詩

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妾空還謝孃衛女
不相見為雨為雲歸舊山

元淳

寄洛中諸妹

元淳女冠也洛中人善詩詞寄詩一律與
洛中諸妹

舊國經年別關河萬里思題詩憑鴈翼望月想
蛾眉白髮愁偏覺歸心夢獨知誰憑離亂處掩
泣向南枝

京兆女子

題與元明珠亭所云女為亂兵掠乃作此詩

寂寥滿地落花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
更無語手彈珠淚背東風

湘驛女子

題玉泉溪

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
如年

光威裒

聯句

光威裒姊妹三人少孤聰慧聯句精粹難
儔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客有自京師來
者示魚玄機玄機深愛詞華遂和其韻玄
機詩見別集

朱樓影直日當午玉樹陰低月已三光 威粉黛
鎖銀鏤合錯刀閑剪泥金衫威 繡牀怕引烏龍
吠錦字愁教青鳥啣裒 百味鍊來憐益母千花
開處鬬宜男光 鴛鴦有伴能誰羨鸚鵡無言我
自慚威 浪喜遊蜂飛撲撲佯驚孤鵲語喃喃裒
偏憐愛數蛜蝛掌每憶光抛玳瑁簪光 烟洞幾
年悲尚在星橋一夕帳空含威 窓前時節羞虛

擲世上風流笑苦諳裒 獨結香銷偷餉送暗垂
檀袖學通參光 須知化石心難定却是為雲分
易甘威 看見風光零落盡絃聲猶逐望江南裒

武陵王蕭妃以下附凡書附字皆考數之不精者後放此

夜夢

昨年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極知意氣薄不着夫
時衣故言如夢裡賴得鴈書飛

劉氏婦

明月堂二首

蟬鬢慣驚秋華髮新可憐紅隙盡埃壁西山一夢

何年覺明月堂前不見人

其二

玉鈎風急響叮咚回首西山似夢中明月堂前人不到庭梧一夜老松風

吳二娘

長相思令

深岱眉淺岱眉十指籠蔥雲染衣巫山行雨歸巫山高巫山低暮暮朝朝長不歸空房獨守誰

木蘭

戍邊詩（此詩二篇一眞一擬謂盡眞盡擬者皆非也惟眞者以俟精辨）

木蘭唐人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歸賦戍邊詩一篇君子曰若木蘭者亦壯而滋矣使載之列女傳緹縈曹娥將遜之蔡琰當低頭愧汗不敢比肩范曄載之本傳蘇氏爲後人擬作古文苑爲此詩直述無含蓄意又在悲憤二詩之下信爲木蘭所作無疑也杜牧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君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

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僕走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附

韋皐婢玉簫（附集婢妓加夫名首表從一而終之義也前後倣此）

別外

韋皐少遊江夏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皐年長有情皐與玉簫約曰後七年再來玉簫遺以白玉指環并詩踰八年韋不至玉簫絕食而殞後十餘年韋理蜀不替因生辰設宴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來未滿破瓜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玉簫也

黃雀含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見相思夢入秦

張建封妓關盼盼

燕子樓詩 三首

關盼盼張建封妓也善屬詩文白樂天喜其詩有和燕子樓詩并序其事

白樂天長慶集云徐州張建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新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之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沒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予愛其新作乃和之曰滿窻明月滿樓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霜月苦秋宵只爲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塚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細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又贈以絕句云黃金不惜賣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仲素以予詩示盼盼盼盼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得詩後和予詩一絕往往旬日不食而卒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其二

適看鴻鴈岳陽廻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

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其三

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褪香銷二十年

答白公

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十一

蜀

崇嘏

辭蜀相妻女

崇嘏臨邛人初僞作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甚稱其美薦攝府掾政事明敏吏胥畏服庠愛其才欲妻以女嘏辭以詩庠得詩大驚問之乃知黃使君之女原未從人與老嫗同居此事甚奇說海載之甚悉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

任氏

桐葉詩

任氏者尚書侯繼圖妻也任題詩桐葉繼圖寓大慈寺習儒業因秋風四起有大桐葉飄墜侯拾之得詩貯小匣中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爲婚嘗諷此事任氏曰此是妾書葉詩那得在君處侯以妻今書校葉上

無題

拭翠斂蛾眉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

周仲美

述懷

仲美姓周氏世居京師父宦遊家于成都既而適李氏舅姑宦泗從夫赴金陵㦤夫因事棄官挈妾入華山有長往之意仲美

携幼子寄身合肥外祖家方求歸未得會舅調任長沙俱載而南雲水茫茫去國亦遠形影相吊洒淚而言因書所懷于壁云

愛妾不愛子爲問此何理棄官更棄妻人情寧可已永訣泗之濱遺言空在耳三載無朝昏孤幃淚如洗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江鄉感殘春腸斷晚烟起西望太華峰不知幾千里

李舜絃夫人

蜀宮應制

濃樹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醺醒濛濛雨草

瑶階濕鐘曉愁吟獨倚屏

釣魚不得

盡日池邊釣錦鱗芰荷香裡暗銷魂依稀縱有尋春餌知是金鉤不肯吞

隨駕出遊青城

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埃塵物象閒只恐西追王母宴却憂難得到人間

宋

王氏

咏懷

王氏幼聰慧父母爲之擇配未偶壯年不嫁王作咏懷詩趙德麟才博觧居見詩求昏人以爲二十八字媒也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

宣和士女

竊金盃詞 二首

宣和六年徽宗上元鰲山賞燈與民同樂撒金錢賜御酒有一丈夫妻携手遊觀稠人中不覺失手獨行至端門飲酒竊金盃于懷

中衛士察知押婦至御前婦人作鷓鴣天
詞奏上上卽欲以金盃賜之黄門曰此婦
之詞恐伊夫宿搆以欺陛下否上遂命此
婦以金盃撰念奴嬌婦承旨口占一詞上
大悅賜以金盃命黄門復言者引婦歸家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携手至端門貪觀鶴降
笙簫舉不覺鴛鴦失却群天漸曉感皇恩傳宣
賜酒飲盃巡歸家惟恐公姑責竊取金盃作照憑

其二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花燈羅列無限佳人穿

綉徑幾多妖艷奇絕鳳燭交光銀燈相射奏簫
韶初歇鳴鞘響處萬民仰瞻宮闕　妾自閨
門給假與夫携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砌
賜金盃滿設從來景窄紅凝粉面尊見無憑說
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林桂孃

遊碧沼勝居

桂孃姓林杭州新城人與夫遊碧沼勝居
吟詩四韻

幽谷泉聲冷鳥啼僧定深好花叢古砌寒瀑發

高吟遊客陸鴻漸居人支道林欲辭青嶂去臨
去復沉吟

舒士女

寄父

舒王王安石之女吳安持之妻也有詩寄
舒王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并和以詩
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誦楞經莫念家能
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應有妙蓮花

西風吹入小窗紗秋色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
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

王氏佳句

王珦公家婦女能詩詞者甚多公之妻吳
夫人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苑妹長
垒妻長安縣君女適劉天保作詩皆佳公
婢太初亦以詩人自許有兵人以沙擦刀
者公令婢賦詩婢立成郭公輔甚愛其才
陡

吳夫人約諸親遊西苑

待得明年重把酒那知無雨又無風

長安縣君遊西苑詩

草草盃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

劉天保妻遊西苑詩

不堪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可得知

太初題沙摻刀

烏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

燕華君

玉綸祥符間為太子中允有女年十四自稱燕華君忽謂父曰與爾有濁天之緣初不識字而能作詩一日作雪詩中有瑞葉二字父問瑞葉何出女曰天上有瑞木花

開六出如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又嘗謂綸為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後適廣陵呂氏憒然不復能詩也燕華其謫仙乎

詠雪

何似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到人間

題金山寺

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虬

贈父

君為桐葉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

識春風面

楊氏女

楊謝聯句

楊氏女越漁者楊翁女也容貌美麗為詩不過兩句或問胡不終篇答曰無奈情思纏繞至兩句即思亂不繼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樂不忘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詞多兩句子能續之而稱其意則妻矣遂以女詩示謝謝即續成

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夫妻聚樂多引泛江湖後七年春日楊忽題詩二句謝曰何故為此不祥語女曰若且續之謝應聲續就女曰逝水難駐千萬自保即以首枕生膝而逝

珠簾半牀月青竹滿林風楊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謝

其二

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楊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謝

永安驛女

題驛壁詩

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言詩一絕意甚悲慘後人不知姓氏遂稱永安驛女云後山讀而哀之作絕句云苑李吹殘風雨新天孫何苦隔天津王恩不與研華盡何限人間失意人

無人解妾志日夜常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按瓊奴姓王氏王郎中幼女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于驛壁見者哀之

王氏

雪中觀妓

王氏曾元寵妾也時隆冬大雪登樓眺望見美妓從雪中來乃作詩以博一笑

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鞋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王氏

補仙官詩

王氏丞相徽姪女幼年慕道撫琴吟詩嘗曰洞宮有召命當補仙官題詩一絕是夕奄然而終雙鶴音樂異香滿野及就木空形而已

訖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惟見天邊雙鶴飛

楊璞妻

送行

楊璞杞人能詩真宗召之其妻作詩以送行及至上前自言不能詩賦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璞曰獨臣妻有詩因誦之上大笑放還

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咏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丘氏

寄外

丘氏舜中女也姊妹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詠爲樂其仲嘗作寄夫詩清新俊雅中外皆誦其美

簾裏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曹組

乾明寺集句

曹緼年將及笄作詩立成一日隨母遊乾明寺見諸尼作繡工尼乞詩乃為集句以應復作繡鴛鴦一首聞者莫不披賞

聽起楊花滿繡床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興味長

繡鴛鴦詩

紫䕒花嫩接江湖頭白成雙得自如春晚有時描一對日長銷盡繡工夫

魏夫人

捲珠簾詞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語爭尋雙朵爭先去　多情因甚相辜負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濕海棠花枝處東君空把奴分付

丁渥妻

寄外

丁渥在太學已久夢歸見其妻燈下作書遠寄又於別幅見詩後得寄詩果即夢中所見者

淚濕香羅袖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鴈寄與薄情看

崔球妻

寄外

崔球久居太學夢歸見其妻秉燭寫詩相寄後得來詩即夢中之句夢之夕乃修書時也

數日相望極須知志氣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太江西

謝希孟

芍藥

希孟字母儀景山妹也希孟之詩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也有文集行于世歐陽公爲之序惜不見其全集焉

好是一時艷本無千歲期所以謹相贈載之在聲詩

淮南士人妻高氏

暮春感懷

楊花日日常無定海燕年年却有歸一瞬青春

疾如電等閒看盡縷金衣

南宮縣君錢氏

有感

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是真倘若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毛友龍妻

寄外

友龍應舉落第久不歸家其妻封詩以寄

別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賀方回姬

答外

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信庵姬

摘青梅

信庵姓趙名葵宋淳祐間同知樞密院朝歸私第而諸姬不見信庵往訪之乃群聚摘青梅有一姬吟詩賦信庵責令賦詩

柝聲默報早朝回滿院春風紛戶開恠得無人理絲竹綠陰深處摘青梅

許氏

投鄭毅夫

許氏虞部之女好學能詩爲李勉妻與勉看晁錯傳作詩云匣劍未磨晁錯血已聞刺客殺袁絲其得嘉句每如此後勉與文士飲於市犯夜禁被囚許氏投詩於二尹鄭毅夫毅夫見詩大喜遂釋之

明時樂事輸詩酒帝里風光剩占春况是白衣重得侶不堪青旆自招人早知玉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換百巡大抵仁人憐氣類肯教詩客作囚身

錢氏

題壁間并敘

錢氏姑蘇人隨夫客嶺右夫死扶柩携孤同歸途次題壁乃自敘云

妾本良家子幼適里人朱檟檟商於嶺右妾兩偕過此不幸去年秋檟歿於濟鄉無以自處因携其遺孤以歸故鄉道路艱辛將兩月矣昨暮抵此以風急未能濟艤舟城下夜分

不寐西風颯然而來皓月皎然窺人斯時也況羈旅乎旣登望湖亭江山如故不覺有所傷感因吐其胸中青於壁間觀者勿以婦人玩弄筆硯爲誚焉

落日西風照楚關斷魂殘魄弔哀顏自從鴻鴈分飛後無復鴛鴦並枕閑朧玉瘦寬金縷袖鬢蟬慵掠翠雲鬟鮫綃裛遍相思淚眉黛無心畫遠山

韓玉父

題漠口鋪并敘

玉父尋夫題漠口鋪自敘云

妾本秦人先大父嘗仕於朝因亂遂家錢塘幼時易安處士教以學詩及笄父母以妻上舍林子建去年林得官歸閩妾傾囊以助其行林許秋冬間遣騎迎妾久之杳然何其食言耶不免携女奴自錢塘而之三山比至林已官盱江矣因而復回延平經由順昌假道昭武而去嘆客旅之可厭笑人事之多乖因理髮漠口鋪漫題數語於壁云

南行踰萬山復入武陽路黎明與雞興理髮漠口鋪盱江在何所極目烟水莫生平良自珍羞爲浪子婦知君非秋胡强顏且西去

葉桂

題琵琶亭

葉桂字月流商人女也從父移舟過琵琶亭夜月淸輝江水蒼茫有感於懷題琵琶亭詩一絶

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靑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英州司寇女

題梅關詩

司寇女子過梅關題詩一絶并敘

妾幼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還以大庾有梅嶺之名而反無梅遂植三十本于道仍題以詩

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將三十本淸香留與雪中開

余淑禾

題驛壁

淑禾不知何許人也寶佑間題浪淘沙於

臨川驛壁六

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幸負郵亭　過雁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鬚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

金麗卿

述懷

麗卿杭妓也從夫過廣信道中作此述懷

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間有暑途

楊太后

宮詞三十首

楊太后宮詞洪武己未錢塘貢士凌雲漢梓行于世後跋云宮詞五十首宋寧宗楊后所撰理宗所書有印章坤寧秘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模刻今亡二十首他日得其全補之（祈按楊太后聰慧博學此詞爲后所作無疑但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秘玩圖書而幸字或是寧字理宗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凌氏之跋亦欠明盯）

瑞日曈曨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繞退百辟同趨德壽宮

其二

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

其三

柳枝挾雨握新綠桃萼含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差栽宮殿五雲中

其四

溶溶太液碧波翻雲外梅臺日月閑春到漢宮三十六爲分和氣到人間

其五

曉窓生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烟斷獸爐香未絶曲房朱戶夢回時

其六

一簾小雨却春寒禁禦深沉白晝閑滿地落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

其七

上林花木正芳菲內裡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群唱捧瑤卮

其八

海棠花裏奏琵琶沉碧深遥醉九霞禁籞融融
春日靜五雲深護帝王家
其九
後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
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修
其十
天中聖節禮非常躬率羣臣上壽觴天子捧盤
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
其十一
水殿鉤簾四面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

薰絃罷萬俗泠泠解慍中
其十二
繞堤翠柳忘憂草夾岸紅葵安石榴禦水一溝
清徹底晚凉時泛小龍舟
其十三
薰風宮殿日長時靜運天機一局棋國手人人
饒處着須知聖算出新奇
其十四
宮殿鉤簾看水晶時當三伏爍炎蒸翰林學士
知誰在今日傳宣與賜氷

其十五
雲影低涵柘子池秋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
凉多少正在觀書一夜時
其十六
瑣窗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遞樂聲
來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鋪
其十七
凉生水殿樂聲遊釣得金鱗上御鉤聖德至仁
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
其十八

凉秋結束鬪尖新宜入球場尚未明一朶紅雲
黃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
其十九
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嫌斗力輕玉陛纔傳
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
其二十
思賢夢寐過商宗右武崇儒治道隆總覽權綱
求治理群臣箴否疏屏風
其二十一
用人論理見衮衮賞罰刑威合至公天下監師

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其二十二

家傳筆法學光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體謾誇虎步與龍跳

其二十三

泛索坤寧日一年自從正位控辭章好生躬儉邁千古風化宮嬪只淡粧

其二十四

擊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牽韁絕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

其二十五

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難到九重節近賜沒爭試巧彩絲新樣起盤龍

其二十六

角黍冰盤飣餖裝酒闌昌歜泛瑤觴近臣誇賜金書扇御侍爭傳佩帶香

其二十七

一朵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內家衫子新番出淺色新裁艾虎紗

其二十八

薰幰深深四面語清和天氣漏聲遲宮中閑裏催繅繭要趁親蠶作五絲

其二十九

歲歲蠶蠶麥熟時密令中使視郊圻歸來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

其三十

小樣盤龍集翠裘金羈緩控五花騮綉旗開處鈞天奏御棒先過第一籌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十一

朱淑真

淑真姓朱浙人也文章幽艷才色清麗實閨門之罕因匹偶之非勿遂素志賦斷腸哀怨之詩以自解鬱鬱不樂之恨臨安王唐佐為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恭為之序予摘其尤者得數十首以著之于編

書懷二首

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却有功

其二

悶無消遣只看詩又見詩中話別離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伶悧不如痴

春日雜書四首

春來春去幾經過不似今年恨最多寂寂海棠枝上月照人清夜欲如何

其二

捲簾月掛一鈎斜愁到黃昏更轉加獨坐小窗無伴侶凝情羞對海棠花

其三

一年好處清明近已覺春光太半休點檢芳菲多少在翠深紅淺似關愁

其四

自入春來日日愁惜花翻作為花羞呢喃飛過雙雙燕嗔我簾垂不上鈎

春夜

半簷斜月人歸後一枕清風夢破時無柰梨花春寂寂杜鵑聲裏祇顰眉

月夜

燈花鵲喜兩無憑那更清宵夢不成月上樓頭天似洗愁人別是一般情

長宵

月轉西窗斗帳深燈昏香燼擁寒衾魂飛何處臨風斷腸誰家擣夜砧

春日感懷

寂寂多愁客傷春二月中惜花嫌夜雨多病怯東風不禁鶯聲碎那堪夢空海棠方睡足簾影日融融

晚春有感

却扇羞花春已空掃紅吹白任顛風斷腸芳草連天碧春不歸來夢不通

雨中寫懷

東風吹雨苦生寒鶯澁春光不放寛萬紫千紅渾未見閑愁先占許多般

清晝

竹從清影草幽窻雨雨晴晴禽哢夕陽謝却海棠飛盡絮因人天氣日初長

圓子

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可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

春宵二首

門前春水碧於天坐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

其二

夢回酒醒春愁怯寶鴨煙銷香未歇薄衾無奈五更寒杜鵑叫落西樓月

有感

倦對飄零滿徑花靜聞春水鬧鳴蛙故人何處草空碧撩亂寸心天一涯

早秋

蕭蕭西風走淒然景驟清雨餘殘暑退日落晚凉生鷹隼雙時轉梧桐一葉驚試聽松竹裏萬籟起秋聲

春霽

淡淡輕寒雨後天柳絲無力帶朝煙弄聲鶯舌于中巧着雨花枝分外妍消破舊愁憑酒盞去除新恨賴詩篇年年來到梨花月瘦不勝衣怯杜鵑

飛雪滿群山五絕

同時有魏夫人者亦能詩嘗置酒以邀淑真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群山爲韻淑真醉中援筆賦五絕

管絃催上錦裀時體態輕盈祇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戀楊妃

其二

香茵穩襯半鉤月往來凌波雲影滅絲催急拍促將遍兩袖翻然作回雪

其三

柳腰不被春拘管鳳轉鸞回霞袖緩舞徹伊州
力不禁筵前撲簌花飛滿

其四

占斷京華第一春清歌妙舞實超群只愁到曉
人星散化作巫山一段雲

其五

燭花影裏粉姿閒一點愁侵兩點山不怕帶他
飛燕妬無言逐拍省弓彎

春詞

屈指清明數日期紛紛紅葉競芳菲人間何處

無春色低是西樓人未歸

秋夜

夜久無眠秋氣清燭花頻剪欲三更鋪床涼滿
梧桐月月在梧桐缺處明

七夕

拜月亭前梧葉稀穿針樓上覺秋遲天孫正好
貪歡笑那得工夫賜巧絲

中秋聞笛

誰家横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
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

寄情

欲寄相思滿紙愁魚沉鴈杳又還休分明此去
無多地如在天涯無盡頭

元夜遇雨

煙火笙歌是處休沉沉春雨暗皇州危樓十二
闌干曲一曲闌干一曲愁

落花

連理枝頭花正開妬花風雨便相催願教青帝
長為主莫遣紛紛點翠苔

晴和

海棠深院雨初收苔徑無風蝶自由寂寂珠簾
歸燕未子規啼處一春愁

書窓即事

花落春無語春歸鳥自啼多情是蜂蝶飛過粉
墻西

問春古律

春到休論舊日情風光還是一番新鶯花有限
偏供我桃李無言祇惱人粉淡洗乾清瘦面帶
圍寬盡小腰身東君負我春三月我負東君三
月春

送春詞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
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　滿目山川
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
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夏日遊湖詞

惱煙撩露留我須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
黃梅細雨　嬌癡不怕人猜和衣倒在人懷
最是分携時候歸來懶傍妝臺

侯氏

聞鴈

侯氏程珦妻封安縣君有聞鴈詩膾炙人
口傳於世云

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
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誰
能付汝將

士人妻

寄鞋襪

一士居太學其妻寄鞋襪與詩愚觀其辭
意可謂能勉君子以正者矣

細襪宮鞋巧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
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

杜氏婦

題驛亭

杜氏婦江淮人被掠北行題詩驛亭或疑
此詩戲題以爲美談者

江淮婦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默默一身
辭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毳笛懶
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淚事不如花柳日
江都

靈原夫人

中秋

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氷輪碾
太清廣寒宮有路桂子落無聲吾館無絃彈按
烏莫要驚

張氏女

賦蠟炬

張芸叟在選集兒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
樂之意命各探坐中物賦詩一女賦蠟炬
蓋以諷也芸叟稱之

尊前獨番淚應為未灰心

劉禺臣妻

贈外

劉禺臣婺州人也僦省試于行都共妻自製彩花一枝贈之併侑以鷓鴣天詞

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贈襯與蕭郎兩鬢青 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一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朱希真

朱希真小名秋娘建康府米將仕女也聰明俊雅博覽古今年甫十六適同邑商人徐必用為妻必用頗解文義商久不歸閨中情思抑鬱作閨怨詞一闋集古一闋父見其詞不知其為古句也希真為父解之後作柳花咏月警悟風情諸篇雖擅詞名者皆稱其美

閨怨詞

苦汝臨期話別與君挽手叮嚀歸期誓約十餘朝去後又經三四月魚沉鴈杳空倚着六曲闌

干鳳隻鸞孤設獨宿半床衾枕欲寫花牌傳寄意柰無黃耳堪憑待修錦字訴離情

閨怨集句

王孫去後無芳草綠遍香堦塵暗滴粧臺粉面羞搽淚滿腮教我甚情懷 去時梅蕊全然少等到花開花已成梅梅子青青又待黃兀自未歸來

梅花絳都春

寒陰漸曉報驛使探春南枝開早粉蘂弄香芳臉凝酥瓊枝小雪天分外精神好向白玉堂前應到化工不管朱門閉也暗傳音耗 輕渺盈盈笑靨稱嬌面愛學宮粧新巧幾度醉吟獨倚闌干黃昏後月籠疎影橫斜照莫待單于吹老使須折取歸來膽餅插了

詠月念奴嬌一名酹江月赤壁詞大江東來百字令

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露冷金莖風清環珮玉鎖無人掣開雲收霽斂光天影相接 誰信有藥長生素娥新煉就飛霜液雪擊破珊瑚爭似看仙桂扶疎奇絕浣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瀟

滿鬟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

警悟 西江月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有命 幸遇三杯美酒況逢一朶花新片時歡笑再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風情 念奴嬌

別離情緒奈一番好景一番愁感燕語鶯啼人乍遠還是他鄉寒食桃李無言不堪攀折總是風流客東君也是怪人冷淡蹤跡 花艷草草春工猶隨花意薄疎狂何意除却清風并皓

月脉脉此情誰識料得文君重簾不捲只等閑消息不如歸去受他真箇憐惜

風情 滿路花

簾烘淚雨乾酒壓愁城破冰壺防飲渴培殘火朱消粉褪絕勝新梳裹不是寒悄紅日上三竿殢人猶要同卧 如今多病寂寞章臺左黃昏風弄雪門深鎖蘭房密愛萬種思量過也須知有我着甚情悰你但忘了人呵

延安夫人

延安夫人長于詞翰俱書詞以寄姊妹

寄季順妹 臨江仙

一夜東風穿繡戶融融暖應佳時春來何處最先知平明堤上柳染遍鬱金枝 姊妹遊來時節近今朝應怨來遲憑誰說與到家期玉釵頭上勝留待遠人歸

寄季玉妹 更漏子

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鎖玉樓空一簾霜日紅 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淚眼出重城隔溪羌笛聲

寄姊妹 蝶戀花

淚搵征衣脂粉暖四疊陽關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鴈東萊不似蓬萊遠

其二 踏莎行

孤館深沉晚寒天氣解鞍獨自闌干倚暗香浮動月黃昏落梅風送沾衣袂 待寫紅箋憑誰與寄先教覓取嬉遊地到家正是早春時小桃花下拚沉醉

易少夫人

詠熟水 臨江仙

何處甘泉來席上嫩黃初湯銀瓶月團當罷有餘清惠山名品在歌舞暫留停 欲賞蟹源新氣味不應兼進孫苓此中端有淡交情相如方病酒一飲骨毛輕

飲熟水話別

記得高堂同飲散一杯湯罷分携絳紗籠影簇行旗更殘銀漏急天淡玉繩低 只恐曲終人不見歌聲且爲遲遲如今車馬各東西畫堂携手處疑夢又疑非

文婉

題白石山

文婉錢氏之婦也溫州樂清人

霜月天邊清興遠金鏞雲裏夢魂間

呂氏

呂氏呂伯恭姑清源君也

醉飲

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

中秋夜月押矢守賊 云一婦人作與呂氏歷韻

蚌胎光透殼犀角常盈尖

陳彥章妻

贈外

陳彥章興化人新娶明春入太學其妻作沁園春詞以送之

記得爺爺說與奴奴陳郎俊哉笑世人無眼老夫得法官人易聘國士難媒闊信乘龍貴緣叶鳳選似揚鞭選行來果然是西雍人物京樣官坯

送郎上馬三杯莫把離愁惱別懷那孤燈隻硯郎君珍重離愁別恨奴自推排白髮夫妻青衫事業兩句微吟當折梅彥章去早歸則箇免待相催

孫夫人

孫夫人鄭文妻也秀州人其夫久寓行都孫多以閨情詞寄之

閨情 南鄉子

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 閑把繡絲撏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

閨情 憶秦娥

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　耳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

閨情　燭影搖紅

乳燕穿簾亂鶯啼樹清明近隔簾時度柳花飛猶覺寒成陣長記眉峰偷隱臉桃紅難藏酒暈背人微笑半嚲鸞釵輕籠蟬鬢　別久啼多恨應不似當年俊滿園珠翠逞春嬌沒箇他風韻若見賓鴻試問待相將綵箋寄恨幾時得見鬬草歸來雙鴛微潤

詠雪　清平樂

悠悠樣樣做盡輕模樣半夜蕭蕭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　朱樓向晚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

花仲胤妻

寄外　伊川令

仲胤爲相州録事久而不歸其妻寄一柬詞一闋曰伊川令胤拆開覽之亡伊字作尹字遂作踏莎行寄回於妻云頓首起情人即日恭惟問好啓接得綵箋詞一首堪驚題起詞名恨生展轉意多情寄此首書不志誠不寫伊川題尹字無心料想伊家不要人妻復答詞一闋胤見之大笑稱賞時人咸榮之

西風昨夜穿簾幙閨院添消索最是梧桐零落迤邐秋光過却人情音信難托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

答外

奴啓情人勿見罪閑將小書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間別幾多時身邊少箇人兒

易祓妻

寄外

易祓字彦章潭州人以優等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之

染淚修書寄彦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虚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章文虎妻劉氏　江西人

寄外詞

千里長安名利客輕别尋常最苦是三月風光滿街芳草綠一樹杏花芳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了日空有九回腸

寄外詩 二首

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惹愁腸嬾晝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撚玉爐烟

其二

晝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衣裳女童來報新篘酒安得良人共一觴

吳七郡王二愛姬

梅嬌杏俏者宋吳七郡王之二愛姬也梅杏丰姿俊雅善音律詩詞王盛暑卧凉亭吟云凉亭九曲闌干遶四面柳荷香來好身眠八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毒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竭蓬萊島後二句命杏梅續之梅云公子尤嫌扇力微杏云遊人尚在紅塵道續已二人各競所長各作詞一闋以戲王矣作杏梅詞以和解之

梅嬌滿庭芳詞

一種陽和玉英初綻雪天分外精神冰肌玉骨别是一家春樓上笛聲三弄百花都未知音明窗畔臨風對月曾結歲寒盟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等待春深只宜遠望舉目似燒林麗質芳姿雖好一時取媚東君爭如我青青結子金鼎内調羹

杏俏滿庭芳詞

景傍清明日和風暖數枝濃淡胭脂春來早起惟我獨芳菲幾番雨過似佳人細膩香肌堪賞處玉樓人醉斜插滿頭歸梅花何太早消疎骨

肉葉落花稀不逢媚景開後甚孤悽恐怕蕗笑你甘心受雪壓霜欺爭如我年年得意佔斷踏青時

阮逸女

春夢 花心動 按花庵詞客云阮逸女工於文詞惟此曲傳于世

仙苑花濃小桃開枝枝已堪攀折乍雨乍晴輕暖輕寒漸近賞花時節柳搖臺榭東風軟簾櫳靜幽禽調舌斷魂遠閑尋春徑頓成愁結此恨無人共說還立盡黃昏寸心空切強整繡衾獨掩朱扉枕簟為誰鋪設夜長宮漏傳聲遠

紗窓映銀缸明滅夢回處梅稍半能淡月

汴梁宮人

宮詞十五首

汴梁宮人宮詞陶九成載十九首於輟耕録四首詞氣卑弱今删之僅收一十五首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去御牀前

其二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其三

殿前輸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黄昏月殷勤上玉階

其四

翠籠朱擁背小殿夜藏鈎鸞馳羊車至低頭笑不休

其五

内府頒金帛教酬賀節儀御言新有旨先與關孤寒

其六

人間多菜果不到九重天長被黄衫吏花攤月賜錢

其七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無壽酒留待壯還時

其八

邉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内人推步輦不候景陽鐘

其九

晝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

其十

聖躬香閣内只道下朝遲扶杖嬌無力紅綃貼玉肌

其十一

今日天顔喜東朝内閣開外邉農事動詔遣教坊回

其十二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来

其十三

別殿宮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妝

其十四

一向傳宣與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

其十五

北去還河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苦為生

趙晟伃

惜別

暖有花枝冷有冰佳人會後却無憑預愁離別苦相對挑盡漁陽一夜燈

陳梅庄

述懷三首

瑞州新昌胡縣丞妻陳氏號梅庄提刑陳仲微女也少工文翰有詩集二卷行于世今集不可考止於別紀中得述懷詩三絕又有縊妍詩後兩句云從今莫作綿蠻語怕有傍人隔柳聽

一寸柔腸萬疊縈那堪更值此春晴黃鸝知我無情緒飛過花稍禁不聲

其二

一片愁心怯杜鵑懶妝從任髮雲偏怕郎說起陽關意常掩琵琶第四絃

其三

山城落日弄昏黃又了平生半月忙侍女不須燒絳蠟讓他明月入回廊

謝氏 以下附

送外

謝氏數歲學吟詩嫁元甫元甫赴都調官謝有詩送行

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江上千竿竹不是男兒淚染斑

鮑氏

題信州杉溪驛

溪驛旋名杉烟花滿翠嵐誰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

晋蓬萊

閨怨

露顆珠團圓冰肌玉釧寒杏粱棲隻燕菱鏡掩
孤鸞殘樹枯黃遍圓荷濕翠乾繡簾生色畫窓
下帶羞看

春曉

方池冰影薄曲檻鳥聲嬌鸞鏡紅綿冷蛾眉翠
黛消冶容窈嫩萼幽思結柔條纖指妝花露輕
將雪粉調

秋夜

幽蘭露華重羅幌凉風動木匣掩香紈綉衾誰
與共螢影度踈簾獸爐寥寥烟銀釭芳焰滅自

脫翠花鈿

謝姊惠鞋

蓮瓣娟娟遠寄將繡羅猶帶指尖香弓彎着上
無行處獨立花陰看鴈行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黄風流誰得似兩兩宿
花房

梁意娘

述懷

踪跡萍浮落五湖一著相別一番踈不知此去
從何去還許春風得見無

王瓊奴

答外

王瓊奴徐苕郎妻也苕郎未娶時以紅牋
一幅遺瓊奴瓊奴笑成一絶答之後偕壽
而終

芭色霞牋照面顏王郎何事太多情風流不是
無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

蘇子瞻婢春娘

辭謝蘇公口號

蘇子瞻謫居黄州臨行有蔣運使餞公公
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不去欲
還其母家蔣曰公去必須騎馬我以白馬
易春娘可乎公諾之蔣爲詩曰不惜霜毛
兩雪蹄等閑分付贖娥眉雖無金勒嘶明
月却有佳人奉玉卮公答詩曰春娘此去
太匆匆不敢啼歎懊恨中只爲山中多險
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斂袵而前曰妾
聞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

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换馬則
貴畜賤人矣因口占一絶辭謝下階觸槐
而死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今日始知
人賤畜此生苟活怨誰人
張正字愛妓譚意歌
寄外 或作詹氏寄夫詩
譚意歌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庄
張文家有妓丁婉卿見之乃孳遺娶女女
年未及笄容貌俊美工於文翰車馬如市

未嘗妄見一人會汝州張正字爲譚茶官
相得甚懽意乃歸之後張調官意歌餞别
曰子乃名家我乃娼類今之分袂決無後
期腹懐君之息踰月矣君宜垂念相泣而
别别後賦詩寄懸張内逼慈親外爲物議
納孫殿丞之女意姻不敢作書報意歌後
三年張妻孫氏謝世有客自長沙来云意
歌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規教其子張
乃如長沙携歸京師其子後以進士登第
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水落盡梅獨得兒夫
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遺 蕭瑟瑟
詠史
蕭瑟瑟天祚文妃善文墨嘗作詠史詩以
諷諫契丹後被誅
丞相朝来劍佩鳴千官攔目寂無聲養成寇盗
謀将及害盡忠良誅不行親戚盡連藩屏位私
門潜畜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宫中望
太平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後集卷之十三

元

王清惠

題驛壁詞 滿江紅

王清惠宋昭儀也至正丙子伯顏入臨安以王北去王題滿江紅于驛壁抵上都懇請為女道士號冲華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歡承笑語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

萬侯蕙柔

題壽沙驛壁

蕙柔姓萬侯江南士人妻也遭北虜被執至壽沙驛題詩驛中

大官湖右妾江東三載孤幃一夕空葵萼有心終向日柳花無力若隨風兩行血淚孤燈下萬里家鄉一枕中鴈到衡陽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

管氏

畫梅

管氏趙子昂妻也能詩畫奉中宮命題所畫梅詩云

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蘂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中看

陸蕙奴

舟中漫成

至元己丑胡參政自北歸于濟川得浙西船船上有詩詩末云錢塘陸氏蕙奴隨其官歸于宣德府漫成

爺娘重利妾身輕獨抱琵琶萬里行彈後月明人拍手不知元是斷腸聲

劉氏

製衣寄外

劉氏洞庭人葉正甫妻也夫久客都下劉氏以衣寄夫并係以詩

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

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戴石屛後妻

此女不當死而死死傷勇者也故載于此

別外

戴復古號石屛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夫旣別後遂赴水而死

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

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風不是夢中語後回君重來不相忘處把酒澆奴墳土

李氏

咏巴家富詩

李氏薰學女也適巴長卿甚貧女亦安之諸姊妹有適鄒者甚富而笑之遂作巴家富詩

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吳氏

酬鄭生詩二首

吳氏處子也其父歿與母獨居有進士鄭僖者因媒通詩辭欲娶爲二室女慕鄭才亦不之拒其母不從奪許周氏非女志也酬鄭生詩二首吳氏因病鄭生以詩寄之復以詩答鄭生竟悲怨而卒鄭爲作春夢錄一卷僖字大趣後爲黃岩州同知

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畫翠蛾自是杏花

開較晚梅花先得舊情多

其二

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胸襟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

病中答鄭生詩

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裏芳肌瘦減多莫怪夜來春夢亂不知今日定如何

其二

青衣扶起鬢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無氣力強拈纖手寫雲牋

孫蕙蘭

綠窗遺稿

孫淑字蕙蘭其先汴人高朗秀慧年六歲毋卒父教以詩書稍長習女工事繼母盡孝尤精近體五七言語皆清雅可誦女嘗毀其稿家人勸之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詞翰非所事也富貴家求婚父不許年二十三歸新喻傅若金汝礪爲妻不數年病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稿得五七言十八首未成章者二十六句特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窗遺稿云

窗裏人初起窗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縷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

其二

小閣烹香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鬢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宵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晚妝樓

其三

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月年年映壽觴

其四

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雪下與婢捲簾看

其五

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對氷雪不愛艷陽春

其六

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繡桃花樹裏綉得董雙成

其七

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

其八

樓前楊柳發新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斷海棠絲

其九

綠窗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

其十

小妹方纔習孝經可憐嬌怯性偏靈日尋女誡窓前讀嗔道家人不與聽

其十一

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憐清影閑劃金釵記月痕

其十二

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枝上聽春鵑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

其十三

春雨隨風濕粉墻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少流過長溝水亦香

其十四

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瑶池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

其十五

空堦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兎落羅袖愁依翠竹寒

其十六

小窓今日繡鍼閑半對銀蟾整翠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

其十七

乞巧樓前雨乍晴彎彎新月伴雙星鄰家小女都相學鬪取金盆看五生

其十八

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

佳句十三聯

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閒過燕開戶見棲鴉繡簾當雪捲銀燭背風燃雪晴山顯翠風

煖水生紋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茶蘼落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教婢回金剪嬌妹嗔人奪綉針妝成寶鏡楊花過行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瓮裏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海棠帶雨臙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

徐氏女

途中怨

至正己未青田寇侵浦城北隅徐嗣元女

爲兵所掠作詩以寫其流離顛沛之狀語
意悲切

萬水千山去路賒青鞋踏破幾層沙登山絶頂
重逢嶺渡水尤深又復涯鴈字只傳夫與子魚
書難寄母和爺回頭遥望鄉關處雲下峰前是
我家

韓氏 歷考諸書皆云韓氏吳仁叔妻獨詩女史謂鄭聊妻也

折簡復外

韓氏吳仁叔之妻仁叔業太學寄簡與韓
氏韓折簡乃白紙一幅遂題詩返附之仁
叔得妻詩大披賞復荅之以詩曰一幅空

牋聊達意佳人端的巧形言野妻若也投
科試應作人間女狀元夫妻眞可謂奇美
矣

碧紗窓下拆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
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

余季女

裁九章招外 五首

余季女臨海儒家女也有容德善屬文贅
水宗道月餘宗道媿己不若者輒辭歸閉
門讀書久不返余裁九章招之宗道卒不
聽及余病且死宗道夢余訣曰妾委蛻矣
子盍送我既而訃至宗道未幾悲死

妾誰怨兮薄命一氣孔神兮化生若甑春山娟
兮秋水淨秉貞潔兮妾之性聊復歌兮遣與

其二

夜夢兮食梨命靈氛兮與余占之曰行道兮遲
遲欲角枕兮粲如風動帷兮心悲

其三

雲黯黯兮雪飛棘夫子介兮如石若復留兮不

得望平原兮太息涕泗横兮沾臆

其四

送子去兮春樹青望子來兮秋樹零樹有枝兮
枝有英我胡爲兮煢煢子在此兮山城

其五

織女兮牛郎豈謂化兮爲參商欲徑渡兮河無
梁霜露侵蘗兮病僾在牀嗟嗟夫子兮誰與縫
裳

曹妙清

竹枝詞

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錢塘人工詩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孝謹三十不嫁而風操可尚著有詩集諸暨楊廉夫爲之敘嘗和廉夫竹枝詞廉夫答妙清云紅牙管帶紫貍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者曹之名硯芳草帖者狀其孝也

美人絕似董妖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張妙淨

竹枝詞

張妙淨字惠蓮號自然道人錢塘人曉音律清逸而才飄踉居姑蘇之春夢樓亦嘗和楊廉夫竹枝詞

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

元氏

補天花版詩

元氏遺山之妹女冠也張平章欲娶之往探其所向見其補天花版詩悚然不敢言而退

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高氏

寄外樂府

高氏大理宣慰使段功夫人也功擊敗明玉珍梁王忽歌赤愛其才貌以女阿禚主妻之授南省平章久不歸國高氏寄樂府一章促之功得書即歸已而復往梁王疑之召主毒功主私語功功不聽卒格殺之

主欲自盡主守者萬方勸阻主悲怨作愁憤詩一章

風卷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幃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冤鬼哭

阿禚主傳見上

愁憤詩

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裏彩錦被名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華言可惜

施宗施秀同奴夕雲片波濤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花乃起死回生草）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乃駱駝背）西山鐵立霜蕭灑（鐵立乃松林也）

施伯仁妻鄭允端

題山水幛歌

我有一疋好素綃畫出江南無數山筆法豈但李營丘直擬遠過楊契丹良工好手不易遇此畫森然能布置層巒疊嶂擁復開怪石長松儼相對板橋茅屋林之隈瀑流激石聲如雷悠然坐我匡廬下便覺胸次無凡埃此身能向圖中老自恨無由致幽討布襪青鞋負此生長對畫圖空懊惱

擬擣衣曲

男兒遠向交河道鐵馬金戈事征討邊城八月霜風寒欲寄戎衣須及早急杵清砧擣夜深玉纖銅斗熨貼平裁縫製就衣襖裙千針萬線始得成封裝重重寄邊使為與夫君奮忠義好將勳業立邊陲要使功名書史記

題耕牧圖

幽人薄世味耕牧山之陰自抱村野姿常懷畎畝心行行南山歌落落梁甫吟掛書牛角上揮鋤九中金飽飯黃昏後力田春雨深四體勤樹藝三生悟浮沉巢父世高尚德公人所欽伊人去已遠高風邈難尋撫卷空歎息俯仰成古今

題望夫石

良人有行役遠在天一方自期三年歸一去凡幾霜登山臨絕巘引領望歸航歸航望不及躑躅空徬徨化作山頭石兀立倚空蒼至今心不轉日夜遙相望石堅有時爛海枯成田桑石爛與海枯行人歸故鄉

詠鏡

皎皎奩中鏡相隨越歲年清光何所如明月懸中天我昔十五餘顏色如花鮮對之理晨妝塗抹鬪嬋娟近來年頗長貧病相憂煎形容頗老醜無復施朱鉛今朝鏡亦昏塵垢食連錢相看自黯黯焉能分媸妍人生有盛衰物情隨變遷世間類如此何用增慨然

紀夢

麻姑古仙人忽然形夢寐初焉不相識儼然一處女年可十七八指爪長有咫高髻青霞衣餘

髮散如縷自云接待來三變桑田水近過蓬萊
山弱水亦清泚招我西家遊池頭見阿嫗余笑
而不言飄飄自高舉仰望空雲烟夢見發長胃

詠蒻

陽烏怒不飛炎熱那能止團扇製霜紈華堂奉
君子動搖清風生煩熇淨如洗一夕秋風高商
飈逐殘暑不得奉周旋棄擲匆復取世態有炎
凉中心無彼此用舍故有時行藏存諸理二者
有是夫惟我與爾耳

憶妹

有妹隨夫婿之官在匡廬到今一年久音問絕
來書近聞群盜起總在大江西所志剽城邑殺
人血成渠不知患難中生死竟何如懷我鶺鴒
原獨坐渺愁予

聽琴

夜深衆籟寂天空皎月明幽人據槁梧逸響發
清音一鼓再三彈中含太古情坐深聽未久山
水有餘清了則既物化賞心誰與斥感慨意不
已天地空崢嶸

題秋胡戲妻卷

婉彼魯姬姜出採林下桑遠人何處來下馬古
道傍黃金致微言少年爲貴郎婦人秉素心鐵
石塡衷腸豈爲物所移古井波瀾揚謂謝道傍
子請歌行路章

吳人嫁女辭并序

余見尋常百姓家多以女與達官貴人雖
誇耀于一時而終不諧老故作是詩以警
之

種花莫種官路傍嫁女莫嫁諸侯王種花官道
人將取嫁女侯王不久長花落色衰人易變離

鸞鏡破終成怨不如嫁與田舍郎白首相看不
下堂

羅敷曲

邯鄲秦氏女辛苦爲蠶忙清晨出採桑採桑不
盈筐使君從南來五馬多輝光相逢在桑下遺
我雙鳴璫聽婦前致辭卑賤那可當使君自有
婦羅敷自有郎請君上馬去長歌陌上桑

盧仝小像

破帽長鬚老玉川遺經獨抱幾經年有唐一代
元和史總在高吟日蝕篇

題畫

誰貌江南景風烟萬里寬金銀開佛寺紫翠出林巒篆各馳行役幽人賦考槃蒼茫無限意撫卷為盤桓

題明皇並轡圖

三郎沉醉後上馬玉環隨如何西幸日不是並轡時

題畫二絕

點點青山翠欲流短蓑漁子坐扁舟荒村五月涼如水茅屋扶疎草樹秋

其二

青松望極是桃花去去仙源路不賒使好解衣衡水過洞中午飯熟胡麻

琵琶亭

天空月白江水寒斜抱琵琶寄所宜自古佳人多命薄不須惆悵販茶船

秋窓書懷

詩骨從來不受肥那堪衰病弗勝衣朝來試把羅裙整瘦比今春又半圍

念舊

憶昔娉婷十五餘匀紅傅白鬬西施如今老去慵粧洗正是梨花遇雨時

詠橘

滿林霜落洞庭西橘柚青黃照眼齊念我已無慈母奉故人書後不須題

種桃

便向墻陰斸碧苔不將移植近溪栽落花他日隨流水恐惹凡人取次來

水檻

近水人家小結廬軒窓瀟洒勝幽居凭欄忽聽漁榔響知有小船來賣魚

梢帳

昔隨阿母上蓬萊雲氣如銀拂面來今日夢中猶是見梅花相對一床開

蘇小卿 以下附

題金山寺

憶自當年拆鳳皇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横金婦入地當尋折桂郎彭澤曉烟迷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記金山寺高掛雲帆上豫章

吳伯固女

寄外

昭武吳伯固女貌美聰慧其夫詣闕上書稱旨送太學三年不回吳氏作詩寄之未幾天子幸學大受職東歸故里

昔君曾奏三千牘辭凜凜文風誰敢觸鄉老薦賢親獻書邦侯勸駕勤推轂馬頭三空登長途謂君此去難揚歷整頓羅裳出送君珠淚盈盈垂兩目訣前一一向君言馬頭猶自叮嚀囑青衫十載早榮歸莫遣妾心成局促秋天冬暮風雪寒對鏡懶把金蟬簇夢魂夜夜到君邊覺來寂寞鴛鴦獨此時行坐閑窓紗忍淚含情眉黛蹙古人惜別日三秋不知君去幾多宿山高水濶三千里名利使人復爾耳昔年曾撥伯牙絃未遇知音莫怨天十年又奏相如賦漢殿依前還不遇時人不知雙字訛平川倏忽起風波當時南宮聽罷音教妾沉吟杵中心為君滴下紅粉淚紅羅帳裡濕鴛衾悄憤調琴蟬鵲噪默默吟詩絲竹林千調萬撥不成曲爭那留中氣相掏千思萬想不成詩心如死灰自得知料得君心

當此際事國繁華閑田地朝朝暮暮望君歸日在東隅月在西碧落翩翩飛過鴈青山切切子規啼望盡一月復一月不見音容寸腸結又聞君自河東來夜夜不教紅燭滅鷄鳴犬吠側耳聽寂寂不聞車馬音自此知君無定止一片情懷冷如冰既無黃耳寄家書也合隨時寄鴈魚日月逡巡又一年何事歸期竟杳然堂上雙親鬢垂白用盡倚門多少力孟郊曾試遊子行陟岵如何不見情室中兒女亦雙雙頻問如何客異鄉異鄉知是育才處人情不免且契慕低頭含淚告兒女遊必有方况得所八月凉風滿道途好整征鞍尋舊路吾鄉雖曰俊秀才往往怕君頭角露聖朝飛詔下來春青瑣早早慰雙親飛龍公道取科第男兒事業公卿志筆下窓窓為君言書中重重寫妾意秋林有聲秋夜長願君莫把斯文棄

薛氏

竹枝曲十首

姑蘇臺上月團團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

其二

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

其三

虎丘山上塔層層夜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其四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裡鍾聲早渙大江風惱客眠

其五

洞庭金柑三寸黃笠澤鱸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上方

其六

荻芽抽筍楝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其七

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

其八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其九

一綰鳳髻綠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針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其十

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

鄭奎妻

題燈花

燦爛燈花向夜開盈盈金粟墜銀臺料想無他事秖是良人自遠來

四時詞 四首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鬖髿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其二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

鶯兒

其三

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麝
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
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
仙花

其四

山茶未開梅未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冒冷
塑狻猊繡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
水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

香枝

惜花春起早

胭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荼蘼香雪落媚紫濃遮
刺繡窗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
雲未暇臨妝臺笑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
未開

愛月夜眠遲

香車半驛金釵卸寂寂重門深鎖夜素魄初離
碧海壖清光已透珠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
橫斗轉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過薔薇架

後看

掬水月在手

銀塘水滿蟾光吐嫦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
若可捫分明兔顏如堪數美人自挹春葱怱
訝冰輪在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
寒宮

弄花香滿衣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攀條
恐刺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房擷翠掩蘭堂馥
郁餘香滿繡牀蜂蝶紛紛入窗戶飛來飛去繞

衣裳

明

郭愛

哀詞

郭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尤極巧慧

宣宗皇帝聞其賢命迎至京至病遂不起先數日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死後封國嬪

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

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于之不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劉方

和燕巢二首

劉方者軍人方姓女也年甫十二三為僞男子從父返故鄉父客死於河西務蒙村劉叟家遂不變形為劉氏子改名劉方劉夫婦不知其為僞也越二年山東張兟人劉奇遇難於蒙村河劉悲之異其同姓收為長子奇請書史因以教方方亦精於翰墨又一年叟夫婦咸卒喪畢奇欲議昏方堅執不從奇覩燕題詩於壁以探方意曰營巢燕雙雙雄朝暮辛勤巢始成若不尋雌寄殼卵巢成必竟巢還空方見詩笑誦奉和奇見而疑之曰弟和燕子詩甚嘉然再能和乎方笑復和奇曰若然弟實木蘭之隱胡不明言方首肯奇復曰既不成兄弟當為兄妹乎或為夫婦乎方不答惟含涕而已問之再四方徐曰若兄妹之姿理應適人妾父母之墳終為寄托之鬼妾因

毋喪同父還鄉恐不便於途故僞為男子父沒而妾不改形者欲求致身之所以安父母之柩也幸義父無嗣得斯遺產與兄遭亂復是仁人比非人謀實是天合倘兄不棄賤陋使三家之後永續而三義之名不朽矣奇驚喜不已遂揖方就寢方曰非禮也須明日祀告三墳為妾辦妝物會親隣方可二人遂秉坐待旦依議而行是後家成巨族號劉方三義家云

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

巳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其二

營巢燕聲呷呷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忠且純何事楚君終不納

沈氏

送弟就試春官

沈氏湖州人聰慧善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孝皇時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溥爲貢士就試春宮沈贈以

詩

自少離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迎鳳輦趨青鎖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華蟲上袞衣（春向一作早林思光入帝畿一作恨 無賴草各春鄉一草馭又作龍山）

孟淑卿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孟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詞別號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賞

悼亡

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萬蕊花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黄昏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長信秋詞

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日長春

朱氏

勉外

朱氏福建人沙陽禮部員外林鴻子羽妻朱年甫十九卒子羽終身不娶夫妻皆能詩朱氏勉子羽詩五首

玉食叨陪近尚方五雲深處列鵷行經綸輔國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朝天身惹御爐香功名成遂歸寧日一榻清風緑野堂

茅氏

賣廢宅詩

茅氏太倉陸袞母也早年寡居靜室讀書賦詩後家貧賣宅吟詩自遣

壁有蒼苔甑有塵家園一旦屬西鄰傷心怕見門前柳明日猶如陌路人

林氏

晚春遣興

林氏福建人家貧空老愁懷莫禁晚春作詩以遣興云

拋却銀鍼到小庭遣情無柰獨傷情高低別院

千秋影遠近人家笑語聲黃鳥曉寒薇翠柳綠苔春盡點紅英一年好景仍孤負堪嘆嫦娥老此生

陳氏

陳氏仁和人都御史李公昂妻道州君士彪毋也父敏政南康守簪纓奕世文墨禪家陳氏通達往典詩錄時務晚歲詩詞愈精著作甚富惜其孫子不肖文藝珠璣散軼爲可慨也近有窮子獲遺稿於敗簏中緝而成編分爲四卷予選其尤佳者數首以著之于編

春草

無人種春草隨意發芳叢綠遍郊原外青回遠近中卑烟粘落絮和雨襯殘紅不解王孫去萋萋對晚風

舟行

夜過平皋驛孤舟涉曉行雲迷張翰宅烟障闔閭城鷺汀岸花落帆張溪鳥行要識吳中趣須聽欸乃聲

夏日偶成

庭竹綠交加虛窗罩碧紗蠶收金線草臺長玉簪花雨過留殘日雲歸帶晚霞未能消暑悶閒步聽池蛙

至淮陰

淮河西畔泊行舟野蓼汀花對客愁帆影遠隨波影滅櫓聲低逐浪聲流雲橫遠岫千林晚雨過長堤兩岸秋最是烟波好風景白蘋深處浴輕鷗

高郵

蕭蕭蘆葦没長堤野色秋光總入題木落山空

雲影薄天高水濶浪痕齊商船泊岸牙檣密旅舘招人酒旆低一片孤帆隨鳥没又聞柔櫓夕陽西

春日

恰恰流鶯轉樹梢融融春色遍江皐池塘弄碧鋪輕絮庭院飛紅謝小桃日午堂前人語寂雨晴堤上燕郊高新詩每欲追風雅檢閱篇章論楚騷

秋興二首

小塘蒲柳漸凋踈露滴銀牀下井梧隱去陶潛戀松菊歸來張翰憶蓴鱸雨收殘暑蟬聲咽風送新凉鴈影孤每爲悲秋减懐抱任他香冷博山爐

其二

江上浮雲障碧空亂山愁鎖夕陽紅邊城畫角吹殘日野寺踈鍾度晚風梧樹着霜飄敗葉菊花經雨發寒叢愁多倦寫蠅頭字坐倚胡床看寒鴻

秋夜

霜染楓林幾樹紅碧天雲散月如弓十年遊覽江湖外一枕逍遥夢寐中到處山河多禹跡滿城冠服有唐風愁懐清思難消遣四壁啾啾話夜蟲

舊行閩山見居人以竹引泉

行盡山溪路漸茫幾家茅屋對斜陽引泉竹溜穿厨入墮粉松花遶舍香樵徑無人閒卧犢石田有雨漸分秧平生頗有山林僻欲向溪邊結草堂

別同寅常夫人

搖搖征旆動離情欲去還留未忍行雨過汴梁農事足潮歸江右客帆輕關山跋涉難爲別道路驅馳不記程後會無由託魚鴈相看惟仗酒頻傾

睡起

旭日暉暉上枕屏芙蓉衾暖夢初醒銀鈎半捲鮫綃帳玉體新傾琥珀瓶梅樹結胎惟露紫竹枝含影尚餘青凍蠅無力飛還墜又掛蛛絲入短櫺

遣興

花霧霏霏畫閣綺窓贏得一春閒曉粧試欲

尋芳去晚醉應須帶酒遂梨萼已舒蝴蝶粉笋
尖初試玳瑁班朱門盡日無人閉海燕歸來不
上闗

暮春

小庭槐影漸成陰池館無人院宇深簾捲蝦鬚
人寂寂香焚鵲尾晝沉沉海棠笑日嬌常困楊
柳搓風瘦不禁薄暮晝闌人散後落花滿地碧
苔侵

和彦成弟韻

詩句裁成與有餘緘封問我近何如形容每向

愁中變書信常於別後疎故里幾年煩筆硯名
邦今日擁旌旟慈闈侍養須三釜忠孝家傳莫
負初

贈五臺尼姑雲秀峰

貝葉翻經下五臺倏然飛錫到天台鉢分甘露
沾三界手散曇花遍九垓機事忘時心地豁真
空悟後性田開何當得遂參禪約不二門中任
往來

贈于府尹女張夫人

節婦忠臣自一家即今人物後誰誇高標已有

三從德雅志先成九轉砂湛湛壺天閒日月離
離庭草帶煙霞幾回欲問長生訣閬苑瑶臺道
路賒

秋夕

水滴銅壺夜漏停樓頭月午睡初醒丹爐養藥
重添火小閣焚香再禮星槭槭風聲敲木葉輝
輝燈影照幃屏擁衾忽爾成奇夢直駕長鯨過
洞庭

靜庵夫人許來訪竟不見過作此以寄

靜庵曾約來相訪底事雲軿竟不過深院雪消

芳草綠小園風過落梅多欲餐白石先投藥愛
寫黃庭不換鵞我欲共君修大道他年銅狄再
摩挲

書懷

遊宦江湖已有年歸來晦跡愛林泉自知學道
踈人事每爲搜詩裁夜眠開戶欲尋芳草地捲
簾愁對杏花天肯將俗事縈懷抱須向山中作
隱仙

雜興

太極由來不可名內觀須向適中醒陰陽未判

皆無像天地纔分便有形胡馬固應嘶北地鯤
鵬多是化南溟也知盡性能窮物静學希夷百
慮停

書懷

五十年來鬢已華只將修鍊作生涯卅書細閱
求傳道爐竈時封學養砂服食未諳雲母粉幽
棲多種石楠花閒來想像陶弘景高拱棲居遠
俗譁

哭夫

將相功名四十年豈期一别隔重泉文章自合

今時範政績堪爲後世傳對鏡每傷鸞影隻傳
家須得鳳毛賢東風苦雨寒燈下幾度哀思淚
慘然

朱靜庵

朱氏號靜庵海寧周教諭濟之妻也父祚
尚寶卿兄禮太僕丞朱幼穎悟得其家學
以詩鳴于時多與上官倡酬甚爲名流所
賞年八十餘有集十卷朱嘗讀李易安詞
有云一代才華真可惜錯將閒恨寄新詞
添朱亦以所匹非稱每形諸吟詠故其離

落見梅有感云可憐不遇知音賞零落殘
香對野人斯復情見乎辭矣

雨中寫懷

茅屋無客過蒼苔滿庭綠誰憐楊子居寂寞芳
幽獨

惜春

挂樹遊絲倚旎撲簾飛絮輕狂杜宇喚將春去
小桃落盡紅香

竹枝詞二首

西子湖頭賣酒家春風搖蕩酒旗斜行人沽酒

唱歌去踏碎滿堦山杏花

其二

橫塘秋老藕花殘兩兩吳姬蕩槳還驚起鴛鴦
不成浴翩翩飛過白蘋灘

暮春即事

落花如雪點蒼苔深掩重門晝不開蝴蝶不知
春已去又隨飛絮過墻來

初夏

落盡殘紅日正遲薰風一夜折薔薇池塘雨過
無人到滿地榆錢鶯亂啼

病中作

剔盡寒燈夢不成擁衾危坐到三更不知何處吹羌笛落盡梅花月滿城

客中即事

華屋沉沉乳燕飛綠楊深處囀黃鸝疎簾不捲薰風靜坐看庭花日影移

秋日見蝶

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卅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

閨怨

啼鳥驚回曉夢醒起來無力倚憐屏娥眉未得張郎畫每見東風柳眼青

春蠶詞二首

桃花落盡日初長陌上雨晴葉葉黃拜罷三姑祭蠶室漸籠溫火暖蠶房

其二

交交蔵勝屋頭鳴桑葉青青鳥巳生女兒守箔夜無寐切葉喂蠶天欲明

染甲

金盆和露搗晴霞紅透纖纖玉筍芽翠袖籠香

理瑤琴綠陰新綻海棠花

平望舟中即事

獨坐蓬窗下挑燈話別離旋沽平望酒細味碎川詩遠寺鐘聲動孤村月上遲含愁緘尺素慰我北堂思

客中偶成

異鄉久爲客風雨阻歸程兩岸數峰碧孤舟一羽輕蓬窗殘燭在烟樹早鴉鳴坐待東方曙依稀見海城

春雨

濕雲漠漠雨如絲花滿西園蝶未知金屋曉寒鶯語澁畫樓春晚燕歸遲宮桃有恨啼紅淚烟柳多情斂翠眉檀板金尊久寥落孤城愁聽角聲悲

湖曲

湖光山色映柴扉茅屋疎籬客到稀閒摘松花釀春酒旋裁荷葉製秋衣紅分夜火明書屋綠漲晴波没釣磯惟有溪頭雙白鳥朝朝相對亦忘機

夜坐

吳鎰初出夜無眠數盡更籌聽暮寒柳色弄陰
春已暝角聲吹月夜將闌金爐火冷沉烟細羅
幌風生蠟炬殘獨坐空庭望銀漢碧天如水露
溥溥

秋夜

月轉梧桐夜未央繡屏斜裊篆烟香金風初起
桂花落玉露無聲秋夜長碧漢望窮仙路遠紫
簫聲徹曉天凉乘槎欲共天孫會惆悵銀河路
渺茫

答李都憲

獨坐空堂玉漏遲故人何處不相知蛩聲依井
夜將半花影横窗月上時促席每聆高世論挑
燈重看寄來詩恨無羽翼飛騰去幾度臨風動
容思

白苧詞

西風肅肅天雨霜館娃宮深更漏長銀臺絳蠟
何煌煌笙歌勸酒催華觴美人起舞雪滿堂清
歌宛轉飛雕梁君王沉醉樂未央臺前月落天
蒼蒼

春睡詞

萋萋芳草合新綠露井夭桃錦雲簇西闌干外
早鶯啼又喚春光到華屋綺窗花影搖玲瓏玉
人夢破春溶溶雲鬢半鬆鳳釵滑枕痕一縷消
輕紅香汗輕輕透衾濕含情欲起嬌無力海棠
庭院鳥聲和睡足東風一竿日

雙鶴賦

惟仙禽之高潔禀玉雪之貞姿翔崑崙之琪樹
啄玄圃之靈芝共遨遊於碧落同沐浴于天池
與鸞鳳而為侶矧燕雀之敢窺何虞人之見獲
遂籠送于軒墀蒙主人之過愛聊隱迹而棲遲

故其呼之則應撫之即馴山雞雜處野鶩為倫
志昂藏而獨立情偃蹇而弗伸若夫春雨初晴
花陰滿庭臨風振羽向日梳翎或翩躚而對舞
或夭矯而同行望故巢之修阻徒奮迅而長鳴
既而白露初降金風始高丹冐皎潔玄裳飄蕭
發清淚于永夜徹遺響于九皐感遊子之躑躅
使遷客之無聊爾乃安于棲息飲啄適宜受乘
軒之寵渥釋籠檻之羈縻愧微軀之匪薄承眷
顧之恩私感厚德猶未報徒馳情而任玆未允
君之玩好誓畢世而不違

鄒賽貞

鄒賽貞者濮未軒公之配和仲之母鉛山費鵞湖之岳母也號士齋封孺人少聰慧其父教之列女傳諸書悉解其義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詠隨事寄寫和平莊重見者莫不奇之以爲是無愧於能言之士矣因以別號士齋有士齋詩集三卷行於世費鵞湖爲之序云

題菊

不共春光鬪百芳自甘籬落傲風霜園林一片

蕭疎景幾朶依稀散晚香

見雪

誰剪仙宮六出花等閒拋散下天涯豐年先兆今前白茅屋翻成富貴家

中秋二首

九載中秋宦邸過今年團聚樂偏多晚凉月上梧桐處共瀉金尊意若何

其二

銀漢無聲夜夜清良辰忽感宦遊情東山遙望人千里想亦停杯對月明

用韻奉未軒

趨機曾勉樂羊恩霜雪青青連理枝常憶十年勤苦意寒窓夜雨剪燈詩

病中和子充韻

藏園嗟病體無意理絲絲披褐窓前坐移書膝上撚久忘糜肉味惟喜菜根甜香燼金爐處童孫代手拈

宦邸寄妹

封緘憑鴈寄多病尚纏綿寒粟侵肌玉秋蓬亂鬢蟬鄉書猶未達肉骨自相牽何日歸寧處燃

燈話少年

京邸九日懷未軒

十年青苦伴青氊喬擢無緣別思牽楓葉蕭蕭添暁醉菊花朶朶鬪寒妍秋江未見歸張翰孤館誰憐老鄭虔欲覓白衣充酒使遠傳逸興到籬邊

瓊林宴

聖主恩榮宴相才彀中英俊總追陪喜酬司馬簪花志敬仰 神堯祝壽杯鐘鼓鏗鏘迎瑞靄蛟龍變化蟄春雷長安道上人如簇爭看新郎

御燕回

春日述懷

近逢日影上簾鈎自種新愁掛念頭午醒易驚鄉夢遠春輝難報寸心柔去窗燈火常當夕鵬鷺風雲未遇秋身病消容尤可恨菱花照處自堪羞

壬子秋未軒移來葵花二本植書軒窗下至乙卯春變開千葉未軒喜賦瑞葵詩因和其韻

千層錦纈絢精霞往歲開来莫此嘉恐爲陸蓮

呈瑞萼又疑王樹吐天葩迎烟翠葉翻清影向日丹心絶點瑕命侯走壺供客賞姚黃魏紫不須誇

陳少卿妻 寄外

陳少卿溫州南溪人宦京娶妾甚寵棄妻于家其妻作詩以寄

野鷄羽毛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郎得着眼見花開又花落

潘氏

潘氏者浙江台州山東提學潘留鶴之女貢士裘西川之妻也別號碧天道人善吟咏有唫稿行于世君子謂其有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當不出於希孟之下矣

重陽二首

落葉風雨裏窗前滿地紅飛禽鳴老樹白月正當空

其二

獨坐小窗下幽蛩不絶鳴青天孤月淨滿耳是

秋聲

題劉阮圖

千年古木萬年山洞口仙蛾自玉顏劉阮當年那得見浪傳虛譜在人間

月下思 隨任金陵泊舟南浦

孤舟横野渚明月照當空十年江海意疑在小亭東

西江

江上水正平日照西山日遠樹一尺長岸濶風吹柳

秋月 四首

園亭當水中兩岸蘆花雪夜深人未眠碧水蕩秋月

其二

寒月悠悠靜窓前慘淡風荒山黄葉舞秋色滿江中

其三

風洒小園竹珊珊琅玕王月白長空霄令光浸碧緑

其四

暮雲棲野樹秋水蕩寒波板橋明月夜織女渡天河

蓮塘 二首

月自東山上風從渡口生孤舟蕩烟水滿袖藕花香

其二

溪水流東去垂楊對我門凄凉斷橋路殘月照黄昏

夜坐讀周南

獨坐難禁夜色寒滿窓新月度春殘臨文徒愧無經濟只把關雎仔細看

秋詞

翻翻黄葉落江風月滿池亭秋夜空黄菊酒香人已醉白蘋江冷度飛鴻

月下撫琴

靜坐蒼苔理素琴青山緑水作知音林間碧落幽閒處白月微風伴我吟

哭夫

不幸我夫殞帝州扶棺千里豈勝愁只知讀誦須勞力誰料功名未到頭父母恩深安得報夫

妻情重幾時休西川面目何由見腸斷西風血淚流

王素娥

素娥號藥房山陰王真翁女也生有淑德長能詩文尤善女紅年十七歸胡節節以吏曹死北鄙素娥誓無他志年四十一

辛亥

渡錢塘喜晴

風微月落早潮平江國新晴喜不勝試看小舟輕似葉載將山色過西陵

悶懷

妾淚非易彈鄉關渺千里心事與愁腸相對何人語

黄昏

堦下蛩吟又暮秋倚闌獨立恨悠悠幾多心事三年淚忍向更深枕上流

獨愁

黄昏愁聽雨瀟瀟挑盡殘燈夜寂寥針綫不拈腸欲斷薰籠香冷火應消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續集卷之十五

會稽玄陽僊史酈琥釆撰
吳門武陵居士顧廉校正

漢

蘇武妻

按李陵書生妻夫婦非從而終者也故置諸此集

荅外留別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號立遣中郎將蘇武尋幣賂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荅之云爾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月馳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

烏孫公主

悲歌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

爲室兮氊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
兮心内傷願爲黄鵠兮歸故鄉

卓文君

白頭吟五解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
故悦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及長卿將聘茂
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長卿
乃止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来相

决絶

其二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
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其三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
誰驕

其四

凄凄重凄凄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首不
相離

其五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
刀爲敲如馬噉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
年萬歲期

司馬長卿誄

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悦文君之色
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
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横劒
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

遊兮賦子虚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
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
兮不耻當壚生平浅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
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
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
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皇后趙飛燕

歸風送遠操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
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

之操
凉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
多慨慷

上牋奏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天號積有歲時
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
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
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
體辯天日之入懷虹蜺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
胸茲為嘉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

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昭儀趙合德

遺飛燕書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
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善笑語二人並
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昭儀
在昭陽殿遺飛燕以此書云

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
陳踴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襠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
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瑙彄　雲母
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廻風扇　椰
葉扇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水香　沉水香
香螺巵　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蔡文姬

悲憤詩二首

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又妙
於音適河東衛仲道夫亡而無子歸寧於
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沒於南匈奴在
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乃遣
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陳留董祀後感
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
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
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
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今死難雖苟

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
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
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
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
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
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
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
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
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

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其二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
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
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
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
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
爛腐所略有萬計不能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
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停
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
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
戹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
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
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
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
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
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
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

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
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兼有同時輩相送告別離慕我獨得歸哀叫聲
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
路亦鳴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
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既至
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
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
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
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腹彊視

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胡笳十八拍

蔡文姬善鼓琴爲離鸞別鶴之操漢末大亂胡虜犯中原文姬爲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入番爲王后王甚重之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魏武帝與文姬父邕有舊勅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義節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其二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絃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其三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其四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其五

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爲得漢音鴈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其六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其七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
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
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
草盡水竭兮牛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其八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
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
匹儔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兹八拍
兮擬排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其九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
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
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
雲烟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其十

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
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
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離別十拍悲深
兮淚成血

其十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
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
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
恥問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兹起
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其十二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
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懽兮罷兵戈忽遇
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
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

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其十三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
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
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
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
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
我知

其十四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饑四時萬

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濶兮
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
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
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其十五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塡胷兮誰識曲處穹廬兮
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
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
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
相知兮何處尋

其十六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
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
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
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我兮獨
罹此殃

其十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
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
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
春夏寒人馬飢豗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
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其十八

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
曲難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
造物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
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
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魏 文昭甄皇后

讓長秋宮表

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也九歲喜書視
字輙識數用諸兄筆硯兄曰汝當作博士
邪后答曰觀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
敗爲已戒者不知書何由見之袁紹據鄴
爲中子熙納焉及曹操破紹文帝私納爲
夫人後爲郭后所譖賜死明帝即位追謚
文昭皇后也魏書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
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稱謝璽書三至
而後三讓言甚懇切

妾聞三代之興所以享國久長綿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令踐祚之初誠宜進登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

塘上行

鄴都故事此詩甄后臨終所作樂府解題別名蒲生篇甄后所作歎以讒訴見棄猶幸得新好不遺故惡焉按史黃初元年十二月文帝如洛陽明年六月遣使殺甄夫人後宮故其辭有苦悲邊地悲風而思君

獨樂以自決及後人所擬皆為婦人失寵而或名曰辛苦篇則此詩為甄后所作無疑也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長可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長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從修修思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孟珠丹陽人

陽春歌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

華山女 此女無父母命私與蔽膝同死無淫奔之迹而有淫奔之心者也故載此

華山畿

華山女不知其姓氏有徐氏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姿色艷麗見之轉盼微笑生歸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席下卧

之當已少日果瘥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為母曰我死以牛車載柩踰華山畿而葬免後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拍不行覩者甚衆女私窺見母知其為徐子柩也乃沐浴妝飾出歌棺應聲而開女透入棺死女之父母哀憐遂合葬於華山畿焉

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

北齊

馮小憐

感琵琶絃贈代王達

小憐者本淑妃周高祖平齊以賜代王達小憐悲思齊王因琵琶絃作詩贈達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

胡后

楊白花

胡后魏宣武靈皇后也肅宗立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嘗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各賜帛有差時武都人楊白花者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太后逼通之白花懼及禍乃率其部曲奔梁易名華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后性聰悟多才藝能射中針眼牙暫然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陳

樂昌公主

餞別自解

公主陳後主之妹也封樂昌公主才色俱麗會陳政方亂歸於太子舍人徐德言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遂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公主得詩悲泣不食素因訊之公主廼以實對素於是召德言至與德言公主

偕飲帝命公主賦詩公主遂口占一絶書
乃厚遺之送還江南聞者莫不感嘆
今日何遷一作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
信作人難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續集卷之十六

隋

侯夫人

自傷

煬帝建迷樓選良家女數千以居其中由是后宮多不得進御宮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縊於棟下臂繫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見其詩反復傷感因厚禮葬之

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蹝履步庭下幽

懷空感傷平日所愛惜自待却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誠真一作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妝成

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自遣

祕洞扃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
昭君

自感三首

庭絶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
處多

其二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
春何

其三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成雨
露多

看梅二首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
露枝頭一點春

其二

香清寒艷好誰惜似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
與群芳自在春

蕭后

述志賦

蕭氏隋煬帝后梁明帝女也性婉順有智
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帝甚寵敬焉帝
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
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及
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於竇
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洛州建
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
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於京師

承積善之餘慶備箕帚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
將負累於先靈乃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
雖自強而不息亮愚朦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

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會
顧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
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
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
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
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
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胸襟而未識
雖沐浴於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
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
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

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
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為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
且願安乎容膝味箴于泊之寄金屋瑶臺之美
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
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
蕩囂煩之俗慮乃服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
觀圖女而作軌尊古賢之令範冀福禄之能綏
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嗟黄老之捐思
信為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姬之聖則
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

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
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
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吴絳仙

謝賜合歡水果

吴絳仙隋殿脚女也煬帝幸汴御龍舟每舟擇妍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為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絳仙肩帝喜其柔麗不與群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娥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僊將拜婕妤適值絳僊下嫁為玉工萬群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為龍舟首檝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為長蛾眉獨絳僊得賜螺子黛每倚簾視絳僊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僊真可療饑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檝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蕭妃慧妬不懌由是稍稍不得親幸自至廣陵命備月觀行宮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廻進合歡

水果一品帝命小黄門以一雙馳騎賜絳僊遇馬急搖解絳僊拜賜私因附紅牋小簡上進帝省章不悅顧黄門曰絳僊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黄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

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

唐

則天皇后武氏 名曌

遣使宣詔幸上苑

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云云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異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同太平公主遊九龍潭

山窓遊玉女澗戶對瓊峰巖頂翔雙鳳潭心倒九龍酒中浮竹葉杯上寫芙蓉欲驗山家賞唯有入松風

如意娘

樂苑曰如意娘商調曲唐則天皇后所作也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織錦回文記

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于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丰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符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近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之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伺蘇氏之短謟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

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綵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横反復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致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回文盛見傳寫是近

代閑忩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鏡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以示將來也

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御製

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蓋聞造化權輿之首天道未分龜龍繫象之初人文始著雖萬八千歲同臨有截之區七十二君詎識無邊之義由是人迷四忍輪迴於六趣之中家纏五蓋沒溺於三塗之下及夫鷲巖西峙象駕東驅慧日法王超四大而高視中天調

御越十地以居尊包括鐵圍延促沙劫其爲體也則不生不滅其爲相也則無去無來念處正勤三十七品爲其行慈悲喜捨四無量法運其心方便之力難思圓對之機多緒混太空而爲量豈算數之能窮入纖芥之微區匪名言之可述無得而稱者其唯大覺歟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山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禎絶瑞既日至而月書貝葉靈文亦時臻而歲洽踰海越漠獻賝之禮備焉架險航深重譯之詞罄矣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斯乃諸佛之密藏如來之性海視之者莫識其指歸挹之者罕測其涯際有學無學志絶窺覦二乘三乘寧希聽受最勝種智莊嚴之跡既隆普賢文殊願行之因斯滿一句之內包法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剎土而非隘摩竭陁國肇興妙會之緣普光法堂爰敷寂滅之理緬惟奧義譯在晉朝時踰六代年將四百然一部之典纔獲三萬餘言唯啓半珠未窺全寶朕聞其梵本先在于闐國中遣使奉迎近方至此既覩百千

之妙頌乃披十萬之正文奧以證聖元年歲次乙未月旅姑洗朔惟戊申以其十四日辛酉於大徧空寺親受筆削敬譯斯經遂得甘露流津預夢庚申之夕膏雨灑潤後覃壬戌之辰式開寶相之門還符一味之澤以聖曆二年歲次己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繕寫畢功添性海之波瀾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頓教普被於無窮方廣真詮遐該於有識豈謂後五百歲忽奉金口之言娑婆界中俄啓珠函之祕所冀闡揚沙界宣暢塵區並兩曜而長懸彌十方而永布一窺

寶偈慶溢心靈三復幽宗甚盈身意雖出無説無示理符不二之門然因言顯言方闡大千之義輒申鄙作爰題序云

楊貴妃

贈張雲容舞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

喬知之妹

詠破簾

已漏風聲罷繩持也不禁一從經落節無復有貞心

李冶

藝文畧作李裕字季蘭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中作詩詠薔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横父恚曰此必失行婦也竟如其言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云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蘭則不然形器既雄詩意亦蕩如遠水浮山棹寒星伴使車此五言之嘉境也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疾季蘭乃笑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美之上傚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嫗長卿曰季蘭女中詩豪也

聽蕭叔子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寂寞直是當時夢裏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絃中起初疑憤怒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還一彈願作流泉鎮相續

寄朱放

望水試登山山高湖又濶相思無曉夕想望經年月鬱鬱山木青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

寄校書七兄

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澤莫忘幾行書

送韓揆之江西

相看折楊柳別恨轉依依萬里西江水孤舟何處歸湓城潮不到夏口信應稀唯有衡陽鴈年年來去飛

送閻二十六赴剡縣

流水閶門外孤舟日復西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

留別廣陵故人

無才多病分龍鍾不料虛名達九重仰愧彈冠上華髮多慙拂鏡理衰容

明月夜留別

離人無語月無聲明月有光人有情別後相思人似月雲間水上到層城

春閨怨

百尺井欄上數株桃已紅念君遼海北拋妾宋家東

相思怨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攜琴上高樓樓虛月華滿彈得相思曲絃腸一時斷

偶居

心遠浮雲去不還心雲併在有無間狂風何事相搖蕩吹向南山復北山

八至

至近至遠東西至深至淺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

結素魚貽友人

尺素如殘雪結爲雙鯉魚欲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

得閻伯鈞書

情來對鏡懶梳頭暮雨蕭蕭庭樹秋莫怪闌干垂玉筯只因惆悵對銀鈎

道意寄崔侍郎

莫漫戀浮名應須薄宦情百年齊旦暮前事盡虛盈秋髮行看白童顏學未成無過天竺國依止古故一作先生

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

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客詩偶然成一醉此

外更何之

田娥

寄遠

憶昨會詩酒終日相逢迎今來成故事歲月令人驚淚流紅衫薄風度羅衣輕難爲子猷志虛負文君名

携手曲

携手共惜芳菲節鶯啼錦花滿城闕行樂逶迤念容色色衰祇恐君恩歇鳳笙龍管白日陰盈虧自感中天月

崔仲容

戲贈

暫到崑崙未得歸阮郎何事教人非如今身佩上清籙莫遣落花沾羽衣

贈所思

所居幸接隣相見不相親一似雲間月何殊鏡裏人丹成空有恨腸斷不經春願作梁間燕無由變此身

贈歌妓

水剪雙眸霧剪衣當筵一曲媚春輝瀟湘夜色怨猶在巫峽曉雲愁不稀皓齒乍分寒玉細黛眉輕蹙遠山微渭城朝雨休重唱滿眼陽關客未歸

魚玄機

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字幼微後村詩話云劉言史贈成鍊師詩云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此女道士也豈魚玄機之流歟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下獄獄中有詩云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

賦得江邊柳

翠色連荒岸烟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蕭蕭風雨夜驚夢復添愁

贈隣女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開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浣沙廟

吳越相謀計策多浣沙神女已相和一雙笑靨才回面十萬精兵盡倒戈范蠡功成身隱遁伍

胥諫死國消磨只今諸暨長江畔空有青山號
苧蘿

賣殘牡丹

臨風興歎落花頻芳意潛消又一春應為價高
人不問却緣香甚蝶難親紅英只稱生宮裏翠
葉那堪染露塵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孫方恨買
無因

閨怨

蘼蕪盈手泣斜暉聞道鄰家夫壻歸別日南鴻
纔北去今朝北鴈又南飛春來秋去相思在秋

去春來信息稀扃閉朱門人不到砧聲何事透
羅幃

春情寄子安

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水消遠澗
憐清韻雪遠寒風想玉姿莫聽凡歌春病酒休
招閑客夜貪碁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
肯遲雖恨獨行冬盡日終期相見月圓時別君
何物堪持贈淚落晴光一首詩

暮春有感寄友人

鶯語驚殘夢輕粧斂淚容竹陰初月薄江靜晚
烟濃濕觜啣泥燕香鬚採蕊蜂獨憐無限思吟
罷亞枝松

冬夜寄温飛卿

苦思搜思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
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沉疏散未閑終遂願盛
衰空見本來心幽棲莫定梧桐處暮雀啾啾空
遶林

酬李郢夏日釣魚回見示

住處雖同巷經年不一過清詞勸舊女香桂折
新柯道性欺冰雪禪心笑綺羅跡登霄漢上無

路接烟波

和友人次韻

何事能消旅館愁紅殘開處見銀鈎蓬山雨灑
千峰小嶰谷風吹萬葉秋字字朝看輕碧玉篇
篇夜誦在衾裯欲將香匣收藏却且惜時吟在
手頭

遊崇真觀南樓覩新及第題名處

雲峰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鈎指下生自恨羅衣
掩詩句舉頭空羨榜頭名

愁思二首

落葉紛紛暮雨和朱絲獨撫自清歌放情休悵
無心友養性空抛苦海波長者車音門外有道
家書卷枕前多布衣終作雲霄客緑水青山時
一過

其二

自嘆多情是足愁況當風月滿庭秋洞房偏與
更聲近夜夜燈前欲白頭

江行

大江横抱武昌斜鸚鵡洲前萬戶家畫舸春眠
猶未足夢爲蝴蝶也尋花

其二

煙花已入鸕鷀巷畫舸猶題鸚鵡洲醉卧醒吟
都不覺今朝驚在漢江頭

聞李端公毎釣回寄贈

無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處弄船歸自慚不及
鴛鴦侶猶得雙雙近釣磯

題任處士剏資福寺

幽人剏奇境遊客駐行程粉壁空留字蓮宫未
有名鑿池泉自出開徑草重生百尺金輪閣當
川豁眼明

題隱霧寺

春花秋月入詩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捲珠簾
不曾下長移一榻對山眠

重陽阻雨

滿庭黄菊籬邊拆兩朵芙蓉鏡裏開落帽臺前
風雨阻不知何處醉金杯

早秋

嫩菊含新彩遠山閑夕煙凉風驚緑樹清韻入
朱絃思婦機中錦征人塞外天鴈飛魚在水書
信若爲傳

感懷寄人

恨寄朱絃上含情意不任早知雲雨會未起蕙
蘭心灼灼桃兼李無妨國士尋蒼蒼松與桂仍
羨世人欽月色苔階静歌聲竹院深門前紅葉
地不掃待知音

訪趙鍊師不遇

何處同儕侶青衣獨在家燒爐留煑藥鄰院爲
煎茶畫壁燈光暗幡竿日影斜殷勤重回首墻
外數枝花

遣懷

閑放身無事風光獨自遊斷雲江上月解纜海
中舟棊弄瀟湘寺詩吟庾亮樓叢篁堪作伴片
石好爲儔燕雀徒爲貴金銀志不求滿林春雨
綠對月夜琴幽遶砌澄清沼抽簪映細流卧床
書冊遍乘醉起梳頭

過鄂州

柳拂蘭橈花滿枝石城城下暮帆遲折牌峰上
三閭墓遠火山頭五馬旗白雪樓高題舊寺陽
春歌在換春詞莫愁覓逐清江去空使行人萬
首詩

暮春即事

深巷窮門少侶儔阮郎唯有夢中留香飄羅綺
誰家席風送歌聲何處樓街近鼓鼙喧曉聽庭
閑鵲語亂春愁安能追逐人間事萬里身同不
繫舟

和人

茫茫九陌無知己暮去朝來典繃衣寶匣鏡昏
蟬鬢亂博山爐暖麝烟微多情公子春留句少
思文君晝掩扉莫惜羊車頻列載柳絲梅綻正
芳菲

隔漢江寄子安 六言

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憶空吟鴛鴦暖卧沙浦
鸂鶒閑飛橘林烟裏歌聲隱隱渡頭月色沉沉
含情咫尺千里況聽家家遠砧

寓言

紅桃處處春色碧柳家家月明樓上新妝待夜
閨中獨坐含情芙蓉月下魚戲螮蝀天邊雀聲
人世悲歡一夢如何得作雙成

江陵愁望寄子安

楓葉千枝復萬枝江橋掩映暮帆遲憶君心似

西江水日夜東流無歇時

送別二首

秦樓幾夜愜心期不料仙郎有別離睡覺莫言
雲去處殘燈一盞野蛾飛

其二

水流逐器知難定雲出無心肯再歸惆悵春風
楚江暮鴛鴦一隻失群飛

迎李近仁員外

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焚香出戶
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

左名場目澤洲至京使人傳語
閑居作賦幾年愁王屋山前是舊遊詩詠東西千嶂亂馬隨南北一泉流曾陪雨夜同歡席別後花明獨上樓忽喜扣門傳語至爲憐鄰巷小房幽相如琴罷朱絃斷雙燕巢分白露秋莫厭蓬門時一訪每春忙在曲江頭

和人次韻

喧喧朱紫雜人寰獨自清吟月色閒何事王郎搜藻思忽將瓊韻扣柴關白花發詠慚稱謝僻巷深居謬學顏不用多情欲相見松蘿高處是

前山

次光威裒韻

昔聞南國容華少今日東鄰姊妹三粧閣却看鴛鴻賦碧窓應繡鳳凰衫紅芳滿院參差折綠醑盈盃次第啣恐向瑶池曾作女謫來塵世未爲男文姬有貌終堪比西子無言我更慚一曲艷歌琴杳杳四絃輕撥語喃喃當臺競鬬青絲髮對月爭誇白玉簪小石洞中松露滴大羅天上柳煙含但能爲雨心長在不怕吹簫事未諳阿母幾嗔花下語潘郎曾向夢中參慚持清句

魂猶斷若覩紅顔死亦甘悵望佳人何處在行雲歸北又歸南

王氏

贈李生

唐李章武其先中山人頴敏博學貌美如王武至長安見一婦人甚美麗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二三月情愛交篤武繫事告歸啟勸敘別武留交頸鴛鴦絹一端仍贈以詩曰贈爾鴛鴦絹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

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并答以詩後婦以思憶李生病卒說海載生復會於楊氏家事多不經予弗備録焉

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

崔鶯鶯

明月三五夜

鶯鶯者永寧尉崔鵬女其母出於鄭氏元微之乃鶯鶯中表微之性溫茂美風儀適與鄭氏同寓于蒲東普救寺是歲軍人大

擾蒲微之與將黨有善崔氏家獨免難鄭
設饌以欵微之乃命子歡郎次命女鶯鶯
出拜外兄久之崔辭以疾鄭怒曰外兄救
爾命豈復遠嫌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
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兆紅顏色艷麗光
輝動人微之驚禮因坐鄭傍凝睇麗絶若
不勝其體微之問其年幾鄭曰年甫十七
微之少以詞導竟不對席終而罷微之
誘崔之侍女紅娘奉春詞二闋以挑之翌
日紅娘持以彩箋授微之曰崔所命也題

其篇曰明月三五夜由是微之得與崔朝
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西廂月餘微之
往長安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貽書於
崔崔以緘報之後崔委身於人微之亦有
所娶後微之適經鶯鶯居以外兄求見崔
終不出微之悠忽動于顏色崔潛賦一詩
以寄然竟不見後數日微之將行崔又賦
一詩以絶微之悠忽作西廂傳奇以醜鶯
鶯曰張生者諱他姓以自避云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
人來

別微之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新還將舊來意憐取眼
前人

絶微之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廻懶下床不爲傍人
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

答微之書

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
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

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
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
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
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
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
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憶昨拜辭倏踰舊
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
念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
固不忒鄙昔日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

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末謂終托豈期旣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歿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成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淸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絶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眞敝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續集卷之十七

蜀

順聖太后徐氏

徐氏二女成都人徐耕女也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相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也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靑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眞人承運此二女當作后妃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王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及衍卽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兄廷瓊弟廷珪皆致太師侍中衍常與母同禱靑城山宮人畢從皆服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嘗至靑城設醮祈福太后與太妃謁丈人觀先帝御容又至漢州三學山至夜看聖燈凡遊覽玄都觀州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于石及回至天回驛又各賦詩衍旣荒於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幸

臣不能相規正以至於失國皆其致也寒
平蜀俱斬於朝
謁丈人觀先帝御容
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岳低瀑布迸春
青石碎輪茵橫剪翠峰齊步粘苔蘚龍橋滑自
閉烟蘿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
雲梯
題漢州三學山至夜看聖燈
虔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
遼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會杪風印金標聖迹飛

石顯神功藹望江淮極臨西日脚紅簇來齋室
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
脩偃事社稷保延洪
禱青城山回
周游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風光
看未足卻驅金翠入龜城
翊聖太妃徐氏
謁丈人觀先帝御容
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寶殿彩仗耀
金徽清淚沾羅袂紅霞拂赭衣九疑山水遠無
路斷湘妃
題金華館
碧雲紅霧撲人衣宿潞沾苔石徑危風巧解吹
松上曲蝶嬌頻采臉邊脂同尋僻徑思携手暗
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出角冠霞帔事
希夷
題彭州陽平池
雲浮翠輦届陽平真似騎鸞到上清風起半崖
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尋水澗尋松韻夜
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玉堂教向錦

城生
題漢州三學山至夜看聖燈
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濕不暗好風吹
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
光如有情
禱青城山回
翠驛江亭近玉亭夢魂猶是在青城比來出看
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
費氏
宮詞 一百首

費氏幼能屬文尤長于詩以才貌事孟昶
得幸賜號花蕊夫人嘗作宮詞百首匹休
王建及宋太祖平蜀以俘見問其所作夫
人誦詩曰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
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
盖蜀敗時精兵尚十四萬而王師纔三萬
耳太祖善之後輸織室以罪賜死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
連内苑太平天子住崑山
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堦

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
好風景畫船來去碧波中
東内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
嚴粧罷院院紗窓海日紅
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
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
夾城門與内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
祇候處滿隄紅豔立春風
厨盤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内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
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
三面宮城盡夾墻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
門前入旋見亭臺遶岸傍
離宮別院繞宮城金版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
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
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觱篥
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篴聲
旋移紅樹斸新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綠波

寛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虛殿背倚城墻面枕池諸院各分
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
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
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遶曲池能向彩牋
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
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
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
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監

遥覷見孜將紅豆打黄鶯
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苑門
遥舉袖傳宣齊喚近臣來
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樓
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等喚近臣名內人酌酒
才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驕上得馬來
才以走幾回抛控抱鞍橋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
官家認遍遍常贏第一籌

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
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船
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
齊拍水並船相鬭濕羅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畫船飛別渚中旋折荷花
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
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衣巧製裁每到岸頭
常拍水競提纖手出船來
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沿堤一面高稱與畫船

牽錦纜暖風搖出綵絲絲
內家宣賜生辰宴隔夜諸宮進御花後殿未開
公主入東門先報下金車
端午生辰進御床赭黃羅帕覆金箱美人捧入
南薰殿玉腕斜封綵縷長
選進仙韶第一人才勝羅綺不勝春重教按舞
桃花下只踏殘紅作地裀
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
流鶯散踏落殘花滿地紅
七寶闌干白玉除新開涼殿幸金輿一溝泛碧

流春水四面瓊鈎搭綺疏
山樓綵鳳棲寒月宴殿金麟吐御香蜀錦地衣
呈隊舞教頭先出拜君王
天外明河翻玉浪樓西涼月湧金盆香銷甲乙
牀前帳宮鎖玲瓏閑殿門
西風歇葉撼宮梧早怯秋寒著繡襦玉宇無人
雙燕去一彎新月上金鋪
夜寒金屋篆烟飛燈燭分明在紫微漏永禁宮
三十六燕回爭踏月輪歸
曉吹觱篥動翠旗爐烟千嶂瑞雲飛何人奏對

偏移刻御史天香隔繡衣
金井秋啼絡緯聲出花宮漏報嚴更不知誰是
金鑾直玉宇沉沉夜氣清
內庭秋燕玉池東香散荷花水殿風阿監採菱
牽錦纜月明猶在畫船中
東宮花燭綵樓新天上儀橋不鎖春編出六宮
歌舞奏姮娥初到月虛輪
紗幔薄垂金麥穩簾鈎纖掛玉葱絛樓西別起
長春殿香碧紅泥透蜀椒
翠華香重玉爐添雙鳳樓頭曉日遲扇掩紅鸞

金殿悄一聲清蹕捲珠簾
金作盤龍繡作麟壺冰樓閣禁中春君王避暑
來遊幸風月橫秋氣象新
清曉自傾花上露冷侵宮殿玉蟾蜍擘開五色
銷金紙碧鎖窓前學草書
翠鈿貼靨輕如笑玉鳳彫釵裊欲飛拂曉賀春
皇帝閣綵衣金勝近龍衣
鎖聲金掣閣門環簾捲真珠十二間別殿春風
呼萬歲中丞新押散朝班
鷄人報曉傳三唱玉井金牀轉轆轤烟引御爐

香繞殿漏籤初刻上銅壺
御案橫金殿幄紅扇開雲表露天容太常奏備
三千曲樂府新調十二鐘
宮女燻香進御衣殿門開鎖請金匙朝陽初上
黃金屋禁掖春深晝漏遲
三月金明柳絮飛岸花堤草弄春時樓船百戲
催宣賜御輦今年不上池
內人稀見水鞦韆爭擘珠簾帳殿前第一錦標
誰奪得右軍輸却小龍船
夜色樓臺月數層金猊煙穗繞觚稜重廊曲折

連三殿密上真珠百寶燈
天門晏閉九重關樓倚銀河氣象閒一點星毬
垂絳闕五雲仙仗下蓬山
禁裡春濃蝶自飛御衣胝處弄新絲碧窓盡日
教鸚鵡念得君王數首詩
鬬草深宮玉檻前春蒲如箭荇如錢不知紅藥
闌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鈿
太液波清水殿涼畫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
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御座垂簾繡額單水山重疊畔金盤玉清迢遞

無塵到殿角東西五月寒
春心滴破花邊漏曉夢敲回禁裡鐘十二楚山
何處是御樓曾見兩三峯
博山夜宿沉香火帳外時聞暖鳳笙理遍從頭
新上曲殿前龍首未交更
春殿千官宴罷歸上林鶯舌報花時宣徽旋進
新裁曲學士爭吟應制詩
釣線沉波漾彩舟魚爭芳餌上龍鉤內人急捧
金盤接撥刺紅鱗躍未休
蕙炷香銷燭影殘御衣薰盡徹更闌歸來困頓
眠紅帳一枕西風夢裏寒

東宮降誕挺佳辰少海星邊擁瑞雲中尉傳開
三日宴翰林當撰洗兒文
樹葉初成鳥出窠石榴花底笑聲多舞中遺却
金釵子拾得從他要賞羅
小殿新粧粉欲乾貴妃姊妹自來看爲逢好日
先移入續向西街索牡丹
內人相續報花開准擬君王便看來縫着五絃
琴繡袋宜春院裏按歌回
巡吹謾遍不相和暗看誰人曲較多明日梨花
園裡見先須逐得內家歌
黃金合裡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一一傍邊
書勑字分明賜與大臣家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堦前掃地夫乞與金錢
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小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乞與名夜掃玉床
朝把鏡黃金堦下不教行
日高殿裡有香烟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
初降誕內人爭乞洗兒錢
宮花不與外邊同正月長生一朶紅供御櫻桃

看守別直無鴉鳥在園中
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
爭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
大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朝陽乞藥栽勑賜一窠
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
床頭謝賜紫羅繻不下金堦上軟輿官局總來
爲喜樂院中新拜內尚書
鸚鵡誰教轉舌關內人手裏養來奸語多近更
承恩澤數對君王憶隴山
分明閑坐賭櫻桃休却投壺玉腕勞各把沉香

雙陸了局中鬬得疊高高
禁寺紅樓内裏通笙歌引駕夾城中裹頭宮監
堂前立手把牙鞘竹彈弓
舞來汗濕羅衣徹樓上人扶下玉梯歸到院中
重洗面金盆水裏潑紅泥
宿粧殘粉未明天總在昭陽花樹邊寒食内人
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
衆中愛得君王笑偷把金箱筆硯開書破紅蠻
隔子上旋推當内美人來
後宮宮女無多少起得園中笑一團舞蝶落花

相看着春風共語亦應難
蛾眉小婦砑裙長總被抄名入教坊春設殿前
多舞隊棚頭各別請衣裳
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衆家總待别人
般數盡袖中拈出鬱金芽
玉簫改調移纖指催赴紅羅繡舞筵未着柘枝
花帽子兩行宮監在簾前
窓牕戶戶院相當總在珠簾玳瑁床雖道君王
不來宿帳中常是炷衙香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堦夜色

凉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酒庫新修近水傍潑醅初熟五雲漿殿前供御
頻宣索進入花間一陣香
白藤花限白銀花閤子門當寢殿斜近被宮中
知了事每來隨駕使煎茶
西球場裡打毬回御宴先於苑内開宣索教坊
諸伎樂傍池催喚入船来
昭儀侍宴足精神玉燭抽看記飲巡倚賴識書
爲録事燈前時復錯瞞人
後宮阿監裹羅巾出入經過苑囿頻承奉聖顔

憂悮失就中常怕内夫人
管弦聲急滿龍池宮女藏鈎夜宴時好是聖人
親捉得便將濃墨掃雙眉
寒色紅泥地火爐内人冬日晚傳呼今宵駕幸
池頭宿排比椒房得暖無
画船花舫總新粧進入池心近島傍松栢樓窓
楠木板暖風吹過一團香
三清臺近苑墻東樓檻層層映水紅盡日綺羅
人度曲管絃聲在半天中
安排諸院接行廊外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

紅繡毯盡鋪龍腦欝金香
安排竹柵與巴籬養得新生鵓鴿兒宣受內家
專喂飼花毛閒看總皆知
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便上頭按罷霓裳
歸院裏畫樓雲閣總重修
小雨霜微潤綠苔石欄紅杏傍池開一枝挿向
金餅裏捧進君王殿上來

徐氏或曰即花蕊夫人誤也

途中自解

徐氏徐匡璋女也蜀破太祖見而悅之命

別駕護送途中作詞自解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綿馬上時
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美貌妾最嬋娟此去朝
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海印

月夜乘舟

海印者慈光寺尼也幼出家才思清俊

水色連天色風聲益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
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行旋吟詩句罷猶
見遠山橫

宋

李清照

清照姓李氏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李格非
之女適東武趙衦之子明誠爲妻明誠故
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與綦處厚云
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
無不笑有漱玉集三卷行于世頗多佳句
朱晦翁語録云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
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
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

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
豈女子所能也

題八詠樓

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
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洲

曉夢

曉夢隨疎鍾飄然躡雲霞因緣安期生邂逅萼
綠華秋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
食棗如瓜翩翩坐上客意妙語亦佳嘲辭鬪詭
辨活火分新茶雖非助帝功其樂莫可涯人生

能如此何必歸故家起来斂衣坐掩耳厭喧譁
心知不可見念念猶咨嗟

春殘

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裡梳頭恨最長梁燕語多
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

夏日絶句

生當爲人傑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
江東

皇帝閤

日月堯仁大瑞璣舜曆長或聞行殿帳多是上

書囊莫進黄金篆漸除玉局牀春風送庭燎不
復用沉香

貴妃閤

金環半后禮鈎弋比昭陽春生柏子帳喜入萬
年觴

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萊獨坐一室平
生所見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禮韻因信
手開之約以所開爲韻作詩偶得子字
因以爲韻作感懷詩

寒窗敗几無書史公路可憐合至此青州從事
孔方君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絶聊閉門燕
寢凝香有佳思静中我乃得至交烏有先生子
虚子

分得知字韻

學詩三十年緘口不求知誰遣好奇士相逢說
項斯

趙德甫金石録序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獻丞相中子也著金
石録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鼎鐘甗
鬲槃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
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是正僞謬去取褒

貶凡爲卷一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
之同志趙没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
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
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順伯
因爲撮述大槩云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
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
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
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

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書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

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

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幅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簏

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

打馬圖序

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即精精則無所不妙

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視大至於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於擲豆起蠅中角拂棊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聖人之道不到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彷彿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食事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為之然實未嘗忘於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

林者謀於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臨安泝流涉嚴灘險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於是乎博弈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棊世無傳者打褐大小猪窩族鬼胡畫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酒摴蒲雙蹙融近漸廢絕選仙加減插關火質魚曾任命無所施行智巧大小象戲弈棊又惟可容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為閨房雅戲常恨采選叢繁勞於檢閱彼能通者少難遇劇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又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矣予獨依經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易安居士李清照序

暮春　如夢令

昨夜雨踈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春日閨情　念奴嬌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閑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銷新覺夢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日高烟歛更看今日晴未

九日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窗半夜秋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離別 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添一段新愁

離別 一翦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鴈字回時月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心頭

暮春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毗陵女子

題破錢

毗陵士人有一女年甫十六姿容嬌艷善屬文詞作破錢彈琴詩雖有情致非女子所宜每爲識者所鄙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彈琴

昔年甘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是不由人

孫氏

答石周默詩

石周默授宜興簿刎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染病頗一切脈默見其妻色艷念無計得之白其母召欲接隣好挑之孫不對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作簡送詩曰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帷深處休嗟怨天外青鸞伴木鷄孫亦以詩答且曰每得子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之功要而娶之市里

庸人有不爲者況士人乎然之官三年歸
訪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焉
雨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說
目前景裝點亭臺隨分春

張女郎仲妹

贈沈警 二首

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絃管遒長相思兮
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

其二

隴上雲居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

烟霧裡空看鴈足不傳書

李少雲

梅花詩

李氏少雲本士族女及笄適人無子棄家
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嘗見其詩云幾多
柳絮風翻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粉
氣又喜煉丹砂其法精於魏伯陽後病中
作梅花詩卒後有方書詩集行于世

素艷明寒雪清香任晚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
山中

張瓊英

送汪元亮

張瓊英宋故宮人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
時有汪元亮以善琴召赴上都汪不願仕
賜黃冠道還張以詩送之

客有黃金共懷璧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
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

建安女

野花

建安一女子年十歲作野花詩時人謂其

必失節後果然

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

于大本妻

得仙詩

于大本姓許旌陽族也得仙道改姓于夫
妻偕隱西山下大本詩云自從明府升仙
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時俗賣
柴沽酒貴無心妻亦有得仙詩一首

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
賣山藥那箇西山是我家

羅惜惜

荅外詞 卜算子

宋端平間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鄰居兩家同日生産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羅女寄學於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盍爲夫婦張子羅女私以爲然密立券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餘歲嘗私合於軒東石榴樹下自後無間明年不復來學張子年長不復見書一詞名一剪梅密寄與羅女云同年同日又同窓不

似鸞凰誰似鸞凰石榴樹下事匆忙驚散鴛鴦折散鴛鴦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朝朝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羅女以金錢十枚相思子一枚荅之張忠父爲子求婚於羅仁卿仁卿以張貧不允受里富室辛氏聘張大恨作詞名長相思云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尚新過一春又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却人遣里嫗密送與女女云受聘乃父母意但得君來會寧與君俱死不願與他人俱生也女奉張卜算子詞一闋遂約踰墻相通久爲羅父母覺送官司張歴敘其事官斷給辛氏聘而婚張張明年登科仕止倅夫婦偕老焉

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辰真是情難捨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偎若是教隨別箇人相見黃泉下

陳妙常

宋陳妙常女真觀尼姑也年甫二十餘歲姿色出群詩文俊雅尤善工音律經陽于

湖張孝祥授職江西臨江令途宿女真觀見妙常驚訝以詞調妙常妙常亦以詞拒甚峻後攺擦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知于湖于湖以計斷與潘爲夫婦終身焉

拒張于湖詞

清靜堂前不捲簾景幽然閑花野草漫連天莫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烟閑來窓下理琴絃小神仙

春情詞

衾含青燈悶悶雲堂鐘皷沉沉黃昏獨自展孤
衾未睡先愁不穩一念靜中思動遍身慾火難
禁強將津吐嚥凡心爭奈凡心轉盛

黃氏

感懷詩二首

潘用中福建人也嘉熙丁酉隨父抵京潘
喜笛每父出必於邸樓凭欄吹之隔墻一
樓有女子聞笛聲隨簾窺望潘取核桃擲
去女用帕裹核桃復擲來帕上有詩潘讀
之亦用帕子題詩裹核桃復擲去云一曲

臨風直萬金奈何難買玉人心君如解得
相思意比似金纖恨更深女子復題詩帕
上拋擲如前後男女病各垂死潘以真情
告父父為求婚前詩喧傳都下達於禁中
竟偕伉儷時潘與黃皆年十六

欄干閑倚日偏長短笛無情苦斷腸安得身輕
如燕子隨風容易到君傍

其二

自從聞笛苦忽忽魄散魂飛似夢中最恨粉墻
高幾許蓬萊弱水隔千重

華春娘

題壁

華椿年女名春娘美麗能詩鄰士徐君亮
年少俊雅未娶椿年招飲春娘窺見君亮
心悅慕之君亮亦見春娘頻窺別歸以彩
箋題詩曰自從瞥見如花面曉夜相思腸
欲斷分明咫尺遠如天何似同心作方便
密寄春娘春娘得詩意甚快映題詩于壁
間日後得幼婢小玉引會父椿年覺獲燭
官官判為夫婦偕老

燕子樓中燕子飛芹泥一點悞沾衣主人頻起
嗔嫌意垂下珠簾不放歸

連倩女 玉一作孫娘

寄陳彥臣

連倩女延平人早孤母教能詩鄰居儒生
陳彥臣常往來其家每挑戲之時七月七
日倩女題詩寄生生得詩約以十五和其
詩云玉質冰肌姑射仙風流雅態自天然
天心若與人心合等待月圓人亦圓至期
彥臣果至倩女遂與通情後為母獲送憲

副王剛中剛中知倩女能詩指竹簾爲題倩女遂賦詩一絕剛中撫掌大笑判與彥臣爲夫婦焉

牛郎織女本天儷但隔銀河路杳然今夕猶能相會合人間何事不團圓

題竹簾詩

綠筠劈破條條直紅線經回眼眼奇爲愛如花成片段致令直節有參差

何意娘

寄張彥卿

張俊字彥卿年甫弱冠丰姿秀雅因元宵觀燈見一女憑雙鬟立簾下張欲顧無因乃就假燭香遺珠女亦頷張微笑張密問鄰居老嫗知其何大夫女意娘也遂托鄰嫗通意女以詩約之爲父母所知納俊爲婿

憶昨燈前月下時匆匆相見便分離聞名悵不早相識故使因緣會遇遲

戴伯齡

寄林士登 四首

戴伯齡福州良家女與兄友林士登通一日士登失約伯齡寄詩四首後爲父母所覺乃自縊而死

憶昔當初錯認君妾今輕濺淚紅塵雲情雨意渾如夢海誓山盟總不真柳毅不傳空口信王魁元是負心人好花自有闌干主亂蝶狂蜂枉費神

其二

與君結髮未知心別後如何絕信音枕上相思情默默閨中濁想意沉沉遣懷窗下吟新句拭

淚燈前刺繡針做就雙鞋今寄去不知何日共鴛衾

其三

潛步下高堂凭欄凝望郎薄情人不到空惹一身霜

其四

默默倚欄干無緣對面看若逢元夕夜便可到巫山

秦少游女

道中寫懷

靖康間有女子爲金虜所俘自稱爲秦學
士女道中題詩寫懷讀之令人悽慘

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

元

張氏

寄外兄弟二首

張氏不知誰之女也善屬文元時人嘗寄外兄弟二詩美則美矣未免桑間濮上之音爾

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

共二

採苦採苦于山之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

咏梅花尼

梅花詩

元時一尼咏梅花詩盖悟真之言也後果得道人不知其姓氏皆稱爲梅花尼云

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春娘

書壁間詞一闋 阮郎歸并敘

春娘金陵人同母嫂若干洛東蕭同字希顏走選道經此地因渴甚覓水於春娘之嫂嫂乃稟命於姑姑見回儀容俊雅命女出謁留款三日遂許女妻之別後回中科女以亂離爲胡虜所獲過故地因自敘其事并書詞一闋於壁間回後於郭令公家見春娘在焉

妾本金陵人也因父受官於上國妾生於長安長於洛東是年十五也時守香閨慣聞歡樂豈識干戈一日胡虜兵舁四海戈戟山川

妾不幸生於此時凌霄失寄于喬松兎絲徙忘于巨木兄嫂愚濁使妾徒陷于虜庭無由得脫鵝頸雖長不可截鳧足雖短不可續此分定也請過往君子覽之勿笑妾身許良人不歸音無音信長安既失未知存亡一命孤苦夜寢一夢難成愁有易鎖難開鎮日懨懨離情默默秦晉未通良人陟矢妾之不幸今過舊都故書于壁希顏過此請覽言不盡意意不盡言復書阮郎歸詞一闋于後

胡虜中原亂似麻此景依稀似永嘉丁珠片玉落泥沙何時返翠華呈祥鸞鳳失仙槎因循離混前生應是負償他思量無岈涯

明

邵氏 仁和人

寄情人

歲暮蕭蕭雨雪多寒威入户墮金梭忽聞青鳥傳消息爲問佳期更若何

吳

吳王夫差女紫玉 仙鬼女詩真者固多傳者不少亦有一二以備一體

紫玉歌

樂府詩集曰紫玉吳王夫差女也因悅童子韓重不得而死重遊學歸往哭其墓玉形見贈重明珠因作歌

南山有烏北山有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疾没命黄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邇何曾暫忘

唐

崔氏女

贈盧充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少府墓充一日出家自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之卽中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中有一鈴下有倡家充前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撲新衣迎之充着盡可

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擧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欷無辭崔即勑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夫婦三日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勑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

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擧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別并贈詩充取兒鋺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座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鋺高擧其價不欲速售冀

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鋺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今視卿鋺甚似本末可得聞否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是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暖溫也願歸休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艶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

晉

劉妙容

宛轉歌 二首

續齊諧記曰晉有王敬伯者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善鼓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

休暇還鄉過吳維舟中諸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倚琴歌泫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子雅有容色謂容伯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敬伯許焉既而女郎至姿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類今之登歌曰古所謂楚明君也唯嵇叔夜能爲此聲自茲以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風之詞因歎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

釵扣琴絃而和之意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唯憶二曲將去留錦卧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籠玉琴軫女郎悵然不忍別且曰深閨獨處十有六年矣邂逅旅館盡平生之志蓋冥契非人事也言竟便去敬伯船至虎牢戍吳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卧具於敬伯船獲焉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稚華大婢名春條年二十許小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彈箜篌及宛轉歌相繼俱卒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悽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其二

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烟與霧氛氳對容姿

韋曲女儒

題慈恩寺

許彥周少讀書於長安慈恩寺有數女窈窕聘停異香滿室倏忽不見窓外有數白鶴飛去次早壁上有詩二首墨迹未乾婉約可愛真神仙語也

黃子坡頭好月明強蹈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迷恨生

其二

湖水團圓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欄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

犢車麗女

別書生詩

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栽植花卉盛茂一日有犢車麗女下飲于庭邀書生同席將去作詩而別

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

湘妃

題湘妃廟壁

有客寓湘妃廟前夜半倘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心悸不敢窺將明方散曉起因

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百川學海備錄其詩云

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峰巒向晚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吳彩鸞

招文簫詩

彩鸞僕陽人吳猛女也猛有道術彩鸞亦傳父秘法父子於分寧乘白鹿車上昇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一日遊於西山乃中秋節也見一女子甚麗步月浩歌文簫聞歌中有應得文簫駕彩鸞句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徑而去陟山捫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設幃共坐俄而風雨裂幃有仙童持天判曰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爲民間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蕭貧不自給彩鸞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爲人知遂潛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峰

巒而去

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綉襦幷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

杜蘭香

贈張碩詩二首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碩碩年十七望見其車在外一婢通言阿母所生遺授配君君可不敬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杳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枝小者松枝鈿車青

牛上飲食皆備作詩二首出署豫子三枚
大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滋
碩食二枚欲留一枚不肯令碩盡食之言
本爲君作妻情無嫌遂以年命未合其小
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阿母處靈丘時遊雲霄際衆女待羽儀不出墉
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吾與福俱嫌
我與禍會
其二
逍遥雲霧間呼嗟發九疑流女不稽路弱水何

不之

唐

樊夫人

答裴航

裴航唐人係舟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航
賂其婢裊烟達詩云同舟胡越猶懷想况
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
鶴入青冥夫人以詩答之航後經藍橋驛
渴見茅舍有老嫗績麻航揖之求漿嫗令
雲英擎一甌漿水飲之航欲求雲英嫗曰
但得玉杵臼當與之航得杵臼爲搗藥遂
得娶而超上仙

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
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

孔氏

撫子悲歌

孔氏幽州張衙將妻也孔生五子而故後
妻李氏悍怒狠戾遇五子日鞭箠之五
子不堪其苦哭於母塚母忽於塚中出撫
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五

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
上聞敕李氏决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
無因匣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
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
處明月照孤墳

夷陵女子

明月歌 二首

幽怪録曰劉諷爲夷陵掾夜投夷陵空館
三更有二女子歌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

屈娘子速來女郎即起去明旦拾得翠釵
數隻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
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

其二

楊柳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
斜卷千條入

嵓卿妻

雍熙寺詞

嵓卿姓慕容其妻有美色工文詞父送女

之嵓卿任死于途殯於平江府雍熙寺馮
均州乆寓于寺每深夜月明有婦人歌小
詞於廊廡間就之不見有聞而録之嵓卿
至寺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
嵓卿悲嘆乆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
者明日視之乃其妻旅櫬所在

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芳草弄春柔長亭艤住
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晚雲愁行
人莫上望京樓

張麗華

悲怨詩

麗華塋路防有人夜行聞吟詩聲次日閱
之乃一古塚詢訪故老始知爲麗華墓也

獨卧經秋墮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追思昔日
椒房寵淚濕衣衫損舊顏

苧蘿女

答王軒詩二首

王軒因遊諸曁苧蘿山過西施灘題詩石
上云嶺上千峰秀江邊衆草春今逢浣溪
石不見浣溪人軒回顧忽一女素衣瓊珮

至與軒論因答以詩軒知其異乃貽詩四
韻佳人去千載溪山乆寂寞野水浮白鷗
岩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
語立斜陽幽人入天幕女曰詩則美矣未
盡妾之所寄也又答詩一絶於是留軒月
餘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往留詩寂無
所見或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
陽鳥鵲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
王軒

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

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

其二

高花岩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
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

嵩山女

贈任生二首

任生隱嵩山忽夜有一女子至贈以詩生
拒不納三日後女又至復以詩贈生終不
納而去生病數月女至笑曰薄命漢大數
盡矣遂卒

我居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
仙學

其二

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美匹君子意
何如

宋　張雲容

席上贈薛昭

薛昭作平陸尉謫爲海康民有田山叟者
贈藥一粒曰東去不獨逃難兼獲美女昭
於後蘭昌宮見三女宴飲昭趨入女命就
坐因詢其姓氏長曰張雲容次曰蕭鳳臺
小曰劉蘭翹昭問雲容何許人雲容答曰
妾乃楊貴妃侍兒蒙田天師與妾絳雪一
粒令服之曰汝服此雖死百年得生氣便
可活昭問天師之狀乃田山叟者是也雲
容贈以詩昭以詩酬之曰誤入宮牆遇至
人月華清洗玉堦塵自疑飛到蓬山上瓊
樹三枝半夜春酒已闌二女辭去獨雲容
與昭飲寢數夕雲容曰但得新衣一襲可

起矣昭具新衣與之雲容引昭至冗啓棺
本體果生神乃合體爲一美女起而與昭
同歸金陵時皆異之豈非田山叟之仙術
歟

薛昭不見分成塵曾遇金丹實有神不意薛郎
緣夙契獨開幽谷一枝春

盤塘仙女

贈元揭詩

元揭曼碩少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滙夜
一鼓月明如晝中流一櫂將近船側有素

粧女子斂衽而來因問之女答曰妾高婦也知君遠來故相迓耳遂留寢迨曉起謂曰君大富貴人也宜自重乃留詩而去明日上岸問其地即盤塘鎮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祠所設像與夜來女無異後官至學士

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

少寶山女

留贈封陟詩三首

封陟寓少寶山一夕有美姝至求為偶陟拒之留詩一律後七日復來吟詩陟堅拒不從遂留詩而去後三年陟病卒遇仙姝令延一紀陟乃甦

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久慕高名先德望願持箕箒奉屏幃

其二

弄玉與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

其三

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車回淚臉新愁殺蓬萊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

楚小波

邀謝生詩

進士謝朏寓若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妾楚小波也邀若見訪乃吟詩二首朏不覺平步水中其僕驚駭掖回朏如醉數日方醒

青橋自上是蘭洲捻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

其二

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更有清溪水飲着方知滋味長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別集卷之十九

會稽玄陽偕史酈琥采撰
吳門武陵居士顧鸝校正

晉

桃葉

團扇歌三首

桃葉王獻之妾也獻之有妾曰桃葉桃根嘗作歌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云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能詩答團扇歌三首後以淫見棄

七寶畫團扇粲爛明月光與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

其二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方便

其三

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翔風

怨詩

石季倫愛婢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為群競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為房老使主群少乃懷怨而作詩

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歎憔悴空自嗤

謝芳姿

團扇歌二首

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情好甚篤嫂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芳姿應聲而歌珉聞更問汝

歌何遒芳姿即改之後人遂因而歌焉

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

其二

白團扇顦顇非昔容羞與郎相見

南齊

蘓小小

西陵歌

蘓小小錢塘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西歌云西陵松栢下是也

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

梁

王金珠

丁督護歌

一曰阿督護宋書樂志曰督護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内直督護丁旿收斂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輙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唐書樂志曰丁督護晋宋間曲也

黄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轗軻戎旅間何由見覩子

子夜四時歌八首

春歌二首

朱日光素水黄華映白雪折得待佳人共迎陽春月

其二

階上香入懐庭中花照眼春心鬱如此情來不可限

其三

吹漏不可停斷絃當更續俱作雙思引共奏同心曲

夏歌二首

玉盤貯朱李金杯盛白酒本欲親自持復恐不甘口

其二

垂簾倦煩熱卷幌乘清陰風吹合歡帳直動相思琴

秋歌二首

疊素蘭房中勞情桂杵側朱顏潤紅粉香汗光

顔色

其二

紫莖垂玉露綠葉落金櫻著錦如言重衣羅始
覺輕

冬歌一首

寒閨周黼帳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
朝雲

子夜變歌

七綵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繞不去含吐有
餘香

上聲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黃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
上聲

歡聞歌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特底報郎恩俱期遊
楚天

歡聞變歌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識
得音

團扇郎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潭月清風任動生嬌聲任
意發

阿子歌

宋書樂志曰阿子歌者亦因升平初歌云
阿子汝聞不後人演其聲為阿子歡聞二
曲樂苑曰嘉興人養鴨兒鴨兒既死因有
此歌未知孰是

可憐雙飛鳧飛集野田頭飢食野田草渴飲清
河流

包明月

前溪歌

當曙鳥未曙百鳥啼窗前獨眠抱被嘆憶我懷
中儂單情何時雙

吳興妓童

贈謝府君

玉釵空中墮金鈿行已歇獨泣謝春風長夜孤
明月

丁六娘

十索六首

樂苑曰十索羽調曲也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
可愛麤細君自知從郎索衣帶

其二

為性愛風光偏憎良夜促漫眼腕中嬌相看無
厭足歡情不耐眠從郎索花燭

其三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
落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紅粉

其四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
嫩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其五 樂府作無名氏續玉臺選詩摘遺併作丁大娘

含羞不自持送眼勞相望無那關情伴共入同
心帳欲防人眼多從郎索錦障

其六

蘭房下翠帷蓮帳舒鴛錦歡情宜早暢密意須
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

羅愛愛

閨思

幾當孤月夜遥望七香車羅帶因腰緩金釵逐
鬢斜

翫月 四首

蓋閣東頭納晚凉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
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

其二

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侵玉浮圖掀簾欲共
姮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

其三

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珮環響處

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

其四

曲曲闌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凭夜深風露
凉如許身在瑤池第一層

蘇蟬翼

因故人歸有感

郎去何太速郎來何太遲欲借一樽酒共敘十
年思

李月素

贈情人

感郎千金意含嬌抱郎宿試作帳中首五開燈
前目

秦玉鸞

憶情人

蘭幕蟲聲切補庭月影斜可憐秦館女不及洛
陽花

張碧蘭

寄阮郎

郎如洛陽花妾似武昌柳兩地惜春風何時一
携手

步非煙

臨淮武公業任河南參軍有愛妾非烟姓
步氏善文章土擊其隣北鄰有趙象以詩
誘之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
史去擬學阿蘭來非烟回東兼以詩答之
趙又曰珍重佳人惠好音彩箋花翰兩情
深薄於蟬翼誰共眼窗似飄頭未寫心疑
是落花還碧洞又思輕雨滿幽襟自回消
息千回夢裁作長謡寄緑琴非烟偶病自

日題詩并連蟬錦香囊贈趙後乃踰垣相
從趙曰十洞三清難阻路有心還得傍瑶
臺非烟復答以詩公業後知笞殺之趙竄
於江淮公業麁悍故非烟有媒聘所欺匹
合瑣類之語

酬趙生

緑慘雙蛾不自持只因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
琴心怨脉脉春情更任誰

寄趙生蟬錦香囊并詩一首

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羸得

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

寄趙生書并詩一首

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
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
釭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
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
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遥於楚岫猶望天
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
什用寄幽懷

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

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

贈趙生

相思只恨難相見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
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

鮑四絃

勸韋酒歌

四絃女酒徒鮑生妾也鮑生多蓄聲妓外
弟韋生好乘駿馬客遊四方各求所好一
日東歸同憩水閣鮑以夢蘭小情佐歡飲
酬停杯閑馬軒檻韋曰能以人換任選殊

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
頃之而至乃命勸韋酒歌韋乃命牽紫叱
撥以酬之

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
無言

勸鮑生酒歌

風颭荷珠難暫圓多情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
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

曹文姬

送春詩

曹文姬乃長安妓女工於詞翰每求爲偶
者先投詩以待其自擇有岷江任生投詩
云玉皇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
怪濃香薰骨膩霞衣曾惹御爐烟妓得詩
大喜遂留爲偶春朝秋夕小酌微吟如是
者五年後因春三月飲歌送春詩乃與生
曰妾本上天書仙以情愛謫居人世今當
回子宜偕行俄見朱衣吏持玉版至曰李
長卿新撰白玉樓記召汝書碑生方悟妓
乃仙女也遂同拜命共衆步騰空而去

仙家無夜亦無秋紅日淸風滿翠樓遙望碧霄
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虯

杜秋娘

金縷詞

秋娘金陵倡家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爲
錡佐酒唱金縷詞以勸之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
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鄂州妓

楊柳枝詩

鄂州妓失其姓名韋贍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贍賫青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贍亮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與令隨念座客無不嘉羡韋令唱楊柳枝詞

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章臺柳

答韓節度詩

章臺柳李將妓也李與韓翃善柳語與李曰韓秀才雖窮甚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他日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之以死況一婦人哉卿卒歸韓來歲韓成名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置柳都下三歲不果迎乃寄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蓋柳以色顯獨居恐不免乃欲落髮爲尼後竟爲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韓悵然不能割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當爲員外立至之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逕馳沙吒利之第會出即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夫人柳驚出即挾上馬馳去一座驚歎同白希逸修表上聞代宗詔柳歸韓焉

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襄陽妓

送武補闕

賈中郎與武補闕至峴山遇一妓同飲妓自稱襄陽人席中贈補闕詩以叙別意

弄珠灘上欲消魂獨把離懷寄酒尊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

平康妓

書紅箋詩

裴思謙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幅詣平康里宿焉詰旦一妓取紅箋賦詩

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

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劉淑柔

中秋夜泊武昌

两城相對峙一水向東流今夜素娥月何年黄鶴樓悠悠蘭棹晚渺渺荻花秋無奈柔腸斷闌山揔是愁

劉國容

與郭進士書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别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騎賫短書云云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歡寢之濃恨鷄聲之斷愛恩憐未洽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盛小叢

突厥三臺

小叢妓也李尚書訥爲浙東廉使夜登越城樓聞歌其聲激切召至乃去籍妓盛小叢突厥三臺詞也時崔侍御元範自府幕

赴闕庭李餞之命小叢歌餞在座各爲一紙贈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周德華

楊柳枝辭

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别更無消息到今朝

趙虚舟

贈戲

砌下梧桐葉正齊花繁雨後壓枝低報道不須鴉鳥亂他家自有鳳凰棲

妓常浩

贈友人

聞道東山逸興多爲憐明月映滄波不辭紅粉隨君去其奈蒼生有望何

閨情

門前昨夜信初來見說行人卒未廻誰家樓上吹横笛偏送愁聲向妾哀

贈盧夫人

佳人惜顏色恐逐芳菲節日暮出畫堂堦下見新月拜月仍有詞傍人那得知歸來玉堂下始見淚痕垂

徐月英

月英江淮妓也與情人別云枕前淚與堦前水隔箇窗兒滴到明詩多佳句每如此有集行於世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謔也

送人

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敘懷

為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常羨荊釵與布裙

劉采春

囉嗊曲五首

劉采春淛人也容貌莫比詩詞甚佳嘗作囉嗊曲元稹廉問淛東贈采春詩云新妝巧樣畫雙蛾慢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波言詞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囉嗊之曲也又因醉題東武詩中有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之句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鑑湖春色耳春色謂采春也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年又經年

其二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

陽偏

其三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其四

那年離別日只道在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其五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紅綃妓

憶崔生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問學淵源容貌如玉承父命問疾於一品勲臣家一品見生忺然令紅綃妓進生飲食席徹命妓送生出院生得顧妓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胷前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神思恍迷自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艶愁有崑崙磨勒老奴強達其意生以事

告勒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立三指一品第三院也反三掌者應十五數也指胷前鏡者十五夜月圓令郎君來耳生喜曰何計能達勒以計負生踰十重垣入第三院妓綉戶不扃長嘆吟詩悲憶忽見生大喜執生手曰知郎君必頴悟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至此生以勒謀告遂謀出計勒三更負生與妓并資奩粧出重垣一品次日大駭不發後覺怒生而持兵圍殺勒勒持匕首飛出高垣一品悔懼每夕以家童持兵防衛歲餘方止崔家有人見勒賣藥於洛陽市中容顏如舊

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翠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

卓英英

錦城春望

和風裊裊錦城春細雨如絲壓玉塵漫把詩情
訪奇景艶花濃酒屬閑人

理笙

頻倚銀屏理鳳笙調中幽意起春情因思往事

成惆悵不得緱山和一聲

遊福感寺答少年

牡丹未及開時節況是秋風莫近前留得來年
二三月一枝和露壓神仙

答玄士

數載幽欄種牡丹束香包艶待神仙神仙既有
丹青術携取何妨入洞天

和錦城春望呈眉娘

蠶市初開處處春九衢明艶起香塵世間縱有
浮華事爭及仙山出世人

和理笙

但於閨閣熟吹笙太白真仙自有情他日丹霄
驂白鳳何愁子晉不聞聲

趙鸞鸞

趙鸞鸞名妓也作閨房韻詠五首

雲鬟

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
黃金鳳粧罷夫君帶笑看

柳眉

彎彎柳葉愁邊戲湛湛菱花照處頻嬾媚不煩

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

檀口

嚼破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
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榴房

酥乳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
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葡萄

纖指

纖纖軟玉削春蔥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
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

薛氏

薛氏名妓也姿容俊雅時人皆稱為仙娥
也作廻文詩四絕反覆皆成文義時又稱
之為小蘇

春

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
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

夏

涼回翠簟冰人冷齒沁清泉夏井寒香篆裊風
青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

秋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
驚空館獨鴈征書寄遠鄉

冬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放紅炭火
圍爐暖淺碧茶甌注茗清

姑蘇新刻彤管遺編別集卷之十九終

唐

薛濤

濤字洪度成都樂妓也有姿色工詩翰善文詞薛濤箋皆辟為女校書南康鎮成都寵之曾有贈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盡不如再元微之元和中使蜀又嚴司空遣濤往侍焉後發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

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因事獲怨遂之作十離詩以獻遂復善焉

筆離手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裡擎

馬離廐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鸚鵡離籠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燕離巢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嬌嬈銜泥穢汚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

珠離掌

皎皎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擎在掌中

魚離池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鉤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遊

鷹離鞲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掌上擎

犬離主

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竹離亭

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筍

鑽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

鏡離臺

鑄寫黄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

高駢席間邊報

聞道邊城苦如今到妾知羞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

春望詞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遊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送盧員外

玉壘前山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情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夷門感舊恩

送友人

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

題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緑何處江村有笛聲笛聲盡是迎郎曲

送姚員外

萬餘江柳早秋枝褭地翻風色未衰欲折爾來將贈別莫教煙月兩相悲

送扶鍊師

錦浦歸舟巫峽雲綠波迢遞雨紛紛山陰妙術人傳久也說將鵝與右軍

和禮書記席上見贈

翩翩射策東堂秀豈復相逢豁寸心借問風光為誰麗萬條絲柳翠烟深

酬文使君

延英曉拜漢恩新五馬騰驤九陌塵今日謝庭飛白雪巴歌不復舊陽春

酬吳使君

支公別墅接花扃買得前山總未經入戶剡溪雲水滿高齋咫尺躡青冥

賦凌雲寺 二首

聞說凌雲寺裏苔風高日近絕纖埃橫雲點染芙蓉壁似待詩人寶月來

其二

聞說凌雲寺裏花飛空遶磴逐江斜有時鎖得嫦娥鏡鏤出瑶臺五色霞

九日遇雨二首

萬里驚飆朔氣深江城蕭索晝陰陰誰憐不得登山去可惜寒芳色似金

其二

茱萸秋節佳期阻金菊寒花滿院香神女欲來知有意先令雲雨暗池塘

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千疊雲峰萬頃湖白波分去繞荊吳感君識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

上王尚書

碧玉雙幢白玉郎初辭天帝下扶桑手持雲篆題新榜十萬人家春日長

贈蘇二十中丞

洛陽陌上埋輪氣欲逐秋空擊隼飛今日芝泥檢徵詔別須臺外振霜威

送鄭資州

雨暗眉山江水流離人掩袂立高樓雙旌千騎駢東陌獨有羅敷望上頭

海棠溪

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世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紗

採蓮舟

風前一葉厭荷蕖解報新秋又得魚兎走烏飛人語靜滿溪紅袂棹歌初

菱荇沼

水荇斜牽綠藻浮柳絲和葉卧清流何時得向溪頭賞旋摘菱花旋泛舟

春郊遊眺寄孫處士二首

低頭久立向薔薇愛似零陵香惹衣何事碧雞孫處士百勞東去燕西飛

其二

今朝縱目玩芳菲夾纈籠裙繡地衣滿袖滿頭兼手把教人識是看花歸

酬楊供奉法師見招

遠水長流潔復清雪窗高卧與雲平不嫌袁室無烟火惟笑商山有姓名

試新服裁製初成三首

紫陽宮裏賜光綃仙霧朦朧隔海遙霜兎毳寒冰繭淨嫦娥笑指織星橋

其二

九氣分爲九色霞五靈仙馭五雲車春風因過
東君舍偷樣人間染百花

其三

長裙本是上清儀曾逐羣仙把玉芝每到宮中
歌舞會折腰齊唱步虛詞

寄張元夫

前溪獨立後溪行鷺識朱衣自不驚借問人間
愁寂意伯牙絃絶已無聲

酬新及外折花見遺

青鳥東飛正落梅對花滿口下瑤臺一枝爲授

殷勤意把向風前旋旋開

贈遂二首

芙蓉初落蜀山秋錦字緘開到是愁閨閣不知
戎馬事月高還上望夫樓

其二

擾弱青蒲緑又齊春深花落塞前溪知君未轉
秦關騎日照千門掩袖啼

挽楊緼中

玉漏深長烟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
子規啼忽使孤魂愁夜永

秋泉

冷色初澄一帶烟幽聲遥瀉十絲絃長來枕上
留情思不使愁人半夜眠

柳絮

二月柳花輕復微春光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
無情物一向南飛又北飛

後唐

韓僕射姬

贈別

韓僕射續請韓熙載撰父神道碑珎貨外

仍奉一歌姬爲潤筆文成但叙譜系品秩
及薨卒哀贈而已續封還意其改竄熙載
亟以歌姬珎貨還之姬因題詩於泥金雙
帶云

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絶留取尊前舊舞衣

李節度使姬

書紅綃帕詩二首

京師宦子張生因元宵遊乾明寺拾得紅
綃帕裹一香囊有細書絶句二首詩尾書

曰有情者若得此欲與妾一面請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藍後門車前有雙鴛鴦燈者是也生歎賞久之乃和其韻自覩佳人遺贈物書窓終日獨無聊未能得會真仙面時賞香囊與絳綃如期生往候果見雕輪綉轂掛雙鴛鴦燈一盞但騶從甚衆無計可就乃誦詩于車後女至寺令尼約生次日與之歡合生問之女即口占一詩吟畢告曰妾乃節度使李公寵姬也奈公老邁誤妾芳年遂與君侍婢彩雲隨生逃隱居姑蘇偕老焉

囊裡真香誰見竊絞綃滴淚染成紅殷勤遺下
輕綃意好與情郎懷袖中

其二

金珠富貴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志誠
求雅合良媒未必勝紅綃

會張生述懷

門前畫戟尋常設堂上犀簪取次看最是惱人
情緒處鳳凰樓上月華寒

太原妓

寄歐陽詹

歐陽詹遊太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寄詩曰驅馬漸覺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自爲甘居情諒猶辛萬里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瓠早晚期相親妓得詩思之不已疾且甚乃刃其髻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爲信題詩絕筆而逝及詹至啓函一慟而卒

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
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廂

蜀

蓮花女

呈陳處士

蓮花洪州侍女也處士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會嚴譔節制洪州遣蓮花侍焉陶經月不顧蓮花求去因賦詩以呈

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
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

宋

越娘

春心詞

陳敏夫隨兄任廣州參軍其兄素無妻室專寵一妓名越娘美貌能詩兄在任不祿敏夫與越娘撥罩還家歸次成都越娘吟詩一聯曰悠悠江水飛帆渡疊疊雲山緩轡行令敏夫和後敏夫應聲曰今夜不知何處宿清風明月最關情微寓相挑之意越娘微笑是夜宿雙溪月明如晝越娘開樽同敏夫飲唱酬歡洽問敏夫今夜何處

宿答曰廊下圖得看月越娘曰我房門不閉也圖得看月各有餘情夜深敏夫聞廊下有殘聲乃潛起見越娘搖手令低聲迎進相抱曰今日被君詩句惹動春心遂就寢越娘乃吟詞一闋

一自東君去後幾多恩愛睽離頻凝淚眼望鄉關客路迢迢千里額戒風情不薄與君驛邸相隨參軍雖死不須悲幸有連枝同氣

楚兒

與鄭生詩

楚兒初與鄭光業情密後爲萬年捕賊官郭鎮所納適鄭光業道與楚遇楚兒招之鎮覺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明日楚在窓下鼓琵琶自解復見光業過門密使人遺之以詩

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秪擬嚇人傳鐵券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

楚娘

楚娘名妓也以姿學自負作遊春桂花詩誇耀于人三山林茂叔與楚娘厚因官建昌攜楚同家其妻李氏稍不能容楚題詞於壁以寓意李氏見詞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長歎大被三人共寢聞者以詩嘲之

遊春

破曉尋春緩轡行滿城桃李鬪芳英夭紅李白皆鮮麗爭似冰肌瑩眼明

桂花

刖桂迎風蓓蕾開摘來斜插竟相偎清香不與
羣芳並仙種原從月裡來

題壁間詞 生查子

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
追怨　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猶歎江海比君
恩江海深猶淺

聶勝瓊

寄李之問詞 鷓鴣天

李之問儀曹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
聶勝瓊名娼也資性慧黠公見而喜之李

將行勝瓊送別餞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
句曰無計留春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復
留經月爲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
聶作一詞以寄李在中路得之藏於篋間
抵家爲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
其語句清健遂出粧奩資夫取歸瓊至即
棄冠櫛損其粧飾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
悅無少間隙焉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唱
陽關後別箇人人第五程　尋好夢夢難成況誰

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簾前雨隔箇窗兒滴到
明

盼盼

惜春容

浩翁過瀘南瀘帥留府會有官妓盼盼性
頗聰慧帥甞寵之浩翁贈浣沙溪曰脚上
鞋兒四寸羅唇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
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玉秪因無柰楚襄
何今生有分向伊麽盼盼拜謝浩翁瀘帥
令唱詞侑觴盼盼唱惜春容浩翁大喜醉

飲而別

少年看花雙鬢綠走馬章臺管絃逐而今老更
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玉爲
我一歌金縷曲歸時壓得帽簷欹頭上春風紅
簌簌

趙才卿

送都鈐師 燕歸梁

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詩詞遬敏帥府
與都鈐師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
就燕歸梁都鈐贊之大賞其才以飲器數

百星遺之帥府亦賞嘆焉

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流珠

桂英

桂英山東名妓與王魁厚英誓不他適凡魁服食皆取於英魁赴科英爲祖餞仍贈以詩魁登第英以書賀並寄詩章魁竟不答後除徐州僉判娶崔氏赴任英聞之乃自殺魁忽白晝見英罵其負義遂得病卒

贈王魁

靈沼文禽皆有匹仙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猶如此何事風流言別離

賀王魁登第

人來報喜敲門急賤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躡雲神龍不肯後蛟螭海中空却雲鰲窟月裡都無丹桂枝漢殿獨成司馬賦晉庭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霄疾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驟出九衢卿相擁行遲煙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

戲呈

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幽閣裡須教張敞畫新眉

聞瓊林宴寄一絕

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疎狂誰知憔悴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

蘇小娟

和院判詩

蘇小娟錢塘妓也容貌俊麗氣度溫雅藝

精音律才工文翰與姊盼奴齊名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數久之盼奴勸不敏篤業遂捷南省得授官襄陽府司尹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敢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托宗人倅錢塘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攀繫獄中召小娟出給

之曰汝請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乃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詞宛因問汝識襄陽趙司尹否小娟曰趙司尹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尹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卷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

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曰不和即償官絹小娟不得已而和之倅大喜盡以所寄之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焉

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
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

周月仙

舟中自嘆

月仙者宋餘杭名妓也意態丰采精神艷冶尤工于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春妄西落年甫二十五歲來宰茲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做知與隔渡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來柳命舟人淫辱之舟人聽命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強淫月仙月仙不得已而從之惆悵作詩一絕次日排宴于翫江樓召月仙佐酒令舟人在傍酒半柳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與耆卿歡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弄

肯教辜負此時情詩罷月仙謝耆卿而歸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

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
花船

周氏

贈陳筑

陳筑字夢和與閩妓周氏情密後筑登第為福州古田尉至官周以筑字夢和寓意作詩一絕以贈

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
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

周韶

咏白鸚鵡

周韶杭妓也有詩名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鬬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因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絶韶援筆遂成一座笑賞述古許令落籍同輩龍靚胡楚皆有詩送韶

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
雪衣女 時韶適衣白故云雪衣女 長念觀音般若經

胡楚

胡楚龍靚杭州一名妓也美色傾城皆有詩名張子野老于杭多與官妓作詩詞而自謂不及也

送周韶

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園
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

寄人

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
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

龍靚 傳見上

送周韶

桃花流水本無情一落人間歲幾春解佩暫酬
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呈張子野

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
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

嚴蘂

嚴蘂字幼芳天台營妓名藝冠絶一時唐太守仲友嘗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七夕郡齋高會名士謝元卿命以己姓為韻賦七夕酒未行而詞已就名鵲橋仙或與仲友有隙欲摭其罪指唐與蘂為濫繫獄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移籍紹興置獄鞫之久亦不服吏勸其認罪不過杖蘂曰賤妓縱與太守濫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汚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獄再兩月委頓幾絶而聲價愈騰未幾與唐有

詠者改除而岳商卿代之命蘂作自陳蘂
口占卜算子呈覽岳喜即時出罪判令落
籍而宗室納之

紅白桃花詞 如夢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
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七夕詞 鵲橋仙

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鍼人在
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 蛛忙鵲懶耕慵
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
方纔隔夜

自陳詞 卜算子

不是愛風塵是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
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
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翁客妓

答翁客詞 踏沙行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居之別室數日一行
偶以病少疎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
答以踏沙行云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
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的 不茶不飯不言
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
工夫咒你

青幕子婦

答同輩詞

青幕子婦妓也同輩以詞挑之婦答之以
詞乃木蘭花也

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
來當甚強

蜀妓

送情人行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
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 後會不知何日是
男兒休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
如此酒

王氏

寄人 粉蝶兒

王氏者大都歌妓也情人久別不至作詞

一闋以寄

江景蕭疎更那堪楚天秋暮占西風柳敗荷枯立夕陽空凝竚江鄉古渡水接天隅恨瀰漫脫山烟樹

明

淮安妓

送舉子赴京應試詩

淮草青青淮水湄安排僕櫓送王孫明年三月桃花發君聽傳臚妾倚門

〔清〕張潛等輯

詩法醒言十卷

清乾隆刻本

張果園編緝

詩法醒言

淮海奇聞
詩韻全註 嗣出

詩法醒言序

花時探驪茂先原自多聞說處解頤匡鼎繇來善論四始六義綜核而溯其源流兩漢三唐椎琢而窮其閫奥因言悉意巧矣雙關摘彩流葩天然獨步入山采玉盡是解人排沙簡金都歸巨擘辭條豐蔚既駭聽而驚魂文陣峥嶸亦神超而理達立異裁於多士別傳河漢之秋標新豔於百家絶類逍遥之什原夫詩之爲道各有性情法之所存難踰規矩譬如水流平地各就陂塘文高絶代各成家數故金雞玉燕總具風神紫菊紅蘭俱堪翫賞君之所述簡而文道之所臻溫而理孝標說注舉世爭傳裴啟語林無人不愛況參軍之藝圃處處皆佳駙馬之吟壇篇篇盡富珊瑚架上點綴斑麟瑇瑁牀頭掇拾朱草且夫鍾嶸詩品歷塵劫而彌新劉勰雕鎪秉風雲而自顯使非攷稽日久研究年深安能組織名編經營大道者哉故爲之序

乾隆元年菊月之上浣

狷齋汪文璧拜譔

詩法醒言說

蓋江河之水漭漭泱泱亘萬古而不息者以其有源也故詩之爲道有似於水源自古先流及萬世泜泜無涯也凡存諸心曰志志之所之曰情情發於聲曰音音之最雅者曰詩故曰正得失感天地動鬼神則莫近於詩詩有六義焉一曰風風者諷也其旨遠其辭微故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以戒賦者抒其事也比者觸於類也興者託乎物也雅者正也正其得失也頌者揚也揚其功德也上善則民樂不善則民憂樂則生和憂則生怨民和則其聲暢如鵲巢騶虞是也民怨則其聲哀如北門中谷是也上下一體感而遂通自然之理也大經有六禮防其漸也樂宣其情也書紀得失也春秋寓褒貶也周易定吉凶也唯詩則曲喩之耳使語不含稸已非忠厚悱惻之本意也故國風之刺衛莊公止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刺魯莊公止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皆旁引曲喩不敢直指其非由漢魏及初盛遺風尚在中唐而後漸失其旨至於宋明喜豪用壯思欲得溫柔敦厚之言不啻霄壤悲夫

果園自記

詩法醒言

目錄

卷一

本源 支派

統論

卷二

五言古詩說 五言律詩說

五言排律說 五言絶句說

七言古詩說 七言律詩說

七言絶句說 錬字

錬句 選辭

用事

卷三

五言律詩格 五言絶句格

七言律詩格 七言絶句格

卷四

五言律詩起法六格 五言律詩對法二十四格

五言律詩結法十六格 五言律詩調四調

六朝五言名對　唐人五言名對
七言律詩起法六格　七言律詩對法十二格
七言律詩結法十六格　七言律詩調四調
唐人七言名對

卷五
詩品醒言所製　一曰神品
二曰雅品　三曰逸品
十一格類編所製　二十四則司空圖所製
十八條雅倫所製　二十一衡醒言所製

一淡遠　二飄逸
三閒靜　四深厚
五爽潔　六自然
七幽秀神品
卷六
八古奧　九典雅
十高老　十一富麗
十二清新　十三雄渾
十四細潤雅品

卷七
十五疎放　十六峭別
十七悲壯　十八穠郁
十九纖巧　二十刻琢
二十一奇癖逸品
卷八
樂府　漢樂府古辭
鼓吹曲　橫吹曲
相和歌　平調曲

清調曲　瑟調曲
楚調曲　吳聲歌
江南弄　白紵辭
琴曲　二言詩
三言詩　四言詩
四言集句　四言聯句
五言聯句　詠物體
賦得體　試帖體
應制體　廻文體

六言詩體　七言排律體

卷九

時代　盛事

苦志　箴砭

劇談

卷十

音韻　沈韻一百六韻

禮部韻畧二百四韻　洪武正韻七十六韻

漢魏樂府題　六朝樂府題

唐人雅題　長題

詩叙　歴代詩體

鄴中七子　大歴十才子

明前七子　後七子

凡例

一此書悉遵雅倫以變通之。冗者芟之。缺者補之。非杜撰也。

一古人詩話甚繁。止摘其有益於詩學者以為型式。餘悉擯之不錄。

一此編止論詩法。若賦與成相以及楚辭連珠雖同列于風雅。恐尺幅浩繁。人必厭覩。

一箴銘判贊嘲訣祝誄。皆近於詩。但體裁各別。善詩者自無不能。烏容並載。亂人心目。

一卦名生藥名郡縣名天干地支十二屬之類。古人雖有其句。不過偶一及之。非必欲以此訓世也。

一詩家有藏頭冠頂。歇後打油、酒令、謎虎射覆錠筊、翻韻、危語、滑語、澁語、饞語、乞語、大言細言。皆士子逞才徒供謔浪。老成君子不為也。

一編內用云字者皆前代古義。用曰字者、皆當代時論。若行文中帶云曰字。不在此例。

詩法醒言卷一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雪　聖嘉　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本源

舜典云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吳蘭亥曰孔子刪詩近自周代乃尊時王之制定爲大經以教後世嘗讀虞書曰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歌者詩之先聲也故周一代之詩實基于此

子夏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樂記云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又云聽其雅頌之音則志意得廣焉

呂氏春秋云夏孔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　禹巡行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

猗始爲南音　周昭王南征辛餘靡長而多力爲王右
返涉漢梁隕于漢中餘靡振王北濟封之于西翟因追
思故處始爲西音詩紀云西音在秦爲秦聲六朝爲凊
商曲唐有伊州凉州皆屬西方西主金金主聲故樂曲
多西音　有娀氏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始爲北音
金左黄曰作詩不辨四方之音恐㥦見寡聞多不合古
人之律呂不幾隘乎
孔安國詩疏云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
見句少不減二字如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綏萬邦屢

豐年之類也五字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七
字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
如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也其
外並不見有九字十字者
程爾書曰詩無九字十字亦止于論經若微子傷殷操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屈原九歌期不信兮告余以不
閑九字也蔡琰胡笳十八拍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
十字也宋玉九辨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十二
字也曰操曰歌曰拍曰辨皆樂府古辭載在史冊唐人

之所謂別調也
毛詩正義序云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論
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于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
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淳和則歡娛被于朝野
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
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性情諧乎律呂故曰感天地
動鬼神莫近于詩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
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啾之感鸞
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禮之先同夫開闢詩跡所用隨

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則謳歌之
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皇莫測其始嗣後時經五代篇
有三百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
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
百年間六詩備矣
册府元龜云古者命輶軒之使巡萬國采異言靡不畢
載以爲奏籍王者所以觀風俗之得失以考政也國風
雅頌由是興焉
陸深玉堂渾筆云圭齋論風雅風者卽風以動之之風

雖即鳥雅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云風雅唯其聲不唯其辭故有聲無辭者有之無聲有辭者無有也

汪思成曰有聲無辭者疑謂佐詩也

陸無文曰聲者歌也辭者文也夫曰無辭非盡無辭也謂其不成文也如琴譜之勾挑剔抹止風其形實無其辭而彈之亦有聲焉又如漢樂府臨高臺之末句曰收中吾此後世所謂尾聲也雖傳其辭實不成文若曰無聲是前調已盡後調未與如白樂天琵琶行此時無聲勝有聲餘音嫋嫋雖有聲實無聲也又安得有辭

古今詩話云古工于詩者觀物有感未嘗無興也今之論詩者以興爲訕多不敢作是興之一義鈌焉

馬嘶谷曰關關雎鳩興之始也以雎鳩比文王后妃古人不以爲嫌後世人心不古常多忌諱故詩體卑俗若岑嘉州滿樹枇杷冬著花老僧相見具袈裟亦興之遺意也冠裳大雅從何藉口

雅論云聲音者陽也天之初發而氣之最先者也天之聲風雷是也地之聲江河是也動物莫不有聲龍吟虎嘯鵬徙鳳鳴小鳥當春長啼白晝寒蟬送夏餘韻林間山移石裂則砰然蓬起獸突則剨然樹過風而峽積雨則蕭然況乎人爲天地之靈秉五常之性役萬彙之情者乎先王知聲音可以格天地而洽鬼神也故作黃鍾之律以合天地之中鑄金伐玉匏絲革石八音具備發揮盛德殷薦祖考而人聲爲要由是詠歌起而詩成章矣詩所自起未詳時代賡歌見于舜典五子載于夏書殷商有頌風雅與周皆先聖刪定所存以教後世百家言伏羲神農之作皇娥白帝之篇論詩者以爲三百篇之權輿或謂出于瞽書者之手皆不具論二典以前聖

人不錄後世何敢取焉姑據正經斷自堯舜之世以一學者之觀聽庶不失聖人之旨

支派

醒言曰詩三百篇四言居多究其風規意蘊深遠此運會初開恢宏博奧非後世所能嗣續也戰國以來兵戈擾攘天地閉塞六詩遂亡後之學士紹述無從乃以四言何內無轉質實難成增一字則上下貫通圓轉易就是以漢興蘇李爲五言魏晉繼起自朝廷以至草野皆爭尚五言至唐遂定爲五言律詩取士應制皆尚此體

七言古詩雖由古制卒爲唐調若七言律絕實唐人所創四百年制度文爲煌煌鉅典也詩教至唐體格聲調備矣定矣自唐徂今作者如林詩辭雖異詩體未更學詩者探源于兩漢取材于六朝寢食于三唐則盡乎技矣雖有奇才異能欲別造一箇宇宙不可得也

蓋尚書賡歌三百篇之祖也三百篇漢魏詩之祖也漢魏詩六朝顏謝庾鮑之祖也唯陶淵明獨領天趣別爲一家六朝詩又全唐詩之祖也代以人傳文由心受如響應聲如時赴節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非其人不傳也

非其才不得也彼掠影希光者或志大言高或搜奇嗜僻縱其所如未嘗不可以横行宇內若欲登古人之堂入古人之室得其門者或寡矣

或謂漢詩原自淳朴一至六朝便入綺靡遡厥所由蓋傷于對偶也不知詩有對偶非盡人事也天也自然之理也天一地二乾坤有對偶矣一夫一婦男女有對偶矣鳥獸草木各具雌雄萬物莫不有對偶山有榛隰有苓手如柔荑膚如凝脂國風之對偶也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克明克類克長克君二雅之對偶也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徂徠之松新甫之柏三頌之對偶也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又漢魏之對偶也自古皆有對偶而獨以六朝爲口實何也是古人之用對偶多出于無心降自齊梁皆有意爲之漸成律體雖然使無齊梁之對偶將何以開唐之律詩乎是唐之有律詩乃齊梁爲之兆也故曰詩之有對偶非盡人事也天也自然之理也

唐初制爲五言律詩猶不失齊梁故步粘聯不必工穩而造語自然圓秀至沈宋輩出學優才美不獨粘聯工

穩而體態正自閑雅如幽閨處子舉止端詳悠然大家風味及王孟復起機靈法活別有一種天趣是唐風始爲一變若李杜並生才學横溢說地談天猶健婦持家出入由己堂前笞婢門外罵雞皆所不忌此又一大變也中晚而後屢變不測或尚清空或尚艶麗或尚儉澁變雖不一大約守規矩者猶不失初唐準則畔法度者亦不離盛唐窠臼此唐一代心法深于詩者自喻也

或謂宋人取士未改唐制說者謂宋祖元俗何也蓋宋初取士雖仍唐舊持衡者以論策爲重詩賦爲輕致使

唐音失傳。天下風靡。釀成宋調。甚至道學格言。皆剿削爲詩。詩而至宋。聖人之道微矣。

明七子。惡宋元之穿鑿。專學盛唐。規模氣象。未嘗不曲盡苦心。但未能脫化古人。自成一家。是以有拆洗少陵之誚也。鍾譚矯七子之弊。另闢一境。事必求僻。句必求生。牛鬼蛇神。在所不免。兩說互持。致傷一代之雅道。三百年中。非無高人詠士。足以負荷斯文。柰薦紳先生。前後登壇。天下之言詩者。不歸七子。必歸鍾譚。雖有奇才。非處下僚。斷在草野。欲申其論說。人心膠固。莫之信也。

康熙已未。雍正乙卯。疊舉博學宏詞。援以清要之官。于是士林鼓舞。莫不以學詩爲務。彬彬乎唐風振起矣。

人有恒言。詩乃小技。無關于大道。才子哲人。施其餘巧自無不善。何必千里尋師。百里求友。然後得之也。不知詩者。發乎人之性情。通乎世之氣運。言近而指遠。由淺以識深。傳之簡冊。昭示來玆。故漢以前之詩曰經。漢以後之詩曰史。詩而爲經爲史。名義大矣。安得謂之小技。百工皆有師授。而況于詩乎。吾師費中文夫子。乃先代遺民。累世家傳。猶不憚跋涉之勞。學易于孫徵君。學詩于韓石耕。奔走數千里。羇縻六七年。絕不以受命于人爲恥。宋尚書尤袤。讀陳季常之詩。不忍釋手。謂人曰。吾今而後。知詩亦有法脈矣。季常雖幼。亦當北面師之。季常白衣爲倅。尚書貴爲九卿。且欲北面師之。今之學者往往好爲名士。而恥受命于人。無惑乎詩之終身不成也。

班孟堅云。賦者。古詩之流也。

醒言曰。詩賦本爲一體。自列國詩亡。屈原始作離騷。宋玉踵之。名之曰賦。約其製篇有四。一曰騷賦。通篇用兮

字注腳。如司馬相如之長門。子虛是也。二曰四六賦。通篇用四六聯對。如庾子山之小園。枯樹是也。三曰散行賦。通篇起伏照應。自爲問荅。如宋玉之高唐。風賦是也。四曰成相。非賦體也。乃賦之流也。楊倞云。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如小雅之義也。此編專論詩法若賦之一體。另有唐人試帖選本可覽。不必備載。

夫之箴。銘。判。讚。謳。謠。祝。諺。嘲。訣。誄。讖。皆詩之流也。善詩者。自可擬作。亦不必載。

夫之人名。地名。官爵名。郡縣名。花木名。鳥獸名。宮殿名

生藥器用干支卦爻皆詩中假一、用之若借此炫奇必
是贅語
下之藏頭冠頂歇後打油酒令謎虎大言細言危語饞
語滑語濇語十離十索十無翻韻皆偶然游戲無禪風
雅概宜不錄

統論

孔子家語云入其國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又云
其爲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矣
王仲宣避董卓之亂南遊荊楚荊南名士皆造問詩律

律者法也是詩之有法不自今始也
鍾嶸云詩有賦比興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
彩使味之者無盡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專用比興
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
則文散
謝玄暉語沈休文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駱賓王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有不得盡言言有不
得盡意
皎然云詩有四深氣象絪緼深于體勢意度磅礴深于

作用用律不滯深于聲對用事不直深于義類 有二
廢雖欲廢巧尚質而神思不得遺雖欲廢言尚意而典
麗不得遺 有四離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
生欲高逸而離闊曠欲飛動而離輕浮 有跌宕格二
品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鵠臨風貌逸神旺杳不可羈郭
景純遊仙詩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二曰駭俗其道
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
郭景純遊仙詩嫦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
齊已云上格用意中格用氣下格用事

金針詩格云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
[illegible]格
陸懷冰曰內意性也外意景也
嚴滄浪云作詩大槩有二一曰優遊不迫一曰沈著痛
快其極致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律詩
難于古詩七言律難于五言律絕句難于律詩五言絕
難于七言絕詩愈短愈難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
用北人結裹若南人便非本色
白石詩話云意有餘而約以盡之者善措詞者也乍敘

事而閒以理言者得活法者也
段崑田曰意有餘而約以盡之者如孟浩然之永懷愁
不寐松月夜窗虛是也作叙事而閒以理言者如陶淵
明之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是也
蘇子瞻云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薄以奇趣爲宗
反常合道爲趣 又云作詩定此詩必非作詩人
夏卣均卽其言而反之曰作詩定此詩始是作詩人
李客山曰子瞻之說太放令人汎濫無所歸卣均之說
太拘令人寸步不可移大抵作卽事詩雖不必著跡亦

要有點題處作詠物詩雖句句切題亦要有那移處此
確論也
李公受幼從荆南先進學詩後與曾致堯唱酬致堯曰
公受之詩未嘗不好恨啞耳公受初不悟久乃造入以
其法授晏元獻元獻授二宋後遂不傳
高秋軒曰啞者謂聲調不響亮也此但爲律詩言之若
古詩則又貴朴茂窒滯不貴響亮
梅聖俞云詩家率意造語亦是難事如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
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爲至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
殆難以言指陳也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
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溫庭筠鷄聲茅
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
路辛勤羇愁旅況豈不見于言外乎
周祐我曰初盛之詩於平淡中見趣如宋考功源水看
花入幽林採藥行何等閑適李供奉浮雲遊子意落日
故人情何等扼腕措詞造語似出于容易究其工力實
爲人所難至若中晚則於僻澁中見趣故聖俞所取未

嘗非千古名句校之初盛便覺費力
或云詩有五佳意佳句佳字佳事佳題佳
又云詩有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
趙柏里曰初學詩者不必煩言以亂其聰明但除得一
箇俗字便自超然然後再細心領會古人不求名而名
自至矣
曾子固云詩當使人一覽語盡却意有餘乃古人用心
處
雅論云古人有翻案伐林脫胎換骨之說若宋人之生

呑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七子之拆洗少陵豈可同日而語

閔煥若曰翻案者如人憂我喜人棄我取伐材者取資前哲另用鑪錘脫胎換骨吟詠古人用工日久自與之俱化矣拆洗少陵如舊繒新染之類也若生呑活剝必是套語何足爲訓

敖器之云詩文在衆人中要另是一箇樣子纔能動人

冷齋詩話云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此爲得天趣問何以識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

于咸受曰如李元禮之訪黃叔度始得天趣之眞

或問詩法于韓子蒼子蒼令參打起黃鶯兒爲法

祝荔亭曰子蒼此意欲一句生一句絕句或有一氣格而律詩則不然

詩藪云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中居文質之要蓋莫尚于五言　詩富碩則格調易高清空則氣體易弱至終篇洗削尤不易言　於巖儀卿得一悟字於李獻吉得一法字法不由悟如庸僧續律悟不由法恐入詭僻

宋濂云詩在堪輿間無纖弗周無鉅弗涵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義烟風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聰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壽夭死生之度可疑可存可悅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于言言形而比于聲聲成而詩生焉上自王公卿相下逮小大編氓藻暢于襟靈導揚于隱伏大而朝會讌享被之筦絃小而委巷深閭見諸謌謠雖位號之或殊而衷情無以異也

顧玉華云唐詩說到無已處便著一隱語收括

費滋衡曰隱語收括皆見于歌行長篇律絕則不然

王廷相與郭介甫論詩以法而入者有四務三會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貴圓融而忌暗滯格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貴委曲而忌直率四務藝匠之經營也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歷事以養道學不博則寡陋而無文著不廣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各分界限謌其步武約其尺度久焉純熟恐

歸我闥
類編云婉而不暢則失于䠞暢而不婉則失于粗說理
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境要微妙
詩家一指云詩格所以調達神氣吹噓興趣猶清風徘
徊于幽林遇之可愛微徑縈紆于遥翠求之愈深
雅論云寛裕者其詞平端靜者其詞雅疎曠者其詞逸
雄偉者其詞壯蘊藉者其詞婉
趙氏十九字求詩之法無以加矣要其歸不過情景而
已情景兼到者爲上偏到者次之情景兼到者如露從

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情到者如長疑即見面翻致
久無書是也景到者如田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是也
又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景中情也捲簾唯白水
隱几亦青山情中景也白首多年別秋天昨夜凉一句
情一句景也感時花濺淚惜別鳥驚心又情景相觸而
莫分也若一聯情一聯景者皆是或四句皆景六句皆
景但要以情結之故曰融情于景物之中托思于風雲
之表
程若庵曰景托于外情發于内天有月露風雲地有山
川花鳥莫非景也人有離合悲欣莫非情也作者寫景
則易言情則難若一味言情恐失之單弱一味寫景又
失之浮靡唯情景相生則意興兼到古人好詩俱不外
此
童蒙訓云古詩十九首及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
徊皆思致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等詩常
自涵泳下筆自然高妙陸士衡謂立片言以居要乃一
篇之警策此至論也文章無警策處則不能竦動世人
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詩家直說云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鏡花水月無
跡可尋
王符躬曰蘇子卿芬馨良夜發隨風聞北堂可解也陶
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可解也王摩詰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不必解也看人詩只看其風神便
知是作家若必欲求解俗人也
詩家一指云章之明潔句無疵也句之精透字無失也
發揮意指在句點綴精神在字鑄字造句使之粲然成
章則又在藝匠之經營 大抵作詩要各隨其人之所

宜。臺閣之作。要冠裳正大。山林之作。要古淡閑雅。江湖之作。要豪放沉着。風月之作。要蘊藉秀麗。方外之作。要夸、曠、清、婉。征戍之作。要振奮、凄、京。懷古之作。要感慨、悽惋。雖寄情寫景不同。而止于忠、愛、則一。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曾氏云。詩貴音節氣象優游。則音節自妙。觀楚辭九歌可見。

趙氏又云。音節非但韻也。凡字有響亮是也。馬伯庸謂不可用啞韻。如四支十四鹽皆啞韻也。此或未然。古詩

有全句平聲字者。全句仄聲字者。但詠之不覺其非則可耳。是又知不專在韻也。

一指又云。學者變化氣質。須仗師友開導佐助。然後方能脫去粗俗。造乎高明。會秀儲真。超源達本。真境獨詣。意之所不盡。而悠然有餘者。謂之趣。猶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遊汗漫。自與造物者同流。情由真心。靜想中生。不必盡喻。不必不喻。爲色爲染。情染在心。色染在境。心與境會。而情生焉。

彈雅云。言直而易盡則俚。言曲而易繁則淫。雅言遠俚。至言遠淫。詩以直爲體。以曲爲用。若但以曲作詩。則詞曲耳。以直作詩。則俚談耳。是以青山綠水。白雲紅樹。無詩不有。然必知所以用之。非遂以此爲詩也。　何謂調。聲出成喜。聲出成悲。悲喜自生是也。　詩貴似淺非淺不得似深非深。　一覽了然。若謂不必解者矣。及詳說之。意味深長。非淺學可到。是似淺非淺也。　讀之不可解。及轉闕之。識見蕪陋。全無來歷。是似深非深也。　淺能深用。深能淺用。塵腐化清新。幽晦化顯著。方是開門見山。　以句取詩不可。句不能病詩。以字求句。却善字

易于害句。　詞不盡事。詩之體也。意不盡詞。詩之格也。聲不盡意。詩之調也。調可奪格。格不奪體。　詩人之詩。字句不苟。王維諸人是也。才子之詩。字句章法。若罔知之。李白諸人是也。篤學之詩。格調詞意。匠心措寘。杜甫諸人是也。閒適之詩。並詩俱忘。陶潛諸人是也。　步詩人則拘。步才子則野。步篤學則腐。步閒適則俚。然則如之何而可。唯工夫力量。足以持之。則皆爲我用矣。徐文學欲篇篇換機局。方爲高手。余則以爲千篇不改局。方成一家言。變在臨事異文。不在機局轉換。

陸懷水曰詩成一家言在風趣不移不在機局不換若千篇一格如小鳥守籠未見四海之大也

王弇州論詩三法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致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雅倫云緣景不盡曰情凡喜怒哀樂愛惡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則切不出于情則浮

或云詩三百篇辭旨微渺要非詩中之子所能自作大

抵皆當時學士大夫有所托而言之也

又云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雖然此皆自其後而言之耳孔子刪詩止取其有關于世道有益于人心可以格天地可以動鬼神則盡乎教矣自子夏序詩始曰詩有六義焉葢詩貴渾涵美刺俱在聲色之外不可以明言也

漢人去古未遠變四言爲五言此立法之始也漢以來王粲陸機鍾嶸劉勰紛紛言之言之者雖衆亦止論其大槩而未斷其細微中智以下罕喻也

唐一代則言之悉矣何者爲格局何者爲聲調何者爲偶對何者爲字句清新也古奧也自然也法不盡言言不盡法又詩不難于結裹難在發端歷考前人未嘗言何者爲起何者爲結非前人不善言之也葢詩教淵深不敢盡洩天地之秘也

宋人就于論詩其爲詩也失之粗明人矯于論詩其爲詩也失之僻僻者鍾譚之教也粗者江西之派也

往代詩話湮没無多唯列朝掞踵書籍猶存其流傳于世者有王鳳洲詩法圓機徐伯魯詩體明辨王二曲詩

法指南游子六詩法入門陳西文詩法指規圓機所論非不精湛但夾雜聲韻彙書盈尺人必厭觀明辨止備詩體未及論法漢人變詩爲五言唐人變五言爲律是二代皆創天地之奇爲千古極則指南槩寘不論而但以七言律絕爲訓是舍其源而究其委見其偏而不見其全也入門似簡便可從惜引詩證法僅自中晚以及明人取路太狹欲以一格繩天下之衆也指規又引塾本千家詩爲法非塾本盡不善也李嶠野荒村皆以此訓蒙甚至流爲酒底濫觴已極葢詩法者猶萬人之津

梁也。制造不善。覆溺隨之。可勿愼歟。

或謂詩有起承轉合。有破題。有承題。唐宋以前。未聞此說。葢列朝諸子。溺于時文。故爲此臆說耳。然亦爲初學言之也。作家尚有灰線草蛇。水月鏡花之喩。起承轉合何足以拘之。

詩家有起落。無破題。何謂起落。首聯是也。第一句爲起。第二句爲落。起句要高遠。如宋之問高嶺逼星河是也。落句要捷便。如乘興此日過是也。若對偶起。項聯當用單行。接此漢法也。或落句用一二字伏脉。接處廻應。又

一格也。　詩家有接法。無承題。何謂接法。項聯是也。或項聯皆應落句。或項聯上句應落句。下句反應起句。廻環相生。或陡起陡接。如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工織素。此陡接也。實古人興體。唐人亦用之。俗學未喩也。或項聯流水對。十字一意也。或首聯與項聯二十字爲隔句對。亦或有中二聯作隔句對。　詩家有腹聯。非一轉可盡也。何謂腹聯。乃一篇上下交會之處。不可忽也。或項聯尚未說題。仍在題前悠揚作勢。其實意在題中。言在題外。此神于詩者也。腹聯必要還他箇明白實寫題面。若項聯已經到題。腹聯必要抽出題中不盡之意。伸說一層。或腹聯上句伸明項聯下句。腹聯下句反伸明項聯上句。顚倒廻抱。此牙鎖格也。唐人貴之。一篇之中。以項聯爲主。腹聯爲輔。不得似文之一轉。遂可爲詩家作用也。　詩家有結篇。不言合也。合止就題收束。不敢侵犯下意。詩家則不然。要去路悠然。含稸不盡。又要是此題餘意。不可作局外閒談。大抵七句若一推。八句便一攏。七句或一隱。八句必一顯。七句如一縮。八句則一伸。即對偶結。亦要立一二字。藏箇開闔。意思在內。

不可呆對。以傷體調。

或謂詩文當自我作古。若拘拘于法。反被人所束縛。不得自由。是自棄其性情矣。噫。厠身風雅。乃爲此謬論。蠱惑後人。使詩教沉淪。不旣廢憲典乎。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雪　聖嘉　纂定

五言古詩說

醒言曰漢人變詩爲五言不得自稱爲古詩自唐有律詩始稱此體爲古詩

文心雕龍云五言流調淸麗居宗

陳簡忠云五言宜淸婉而意有餘

葉石林云五言長篇最難魏晉以來爲篇皆短嘗使人以意逆志不以叙事傾盡爲工至子美述懷北征窮極筆力亦古今絕唱也

范德機云五言短古不可明白說盡使含咀有餘味

或云五言古詩格宜古氣宜靜色宜淡神宜遠詞宜朴韻宜幽味宜平調宜緩情宜眞說事宜簡說景宜藏

雅倫云五言古詩要源源如斛泉毫無渣滓須空空如一竿竹靡不精華　漢魏之爲六朝六朝之爲初爲盛爲中爲晚語言氣象迥乎不同而意興音節委曲頓挫不甚相遠今欲穿鑿妄爲以爲新奇別調則異乎吾

所聞矣　古詩以漢人爲上六朝次之唐人古詩是從律中出李于鱗謂唐人無古詩而有其古詩陳伯玉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此亦有見之言若必謂唐人古詩皆不足取則又隘矣　人亦有言六朝綺靡亦是道聽塗說高古簡朴果下漢魏一格然氣不怒張詞不粗率宛轉不迫渾璞不雕音節悠揚恣態橫生近古而雅杜子美恐作後塵先賢服善之心如此　漢魏去古未遠朴勝其華六朝藻麗相承艷勝于素漢魏于淳簡中優游曲折盡情極致六朝於風華中蘊藉周𢌞平坦和靄　唐人取質于漢魏而昌之以氣采文于六朝而老之以格大曆以後風漸下矣其所以下在取質而乏蕭疎冲淡之趣敷衍而鮮博大閎雅之致　至于宋元古法盡亡益新益奇益刱押韻益險用事益切而詩益不可問　不得漢魏人詩則不高不得六朝人詩則不韻不得唐人詩則不暢　律詩絕句見人才華古詩見人力量　律詩以音韻響亮爲貴古詩却不然在于質朴鬱奧一爲響亮之詞易致膚淺入不得古人堂室

醒言曰世人論古詩輒以漢魏並稱不知漢自漢魏自

魏譬之于樹。漢爲根本。魏爲枝葉。根本先固。枝葉方茂。詩三百篇。以四言爲本。漢人以四言蹇澁。特創爲五言。流傳千古。其體不變。是漢人開天地之先。魏止被其流風餘韻。不得與之抗衡也。費滋衡著漢詩說。以學者能解漢詩。則無詩不可解也。

費滋衡曰。三百篇後。漢人始創五言。自是天地之氣運結成。非人力所能强。故曰蘇李天成。曹劉自得。天成者如天生花草。豈人裁剪點綴所能髣髴。如鑄就鐘鏞。一毫增減不得。解此方許談漢詩。 唯漢詩最難讀。最難

學。極頂人才。到擬漢詩。輒不能措手。亦不能解隻字。有强解者。多屬皮裏膜外。漢詩卽贊歎亦難盡。如高古雄渾。俱贊不著。然則將寘之乎。曰正于此處要著一明眼。讀漢詩要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艶。極典雅。極悲壯。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 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征絕域。而賦河梁。蔡琰被掠。而賦悲憤。千古絕調。皆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乃絕千古。 讀書到不能解處。正須沉思。詩到不可學處。正要追步。果能學不可學之詩。不但古詩得力。卽律詩絕句。無不高妙。 人謂東風搖百草。秋色萋以綠。已逗六朝門徑。不知古詩渾渾浩浩。純是元氣結成。若以字句求之。直是囈語。 詩文不可重複。最爲俗論。如傷歌行。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曰昭昭曰明。又曰輝光。豈非重複。漢詩皆不以此爲病。自疊牀架屋之說興。詩文遂單薄寡味矣。

陸士衡云、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蓋謂重複也。獨漢人詩。纏綿悱惻。不但不厭其重複。亦自不覺其重複。讀行行重行行一篇便知。

古人妙處

醒言曰。古詩用字不論平仄。或平處多用平。仄處多用仄。只要鍊句。如天設地造。或古奥朴茂。或輕健飄逸。言短意長。詠之有味。方是作家。五言長篇要敘次。要點染。要斷而復續。要回顧照映。至末一板煞定。要縮住許多意思。不令說盡。若有意含稸。令人去想。乃是小詩。非大作也。

五言律詩說

或云、五言律、乃五言古之變也。詩至齊梁。漸成律體。至

初唐而定。後世莫易也。
劉昭宇云、五言律詩、如四十位賢人。搭一箇屠沽兒不得。
俞洪善曰、賢人雅字也。屠沽兒俗字也。
湯義仍云、學律詩。要從古詩入手。
醒言曰、李艾山費滋衡皆宗義仍之說、漢人始創五言。發前代未有之奇。學律于古。溯其源也。
或云學詩當從五言律詩學起。五言精工。諸體皆可迎刃而解。

馬嶰谷曰、李于鱗謂唐人古詩、從律中出、是知唐人先學律詩、由淺入深、亦未可盡非也、
王敬美云、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入律者。若不多讀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
或云五言律詩、要情中有景。景中有情。以事爲意。以意融事。情景迭出。事意貫通。近體之妙用也。
楊伯謙云、五言律詩。貴沉實溫麗。雅正清圓。含稸深厚。有言外之意。製作平易。無艱難之患。
胡元瑞云、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鵾仰。聯翩賀燕來。重檐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五音並協。寔百代律詩之祖。五言律之有陰生。猶五言古之有蘇李也。
雅倫云、五言近體。肇自齊梁。定于沈宋。平對仄。仄對平。粘聯一毫不差。故謂之律。律猶法也。大抵作詩出語論當爲上。格法次之。　前二句不對、中四句對、後二句不對、平仄和諧。情景穩帖。乃常用之格。
醒言曰、成都楊東子、嘗問詩法于費燕峰先生、乃曰、先賢有箇微妙精深的秘訣。今以遺子。善守勿失。一起便一落。一露便一藏。一到便一轉。一過便一舍。起落者勢也。露藏者意也。到轉者篇法也。過舍者句法也。知起不知落則失勢。知露不知藏則失意。知到不知轉則失篇。知過不知舍則失句。起要陡。落要捷。露要含稸。藏要了然。到要實在。轉要透脫。過要輕妙。舍要斷絕。此四語原相爲用。各自成局。一首或全有其法。或不全有其法。千岐萬派。多不出此四語。所謂齧鏃艮岐。苟非其人、莫妄傳授。

五言排律說

詩藪云五言排律起句要冠裳大雅不得作小家語

類編云排律句鍊字鍜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次者爲難

雅倫云五言排律要開闔鋪叙要氣象規模諸體悉備如古奧深厚典雅雄渾清新富麗皆可入開對通對虛對實對雙聲疊韻流水閣子無不可用爲篇既長則間架寬濶非才具鴻盛學問博奥者恐難勝任若繙熙類書編纂故事叙次失倫首尾不稱可炫淺學一入法眼

便成朽腐

醒言曰排律之體始于謝眺陰鏗成于張正見薛道衡唐人則之定爲試帖取士應制俱尚此體

五言絕句說

司空表聖云絕句之作本于詣極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神也

金針詩格云絕者截也　首二句不對後二句對截律詩前四句　首二句對後二句不對截律詩後四句　四句皆對截律詩中四句　四句全不對截律詩前後四句

胡元瑞云宋劉昶入魏作斷句詩按即今絕句也絕句之名當始此以倉卒信口而成止于四句而篇足意完取斷絕之意因相沿而爲絕句耳或謂漢魏已有絕句不知漢魏有小詩四句者後人以其體相類故名之非本絕句也　絕句之義杳無定說謂截律詩恐不足憑五言絕起西京其時未有五言律從何截起　漢詩載古絕句四首當時規模草創安得有此稱蓋歌謠之類耳　五言絕調古則韻高情眞則意切

類編云絕句之名未詳所始至絕者截也乃求其解而不得遂爲此臆說耳　梁元帝本紀云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幻眇韋昭注曰刌者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則絕乃歌中間斷之處　古樂府魏晉樂府四句一解是絕之義矣　唐人因其歌斷遂作短句以就之而絕句之體成矣

醒言曰絕句非因樂府四句一解然後始爲此體也蓋漢魏已有五言四句如藁砧今何在里中有啼兒等篇唐人因成此體謂截律詩律詩之格寬絕句之體促音

節大不倂矣

七言古詩說

漢武帝元封三年柏梁殿成詔公卿能賦七言詩者上坐其詩人各一句句皆押韻各述其事無平仄粘對後世謂之柏梁體若平仄粘聯雖每句用韻不得謂柏梁體故邑子窮切之曲勾踐渡河之歌魏文帝燕歌行皆句句押韻詩體與柏梁逈別

詩藪云七言古詩槩曰歌行蓋歌之名義由來遠矣南風擊壤興于三代之前易水越人作于七雄之世而篇什之盛無如九歌乃七言古詩所自始也 孝武以還樂府大演隴西長安京洛等篇而行之名于是乎著校之歌曲名雖小異體實大同則知歌者曲調之總名原于上古行者歌中之一曲創自漢人明矣 今人例以七言長短句爲歌行漢魏殊不爾也歌行有三言者如郊祀歌董逃行之類四言者如安世房中歌善哉行之類五言則有長歌行六言則有妾薄命純用七言全押平韻始于柏梁燕歌白紵皆效其體自唐人以七言長短篇爲歌行餘皆別類樂府矣

陳簡忠云七言古宜峭絕而言不悉突兀萬仞不用過句陡然便說字貫前後重三疊四用兩三字貫極妙

類編云七言古詩要鋪叙要開闔要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 短篇貴詞明意盡 七言歌行至唐始暢縱之則落霞綺彩促節則風雨杳冥收之則萬騎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 起伏頓挫有力無跡

雅倫云七言古詩以唐爲宗初唐溫厚盛唐雄壯中唐明暢晚唐錯雜七言用韻中唐每四句一轉平仄相間古歌有兩句一轉韻或二三句六七句一轉韻平韻仍接平韻仄韻仍接仄韻不拘也 又唐人七言古詩蒼莽包括中含許多不盡之致譬如畫家樹遠難全一段烟雲隔住山到千峰萬嶺一條瀑水衝開此唐人含微入神處自是一代絕物後人莫及也

醒言曰七言古詩起句必用引韻何謂引韻以首句所押之韻領起次句之韻也若轉韻首句亦必用引韻使不用引韻則聲調不順 長篇貴陡起陡接不用過脉幅員既大要彼疆此界域限分明聲如江河滄滄漭漭

色如松柏鬱鬱葱葱似賦似歌如悲如泣至末一句便住不得同短篇之留餘意也 若元微之連昌宮詞白樂天長恨歌詞濃意摯皆千古絕調但傾囊倒匣浪發太盡如敘山宮中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皆直刺宮幃毫無容隱選本以此訓世後學不知尤而效之漸不可長也

七言律詩說

蔣仲舒云七言律詩乃五言八句之變也 沈君攸儷句已開此體

詩藪云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對不切則偏枯太切則板滯二聯之中宜極精切而極渾成極工穩而極古雅極整嚴而極流動乃爲上則

或云五言律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言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篇皆穩帖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不難于中二聯難在發端與結句耳有起便有結有放便有斂有喚便有應大抵一開便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字法有虛有實有沉有響虛響易工沉實難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有屬象而妙者有屬意而妙者有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要皆情與景諧神與氣完 勿和韻勿拈險韻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大曆以後事

楊伯謙云七言律詩務在雄渾富麗之中有清沉微婉之致故明白調暢而不膚淺優游含泳而不輕浮若俗濁尖巧則失古人風調矣

謝茂秦云七言律詩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解之獨繭抽絲

邢孟貞曰七言律詩近人出手輒四首八首不知此體最難大都落宋人一派學者須從王維李頎高適岑參細細理會方爲上品若杜甫則已開宋調矣

醒言曰七言律詩減二字可爲五言非高手也此體以用實字爲上虛字次之盖實字壯健虛字棉軟善用實字詩家之妙諦也琢句要一氣貫注以意貫不以字貫意貫則蒼茫葱翠如奇花異草千嬌百媚字貫則單弱膚淺似枯蓬斷梗萎弱無姿字有形象可覩意在字之勝理無跡可尋下一二字已涵一句之神善之善矣

七言絕句說

蔣仲舒云、古樂府挾瑟歌、梁元帝烏棲曲、江總怨歌行、皆七言四句、唐人因其式、定爲七言絕句。

圓至云、絕句以第三句爲主、或第三句喚起第四句者、或不喚起第四句、自伸其意者、或純用景物者、或景物中有人者。

謝茂秦云、凡作七言絕、起如爆竹、斬然而斷、結如撞鐘、餘響不絕。

彈雅云、樂府爲古絕、竹枝、楊柳枝爲今絕、餘皆爲唐絕、截然異也。

類編云、七言絕句、要婉曲迴環、芟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唐初尚少、中晚漸盛。

楊升庵云、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此唐人之長、餘皆不及也。

醒言曰、七言絕句、以第三句爲主、第三句若一喚、第四句則一應、第三句或一開、第四句便一闔、聲調以高宏響亮者爲上、和平婉轉者次之。 若四句皆對、要含箇開闔之法、在其末路、不可呆對。 絕者斷也、斬然斷絕、不可復屬、方謂之絕句、如可復屬、乃新聲、非絕句也。 絕句以盛唐爲上、中唐次之。 若梁陳則體調未周、初唐亦法制未備。 唯岑嘉州獨得天趣、王輞川、王龍標次之、錢劉又次之。 大曆以後、始有宮詞、遊仙、竹枝詞、楊柳枝詞、皆係新聲、不得謂之絕句。

鍊字

劉勰云、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

善作詩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瘠字累文、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貫珠、乃善。

唐宣宗舉博學宏詞、問中書李藩曰、考試之中、重用字何如、對曰、乃是偶然、亦非常有例也、上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詩、有兩不字、上覽起詩曰、此協律文字也、命付史館、其一種重用字詩、若登科更待明年。

白樂天云、句中須雕藻一二字、不得全直致、恐傷朴鄙、有富而叙事隱一字者、如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隱一不

字也、

嚴滄浪云下字貴響亮

或云下字向平穩處宜於古人曾用好字須尋不經人道過語用之的當新奇而不怪僻乃妙　下字要令讀者謂其出于自然

對牀夜話云近體中下虛活字極難死字尤難調雖死宜使之活如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皆用力于一字

詩家一指云一字之妙所以含趣味之微一詩之根所以生一字之妙圓活善用如轉樞機溫俊自然如璫佩玉

趙子常云唐人五言工在一字謂之句眼

胡元瑞云淳朴不可以一字求齊梁至初唐多用艷字爲眼及盛唐王孟諸人崇尚古法以渾涵爲主老杜而後句中始用奇字爲眼句中有眼詩之一病也

彈雅云字法取亮者每失于雅才子之過也取雅者又失之亮學士之過也　宜緑處不可安碧宜碧處不可安緑宜荷處不可安蓮宜蓮處不可安荷

潘邠老云五言律第三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落是響字

高秋軒曰學者非不知五言律第三字要響使上下雙字不相照應單字雖好未便出奇玩細麥輕花自當神會若教者止以單字爲訓未示以上下關合恐淺學猶未悟也

楊誠齋云詩有善用實字者以實爲虛如弟子貧原憲諸生老服虔是也

類編云作詩須多下實字字實則響沉而句法健詩有所謂得字者蓋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義

鍊句

金針詩格云命題屬意如有神助歸于自然之句命題屬意偶然而就歸于容易之句命題屬意成之極難歸于苦求之句

詩家一指云一詩之中妙在一句爲一篇之根本根本不凡花葉自殊如威將示權奇兵自合君子在位善人俱來

虛中詩話云詩教幽遠理入玄微凡山川日月草木烟

雲皆隨我用舍、合我晦明、詩人之言應物象、其深心遠
意。每藏于字句之中。非有識者不能測也。
唐僧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
聽雨寒更盡。門前落葉聲。以落葉比雨聲也。微陽下喬
木。遠燒入秋山。以微陽比遠燒也。
雅綸云、古人詩貴意旨。不尚句法。六朝漸有佳句。吳均
鴈足印黃沙、休文嫌其太刻。可見古人不以雕鏤爲工、
中唐而後、爭尚琢鏤。風雅遂衰。
醒言曰、五言律句法。上下皆雙字。用力于中一字。貫徹

上下。如秋容凋翠羽。別淚損紅顏是也。上二字、下三字
直下、用力于第五字。如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
第二字折腰、下三字直下、用力于二五兩字。如葉齊山
路狹。花積野壇深是也。第二字折腰、下三字不直下、用
力于二三兩字。如雪曙鴉旗畫。風多雜鼓聲是也。　上
一字、下四字、用力于二五兩字。若竹憐新雨後。山愛夕
陽時。上四字、下一字直下、用力于第五字。若猿狖瀟湘
樹。烟波屈宋祠。上二字、下三字、不直下、用力于第四字。
若風塵馬變色。霜雪劍生衣。五字皆單行、則字字用力

若谷轉斜盤徑。川迴曲抱源。　唯上三字下二字。如一
囘年隙會。三歲閏農桑。聲調不順。見句亦少。　七言律
句法、上四字、下三字。用力于第四字。若金闕曉鐘開萬
戶。玉階仙仗擁千官。第二字折腰、用力于二七兩字。若
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第四字折腰、用力
于四七兩字。若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二
四兩字皆折、用力于二四六七字。若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清沙白鳥飛迴。　倒裝法、用力于三四七字。如香稻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上一字、下六字、用力

于二七兩字。如食隨鳴磬巢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上
六字、下一字、用力于第七字。如千巖曙雪旗門上。十月
寒花輦路中。上二字、下五字、用力于第五字。如縱使有
花兼有月。可堪無酒更無人。　七字皆單行。若用世空
悲聞道淺。入山偏喜識僧多。唐句甚少。入宋獨多。　若
靜愛竹時來野寺。獨行春偶過溪橋。上三字下四字也。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上五字、下二字也。
此二法、聲調聱牙、唐人亦少、

命意

魏文帝詩格云、詩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爲衛、
范蔚宗云、情志所託、以意爲主、以文傳意、
白樂天答元微之云、常與足下同筆硯時、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
玉屑云、先輩詩思多生于杳冥之中、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在涯涘之外、
司馬君實云、古人爲詩、貴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詩眼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

陳無已云、山谷最愛舒王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歐陽永叔最愛朝士一㒸、曉日都門道、微涼苑樹秋、俱命意不凡、
劉後村云、有意而言、意盡而止、爲天下之至言、
彈雅云、意少詩多則浮、意多詩少則離、意少則裁句、意多則分章、毋一意爲一章、若九意十章、則第十章爲贅疣矣、
楊仲弘云、立意要高古、要意中含景、景中含意、
李賓之云、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穠、凡雙關二意、乃比之變也、本是用事、一變而用意、再變而用聲、皆詩中之巧端也、
黄平庵曰、意者何也、情也、興之所寄、趣之所由生也、

選辭

雅倫云、辭者文之精華、不經選擇、使粲然可觀、恐傷風雅、譬如織作、絲必熟湅、譬如造屋、木必揀選、使爛網腐朽、何足爲用、　詩家有一定之辭、與文家詞家不同、亦有有出處而不可用之辭、不得謂我有出處、遂強用之也、

醒言曰、三百篇及漢人詩、無意遣詞、而詞自妙、古人意遠志微、朴者自朴、華者自華、如繡衣朱襮、錦衾遊洛浦、何嘗非麗詞、在古人不見其膩、何也、譬如天生雲霞、地產花木、人人習見、不爲驚異、因其出于自然、故不之覺耳、由漢末以至六朝、雖漸尚綺靡、然亦氣運爲之、非人力所能強也、

用事

邢子才云、隱侯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
白樂天云、用事多傷于浮艷、不用事又不精華、用古事

似今事爲上格。

中山詩話云人莫不用事能會事如已出天然渾厚方可言詩。

或云實事故事皆事也有正用者事與題相同也有反用者事與題相反也有借用者事與題不類有一端相近而借之也有暗用者用故事之語而不顯著其名此善用事者也有泛用者取稗官諺語皆可佐助凡用事止可用其事意以新意融化。

王介甫云詩家忌多使事若掇拾類書湊砌題面乃是

編事雖工不妙 若出自己意借事發明抑又何妨

室中語云使事要自我使不可爲事所使可使方使勿强使也。

西清詩話云用事要破觚爲圓挫剛爲柔始爲有功。

葉石林云用事不可牽强必至于不得不用然後用之使事與詞爲一不見安排鬬奏。

胡元瑞云詩自摹景述情外則唯有用事用事雖非詩之正體然景物有限格調易窮若古體小詩原貴清空長章大篇非用事則失之空疎 用事之工始于左太冲詠史初唐王楊沈宋漸入精嚴 用事之僻無過于李義山宋初王楊錢劉流爲綺刻 至于蘇黃堆疊詠諧未免失之粗疎

彈雅云詩曰裁詩名物雖多可用者少若不知取裁則蕪矣 意定而後摛詞未定則補綴耳 詩中用事以無意得之偶然而至渾然無跡若不得不用方爲妙用設使將雅道爲美才逞名之具不知詩矣

雅倫云用事之法有實用有虛用有反用有借用唐人主于詞清韻遠風致蕭疎至于切題其次也

費滋衡曰任彥昇與沈休文齊名時人稱任筆沈詩彥昇晩年用事過多欲以傾沈邢子才服沈而輕任魏子昇慕任而毀沈彥昇用事過多一時矯枉遂流爲繁縟凝理 不用事情眞有味然連篇累幅一望清空又失之薄弱寒儉用事富麗豐厚然過多則撏撦穿鑿喪其眞趣二者校之寧以不用爲貴 但用事與用字不同庾子山喜用事韓退之喜用字用字以說文以前爲貴用事以秦漢以上爲貴

醒言曰先輩云熟事要生用生事要熟用始可與用事

何謂熟事六經史漢所常見之文也詩人用之如稽繡儲緯裁剪由我此之謂熟事生用何謂生事凡時行之事新製之物與徵之典皆舊日所無此生事也若謂此事此物不見于經傳詩人用之則目爲杜撰試問經傳未有之前其事其物生于何代始自何人益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無道之所在也詩家用之譬如生銅鑛鐵收入洪鑪鑄成鼎彝遂爲一代奇觀此之謂生事熟用也世人亦必服其出于自然又誰能窺其釁隙目爲杜撰耶

汪鶴巢曰熟事生用固難生事熟用尤難非人十已千之功不易得也

詩法醒言卷三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雪　聖嘉　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五言律詩格法

正格仄起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側格平起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詩人玉屑云五言律詩唐人以第一句仄起爲正格第一句平起爲側格

五言律詩訣 醒言製

平對仄仄對平上去入皆仄韻上下平皆平聲五音六律協五聲兩平生五字琢爲句平仄拗難成一三可不論二四要分明

醒言曰古人平仄通用六朝始製韻畧五聲兩平仄者兩平叶宮商三仄叶角徵羽此五音之在物者也喉牙唇皆爲平齒舌皆爲仄半齒半唇亦爲仄此五聲之在人者也以五聲協五音聲音自然相應若勉强鼓歌必扞格而不協

大格

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睿藻光巖穴宸襟洽薜蘿悠然小天下歸路滿笙歌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此二詩一首正格一首側格皆唐人常用之格謂之大格餘皆變格

麟趾格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清道豐人望乘時漢主遊恩輝隨霰下慶澤與雲浮泉暖驚銀磧花寒映玉旒鼎臣今有問河伯且應留

此二詩八句全對如麟之四蹄八趾行步整齊也

垂條格

年光竹裏徧春色杏間遥烟氣籠青閣流文蕩畫橋飛花隨蝶舞艷曲伴鶯嬌今日陪歡豫還疑陟紫霄

子牟懷魏闕元凱滯襄城冠蓋仍爲里池臺尚識名山光晴後綠江色晚來清爲問東流水何時到玉京

此二詩前六句對後二句不對謂之垂條格如條之上整下散也

垂條變格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宮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

此詩前二句對後六句不對垂條變格也

雀屏格

臥來生白髮覽鏡忽成絲遠愧飡霞子童顏且自持舊遊惜疎曠微日尚磷緇不寄西山藥何由東海期

此詩前四句不對後四句對名雀屏格如孔雀之尾麗于後也

雀屏變格

故人漢陽使走馬向南荊不厭楚山路秪憐湘水清津

頭習氏宅江上夫人城夜向橘林宿朝穿楓葉行
此詩前二句不對後六句對雀屏變格也
並蒂芙蓉格 一名風簾
此別不可道此心當報誰春風灞水上飲馬桃花時設
作好文士秪令遊宦遲留書下朝客我有故山期
散步圓塘水雙鴻戢羽儀一飛喬木上一返故林垂淡
薄含秋景虛明抱夜規無因留絕翰雲海意參差
佳人能畫眉粧罷出簾幃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春
情多艷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種亂如絲

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
澁匙難綰羮稀箸易寬何以謀朝夕何以保歲寒
此詩兩字並對若花之並蒂而開也
並蒂變格
雙燕初命子五桃初作花王昌是東舍宋玉次西家小
小能織綺時時出浣紗親勞使君問南陌駐香車
春景媚春臺新露泣新梅春葉參差吐新花重疊開花
影飛鶯去歌聲逐鳥來請看飄飄雪何如舞雪迴
此詩前一首在首聯兩初字並蒂後二首前四句在

句中上下字並蒂乃並蒂變格也
流水格
近縣多過客似君誠亦稀南樓取凉好便送故人歸鳥
向望中滅雨侵晴處飛應須乘月去且為解征衣
遊吳還適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何岍
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留遺廟停舟試一過
此詩項聯不對謂之流水格
流水變格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凉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故

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此詩五六不對乃流水變格
蜂腰格
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旁淚
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
玉屑云項聯十字一意意透上二句腹聯始入正意
如蜂腰將斷而復續也
江左格
金鋪照春色玉律動年華朱樓雲似蓋丹桂雪如花木

岍衢階轉風條出柳斜輕輿臨太液湛露酌流霞

方虛谷云五言律平仄不粘梁陳及初唐皆然玉屑名江左格至沈宋定爲律詩梁陳舊體亡矣中分四平四仄皆江左遺音

中分格

聯翩辭海曲搖曳指江干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帶月凌空易迷烟透浦難何當同顧影刷羽泛淸瀾

此詩前後平仄不粘名爲中分實江左格也

四平格

宿懷終南意反此語雲峰夜聞竹間靜曉望林嶺重春烟生古色時鳥繫幽松豈無山中賞但畏心莫從

此詩一三五七皆平出二四六八皆仄對爲四平

四仄格

錦里開芳宴蘭堈艷早年縟彩遥分地繁光遠綴天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別有千金笑來映九枝前

此詩一三五七皆仄出二四六八皆平對爲四仄

古格

授衣感窮節策馬臨伊闕歸齊逸人趣日覺秋琴閑寒

露衰北阜夕陽破東山浩歌步客寂棲鳥隨我還

近體則音節流麗此獨以古奥出之乃古體律也

拗體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日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暉誰云少年別流淚各沾衣

此五律拗體不得以古詩目之

偷春格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淸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蘂想像嚬靑蛾牛女漫愁思秋期更渡河

此詩起句先對如梅花偷春先開也

散格

掛席東南去靑山水國遥舳艫爭利涉來往任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起疑是赤城標

此詩通篇散行但平仄粘聯不爽乃律體也

重雲格

閨女求天女更闌意未闌玉庭開粉席羅袖捧金盤向月穿針易臨風整線難不知誰得巧明旦試相看

此詩首二句疊謂之重雲

扇對格

去年秋露下、羇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寄一聲。

此詩前四句、以第三句對第一句、第四句對第二句、謂之扇對、如門之有兩扇也。唐人亦有用在中四句者、見魚玄機集、

拗起格 一名夾起

五湖千萬里、况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萋萋。憶想南陵鎮、可宜猿更啼。

此詩首聯、以一事迴環用之、故名拗起、

一字貫篇格

淮海風濤起、江關幽思長。同悲鵲繞樹、獨坐鴈隨陽。山晚雲和雪、汀寒月映霜。由來濯纓處、漁父愛滄浪。

此詩次句立一幽字、貫篇後六句、皆應此字、

一字血脉格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鸞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此詩以晴字為血脉、

牙鎖格 一名通義格

西上浙江西、臨流恨解攜。千山疊成嶂、萬水瀉為溪。石淺流難溯、藤長險易躋。誰憐問津路、歲晏此中迷。

此詩石淺項萬水、藤長項千山、迴環復抱、如牙之鎖、

織腰格

雨來沾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粧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捲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此詩首聯立雨風二字、項聯應雨、腹聯應風、謂之織腰、以腹聯為腰、

鈎鎖連環格

淸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此詩通篇上句說好、下句說不好、上下相鈎連、謂之鈎鎖連環、若上句說不好、下句說好者亦然、

單抛格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疋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眞龍種、仍憇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暁蒼蒼。

凡詩項聯應次句者多、或分應首聯、唯此詩後七句

皆應首句、且單解一馬字、故曰單拋

內剥格 一名風簾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此詩暗卧本題事、取義于事、內中二聯景與事、隱題在內、至末始明結

外剥格 一名琴音

靜林溪路遠、蕭帝有遺蹤、水繫羅浮磬、山鳴于闐鐘、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數烟霞色、空聞有卧龍

此詩取他事明題意、又取義于事外、中二聯或事或意、使讀者自得之

秋蟬鳴樹格 一名句相照應格

藜杖淒寒露、蓬門起曙烟、力稀經樹歇、老困撥花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篇、淸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此詩首聯起項聯、項聯上句、應首聯上句、項聯下句、應首聯下句、腹聯起末聯、末聯上句、應腹聯上句、末聯下句、應腹聯下句、上四句一串、下四句一串、而題意自相照應

上馬失脚格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穠、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此詩首句出韻、如上馬而先失一脚也

孤鴈出羣格

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沙市、春風落客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近、言榮意未甘

此詩韻用十四鹽、唯帆字出韻、謂之孤鴈出羣

進退韻格

盜賊猶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哭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鬚眉衰白盡、瘦地日攜鋤

此詩首聯腹聯七虞、項聯末聯六魚、其韻一進一退

歸題格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檐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彩杖、行樂泥光輝

此詩前六句皆賦題意、至末方出題、故曰歸題格

疊字格

杳杳寒山道、蕭蕭吟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

飛鳶格 一曰明體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復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此詩開口道出題中一草字。如鳶之初飛也。

春樹藏鶯格 一曰晴體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此詩將題面螢字。藏過一邊。却句句是賦螢。如鶯之藏于樹中也。

山連水斷格 一曰接項格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此詩首句起腹聯。次句起項聯。項聯頂次句。腹聯應首句。是山雖連而水已斷矣。

分應格

隴山飛落葉。隴鴈度寒天。愁見三秋水。分爲兩地泉。西流入羌郡。東下向秦川。征客重回首。肝腸空自憐。

此詩五六。分應項聯下句。

淅風吹面。紛紛雪滿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古詩十九首常用疊字。山子此體。或效漢人也。

仄韻格

公門襲漢環。主第稱秦玉。池架祥鱣宇。山吹鳴鳳曲。拂席蓐蕤垂。廻舟芰荷觸。平陽妙舞處。日暮清歌續。

此詩仄押。試帖有此體。

葫蘆韻格

正字芸香閣。經過宛如昨。幽人竹葉園。歸卧寂無喧。高鳥能擇木。羝羊漫觸藩。物情今已見。從此願無言。

此詩前二句仄押。後六句平押。如葫蘆之上小而下大也。

轆轤韻格

樵採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臥槎擁。路險垂藤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薜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

此詩前四句仄押。後四句平押。名轆轤韻。

酬韻格

昨夜送君處。亦是九衢中。此日殷勤別。前時寂寞同。鳥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風。向晚離人別。筵收尊未空。

岐路非人見尚得起心中日憶瀟湘渚春生蘭蕙叢鳥
啼花半落客散酒方空所贈誠難荅冷然一榻風

此詩但照其韻不步其全韻謂之酬韻

五言絕句格法

正格 仄起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平

側格 平起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大格

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遊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此詩一首正格一首側格皆唐人常用之格故曰大
格餘皆變格

前對格

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堦飛

此詩前二句對

後對格

獻策未得意馳車東出秦暮雲千里客落日萬家春

此詩後二句對

徹對格

負羽到邊州鳴笳過隴頭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秋

此詩四句皆對

扇對格

昔墳夏家塚輦泥頭欲禿今寄黃氏居非意傷我目

此詩第三句對首句第四句對次句

一氣格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一氣說下不用轉換

中分格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此詩前後不粘名為中分

雙起雙對格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前二句平起平接後二句仄起仄接為雙起雙對

雙出雙入格　一名轉韻格

東人望歸馬歸馬蓮峰下蓮峰與地平亦不更徵兵

此詩上二句仄押下二句平押

二疊格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此格或前二句疊或後二句疊

三疊格

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

此詩前三句疊

四疊格

一片溪口雲才向溪中吐不復歸溪中還作溪中雨

此詩四句皆疊

並蒂芙蓉格

洛水春水開洛城春樹綠朝看大道上落花亂馬足

此詩首二句並蒂

古格

白雲蒼梧來氛氳萬里色聞君太平代棲泊靈臺側

此詩聲調古奧

雙項格

君登青雲去余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此詩第三句合項雲山二字

江天一鳥格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此詩三句仄一句平如鳥之孤飛也

四押格

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

此詩四句全押韻

室思格

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此徐幹室思詩後四句宋齊擬作或比原文多二句或少二句唯唐人止擬後四句且名其題曰自君之出矣

七言律詩格法

正格　平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側格仄起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七言律詩訣 指南所製

平對仄仄對平反切要心精有無虛與實死活重兼輕

上去入聲皆仄韻東西南字是平聲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大格

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樹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唯有郡齋窗裏岫朝朝空憶謝玄暉

能以功成疎寵位不將心賞負雲霞林間客散孫弘閣城上山宜綺季家蝴蝶晴連池畔草黃鸝晩出柳園花日陪鯉也趨文苑誰道門生隔絳紗

此唐人常用之格故為大格餘皆變格

麟趾格

朱城待鳳詔年至碧殿疏龍淑氣來寶帳金屏人已帖圖花學鳥勝初裁林香近接宜春苑山色遥添獻壽杯向夕憑高風景麗天文垂耀象昭回

類編名四對格亦名四實格即麟趾格也

垂條格

征途行色慘風烟祖帳離羣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消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

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此詩前六句對後二句不對垂條格也

並蒂芙蓉格

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酒初醒遠書珍重何由達舊事淒凉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

此詩首聯夜字並蒂

江左格

行樂及時時已晩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雲重疊翠

一溪寒水淺深淸高人以飮爲忙事浮世除詩盡强名看著白蘋芽欲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不論平仄粘聯江左舊體也

中分格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慶交歡

前後平仄不粘爲中分

四平格

嬌歌急管雜靑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

每聯平出仄對爲四平

四仄格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飡

每聯仄出平對爲四仄

重雲格

蘼蕪盈手泣斜暉聞道隣家夫壻歸別日南鴻才北去今朝北鴈又南飛春來秋去相思在秋去春來音信稀扃閉朱門人不到砧聲何處透羅幃

此詩中二聯廻環重疊亦名重雲

扇對格

去年長至在長安策杖曾簪獬豸冠此歲長安逢日至下堦遥想雪霜寒夢隨行伍朝天去身寄窮荒報國難北望南郊消息斷江頭唯有淚闌干

此詩前四句扇對

一字血脉格

翠鬟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烟島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映霧盡迷朱殿瓦逐梭時上玉人機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立情字爲血脉後六句皆應此字

二字貫篇格

異鄉流落頻生子幾許悲歡併在身欲識老容羞白髮每看兒戲憶靑春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

何幸暮年方有後。舉家相對却沾巾。

立悲歡二字貫篇後一句應悲、一句應歡、

牙鎖格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疏。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第五句、迴抱第四句、第六句、迴抱第三句、如牙之鎖

鉤鎖連環格

百花院落易淒陰。五穀塍疇苦見侵。農婦芟時嫌著刺。

佳人鬭處惜如金。別離空惹王孫恨。蔗耨深勞稷畯心。綠野荒蕪好歸去。朱門閒僻少相尋。

此詩美惡迴環相生、鉤鎖連環格也、

雙抛格

隋堤風物已淒凉。堤下仍多古戰塲。金鏃有苔人拾得。鐵衣無主鳥銜將。邊聲牗促河聲急。野色遥連日色黃。獨上高城更愁絕。戍鼙驚起鴈行行。

此詩三四應次句、五六應首句、為雙抛

內剥格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略用本題事、取義于事內、為內剝

外剝格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秪是當時已惘然。

取他事以明題義、更取義于事外、為外剝

飛鴦格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門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離中。

拈一柳字為明體

春樹藏鶯格

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鷄。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此詩藏起題字而題神躍然睛體也

古格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渡楚水
況值遠道傷離羣津頭却望後湘岍別處已隔東山雲
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華持贈君

此古體律詩

拗體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
哀壑無光留戶庭余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

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此詩與咽泉相似亦古體律也

應字格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西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
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此詩首句立盤菜二字項聯分應之

呼應格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此詩首句一呼次句一應亦問荅之意也

當句對格

密邇平原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
日色初涵露色乾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更離鸞
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遥碧落寬

句內上下雙字屬對

雙韻格

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岍
波濤期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
今古莫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

出句仄韻對句平韻　章碣有此體

陡接格

亂餘城郭怕經過到處閑門長薜蘿用世空悲聞道淺
入山偏喜識僧多醉歸花徑雲生履樵罷松巖雪滿蓑
石上幽期春又暮何時載酒聽高歌

後六句不項首聯謂之陡接此古人法不多見也

乳燕雙飛格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上下字廻環屬對。如燕之雙飛。但此體易于入俗。

酬韻格

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紅橋劍戟隨。莫共吳王闘百草。夕陽洲上欠西施。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說見五言格

欠韻格

蔦拂蘿梢一樹梅。玉妃無侶獨徘徊。好臨王母瑶池發。合傍蕭家粉水開。共月已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不堪便向多情道。萬片霜華雨損來。

飛棹參差拂早梅。强欺寒色尚低徊。風憐薄媚留香與。月會深惜借艶開。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剛添萬恨來。

王蘧莊曰。唐之初盛。從不和韻。始于元白。盛于皮陸。後世因之。竟爲定例。必當以酬韻爲上。和韻爲下。

七言絕句格法

正格 平起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側格 仄起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大格

水邊楊柳赤闌橋。洞裏神仙碧玉簫。近得麻姑書信否。潯陽江上不通潮。

綠樹陰穠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此唐人常用之格。爲大格。餘皆變格。

前對格

滿庭詩景飄紅葉，遶砌琴聲滴暗泉。門外晚晴秋已老，
蕭條寒玉一溪烟。
此詩前二句對
後對格
龍髯曉入望春宮，正逢春雪舞東風。花光並灑天文上，
寒氣行消御酒中。
此詩後二句對
徹對格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

萬壑千峰獨閉門。
四句皆對，末聯有法，不可忽視。
扇對格
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
淡烟衰草馬頻嘶。
扇對亦藏深意，可見古人處處有法。
中分格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
聞歌始覺有人來。
第三句宜平起，反用仄，爲中分。
並蒂芙蓉格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
君向瀟湘我向秦。
兩楊字兩箇對
古格
河上老人坐古槎，合丹只用青蓮花。至今八十如四十，
笑指滄溟是我家。
此詩古奥

實接格
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行人醉不迷。小弟隣莊尚漁獵，
一行書寄數行啼。
周伯弼以此詩第二句用實字接，爲實接格。
虛接格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
錯教人恨五更風。
周伯弼以此詩第三句用虛字接，爲虛接格。
江天一鳥格　此格乃盛唐諸公心法

百花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人少。
馬首東來知是誰。

三句平、一句仄、如鳥之孤飛　平仄移動者亦可

一氣格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校晚。
不及盧郎年少時。

周帯山曰、此格雖不貴、此詩怨而不怒、可貴也、

雙起雙對格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見開元字。想見淸光未破時。

買盡人間不平事。

前二句平起、後二句仄對、爲雙起雙對

雙出雙入格　一名轉韻格

翡翠雙觽錦爲纜。芙蓉花發蓮葉暗。門前日色映橫塘。
感郎中夜渡瀟湘。

前二句仄韻、後二句平韻、蕭梁體也、

三疊格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
三春三月憶三巴。

黃源卜曰、此詩後二句、每句三疊、皆應首句、若後
三句、每句雙疊、亦爲三疊

雙擬格

人間疎放更無人。浪亢孤舟酒亢身。蘆笋鱸魚抛不得。
五陵珍重五湖春。

此詩每句上下兩字相映、謂之雙擬

四押格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

含笑一囀私自憐。

汪可齋曰、此詩通首押韻、效白紵詞

應字格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是。
桃花依舊笑春風。

此詩後二句、分應次句中所立字

貫珠格

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
鶯在舊時啼處啼。

此詩纍纍如貫珠

絕句變格

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佩出房櫳，看梅復看柳，淚滿春衫中。

君爲桐葉，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及春風面。

一首前七言後五言，一首前四言後七言，皆變格也。

宮詞格

碧繡簾前柳散垂，守門宮女欲攀時，曾經玉輦從容處，不敢臨風折一枝。

會眞廣殿遶宮墻，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横水岸，御鑪香氣撲龍牀。

彈雅云：宮詞不待泛取文章，作鑿空語，

臞仙云：宮詞之作，多出于帝王宮女之口，吻在親覩其事，斯能得其眞情。

雅倫云：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迺宮詞之始，逮李供奉清平調三首，然後宮詞始著，七言王昌齡十六首，王涯二十六首，然後宮詞始成，及王建花蘂夫人，而後宮詞始盛，然温柔眞密，俱不及王涯，大抵以見聞所及取實事，播新聲，與竹枝頗近，去絕句遠矣。

竹枝詞格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雅倫云：竹枝本巴人俚歌，劉禹錫易以雅詞，是竹枝附于絕句，自劉始，白樂天云：江畔何人唱竹枝，前聲咽斷後聲遲，是竹枝女兒乃歌中咽斷之聲也。

袁受堂曰：今吳江歌亦前四字一斷，後三字復續，與竹枝相似，雖句中帶閑字，乃歌者悠揚其詞也。

竹枝舊式

檳榔花發竹枝鷓鴣啼女兒，雄飛烟瘴竹枝雌亦飛女兒。

木棉花盡竹枝荔枝垂女兒，千花萬花竹枝待郎歸女兒。

上四字一斷，爲竹枝，下三字一續，爲女兒。

楊柳枝詞格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沾雨露恩鳳輦不來春欲盡
空留鶯語到黃昏

雅倫云楊柳枝詞白樂天洛中製也本事詩謂尚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尚書年高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寓意與竹枝頗近其情柔其體婉

遊仙詩格

叔卿徧覽九天春不見人間故舊人怪得蓬萊山下水
半成沙土半成塵
新授金書八素章玉皇教妾主扶桑與君一別三千歲
却厭仙家日月長

汪涓齋曰遊仙詩郭璞始著五言曹唐易以七言其體與竹枝相近大抵古人作詩皆借題洩發胸中之奇不得比宮詞處處有實據也

吳歌格

蓮子劈開須見意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却有重縫處
一飯何曾忘却匙

邵書欽曰子夜歌多雙關二意若七言則僅見此篇

趙彥村注云此吳歌格也

詩法醒言 卷四

果園 張濳 編次

徐淮、桐室 于雪 聖嘉 纂定

五言律詩起法

醒言曰凡作詩就題起雖古人所常有亦是卑格若要絕塵須向杳冥中憑空議來似與題不甚相關及下句天然湊合不覺令人叫絕故曰起句要陡落句要捷此詩家第一法門餘皆次之余妄擬起法六格以為詩家程式 一曰開闢法二曰屈蠖法三曰對起法四曰拘起法五曰呼應起法六曰就題起法推之古人多不出此六格

開闢起法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開闢法者首句先一開次句便一合使題神隱然欲動方是開闢妙境

屈蠖起法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

屈蠖法者是上句已含下意下句又伸明之意思始

足譬如屈蠖先縮而後伸也

對起法

金鳳隣銅雀漳河望鄴城　彭澤先生柳山陰道士鵞

初唐踵齊梁故輙對起仍對接一入盛唐崇尚漢法對起必單接便覺飛動有致

拗起法　一名夾起格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

此格以上句所立字下句反拗一筆更爲陡峭或上句拗起下句復伸言之亦是

呼應起法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何地堪相餞南樓出萬家

呼應法者上句一呼下句一應如有問必有荅也若終南何有有條有梅乃此格之權輿也

就題起法

落日生蘋末搖颺徧遠林　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

就題起者或拈題中字明明說起或不拈題中字止拈題意暗暗說起暗起如李嶠詠風落日生蘋末是也明起如張九齡詠芍藥仙禁生紅藥是也

五言律詩對法

文心雕龍云詩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言對也毛嬙鄣袂不足程式事對也鍾儀幽而楚奏莊舃顯而越吟反對也漢祖思枌榆光武思白水正對也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爲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犯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駑在右服也又

事或孤立莫與爲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

復齋漫錄云文之有對偶要出于自然渾然一意無斧鑿痕

韻語陽秋云對偶不切則失之粗太切則失之俗

謝茂秦云有對則切對若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是也無對則不必切對若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是也

對類云字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似有而無者爲半虛似無而有者爲半實皆死字也惟虛字則有死有活凡自然而然者爲死如高下洪纖之類也使然

而然者爲活。如飛騰變化之類也。 平對仄、仄對平、虛對實、實對虛、半虛半實者亦然。最是死字不可對以活。活字不可對以死。 又有同音借用字、如清可借作青、洪可借作紅、百可借爲白、聞可借爲文之類。

雅倫云、有聲音之對、雙聲疊韻是也。有平仄之對、金線咽泉是也。有法度之對、開對通對流水實字虛字借對蹉對閣子倒裝牙成廻文折腰影對當句當字連綿連序扇對是也。 又有的中的、的中差、差中的、如二對千、的中的也。貳對千、的中差也。獨對千、差中的也。唯差中差不可對。

醒言曰、詩之對法、多不出古人二十四格之外。又合掌對一格、余所妄增也。後世皆議合掌爲非、此特爲不善詩者言之耳。善作者自有妙法、雖合掌何病。大抵作對、以開對通對流水實字閣子蹉對折腰虛實爲常用之格。若借對影對金線咽泉雙聲疊韻諸格、皆偶一爲之、不常用也。凡作對、貴沉實、忌輕浮、貴靈活、忌板滯、貴透亮、忌糊塗、貴清新、忌陳腐、貴高遠、忌淺狹。

開對

地暖生春草。 故園經戰久。
家貧覺歲長。 古木隔隣看。

吳映遠曰、兩句各一意、迥不相關、拈來自然合拍、此對法第一格也。

通對

一燈傳歲月。 一徑松杉老。 黃鶯啼就馬。
深院長莓苔。 三更雨雪深。 白日暗歸林。

桑魯齋曰、不論門類、皆可爲對、固爲高手。但出句與對句、似不相涉、而作者獨有深意。

流水對

寒城一以眺。 倚杖柴門外。 我來從所好。
平楚正蒼然。 臨風聽暮蟬。 停策夏雲多。

卞呂齋曰、此格十字止一意、天然流動、五言上品也。

實字對

古殿吳花草。 星河秋一鴈。 人家寒食月。
深宮晉綺羅。 砧杵夜千家。 花影午時天。

黃寶崖曰、此格用實字爲對、意興貫注于字句之中。

虛字對

天路何其遠。豈不惜賢達。
人間此會稀。其如高尚心。

此格用虛字琢對、最難見長、一入宋人陋習、終身不可藥救。如丑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此宋人成案也、

蹉對

蒼梧白雲遠。芳草無行徑。
烟水洞庭深。空山正落花。

朱天籍曰、蹉對者斜對也、以烟水對白雲、洞庭對蒼梧、空山對行徑、落花對芳草、謂之蹉對、

折腰對

花開綠野霧。林暗交楓葉。鶯喧翡翠幌。
鶯囀紫巖風。關香覆橘花。柳暗鬱金堂。

第二字折一字爲折腰、此作者變換法也、

虛實對

江流天地外。自當舟楫路。寥落關河暮。
山色有無中。應濟往來人。風霜樹葉低。

此格以虛對實、以實對虛、對法活動、

閣子對

常與天下士。計拙無衣食。
許君兄弟賢。途窮仗友生。

此格或出一對二、或出二對一、謂之閣子、若丈夫止一婦人則可二也、

借字對

水春雲母碓。酌開柏葉酒。驛路淸霜下。
風掃石楠花。燈發九枝花。關門黃葉稀。

楠對母借作男、九對柏借作百、黃對淸借作靑

雙聲

疎杉低通灘。溪空唯雲容。
冷鷺立亂浪。木密不隕雨。

同音不同韻、謂之雙聲、若駃騠、霡霂、熠燿、慷慨、皆是、

疊韻

疎雲雨滴瀝。卑枝低結子。
薄霧月朦朧。接葉暗巢鶯。

滴瀝、朦朧、卑枝、接葉、同音又同韻、謂之疊韻、

連綿

樹樹皆秋色。望山山似峻。桃林方灼灼。

山山唯落暉。看水水仍流。柳路日曈曈。

二字連綿爲小疊

大疊

青山青草裏。幽尋極幽壑。綠葉迎春綠。

一箇一蓑衣。春望陟春臺。寒枝歷歲寒。

隔字疊謂之大疊

當句對

將星連相位。白狗黃牛峽。

玉樹伴金卿。朝雲暮雨祠。

馬半槎曰。此格以句內上下雙字自相爲對。如相位對將星。金卿對玉樹。黃牛對白狗。暮雨對朝雲

當字對

大將逝斤斧。碧草千萬里。

掄才無短長。滄江朝暮流。

費厚菴曰。此格以句中雙字拆對。以斧對斤。以長對短。以萬對千。以暮對朝。謂之當字對

廻文對

親情因意得。雪後疑花滿。

得意逐情親。花邊似雪廻。

吳西巖曰。此下句以上句字顛倒爲對。非眞廻文也。

牙成對

歲時傷道路。往來舟楫路。故人雲雨散。

親友在東西。前後別離人。空山來往疎。

楊先令曰。牙成者。謂上句之意。藉下句以伸明之。其所以傷道路者。以親友之在東西也。餘倣此。

連序對

一千年際會。四五百竿竹。

三萬里農桑。二三千卷書。

此格一氣說下。不用轉折。謂之連序

咽泉

葛蔓沒丹井。寒燈坐舊館。

石函緘道書。秋雨聞疎鐘。

程丹峯曰。此格句中宜平者反用仄。宜仄者反用平讀之不順。譬如山泉欲逝。遇石而阻咽也。

金線葫蘆

濯影見藤竹。散帙至棲烏。

潭香聞芰荷 明燈留故人

費執御曰上句第三字宜平而反用仄第四字宜仄而反用平下句第三字宜仄而反用平若胡蘆腰細以金線繫之與咽泉相似

倒裝對法

杜若幽庭草 興來林是竹
芙蓉曲沼花 歸臥谷名愚

高犀堂曰杜若芙蓉宜在下反用在上竹愚字宜在上反折用在下故謂之倒裝

影對

微陽下喬木 輝輝垂重露
遠燒入秋山 點點綴流螢

微陽似遠燒輝輝露之影點點螢之影故爲影對

扇對

昔時幽逕裏 榮華雜春叢
今日玉墀上 鮮花未吐紅

此格以三句對首句四句對次句故名扇對

合掌對

草綠鴛鴦殿 麝香眠石竹
花紅翡翠樓 鸚鵡啄金桃

項鹿田曰此詩上下門類俱同琢對工穩遣詞秀麗若鑄就美聯使讀者口吻生香從何指爲合掌

五言律詩結法

醒言曰凡作律詩不難在琢對難在起結起不好譬如脫帽露頂結不好譬如跣足徒行起難在超拔結難在含蓄

順結

從來共嗚咽皆是爲勤王 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家僮掃蘿逕昨與故人期

此格就題順結造語圓秀意蘊悠遠

逆結

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 寂滅應爲樂塵心徒自傷

此格即傳注所謂反言以結之也

拗結

故林遥不見況在落花時 雨中看亦好況復值初晴

程丹峯曰此格是第七句已收題餘意第八句反拗一筆得勢譬如神龍欲逝必曲其尾也

開闔結

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西戎非我匹明主至公存

顧天飛曰此格第七句一開第八句一合但與起法不同起法是從題前空處開結法是從題中實處開步位分明徑庭各別不得混視之也

屈蠖結

况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向晚禪堂掩無人空夕陽

于聖嘉曰屈蠖結法上句從題中開一筆下句從上句中生出故為屈蠖法與起法相似而微別

另結

別有仙潭橋含芳獨向秋　猶餘可憐處更在若耶溪
欲將琴強寫不是自然聲

徐朴園曰前六句已完題意更就題結必為贅語乃別取一事一物或境或人另言之使題神暢快倍覺有情

隱結

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妾自肝腸斷旁人那得知
向晚多愁思閑窗桃李時

費延舉曰善作詩者凡結處多不肯明言只曲意函蓄使讀者深思而得之

巧結

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　唯應漢西月來就掌珠圓

馬半槎曰此格或借事借物借景使兩意湊合如水乳交融方謂之巧

對結

已開千里國還聚五星文　夜入楢林宿朝穿楓葉行

凡對結要含開合意思在內若呆對便非作家

頌禱結

杜謙三曰頌禱要帶規諫須含稸深微不露痕跡

始知堯舜德心與萬人同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愛君兄弟好書向頴中誇

贊歎結

郭海若曰贊嘆不是一味誇獎必其人有實德實學然後稱之

戒勉結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莫賣盧龍塞。歸邀麟閣名。

贊賓南曰可見古人作詩深心遠意溢于言表不在吟詠贈荅而已。

感懷結

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縱有歸來日。多愁年鬢侵。

古人失意。止于自怨。

憑弔結

崔徐跡未朽。千載揖清波。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異代同心。能無傷感。

謙遜結

深情託瑤瑟。絃斷不成章。若不嫌雞黍。先令掃敝廬。

冀望結

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余心。

五言律詩調

緩調

王師非樂戰。執政方持法。燕子家家入。

之子慎佳兵。明君無此心。楊花處處飛。

高調

海氣侵南部。翠屏千仞合。霜威出塞早。

邊風掃北平。丹嶂五丁開。雲色渡河秋。

平調

高低尋戍道。楚山霞外斷。古墻猶竹色。

遠近聽泉聲。漢水月中平。虛閣自松聲。

清調

松風吹解帶。微雲淡河漢。菊芳寒露洗。

山月照彈琴。疎雨滴梧桐。杯翠夕陽曛。

六朝五言名對

日影澗疑空。日出衆鳥散。歸華先委露。

雲聚岫如複。山暝孤猿吟。別葉早辭風。

日暮碧雲合。蟬噪林逾靜。芙蓉露下落。

佳人殊未來。鳥鳴山更幽。楊柳月中疎。

夜雨滴空階。薄雲巖際出。落花掃更合。

曉燈暗離室。初月波中上。叢蘭摘復生。

鳴鑣響夾谷。澗底百重花。風入花枝動。

飛蓋倚林廬。山根一片雨。日照水光浮。

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燕泥。

唐人五言名對

國色朝含雨。 漁父歌金洞。 野猿偷紙筆。
天香夜染衣。 江妃舞翠旒。 山鳥污圖書。
山鬼迷春竹。 渚烟空翠合。 家貧僮僕慢。
湘娥倚暮花。 灘月碎光流。 官罷友朋疏。
吳山侵越衆。 春晴遊寺客。 路去干戈日。
隋柳入唐疏。 花落閉門僧。 鄉逢飢饉年。

七言律詩起法

開闔起法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綠槐垂穗乳鴉飛。忽憶山中獨未歸。

起句一開、似與題甚遠、落句一合、自覺上下有情、

屈蠖起法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
武牢關上護龍旗。挾槊彎弓馬上飛。

上句含下句之意、下句伸明上句之意、如屈蠖之連蜷而動也、

對起法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

七言律對起亦可對接、不必定爲流水也、

拘起法

亂離無處不傷情。況復看碑到古城。
北風吹鴈數聲悲。況指前林是別時。

首句不急迹題、待次句拘一筆、振動全局、便覺有力、

呼應起法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武陵何處訪仙鄉。古觀雲根路已荒。

徐桐室曰、格用呼應、若龍眠虎臥、一脚踢醒也、

就題起法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
歛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

王濯江曰、七言律句法舒長、即就題起、亦要帶閑情點染、

七言律詩對法

開對

夾路榆花迎馬首。南菊再逢人卧病。
出林山鳥向人飛。北書不至鴈無情。

朴村曰此格句各一意而情景貫串便覺有聲有色。

通對

絃管變成山鳥哢。故園書動經年絶。
綺羅留作野花開。華髮春唯滿鏡生。

蕫址夫曰此格不拘門類隨意作對與開對相似而

微別。

流水對

江客不堪頻北望。爲客正當無鴈處。
塞鴻何事又南飛。故園誰道有書來。

程丹峯曰對法參差不論字之虛實使兩句合爲一句如波瀾圓轉觀水者不知其然而然也。

實字對

長亭叫月新秋鴈。噴香瑞獸金三尺。
官渡含風古樹蟬。舞雪佳人玉一圍。

七律用實字琢對句法勁健。

虛字對

求之流輩豈易得。伯仲之間見伊呂。
行矣關山方獨吟。指揮若定失蕭曹。

七律以虛字琢對聲調棉軟。

蹉對

春殘葉密花枝少。
睡起茶多酒醆疎。

坤含曰觀此詩以疎對密以多對少蹉法隱藏微妙

不易知也。

虛實對

詞客倚風吟黯淡。山當埤堄常多雨。
使君廻馬濕旌旗。地近瀟湘畏及秋。

盛宏音曰旌旗瀟湘皆以實對虛若以虛對實者亦然。

借對

當時物議朱雲小。翠黛不須留五馬。
後代聲名白日長。皇恩只許住三年。

程洛生曰借姓爲朱紫之朱借皇爲青黄之黄皆借法也

雙聲

出谷鶯聲新睍睆
營巢乳燕舊呢喃

睍睆呢喃同音不同韻謂之雙聲

疊韻

方穿詰曲崎嶇路　佳氣徘徊籠細網
又聽鉤輈格磔聲　殘霙淅瀝染輕塵

崎嶇格磔徘徊淅瀝同音又同韻謂之疊韻

連緜

漠漠稻花資旅食　洞裏有天春寂寂
青青荷葉製儒衣　人間無路月茫茫

重一字爲連緜一名小疊

大疊

縱使有花兼有月　平生閑過日將日
可堪無酒更無人　欲老始知吾負吾

隔一字疊爲大疊

當句對

刻鳳蟠螭凌桂邸　藥圃茶園爲產業
穿池疊石寫蓬壺　野麋林鶴是交遊

此格以句內雙字自相爲對

廻文

別日南鴻才北去　春來秋去相思在
今朝北鴈又南飛　秋去春來音信稀

陳若慈曰廻文詩下句卽以上句倒轉對不換一字此格下句每換一二字顛倒作對乃是對法非廻文

體也

牙成

秦地故人成遠別
楚天涼雨在孤舟

汪雲谷曰此詩涼雨孤舟由故人遠別也以下句伸明上意上下交互謂之牙成

鬮子

帝子夢魂烟水濶　還須整理舊弦綸
謝公詩思碧雲低　莫獨矜誇舊壇壘

烟水是雙出、碧雲是單對、華弦是單出、玳瑁是雙對、

連序

二十八人初上牒
百千萬里盡傳名
七字一氣說下謂之連序

咽泉

百年將半仕三已　高齋獨宿遠山曙
五畝就荒天一涯　微霰下庭寒雀喧
凡七言律第五字宜平者反用仄宜仄者反用平讀

之聲牙謂之咽泉

金線葫蘆

著葉滿枝翠羽蓋　雨中草色綠堪染
開花無數黃金錢　水上桃花紅欲然
此格與咽泉相似多在第五字平仄轉換聲調不順
然峭別疎放正在此處

折腰

日映層巖圖畫色　古調詩吟山色裏
風搖翠竹管絃聲　無絃琴在月明中

一聯第二字折、一聯第四字折、二四兩字皆折亦然

倒裝

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香稻碧梧宜用在下而反在上鸚鵡鳳凰宜用在上
而反在下善于造對者也

扇對

往年同在灣橋上　見倚朱闌詠柳綿
今日獨來香徑裏　更無人跡有苔錢

此格二十八字爲一聯

合掌

溪雲初起日沉閣　侵階草色連朝雨
山雨欲來風滿樓　滿地梨花昨夜風
門類不爽對法精工古人多用之

七言律詩結法

順結

閉戶著書多歲月　種松皆作老龍鱗
年少功高人最羨　漢家壇樹月蒼蒼

就題順結、貴有含蓄

逆結

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是前六句說題已完、末幅又反題意作結、更覺有致、

拗結

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此情可待成追憶。秪是當時已惘然。
第七句說題已盡、第八句更拗一筆、作通首餘波。

開闔結

誰念昭陽夜歌舞。君王玉輦正淹留。
況復蕭郎有情思。可憐春日鏡中妍。
第七句從題意推開一步、第八句合攏上句之意、

屈蠖結

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
惆悵羸驂往來慣。每經門巷亦頻嘶。
第七句另立一意結篇、第八句伸明上句之意、

另結

更憐童子宜春服。花裏尋師到杏壇。
一局殘棋千點雨。綠萍池上暮方還。
胡牛山曰、前六句題神已足、至末另借一事一意作結、更覺清新、若與題迥不相關、亦非當行、

隱結

欲奠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推却簿書搔短鬢。落花飛絮正紛紛。
上句一露、下句一藏、謂之隱結、

巧結

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此格借物借意、收束題神、巧乃餘事、

對結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綠野荒蕪好歸去。朱門閑僻少相尋。
對結善藏開合、方是作家、

頌禱結

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深荷良宵慰顛鴻德星池館在江東。

稱頌要冠裳大雅

贊歎結

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人夜更宜明月滿。雙童喚出解吹笙。
即物賞心悠然天趣

戒勉結

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鼓勵之詞忠誠懇切

感懷結

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士未得志懷抱淒然

憑弔結

風烟並起思鄉望。滿目非春亦自傷。
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觸景興懷感發素心不覺涕淚沾衣

謙遜結

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獨有淺才甘未達。多慚名在魯諸生。
古來名士多屬老成

冀望結

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唯羨君爲周柱史。手持黃紙到滄洲。
冀望友生意在爲國爲民

七言律詩調

緩調

往往花間逢彩石。細數落花因坐久。
時時竹裏見紅泉。緩尋芳草得歸遲。

高調

風射蛟冰千片斷。五更鼓角聲悲壯。
氣衝魚鑰九關開。三峽星河影動搖。

平調

九月寒砧催木葉。林香酒氣元相入。
十年征戍憶遼陽。鳥囀歌聲各自成。

清調

出寺馬嘶秋色裏。曲內橋香江客笛。
向陵鴉亂夕陽中。字中嵐氣岳僧書。

七言律詩名對

到門不敢題凡鳥。竹裏登樓人不見。
看竹何須問主人。花間覓路鳥先知。
他日江山映蓬鬢。殘星幾點鴈横塞。
二年楊柳别漁舟。長笛一聲人倚樓。
渭水故都秦二世。霜落鴈聲來紫塞。
咸陽秋草漢諸陵。月明人夢在青樓。
蝴蝶夢中家萬里。
杜鵑枝上月三更。

詩法醒言卷五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雪　聖嘉　纂

[seal]

詩品

醒言曰。白氏謂詩。有上中下三品。而未有名目。余揣白氏之意而漫爲之名。

一曰神品。月中度曲。雲際吹笙。聽之有聲。扣之無跡。神品也。

二曰雅品。禹湯鼎彝。秦漢衣冠。琴瑟滿牀。圖書充棟。雅品也。

三曰逸品。幽鳥無名。隱居失姓。僻山孕玉。曠水藏珠。逸品也。

八體

典雅　遠奥　精約　顯附
繁縟　壯麗　新奇　輕靡

文心雕龍云。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音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驅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殊其氣。事理

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先者也遠奧者馥采典章經理玄門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繁縟者傳釀辭彩煒燁支派者也壯麗者高論碩裁卓爍異彩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縹渺附俗者也又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八體屢遷才力居中肇自血脉氣以實志志以定言

吐納英華莫非情性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畧哉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改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鍊才由此道也

十一格 類編製

類編云凡爲詩　風韻朗暢曰高　體格閑放曰逸
吐辭正直曰貞　緣境不盡曰情　含蓄多致曰思
性情疎野曰閑　蕭疎曠適曰達　立言磅礴曰意
體裁輕健曰力　情中靜曰靜　意中遠曰遠

二十四則 司空表聖製

一雄渾　二冲淡　三纖穠　四沉著
五高古　六典雅　七洗鍊　八勁健
九綺麗　十自然　十一含蓄　十二豪放
十三精神　十四縝密　十五疎野　十六清奇
十七委曲　十八實境　十九悲壯　二十形容
二十一超詣　二十二飄逸
二十三曠達　二十四流動

十八條 雅倫所定

一古奧　二典雅　三雄渾　四深厚
五高老　六俊逸　七清新　八幽秀
九富麗　十纖巧　十一輕細　十二自然
十三淡遠　十四峻潔　十五穠郁　十六疎放
十七峭別　十八刻琢

雅倫云風雅包羅廣博不可以一端求一格定也三代之詩微言動物謂之風故比興多而賦少直陳時事謂之雅一意稱揚謂之頌故賦多而比興少風之體微而

婉雅之體正而莊頌之體簡而重自王跡熄而詩亡至漢始開流而爲魏晉六朝隋唐以迄近代辭旨雖多要心自體會取而論之譬若花然紅黃紫白其色無所不有疎密長短其狀無所不備清穠遠淡其香無所不佳並寫春華各成妙蔕又譬之鳥鶯長喙短啄長頸短頸或一色羽或雜色羽或高飛低飛大鳴小鳴不得取芙蓉芍藥謂澤蘭水荇之非花也不得取鸞鳳鵷雛謂鶬鶊鴟鳩之非鳥也今此一人焉愛一花遂謂衆花不足觀也彼一人焉復愛一花又謂衆花不足觀也此悅一

鳥彼悅一鳥衆鳥皆擯棄何其僻也況欲執一人之見以易天下之耳目非愚則誣詩品之說起于鍾嶸然三百篇分風雅頌而風有正變雅有大小則詩品相殊三代已然矣司空表聖以一家有一家之風骨乃立二十四則以統攝之蓋正變俱采大小兼收可謂善矣然有孤行者有通用者猶當審焉其曰雄渾冲淡纖穠高古典雅綺麗自然豪放疎野飄逸各立一門如洗鍊含稸精神實境超詣流動形容悲壯之類則未可專立也雄渾有雄渾之洗鍊冲淡有冲淡之洗鍊纖穠有纖穠之含稸高古有高古之含稸又典雅有典雅之精神綺麗有綺麗之精神又勁健沉着不外雄渾縝密不外典雅委曲不外含稸清奇曠達不外豪放故因其原品損之補之定爲上中下三品引古人詩以立準先取三百篇而加測焉雖六義高深不可以文辭取不可以斷截求而出言有章亦各區別後人祖述遂成體製畧舉一二以爲程式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典雅也抑磬控忌抑縱送忌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古奥也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烈文辟公錫爾祉福雄渾也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幽秀也及河喬嶽允王維后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深厚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自然也采采芣苡薄言采之摽有梅其實七兮淡遠也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俊逸也織文鳥章白斾央央朱紱斯皇室家君王高老也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泌水之陽可以樂飢疎放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輕細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陰靷鋈續文茵暢轂富麗也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於我乎夏屋渠

渠、今也毎食無餘、峭別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何彼穠矣、花如桃李、穠郁也。有美一人、宛如清揚、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峻潔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于素乎而、町疃鹿場、熠燿宵行、刻琢也。詩人意味深長、橫見側出、左宜右有、固未可定以品題爲之。細加抽繹、後有則倣。取爲規度。故此諸品、雖未敢曰以盡風雅、而亦覺無以復加矣。學士大夫、志于藝苑、稽之古人、必尋源委、出于獨見、必合準繩、庶幾近道。若夫粗辭俗字、鄙意蕪篇、多在風雅之外、如蔓草荒藤、原非花類、飛蟲走鼠、不入禽倫、又烏

可相並而論哉。

二十一衡 醒言所定

一淡遠　二飄逸　三閑靜　四深厚
五爽潔　六自然　七幽秀　八古奥
九典雅　十高老　十一富麗　十二清新
十三雄渾　十四細潤　十五疎放　十六峭別
十七悲壯　十八穠郁　十九纖巧　二十刻琢
二十一奇僻

醒言曰、雅倫取唐賢之二十四則、定爲十八條、逐條取古人之詩爲證、以便學士之觀覽、可謂盡善盡美、余何敢從而更張之。但俊逸、峻潔、輕細三條、覺有微疵。俊字與秀字同意、仍照唐賢名爲飄逸、峻字與高字同意、易爲爽潔、輕字恐失之浮、易爲細潤、名異而趣同也。外增閑靜、悲壯、奇僻三衡、仍崇唐賢之意旨、詩以溫柔敦厚爲宗、故以淡遠、飄逸、閑靜、深厚、自然、爽潔、幽秀七衡爲神品、以古奥、典雅、高老、富麗、清新、雄渾、細潤七衡爲雅品、以疎放、峭別、悲壯、穠郁、纖巧、刻琢、奇僻七衡爲逸品。三百篇辭旨幽渺、末學難明、不必更取而論之。玆編直

取漢魏六朝及唐人名篇、列于各衡之次、以聽學士之取則焉。不得專指一格、强人以所難也。若更涉岐路、不在三品二十一衡之中者、其詩非詖必妄矣。

淡遠 表聖名沖淡 雅倫改淡遠

雅倫云、修竹千竿、無人月出、幽蘭滿谷、山翁獨行、此淡遠之極致。學淡遠者、多失音節、失音節則面墻擊石矣。

醒言曰、微雲生碧漢、孤鴈渡澄江、極淡遠之致矣。稍有障礙、便非淡遠。

早春魚山亭　薛稷

春色動百草。紛榮時斷續。白雲自高妙。徘徊空山曲。陽林花已紅。寒澗苔未綠。伊余息人事。蕭寂無營欲。客行須云樂。玩之聊自足。

。終南別業 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毎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

。野望 王績

東皐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王維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岑參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潤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泊舟盱眙 儲光羲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浸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鄉國雲霄外。誰堪覊旅情。

古藤 錢起

引蔓出雲樹。垂綸覆巢鶴。幽人對酒時。苔上閒花落。

嶺上逢久別者又別 權德輿

十年曾一別。征旆又相逢。馬首向何處。夕陽千萬峰。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灔灔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秖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粧鏡臺。玉戶簾中捲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鴈當飛光不渡。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摇情滿江樹。

。漁翁 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月出不見人
欸乃一聲江水淥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寒食前有懷 溫庭筠

萬物鮮華雨乍晴春寒寂歷近清明殘芳荏苒雙飛蝶
曉睡朦朧百囀鶯舊侶不歸成獨酌故園雖在有誰耕
悠然更起嚴灘恨一宿東風蕙草生

題王校書山齋 劉滄

猿鳥無聲晝掩扉寒原隔水到人稀雲晴古木月初上
雪滿空庭鶴未歸藥圃地連山色遍樵家路入樹烟微

棲遲慣得滄浪思芸閣還應夢釣磯

過文上人院 李涉

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無限心中不平事
一宵清話又成空

題天台寺壁 任翻

絶頂新秋生夜凉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半江水
僧在翠微開竹房

飄逸 雅倫作俊逸仍從表聖作飄逸

雅倫云鶴立雞羣別開一番毛羽仙來雲霧更具一段
風神冉冉欲飛悠悠自遠有神逸有調逸有格逸有句
逸不可以輕浮當之

醒言曰金鵬振羽杳冥奚知天馬凌空神遊莫測此飄
逸之情狀也使作飄搖之飄隱逸之逸是求之孤寂非
飄逸之神理也

古詩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
德倡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
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

窮賤轗軻長苦辛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
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
非金石豈得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與蘇武詩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屛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
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
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携手河梁上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

行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
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詠懷詩 阮籍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
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捨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
不自保何况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淸
露被蘭皐凝霜沾野草朝爲美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長美好

從軍行 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
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送金城公主適西蕃 韋元旦

柔遠安夔俗和親重漢年軍容旌節送國命錦車傳琴
曲悲千里簫聲戀九天唯應漢西月來就掌珠圓

白雲向空盡 周存

白雲生遠岫搖曳入晴空乘化隨舒卷無心任始終欲
消仍向日將斷或因風勢薄飛難定天高色易窮影收
元氣表光滅太虛中况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

鶯出谷 錢可復

玉律陽和變時禽羽翮新載飛初出谷一囀已驚人拂
柳宜烟暖銜花覺路春摶風翻翰疾向日羡吭頻求友
心何切遷喬幸有因華林高玉樹棲託及芳辰

古絶句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絶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王孫遊 謝朓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怨詞 崔國輔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古意

淨掃黃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行路難 鮑照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若二三月從風簸蕩
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落沾衣撫心歎初我送君
出戶時何言淹留節囘換牀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
髮蓬亂人生不得恒稱意惆悵徙倚至夜半

刲蘖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値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氣索漠與先異還君金釵瑇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寄綦毋三 李頎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崔署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少年行 王維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橫江詞 李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閑靜

醒言曰桃源洞裏雞犬逍遥橘子枰中枯綦岑寂人代無此閑靜閑靜與淡遠相似而意境不同詠所引詩可喻也

雜詩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烟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

遊開元精舍 韋應物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中夜起望西園値月上 柳宗元

覺聞繁露墜開戸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酬張少府 王維

晩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題破山寺後院 儲光羲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谷口書齋寄楊補闕 錢起

泉壑帶茅茨雲霞生薜帷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閑鷺棲常早秋花落更遲家僮掃蘿徑昨與故人期

題崇福寺禪師院 崔峒

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香清磬度山翠閑雲來竹房身心塵外事歲月坐中忘向晩禪堂掩無人空夕陽

怨詞 崔國輔

樓頭桃李疎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蟲聲入羅幙

自遣 李白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桃源行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徧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秋日輞川莊上

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春日訪李十四處士 溫庭筠

花深橋轉水潺潺甪里先生早閉關看竹已知行處好望雲空得暫時閑誰言有策堪經世自是無錢可買山一局殘棊千點雨綠萍池上暮方還

過上人蘭若 綦毋潛

山頭禪室掛僧衣窗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下山路
却聽疎鐘連翠微

○春行寄興 李華

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
春山一路鳥空啼

深厚

雅倫云魯國規模秦時冠劍不露鋒鋩褎然安簡於此
而思深厚則庶幾矣深而不厚晦與難通厚而不深鹵
莽無色

醒言曰命意遣辭離乎淺狹不求深而自深離乎澆薄
不期厚而自厚太深則幽晦無色太厚則痴重不靈

○古詩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色萋以綠四
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
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
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高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
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擬蘇李詩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
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
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甁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
洗耳後世有何稱

遊梵宇三覺寺 王勃

香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蘿
幌棲禪影松門聽梵音遽欣陪妙躅延賞滌煩襟

○送臨津房少府 楊炯

岐路三秋別江津萬里長烟霞駐征蓋絃奏促飛觴階

樹含斜日池風泛早凉贈言未終竟流涕忽沾裳

明皇 送賀知章

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
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僚悵別深

○次北固山下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
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

江亭夜月送別 王勃

亂烟籠碧砌飛月向南端寂寂離亭掩江山此夜寒

秋日 耿湋

返照入閭巷。憂來共誰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明月 李如璧

三五月華流炯光。可憐懷歸郢路長。逾江越漢津無梁。遥遥永夜思茫茫。昭君失寵辭上宮。蛾眉嬋娟臥道旁。胡人琵琶彈北風。漢家音信絶南鴻。昭君此時怨畫工。可憐明月光朧朧。節既秋兮天向寒。沅有漪兮湘有瀾。沅湘糾合㴱漫漫。洛陽才子憶長安。可憐明月復團團。逐臣戀主心逾恪。棄妾思君情不薄。已悲芳歲徒淪落。復恐紅顏坐銷鑠。可憐明月方照灼。向影傾身比葵藿。

曲江 杜甫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疋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酬郭給事 王維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捧天書拜瑣闈。强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

○題濬公山池 李頎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峯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閒房春草深。此外俗塵俱不染。唯餘玄度得相尋。

○幽居春暮書懷 錢起

自笑鄙夫多野性。貧居數畝半臨湍。溪雲雜雨來茅屋。山雀將雛到藥欄。仙籙滿牀閑不厭。陰符在篋老羞看。更憐童子宜春服。花裏尋師到杏壇。

酬李端校書見贈 司空曙

綠槐垂穗乳鴉飛。忽憶山中獨未歸。青鏡流年看髮變。

白雲芳草與心違。乍逢酒客春遊慣。久別林僧夜坐稀。昨日聞君到城闕。莫將簪弁勝荷衣。

○與從弟銷同下第出關 盧綸

山關愁暮一沾裳。滿野蓬生古戰場。孤村樹色昏殘雨。遠寺鐘聲帶夕陽。

○尋山家 長孫佐輔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遶籬野菜飛黃蝶。

爽潔

雅倫云海中孤嶼無人問津峻也竹孟蒲墩塵埃俱遠
潔也蓋有高韻而略古色似典雅而實清新
醒言曰萬里秋容朱霞晚秀爽莫爽于此矣一渠野水
白鷺時飛潔莫潔于此矣

古詩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扎扎弄機杼終
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
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
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凉飈奪炎熱棄捐
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初秋夜坐應詔 楊師道

玉琯凉初應金壺夜漸闌滄池流稍潔仙掌露方溥鴈
聲風處斷樹影月中寒爽氣長空淨高吟覺思寛

聖果寺 處默

路自中峰上盤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
木叢青靄遥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蟬 虞世南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白石灘 王維

清淺白石灘綠蒲尚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

寒食城東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幾家
落花半落東流水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
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送魏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李白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
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
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青江
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

春日與裴迪過新豐里訪呂逸人不遇 王維

桃源面面少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
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
閉戸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送吟朝陽還上元 韓翃

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別後依依寒食裏共君携手在東田

甘泉歌 王昌齡

乘輿執玉已登壇細草沾衣春殿寒昨夜雲生初拜月萬年甘露水晶盤

山行留客 張旭

山光物態弄春暉莫謂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

自然

雅論云天然去雕飾之謂自然出語圓活下字平帖對法流動若不曾用一毫意然

醒言曰常女機杼織作無痕方是自然詩到自然適平日用鹽苦心漸漬而成也若衝口而就直時俗常語耳不得謂之自然

古詩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讀山海經 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畊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被出濟川 王維

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閭閻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多愁年鬢侵

賦得盈盈樓上女 孟浩然

夫壻久別離青樓空夢歸粧成捲簾坐愁思懶縫衣燕子家家入楊花處處飛空牀難獨守誰爲解金徽

宿龍興寺 綦毋潛

香剎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邱衣白日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張谷田舍　儲光羲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邨酒可賒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篷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團扇郎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託方便

文杏館　王維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有所思　賈曾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幽閨女兒愛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今歲花開君不待明年花開復誰在故人不共洛陽東今來空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把酒問月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清暉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兎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春園家宴　張謂

南園春色正相宜大婦同行小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郢中兒

○○寄李儋元錫　韋應物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贈汪倫　李白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緱山廟　許渾

王子求仙月滿臺玉簫清轉鶴徘徊曲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

幽秀

雅論云空山無人伐木丁丁孤松獨秀映壑臨流是爲幽秀之極致一涉輕浮毫釐千里

醒言曰破寺孤僧空山野老各具天真幽之至也奇花吐艷異草含香共矜時態秀之至也似清新而仍覺深遠疑細潤而亦自精華

古詩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招隱詩 陸機

明發心不夔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迴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得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折楊柳 楊炯

邊地遙無極征人去不還秋容凋翠羽別淚損紅顏望斷流星驛心馳明月關藁砧今何在楊柳自堪攀

邊愁 崔湜

九月蓬根斷三邊草葉腓風塵馬變色霜雪劍生衣客路尺陰晚邊書驛騎歸殷勤鳳樓上還袂及春暉

過橫山顧山人草堂 劉長卿

俄見山相掩誰言路尚通人來千嶂外犬吠百花中細草香飄雨垂楊閒臥風却尋樵徑去惆悵綠溪東

潼關蘭若 許渾

來往幾經過前軒枕大河遠帆春水濶高寺夕陽多蝶影下紅藥鳥聲喧綠蘿故山歸未得徒詠采芝歌

題僧房 王維

椶櫚花滿院苔蘚入閑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

長安道 儲光羲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言

公子行 劉庭芝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摇動綠波裏綠波清迥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倡家倡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傍

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粧。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遥相見。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薔薇　儲光羲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離離正堪玩。枝上嬌鶯

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秦家女兒愛芳菲。畫眉相伴采葳蕤。高處紅鬚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蒲桃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三月三日義興李明府後亭泛舟　皇甫冉

江南烟景復如何。聞道新亭更可過。處處藝蘭春浦綠。萋萋藉草遠山多。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增波。

○長安曉望　司空曙

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接雲平。風吹曉漏經長樂。柳帶晴烟出禁城。天淨笙歌臨路發。日高車馬隔塵行。獨有淺才甘未達。多慚名在魯諸生。

戲題磐石　王維

可憐磐石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

○暮春歸故山草堂　錢起

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雪　聖嘉　纂定

古奥

雅倫云古者其色澤幽瀹與若其意致邃遠商彝周鼎絕代靈珠楛矢專車人所不識非難字僻辭刻澁聱牙便謂隔絕時流追崇先代也

醒言曰摩岣嶁碑與殷周迥別覽越絕書非秦漢所製始知古人文字非後代所能彷彿也

桃花源詩　陶潛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畊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樸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歲暮悲　鮑照

霜露迭濡潤草木互榮落日夜改運周今悲復如昨晝色苦沉陰白雲夜廻薄皎潔冒霜鴈飄搖出風鶴天寒多顏苦妍容逐丹壑絲罥千里心獨宿乏然諾歲暮美人還寒壺待誰酌

同衛八題陸少府書齋　高適

知君薊州縣好靜無冬春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深房臘酒熟高院梅花新若是周旋地當令風義親

○宴陳十六樓　李廓

西樓對金谷此地古人心白日落庭內黃花生[illegible]陰四

鄰見疎木萬井度寒砧石上題詩處千年留至今

子夜春歌　郭震

青樓含日光綠池起風色贈子同心花殷勤此何極

○蜀道難　李白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嵋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上有六龍廻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

折之廻川。黃鶴之飛尚不能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十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白紵詞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重陽 高適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豈有白衣來剝啄。亦從烏帽自欹斜。真成獨坐空搔首。門柳蕭蕭噪暮鴉。

寓居灃上精舍寄於張二舍人 韋應物

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高齋獨宿遠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道心澹薄對流水。生事蕭條空掩門。時憶故交那可得。曉排閶闔奉明恩。

青樓怨 王昌齡

香幃風動花入樓。高調鳴箏緩夜愁。腸斷關山不解說。依依殘月下簾鉤。

○登廬山五老峰 李白

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典雅

雅倫云。典者用古無痕。雅者出詞有度。博贍而却橫筋露骨。只謂之編事。不謂之典。樸茂而無靈脫渾化。只謂之痴重。不謂之雅。

醒言曰。典貴鎔經鑄史。雅貴茹藻貪英。若掇拾唾餘。徒矜繁縟。不過俗士之矯飾。非詩人之典雅也。

詠史詩 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

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胄士疇昔覽韜韔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顧澄江湘右顧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詠柳 杜之松

漢將本屯營遼河有戍城大夫曾取姓先生舊有名高

枝拂遠鴈疎影度遥星不辭攀折苦爲入管絃聲

8恩勅麗正殿書院賜宴應制 張說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

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情

和張僕射塞下曲 盧綸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

汾陰行 李嶠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齋宮宿寢設廚供撞鐘鳴鼓樹羽旗漢家四葉才且雄賓筵萬靈服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將校列容衞三河縱觀空里閭廻旋駐蹕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發食正焜煌靈祇煒燁攄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遊杏蘭爲楫桂爲舟棹歌微吟綵鷁浮簫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洽賜羣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名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

向秦關玉輦金輿不復還珠簾羽帳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觀盡蒿藜路逢故老長歎息世事迴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秖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李白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

紫烟嬝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掛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捲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輝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廻玉輦遶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茝若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早朝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鑪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題朱鍊師山房 王昌齡

叩齒焚香出世塵。齋壇鳴磬步虛人。百花仙醞能留客。一飯胡麻度幾春。

○歸鴈 錢起

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高老

雅倫云、獨距萬仞。高不可攀。氣橫九州。老境無敵。然必如蒼松翠柏。中含生新之色。若枯椿斷梗。則非所貴矣。醒言曰山逗穹蒼。瞻仰莫測。鶴來華表。歲月幾忘。非具此胸懷。不可輕言高老也。

○古詩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貽我一書札。上言

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登棲靈塔 高適

淮南富登臨。茲塔信奇最。直上造雲端。憑虛納天籟。迥然碧海西。獨立飛鳥外。始知高興盡。適與賞心會。連山黯吳門。喬木吞楚塞。城池滿窗下。物象歸掌內。遠思駐江帆。暮情結春靄。軒車疑蠢動。造化資大塊。何必了吾身。然後知所退。

題金城臨河驛樓 岑參

古戍依重險。高樓見五涼。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墻。庭樹巢鸚鵡。園花隱麝香。忽如江浦上。憶作捕魚郎。

○江漢 杜甫

江漢思歸日。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入塞 曹景宗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青樓曲 于濆

青樓臨大道。一上一回老。所思終不來。極目傷春草。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杜甫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江南遇天寶樂叟歌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熏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煩胡語喧。豳土人遷避夔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際。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對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年年寒食一開門。

贈張將軍 楊巨源

關西諸將揖容光。獨立營門劍有霜。知愛魯連歸海上。

肯令王翦在頻陽。天晴紅幟當山見。日暮清笳入塞長。年少功高人最羨。漢家壇樹月蒼蒼。

○同達奚宰尋竇子明仙壇 朱灣

松檜陰深一徑微。中峰石室到人稀。仙官不住青山在。故老相傳白日飛。華表問栽何歲木。片雲留著去時衣。今朝茂宰尋真處。暫駐雙鳧且莫歸。

○別董大 高適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

天下誰人不識君

逢入京使 岑参

故園東去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富麗

雅倫云金谷園中是物皆美平泉墅內無草不香必須於富麗中看其才情看其布置看其脫化若止對待精工字句華艷此兒曹之所謂富麗也

醒言曰百尺珊瑚安排有致千尋錦繡點綴須佳若非

才與學兼人與物稱情與志諧直世俗之富麗耳入不得風雅之林

公讌詩 劉楨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乘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太息綺麗不可忘

直中書省 謝朓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蛛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幸白鹿觀 沈佺期

紫鳳眞人府班龍太上家天流芝蓋下山轉桂旗斜聖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唯應問王母桃作幾時花

九日侍宴

御氣幸金方憑高薦羽觴魏文頒菊蕊漢武賜萸房去

鵠留笙吹歸鴻識舞行臣歡重九慶日月奉天長

侍宴甘露殿 李嶠

月宇臨丹地雲窗網碧紗御筵陳桂醑天酒酌榴花水向浮橋直城連禁苑斜承恩恣歡賞歸路滿烟霞

紫宮樂 李白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長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

林塘懷友 王勃

芳屏畫春草仙杼織朝霞如何山水路對面即飛花

宮中樂 令狐楚

九重青瑣闥。百尺碧雲樓。明月秋風夜。珠簾上玉鉤。

長安古意 盧照鄰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鞍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植。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帷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倡妓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隄。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倡家桃李蹊。倡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氤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

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只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放歌行 權德輿

夕陽不駐東流水。榮名貴在當時立。青春虛度無所成。白首銜悲亦何及。拂衣西笑出東山。君臣道合俄頃間。一言一笑玉墀上。變化生涯如等閑。朱門杳杳列華戟。坐中皆是王侯客。鳴環動佩聲珊珊。駿馬花驄白玉鞍。十千斗酒不知貴。半醉留賓邀盡歡。銀燭煌煌夜將久。侍婢金罍瀉春酒。春酒盛來琥珀光。暗聞蘭麝幾般香。乍看皓腕映羅袖。微聽清歌繞杏梁。雙環美人君不見。一一皆勝趙飛燕。迎杯乍舉石榴裙。匀粉時交合歡扇。未央宮漏醉中聞。蹛騎朝天曙色分。雙闕煙雲遙靄靄。

五衢車馬亂紛紛罷朝鳴佩促歸鞍今日還同昨日歡
歲歲年年恣遊讌出門滿路光輝遍一身自樂何足言
九族為榮眞可羨男兒稱意須及時閉門下帷人不知
年光看逐轉蓬盡徒詠東山招隱詩

奉和幸安樂宮主山莊應制 宗楚客

玉樓銀榜枕嚴城翠蓋紅旗列近營日映層巖圖畫色
風摇雜樹管絃聲水邊重閣含飛動雲裏孤峰類削成
幸覩八龍遊閬苑無勞萬里訪蓬瀛

中宗皇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 李適

拂露金輿丹斾轉淩晨黼帳碧池開南山倒影從雲落
北澗摇光寫浪廻急舸爭標排荇出輕帆截浦觸荷來
横汾燕鎬歡無極歌舞年年聖壽杯

登封大酺歌 盧照鄰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瑞雪照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
妙舞清歌歡未歸

餞唐永昌 徐彥伯

金溪碧水玉潭沙鳧舄翩翩弄日華鬬雞香陌行春倦
為摘東園桃李花

清新

雅倫云何以謂之清石泉澄似鏡松露冷如冰何以謂
之新寶刀初出鋏珠色未成釵無一雜字陳字無一雜
言陳言無一雜意陳意欲清者多寒儉欲新者多詭僻
眞能清新者非力學不易到也

醒言曰涼夜明蟾萬里無纖雲鏡湖秋水百尺無纖埃
清之至也紫芝吐秀非綺李不生黄玉開花非蓄蘆莫
植新之至也學清新者會得此境久之自然默喻若急
於求清急於求新恐反生障礙矣

詠懷詩 阮藉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
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
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雜詩 張翰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高林青條若總翠黄華如散金嘉
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榮與
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嗟
何及古人可慰心

○感遇 張九齡

漢上有遊女。求思不可得。袖中一扎書。欲寄雙飛翼。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齒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齋心 儲光義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朦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夜臥松下風。雲英化爲水。光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

○春日郊還 王勃

閑情兼默語。携杖覓巖泉。草綠縈新帶。榆青綴古錢。魚牀浸岸水。鳥路入山烟。還題平子賦。花樹滿春田。

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 岑參

京兆小齋寬。公庭半藥欄。甌香茶色嫩。窗冷竹聲乾。盛德中朝貴。清風畫省寒。能將吏部鏡。照取寸心看。

烏夜啼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

望春詞 薛濤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烏夜啼 李白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無題

楊柳梟梟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扈從鄠杜呈刑部尚書舅崔黃門馬常侍 蘇頲

翠輦紅旗出帝京。長楊鄠杜昔知名。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羽騎將過持袂拂。香車欲度捲簾行。漢家曾草巡遊賦。何似今來應聖明。

○勑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致 王維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笑語。巖前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簫向碧空。

昭陽曲 劉長卿

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鑪香。芙蓉帳小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

題玉眞觀李秘書院 韓翃

白雲斜日隱深松。玉宇瑤壇知幾重。把酒題詩人散後。

華陽洞裏有疎鐘。

雄渾

雅倫云、雄者項王以八千人、破秦軍十萬。渾者郭令公未嘗有驕色。雄者其氣不可屈抑、渾者其美不徒字句。雄而不渾、易流於粗莽、渾而不雄、多入於沉滯。醒言曰、誦之則意氣凌霄、雖雷霆莫能阻、雄也。觀之則形色娛人、雖塵埃莫能染、渾也。詩而雄渾、若金鐘銅鼓聲之至大者也。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論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荅魏子悌 盧諶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顧此腹背羽、媿彼排虛翮。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恨無隋侯珠、以酬荊文璧。

○○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驚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鴈行

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颺。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述懷 魏徵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奧、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聞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從軍 明徐慶

三邊烽火驚，十萬且橫行。風捲長山陣，笳鳴細柳營。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河西地，持作北方城。

被試出塞 宋之問

十年通大漢，萬里出長平。寒日生戈劍，陰雲拂旆旌。飢烏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皐蘭北，胡塵損漢兵。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塞下曲 李白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詠史 高適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答武陵田太守 王昌齡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登鸛雀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平蕃曲 劉長卿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閑。空留一片石，萬古在天山。

飲馬長城窟行 王翰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唯羨執金吾。麒麟殿前拜天子，走馬爲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遙聞鐘鼓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此時顧恩寧顧身，爲君一行摧萬人。壯士揮戈迴白日，單于濺血污朱輪。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聲沸天。

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時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強兵二十年，築怨聲寃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墻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老將行 王維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奔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
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
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
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少年詔書五道出將軍
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
恥令越甲鳴吳軍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

和賈至舍人早朝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杜侍御送貢物 張謂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瑚樹
漢使何勞獬豸冠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
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

送人還京 岑參

疋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交河北
雪裏題詩淚滿衣

觀獵 王昌齡

角鷹初下秋草稀鐵驄抛鞚去如飛少年獵得平原兔
馬上橫梢意氣歸

塞下曲 常建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
兵氣銷爲日月光

巳亥歲 曹松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

細潤 雅倫曰輕細醒言改細潤

雅倫云越縠齊紈雪膚花貌蜻蜓點水蛺蝶穿花但輕
不涉浮細不礙雅乃妙
醒言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細也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潤也詩而細潤縱非金鏞鼉鼓可奏於廟朝亦若羌笛
胡琴足樂于林泉

早春桂林殿應詔 上官儀

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積風
色翻露文雪華上空碧花蝶來未已山光曖將夕

釣魚灣 儲光羲

垂釣綠灣春。春深荇花亂。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

江行 馬戴

吳楚半秋色。渡江逢葦花。雲侵帆影亂。風逼鴈行斜。返照開嵐翠。寒潮漾浦沙。自將何所往。海嶠欲營家。

○訪友人不遇 杜荀鶴

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空掩一庭竹。去看何寺花。短僮應捧杖。稚女學擎茶。吟罷留題處。苔堦日影斜。

○○拜新月 盧綸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堦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寄韋秀才 李羣

荆臺蘭渚客。寥落共含情。空館相思夜。孤燈照雨聲。

郭處士擊甌歌 溫庭筠

佶栗金虬石潭古勺陂瀲灧幽修語湘君寶馬上神雲碎珮叢鈴滿烟雨吾聞三十六宮花離離軟風吹春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夢天露未乾香著衣蘭釵委墜垂雲髮小響丁當逐迴雪晴碧烟滋重疊山羅屏半掩桃花月太平天子駐雲車龍爐勃鬱雙蟠拏宮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亂珠觸續正跳蕩傾頭不覺金烏斜我亦為君長歎息緘情遠寄愁無色莫沾香夢綠楊絲千里春風正無力

春曉 張泌

雨微微。烟霏霏。小庭半折紅薔薇。細箏斜倚畫屏曲。零落幾行金鴈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曉窗時有流鶯語。

○別郎士元 劉長卿

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

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送陸澧倉曹西行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雙闕迥。雪中人去二陵稀。舟從故里難移棹。家在寒塘獨掩扉。臨水自傷留滯久。贈君空有淚沾衣。

○山房即事 岑參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長安秋夜 李德裕

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

○城西訪友人別墅 雍陶

澧水橋西小路斜日高猶未到君家村原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宿疎陂驛 王周

秋染棠梨葉半紅荊州東望草平空誰知孤宦天涯意微雨瀟瀟古驛中

詩法醒言卷七

果園張潛編次 徐淮桐室 于雪聖嘉 纂

疎放 表聖曰疎野 雅倫改疎放

雅倫云山水貯其胸中魚鳥近其天性故落筆無拘束之態灑墨有豪宕之懷脫略禮數長揖三公具此胸襟自當迥異時流

醒言曰其風度也若嵇阮之瀟灑塵表故謂之疎其景象也若屈宋之縱橫藝苑故謂之放或疎而失之於粗

必紛錯而少意興放而失之於誕必汎溢而少性情此之謂莽蕩不得妄竊疎野之名

○古詩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放歌行 鮑照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雞

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
曳長飇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囘夔世不
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
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君今有何疾
臨路獨遲廻

古意 王績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幽
人重其德徙植臨前堂連拳八九樹偃蹇二三行枝枝
自相糾葉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棲息兩鴛鴦榮陰誠

不厚斤斧亦不傷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歸山招王逵 李端

日長原野靜杖策步幽巘雉雊麥苗陰蝶飛溪草晚我
生好閑放此去殊未返自是君不來非關故山遠

麻平晚行 王勃

百年懷土望千里倦遊情高低尋戍道遠近聽泉聲澗
葉纔分色山花不辨名羇心何處盡風急暮猿淸

湖口望廬山瀑布 張九齡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
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初授官高冠草堂 岑參

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蘭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澗
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祇緣五斗米辜負一漁竿

謝公亭 李白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
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田家春望 高適

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歎無知己高陽一酒徒

逢俠客 錢起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聽鶯曲 韋應物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
纔聞南陌又東城忽往上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
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夫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
秦女學箏指猶澁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音變作百鳥喧
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
意闌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棲碧樹鎖

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琵琶行 白居易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上船
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
琵琶聲沉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
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

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
幽咽流泉水下灘水泉冷澁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
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劃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撥插絃中
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
粧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
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離別
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
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曾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
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城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
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坐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濕

○杭州春望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踏晴沙濤聲夜入伍胥廟
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南海府罷南康阻淺行侶稍稍登岍主人讌餞

至頻暮宿東溪 許渾

晴灘水落漲虛沙灘去秦吳萬里賒馬上折殘江北柳舟中開盡嶺南花離歌不斷如留客夢裏初驚似到家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杜牧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烟樹五湖東

暮春戲贈吳端公 曹唐

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執金吾閑眠曉日聽鵐鳩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聞漢婢靜街走馬任奚奴牡丹花下簾鉤外獨凭紅肌捋虎鬚

移家別湖上亭 朱放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宮人斜 雍裕之

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樓

峭別

雅倫云作入桃源見秦時服器初開橘內聞太古洪音無一人間恒境

醒言曰劒門嶮峻車馬可通銅柱岧嶤梯航可涉若天台絕壑可望而不可攀閬苑神山可聞而不可見乃爲峭別之極致雖然此亦摹其形狀耳非詩人之胸次也詩而峭別措詞務陡健用意務空靈又非窒澀聱牙之謂也

雜詩 劉楨

職事相委闐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涵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此羽從爾浮清瀾

飲酒 陶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立德新居 孟郊

疎門不掩水。洛色寒更高。曉碧流覼聽。夕清濯衣袍。但立仁義德。未覺登陟勞。遠岍雪難盡。勁枝風易號。霜禽各嘯侶。吾亦愛吾曹。

馮叟居　劉駕

天作馮叟居。山僧尚嫌僻。開門因兩樹。結屋倚翠壁。溪南有微逕。時遇采芝客。往往白雲生。對面千里隔。機忘若童僕。常與猿鳥劇。瓏藥上小峰。庭深無日色。自從忘歸鄉。不見舊親戚。纍纍子孫墓。秋風吹古柏。

友人山亭　殷遙

故人從薄宦。往往涉清溪。鑿牖對山月。褰裳拂澗霓。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棲。一見桃花發。能令秦漢迷。

冬夕寄青龍寺源公　郎士元

欲跡入寒竹。安禪過漏聲。高杉殘子落。深井凍痕生。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何當招我宿。乘月上方行。

送孔徵士　皇甫曾

谷口為幽處。君歸不可尋。家貧青史在。身老白雲深。掃雪開松逕。疏泉過竹林。余生負邱壑。相送亦何心。

遇方評事　戴叔倫

移家住漢陰。不復問華簪。貰酒宜城近。燒田夢澤深。暮山逢鳥入。寒水見魚沉。與物皆無累。終年愜本心。

○鸛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出人世間。天勢廻平野。河流入斷山。

憶畨陽舊遊　顧況

悠悠南國思。夜向江南泊。楚客斷腸時。月明楓子落。

碧澗曉思　溫庭筠

香燈伴殘夜。楚國在天涯。月落子規歇。滿庭山杏花。

效崔國輔體　韓偓

淡月照中庭。海棠花自落。獨立俯閑階。風動秋千索。

○郢州西樓吟　郎士元

連山盡處水縈洄。山上城門臨水開。朱闌直下一百丈。日暖遊鱗自相向。昔人愛險閉層城。今人愛閒江復清。沙洲楓葉無來客。草緑花紅山鳥鳴。

○宿北樂館　陳羽

欲眠不眠夜深淺。越鳥一聲空山遠。庭木蕭蕭落葉時。溪聲雨聲聽不辨。溪流潺潺雨習習。燈影山光滿窗入。棟裏不知渾是雲。曉來但覺衣裳濕。

酬暢當嵩山寺尋麻道士見寄 盧綸

閒逐樵夫閒看棋。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牀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賴君遠示青囊錄。願得相從一問師。

◎題茅山李尊師山居 秦系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山中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高峯。籬間五月留殘雪。石上千年蔭怪松。此去人寰知近遠。回看雲壑一重重。

送羅少府歸牛渚 賈島

作尉長安始三日。忽思牛渚夢天台。楚山遠色獨歸去。灞水空流相送回。霜覆鶴身松子落。月分螢影石房開。白雲多處應頻到。寒澗泠泠漱古苔。

○秋日山齋即事 劉滄

衡門無事閉蒼苔。籬下蕭疎野菊開。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雁飛關塞霜初落。書寄鄉閭人未回。獨坐高窗此時節。一彈瑤琴自成哀。

宴春源 王昌齡

源向春江花幾重。江明深翠引諸峯。與君醉失松溪路。山館寥寥傳暝鐘。

○送呂少府 戴叔倫

共醉流芳獨歸去。故園高士日相親。深山古路無楊柳。折取桐花寄遠人。

悲壯 表聖所製

醒言曰。措詞悽惋曰悲。琢句遒勁曰壯。其爲調也。高宏排宕。易於動人。然必才與學到。氣完意足。方是作家。非此恐失之叫號。不足多也。

◎詠史詩 王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七哀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中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

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途中寒食 宋之問

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

月夜憶舍弟 杜甫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除夜宿石頭驛 戴叔倫

旅館誰相問孤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長城聞笛 楊巨源

孤城笛滿林斷續共霜砧夜月降羌淚秋風老將心靜過寒壘遍暗入故園深惆悵梅花落山川不可尋

易水送別 駱賓王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南樓望 盧僎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江行 錢起

兵火有餘燼村貧纔數家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

登慈恩寺塔 荆叔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行路難 鮑照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園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顦顇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擬悲歌 顧況

邊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長歎四氣相催節迴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青漢

題盧公舊居 李頎

物在人亡無見期閑庭繫馬不勝悲窗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秋天鳴墜葉巑岏枯柳宿寒鴟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開花知爲誰

別舍弟宗一 柳宗元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
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
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烟。

8 鸛雀樓 李益

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
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促。愁來一日即為長。
風烟并起思鄉望。滿目非春亦自傷。

8 咸陽懷古 劉滄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凄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

咸陽秋草漢諸陵。天空絕塞聞邊鴈。葉盡孤村見夜燈。
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磧中作 岑參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
平沙萬里絕人烟。

玉關寄長安主簿

東去長安萬里餘。故人那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
況復明朝是歲除。

穠郁 表聖曰纖穠 雅倫曰穠郁

雅倫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此穠郁之狀也。國色
朝含雨。天香夜染衣。此穠郁之情也。隔簾花影動。疑是
玉人來。此穠郁之致也。肉而少骨。柔而少氣。此摹穠郁
而失之者也。

醒言曰、春風扇物。百卉爭妍。秋月揚輝。千巖吐秀。穠郁
之天趣也。九華帳裏。翡翠翺翔。五鳳樓中。鴛鴦顛倒。穠
郁之人事也。踏青南陌。蘭麝飄香。撲蝶西園。綺羅弦綵。
又穠郁之餘波也。若豔麗太過。恐涉香奩。有玷風雅。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陸機

在昔蒙嘉運。矯跡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玄
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誰謂
服事淺。契濶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尋
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始出尚書省 謝朓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
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
猶寬政。飡荼更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
紫軑。黃旗映朱邸。遙覘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

泰輕生諒昭灑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尚疏蕪
寒流自淸泚衰柳尚沉沉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
虞譏兄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消散垂竿
深澗底

曉起 李商隱

擬杯當曉氣呵鏡有微寒隔箔山櫻發褰帷桂燭殘書
長爲報晚夢好更尋難影響輸雙蝶偏過舊晼蘭

寓懷 許渾

南國浣紗伴盈盈天下姝盤金明繡帶動珮響羅襦素

手怨瑤瑟清心悲玉壺春花坐搖落爭忍嫁狂夫

漢宮曲 韓翃

駿馬繡障泥紅塵撲四蹄歸時何太晚日照杏花西

新月 盧仝

仙宮雲箔卷露出玉簾鉤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宴席賦得姚美人搊箏歌 盧綸

出簾仍有鈿箏隨見罷翻令恨識遲微收皓腕纏紅袖
深遏朱絃低翠眉忽然高張應疏節玉指迴旋若飛雪
鳳簫韶管寂不喧繡幙紗窗儼秋月有時輕弄和郎歌
慢處聲遲情更多已愁紅臉能佯醉又恐朱門嫌再過
昭陽伴裏最聰明出到人間才長成遙知禁曲難翻處
猶自君王說小名

大隄詞 楊巨源

二八嬋娟大堤女開壚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
邀郎捲幔臨花語細雨濛濛濕芰荷巴東商旅駐帆多
自傳芳酒翻紅袖誰調妍粧迴翠蛾珍簟華鐙夕陽後
當壚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五鼓聲春風搖蕩窗前柳
歲歲逢迎沙岸間背人多整綠雲鬟無人嫁與五陵少

離別烟波傷玉顏

春曉曲 溫庭筠

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掠烟草油壁車輕金犢肥
流蘇帳曉春雞早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
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

江南行 羅隱

江烟濕雨鮫綃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情
夜槽壓酒銀船滿細柳搖烟凝曉空吳王臺榭春夢中
鴛鴦灘鸂鶒不起平浦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遠月悄悄

油壁車輕蘇小小。

題花子贈渭州陳判官 王建

膩如雲母輕如粉。艷勝香黃薄勝蟬。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晚花鮮。鴛鴦比翼人初帖。蛺蝶重飛樣未傳。況復蕭郎有倩思。可憐春日鏡中妍。

箏 元稹

莫愁私地愛王昌。夜夜箏聲怨隔牆。火鳳有凰求不得。春鶯無伴囀空長。急揮舞破催飛燕。慢逐歌詞弄小娘。死恨相如新索婦。枉將心力為他狂。

促漏 李商隱

促漏遥鐘動靜聞。報章重疊杳難分。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歸去豈知還向月。夢來何處更為雲。南塘漸暖蒲堪結。兩兩鴛鴦護水文。

寄遠 劉滄

西園楊柳暗驚秋。寶瑟朱絃結遠愁。霜落鴈聲來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蕙心迢遞湘雲暮。蘭思縈迴楚水流。錦字織成添別恨。關河萬里路悠悠。

曲江春望 盧綸

菖蒲翻葉柳交枝。暗上蓮舟鳥不知。更到梨花最深處。玉樓金殿影參差。

江南曲 韓翃

長樂花枝雨點消。江城日暮好相邀。青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廻通宛轉橋。

贈李翊

王孫別舍擁朱輪。不羨空名樂此身。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東鄰美女歌 宋濟

花暖江城斜日陰。鶯啼繡戶曉雲深。春風不道珠簾隔。傳得歌聲與客心。

纖巧

雅倫云。掌中試舞。此之謂纖。棘端刻猴。此之謂巧。恐有傷於大雅。故不為騷壇所重。

醒言曰。晦魄初生。纖也。刻鵠能飛。巧也。若纖以穠出。巧以拙成。亦無礙於風雅。

長安早春 孟郊

旭日朱樓光東風不起塵。公子醉未起。佳人爭採春。採

春不爲桑採春不爲麥日夕出西園祇望花柳色乃知
田家事不入五侯宅

。。祿祿古詞 温庭筠

左亦不祿祿右亦不祿祿野草至根肥羸牛生健犢融
蠟作杏蔕男兒不戀家春風破紅意女頰如桃花忠言
不見信巧笑翻咨嗟一鞘無兩刀徒勞油壁車

人日剪綵爲花 沈佺期

宮女憐芳樹裁花競早榮寒依刀尺盡春向綺羅生弱
蔕盤絲發香蕤結素成纖枝如不棄長就玉階傾

秋夜泛舟 劉方平

林塘夜泛舟蟲響荻颼颼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歲
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

長信愁 于武陵

簟涼秋夜初長信恨何如拂黛月生指理鬟雲滿梳一
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搖翠裾

。春宮怨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
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玉階怨 李白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閨怨 白居易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冰

錦城曲 温庭筠

蜀山攢黛留晴雪簝筍蕨芽縈九折江風吹巧剪霞綃
花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巖下叢夜叫思歸山月中
巴水有情情不盡文君織得春機紅怨魄未歸芳草死
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望秋月 皎然

家家望秋月不及秋山望山心萬境長寂寥夜夜孤明
我山上海人皆云生海東山人自謂出山中憂虞歡樂
皆占月月本無心同不同自從有月山不改古人望盡
今人在不知萬世今夜時孤月將誰更相待

。春夕旅次 崔塗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春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
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唯滿鏡生
自是不歸歸未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送宮人入道 項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結伴行。初戴玉冠當謝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旦暮焚香遶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梅花 羅隱

吳王醉處十餘里。照野拂衣花正繁。經雨不隨山鳥散。倚風疑共路人言。愁憐粉艷飄歌席。靜愛寒香撲酒尊。欲寄所思無好信。爲君惆悵又黃昏。

。牡丹

艷多烟重欲開難。紅蘂當心一抹檀。公子醉歸燈下見。佳人朝插鏡中看。當筵始覺春風貴。帶雨方知國色寒。日晚更將何所似。太眞無力凭闌干。

。柳 賀知章

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春女曲 朱絳

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荊花下轉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閨中秋思 杜荀鶴

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畔海。秖堪圖畫不堪行。

春夕酒醒 皮日休

四絃才罷醉蠻奴。醽醁餘香在翠爐。夜半醒來紅蠟燭。一枝春淚作珊瑚。

浮萍 陸龜蒙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莎綠罽成。不用臨池更相笑。最無根蔕是浮名。

刻琢

雅倫云。刻琢爲太露痕跡者言也。然天地間自少此一種不得。李賀盧仝輩足以當之。蓋其格調字句。皆磨鍊而成。但無自然消散之致。

醒言曰。刻者雕鏤之力。琢者磨鍚之功。中晚之間。漸開此逕。然匠心獨詣。亦自可觀。若徒能劉削。而矩矱未施。

並刻琢亦失之矣。

擬古 徐彥伯

遥裔烟嶼鴻雙影旦夕同交翰倚沙月和鳴弄江風苣若茂芳樹君子從遠戍雲生陰海沒花落春潭空紅淚掩促柱錦衾羅薰籠自傷瓊草緑詎忍鉛粉紅裂帛附雙燕爲余向遼東

奉和早霽南樓 趙冬曦

方曙躋南樓憑軒四遐矚物華蕩暄氣春景媚晴旭川霽湘烟孤林芳楚郊縟列巖重疊翠遠岸逶迤緑風帆

摩天垠漁艇散灣曲鴻歸鶴舞送猿叫鶯聲續羣動皆熙熙噫余獨羈束嘗欽才子意忌鵬傷蹤蹋雅尚騷人心懷沙何廹促未知二賢意去矣從所欲

旅遊 賈島

此心非一事書扎若爲傳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空巢霜葉落踈牖水螢穿留得林僧宿中宵坐默然

追賦畫江潭苑 李賀

千騎簇芙蓉宮衣小隊紅練香熏宋鵲尋箭踏盧龍旗濕金鈴重霜乾玉鐙空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溪竹逢雨與柳仲庸 李端

日落眾山昏蕭蕭暮雨繁那堪兩處宿共聽一聲猿

洞房怨 陸龜蒙

玉桃朝揷鬢金梯晩下臺卷衫將別淚一夜兩難裁

秋來 李賀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將進酒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帷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贈別蕭蔚州契苾使君 李商隱

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捲牙旗千丈雪朝飛羽騎一河冰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出白登日暮鵰鶚泉上獵路人遥認郅都鷹

少華甘露寺 鄭谷

石門蘿逕與天隣。雨檜風篁遠近聞。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孤烟薄暮關城沒。遠色初晴渭曲分。長欲然燈來此宿。北林猿鶴舊同羣。

○子規 蔡京

千年魂魄化爲禽。永逐悲風叫遠林。愁血滴花春艷死。月明飄淚冷光沉。凝成紫塞風前淚。驚破紅樓夢裏心。腸斷楚詞歸不得。劍門迢遞蜀江深。

8晚春尋桃源觀 皎然

武陵何處訪仙鄉。古觀雲根路已荒。細草擁壇人跡絶。

落花沉澗水流香。山深有雨寒猶在。松老無風韻亦長。全覺此身離俗境。玄機亦可照迷方。

○菊花 元稹

秋叢遶舍似陶家。遍遶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

題嘉陵驛 張蠙

嘉陵路惡石和泥。行到長亭日已西。獨倚闌干正惆悵。海棠花裏鷓鴣啼。

奇癖

醒言曰。耳所未聞。目所未見。曰奇。如北方石矢。西楚萍實是也。性與世殊。學與人異。曰癖。如楊朱泣路。墨翟悲絲是也。中晚諸公。惡前輩於平正中見趣。不樂步其後塵。乃故爲險僻。如畫山魈野鬼。奇形怪狀。令聞之者厭然而起。見之者悚然而懼。縱非詩家本色。然流聲馳譽。終難泯滅。是術也。蓋亦本諸學力而成。非薄夫所能髣髴也。

○譴瘧鬼 韓愈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

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間。不知臭腐非。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項。未沬於前徽。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靦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旗。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詞。咄汝去無違。

哭玉碑子 盧仝

山有左洞頰拾得玉碑子其長一周尺其濶一藥七顔色九秋天稜角四面起輕敲吐寒流淸悲動神鬼稽首賔手中只似一片水至文反無文上帝應有以余疑仙石靈願心仙人比心期香湯洗歸送籙堂裏頗柰窮相驢行動如跛鼈十里五里行百蹶復千蹶顔子不少夭玉碑中路折橫文尋龜兆直理任尾裂劈竹不可合破環永離別向人如有情似痛滴無血勘閗平地上錚折多齧缺百見百傷心不堪再提挈怪哉堅貞姿忽脆不堅固矧曰入間入安能保常度敢問生物成敗爲有眞

素爲稟靈異氣不得受穢汚驢罪眞不原驢生亦錯誤更將前前行復恐山神怒白雲翁蔽嶺高松吟古墓眞此忍其傷驅驢下山路

宿山寺 賈島

衆岫聳寒水精盧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絶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羣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

漢上送人西歸 李頻

幾作西歸夢因悲惜別心野街天去盡山夾漢來深疊浪翻殘照高帆引片陰空留相贈句畢我白頭吟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鯉相教愼出入

長相思 張繼

遼陽望河縣白首無由見海上珊瑚枝年年寄春燕

金銅仙人辭漢歌 李賀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闌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淸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盤獨出月荒凉渭城已遠波聲小

李憑箜篌引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敎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兎

寄徐拾遺 譚用之

長竿一繫白龍吟誰和騶虞發素琴野客碧雲魂易斷故人芳草夢難尋天從補後星辰穩海自潮來島嶼深

好向明言拾遺事。莫將玄豹隱空林。

江邊秋夕

千鍾紫酒薦菖蒲。松島蘭舟潋灔居。曲內橘香江客笛。字中嵐氣岳僧書。吟期汗漫驅金虎。坐約丹青跨玉魚。七色花虬一聲鶴。幾時乘輿上清虛。

南園 李賀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詠竹

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咽烟啼千萬枝。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雪 聖嘉 纂定

樂府紀

史記樂書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沛以四時歌舞宗廟。歷文景皆無所增。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第其聲。拜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知其辭。集五經家共講習讀之。乃能知其義。其辭多爾雅之文。

漢書禮樂志云。武帝定郊祀之歌。祀太乙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備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於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八歌之。

宋樂志云。漢武造新聲。後代多效之。大都本離騷九歌。故其詞多幽深峻遠。

齊樂志云。漢樂歌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多八句。張茂先夏侯湛尚同前式。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得

賖促之中。

南史梁武帝勅蕭子雲郊廟歌詞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淺言。

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皆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意盡於詩音盡於曲故詩有豐約解有多少費厚菴曰解者歌聲按拍也詩至解處停歌以作樂也

皮日休云樂府葢古聖王采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令司樂氏入之於塤篪和之以管籥詩之美也聞之者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

者足以戒乎政周禮太師之職掌教六詩少師之職掌諷誦詩今之樂府唯魏晉之後梁陳之浮艷謂之樂府。

嚴滄浪云被之管絃曰樂府謂之府者悉備諸體兼總衆名也。

梅鼎祚云荀勗以魏氏詩歌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爲四言 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淸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良耜籍田社稷之樂歌也漢郊祀十九章不言祖宗事練時日曰靈之來靈之至迎神也帝臨五章歌五帝也泰元三章統領天地日出入言人命之不能安固武帝願乘黃之徠下如黃帝之升而仙也其後或紀瑞應或祝神釐赤蛟曰禮樂成靈將歸則送神也後世樂歌皆效之。

雅倫云鄭樵樂府正聲郭茂倩樂府詩集左克明樂苑梅鼎祚古樂苑一郊廟二燕射三鼓吹曲四橫吹曲五相和曲六淸商曲七舞曲八琴曲九雜曲十謠諺 孝

武定郊祀之禮始立樂府然皆係新聲古禮郊天燔燎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太羹玄酒故無樂大戴禮稱一磬爲所謂天神降者春夏秋冬五帝之神也漢去古未遠叔孫通定漢儀止有宗廟之樂若郊祀有樂葢自六代始也荀萬秋議郊祀宜設樂宋文帝重撰詩篇依倣晉曲唐高祖斟酌南北聲調定爲唐樂宋崇寧中立大晟樂府周美成等又易爲詞曲昔漢明帝定樂爲四品大予樂一雅頌樂二黃門鼓吹三短簫鐃歌四今唯鐃歌十八曲存耳葢短簫鐃歌軍樂也或以列殷廷者名鼓

吹列騎駕者名騎吹水行者名雲吹橫吹亦軍樂馬上奏之有簫笳者謂之鼓吹朝會用之有鼓角者謂之橫吹軍中用之世所傳黃鵠等十曲關山月等八曲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樂府鼓吹舊曲又有隔谷等歌三十曲自隋以後始以橫吹用之鹵薄與鼓吹列爲四部捴謂之鼓吹相和荷謌謂之清商三調唐樂志平調清調瑟調貞觀中十部樂清樂在焉長安以後不重古樂工伎殘缺樂章訛舛歌工李郎子學於江都俞才生郎子亡清樂之歌亦亡唯琴工猶傳清調舊

聲蔡邕五弄楚調四弄清商遂絕古樂歌必舞舞有六名一帔舞二羽舞三皇舞四旄舞五干舞六人舞又有雅舞雜舞雅舞用之郊廟雜舞用之燕會皆有歌詞則巴渝白紵之類始於方俗漸陳於殿廷鄭樵叙樂府以聲歌論聲歌者詩之本也經傳采詩多言義理樂府采詩止論聲歌故作詩者有文詞歌詩者有音節解詩者有義理三者俱備始可與言詩

醒言曰先王采詩被樂各有所宜追崇祖德則歌玄鳥報賽田功則歌豐年譽美天子則歌魚藻酬答諸侯則歌湛露燕享兄弟乃歌棠棣崇敬父老乃歌行葦尊禮賓客乃歌鹿鳴攀援君子乃歌隰桑三百篇美刺兼備率皆樂章實采之方俗以被金石也至漢武始命詞臣自制新聲以被筦絃是輶軒之使亡矣雖然漢人去古未遠其制造樂章猶有先代之遺風焉魏晉迭興專尚諛辭逮及宋元緐爲詞曲校之前代失之愈遠略取漢以來樂府以備觀覽焉

樂府古辭

練時日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巳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遍觀此眺瑤堂衆嫭並綽約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使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帝臨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

敷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
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巖
處傾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羣生
噍噍唯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長敷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
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君

宥之傳世無疆

西顥

西顥沉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偽不萌祆
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路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
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
正易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藉斂
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
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輅龍鱗罔不肸
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
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
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地遍觀是耶謂何吾知

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

安世房中歌 唐山夫人 錄四解

大考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
景杳冥金枝秀華庶旄翠旌
大海湯湯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崔百卉殖民
所貴貴有德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
民之則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惟

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鼓吹曲

朱鷺

朱鷺魚以烏路訾耶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之吐將以問誅者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無終極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靁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淸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

橫吹曲

紫騮馬歌

高高山頭樹風吹落葉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隴頭流水樂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捲舌入喉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看秦川肝腸斷絕

東平劉生歌

東平劉生安東子樹木稀屋裏無人屬阿誰

折楊柳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蹕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相和曲

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將柰公何

江南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平調曲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

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阡度陌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清調曲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旁若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激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瑟調曲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舌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 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慙無靈輒以報趙宣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飡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憂彈箏以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

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楚調曲

怨詩行

天德悠且長人命亦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蕩中情遊心恣情欲

梁父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墓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吳聲歌 清商曲也

子夜歌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子夜春歌

春風動春心流目矚山林山林多奇彩陽鳥吐春音

子夜夏歌

田蠶事已畢思婦猶苦身當暑理絺服持寄與行人

子夜秋歌

清露凝如玉涼風中夜發情人不還臥冶遊步明月

子夜冬歌

白雪停陰岡丹華耀陽林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團扇郎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餉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長史變歌

出儂吳閶門清水綠碧色徘徊戎馬間求罷不能得

碧玉歌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估客樂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襄陽樂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襄陽蹋銅蹄

分手桃林岸遙望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來羅

鬱金黃花標下有同心草草生日已長人生日就老

女兒子

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烏棲曲

桃花春水木蘭橈金羈翠蓋聚河橋隴西上計行應去
城南美人啼著曙

江南弄

采蓮曲

遊戲五湖采蓮歸發花田田芳襲衣爲君艷歌世所稀
世所稀有如玉江南弄采蓮曲

陽春曲

楊柳垂地燕差池緘情忍思落容儀絃傷曲怨心自知
心自知人不見動羅裙拂珠殿

白紵舞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鳴玉舞瑤璫聲發金石媚笙簧
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
轉盼遺精耀煇光將流將引雙鴈行歡來且晚意何長
明君御世永歌昌

三星參差露沾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
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
非君之故豈安集

醒言曰樂府者詩之根本也漢魏六朝自製樂歌凡七百餘篇此編止錄四十五首以爲楷式其餘有樂府苑可考

琴曲

采芝操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淥水弄

塘上蒲欲齊汀洲杜將歇春心既易蕩春流豈難越桂楫及晚風菱江映初月芳香若可贈爲君步羅襪

醒言曰古者夔樂皆託於音然有聲必有歌如南風猗蘭是也余少時見野田老叟彈琴自歌大哉顏回一曲聲音宏亮抑揚節奏行路皆注足焉復見近日琴工及閭閻諸弟子皆有聲無曲在在無異今昔之變良可慨也

雜體詩 二三四五六七言

古詩 二言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古五雜組詩 三言

五雜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春日行 鮑照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梅始發柳始青凡舟艦齊棹驚奏采菱歌鹿鳴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芳袖動芳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古艶歌 四言

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為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疋尚言吾遲

諷諫詩 韋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翊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周宗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余小子勤唉方生阨此曼秦耒耜斯耕悠悠曼秦上天不寧南眷南顧授漢於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室不懷萬國攸平及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保守不惟履氷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睮

睮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迨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嫚瞻惟我王時靡不監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夏玉峯曰諧誠忠誠堪繼小雅

集句體

集句詩 傅咸

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盍言孔甘。其何能淑。讒言罔極。有靦面目。

醒言曰。集句者。詩家之遊戲也。近日多集唐句。好之者從朝至夕。闘湊陳言。雖極工穩。終非自己製作。山谷所謂百家衣也。又有效唐人韻牒。置爲詩牌。平聲朱文。仄聲碧文。分字若干。闘合成詩。謂之集字。亦集句之意也。雍正癸丑上巳。吾友高秋軒、汪可齋等。又集蘭亭詩序中字爲韻。各成五言二首。此亦集字之意也。

聯句體

聯句詩 五言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循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雲豈不切。務從王愛翼。愔之
高柯濯條榦。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

徐伯魯云。聯句始於漢武帝柏梁殿。君臣各賦一句。集以成篇。次則宋華林園、梁清暑殿。皆踵其事。唯魏懸瓠方丈竹堂讌集。則八人各二句。陶王諸公集。又八人各四句。杜甫李之芳。又八各一聯。鮑昉等聯句。自一字以至七字。或一字以至九字。一字以至十字。種種不一。若百花競秀。萬寶爭妍。

詠物體

禁中芍藥 張九齡

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幸因淸切地。還遇豔陽時。名見桐君錄。香聞鄭國詩。孤根若可用。非直愛華滋。

風 李嶠

落日生蘋末。搖颺徧遠林。帶花疑鳳舞。向竹似龍吟。月動臨秋扇。松淸入夜琴。蘭臺宮殿峻。還拂楚王襟。

賦得體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張九齡

蜀嚴化已久。沉冥空所思。所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驅傳應經此。懷賢倘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高適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試帖體 唐人試士皆六韻小試或四韻

湘靈鼓瑟 錢起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中和節詔賜公卿尺 陸復禮

春仲令初吉歡娛樂大中皇恩貞百度寶尺賜羣公欲使方隅法還令規矩同捧觀貞質麗拜受聖心崇如荷丘山重思酬方寸功從茲度天地與國慶無窮

沈輿之曰詩體繁多不必具論唯詠物及試帖三體俱要從賦而入即使傍襯亦必由此而入若局外閑語此體多用不着

應制體

奉和聖製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宋之問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廻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奉和御製璟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命都堂賜詩一首應制 宋璟

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慵且憊何德以當諸厚秩先爲忝崇班復此除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緯舒冒恩承寵錫陳力省空虛郭隗慙無駿馮諼愧有魚不知周勃者榮幸定何如

五言廻文體

廻文排律

枝大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蕊散花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低吹雜綸羽薄粉艷粧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斜峯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

後園作

鄭板橋曰以上二詩皆先從首句順讀後從末句逆讀順逆皆成文謂之顛倒韻格非眞廻文也若織錦廻文或橫讀或斜讀或左右退一字讀或從中心方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或六言或七言文止八百餘字可讀出詩三千七百餘首校之盤中龜形更爲巧妙此實貞潔婦人深思鬱結之所致也不能學也亦不必學也

六言詩體

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 王維

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惆悵長沙謫去江潭芳草萋萋

送萬臣 盧綸

把酒留君聽琴誰堪歲暮離心霜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空陰人愁荒村路細馬怯寒溪水深望盡青山獨立更知何處相尋

田園樂 王維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歸山作 顧況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

仇退軒曰作五七言律詩貴用實字句法勁健此唐人秘訣也至於六言句調緊促尤當以實字琢句若多用虛字砌合恐失古人遺意

七言排律體

次光威裒韻 魚玄機

昔聞南國榮華少今日東隣姊妹三粧閣相看鸚鵡賦碧窗應繡鳳凰衫紅芳滿院參差折綠醑盈杯次第銜恐向瑤池曾作女謫來塵世未爲男文姬有貌誰堪比西子無言我自慚一曲艷歌琴杳杳四絃輕撥語喃喃當臺競鬭青絲髮對月爭誇白玉簪小有洞中松露滴大羅天上柳烟含但能爲雨心常在不怕吹簫事未諳阿母幾嗔花下語潘郎曾向夢中參暫持清影魂猶斷

若睹紅顏死未甘悵望佳人何處在行雲歸北又歸南

胡伴山曰七言律詩已爲詩家難事至七言排律全唐詩人不過數首難又可知唯玄機此篇温俊合拍可爲後學楷模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雪 聖嘉 纂

時代

鍾嶸云漢李陵始著五言推其文體乃炎漢之制非殷周之調也降自建安曹氏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柄劉楨王粲為其羽翼彬彬之盛萃於一時迄於有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徽永嘉而後崇尚黃老詩體創弱淡乎寡味逮義熙中謝益壽斐

然繼起元嘉時謝靈運才高辭盛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五言之冠冕文章之命世也

深雪偶談云漢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見故為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雖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必至之地也唐風既昌一聯一句滿聽清圓風華雋永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甚則糟粕律度嚴則拘急能不脂韋於二獘之間脫穎寄焉若作止雍容聲容宛轉靖節翁外似未喻也

朱元晦云古今之詩凡三變自傳記所紀殷周以來至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鮑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下至今日又為一等初唐以前為詩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自律詩出而後詩與法始皆大變至今日愈巧愈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常欲鈔史策諸書所載以及文選漢魏古辭並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附於三百篇楚辭之末以為詩之根本又於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另為一編以為羽翊輿衞其不合者悉去之不使接於吾之目入於吾之胸次

要使方寸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

一指云漢晉高古盛唐風流西崑艷冶晚唐華藻

宋濂云詩一變而為騷雖其辭不同至於緣情託物以憂思懇惻之意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為漢魏之什其言雖不逮騷能變而不華質而不俚亦有古人之遺美焉三變而為晉宋之詩去古漸遠有得有失非言辭之能盡也

徐獻忠云唐承六代之後辭華大備風軌尚微太宗以

鴻哲之才剛明之氣采摭餘藻濟以格力英賢遭遇共
諧景會意主渾融音節舒緩不傷宮徵之節開元以還
綺文之士習氣尚餘而暴亂之後神理乏缺雖鮮錯之
盛未殊而感思之情不能無作故舒緩之節漸流為深
密之致而摹寫之言始盛矣夫太始之音尚微故黃鍾
之宮謂之含少夫少者已微復尚含晦此意何也豈非
宮音始於喉嚨而遠於脣舌之意乎故太羹玄酒與初
陽比節而物榮則衰氣盛則反天地自然之變亦何有
改焉說者旨趣盛唐之論殊昧乎此矣元和而下調變

音殊意浮文散其上者格氣猶存詞旨淹薄其下者調
卑節促心靈流蕩究觀其時元氣日削國體傷變而藝
人風格要亦與之俱下至於開成極矣夫流調不節則
律體靡陳格力不持則浮夸日勝藝雖精到亦無取焉
大抵人各有聲聲韻為音未有外五音而成聲者也律
家有變宮變徵之調側商側羽之弄皆盛遇之變節也
唐初作者類多散調不勝雅頌之義究其音節莊嚴渾
厚調之口吻清濁流通亦庶乎律呂之諧矣元和以後
皆所謂變聲也其國風之旨裁於風教發於性情倡於

人倫合於典義雖不盡屬絃歌之品要皆有君子之道
詩是而觀雖晚唐諸子亦可存其變焉或云唐自神龍
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開元之際君臣悅豫賡歌之
盛回已陵跨建安泳貞觀之餘波矣貞觀之初浮靡雖
去而綺麗猶揚逮垂拱之後法章陳具吏事深刻人懷
密志無復跌節故感揚之言易流於激悲憤之調不吐
其華而藻思麗情漸異往時矣天寶之後治人凋謝亂
梗外作飄零奔潰無復治朝之風求風人閑雅之意蓋
亦微矣元和之後專事聲偶文藻疎薄而神氣委靡無

足取矣開成以後苦思者傷於巧避巧者傷於直致風
人之軌蕩然無尋矣天寶以後極於瑣屑而畧於發端
務諧聲韻而苦於遞送

詩藪云唐初承襲陳隋陳射洪獨開古雅之源張曲江
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韋
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
齡李頎孟雲卿本射洪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盛唐
以前語雖平淡而氣象雍容中唐以後語漸精工而氣
象促迫大曆以後易空疎而難典贍景龍之際難絜雅

而易浮華晉宋之交古今詩道之大限乎魏承漢後雖
尚華靡而淳朴餘風隱約尚在步兵優柔冲淡足嗣西
京而渾璽頓殊記室豪宕飛揚而和平槩乏士衡安仁
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成矣玄暉三變
排偶愈工淳朴愈散漢道盡矣詩之盛於唐也其體則
四五六七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
雄渾綺麗清新細潤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
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王楊盧駱以辭勝
陳杜沈宋以格勝王孟高岑以韻勝惠崇尤傑出魏野

林逋亦姚黃之流亞也二宋之富艷晏同叔夏英公之
和整梅聖俞之閑淡王平甫之豐碩雖有宋氣而多近
唐人永叔介甫始欲汎掃前流自開堂奧至坡老涪翁
乃大壞不可復理文章非末技也權侔造化功配生成
氣運視以盛衰塵劫同其悠遠語其極致則源委於六
經淵流於七國瀰瀚於兩都西京下無文矣非無文也
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矣非無詩也詩之至弗與
也欲擬樂府當先辨其世代覈其體裁郊祀不可為鐃
歌鐃歌不可為相和相和不可為清商擬漢不可涉魏

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 洪永至嘉隆列
朝製作凡四變矣吳郡青田纖穠綺麗一變也長沙京
口典暢和平一變也北地信陽雄深鉅麗一變也婁江
歷下博大高華一變也

程孟陽云詩學自何李而變務於摸擬聲調所謂以矜
氣出之者也自鍾譚而瞞競於僻澁蒙昧所謂以昏氣
出之者也

錢受之云鍾譚詩當其創獲之初亦嘗覃苦心尋味古
人之微言奥旨掠影希光以求絕出於時俗久之見日

益僻膽日益粗舉古人所謂渾涵汪洋高文大篇皆以
為蘩蕪熟爛胥欲掃而刋之唯僻見之是師承學之徒
喜其尖新樂其率易相與拍肩而從之以一言蔽之曰
不學而已以一言蔽從之者曰不悅學而已余嘗謂近
代之詩以淒聲寒魄為致此鬼趣也以噍音促節為能
此兵象也天寶樂章終於鏁聲名為入破鍾譚之學豈
非五行志所謂詩訞者乎

于丹源曰楚之學鍾譚者曰餓山呑日憨越之學鍾譚
者曰花騎蝶過牆詩而至此與山魈水怪無異矣

雅倫云風雅出乎性情通乎政教和美風俗所由淳也乖戾紀綱所由亂也故吟咏二南則寬厚藹然人歎物遂化國舒長元氣磅礴於言表一歌變雅而憂勞困怨睽離煩亂如在目前聖人刪詩以爲後世法豈不深且遠哉三百篇尙矣後世不可得而擬議屈原作騷未與於中國西漢甫出干戈未遑禮樂文景方講六經詠歌之事猶之講求孝武以雄才大畧之主當國運隆盛之時乃立樂府風雅久息芳軌初開去古未遠風尙淳朴故其文多爾雅厚重率彼天眞遂成極則至於漢末鄴

中諸子篇什高渾與古相侔而調亦微變晉室羣公平音緩節眞氣未漓渡江百年簡厚漸散而軌度尙存宋齊梁陳中原大姓皆在江左澤國倉荒兩相隔絕南方柔靡故其詩多溫潤靚藻魏晉以來渾成高風盡失然閑雅之詞宛曲之旨亦未易臻唐初格調雖改而纖弱未除至於貞觀爲邦百年兵戎未戢而禮樂旋興故其爲詩溫厚者珠圓玉潤駢麗者紫電青霜卽體調不同而大旨相近及幸蜀還都藩鎭擅命於是太白之肆志宏詞子美之哀音悽調籠罩一世而唐詩敎厚淳正之風大替矣至於元白溫李昌谷香奩雜然並出愈趨愈下朱溫遂致跋扈是故開元一變而渾大高深大曆再變而清婉秀折至於晩唐則意淺詞促調弱格卑而變遂極矣然餘芬尙在故步未亡自初盛及中晩其成家名世者雖有大小不同其可貴一也宋初爭尙西崑用事措詞欲別開堂奧蹇澁晦僻無復唐人風味矣蘇黃喜豪用壯江西宗派粗疎放蕩元人稍近華麗然篇章濁俗古風盡散洪永以來有高楊張徐爲之前首啓風調李西涯詞旨可觀迨何景明李獻吉專學少陵謂盛

唐規模宏遠氣象峥嶸下逮七子皆高華典麗但嫌爲臨摹凋落性情古逸之氣銷磨殆盡近百餘年袁中郎出力返王李之轍以輕快天趣爲宗嬉笑怒罵俚調塗謌皆成篇什及鍾伯敬譚友夏又欲空靈渾朴其論未嘗不善但詞寒色餒詭僻太甚一時宗尙謂之景陵體三百年來風格屢易王李以前雄渾之言誤人亦衆鍾譚而後空靈之語陷溺尤深由洪永以及隆萬主文章之柄者但攻前人之失同堂割席婦姑反脣末學後生何所秉承詩雖言詞禮樂之廢興生民之憂樂由此轉

務勿謂雕蟲小技可任意爲之也論唐詩者以典麗溫潤者爲初博大沉雄者爲盛清婉秀潔者爲中刻劃細弱者爲晚然而不侔矣有王楊盧駱之初陳杜沈宋之初張曲江之初初不一也有王孟高岑之盛李頎王昌齡之盛李杜之盛盛不一也有錢劉之中韋柳之中郊島之中中不一也有盧仝李賀之晚溫李之晚皮陸之晚晚不一也初者如春其氣方來故多幽秀盛則如夏草木暢茂故多博碩中其秋乎風凉木落故多清肅晚則冬矣陽氣微弱故多寒儉夏亦未嘗無淒風苦雨冬

亦豈盡絕和風暖日故初盛中晚未可執爲定論也若盛唐獨以李杜當之此蘇黃之固論王李之偏見非通論也

醒言曰時之盛也上自唐虞下暨殷周如陽春德澤萬物鮮華難與比隆唯漢唐去古未遠先民之遺風尚在人物昌隆後世莫與京也延及宋代世遠人殊萬化更張蓋俗自上興天由人造制度不節氣運爲之轉移豈空言所能補救哉天下之最難者莫如詩治之善也則歌之頌之治之不善則風之刺之先王不以爲嫌命輶軒之使采之邦國被於金石歌之廟朝觀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盛衰載之史策以示後人知所激勸焉宋人不知此意專尚議論以文作詩甚至道學格言皆備於篇什漏洩玄機自取汚辱而莫之悟也其次莫如兵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天子六師大國三軍以備不虞敵國外患正所以警惕君心也宋人又不知此理借金滅遼遼滅而金入又借元滅金金滅而宋亡皆由於大興道學空談性命聖人之六藝晦矣其次莫如醫醫雖末技一人之生死繫焉岐伯仲景

爲百代醫師製一百一十三方方者法也切脈用方自無不善宋人獨曰醫者意也醫不執方以愚盲之意操生死之權不仁之甚也莫謂兵與醫無關於詩整我六師有此武功嬛嬛在疚不裁我躬詩教淵深無所不包

蕭也堂曰宋詩之所以壞肇於唐之中葉賈島爲杜甫元子韓愈李賀其支庶也黃庭堅陳無已爲其裔孫王世貞李攀龍皆雲仍也故其詩愈卑愈俗方今疊舉博學宏詞尊尚唐風若主持文柄者如沈宋王岑指日昇平盡歸和藹矣

盛事

漢武帝栢梁臺成、令公卿能七言詩者上座、各賦詩一句、句皆用韻、

日月星辰和四時武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郡國司馬羽林才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撞鍾擊鼓聲中詩太常宗室廣大日易滋宗正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總領衆官栢梁臺光祿勳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郡國吏功差池之大鴻臚乘輿御馬主治之陳粟萬碩揚以箕大司農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三輔盜賊天下危右馮翊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蠻夷朝賀常會期典屬國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柚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兎張罘罳上林令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曲幾窮哉東方朔

梁武帝清暑殿聯句　居中負扆寄纓紱武帝言慙輻輳政無術任昉至德無垠愧違弼徐勉燮贊京河豈微物劉氿竊侍兩宮慙樞密柳憕清通簡要臣豈汨謝覽出入帷扆濫榮秩張卷複道龍樓歌懋寔王俊空班獨坐慙羊質陸杲嗣以書記臣敢匹陸倕謬忝和鼎講畫一劉治鼎味忝和臣多匱江嘗

唐太宗幸積翠池宴酣、各賦一事、帝賦尙書、其辭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豫、商辛亦荒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其詞云、受降臨軹道、爭長出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賀知章年八十六、上表乞歸、詔賜剡溪一曲、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序云、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掛冠之事。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靑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尙齒。抑亦勵俗勸賢。無令二疏獨光史冊。御製五言律詩見前編、

開元時、賜邊士纊衣、製於宮中、邊士於衣中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稸意頻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邊士以詩白帥、帥上之帝、以詩遍示宮中、作者勿隱、不汝罪也、一宮人自言萬死、帝深憫之、遂賜得詩者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士無不感泣。

李義府初召見，令詠烏，遂云：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惜一枝。

李泌詠柳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於帝，謂譏已。帝曰：賦柳爲譏卿，然則賦李爲譏朕乎。

德宗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寔賴忠賢左右，克致小阜，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羣僚，順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咸若茲，則庶乎理矣。

韓翃閑居二十年，人目爲惡詩。韓翃朝廷制誥缺人，中書兩進名，不點，御批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剌史，又具二人同進，乃批曰：與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此韓翃。

此詩輕清舒緩，風致如羊叔子，是以見賞也。

李賀以詩謁韓昌黎，昌黎方送客歸，極困，門吏呈卷，首篇乃雁門太守行，讀至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與皇甫湜共奇之，遂聯轡造門，賀總角出迎，面試之，遂卒筆爲高軒過，二公大驚，即以所乘馬共載而歸，親爲束髮，呼爲小友。

牛僧孺初至京，以詩謁韓吏部及皇甫員外，卷首有說樂二章，二公未閱其詞，遽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因謀所居，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約日同遊青龍寺，薄暮而歸。至日，二公聯鑣而往，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僧孺之名由此赫然矣。

白居易初舉，名未著，以詩謁顧況，況見其名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讀其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此，老夫前言戲之耳。居易之名遂大振。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刺主司，唯孝標作歸燕詞云：秋入池塘風露微，年年多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栖處，更繞誰家門戶飛。留獻侍郎庾承宣，庾展卷吟諷，嗟嘆之。及重典禮曹，孝標登第。

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擇慶餘詩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因傳寫諷詠，慶餘遂名海內。

柳公權爲翰林學士、武宗曰、邊士賜衣、常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公權拜賀、帝曰可賀我以詩、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又夏日上與諸學士聯句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上獨詠公權兩句、謂詞清意足、令公權書於壁上、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一宮嬪侍側、上曰朕甚惡此人、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以御前蜀箋数十幅授之、公權遂題一絶云、不分前時誤主恩、巳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復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賜錦綵二百疋、令宮人拜謝、

崔郊秀才寓居漢上、姑貧鬻婢于頔、得錢四十萬、婢因寒食從事於家、值郊馬上泣誓山河、郊贈詩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公廳上、頔睹詩令召崔生、及見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君製作耶、四十萬錢何足惜、令婢同郊歸、幃幌奩篋、悉增飾之、見英雄傳

苦志

盧延遜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云、吟安一箇字。撚斷数莖鬚。覔險天應悶。狂搜海亦枯。又云、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

賈島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不見賞、歸臥故山秋。

李賀朝出、命小奚奴負古錦囊、得句便投囊中、其母曰、是兒嘔出心肝於紙上、

裴說云、是物精皆易、惟詩會却難。又云、山頂雲橫處、星沉月側時。冥搜不易得。一句至公知。

鄭谷自序其詩云、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騎竹之年則有賦詠、雖屬對聲律未暢、而不無旨諷、

周朴搆思艱苦、時人謂其月鍛日鍊。

唐球吟詩合拍撚藁如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此瓢不沉、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至新渠識者曰此唐山人瓢也。詩乃傳、

皮日休云、百鍊爲字。千鍊爲句。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云、文之難固難、詩之難尤難、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韻外之致、余幼常自負、久之

自覺缺然。
張文潛云世人皆謂白樂天詩得於容易嘗在洛中一
士人家見樂天詩草點竄塗抹多與初作不侔
陳無已每登臨得句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
謂之吟榻其用意精專如此常自咏曰一生精力盡於
詩 又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杜挺之與梅聖俞同舟泝汴逢聖俞詩成衆皆不及密
觀其作詩雖寢食遊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座
上忽引去自書一小紙納袋中同舟竊取觀之乃詩句

也 或云聖俞日課一詩寒暑不易
吳凝父序范東生詩云方其苦吟時收視反聽馳情結
思不傍古不緣今不拘律不適偶日斲月就歲以磨之
迂迴而涵特窮宛而奇幻一字未安寸心欲嘔自簡練
以至純粹若錦繡未組不異恆絲及綵絢之具針工之
餘文章炫然然後知神於法者也
陸務觀跋韓子蒼詩余聞先生詩成既以與人久或累
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使毫無遺憾其自跋云此予
丙戌以前詩二十之一也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

羅玘每有撰述必棲喬木之顛霞思天想或閉一室人
有闚覗者見其顏色枯槁緩步以去
漫齋云學詩須要細玩古人詩求其用心處蓋一語一
字皆不苟且如此領會又要自已下筆追及之及與不
及只是如此去學久之自然有箇道理若今不學便要
與古人齊肩恐無是理
劉崧家貧日課一詩遭逢貴顯如布衣交日晡吏散據
几長吟夜分不輟年愈老思愈壯詩愈工
唐子西云詩最難事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

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詠之未見獘竇明日取讀之瑕
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似無疑矣又數日更
取而讀之疵病復出如此痛扎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
今之君子千言畧不經意何才之大也
室中語云賦詩十首不如改詩一首子美云新詩改罷
自長吟
箴砭
摯虞云詩若夸言過大則與類相遠逆詞過壯則與事
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詞過美則與情相悖此

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正教

沈約八病 平頭 上尾 蜂腰 鶴膝 大韻 小韻 正紐 傍紐 楊升庵云首二句並平聲為平頭 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為上尾 下二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同聲為蜂腰 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為鶴膝 第四字與第十字同聲為大韻 五十字中犯同韻二字為小韻 六十字中有家字又用嫁字為正紐 七十字中有田字又用寅延字為傍紐 休文八病拘而不可遵也

北夢瑣言云渾詩遠賦不如不做非言其才藻傷其根據也

詩人玉屑云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沾皮帶骨李義山詠柳詩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有斧鑿痕也石曼卿詠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沾皮帶骨也脫此二者始可言詩

白石詩話云詩有韻度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通其失也露雕刻傷氣敷衍露骨

卻而不精是不雕琢之過直而無曲是不敷衍之過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說理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吟詠性情如印印泥止乎理義貴有涵蓄意格要高句法要響不知詩病何由知詩不知詩法何由知病

陳後山云閩士有好詩者常寫投梅聖俞聖俞答書云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

陳永康云氣高而易踈情多而易喘思深而易澁放逸而易迂力勁而易露飛動而易浮道情而易僻新奇而

易怪容易而易弱 戒生硬戒熟爛戒錯雜戒妄誕戒綺靡戒勦襲戒濁穢戒砌合戒俳諧

詩眼云惟陳言之務去非必背塵俗之語止為無益之語耳

韓子蒼云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若一味求生字字不猶人必致終篇不可解反失之怪矣

葉石林云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性情但能抒寫胸中所欲言自無不佳而世多役役於組織雕鎪故語言雖工皆索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

深雪偶談云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體變更本朝諸公多以議論爲主性情或隱或見或存或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

范德機云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

朱蘭嵎云玄心妙會不法法而法存鬬巧炫華拘拘求合於法而法之意先亡矣

詩法云古人學詩故能詩今人不學詩故不能詩　詩非學以傳之則不充非養以約之則不密　作詩不能忘情於詞華非是絕調　篇章有格音聲有調調高格

古謂之雅格奪調不失爲古調奪格不失爲唐兩無所取雖錦心繡口不成其爲詩　詩苟無聲黯然無色　聲調在平仄之外　聲調於抑揚頓挫間取之抑而不揚則無聲揚而不抑則無調有抑揚粗亦細俗亦雅淺亦深易亦難　求穩者得格易失調求亮者得調易失格得則雅失則俗　詩文尚新奇不求古雅昏愚極矣

彈雅云詩有俗景俗意俗事俗物俗情俗典有陳腐之俗道義之俗富貴之俗貧賤之俗更有好清好名之俗諸俗易除惟好清好名彼且自以爲離世絕俗奈已落於最俗之穽矣　詩得本色粗不嫌麁纖不嫌弱枯不嫌腐質不嫌朴文不嫌巧古不嫌奥今不嫌時若假面用事謂之套子語　詩忌三雜　一語雜前後重複也　二事雜衆響並出不勝撥弄也　三韻雜一體一義偏傍有無正俗並列也　凡詩中談禪殊不覺者方是詩若開口便講道說法是偈不是詩　不學之詩求雅成木强求新成鄙薄求穩成塵腐求奇成鬼怪

傅與礪云但涉江湖熱鬧語便鄙俗但用通用門字即軟弱軟弱易治鄙俗難醫

黄子肅云意句字三者全備爲妙意句皆美而字可憎小疵也有意無句則少精光有句無意徒爲砌合意句皆不足惟工於一字何足取哉忌俗忌議論俗則淺近議論則文而非詩

類編云學問有淵源文章有法度本無根源未經師匠名曰杜撰　學詩者不過曰取材於漢魏效法於唐人性情未之講也須力行五事必調燮性靈砥礪風義必優游敦厚必風流蘊藉必人品清高必神情簡逸則出辭吐氣自然與古人相似　陳腐之語不可涉筆然求

去陳腐而不得其解翻爲怪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誠學者之大病也 詩中有僊取其幽寂雅淡有仙取其蕭灑脫塵若言僊泥於空幻言仙惑於怪誕乃痴人說夢也 凡頌美不可情奮情奮則輕浮見矣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 詩一覽意窮謂之浮淺貴淵雅不見斤斧之痕

雅倫云粱肉所以養也藥石所以攻也澤肌膚强筋骨精神發越者粱肉之功也鬬癥結散霧露開導腠理者藥石之力也不御粱肉其身必瘦不飲藥石其邪必固

詩書六藝之文史傳百家之奧得之則詞彩芳潤此粱肉也駁正謬誤指陳是非此藥石也是二者皆治詩之力也

醒言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此聖人自治之術也今之學者但知攻人之失而不知自攻其失一隅偏見終身不可藥救

劇談

或問鄭綮相國近日作詩否曰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何以得之

鄧遠游云取毛詩楚辭下及唐詩細閱而深思之乃知我朝諸公之詩都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珊瑚鈎云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穩

詩律之說始於王仲宣終於沈休文未聞有品第也有之自白氏始

詩法云高調比之天球河圖古調比之擊石拊石清調比之松濤竹籟雅調比之鳳噦龍吟 詩以聲爲主宰意爲骨力文章爲皮毛光景爲興致 聲調惟陰陽爲政傷於陰則啞傷於陽則浮

阮堅之語其從孫集之云詩豈制藝名士所能爲以子之才不思自致千古日與人相唱酬波流汨沒吾悲其詩之日下也言訖涕泗汍瀾盖其苦心持擇厚自期許如此

詩話云歐陽修謂好詩須讀多做多商量多此三事若不多則其所就見其一不見其二見其偏不見其全見其定不見其通

趙翼黃云人少時儘有才名後來名漸凋落皆由未經

明師指授究心一番譬如弈棊少年英銳必有幾着聰明棊子未得國手譜着久而英銳銷磨漸不如人學者非閉戶讀書千里尋師雖天才絕世要走到正路亦頭破足穿矣

楊大年不喜杜子美謂之村夫子歐陽永叔亦不喜杜詩子瞻不喜孟東野賈浪仙顧玉華不喜溫飛卿

雜論云詩之大端無他一言以蔽之曰透過不透過若隔一層非是作者

鍊句要骨中有肉若無肉則謂之枯屬對要律中有力

若無力則謂之弱立篇要格中有致若無致則謂之板下字要鍾鍊中有自然不自然則謂之雕肉不從骨中出是謂痴肥有力不從律中出是謂莽蕩有致不從格中出是謂柔靡自然不從鍾鍊中出是謂率易

詩要識在題中意在題外韻在句中趣浮句外

古人所見也是這些道理所遇也是這些事物所蓄也是這些意思所用也是這些字眼何以古人便高妙後人便卑鄙此處可不着些尋思求一條正路

用字有來歷情學也塵腐則不可用字不必有來歷高手也妄誕則不可　若字字句句有出處必流於濁俗字字句句要新奇自然成妄誕　古人用過字纔用不濁俗便高妙古人說過話不說不妄誕便新奇

作詩意要深遠篇要渾成句要穩秀字要清新深遠則意不俳晦不可渾成則篇不雜敷不可穩秀則句不庸嫩不可清新則不陋

詩要轉換使開一法便執定不移不知詩者也又要有繩墨若率意揑造此未悟詩者也

雄渾中貴淨細否則失之粗淡雅中貴嫣潤否則失之

槁　頌如對官長之言簡直而正大雅如對朋友之言人情而婉風如家人父子之言無文無體自然中節

或謂詩非力學可致或謂詩以攻苦得之蓋天資學力二者不可偏費無天資全用學力詩雖好不能極項若恃天資全不用學力久之英銳銷磨反不如苦學者之所就也

風雅之士要企及古人不曾讀幾卷秘書洗滌腸胃又不曾求明眼人深椎痛扎如何知到正路

下字琢句立篇不要求奇不要求新不要求別不要求

古不要求深不要求高只要妥當若到恰好的地位亦奇亦新亦別亦古亦深亦高

氣格高老不是用硬字眼便是　將俚語度入詩中非高手不能　不可用道學語機鋒語教乘語鉛汞語熱鬧語生強語穿鑿語事實語俳諧語闘閧語調笑語符讖語腔架語窘促語敷衍語雕刻語淺薄語沉晦語腐語俗語

作詩須是眞金方妙　若是汞乾的見火便作五色烟飛去

未悟做詩人如龐拴鐵柱難東難西已悟做詩人如飛燕銜泥自來自去

詩要一切不食烟火方脫凡品

詩要與古人相頡頏不可與眼前校短長

詩要使人讀之拍案起舞旁通別解無所不妙

漢至唐初風調貴緩氣貌貴和　中唐而後風調貴急氣貌貴生　詠物詩要八句皆切題必是俗論　遊山水覽名勝非不要切題若謂句句不可移易他處亦是俗論　贈答詩若必欲切其官爵里居姓氏亦後世俗論　作詩字句平穩篇章妥帖却無甚高妙處五分詩也在可傳不可傳之間　一種好奇好高僻澀險怪上者一二分詩下者尚不成詩若此一種肯受人箴砭要到十分必傳之作彼妥帖之士當在下風矣

詩有箇正法有箇傍法正法如住宅妻子奴婢稸積之所在也雞豚酒食每日供饍其常也傍法如別墅園亭遊覽款客山珍海錯偶一設之其暫也世人不知往往畏正法之難就傍法之易作以爲古人曾有此體專喜學之譬如令妻子居別業中頓頓食江瑤柱

李杜不可學不能學亦不必學惟盧駱沈宋王孟高岑當以爲法以其詩質而得中也即儲太祝韋蘇州幽澹興趣亦不易學止當就其性之所近者而學之久之自有裨益

律詩見人工夫絕句見人才調歌行見人力量古詩見人旨趣樂府見人婉曲

作詩不可不知體格然詩入體格又不專在體格

作詩專用詞華不好專去詞華亦不好

講題已盡便要開一步不是此題又不妙

唐詩風骨高岑爲最委態王孟爲最韻度錢劉爲最艷麗溫李爲最

李賀詩幽奥如晝鬼新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亦耳目手足位置如故今之學賀者尻出於頂足隱於腋腰如封蛇背如豕僵矣

明人詩非不具體唐人但未鎔金作液鍊玉爲漿終隔一層　王李詡詩有一定規格多出自摹倣是西施之貌當類南威秦娥之音宜同王豹開後學失盡性情之門　鍾譚謂詩當出自性靈無庸程式又欲以亂髮垂

鬟不加膏沐捲蘆截竹盡廢笙竽啟狂夫拋棄繩墨之漸

醒言曰三百篇爲太古元音不可學而得也古詩莫妙於漢六朝次之律詩莫妙於初盛中晚次之自唐迄今作者如林苦學之士朝鍛夕鍊摩頂放踵不得陵跨於孟郊賈島之上有才之子詭也談天竊幻極渺亦不得超越於盧仝李賀之前惟歛才就法捨險趨平雖陳杜沈宋不難到也彼苦學者背曲意窮經專心博古神仙可冀而況於詩乎

詩法醒言卷十

果園　張潛　編次
徐淮　桐室
于寧　聖嘉　纂定

音韻

孔子家語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

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又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有屈一足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治溝渠修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唯齊有備無害也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程近宸曰童子何知謡必協韻此皆天使之以告聖人

也。是知音韻者天之聲也。感應之理也。

孔氏詩疏云、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如之兮矣也本取爲辭、不以爲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寔七兮、迨其吉兮、皆叶第三字、非以之兮字爲韻、亦有將助語爲聲韻之體、如彼何人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類是也、

劉勰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

顏之推家訓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當然矣、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許愼造說文、劉熹造釋

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已知反切、至魏盛行、厥後音韻蜂出、各有風土、遞相非笑、李季節音韻決疑、時有缺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

段成式曰、嘗與客聯句、或窮韻相角、或煎茗一椀爲八韻詩、謂之苦聯、又共擇平聲穩韻押之、取諸竹簡、謂之韻牒、

東齋紀事云、古者字未有反切訓釋、但曰讀如某字、至孫叔言始作反切、寔出梵書、自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

原缺第三葉

二百有四、今省爲七十六、云

李滄溟云、譬之車、韻者詩之輪也、失之一字、遂玷通篇、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不雅、書不全文、俚始亂雅、不知古字既已足用、患不博古耳、

彈雅云、韻書至唐取士始嚴、不是此韻、則不中選、故無暇求韻學之源、惟沈韻是從、宋人不專以詩賦取士、特修禮部韻、不知有毛氏古音、屈宋古音、張氏韻經、張救讀易韻考、韻類考、皆詩樂之總也、自學者重談理而輕審音、音律之學遂廢、

雅倫云、陸法言撰切韻、稱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畧、陽休之韻畧、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韻、杜台卿韻畧、則韻書不出一人手矣、唐郭知元又爲拾遺緒正、孫愐增字、爲唐韻、劉淵併上平爲十五韻、下平爲十五韻、不惟非沈韻、亦非唐韻、此卽今世所行韻也、

費強子曰、唐禮部韻本二百四韻、宋劉淵併唐韻爲一百七韻、名廣韻、元陰長生撰韻府羣玉、又併仄聲一韻爲一百六韻、今世所行之韻、乃陰氏韻也、非陰韻獨隹、柰古韻殘缺、無可考也、

臧赤符曰周雖上文未有韻書其所製詩歌隨九州風土各自爲音如綠兮衣兮淒其以風叶音紛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音香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搆患叶音環是古人平仄假借從俗爲韻何嘗不善及唐以詩賦取士制曰韻遵沈約功名所係誰敢背之自唐徂今千有餘年深入人心浹于骨髓剏科場又改爲八股雖有正韻與舉子不相關涉故朝野賦詩仍用沈韻

維賢曰音韻者文章之根蔕也余誦六經及黃老諸書莫不用韻剏爲詩賦尤當嚴切六律陽也六呂陰也聲

音之道也音有五宮商角徵羽也聲有五兩平三仄也按牙舌脣齒喉古人旣分上平下平非不知有五聲而但曰四聲者統而言之也蓋聲音者天地自然之理也合音與聲謂之韻凡爲章句得韻則和洽失韻則凝滯不知韻不可言詩不知音不可言樂詩與樂一而二之二而一之道之所生也

沈約韻類 切韻始於周顒沈約繼之獨稱沈韻崇唐制也

上平 古三十八韻 今十五韻

一東 古通冬江　二冬

三江 古通陽　四支 古通微齊佳灰

五微　六魚 古通虞

七虞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眞 古通文元寒刪先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古通覃咸

下平 古二十九韻 今十五韻

一先 古通鹽　二蕭 古通肴豪

三肴　四豪

五歌 古通麻　六麻

七陽　八庚 古通靑

九靑　十蒸

十一尤　十二侵 古通覃鹽咸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上聲 古五十五韻 今二十九韻

一董 古通腫講　二腫

三講　四紙古通尾薺蟹賄
五尾　六語古通麌
七麌　八薺
九蟹　十賄
十一軫古通吻阮旱潸銑　十二吻
十三阮　十四旱
十五潸　十六銑
十七篠古通巧皓　十八巧
十九皓　二十哿

二十一馬　二十二養
二十三梗古通迥拯　二十四迥
二十五有　二十六寑古通感琰豏
二十七感　二十八琰
二十九豏

去聲古六十韻今三十韻

一送古通宋絳　二宋
三絳　四寘古通未霽泰卦隊
五未　六御古通遇

七遇　八霽
九泰　十卦
十一隊　十二震
十三問古通願翰諫霰　十四願
十五翰　十六諫
十七霰　十八嘯古通效號
十九效　二十號
二十一箇古通禡　二十二禡
二十三漾　二十四敬古通逕

二十五徑　二十六宥
二十七沁古通勘豔陷　二十八勘
二十九豔　三十陷

入聲古三十二韻今十七韻

一屋古通沃覺　二沃
三覺　四質古通物月曷黠屑
五物　六月
七曷　八黠
九屑　十藥

十一陌古通錫職　十二錫
十三職　十四緝古通合
十五合　十六葉
十七洽
此今世所行之韻即沈韻也另有韻集可覽故不錄其全文
禮部韻畧唐宋舊書後世不行
上平二十八韻
一東　二冬　三鍾　四江

五支　六脂　七之　八微
九魚　十虞　十一模　十二齊
十三佳　十四皆　十五灰　十六哈
十七真　十八諄　十九臻　二十文
二十一欣　二十二元　二十三魂　二十四痕
二十五寒　二十六觀　二十七刪　二十八山
下平二十九韻
一先　二仙　三蕭　四宵
五爻　六豪　七歌　八戈

九麻　十陽　十一唐　十二庚
十三耕　十四清　十五青　十六蒸
十七登　十八尤　十九侯　二十幽
二十一侵　二十二覃　二十三談　二十四鹽
二十五添　二十六嚴　二十七咸　二十八銜
二十九凡
上聲五十五韻
一董　二腫　三講　四紙

五旨　六止　七尾　八語
九麌　十姥　十一薺　十二蟹
十三駭　十四賄　十五海　十六軫
十七準　十八吻　十九隱　二十阮
二十一混　二十二很　二十三旱　二十四緩
二十五潸　二十六產　二十七銑　二十八獮
二十九篠　三十小　三十一巧　三十二皓
三十三哿　三十四果　三十五馬　三十六養
三十七蕩　三十八梗　三十九耿　四十靜
四十一迥　四十二拯　四十三等　四十四有

四十五厚　四十六黝　四十七寑　四十八感
四十九㦝　五十琰　五十一忝　五十二广
五十三豏　五十四檻　五十五范

去聲六十韻

一送　二宋　三用　四絳
五寘　六至　七志　八味
九御　十遇　十一暮　十二霽
十三祭　十四泰　十五卦　十六怪
十七夬　十八隊　十九代　二十廢

二十一震　二十二稕　二十三問　二十四焮
二十五願　二十六慁　二十七恨　二十八翰
二十九換　三十諫　三十一襇　三十二霰
三十三線　三十四嘯　三十五笑　三十六效
三十七號　三十八箇　三十九過　四十禡
四十一漾　四十二宕　四十三映　四十四諍
四十五勁　四十六徑　四十七證　四十八嶝
四十九宥　五十候　五十一幼　五十二沁
五十三勘　五十四闞　五十五豔　五十六㮇

五十七釅　五十八陷　五十九鑑　六十梵

入聲三十二韻

一屋　二沃　三燭　四覺
五質　六術　七櫛　八勿
九迄　十月　十一沒　十二曷
十三末　十四黠　十五鎋　十六屑
十七薛　十八藥　十九鐸　二十陌
二十一麥　二十二昔　二十三錫　二十四職
二十五德　二十六緝　二十七合　二十八盍

二十九葉　三十帖　三十一業　三十二洽

禮部韻畧區分二百四韻如平聲支脂之上聲寘至志皆同音各分爲三韻旣云韻窄者許附近通用又何必分析如此此禮部韻之所以不行於後世也不必錄其全文

洪武正韻

平聲二十二韻

一東　二支　三齊　四魚
五模　六皆　七灰　八真

九寒　十刪　十一先　十二蕭
十三爻　十四歌　十五麻　十六遮
十七陽　十八庚　十九尤　二十侵
二十一覃　二十二咸

上聲二十二韻

一董　二紙　三薺　四語
五姥　六解　七賄　八軫
九旱　十產　十一銑　十二篠
十三巧　十四哿　十五馬　十六者

十七養　十八梗　十九有　二十寢
二十一感　二十二梗

去聲二十二韻

一送　二寘　三薺　四御
五暮　六泰　七隊　八震
九翰　十諫　十一霰　十二嘯
十三效　十四箇　十五禡　十六蔗
十七漾　十八敬　十九宥　二十沁
二十一勘　二十二豔

入聲十韻

一屋　二質　三曷　四轄
五屑　六藥　七陌　八緝
九合　十葉

正韻溺於四聲之說、併兩平爲一、是牙舌脣齒喉亡一聲矣、亡一聲則缺一音、金石迭奏、必不和協、由此言之、禮部韻失之太析、太析則字乏、臨文不足用、正韻又失之太併、太併則字繁、臨文多所惑、沈韻實有有可議者、尤爲多寡適中、詩壇用之日久、如朝饔暮

餐不可没也、

詩題

蘊氏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大雅、則曰召旻、大明、

中山詩話云、唐試進士、謂之省題、

解頤新語云、如御溝新柳、風動萬年枝、皆試題也、

困學紀聞云、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

嚴滄浪云、唐人命題、亦自不同、不必見其詩、但看其題引則知古人今人矣、

老學庵筆記云唐人曰無題率皆杯酒狹斜之事以其不可叱言故謂之無題

宋濂云凡贈送詩有即景比物以命題者有賦古詩古物以命題者如王符別故人賦得凌雲獨鶴駱賓王送少府入蜀賦得俠客遠從戎劉斌送劉散員賦得好鳥鳴高枝

雅論云漢魏至盛唐題無不雅中晚雖變其步趾猶未大失若宋元則無復古人遺意

醒言曰誦古人詩歌率皆無題自後人追思美意載之經史名爲某歌某操由漢至今皆先定題然後作詩畧舉古今成案以備觀覽

古歌曲題

擊壤歌　卿雲歌　賡歌
南風歌　拘羑操　麥秀歌
神鳳操　易水歌　庚癸歌
猗蘭操　原壤歌

秦漢以前歌曲甚多畧舉數曲亦無暇備錄全文已見古人止有其辭後儒因辭定名以便紀載

悲調曲 漢魏樂府題亦可作律詩題

善哉行　隴西行　步出夏門行
折楊柳行　西門行　東門行
東西門行　却東西門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新成安樂宮行　病婦行
孤子生行　放歌行　大墻上蒿行
野田黃雀行　釣竿行　臨高臺行
長安城西行　武舍之中行　雁門太守行
艷歌行　艷歌何嘗行　艷歌羅敷行

艷歌福鐘行　艷歌雙鴻行　煌煌京洛行
帝王所居行　門有車馬客行　墻上難留趨行
日重光行　月重輪行　蜀道難行
棹歌行　有所思行　蒲阪行
采梨橘行　白楊行　胡碩人行
青龍行　公無渡河行　孤兒行 即孤子生行
洛陽行 即雁門太守行　朱鷺　芳樹
聖人出　君馬黃　紫騮馬
隴頭水　東平劉生　箜篌引 即公無渡河行

陌上桑（即艷歌羅敷行） 長歌行 短歌行
怨歌行 塘上行
吳聲曲（六朝樂府題亦可作律詩題）
子夜歌 從軍 塞上曲
出塞 入塞 前溪歌
戰城南 襄陽蹋銅鞮 團扇郎
烏棲曲 春江花月夜 玉階怨
長門怨 昭君怨 巫山高
烏夜啼 大垂手 小垂手

大堤曲 瑯琊王歌 雙燕離
將進酒 采蓮曲 關山月

六朝樂府題亦多擇其最尤者以備後人擬作

六朝雅題

庭燎 傅玄 山池落照 王褒
遊仙 郭璞 榮木 陶潛
初秋 宋武帝 景陽樓慶雲
野步 庾信 歸田
羽扇 秋夕 鮑照

望水 答康樂秋霽 謝瞻
道路憶山中 謝靈運 同顏大夫初晴
逸民 梁武帝 邊戍
夏首泛天池 華月 梁簡文帝
初桃 仙客
香茅 筆格
雨後 經琵琶峽
和湘東王春宵 餉任新安斑竹杖 到溉
詠虹 沈約 憩郊園

思遠人 夕逗繁昌浦 劉孝綽
賦得曲澗 劉孝威 答句曲陶先生 范雲
月下秋懷 魏收 為傅建康詠紅箋 江洪
悲落葉 蕭琮 采甘露 江總
休沐山庭 南還尋草市宅
聽鳴蟬 盧思道 賦得珠簾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謝靈運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唐人雅題

賦得花庭霧 太宗　經破薛舉戰地

出關 魏徵　應詔司花女 虞世南

春朝閑步 楊師道　催粧 徐安期

春園 王勃　郊興

遊廢觀 楊炯　秋蟬 駱賓王

詠虹 蘇味道　詠珠 李嶠

林亭寓言 張九齡　石井 王維

尋菊花潭主人 孟浩然　垂花塢醉後戲題 高適

銀山磧西館 岑參　苜蓿峯寄家人

漂岸 崔國輔　登錦沙村 崔顥

白花原 李頎　蕭駙馬花燭 王昌齡

尋山僧不遇 李白　早望海邊霞

銅官山醉後　仙娥峯下作

花底 杜甫　柳邊

畫夢　銅瓶

秋笛　江畔獨步尋花

問柳 皇甫冉　秋園晚沐 錢起

幽琴 劉長卿　風箏 司空曙

初服 蕭璘輔　答賓 韋應物

紅蕉 柳宗元　邊信 長孫佐輔

早春送郎官出宰 張隨　晚望 戴叔倫

傷吳中 李嘉祐　春行 李益

軍次陽城烽舍　喜見外弟又言別

寒塘 張籍　巒中

飯僧 王建　唐昌觀玉蕊花

花徑 元稹　竹簟

秋槿 白居易　松聲

碧瓦 李商隱　憶雪

朱坡 杜牧　畫屏

江宿聞蘆管 鄭谷　久不得張喬消息

客恨 李昌符　晚夏逢友人話舊

水簾 羅鄴　題碧溪山禪老 方干

春晴 李咸用　御溝 王貞白

過野叟居 馬戴　邊情 張蠙

友人贈蘚花冠 項斯　踏青 韓偓

紅葉 羅隱　　鶯聲
甘露寺火後　　岳州刺桐花 陳陶
遠烟 貫休　　禪暇
神龍初廢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蘇耽山 沈佺期
人日清暉閣燕羣臣遇雪 李嶠
過緱山王處士黑石谷隱居 岑參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
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鷓鴣者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杜甫
谷口新居寄同省朋故 錢起
棲霞寺東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 劉長卿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鄉曲父老 盧綸
送陸鴻漸山人采茶 皇甫曾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韋應物
晨詣超禪師院讀禪經 柳宗元
送王正字山寺讀書 李嘉祐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韓愈
入華山訪隱者經仙人石壇 李益
贈太常王建藤杖筍鞋 張籍
鎮西蜀中秋夜錦樓翫月 武元衡
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 裴逵
賦得郎官上應列宿 公乘億
清明日賜百僚新火 韓濬
上元日聽大清宮步虛 張仲素
雨後尋天目山問元駱二公溪路 靈一

唐人長題

南山家園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涼獨坐思遠率成十韻 陳子昂
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 王維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子 劉禹錫
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皆驚余追吟連宵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長之員外 李商隱

汪沖庵曰詩至唐人不必見其詩但觀其題則已知其意之所在矣

阮文東曰作詩極妙題目不雅則詩亦爲之減色

詩叙 或稱引

離友詩叙 曹植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

答潘尼詩叙 傅咸

司馬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温雅爲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貪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謂盍各言其志也

秋日餞尹大夫往京叙 駱賓王

三冬玄暢指蘭臺而拾青四海情深飛桂舟而舉白於時兔苑東上火龍西流斂彩沉波碎楚蓮於秋水金暉照岸秀陶菊於寒堤既切送歸之情彌軫窮途之感重以清江帶地問吳會於星津白雲在天望長安於日路請振詞鋒用開筆海人爲四韻用慰九秋

陪竇侍御靈雲南亭宴詩並序 高適

涼州近胡高下其池亭蓋以耀蕃落也幕府董帥雄勇經踐戎庭自陽關而西猶枕席矣軍中無事君子飲食宴樂宜哉白簡在邊清秋多興况水具舟楫山兼亭臺始臨泛而寫煩俄登陟以寄傲絲桐徐奏林木更爽觴蒲桃以遞歡指蘭臺而可掇胡天一望雲物蒼然雨蕭蕭而牧馬聲斷風嫋嫋而邊歌幾處又足悲矣員外李公曰七日何牛女之夕也夫賢者何得謹其時請賦南

亭詩列之於後

李淑玉曰畧觀四序或四六聯對或委曲单行皆觸景生情詞不妄吐故爲一代妙文

歷代詩體

漢魏詩體

栢梁體 漢武帝栢梁殿君臣共賦之句

蘇李體 李陵蘇武之句

建安體 建安漢孝愍皇帝年號鄴中七子之詩

曹劉體 曹植劉楨之詩

黃初體黃初魏文帝年號即建安體

正始體正始魏主曹芳年號稽康阮籍之詩

六朝詩體

太康體太康晉武帝年號潘岳左思張華張協陸機陸雲之詩

陶體陶淵明之詩天然獨秀漢以後一人

元嘉體元嘉宋文帝年號顏延之謝靈運之詩

鮑謝體鮑照謝靈運之詩

永明體永明齊武帝年號江淹謝朓之詩

齊梁體合蕭氏南朝任沈徐庾之詩

選體梁昭明太子蕭統選漢魏六朝之詩今謂之選體

宮體梁簡文帝徐摛之詩

徐庾體徐陵庾信之詩

吳均體梁吳均之詩

玉臺體徐陵選漢魏六朝之詩

初唐詩體

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詩

上官體上官儀之詩

徐彥伯澁體彥伯綴字新奇故名澁體

垂拱體垂拱武后年號張說合雜多數垂拱體

陳拾遺體陳子昂之詩

沈佺期新體傳垂拱體內

沈宋體沈佺期宋之問之詩

張曲江體張九齡之詩

吳富體吳少微富嘉謨之詩

盛唐詩體

王右丞體王維之詩

孟襄陽體孟浩然之詩

高達夫體高適之詩

岑嘉州體岑參之詩

王江寧體王昌齡之詩

崔國輔體韓偓效之

李太白體李白之詩

杜少陵體杜甫之詩

中唐詩體

錢劉體錢起劉長卿之詩

韋柳體韋應物柳宗元之詩

大曆體大曆代宗年號錢起盧綸韓翃耿湋李端崔峒司空曙吉中孚夏侯審苗發號大曆十才子
元和體元和憲宗年號韓愈孟郊賈島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之詩
韓昌黎體韓愈之詩
孟東野體孟郊之詩
賈浪仙體賈島之詩
張王樂府體張籍王建之樂府
元白體元稹白居易名長慶集

曉唐詩體

盧仝體盧仝自號玉川子

李長吉體李賀著昌谷集
杜牧之體杜牧之詩
西崑體令狐楚稱義山之詩爲西崑
溫李體溫庭筠李商隱之詩
段成式體紺珠集稱溫庭筠李義山段成式共三十六家
杜荀鶴體杜荀鶴詩自成一家
皮陸體皮日休陸龜蒙之詩
香奩體韓偓之詩或謂和凝託偓之名而作也
寒山子體唐方外之士

才調體唐韋縠選元白溫李諸家之詩

宋人詩體

王元之體王禹偁之詩
邵康節體邵雍之詩
元祐體元祐哲宗年號蘇軾黃庭堅陳無巳之詩
江西宗派黃庭堅楊廷秀結爲江西詩社
王荊公體王安石之詩
蘇東坡體蘇軾之詩
黃山谷體黃庭堅之詩

陳後山體陳師道之詩
陳簡齋體陳與義之詩
陸放翁體陸游之詩
范石湖體范成大之詩
楊誠齋體楊萬里之詩

金元詩體

元遺山體元好問之詩
楊廉夫鐵體楊維楨之詩效杜甫李賀自號鐵體

列朝詩體

ZW 21101000823249

四大家體高啟楊基張羽徐賁之詩

何李體何景明李夢陽之詩

王李體王世貞李攀龍之詩

竟陵體鍾伯敬譚有夏之詩

前七子何景明李夢陽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徐禎卿邊貢

後七子王世貞李攀龍謝榛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

王右淇曰國朝詩雖無定體約而言之如錢牧齋費燕峯之溫柔敦厚龔芝麓周櫟園之高宏博碩吳梅村費葦晉之風華飄逸和平溫厚皆足以媲美唐賢